新文學與人生

周作人

一三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三冊目錄

總類

群經總義

愚一錄十二卷……清　鄭獻甫著　嘯園　一
經傳摭餘五卷……清　李元春編輯　青照堂　一七九
經考五卷……清　戴震撰　安徽　二八一
經考附錄七卷附校記一卷……民　羅更校　安徽　三六一
駁經筆記一卷……清　陳倬撰　槐廬　四九七
十三經詁答問六卷……清　馮登府著　槐廬　五二一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四卷……清　鍾麐撰　吳興　五八三
句溪雜著六卷……清　陳立撰　廣雅　六六七
說經囈語一卷……清　左寶森撰　邈園　七一九
筆疇偶述一卷……清　李週孫撰　邈園　七三七

吾鄉鄭小谷先生自易書詩春秋三傳三禮孝經爾雅論語孟子皆有著錄晚年編定都十二卷其門人林拳元貞伯開版於貴州而書乃出貞伯以印本寄德祥京師德祥讀之卒業蓋乃竊歎幸先生之用心粗傳於世而通經之學爲益至深也古帝王神聖之爲道醇粹宏遠博大而平易而無所爲艱難深僻之言更歲久遠經書譌缺秦漢禍變師說乃興於是說經之家以專門各名其業力守而不敢變而帝王神聖之道亦間存二二於掇拾殘缺之餘則訓故講解

之爲功不可得而沒也故漢儒重師說而宋儒崇講義羣經之旨煥然乃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其道垂爲經以教後世而古昔之時所以治天下致泰平四海內外民物咸理而天地以之清一和泰循之則久安長治違之則反手而召亂以取敗者其道莫不由此故明經之學甚迂遠艱大而收功最難及其果成學也其效乃至不可以數算策畫而獨慮天後之人各以其心求經則恐不能因帝王神聖所傳之文以得其心而支離穿鑿逆附會言語悍悖強辯破壞舊學或者不悟至用其說以僨大事致爲術數權力機詐之徒執之以爲口實其極也異端乃出而乘時而經學幾不勝而德祥之愚則固未見夫不尊經以守吾道而能宰世服物以推之天下而無弊者也誠得如先生之說考其文詞稽之古經愼擇其故旁通其義深研約資不爲異同則猶謂今日之經學不可以合苟於古之帝王神聖以吾道爲空濶無據施之於當世而無可效驗則吾將試質之易亂爲治之天下其將用術數權力機詐乎抑用吾綱紀制度

禮義忠信之著於經而無所偏畸欠缺之道也德祥既悼歎世之爲經不得其道爰不自量發其蘊以序先生之書而葛君理齋方求書甚勤其得是書也刻日鋟之滬瀆之嘯園茲其爲心與貞伯何不殊也吾聞先生抱道著書不務榮進粵制府有強之以官者笑謝之是殆未知其所以爲學之心歟嗚呼如先生者夫然後可以說經矣因書以屬理齋他日並告貞伯也光緒四年八月宣化鍾德祥序

余少時見錢辛楣先生養新錄欣然喜謂讀書者當如是矣復見顧亭林先生日知錄則駭然歎曰讀書者乃如是耶家無藏書學無師承姑置之後得王厚齋困學紀聞觀其所著述詩論攷始知讀書法又得鄭漁仲通志觀其所輯六書七音諸略固知著書法遂妄擬愚一錄爲職志其實無愚一錄之撰述也第以說文之異字釋文之異音姑試求之四書頗有發明更求之九經便漫無歸宿間有得則標之上方或

有論則錄之別紙其後勞讀諸史諸子亦用此法爲日既久成帙遂多大都瑣屑無次其底不論語約一冊孟子約一冊爾雅各一冊三傳共一冊周易尚書一冊三禮共一冊史記漢書共一冊莊子一冊荀子約二冊呂覽淮南共一冊又得徐司寇所刊通志堂經解皆宋人書幸不相襲後得阮文達所刊皇朝經解皆近人書則大半相同悔其用心散漫雖親炙前輩如淵沙者然各自論議於前折獄固有定也且庸詎知此人所獨得非又爲人所先得吾固不能取證經者之同得吾更不必取證經者之異而盡經之理固在是矣

得其一非剿而取者一或自是其愚矣倘得其一純該而存焉一亦無補於智矣或曰凡著書皆有例之者此何例曰養新錄精於經之中吾固不能協曰知錄博於經之外吾尤不敢仰庶同類者共證各門之讀書記乎特彼係門人代錄之某字某句若干處或焉馬該則余自錄之或先或後聊示裁焉以是稱不同而已矣

此吾師生前自擬序爲其從孫蘭振上舍所錄存

昔書大旨昭然若揭謹刊列簡端以示世之善思一錄者丙子四月朔肇元謹再識

刊鄭小谷先生愚一錄序

昔從吾師遊聞著愚一錄未請稿一讀也歲丁卯師自象州至桂林書肇元曰愚一錄被盜劫丹我諸水矣平生心血所聚竟爲鬼神所忘予未見之或不之惜耳肇元聞之憮然再辰省師桂林又相告曰前錄追憶不及二三塗改未清編次未定乎家遭亂又須亟歸不能爲我一助商訂也自是拜別各傷流離不遑消息已未師自粵東投書湘南肇元讀之泣下既而師歸桂林肇元且走鄂翻秦黔而仕黔交師手

書放諭月一再至輒以非俗吏見許且屢言未梓之書千種抑若以是相屬者肇元識之不敢忘先是梓吾師批選時文補學軍制藝附雜話成帙請愚一錄答以王定甫迺使借去徐徐而再請而吾師已捐館舍肇元懼是錄之相與俱亡也走書同門周無江武部求之王氏幸已爲印泉制軍所得且屬無江校定越年無江校本來吾師之嗣梁曰亦以其副本至肇元始得受而讀之其考據辨論之精且詳繩以爲可與王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後先鼎立會肇

元詳攷點之正習書院爲學古書院並資說經之書與諸生討論適捐廉付手民未竣工而肇元又行入覲爰請簡堂中丞代畢其事中丞固欣然樂爲致力也初本視校本多數則或吾師刪潤之餘肇元不忍棄之悉爲附入若夫燕江之出所按論互相發明有功是錄不在禹下肇元從戎十年從仕十年學殖荒落誠不能贊一詞矣曩駒在門倉皇行色謹識緣起擲筆回望象山千里吾師吾師長與此終古矣任師之道相與亟傳者誰耶嘻嘻

光緒二年丙子暮春門人林肇元倚裝謹識於點頭之屏翰堂

卷之一 易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詩
卷之四 春秋左傳
卷之五 公羊 穀梁
卷之六 周禮
卷之七 儀禮
卷之八 禮記
卷之九 孝經 爾雅
卷之十 論語上
卷之十一 論語下
卷之十二 孟子

愚一錄卷之一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燕江校

易

漢人談易皆明象宋人談易皆明理而轉關者魏王弼也唐志七十六家易有卜商孟喜京房費直馬融荀爽鄭元劉表董遇宋忠王肅王弼虞翻陸績姚信荀燁猶才王廙干寶蔡頵崔浩崔覲何允盧氏傳王又元王凱冲韓康伯謝萬桓元荀諶荀柔之宋衮任希古之注又有宋明帝梁武帝張訏蕭偉蕭子政張譏何妥褚仲都梁菩劉瓛孔穎達陸德明陰洪道成阮仲容宋處宗宣聘蔡玄楊又沈熊薛仁貴王勃等之雜著以及李鼎祚東鄉助僧一行崔元佐元載李吉甫衛元嵩高定裴通盧行超陸希聲之不著錄者而張璠集解二十八家又有何秀庾運應貞張辯王宏王濟衛瓘杜育楊瓚張軌宣舒那融裴藻許適楊藻數人別見李鼎祚集解三十餘家又有何晏侯果翟元崔憬沈麟士熊安伏曼容姚規朱仰之

幹臣案盛氏繹文李氏集解宋忠俱作宋衷

幹臣案馬氏通考凱冲作凱同

幹臣案陳氏振孫曰東鄉一作東陽

幹臣案翟元九家易作翟子元

說注錄之爲府

蔡景君延叔堅數人別見文敘錄除已見姓名外又有尹濤費元珪袁悅之卞伯玉徐爰顧懽明僧紹李軌徐邈周宏正等討可考者不下百人而今所傳者不過數家可惜也前明多談宋易　本朝漸求漢易如鄭元之注虞翻之注荀爽之注尚可從李氏集解采輯成卷周氏之說褚氏之說莊氏之說未詳何人尚可從孔氏正義摘取成帙其餘散見釋文者不過音讀字句之異略見而已此惠定宇毛西河孫淵如所以廣爲搜羅一字一句不勝寶貴也

鄭康成註禮云水神則信土神則知中庸何妥註易亦以利物配義貞固配信（集解故孔氏正義云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知者行此四事並須資於知也此爲古今定解自班固白虎通義以信屬土謂分旺於四時厥後理學諸儒皆以土配信謂並資於四德於是天下事論誠僞不論是非而仁非仁義非義禮非禮信非信至於不可復究試平心讀貞固足以幹事之說果當屬知乎抑當屬信乎何必強聖言以就己意也

乾用九見羣龍句　无首吉　坤用六利永貞此非多
衍一爻詞正申明六爻義謂凡占者得乾陽則用九
不用七得坤陰則用六不用八所以別於二代之易
而總示諸卦之例耳故彖詞錦曰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用六永貞以大終也而不與諸爻同詞後人不解
此義而妄爲之說竟似乾坤多一爻殆非矣

五經異義鄭元駁之謂時乘六龍指乾六爻非眞駕
六龍也不可以漢制爲禮制案乾爻言龍者五不言
段懋堂引漢書日有六甲以解六甲是也引水經注
之五龍見教以解五龍則非也江慎修謂天數五地
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故曰中宮以天幹
加地支爲六甲天幹之五行各分爲二地支之五行
土居其四故屬季春春爲蒼龍五龍者五辰也六甲
之中惟甲寅無子六甲之中亦惟甲午無辰漢時有
古五子書猶之五辰義之據此六龍之說可以釋易
祭祀又曰祀舊作巳則虞本斷非作紀又可知也不
可以制禮五龍之說可以解字亦可以談易世儒
皆泥六龍說故辨之

无字釋文謂作嗛亦訛也今所刻釋文多有誤竹垞
經義攷亦仍其誤且有與今本絕遠者如晉六五之
爻得勿恤竹垞云按釋文所引虞氏易若得爻勿恤
則同鄭氏本按今釋文引盧植鄭康王肅皆作矣李
氏集解亦引虞云矣古謙字則虞本斷非作失可知
也又如損初九之已事遄往竹垞云釋文虞本已作
紀按今釋文引虞本作祀李氏集解亦引虞本曰祀
祭祀又曰祀舊作巳則虞本斷非作紀又可知也不
審竹垞所據是何本

師眞丈人于夏傳作師眞大人集解引崔憬曰並王者之師也案此象云師眾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大爲王者必大人也是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則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于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臆云莊嚴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按釋文鄭云能以

法度長於人史證曰師爲眾首法長而訣義陸績曰師爲眾行是前人如鄭陸亦同今本也李氏以爲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未免太過矣而其解實不可易

釋文所載各本異字及集解所存各家異說如蒁多作在祥多作詳興多作車他多作它國多作邦皆無甚同異不必據取惟其迥然別出者如小畜之倘德載集解引虞翻說作尚得載者之不可榮以祿集解引虞翻說作不可榮以祿說作坤萃之齎咨涕洟集解引虞翻說作齎咨涕洟說以齎爲持資說卦之爲

狗集解引虞翻說作爲拘說以指謂伸所說皆別有制物爲拘義釋文未及收故諸家未及論其有爲陸元朗所摘載異字未載異義者今略記數條於此

大有匪其彭釋文虞作匹明辯哲也釋文虞作折接集解引虞翻曰匪非也其位匹是匹體行不正四失位折覆足故匹變而得正故无咎匹或爲彭作旁聲字之誤也折之離故明辨折也四在乾則匹在坤爲鼠在竇噬胏得金矢在艮折鼎足在坎爲鬼方在離焚死在艮旅于處言无所容在兌睽孤睽孤旁旁三百八

十四爻獨无所容也

坎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釋文讀也樽陸音尊酒缶句舊讀也樽酒簋句貳用缶句釋文讀也樽陸音尊酒又云陸續作誘如是而已攷集解則與舊讀同而與所解異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尊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五有頗曰象震獻在中故爲簋坎爲水震爲坎酒在上尊酒之象貳副也坤爲缶禮有副尊故貳用缶耳又曰坎爲內也四陰小故約艮爲牖坤爲戶艮小光照戶牖之象貳用缶故內約自牖得位承五故无咎又引崔

憧曰於重險之時信多慴之地近三而得位比五而承陽修其絜誠進其忠信則雖祭祀省薄明德惟馨故曰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也據此以納爲內又別義矣

睽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釋文京馬鄭王肅翟元說之弧作壺接集解引虞翻曰謂五已變乾爲先應在三坎爲弧離爲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四動震爲後說猶揲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坤爲器大腹有口坎爲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故後說之壺矣

若不見集解只看釋文則幾不可解

夫覓陸正義引子夏傳馬融鄭元王肅說皆過說皆名也釋文引宋衷翻說亦皆名也不過有一草二草之分耳皆過曰覓人覓也陸商陸謂曰覓賈也陸商也余考之集解所引荀釋文有誤按彼引虞說云覓說也覓讀夫子覓爾而笑之覓陸和睦也震爲笑言五得正位兌爲說故覓陸夫夫大壯震爲行五在上中動而得正故中行无咎馥言覓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正義本作覓陸也假本周易程傳說同宋衷氏玉裁云覓字當從正而不從卯音胡官反由羊細角者也陸德明音義云荀作覓陸云覓說也馬君荀氏皆從正義本作覓陸也假本周易程傳說同宋衷氏玉裁云覓字當從正而不從卯音胡官反由羊細角者也陸德明音義云荀作覓陸云覓說也

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覓陸非也按此註係覓陸作睽釋文於覓字有一本作莞誤板反之音於陸有蜀才作睽觀也通也之解正是此一注之旨乃云虞曰覓賈也陸商也殆不可解

艮其限列其貫厲熏心釋文貫鄭作腩荀作髕荀作臀熏荀作劘作劓下限寅脊內艮爲作動不載虞本攷集解虞註則列作劘字當處也坎爲要五來之三故艮其限寅脊內艮爲背坎爲脊艮爲手震起艮止故裂其貫坎爲心膂危也艮爲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熏

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易道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熏爲動讀作動亦非也此解甚新取象亦確荀之以熏爲動不覩此亦不了然也

婦喪其茀釋文子夏作婦喪其髴干云馬髴也鄭云車蔽也荀作紱音作髮按諸說皆本見惟鄭註荀可攷集解則載虞翻說髴作髴與子夏同曰離爲婦參爲髮髴髮髮也一名婦人之首飾坎爲元雲故爲髴髮髮髮如雲乾爲首坎爲美五取乾二之卦爲坎坎爲盜故婦喪其髴黍震爲七故勿逐七日得

與睽喪馬勿逐同義蓋或作蒭俗說以蒭爲婦人蔽
膝之蒭非也

說卦震爲龍釋文如字虞干作駹虞云蒼色干云雜
色艮爲狗釋文於上出云音苟下不出必如字也兌
爲羊釋文虞作羔按集解引虞翻說曰羔女使皆取
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駹爲龍長尚爲狗兌羔爲羊
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震已爲長男又爲
長子謂以當繼世守宗廟主祭祀故詳舉之三女皆
言長中少明女子各當外成故別見之此其大例也

陸氏釋文所載各本惟李氏集解閒存各說其無從
校勘者正多然有不標虞本而適與虞同者有明出
今本而乃與今異者又有集解之字參差同異不收
於釋文者其與虞本同者若三褫云鄭作拕三驅云
鄭作敺其埔云鄭作庸衰多云鄭荀董蜀才作捋得
輿云董作德車多識云劉作志日閒云鄭人實反之
牿云九家易作告祇既平云京作禔麗乎土云王肅
作地振恆云張作震鼫鼠云子夏作偊鼠牛掣云說
文作豟甲坼云馬陸作宅翔也云鄭王肅作祥鮮矣

云鄭作彪禮卑云蜀才作體裁之云本又作財錯之
云本又作措包犧云本又作庖以佃云本亦作田以
漁云本亦作魚擊柝云說文作檄暴客云鄭作虣爲
剪云本亦作專翦髮云本亦作寸則飭云鄭王肅作
飾此皆集解中虞本之字也其與今異者如不易世
不成名釋文出不成名三字今本有兩乎字君子以
經綸釋文出綸字今本作綸无乎不陂无往不復翩翩釋文出此
文出无平不陂句今本是无往不復翩翩釋文出此
二字今本作翩翩聖人神道設教釋文出此句今本

多以字剝无咎釋文出此句今本有之字樽酒簋貳
文大象出此句今本連貳字徵忿釋文出徵字今本
作懲末光也釋文出末光也五爻釋文出此句今本多志字末光大
也盥而九五釋文出此句今本少大字喪牛之凶釋文出
此句今本作于易承匡釋文出匡字今本作喪默
而成釋文出此三字今本多之字莫善善鼂釋文出
此句今本作莫大何以守位曰人釋文出人字今本
作仁爲咎釋文出此二字今本作爲罔罟捨木掖木
釋文出此二字从手今木皆从刀以全身也釋文出

全身今本作存死其將至釋文出止今本作趾慧不及夭釋文出趾今本作趾以恒之釋文況晚反今本作烜此皆非主弼本字也盡孚氏集解據取諸本而擇錄一說不必用某說即用某本而經典釋文乃隋唐初本至開成刻石經已多不同後人刻王注不復參正所以互校而不一耳其釋文未收集解顯異者如履之卑能視跛能履及歸妹之眇能視跛能履以美利能字集解皆作而而況於人乎集解作況於人乎屯之磐桓釋文出磐桓云本又作般桓今本作般桓集解作般桓蹇之往來釋文出往來云本又作徃來今本作徃來集解作往來

集解作形噬嗑之腊肉集解作昔大畜之能止健集解作能健止大壯大輿之輹集解作輿之腹離之自昭明德集解作照益固有之也集解作矣鼎其形渥集解作刑剭妹未當也集解作位未當也有以見天下之賾探賾集解皆作賫是以君子集解作是故夫易何為者也集解作也艱貞集解作娘娓蒙雜卦艱則吝也集解作詘不勿集解作不動不懲集解作不動不懲於文義為足至其字句之倒置點讀之訛冥則革九三征凶貞厲四字在革言三就有孚下夬夬四字在若濡有慍下此胡安定已言之說也改

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此二句上接巽乎水而上水
在先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此二句下接井養而不窮
也在後此王卦子細說之本也又沇至亦未繘句未
有功也句井羸其瓶句井字在未有功也之下不在
漢易有書自田何始易家著書自王同始皆不傳今
所傳有子夏易傳或云丁寬所作或云駰荀子弓作
或又云杜子夏作大都皆漢人不至如焦人之僞作
也今傳本乃張弧僞作散見釋文集解正義中者如元始也亨

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潛龍曰龍所以象陽也師丈人
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
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帝乙歸妹謂
湯之歸妹也石五條見集解城復於隍隍堙城下池
也說輹輻車劇也輿其腓在脊曰腓見釋文者摘出禮記疏引孟喜說
今即散見說文正義釋文者摘出禮記疏引孟喜說
易有周八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衢號
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
也包瓜作杞匏瓜右六條見正義地得水而柔水得
地而流故曰比集解有之亢龍亢極也屯如邅也乘
馬音純无喜妖祥曰喜攣如作戀云思也懇懇恐懼

守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
候以天五五六相成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
云云李氏集解陰疑于陽必戰引孟喜曰陰乃上薄
疑似于陽必與陽戰也豐上九象引孟喜曰天降下
惡祥也陸氏釋文利物孟喜作利之頗訾孟作俶晉
孟作薺失得孟作矢奎孟作性欲孟作浴偏辭孟作
徧則戾孟作稷見斗孟作見主衡靡孟亡彼反而命
孟作明賁然孟作退大實孟作保包孟作伏犧孟作
戲耒耨孟云耘除草像也孟作象雜卦孟云雜亂也

又許氏說文序曰其稱孟氏易皆古文也據此則許
氏所引必孟氏之本如夕惕若厲於地以往邊包荒用
如再三黷禮既平百穀草木麗於地以往邊包荒用
馮河憧牛之告拇遯悔如其牛鞏天白劓君子豹變
其文鞟也墜乾奧明出地上蠱其蹇貞厲邑見檮恆凶枒馬
壯吉輹升大吉頤虎尾虩虩鼎其屋日昧之離焉有
衣綵夫乾隹然天地盡謙牛乘馬參天剛地重門
擊柝噬嗑物者莫噬干離雜而不越爲駒顙又引地
可觀若莫可觀於木非法也艱鼎執餗今易所無或

亦孟說之詞也
康成詩箋多改字其註易亦改字王伯厚嘗摘之惠
定宇又辨之嘗以爲釋文所載某字鄭作某字者其
傳本異也其餘則一有某讀如某之例一有某當爲
某之例蓋未改字也如履霜履讀爲禮懈于懈讀如
羣公濂之濂靁卦靁讀爲秀包荒荒讀爲康明辨遐
遐讀如明晢哲哲遐謙遐讀爲嘏嘏家
之牙牙讀爲互擯如擯讀如商山臯臯之臯皆甲宅
皆讀如人倦之解皆本作解
從孫氏改
一握握當讀
爲屋之屋贏其瓶贏讀曰纍爲龍龍讀爲旄或曰讀爲
或曰讀如皆別首求義非改字取義也羣包蒙包當
作庖順以巽也巽當作遜祇既平祇當爲
爲倪仇天際祥際當爲瘵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至賾
賾當爲動有功而不德賾當爲德研機機當作幾因
貳以濟貳當爲弍爲乾卦乾當爲幹或曰當作或曰
當爲亦別字爲義非改字從義也王枯楊生稊枯楊
謂无姑山榆莢木更生讀山榆之實直是其木稊作
巽故爲別解錫馬蕃庶壯蕃庶謂蕃遮禽也亦是其

本庶音遮故用別字亦非改字比也

顔延年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象如綸引覺路如鍼起廢疾誠爲古今快事然易中理數極博詞象亦奇必盡去卦氣納甲爻辰之說而又不言互卦不求變卦不問來卦則聖人明白立言何必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若是之斑駁陸離而不厭耶

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土山也杜註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此卽論互體之祖也王弼筮謙互卦而註睽六三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或困卽用互體也朱子不用互卦而註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爲亦論互體也故朱子發曰需利用恆者需之恆也蒙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然則不但於本卦中求互出於易之自然卽於互卦中求互亦出於易之自然推之蒙曰困蒙屨曰夬屨臨曰咸臨小畜曰復自道夬曰壯於頄離曰履錯然咸曰執其隨兌曰孚於鼎鼎曰鼎耳革黃曰帝乙歸妹皆可爲互卦之證王弼之註程子之傳雖屬正宗彼瑣瑣者亦非外道也反對之圖易中所有也相生之圖易中所無也然易象如訟曰剛來而得中蒙曰柔來而文剛蠱曰剛上而柔下咸曰柔上而剛下噬嗑曰剛柔分節亦曰剛柔進而上行賁亦曰柔進而上行以文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澳之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曰來曰行曰上下曰分曰進曰內外是玩辭之中本有觀變之旨故損六三言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周公已自言其變也仲翔釋北曰師二上之五得位剛才言此本師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漢人亦共發其變也後儒擇之不精推之不詳如虞仲翔李挺之圖成而窒礙者雜見致四陰四陽如

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稍遮猶蕃育也

斡臣案延氏設之曰江至謝惠連始盛然晉專立鄭學朱元嘉王鄭爾立頗延之爲祭酒而黜鄭置王又案隋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魏散騎常侍荀煇易十卷殆以其近王弼之學故附之延年所指爲是荀煇何義門以爲荀爽而爽本象數之學恐誤也

子發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朱子發互體二有卦林轉四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注

之卦與二陰二陽之卦重出者八其主變屬之臨遯
乎屬之大壯觀乎抑兼屬之乎其說有時而窮也卽
以彖傳證之如无妄之剛自外來遯之初三相易皆
在內卦非外來也晉之柔進上行觀之四五相易皆
在上卦無所謂進也睽之柔進上行大壯三上相易
柔爲下行非上也蹇之往得中觀三上相易不得爲
中也總之剛柔等語或以卦言或以爻言隨文立義
則通執此豎彼則閡胡氏明著有易圖明辨專攻

世之以圖書談易者眞卓識矣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輔頰舌咸身者五
爻艮其趾艮其腓艮其限艮其身艮其輔頰舌身者
亦五爻推之剝則以足以辨以膚噬嗑則滅趾滅鼻
滅耳明夷之入於左腹豐之折其右肱夬曰臀无膚
姤亦曰臀无膚旣濟曰濡其首未濟亦曰濡其首以
及遯尾鼎耳井頄黃趾皆取諸身之象也於卓則蔑
蔡萬藷茅茹莽也覓也於木則枯楊苞桑杞也果也
於鳥則鴻也雉也鶴也隼也於獸則鹿也狐也虎也
豹也於蟲魚則龍也龜也於六畜則牛也

馬也豕也羊也他若金柅玉鉉張弧脫輹漸机剝牀
皆取諸物之象也謂如詩之興體無關易之取象豈
足以服漢諸儒之心耶然必字字附會物物牽合求
之本卦不備又求之五卦不備又求之變
卦則僞矣

乾鑿度曰乾陽也坤陰也頖如而交錯行乾貞於十
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子寅辰午申戌是也坤貞於六月未右行
陰時六未酉亥丑卯巳是也此鄭註爻辰所本也周禮太師
註與國語周語註合蕤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
月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太蔟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
六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
月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
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
月應鐘坤六三也以十二爻值十二月故何妥文言
註卽以初九當十一月九二當正月九三當三月九
四當五月九五當七月上九當九月也順行十有二
月又上值二十八宿左行者初九爲子上值虛危九
二爲寅上值奎尾九三爲辰上值角亢九四爲午上

值星柳九五爲申上值參昔上九爲戌上值奎婁是
也右行者初六爲未上值鬼井六二爲酉上值畢昴
六三爲亥上值壁室六四爲丑上值牛斗六五爲卯
上值心房上六爲巳上值翼軫是也鄭註用爻辰數
處比初六曰爻辰在未上值東井泰六五曰爻辰在
卯春爲陽中坎六四曰爻辰在丑丑上值斗上六曰
爻辰在巳巳爲蛇離九三曰位近丑丑上值牛星明
夷六二曰爻辰在酉酉是西方九三曰爻又在辰辰
得巽氣爲股困九二曰辰在未未爲土上值天厨九

四爻辰在午時離氣赤爲朱中孚六三曰爻辰在亥
亥爲豕六四曰爻辰在丑丑爲鼈蟹至其註小過象
則直用乾鑿度曰中孚爲陽貞于十一月予小過爲
陰貞於六月未決於乾坤凡漢儒解復之七日臨之
八月其義皆出於此

卦象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
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
亦六日七分此陰陽自然之數也是類課云冬至日
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
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
十分日之七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六十而一周後魏書律歷志推四正卦術曰十一
月未濟震陬中孚中復十二月屯謙臨正月小
過蒙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夬
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中姤六月
鼎豐渙履遯七月恆節同人損否八月巽萃大畜賁
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剝十月艮既濟噬嗑大過
坤四正爲方伯中孚爲三公復爲天子卦震爲諸侯

謙爲大夫暌爲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

納甲圖坎離日月也戊己中土也晦夕朔旦坎象流
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三十日會於壬三日出於庚
八日見於丁十五日盈於甲十六日退於辛二十三
日消於丙二十九日窮於乙滅於癸乾息坤成巽十
六日也艮二十三日也二十九日而坤體就出庚見
丁者指月之盈虛而言非八卦之定體也甲乾乙坤
相得合木故甲乙在東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故丙丁
在南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故戊己居中庚震辛巽相

得合金故庚辛在西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故壬癸在北漢人鄭註多用爻辰京氏多談卦氣虞氏多註納甲自王註既行本義共守相與等河洛之圖講陳邵之旨者流入術數最法而於此等學有師承理有會通者反茫然不得其解

以老莊之旨詞解周孔之名理王註所長也其註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註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此眞名言可闡奧旨其他則別無家法亦

少音釋惟大過註曰過音相過之過黜大也註曰大音闊大之大案過字有兩音亦有兩義大字有兩音亦有兩義其音不似贅耶或曰泰韻大字徒蓋反音近代箇韻大字唐佐反音爲馱今世通讀徒亞反應入禡韻淮南子朱康王世有雀生鸇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大與下協則似古有泰韻有箇韻亦有禡韻亦未可知也

何以言八不言六得毋占者各以意爲主耶然既云之八則不可解以之六故可望季子曰吉是在易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此則誤會其說而強爲之詞者案易於乾坤二卦明示乾坤二用曰用九則必不用七爻曰用六則必不用八爻今筮而得靜爻則只有爻位而無爻詞安可以系於九六者移而系於七八耶左傳襄公九年載穆姜筮得艮之八國語晉語載董因筮得泰之八皆不引爻詞只引彖詞可證也又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此似不可解蓋初四五動者三爻

利建侯下文引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又引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皆象詞也韋昭註上文皆利建侯而引屯初九豫大象誤矣皆由不知易皆九六之詞無七八之詞也

魯莊公二十二年傳陳敬仲筮遇觀之否六四爻變也故引觀國之詞僖十五年傳伯姬筮遇歸妹之睽上六爻變也故引卦辭之詞十八年傳晉文筮遇大壯三十二年傳陳敬仲筮遇觀之否六四爻變也故引觀國之詞僖十五年傳伯姬筮遇歸妹之睽上六爻變也故引卦辭之詞十八年傳晉文筮遇大壯三十二雖卦亦稱八其說是也顧亭林衍之曰乾爻

有之睽九三爻變也故引用享之詞震二十五年傳崔子鉉遇困之大過六三爻變也故引入宮之詞昭公五年傳昭子筮遇明夷之謙初九爻變也故引不食之詞昭七年傳孔成子筮遇屯之比初九爻變也故引建侯之詞十有二年傳南蒯筮遇坤之比六五爻變也故引黃裳之詞哀公八年傳陽虎筮遇泰之需六五爻變也故引帝乙之詞蓋惟動而成九六故有此爻詞若靜而為七八則並無此爻詞此固周易定例也占者即或雜取之卦名義斷不兼之卦爻詞

而後人乃云並兩爻占之誤甚矣至閔元年傳畢萬筮遇屯之比亦初九爻變而不引初九爻詞但曰屯固比入吉孰大焉云云二年傳成季筮遇大有之乾亦六五爻變而不引六五爻詞但曰同復於父敬如初又不同若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晉侯伐楚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背假繇詞而非今易象詞且

左氏凡筮得某卦者曰遇其卦者則曰在若宣十二年郤之戰知莊子引周易有之在師之臨取初六爻師出以律之義也而不云師之初六成六年伯廖之稱子曼曰其在周易豐之離取上六變爻三歲不覿凶之義也而不云豐之上六襄二十八年子太叔稱楚子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取上六變爻迷復凶之義也而不云復之上六又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與魏獻子論龍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

用又曰坤之剝曰龍戰於野不稱乾初九不稱坤上六而云之姤之剝其中舉乾爻亦曰其同人其大有其大其坤都不用九二九四九五上九之詞疏古者引易皆指其變不指其靜而後可舉九與六之爻耳言古易者五家呂氏巽氏王氏呂氏周氏其後又有一家程氏迴吳氏仁傑皆分別十翼各列十篇以復古十二篇之舊愚謂此不必改正如必欲改正當以吳仁傑為勝案乾文言坤文言先儒謂鄭氏割附本非是古本別為一篇然未有似言此二卦而止者而

應麟曰元豐五年決御筵下經上象下象上彖下彖上分上下經大畅始定周易古經分上下二篇各一篇之舊愚謂此不必改正如必欲改正當以吳仁傑為勝案乾文言坤文言先儒謂鄭氏割附本非是古本別為一篇然未有似言此二卦而止者而

繫辭兩字疊次兩篇又不知所繫者何辭之屬殆不可解也吳氏則以諸卦之象傳爲一篇以諸卦之大象卿爲一篇而各爻小象統名繫辭分上下二篇今之繫辭並爲說卦序目皆爲明證王氏東壁氏亦各定爲十一篇而以上下中三篇內抽上繫鳴鶴一爻爲同人文言白茅一爻爲大過文言勞謙一爻爲謙文言不出戶庭一爻爲節文言其九龍一爻負且乘一爻重出不錄又以下繫憧憧一爻爲咸文言困于石一爻爲困文言公用射隼一爻爲解文言屢校

何校兩爻爲蠱噬嗑文言葛藟一爻爲否文言鼎折足一爻爲鼎文言介于石一爻爲損文言奠益之一爻爲益爲復文言三人行一爻爲文言二節共爲文言一篇序卦一文言合乾坤二卦文言一篇雜卦一篇以此足十翼確甚蓋由鄭氏以乾坤文言附本卦而餘下十七條無所歸王氏以各卦小象不窮乘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所有往來字又無所統乃雜取文言噬人說卦而以意分上下二篇又另鈔出說卦以足篇題所以致訛如此吳氏所考雖亦無所據然其大概可

推想而信其然也

逐卦肥遯九師道訓作飛遯見後漢書張衡傳利飛遁以保名句註按王弼云憂患不能累矯繳不能及則王本亦本是飛字

姤卦以杞包瓜子夏傳作以杞繫瓜按王註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正義瓠瓜繫而不食則王本亦本是瓠字可知

漸卦女歸吉也釋文王肅本作女歸吉利貞按下文進得位往有功也是釋利字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是

釋貞字似王肅本是

象傳言剛柔上下如咸恆言天小往來如否泰皆以卦言不必以爻言至訟之剛來而得中隨之剛來而下柔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噬嗑之柔得中而上行謙之地道卑而上行晉曉鼎之皆柔進而上行及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濟之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所有往來字又有行進字有上下字又有內外字其必兼乎詞象變占求之參伍錯綜而後二氣之迭用六爻之旁通乃可得而

悉其旨也故首揭卦變之說者莫如王弼至註賁之彖傳則亦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最關卦變之說者莫如程子至傳損六三爻詞則亦曰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雖不明出自某卦來亦隱示由某爻變矣愚嘗求其說而不得竊以爲古之初畫卦者只畫八卦何嘗盡圖六十四卦即爲重卦者亦只重八卦何曾別湊六十四卦是二爻六十四卦之卦皆由八卦來八卦三

十六畫之畫只由三畫來所謂奇爲陽成乾偶爲陰成坤也由是二氣迭用六爻發揮坤具體而交以乾一爻則成三子乾具體而交以坤一爻則成三女八卦既成重卦即成乾坤重而爲乾坤乾坤交而爲否泰推之於六子莫不然豈有先成某卦又生某卦既生某卦又轉成某卦如所謂巽反自遯中孚來兌反自大壯中孚來震反自臨觀來離又自遯大壯來之偪側者乎曰然則彖傳所謂剛來柔上者何指曰先儒謂皆自乾坤者是也天本先乎地陽本上於陰惟自其重而交者言之則乾交必主內卦无妄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初九得乾之初九也坤交必主外卦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謂六五得坤之六五也故陽爻曰剛來陰爻則不曰柔來以陰本在下故耳賁之柔來又別義陰爻曰上行陽爻不曰上行以陽本在上故耳蠱之剛上又別義若賁之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從上文剛柔分取義謂以其柔者來文剛義主剛仍若剛來也分其剛者上文柔義主柔仍若柔上也蠱之剛上而尙賢

則義指上九不指上行此核之全易而不誤者上據上卦下據下卦內據內卦外據外卦詳上批其偶有以往來爲說者若訟若隨若渙若无妄皆可以此推之其或以上行爲說者若謙若晉若睽若鼎若噬嗑亦可以此推之何必妄衍爲卦變圖相反不可通則求之相生相互不可通又求之相錯如異學之汗漫線繞破碎而曾無常於經學耶且如其說此卦必自某卦來則凡卦皆由變卦來而何以六十四卦之內言剛得中者四自訟之剛來而得中也外若漸之剛

得中節之剛得中中爭之剛得中未嘗言剛來也言柔得中者八自噬嗑旅鼎睽之上行外若同人之柔得中小過之柔得中既未濟之柔得中未嘗言上行也而且蒙曰剛中師曰剛中比曰剛中小畜曰剛中而志行臨曰剛中而應坎曰剛中井曰剛中兌曰剛中不言往來其无妄曰剛中而應上先有剛自外來句升曰剛中而應上有柔以時升句不過二卦耳小畜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同人曰柔得位乎外而上應乎乾不言上行惟渙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先有剛來而不窮句只一卦耳蠱五爲陽位二爲陰位居二五者皆曰中而以居於五爲大中凡剛而居九五者爲得中不必言得位五本陽位也師臨大過升渙五卦得中止惟遯特言剛當位而應不言剛得中而應是其變例柔而居六五者亦得中不可言得位五非陰位也小畜之得位渙之得位指六二惟大有特舉升同詞蓋九五別言利用祭祀此猶曰非反覆卦也乃一匪寇婚媾而屯賈睽三卦同詞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則謂九二九四上九初六六三六五既濟之剛柔正而位當也則謂初九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若小過之柔得中謂柔得二五兩爻得中未必皆得位剛居三四兩爻失位而又不中也易中大旨本無爻義而近人競言古法者若毛西河之仲氏易觀變玩占可云博通而拘文葦義不得要領則病在知卦變之非而爲反易圖爲對易圖又爲移易圖遂至昔之自二卦來者增爲至四卦來而其例由是日紛矣焦孝廉之易通釋觀象玩詞可云巧密而株連影射不可究詰則病在

知卦變之固而爲旁通圖爲時行圖又爲相錯圖甚至盡指傳中所謂柔得中亦概爲剛得中而其說由是日幻矣用力雖勞用心雖苦蒙籠無取焉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泰同詞或益之十朋之龜損益同詞簪無膚夬與姤同詞濡其尾既濟未濟同詞王假有廟萃渙同詞家人別言王假有家乃利用禴萃升同詞困九五別言利用祭祀此猶曰非反覆卦也即反對卦也乃一匪寇婚媾而屯賈睽三卦同詞一月幾望而小畜歸妹中孚三卦同詞九二九四上九初六六三六四九五上六若小過之柔得中謂柔得二五兩爻得中未必皆得位剛居三四兩爻失位而又不中也易中大旨本無爻義而近人競言古法者若毛西河之仲氏易觀變玩占可云博通而拘文葦義不得要領則病在知卦變之非而爲反易圖爲對易圖又爲移易圖遂至昔之自二卦來者增爲至四卦來而其例由是日紛矣焦孝廉之易通釋觀象玩詞可云巧密而株連影射不可究詰則病在

泰與謙同詞而小畜別言富以其鄰 - 與脫輹小畜與大畜同詞而大壯則言壯于大輿之輹密雲不雨見於小畜又見於小過帝乙歸妹見於泰又見於歸妹或從王事无成見於坤又見於訟用拯馬壯見於明夷又見於渙三歲不覿見於豐又見於困小人勿用見於師又見於旣濟利建侯見於屯又見於豫利禦寇見於蒙又見於漸致寇至見於需又見於解七日得見於震又見於旣濟利見大人凡七訟窒惕異在彖乾在雨交而升又爲用見大人利涉大川凡九

同人蠱益渙中孚需在彖頤未濟在爻而謙又爲用洗大川訟彖頤爻又言不利即能視跛能履履九二合見歸妹初二合見其童僕其貞旅兩爻並見巽上九則一見此皆不同卦非而同詞者也若蠱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隨之王用亨於西山升之王用亨於岐山雖有異字亦無異義而且同人三歲不興與漸之三歲不孕非類也而坎又言三歲不得頤之十年乃字非類也而復又言十年勿用與屯之十年乃字不克以及大壯曰喪羊于易旅曰喪牛于易解曰田獲三品師曰田有禽恆曰田無禽乾曰无首吉比曰无首凶比曰有他吉大過曰有他咎與夫否之匪人比之匪人需於酒食困於酒食艮其腓咸其腓晉其角姤其角艮其趾賁其趾皆若故爲回互明示交易者此漢人象數之易所以論對卦論互卦論錯卦至於求之汗漫而卒難合也今即以經之文爲證乾曰乾道乃革坤曰由來也漸艮曰不拯其隨巽又曰隨風離曰履錯然坤又曰履霜堅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震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艮曰兼山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震曰洊雷君子以恐懼修省艮曰兼山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漸曰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豐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旅曰山上有火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中節鼎曰木上有火君子以正位凝命剛柔節也同人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睽曰上火下澤君子以同而異也家人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節曰天地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中孚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小過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既濟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濟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訟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訟曰利用行師復曰用行師泰曰勿用師同人曰大

師克相遇一師見於四卦夬曰壯于前趾明夷曰用拯馬壯濟曰用拯馬壯姤曰女壯一壯亦見于四卦遯曰畜臣妾離曰畜牝牛師曰容民畜衆一畜見于三卦豐曰遇其夷主濟曰匪夷所思明夷見于二卦而且隨已在艮在巽而咸曰執其隨則又見于咸履已在坤在離而大壯曰非禮弗履歸妹曰跛能履則又見于大壯與歸妹鼎已有節而一曰鼎耳革一曰利出否則又兼兩卦同人已有師與乾而一曰升其高陵一曰困而反則亦又兼兩卦推之革已通乾通

鼎而遯執之用黃牛之革則又通于遯離已通履通畜而小過曰飛鳥離之則又通于小過豫已通恆而曰由豫大有得豫又通大有豫既通大有而思患豫防之豫又通既濟睽已通復而曰厥宗噬膚睽又通噬嗑睽既通噬嗑而頤中有物噬嗑又通頤且也師已在謙而謙曰裒多益寡謙又通益師曰帝乙歸妹泰又通歸妹兌已有剝而剝曰觀象也則剝又通觀豐與渙已有明夷而明夷曰已蒙大難則明夷又通蒙總而計之通者過半互爲核之不可

通者亦半而說者必欲一一求合則支矣

乾通者二卦革復坤通者二卦漸履蒙通困 小畜遯復訟通復 需通恆 履通夬 泰通二卦歸妹 師同人通者四卦乾升困謙通者二卦益 豫通者二卦恆大有臨通咸 噬嗑通頤 剝通觀 復通師頤通者二卦觀節離通者二卦 離者二卦革者大壯通履 家人通者二卦恆節師通 益睽通者二卦復噬嗑蹇通節 壯 明夷通蒙 解通復 姤通巽 鼎通者三卦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斡臣蒲江校

書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伏生所口授者才二十八篇其先藏於屋壁者未必不全也孔氏所爲定者多二十五篇其後出於屋壁者亦未必盡全也獨怪孔傳未出時有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之逸書而不爲伏生所

一一

兼習孔傳既出後有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二十五篇之古文而又非伏生所曾見又將虞典未分爲舜典舉謨未分爲益稷盤庚分出中下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一篇而今文離爲三十三篇古文增出二十五篇合爲今尚書五十八篇眞僞之辨今古之分自是紛紛不定而先出之泰誓與後出之泰誓尤爲聚訟之端矣

引此四十二篇名目至伏生作大傳在孔安國前史公作本紀在孔安國後則藏於孔子宅之本伏生與史公必與孔安國共見者今九共一篇大傳記其子孫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做三句帝告一篇大傳記其施章乃服明上下二句而後出之古文孔傳乃無之何也史記敘禹本紀旁及咎繇謨而不見今大禹謨一字其敘周太誓直衍牧誓文而不見今太誓一字然則不但孔傳是僞託即古文亦僞撰無怪乎宋元諸大儒纂起而攻之也

堯典舜典史家本紀之祖也禹貢洪範史家書志之祖也其餘謨誥命誓記言耳詔乎引二十有八載今舜典而以爲堯典則別爲舜典者非矣左傳引舜陶謨遵養時晦書此條話言及今傳文古文皆本顧氏然顧氏於堯典一篇則謂出晉人之僞十有三者則以爲商書則必依序編入周書者亦泥矣

周書而以爲商書料古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蓋自明皇

漢之所謂古文向書絕所謂今文向書亦占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蓋自明皇令衛包改定而所謂古文向書絕所謂今文向書亦絕矣洪範之無偏無頗既詔改爲陂義典之正四時又誤刊爲定加以避唐太宗之諱如向書大傳漢書李尋傳漢書律歷志中論厤數篇引堯典厤象日月星辰皆曰敬授民時而今本第作敬授人時亦改字之證也

書序雖有舜典一篇孔傳已亡釋文謂取王肅以續孔傳是也據此則唐以前尚未分此篇其後分此篇不但首節非孔本即全註亦非孔傳不過范甯王肅

所說耳顧亭林謂此本統於堯典不信書序王西莊謂此外別有舜典文過信書序愚以爲有不有未可知而揆降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則斷不可插姚方興所上之二十八字不信伏生所傳之本文不從梅氏所上之本前私以己意亂之可乎日知錄云帝曰來禹按亦昌言承上文嘉猷出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王序分爲兩篇者妄也然則不但舜典不宜分即益稷與康王之誥亦可以此斷之

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益稷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綜覈名實則必依序編入周書者亦泥矣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疏以爲彼言其人見爲國君故曰奏試此言其人方始擢用故曰納厤案在氏傳二十七年傳遣襄稱卻穀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綜覈名實制度篇引誓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漢書成帝紀詔曰古之選賢俾納以言明試以功後漢書孝章帝紀每尊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卿大夫繫閭閻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則唐以前尚未分此篇其後分此篇則政有異跡詩假用益稷非用舜典然敷奏或作賦敷

或作傳字皆通惟明試無作明庶者
伏生書無大禹謨孔傳所有大禹謨最多名言不獨
一十六字爲理學傳心也而田於左傳所引者國語
所引者國策所引者孟子羣子荀子呂子所引者摘
而觀之殆過半矣左氏文七年傳卻缺引夏書曰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德二十四年
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莊八年傳公引夏書曰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襄二十一年傳臧紇引夏書曰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
念功二十三年傳又引念茲在茲釋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何襄二十六年傳
文引允出茲在茲何襄二十六年傳
歸生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漢書路溫舒
傳亦引此二
句又襄五年傳引夏書曰成允成功哀十八年傳引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國語周語內史
過引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戰國策卷十九引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孟子滕
文公下引書曰洚水警余禹貢上引羣往于田號泣
于昊天又引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孟子尚同中引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
好興戎朝發夕至篇又引禹誓曰禹攻有苗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
誓對諸羣以征有苗荀子大略篇引舜曰惟予從欲
而治解蔽篇又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呂氏
春秋諭大七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
文其在論語所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者又允執

年傳至叔向所引夏書曰昏墨賊殺句則不知屬何
篇也昭十四年
伏生書舜典合於堯典而書序別出舜典一篇益稷
合於皋謨而書序別有棄稷一篇今所傳僞孔傳皆
與外本亡舜典其制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者非孔
之非也皋謨外應有弃稷而制帝曰來禹以下爲益
稷者則孔之妄也與伏書不相應與書序亦不相應
孔沖遠乃謂益稷是兩人弃稷是一人不宜言名又
言官反以鄭王據書序不見古文爲妄說可怪矣

據書序亡者其四十二篇逸書止有二十四篇則其
餘必磨滅不可見矣而尙書大傳有九共篇有帝告
篇有高宗之訓篇有歸禾篇有成王政篇九共篇是
逸書文餘四篇皆亡書也豈伏生臆爲說耶又盤庚
篇引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酒誥篇引王
曰封唯曰若圭璧無佚篇引書曰厥匕天子尊皆今
文所無本出一人所授而脫簡如此
有亡書有逸書又有僞書漢人所傳之二十四篇逸
書也張霸所撰之百兩篇則僞書也張霸林傳云世
所傳百兩篇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
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
時以中書校之非是黜其書則僞書久不行惟逸書
時見采耳孔穎達以一人之見掩千古之目妄以梅
氏所上之孔傳爲眞則不得不竟以馬鄭所註之古
文爲僞又不攷而誤以二十四篇之逸書爲百兩篇
之僞書可謂卑自不分矣今案三統厤所引伊訓篇
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
資有牧方明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
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
祀馘于周廟古文月采篇曰三日丙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又鄭註舜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又鄭註舜
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書序咸
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
亳又曰征是三朡註禹貢引允征曰厥篚元黃昭我
周王又以允征爲臣名旅獒爲酋長此皆逸書之文
也皆僞書所有耶後之攷古家皆賤於正義習用酋

古文之可疑者無如太誓今文之可疑者無如金縢自尚書大傳自虎通義王充論衡以及史記之蒙恬傳漢書之梅福傳言者人人殊矣余以魯世家考之而後知非漢儒之說多與文直伏生之書有缺文耳

案魯世家自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此武王未終時事也自武王既喪至王亦未敢誚公此成王初立時事也自秋大熟至歲則大熟此周公既葬時事也相去七八年之久必脫去十數簡之文伏生所授

既有遺忘安國所收亦有脫爛遂相率不敢而視爲固然其實壁古未遠口傳耳熟猶能引用史公從安國問古文尚書必備知古文遺說故世家於武王既崩之下敘周公東征之事又作餽禾作嘉禾大誥洛誥諸篇而後及公之貽詩又於周公還政之下敘成王有疾之事凡作毋逸多士周官立政諸篇而後及公之將沒乃自周公既葬之後敘成王改葬之故因有風雷之異據此則諸書言天之反風皆屬公之葬畢而不係于王亦未敢誚公之下乃正得其本末而

非妄爲附會者孔傳第弗深考漫以此爲居東二年事遂以大熟爲居東二年秋其失事實甚矣至蒙恬傳言成王有病甚殆周公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不言金縢其後周公奔楚成王得書亦觀於記府不開金縢此當別爲一事不必合也史記亦言藏其策於府下云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假公之居東爲羣叔流言也公之奔楚爲成王之親記府也公之改葬爲成王之啟金縢也史公兩兩致詳而儒說乃兩兩聚訟亦可謂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矣又蒙恬傳敘此事下卽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此必本篇脫簡之文恬在未焚書之前所記當不誤尤可據以爲證者孔穎達武成正義云竊謂神蓋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簡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讀金縢者請以武成視之則無所疑矣

孔氏百篇之次與鄭氏有五篇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覲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也據此則次序亦經師所定非經本固然無怪乎宋儒以前元儒以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謂多士當在多方之後矣

古文尚書出於屋壁孔惠所藏也隋志今文尚書亦出於屋壁伏生所藏也史記其後孔安國得古文而以今文讀之爲古字而以隸字定之則已今古文皆合何以前則劉向校以中古文而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支字異者七百有餘後則劉陶推今文尚書及古文尚書爲中文尚書而又云正文字七百餘事皆

安國所定者與伏生所傳者又有訛脫於後耶獨怪漢時諸經雖專立學官傳經雖拘守家法即以尚書論之孔安國既得壁藏古文於其家杜林又得漆書古文於西州冀遠爲作訓馬融爲作傳鄭元爲作註其所見眞古文必全矣乃亦詳於二十八篇之中而略於二十八篇之外遂使後出者得以售其僞本至今而聚訟不休也

湯征篇曰今古文皆亡而史記有之殷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十數句是也曰居易不攻而妄補之明矣湯誥篇曰今古文皆有而史記異焉殷本紀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恕敢十句是也今孔傳亦不攻而別撰之僞矣又墨子兼愛篇引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孔安國註論語堯曰篇云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今攷湯誓並

無此文別出之揚誥則正釋此文又孔所見證予之本作揚誓今所傳盩厔子之本則作揚說或字有訛耶揚誥正義引論語鄭註以曰予小子履以下爲舜命禹之詞周語王問內史過以晉亡之故亦引揚誓曰予小子履以下爲舜命禹之詞周語王問內史過以晉亡之故亦引揚誓曰王若曰既付之付馬作附厥攸灼敉馬讀敉字屬下讀網于時夏馬讀夏字屬下漆洟之洟馬作俟讀張之讀馬作軵其終之終馬作崇我道之道馬作迪南宮括馬作南君惟圖之圖馬作謀姑之諏馬作薄帝之迪馬作之攸克臬之臬馬作劓諏愼之諏馬作息王俾榮伯之俾馬作辦不懌馬作不釋在後之侮馬作調圖貢之圖馬作勘貢馬作贛王肱馬作成王崩葬弁之葬馬作斌王既尸天乎馬本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底至齊信馬讀至齊絕句俾我之俾馬作矜曰呼之呼馬作于惟來之來馬作求東郊不開馬作閟佐佐馬作左讒說之說馬作肅相之相馬作助畏之畏馬作威艱食之艱有有周之有馬並作五明畏之畏馬作威艱食之艱馬作根治于之治馬作均檠波之波馬作播導岍之岍馬作巢川亶之亶馬作單弗迓之迓馬作徯無虐馬作亡侮旅獒之獒馬作豪試王之逝馬作徯無虐馬作亡侮旅獒之獒馬作豪試王有疾馬作有疾不豫慝公命之慝馬作懿新逆馬作親迎大誥爾多邦馬作大誥繹爾多邦降割之割馬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爲句酒誥王若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既付之付馬作附厥攸灼敉馬讀敉字屬下漆洟之洟馬作俟讀張之讀馬作軵其終之終馬作崇我道之道馬作迪南宮括馬作南君惟圖之圖馬作謀姑之諏馬作薄帝之迪馬作之攸克臬之臬馬作劓諏愼之諏馬作息王俾榮伯之俾馬作辦不懌馬作不釋在後之侮馬作調圖貢之圖馬作勘貢馬作贛王肱馬作成王崩葬弁之葬馬作斌王既尸天乎馬本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底至齊信馬讀至齊絕句俾我之俾馬作矜曰呼之呼馬作于惟來之來馬作求東郊不開馬作閟佐佐馬作左讒說之說馬作肅相之相馬作助畏之畏馬作威艱食之艱有有周之有馬並作五明畏之畏馬作威艱食之艱馬作根治于之治馬作均檠波之波馬作播導岍之岍馬作巢川亶之亶馬作單弗迓之迓馬作徯無虐馬作亡侮旅獒之獒馬作豪試王以爲衛包所改而不知本馬融舊本也不少延洪惟

作畏谷來傳同本少穎田古文書畏威字通用漢文帝紀畏威註師古曰畏威謂嚴憚之也畏威文書爲威畏文書爲畏

不知亦融舊讀也

隋志劉炫補註尚書逸篇二卷唐志徐邈注尚書逸篇二卷志書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據大傳三年一變至於王道再變至於大平之文補之本末皆具逸書爲張霸偽撰此則舜梁之開猶行焉鄭之本未嘗具逸書爲張霸之僞書也孔傳行而逸篇佚後人掇摭諸書綴緝成篇其見大子濶父篇末人如此其威畏威畏註威文莊同是不爲古文書爲異

書如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吏丹傳引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商鞅傳引書曰惰德者昌惰力者亡楚世家引欲起無先律慝志以先其算命北史劉芳傳引大社稱爲松汝孟子之不及貢以政接於

綿綿不絕蔓蔓柰何葦毛不拔將成斧柯本周頌金人銘曰伯索地任章引周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本老子微明章漢指爲周書亦非也王伯厚以爲周書陰符之域近之書至平當傳引周書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刑法志亦引泰氏立功立事以及董仲舒之策司馬公之本紀班固之志所引泰誓諸條則古泰誓本文或不收而亦引爲周逸書則尤謬也

弟不恭不相及也鄭侯使公孫毅聘衛鑑十昭二年范甯亦引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康誥但云孚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孚厥子厥子弟弗克基厥兄兄亦大不友於弟其下文即曰刑茲無赦無所逃不相及者得毋古人引書亦得其意而忘其言不必效傳王家璉王念雖曲爲引申終覺解矣若襲二十五年傳大叔儀言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註逸書正義已引僞孔蔡仲之命愼厥終敗語謂文有不全昭六年叔向言書曰聖作則註逸書余按亦僞孔誤倫明

晉實作則一語而字又小變耳亦不得以古逸篇相擬也似皆謂孔襲取非左傳誤引

左傳昭公六年叔向言夏作禹刑商作湯刑周作九刑此似三書名定四年祝佗言命以伯禽命以康誥命以唐誥亦似三書名今文十八年左傳載九刑數語尚書有康誥三篇而其他則亡前人謂百篇之序未足信恐百篇之數亦未足據也今襍引於他書未見採於偽孔者纍纍子五引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左氏春秋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周書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庶人見怪則修身有不在今五十九篇之中者或亦七十一篇之餘乎其不明出周書者不錄也書正義

不知出何篇而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也書正義

玉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又不知何代書也

據尚書緯言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事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書正義

也昌氏春秋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淮南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公羊正義則所謂書者衆矣漢時有

周書七十一篇見義文志今猶存五十九篇係孔晁註淮南子氾論訓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鹽鐵論訓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呂覽聽言篇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史記貨殖傳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淮陰侯列傳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劉瓆傳贊引周書曰毋為權首反受其咎主父偃傳引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陳湯傳引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

彼時梅氏已上孔傳而東氏猶引古文則其本之真僞尙待辨哉此亦云孔壁彼亦云孔壁究之不足以藏後世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毫遷於殷今盤庚無此句王充論衡引梓材曰强人有王今梓材亦無此句又厥兆天子爵句大傳附之無伏而白虎通以爲逸篇

尙書古文字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夏本紀采隱）史記作來始滑（夏本紀漢書作七始詠律歷志）愚以七始爲是七與黍通在采聲相近來黍字相類滑忽又音相亂洪範古文曰時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來備（宋世家仍作五者惟後漢書蔡傳詩引之作五是）荀爽謂之五趣本李鼎祚謂之五氏愚以五是爲協時與是通雜字是其義氏字又其音也楊子太元七政亦作棊褚遂良枯樹賦七字亦作棊此卽七棊相通之證上經立時人作卜簽此曰時五者來備時皆訓是自孔傳以曰時字屬上而後人遂以五是字爲訛殆非也況是與題同是與氏亦通覲禮太史是右註云古文是爲氏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註云是或爲氏

今古文之異字漢魏人之異本史漢引文說文解字石經殘碑輯之較各經必獨多然有文異而有益於經者有文異而無益於經者艾才老之書禪傳王伯厚之漢志考所引亦頗參經典釋文音義拘守孔傳閒及馬本未免失之太略惟無若丹朱傲出傲字云五報反字又作敖往伐歸獸出獸字云徐始售反本或作敖許救反此兩字爲異文之有益於經者棊字見史南兩漢刊誤補遺謂棊在禹稷之前曾與丹朱相比下文所謂朋淫於家者卽指棊所謂罔水行舟者亦指棊證以論語之棊盪舟可謂確矣故說文弃部棊字下引虞書若丹朱棊傲又引論語棊盪舟後人以論語之棊爲澆固非王伯厚以論語之棊卽丹朱亦非也嚻字見顏師古刊謬正俗謂在伐歸獸嚻依嚻字放說文嚻部嚻讙也象耳頭足云地之形古文嚻下从厶袁文雜佩評字林嚻字从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卽可言歸獸旣是牛馬當依嚻字本音讀之其說是也

韓非子有度篇引先王之法曰毋或作利從王之指

之兩有字均作或前馬曰或有也高曰或字皆作域商書盤庚曰不常厥德乃其有衆叛適他邑肆予告我新邑紹乃衆悉聽朕言勿褻在王庭尚爾衆悉和同以永相協克敬恭乃位正乃事乃交其勉爾在乃邑不肯畀畜乃衆乃陳乃逸乃惟爾自生毒乃災及爾身悔厥攸作應得罪乃攸往此言民不從遷則將有災及其身悔其所作之事而得罪也是或有也之證又周書多方曰爾乃尚有爾土爾田爾乃尚有爾宅爾乃尚有爾積爾乃尚有爾室爾乃尚有爾妻子爾乃尚有爾臣爾乃尚有爾僕不克開於爾心爾乃尚有爾土爾田爾乃尚有爾宅爾乃尚有爾積爾乃尚有爾室爾乃尚有爾妻子爾乃尚有爾臣爾乃尚有爾僕不克開於爾心爾乃惟逸爾乃不勤爾乃惟以

象州鄒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燕江校

詩

今人作詩未必皆自序則古人作詩亦未必先有序其言作自子夏作自毛公作自衛宏雖不皆然亦皆有之矣矩非後之經師所作前果出於古之國史所識則其說一定不易何以關雎一詩或以爲康王時作見漢書杜欽傳註或以爲周公作見藝文類聚三十五卷所載張超青蠅一詩或以爲伯封作見韓詩引見御覽四百六十九或以

爲衛公子壽作見新序節士篇而列女傳又云宋莒蔡人之妻作柏舟衛寡夫人作式微黎莊夫人作共城之不同如此則其序之不可知矣然或據後漢書儒林傳云衛宏始作詩序又據魏書初四年詔引曹詩刺近小人以爲至是始行詩序則又未必然何者詩既各有家法必各有師法若無序則口傳口授將何據耶如齊魯韓所傳三家之異說即三家之小序也三家既有之毛一家豈無之則謂始于衛宏者非也攷終軍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篇已並錄詩序正同毛序安得謂衛初時始行耶詳宋竹垞經義攷故不多辨

詩之序既古經師所傳詩之次第亦必皆刪訂舊本完整三十九年傳季札觀樂爲之歌齊下今本次曰魏次以唐而陳次曰秦是今之第十五乃古之第九今之第十一乃古之第十五也國風之次如此文宣十二年傳楚莊論頌于時遍四語下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按鋪時二句爲賚綏萬二句爲桓山武遷數相隔者八是今之第八乃古之第三今之第九乃古之第六也頌之次又如此故十月之交鄭箋云序之刺厲王作詩訓傳時移其篇第則改之正節彼斯飾羽不拜亂靡有定此篇譏暴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妻如滅周此篇狀豔妻煽方熾文幽王時司徒乃虞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之然則雅之失其次者又如此故曰非刪訂舊本也三家既有之毛一家豈無之則謂始于衛宏者非也攷終軍石經悉本魯詩今詩共三百十七條國語引詩共三十一條其

不見於今詩者不過十四五條而已莊二十二年陳敬仲引詩曰翹翹車乘四句成九年老子引詩曰雖有絲麻六句襄五年老子引詩曰優哉游哉亦聊以卒歲二句昭二十六年晏子引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二句昭四年子產引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二句昭二十六年晏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四句其第三句與小雅節南山之詩同正義以爲逸詩論詩皆引篇名而此詞可考者襄二十六年齊國子賦轡之卒章太子晉解曰鳥之剛矣猶能戢其羽翼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後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鷹鷹取予不疑國語周語引詩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豈弟君子四方爲則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豈弟君子莫胡福之四句今詩無此語中庸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四句亦今詩無此語中庸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四句今詩無此語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四句今詩無此語中庸君子胡不慕四句今詩無此語中庸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四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至矣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四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二句今詩無此語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二

行明是書而誤引爲詩者戰國策貝欽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是也今本泰誓有此二句少二字有明是詩而誤引爲書者呂覽慎大篇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是也今小雅小旻有此二句又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國策智伯將欲毀之必高舉之將欲廢之必重累之將欲殺之必高舉之呂覽行論篇又引以爲詩則諸書所稱詩曰者亦未必盡屬詩辭也其零章斷句旁見側出似與詩相近者如家語引詩曰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兩處同引雖數字略別其爲詩次矣則漢書之四姓亦引詩曰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說

而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劉安世云鼓鐘篇禘傅詩有以雅以南末任朱離二句後漢書陳忠云孟子所言王迹息而詩亡指列國西周時之詩非東周後遂無詩也所言詩亡然後春秋作則指列國東周時之史非西周前亦有史也詩山有扶蘇二句別有辨作不是以史續詩之謂余集中范氏裴梁傳序云列褒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後人據此以爲雅亡而不知雅固未嘗亡也或又以爲詩變而不知詩又不止於變也今觀邶也鄘也魏也唐也

以前之名也而並無西周以前之詩是王迹板蕩典籍散亡凡其盛時太師所陳太史所採奮奮無存矣若株林之篇作於陳靈之世東周最後猶有詩也惟詩背東周之時而國仍西周之地故不能分孰爲邶孰爲鄘孰爲衞而統之曰邶鄘衞左傳吳季子觀樂亦第曰爲之歌邶鄘衞衞襄公二十一年傳北宮文子引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本是邶風而稱以衞詩然則今之分爲三風者不過漢經師以多篇強分爲三卷耳要之其前所有之詩則亡之久矣

風也雅也頌也固以其體而分南也豳也王也亦以其地而名采於畿地不可繫以國號故更之曰王云爾非有所降亦非有所殊猶周太師之舊也南爲文王之樂名至傳之無南儒禮記之胥鼓南詩之以南皆當以程泰昌之解爲是南亦南時之國名周書史記解有有南氏又曰有南以分非泛云江漢以南也豳雅頌以樂器分不以詩章分豐山王氏之論當矣

淮南子泰俗訓云關雎興於烏而君子美之爲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古書言興者止於此毛公於風注興也凡四十大雅止四周頌止二盡賦直而小雅注興也凡四十大雅止四周頌止二盡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是以賦比不必注也義苟以賦兼比即不注曰賦而比人亦共昭悉義苟以興兼比必注曰興而比則說必重穿鑿前儒斟酌盡善矣朱子晚出獨伸私見增補毛注之興也十九條刪去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緣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見吳仕鶴）

毛傳不破字鄭箋多破字且於此破之旋於彼引之仲春鮮羔開冰破鮮爲獻而豳風七月箋引之即作獻羔開冰此所以爲後儒之口實也嘗摘而觀之如

野有死麕之白茅純束純讀爲屯綠之綠兮玄孚綠當爲祿雄雉之白訛伊阻伊當爲緊正月之伊誤二個亦同靜女之說懌女美懌當作釋新臺之遴絛不殄殄當作腆俴俴老之其之展也展當作禮禮人之說於牆隅說當作褪褪非之俟我于堂堂當作楹楹出其東門之出其闉闍闉當爲都盧合之其人美且鬈鬈當爲權戢驕之齊子豈弟豈讀爲闓闓當爲鬱山有樞之他人是愉愉讀曰偷濕陂之有浦與荷荷當作蓮鴛鴦之其弁伊騏騏當作棋棋下泉之浸彼苞稂稂當作涼七月之田畯至喜喜讀爲饎小雅之甫田鹿鳴之示我周行示當作寘棠棣之鄂不韡韡不當作柎采薇之小人所腓腓當作芘吉日之其祁孔有祁當作麎斯于之無相猶矣猶當作癒不酒鏞之其德君子攸芋芋當作幠無飾亦同君子攸芋當作幠無飾亦同青山之維周之氐氐當作柢勿罔君子勿當作末大東之舟人之子舟當作周熊羆是裘裘當作求前田之攘其左右攘當爲饟大田之俶戛南畝俶戛當爲臧戛其達其達當爲初鞉之賓載手仇仇讀曰逑式匪手匪足匪足當爲匹匹式勿從謂之式式讀曰慝遹追來孝遹讀曰聿

南狄當作剔狄燕皇皇皇皇皇當作暀暀戎車孔博博當作粻有酋之應田縣鼓鼓讀曰擊我思成成當作傳那之罝我靴鼓鼓讀曰擊賓載如來元鳥之肇域彼四海肇當作兆長發之幅幅既長幅當作圖何天之龍龍當作龍其別破序字及傳字者不在此限計其中有必當破者有不必破者又有不當破者孔疏必一一爲迴護後人或一一用詁難皆非也又有箋不破字而實用別本者如思齊之古之人無斁斁引孝經曰無擇言身無擇行正義曰此經本有作擇者是也

皇矣詩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左傳昭二十八年引作維此文王帝度其心韓詩本與王肅注皆如此似作文王爲是觀毛傳於維此王季句無注而於下比于文王句注曰經天緯地曰文不以爲文王而特解此文字必因上本是維此文王故不可曰比于文王而改爲有德之稱也大田詩有淪胥以鋪有淪胥以敗幹臣案韓奕詩祁祁如雲毛傳祈祈徐觀也然則以詩證詩言祈祈必言雲矣有晻萋萋興雲祁祁班固東都賦亦用此似作興雲爲是觀毛傳云淒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明釋雲興不言雨興蓋雨止可曰下不可曰興也同注

毛詩而或不盡如毛本此亦其一二可證者又漢廣之不可休息韓詩外傳作不可休思陸德明別見如此之本而以爲意改孔穎達又未見如此之本而不敢輒改其實不然也正義會申之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下多偏於羣神句放堯典上文禮於六宗下有此句巡侍宗下無此句蓋經唯言隨山濬川喬嶽不言壞衍邱陵是必不偏於羣神也此爲正義所糾必誤在唐以前又楚茨首章庾言億亦互辭愉多也下增十萬曰億句按此句毛傳已有鄭箋可省豈有重複爲注者故疏引箋亦止云黍與至愉多不及此句必無此句也是又訛於明以後又古者經自爲卷注自爲卷至作正義時始合如毛故於每詩序下曰某幾章章幾句其式當云關雎五章章四句下乃言后妃之德也耳四章章四句下乃言后妃之志也云云今疏於序下引文猶曰葛覃三章章六句至婦道卷耳四章章四句至夔勒可以想見當初定本矣今乃退某幾章章幾句之毛故於後而疏中又仍元本遂至上則疏文突出下則毛故孤懸殊可發笑也

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此眞善讀毛傳者疏家能爲是言亦所罕見

鄭箋雖互學官刻本多有妄增如時邁序秩於山川言形管之法有生子月辰以金鏡退之當御者以銀鏤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等語車攻詩論田

獵之禮有褐纏脚以爲門裘纏質以爲絜閒容握軀而人辈則不得入等語卷伯詩引辟嫌之事有畏男子一則又先有顏叔子一則瞻彼洛矣詩論容刀之飾有天子玉琫而璲琫而璲諸侯鏐琫而璲大夫鏐琫而鏐琕等語雲漢詩論臧凶之禮有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左右布而不修等語駉詩引釋畜之文有白馬黑鬣曰駱一句又有黑身白鬣曰雒一句皆似有成文而不知出何書又鄭詩譜於小雅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纘之周公因之亦不知其所出至七月詩爲編以卷爲軸王風之首正上接衛風之末偶有脫爛遂偶有分析而詞爲兄弟而作衛公子適以尹伯封所作者攷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誚青衣賦有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閒容握軀雎云則似出於張超或謂出於蔡邕賦然無此語此又兼二家而別爲一家說也蔡邕蔡亦有青衣賦封作見御覽四百六十九齊詩以爲衛公子壽作見新序節士篇向之補楚元王交傳齊詩按以爲伯封作尚屬王風正義言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云云按今孟子無此語管子則有此事

封所以各守其所傳而不求通耳鹿鳴作刺惟見蔡邕琴操云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引見御覽五百七十八

棄慮之彼交匪敖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作匪交匪敖杜預注舒也引見杜欽傳註以爲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者韓詩小旻之如彼行邁謀亦作如匪行邁謀

采傳之彼交匪舒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古人引書再作匪交匪敖有彼義襄八年傳引小旻之如匪行邁謀

也其說最爲歧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考論關雎云周漸將衰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者譬詩書再作誦穆如清風美詩之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及皇后紀序引見馮衍傳注及詩說也引見杜欽傳註以爲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者韓詩又有以爲康王之詩畢公所作者攷王訥刺詩之以名著者也詩人孟子作爲此詩

又自知其罪而自表其名者也此等即無詩序亦可
會詩意若東宮之妹汾王之甥不問而知其人召伯
營之褒姒滅之不問而知其人與世可
意會也此外如風之刺某公雅之刺某王非攷序文
便全失詩旨漢儒各守家法未必皆如本義摘其異
者良足駭然如趙邠卿以小弁爲尹伯奇之詩以鴻
鴈爲刺邠君之詩見孟子註史公以采薇爲懿王時之詩
以出車爲襄王時之詩見周本紀誠有不足據者
然因此遂全沒譬齊并掃去毛鄭則直是胸臆之談

而已如鬱草孔子歌以贈程子者也見家語木瓜衛
人賦以報齊桓者也見左傳今但尋求字句想像意
旨並其明見古書者而亦反之無怪乎馬貴與楊升
庵朱竹垞諸博學者交起而攻之人亦羣起而和之
也棄紹翁四朝聞見錄有云考亭以形管爲淫奔之
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陳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
千七百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
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肯與辨考
亭微知而移書求之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門辨

無極與陳同甫爭論王霸於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
詩者不過與學子講議今皆毀弃之矣蓋不欲作陳
陸之辨也朱子臆抱慨於此人哉

愚嘗論之漢周磐謂汝墳而爲親從仕本傳魏裴安祖
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北史附裴駿傳此所謂得意忘言亦所
謂以意逆志以爲無違詩可也何彼襛矣之平王即
周王非平王之謂詳於容齋隨筆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即周
成王非成安之謂見賈子禮容篇此則後人所攷比前人爲
精以爲詩無定說不可也韓非子言侏儒問天之高

於修人曰子雖不知猶近於我予亦謂後儒問詩之
序於前人曰子雖不知猶近於宋
上林賦揚雄張揖註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
之材三十一人此語不知何謂閟宮詩曰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
篇大雅自文王至
召旻凡三十一篇始以篇數言也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詩人好夸
閟閟玄此談詁然有可以正典禮辨名義者則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也傳統異於繼世傳

雖閱之庶兄然曾爲閱之臣子爲之後者卽爲之嗣
其不可以先閱者不得以兄弟爭也其不容遂子閱
者亦不得以君臣奪也故聖人錄之

昭十年左傳陳桓子几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
邑國之寶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
施也杜註以周爲周徧而宜十五年羊舌職說士伯
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
以造周不是遍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杜則以
周爲周道望文生訓非成文定說也按毛傳以哉爲

載以侯爲維周字斷句侯字下屬卽陳桓子之解鄭
箋以哉爲始侯爲君讀亦同卽羊舌職之說何義門
讀書記謂傳以周字斷句箋以侯字斷句似未攷在
傳也以句義審之兩引皆曰能施也其解最確其語
亦簡當以毛傳爲近至文王所以造周是解此詩非
解此句必以周字爲周號卽矣周語商良夫
引綠衣三章又引邶四句其賦而自說者另集晉語引皇皇者
華二句又引將仲子二句又引蜉蝣二句又引思齊
二章三句又二句其賦詩有說者另集鄭語引靈臺八句又序
詩此一詩此亦與他詩相類惟周語叔向語吳天有

成命六句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密靜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肇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能歸於靜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又說既醉之類雖有四句云類也者不泰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神允也者子孫之孫脩之之謂也

愚一錄　卷三　十七

孫脩脊之謂也又單穆公說瞻彼旱麓四句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絕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之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後之註詩者說詩者仿焉然能爲其簡括能爲其詳悉而必不能爲其質厚也又魯語載叔孫穆子之說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此段非惟文字詳雅抑且事實明備可想見古人雅頌得所之略毛傳全用其言爲訓故鄭止破廣爲光固爲故昊天有成命箋和爲私皇皇者華箋凡三字耳又晉語文公在翟篇秦伯賦采菽章昭註小雅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公子賦黍苗註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朱子竟据以易小序又其下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註以爲河當作沔則未必然總之較左傳所說爲詳較杜庫所註亦博

荀子不過三十二篇引詩乃有八十一條且無齊魯韓異字蓋孟仲子再傳而至孫卿子再傳而至小毛公其所授受本同也今案勸學篇引詩三修身篇引詩一不苟篇引詩三榮辱篇引詩一非相篇引詩二非十二子篇引詩二仲尼篇引詩一儒效篇

引詩六王制篇引詩一富國篇引詩六王霸篇引詩
二君道篇引詩四臣道篇引詩四致士篇引詩二議
兵篇引詩四强國篇引詩二天論篇引詩二正論篇
引詩二禮論篇引詩二解蔽篇引詩五正名篇引詩
二君子篇引詩三大略篇引詩十二宥坐篇引詩四
子道篇引詩一法行篇引詩二堯問篇引詩一其字
之異者惟勸學篇之引采菽彼爰爰匪舒作匪交匪舒
引小旻之潝潝訿訿作哿哿砦砦辱篇之引長發
爲下國駿厖作爲下國駿蒙非相篇之引角弓見睨

曰消作凌然聿消下遺作下隧婁驕作屢驕富國篇
之引棫樸追琢其章作彫琢其章勉勉我王作聲聲
我王君道篇之引板板价人維藩作介人維藩彊國篇
作大略篇引出車我出我車作我出我輿引魚麗物
其旨矣作物其指矣宥坐篇引節南山天子是毗作
天子是庳下句俾民作卑民議兵篇引商頌武王載
旆作武王載發僅此十數字而已而解詩則有絕妙
者如勸學篇曰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
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
於一也臣道篇曰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
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
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解蔽篇引詩
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
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大略篇引曰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宥坐篇引詩
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引詩
曰鵬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
稽首不其有來乎儒家說詩固勝於臣鼎解頗也
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
雅其爲頌與此鼎景汪詩序論之語本屬支論不足
爲訓然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
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
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今案八篇中
唯鹿鳴白駒在小雅鵲巢采蘋騶虞在二南伐
檀一篇在風貍首一篇今亡乃皆以爲雅豈風亦有

雅蹙又鄭箋以七月詩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豈風亦有頌與按晉志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詞其後新詞代作舊譜盡亡不但投壺之八篇無傳即杜夔之四曲亦無傳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雅詩六譜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南山有臺黃鍾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譜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雖云開元遺聲朱子已疑其非漢魏古法又況更合之三百篇之時哉大都今古之變禮有文而容則亡樂有器而聲則亡詩有詞而歌則亡雖古之大聖人不能酌也

四家詩多異字故兩漢文多異體惟有說文可據耳然叔重所收比康成所破其爲俶詭尤甚如我馬虺隤作瘏痛我姑酌彼金罍作我瓦寡酌彼金罍作我瓦寡痛之作藥之作樂之作療勉魚濿尾作魚尾召伯所茇作所發所庶素絲五紽作五總薄辟有摽作拚薄辟擊鼓其鏜作其鏘鼉鼓逢逢作鼛鼓淵淵作鞉鞉磬柳葆作磬柳苞有皇鵻作皇鶉碩大且儼作且嫮棘人欒欒兮作樛樛離羅作離離罹凶作離憂有鳥高飛作有鳥翱翔之子于征作之子于邁有母之尸饔作有母之尸饗深則厲作則砅淺則揭作則揭我愛而不見作搴而綠竹猗猗作綠竹青青分作恒分施施作旖旎濺濺作漸漸如淡如燕作加剡弋鳧與雁云弋舍矰繳而鳥之弋字本作杙杙木許訓橛也其繳射飛鳥之弋字本作繇繇射所以弋鳥也說文所收除此段所引外尚有在河之洲洲作州逑逑調飢調作輖終風且曀曀作翳且凄凄作淒人交徧摧我摧作催

其弁伊騏作伊璂一之日觱發作畢次二之日栗烈作剛剛食鬱及薁作改翟納于凌陰作脂陰造大之未除雨作霖大零雨其濛作霢霂雨蜩蜩者蠋作者蠋鶡鳴于垤作鞫鳴載宵行作熠燿載寤其尾作載躓赤烏几几作擊擊觀民不恌作不佻嘽嘽駱馬作嫪絑駾駾征夫作許許我馬維駒作維騏鄂不韓韓作幹不韓韓我馬維駒作維騏鄂不韓韓作幹不韓韓既伯既禱作既禡爾雅何作彼爾振旅闐闐作嗔嗔既伯既禱作既禡既禡助我舉柴作舉載掣豝掣豕豝音巴豕音矢二獸名豜三豵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作于嗟乎騶虞

作仳仳佌佌嬥嬥作鉞鉞可以爲錯作爲瑳載弄之瓦之禎作之祺大方鞫穆作鞫穆仳仳彼有屋作佌佌彼有屋作佌佌嘽嘽作惲惲方處作傍方噂噂青蠅作營營青蠅止于樊作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作無信譖言簟茀錫作錫鸞鞗魚服鏤作鏤鍭侯以作以祀以作以社以作以祭以作以祓以社于社方以社于社方以祭于公先以祭于公先以祓以祓以祠烝嘗于公先無羊作無羊九十其犉作其犉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雉以雊以薪以蒸以雉以雊爾雅以薪以蒸以雉以雊

以薪以蒸以雉以雊作以薪以蒸以雉以雊以薪以蒸以雉以雊以薪以蒸以雉以雊

矢其搜作其接賈始勇商作戩商靴鼓淵淵作嘻嘻亦有和奏作和鸞百祿是遒作是鞏武王載旆作載坂來入其阻作梁入以及憂心炎炎四牡騤騤旟旐央央哆兮之類於義無甚乖離而於文若是駿稼此亦放古者所不容略也故聊摘其概於此

地理有古人未及詳而今人始詳者如泉水之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說不過曰猶沛瀰而所在未聞也王伯厚作詩地理攷乃引水經註泜水又東南經于言山北隋志邢州內邱縣有于言山乃知即地理志

東郡之發于縣地而今東昌府堂邑縣界也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于言山山亦邢州地又薄伐玁狁至於太原王伯厚攷之詳矣而說未善也戎在周西晉在周東不先求涇陽所在而牽以晉陽爲說豈有遠從西來兵從東出者耶顧亭林日知錄以爲今之平涼後魏立爲原州者即古之太原司馬相如上林賦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韓詩有稱薛君章句者有稱薛夫子章句者據後漢書儒林傳第言薛漢父子以章句著名耳不知孰爲其父說孰爲其子說也攷唐書宰相世系表漢薛廣德生饒饒生愿愿生方邱字夫子方邱生漢字公子然則夫子乃其父之字非泛常之稱也王伯厚謂馮衍傳註引薛夫子章句即漢也亦誤合爲一人

毛傳獨行之後可據者惟有正義本正義頗行之後可校者惟有釋文本而刻刷之始校勘非人竟至訛脫如許姑即通行之毛本校之如關雎序后妃之德也一百六十餘字本釋文而誤以爲箋執競序祀武王也下十四字亦釋文而誤以爲箋至其傳箋之字

桃夭首章箋興者喻時婦人喻訛踰因下傳有無踰時之語也兔罝箋此罝兔之人皆訛作兔罝因詩有兔罝之語也何彼襛矣三章箋以絲爲之綸訛作之爲谷風二章箋云徘徊也上脫一違字靜女首章傳言志往而行止止訛作正君子陽陽首章箋其且樂此而已且訛作自兔爰二章傳造爲也爲訛作爲揚之水首章箋波流湍疾波訛作激墓門二章箋栺之樹善惡自耳耳訛作有七月八章十月滌場傳滌掃

也場功畢人也脫掃也二字伐木二章箋此言前者伐木許許之人前訛作許南有嘉魚序太平之君子脫之字參補四章傳華仲仲訛作沖車攻二章傳田舊大艾草以爲防艾訛作芟吉日四章箋酌而飲墊臣飲訛作醴斯干八章箋宣王所生之子所訛作將正月十章箋終用是誤作是用女曾不誤作不曾小旻四章箋爭近言之異者脫一近字五章箋王之政當去聲當訛作者小宛七章箋螟不欲害人關弓而射我我訛作之巧言六章箋言無力勇者脫一無字豫我訛作貌反訛作貉故大車五章箋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旦下脫一至字辰下脫一疊字七章傳翕合也合訛作如四月八章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生訛作尚小明五章箋是使聽天任命任訛作乎鼓鍾四章傳南夷之樂曰南南訛作任采菽首章箋王錫賓客有牛羽生訛作生角弓二章箋則天下之人皆如之如訛作知菀柳首章箋飲酒而曰嘗者酒

誤作世又訛作也縣三章箋皆甘如飴也脫一一字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惡訛作老既醉首章箋赫然甚明以殷紂之暴亂脫一以字上帝耆福福訛作德王章箋天既助以光明之道助訛作與公尸七章箋使錄臨天下錄臨訛作祿福公劉序箋云及歸之成王及訛作反六章箋止基作宮室之功止止訛作也卷阿二章傳而優游自得休息也脫一游字九章傳山東曰朝陽山訛作出板三章箋欲思告以善道欲訛作及抑四章洒掃廷內箋不恤吏事恤訛作血九章箋二者意不同意訛作竟十二章箋乃不遠也維近耳乃不訛作不及桑桑十四章箋甚不知而作箋而女也女訛作與崧高首章箋貽無賜胎我之精誠誠訛作成韓奕首章箋介其餘無有子遺今訛作令韓奕序箋詩人美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爲周之興而望也焉訛作所首章箋憤悱受王命爲後伯訛作諸侯召旻章內証箋宰公相酌大亦言

也大誥作大雅清廟變始祭天而征伐也征誥作
段臣工亦又何求篇女歸當何求于民文誥作時洋
水首章篇從公于遹下往遹行也今誥作于遹遹行
也七章式固爾猶篇謀謂度已之德謂誥作爲固宅
八章居常與許篇周公有常邑所由來間也今誥作
周公有常邑許許田來間也長發首章篇昧昔作圖
圖誥作圖下同三章篇天用是故變敬之也用誥作
命六章篇越以殷不懷殷誥作敢七章畏君之畏君誥
作喜主其處中誥誤尤甚

小雅四月之七章疏篇中非鵰鴞能高飛非鯉鮪能
遡淵之意應云若鵰若鴞可能高飛至天非鵰非鴞
之小鳥亦翰飛戾天若鱣若鮪可能深逃于淵非鱣
非鮪之小魚亦潛逃于淵也今脫去非鵰鴞之小鳥
亦翰飛戾天若鱣若鮪可能深逃於淵四句二十一
字幾不可解而泮水之首章于篇云于征征兒之五
十六字竟全脫去疏文亦並未標篇字此則文字之
厄不厄於秦火不厄於蠹魚而厄於俗人僞士之罔
識者矣

愚一錄卷三
上海縣東首目耕齋刻

象山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燕江校

春秋左傳

杜注春秋世譜由正義中摘之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是也稱天王者二十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

鄭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

衛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

齊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二十五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篡齊

陳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湣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

蔡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

晉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八十二年而韓趙魏分晉

楚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鄀今江陵是也昭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九十年而秦滅楚

吳壽夢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去楚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

越王勾踐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二十二年滅吳霸中國卒春秋後七世大爲楚所破

古者禮樂征伐出於天子朝覲會同命於王朝分至

啟閉冀之正朔天子有史諸侯無史也薛士龍春秋
旨要序云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觀晉秦譬列於
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
始於殽叔孫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力政焉耳
此說最精前儒未發按孟子云王迹熄而詩亡可知
王迹未熄而西周以前之國風尚未亡也詩亡然後
春秋作可見王迹未熄而西周以後之國史亦未作
也其下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則
皆東周以後之書爲平王以來之史監列國自相侵

伐列國自爲盟會列國自用紀元侯國益詳而王朝
反略此古來封建之大變也或據酒誥之太史友內
史友以駁之謂閒尚有史國豈無史此則殊不然攷
傳記諸侯並無內史之文閒有太史之職不過卜祝
星象所係益乎所謂宗廟典籍祝鮀所謂備物典策
者於國之太史氏藏之耳未必有紀月編年之體亦
未必有徵朝召會盟之事也不然伯禽以下懿公以上
正是國家良史雖王朝板蕩古籍無存而侯度修明
藏書尚在何以筆削底本盡弃其前半而節錄其後

牛耶是又可以理測者也攷國語申叔時言教之以
春秋又言昔吾父子有周之春秋與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晉之乘
然無有誠成康及幽厲時事者則國史始於東周不
始於殽叔孫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力政焉耳
此說最精前儒未發按孟子云王迹熄而詩亡可知
王迹未熄而西周以前之國風尚未亡也詩亡然後
有孔子已修後之春秋即有孔子未修前之春秋今
猶可攷者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
曰孟子卒今春秋但有孟子卒之文而無夫人至之
文必夫子所修也莊七年星實如雨公羊傳云非雨

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今春秋作星實如雨亦夫子所修也又竹書紀年云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姑蔑今春秋作公及邾儀父盟
於蔑又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今春秋作虞師
晉師滅下陽據此可想見筆削之大概
春秋一國之史非一朝之史也後人往往誤仿如仿
公在乾侯而書帝在房州不知魯本來嘗改號也仿
春王正月書春帝正月不知魯本各自紀元也至某
公葬而曰葬某我田歸而曰歸我嘗是以魯人修魯

史故耳且魯隱公之元年當平王之四十九年以後八大一統諭之應以周紀年而乃以魯紀年何也古者侯國雖稟正朔列國亦各紀元不特魯爲然文公十七年鄭子家與韓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下文曰十三年十四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詞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其國之年也又襄十九年傳稱僖之四年子然卒注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注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又文十一年傳稱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魯桓之十六年皆列國自紀元之證也漢時如楚王戊二十一年爲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爲地節元年見漢書諸侯王表又高祖六年爲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爲靖侯宿元年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是此法至漢猶未改後儒不解古制妄斷以已意謂改元爲帝王大事而說文王之改元及武王之不改元遂至紛紛不已皆陋

也列國雖奉一年之朔亦兼用三正之慿隱公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傳作秋蓋宋用殷正則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秋矣文公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亦齊用夏正故建申之月周以爲九齊以爲七矣若晉本姬姓宜用正而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僖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又僖五年虢公奔京師據卜偃言是十月丙子而經乃書十二月丙子是同而月異僖十五年晉師收韓原據左傳文是九月壬戌亦日同而月異則但以爲從吉從赴者殆非矣此亦用夏正故也惟各國之正不同故各國之年皆言置閏之非以明魯麻之失其餘他國未必爾麻亦不同傳於文公元年襄公二十七年哀公十二年皆言閏月哀公十二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哀公十八年春王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傳在上年閏月皆他國置閏而魯麻失閏者

桓不解此而但推經文所書上下之日月以爲長麻遂於日月之合者十數年不覺閏日月之不合者又頻年置閏皆強古人以就我者也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左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第增一字足抵千言若非三正互用之世各國分紀之年此王字直可不必贅設矣然有書王者又有不書王者竊疑舊史有用周正月紀事者則書王以別之其或用魯正月紀事則不書王而仍之本非義例所係至定元年但書春王正月此則簡策脫文耳故經雖無春王正月一句而左傳敘魏舒合諸侯事則冠以春王正月豈作傳者能具之而作經者反不具耶盡經有因魯史之闕文有由編簡之脫文如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簡之脫文非史之闕文也故成元

二月己巳傳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桓十七年冬十月朔傳云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是二日食莊十八年三月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傳云言日言朔食正朔也公羊以爲不言朔者是二日食也左氏以爲不言朔者史失之按厤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又頻食北則理所絕無而不可解者次漢

幹臣案書夏五是桓十四年事七字誤書十二月是昭十年事二字衍僖公年閒最多闕文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五之誤而衍正也

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綱目書一年再
食者二十有五而書比月頻食者亦有二一漢高帝
三年十月十一文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也書日
食固是謹天變亦是明厤法故史家有所不得略後
之讀書者未必皆知厤者於此等多不留目矣
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
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
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鄭注周禮與班志地理其所
分配正合然攷之師曠梓慎裨竈諸家言仍有疑似

不了者如天道多在西北而晉不書襄十八年師曠語歲在
越而吳不利昭三十二年史墨語歲淫元枵而宋鄭饑襄二十八年裨竈語歲在豕韋而楚禍
慎歲弃星紀而周楚聽襄二十八年裨竈語歲在豕韋而楚禍
昭十一年
長宏語
歲及大梁而楚囚同上其說歲星驗矣顧寅
爲析木卯爲大火辰爲壽星巳爲鶉尾午爲鶉火未
爲鶉首申爲實沈酉爲大梁戌爲降婁亥爲娵訾子
爲元枵丑爲星紀而襄二十八年其在午表則丙辰
也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襄二十八非梓氏之云乎辰而
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歲而戊午也歲在娵訾之口
其明年及降婁襄三十年非裨竈之言乎午而在亥未而
在戌亥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昭八年非
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苟非甘石之學訓故論斷
總無影響之談耳
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以
爲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昭十七年冬有
星孛于大辰梓慎以爲五月宋衞陳鄭之國將同日
火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則無傳按
文公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

靈公事驗極確而占法未詳不審何以知其然也昭
公時則梓慎明決火入而伏必以主午亟明年夏火
始昏見果以壬午火作宋衞陳鄭皆災事驗既確占
法亦詳然亦不悉其所以然也按昭公十八年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
將水其後鄭竟不復火魯反書大雩則精如二子猶
有失也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若
邦文公之知命文十三年楚昭王之知大道哀六年楚惠王
之知志襄十八年及簡公之不祀夏相僖三十一年晉鄭之不

觸桑林襄公十年子產之不禳火昭十八年不禁龍昭十九年不許鄭桑山昭十六年其庶幾知天道遠人道邇者與

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四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成八年本無義例無褒貶自公羊於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皆以爲有所譏而去天與不稱族不稱氏者同爲特筆則褒甚矣人有貴賤事有是非苟有害於義自無妨於尊然使貶王公而謂之卿貶大夫而謂之士則夫人而知其不可而況作此微文譏及

王尊乎然則滕杞薛之降稱何也曰此非時王黜之即自行損之也茂滕本侯爵桓二年忽書滕子來朝杜注蓋時王所黜杞亦侯爵莊二十七年忽書杞伯來朝杜注亦云蓋爲時王所黜此必相傳古訓故甯注穀梁亦同惟何注公羊不合耳或曰當時王室甚微安能黜陟不知本有黜陟即如僖二十七年書杞子來盟又由伯而降之子甯注蓋時王所黜至文十二年書杞伯來朝又由子而復爲伯甯注曰蓋時王所進隱二年書杞子桓二年書紀侯其說亦同此豈非黜陟自由者乎又杜釋例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衛與陳凡四會衛在陳上自莊十五年盡僖十七年三十五歲凡八會陳在衛上故知是齊桓進之然則不但時王能黜陟霸主亦能進退矣其或困於賦役而甘自貶損則如昭公十三年子產自比鄭於伯男以事晉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欲比魯於子男以屬吳皆其證也不此之求而謂諱削者意爲之制此則說春秋之妄也總之小國貧則諸侯可降而從伯男之號大國強則世子可進而列侯伯

之先時爲之勢爲之是亦可與覘世變矣（滕薛上十一年列邾莒上襄公十年齊世子在會列又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咸之會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故經書鄫人然則爲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爲人私屬則列於會不以有爵與無爵爲定也隱元年經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莊十六年邾子克卒穀梁傳曰其曰子進之也注皆以爲始未賜命爲諸侯後則王

命以爲邾子由服事齊桓以遷王室故也凡春秋之與於會俱以是觀之故莊十三年會北杏已書邾人至十六年乃書邾子

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爲五伯之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此成二年齊國佐之言也其時去楚莊之卒甫二年不應即以楚莊之霸定爲五數故杜注以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是也與後世孟子荀子所稱異攷昭公四年椒舉所言六王三公第舉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言二

不言五隱八年穀梁傳所言三王二伯范注亦舉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言二不言五則春秋時所言二伯止及桓文所言五伯必兼夏商矣顧王事之變至於五伯勤功之隆莫如九合而其說紛紛不能定據穀梁言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敵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十有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以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

而釋文所引則有今本范注有僖九年會葵邱而無莊十三年又會柯北杏及陽穀之說相同爲最確楊氏士勛云衣裳之會十有一之數以文所引則無正緣鄭有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云云各有所脫而誤耳劉炫不解此文而妄足此數謂十一會中去北杏陽穀貫而於四會中下取洮以傅文十一會中惟甯毋釋之曰衣裳之會其餘皆無明文范注以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鄄北杏至葵

糾與九逼按襄十一年晉侯稱魏絳之功云九合諸侯注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邱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同盟毫城北又會蕭魚九合皆有實數又昭元年祁午論合諸侯稱兢九合乃春秋時語如云九有九圍者然初不必改九爲糾耳又案屠氏維序閻學紀聞注云周禁漢魏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對者數十處大戴記并有再爲義正句管子又有三匡天下句證之周語又云一合諸侯者又證之左傳有云再合諸侯三合大夫者知與當族所云糾合宗族雖當所云糾合諸侯不同也但管子國語史記殽梁傳均與論語參差而鄭康成章昭范甯顏師古陸德明司馬貞亦合以爲說又同禹親據九雜天下之川見莊子九科亦有通用者故朱子註孟詞亦破九爲糾

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姚子朝其義更精刻無遺由此推之則知桓十五年上書鄭伯突而下書鄭世子忽者一已即位之君一葬未踰年之子此臨文之不得不然僖九年上書殺其君之子奚齊下書弒其君卓者一未葬居喪之子一踰年已即位之君亦臨文之不得不然也可以省轇轕之論矣

桓公以上卿大夫少有賜氏者莊公以下無不賜氏莊公以上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無不書氏齊世子光是也君薨稱子某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

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則稱子僖公二十五年衛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踰年則稱公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以及桓十三年衛侯宣公十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是也人子有不忍死其親之心故以漸而改稱國家又有不久曠其君之義故因時而即位此本公羊傳之說顧亭林云未葬而名亦有未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陳子是也所以從同也盟會之文不得獨異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

在乎翬之在桓時始稱公子也桓二年宋督弒其君
菲十二年宋萬弒其君不得與襄公二十五年齊崔
杼爲例者亦未賜氏也說在乎督之未死而求賜族
也亦有一事既再見則一氏不再書蒙上文而略之
者宣元年上書公子遂如齊逆女下三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宣十八年上書公孫歸父如晉下十月
歸父還自晉成十四年上書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襄公二十有七年
上書夏叔孫豹會于宋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昭公十三年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次年春意如至自晉昭二十有三年書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婼次年春婼至自晉上已書氏則下不書氏
亦臨文不得不然之常法而說者亦拘爲稱族尊君
命舍族尊夫人之例殆不可爲訓

年晉侯侵曹下重書晉侯公羊亦以爲當再言此必
不可信者也又如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
鮑卒連書二日必有一衍公羊以爲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既非人
情裁梁以爲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日故舉二日以包也亦非書法尤不可信也又桓十
七年秋八月癸巳葬蔡桓侯按五等諸侯卒則各書
其爵葬則舉謚稱公禮之常也此無所貶而經獨書
侯杜注以爲謬誤是也何休以爲蔡季賢而桓侯不
能用故抑之范甯以爲蔡臣子失禮故卽其所稱以
示過亦不能信也尤奇者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
納北燕伯于陽伯卽款也陽卽唐也款前奔齊茲乃
歸燕未至國都而僅入國邑故曰納于陽云耳經文
無疑義左傳有明據公羊則揜爲怪論曰伯于陽者
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
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子謂孔子乃
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
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據注意

中山有舉縣亦未安中山之舉宜遍山之西飛狐口之外則鴈門之北燕而過之涿縣西關高梁不能盡守北燕伯亦不能越雄以為拔且父鮮虞國都非鮮虞地也攻漢綿縣當是燕地也有此諸侯地荒在文安大成之間為燕齊之孔道正不當從齊作唐而以中山之唐當之說本王氏大之閻錄

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公子陽生于北燕北燕應在下今北燕在上從史文也此殆鄙書燕說矣

何怪乎隱三年之君氏卒誤為尹氏卒遂以女子為男子閔元年之仲孫來誤為慶父歸以齊人為尊人也

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書荊敗蔡師于華第曰荊而已莊二十三年始書荊人二十八年復書曰荊伐鄭不言人僖之元年始書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至二十一年會于盂楚子在陳侯上同之中國矣吳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許吳入州來第曰吳而已襄之五年始書吳人十年十四年復書會吳于柤會吳于向十二年始書吳子二十九年季札來聘始有大夫至哀十三年會黃池書晉侯及吳子會又同之中國矣按公羊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君子恐亦不盡然據事直書想各有本耳如必以稱人為褒稱國為貶則荊之敗蔡師吳之入州來誠因其夷而夷之矣彼文七年書徐伐莒文公也以為始文公十三年誤書在文公以後其前蓋十年書秦伐晉成三年書鄭伐許又何說耶愚以為

子悼子孫昭子桓子文子孔成子文子鍼莊子石邶子成子共子悼子大叔文子公叔文子鄟武子文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朱鉏諡曰成子十年辭有高宣子國莊子武子景子晏桓子文又有陳文子桓子成子鮑莊子崔武子析文子鄭有皇武子僖二十四年陳有司馬桓子襄公二十五年其餘則少此稱也世變頗文稱謚寧有四夫而爲學者所宗亦曰子則老子孔子是矣殆其變也又以係于於氏下爲無辨而以冠子於氏上爲本師如公羊傳隱公六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

皆引子沈子曰莊公三十年引子司馬子曰閔公元年引子女子曰襄公四年引子北宮子曰是也此亦考古者所宜知也

魯女之嫁名書於經自紀伯姬以下凡十三人隱二年紀伯姬卒桓六年紀叔姬歸于紀二十五年杞伯姬來十四年鄫季姬來二十六年鄫伯姬卒成五年杞叔姬卒九年宋伯姬卒十五年宋蕭叔姬歸二十七年蕭叔姬卒二十二年杞伯姬來昭二年蔡侯之妹歸于陳十二年許男新臣卒十三年蔡侯之妹歸于陳二十有六年齊高氏子子叔姬卒則未適人而先卒者公羊穀梁傳皆以爲婦人從夫謚之說非也

猶嫌詩序合

周惠王嬖姬甯子帶之亂適鄭而處於櫟傳載其事經不載其事周襄王嬖姬甯子帶之亂適鄭而處於氾出見於經入不見於經一見非公二十年傳一見僖公二十四年經蓋告所不及者史不得而書史所不具者經亦不得而書益也昭史據昭公二十有三年經書天王居於狄泉二十有六年書天王入於成周以爲畿內之地其入猶書豈他國之遠其入不書謂襄王實未歸京師不信左傳夏四月王入于王城之文而拘守僖二十八

年王狩於河陽之語似王即勌於溫者然此謬而無所據者也況襄王以前本夫子之所聞敬王以後則夫子之所見詳於近而略於遠豈可比而同之耶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晉宏之語劉子亦以子朝爲西王謂啟王城也以敬王爲東王謂成周也此本兩城不可誤爲一地按孔安國注洛誥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

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王雪山詩總聞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敬王之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王自鎬京而遷王城十里而遥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遥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將西歸曰西方之人兮皆一意也其言分明之至足訂戰國策鮑注之誤及春秋胡傳之陋故錄之

四年使宰渠伯糾桓五年使仍叔之子桓八年使家父僖三十年使宰周公宣十年使王季子書王錫命者三非元年使黎叔文元年使毛伯成八年使召伯書來歸者三隱元年使宰咺來求者三隱三年使武氏子桓十五年使家父文九年使毛伯書來會葬者二文元年使叔服文五年使毛伯至隱元年書祭伯來不言何事非二十三年書祭叔來聘亦不言王使據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黎叔是也元士中士稱者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於洮是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薛侯邑俊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按王臣之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單伯見莊元年召伯尹子見成公元年召伯毛伯單子劉子俱見昭二年其間未必無卿必拘於例則偵矣又莊六年有王人子突宣十五年有王札子文十年有蘇子皆各

據其事書之王人之來魯者其多如此而魯人之如周者乃無幾書朝王所者二僖二十八年晉如京師書一成十三年書卿大夫如京師者亦不過五僖三十年文元年八年宣九年襄二十此可以覘春秋之世變矣

昭公九年詹桓伯辭晉言魏駘芮畀畢吾西土也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譙愼燕亳吾北土也共有四十國並古名及遠夷數之僖二十五年富辰諫王言營蔡郇雍晉滕畢原鄷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其二十六國皆同姓也昭二十八年傳言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春秋本百二十國寶書公羊解詁四十人又不同言見於經者不過五十餘國何注公羊又言宣成以往亡國四十文十年傳注然則所存蓋無幾矣今以經考之自齊晉魯衛鄭宋陳蔡秦楚滕薛曹杞吳越而外若邾牟鼓極隱元年向極隱二年那隱四年鄫隱五年南燕隱七年許隱十年鄧桓元年州桓五年隨桓六年穀桓九年鄧桓十年弦桓十一年蓼桓十二年鄖桓十三年絞莘桓十七年貫桓十七年巴桓十七年鄑桓十七年譚莊十年遂莊三年滑莊十六年蕭莊二十年鄋瞞莊二十三年閔二年舒三江三年弦僖五年温僖十年項英氏僖七年須句僖二十一年顓臾僖二十一年邾僖二十三年鄫僖二十六年邿文元年茅戎文二年萊宣七年根牟宣九年潞宣十五年甲氏留吁宣十六年蒲姑商奄東土也蕭慎燕亳北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譙慎燕亳吾北土也共有四十國並古名及遠夷數之僖二十五年富辰諫王言營蔡鄘雍晉滕畢原鄷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其二十六國皆同姓也昭二十八年傳言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春秋本百二十國寶書公羊解詁四十人又不同言見於經者不過五十餘國何注公羊又言宣成以往亡國四十文十年傳注然則所存蓋無幾矣今以經考之自齊晉魯衛鄭宋陳蔡秦楚滕薛曹杞吳越而外若邾牟鼓極隱元年向極隱二年那隱四年鄫隱五年南燕隱七年許隱十年鄧桓元年州桓五年隨桓六年穀桓九年鄧桓十年弦桓十一年蓼桓十二年鄖桓十三年絞莘桓十七年貫桓十七年巴桓十七年鄑桓十七年譚莊十年遂莊三年滑莊十六年蕭莊二十年鄋瞞莊二十三年閔二年舒三江三年弦僖五年温僖十年項英氏僖七年須句僖二十一年顓臾僖二十一年邾僖二十三年鄫僖二十六年邿文元年茅戎文二年萊宣七年根牟宣九年潞宣十五年甲氏留吁宣十六年鮮虞北燕昭十二年陸渾昭十七年鄀昭八年舒鳩定二年胡三年陸渾昭十七年鄀昭八年舒鳩定二年胡三年梁莒賈隱元年莒隱十一年魏桓三年芮桓三年息隱十一年荊桓十一年權莊六年耿霍閔元年道柏僖五年密僖十七年任宿顓臾僖二十六年文四年宿文六年崇文十二年鄑宣十五年鍾吾昭二十四年桐定二年八十三國又以傳考之若申隱元年呂隱十一年申莊十九年鄧文十六年鄾文十六年息隱十一年芮桓三年魏桓三年梁莒賈隱元年莒隱十一年魏桓三年梁莒賈相九貳軫絞蓼

主汾而滅之矣似亦有兩黃兩沈也當時大侵小强
陵弱晉所滅最多襄二十九年傳舉虞虢焦滑霍揚
韓魏凡八國昭元年傳舉沈姒蓐黃凡四國而閔元
年滅耿文十五年滅潞文十六年滅甲氏及留吁及
鐸辰襄十年滅偪陽昭十二年滅肥昭十七年滅陸
渾昭十五年滅鼓其可考者二十一楚所滅尤多弦
僖五年黃十一年夔二十六年江文四年六年庸十六年舒蓼宣八年蕭十二年舒庸成十七年舒鳩襄二十五年舒鳩昭四年賴昭八年陳昭八年蔡十一年頓宣十五年胡十五年見於經者息莊十四年鄧十一年蓼文五年皆不可考以公稱有申公莊三年息公僖五年諸縣多以公稱有申公莊三年息公僖五年諸縣多以公稱有申公莊三年息公僖五年諸縣多

者亦五見非一地也僖公二十一年書會於洮宋地也定公八年伐孟四地也昭公二十八年孟而衰公四年齊伐晉取孟杜氏左傳注以爲晉地當在那洛之間與孟丙之孟不當時地名相同者多矣如邱與一爲齊邑成公二年一爲鄭地成公一爲鄭地成十三年一爲魯地襄十四年歸陵一爲莒邑七年文公十六年一爲秦地襄十四年一爲許地六年一爲秦地四年一爲齊邑二年一爲齊君之語偷襄三十一年一爲齊君之語偷文十七年一爲齊君之語偷襄三十一年齊容之容猶昭十七年予招樂變十一年越椒執幣倣文九年晉成叔受饗倣四年滕成公會晉昭十五年使者曰動而言肆文十二年莫敖與屈重倣成十三年趙孟視速而言疾成十五年趙孟視下而言徐昭十一年鄭伯視流而行速成六年伯有已死而猶趙孟謂子產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對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今伯有用物精多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大夫captain而三世執政其用物也宏矣其能久乎趙孟曰伯有猶將爲厲乎對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其子有基於鄭而大國之卿以保其宗祊鄭人所馮依也與國之人其誰不懼趙孟曰善哉我不如也趙孟謂子大叔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對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國家之良臣乎趙孟曰其誰能馮之對曰子產其能君子之治人也節其用愛其財以使遠人時其動作以順天則其精爽不攜其魂魄安定以待天命今子產作封洫立謗政以正疆埸愼其疆埸而正其經界質其訟獄而誅其不忌使各守其業而無爭地是以鬼有所憑神有所馮以保其上而後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奉之以政則其魂魄天地之間而能與人爲善者也趙孟曰善哉我不如也趙孟謂子大叔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對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今伯有用物精多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大夫captain而三世執政其用物也宏矣其能久乎趙孟曰伯有猶將爲厲乎對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其子有基於鄭而大國之卿以保其宗祊鄭人所馮依也與國之人其誰不懼趙孟曰善哉我不如也趙孟謂子大叔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對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

之經本無誤律以哀十二年之經書葬定十五年之經書姒氏卒亦不甚協惟襄二十六年傳稱宋蕩姦之步馬者對宋左師曰君夫人氏也不稱夫人卽可稱君氏矣或亦春秋翼文若二傳作尹氏卒解爲周大夫則此二百餘年魯史從無書周大夫之卒卽或書周大夫之卒亦斷未有不書名不書官而但書氏者毛西河作傳多宗左氏而此經獨從公穀據隱十一年傳謂此尹氏卽戰狐壤時鄭人囚公及公禱於鍾巫之尹氏益鄭大夫

也借公歸則無異魯大夫矣隱公生死依之故書其卒亦似有其理然不如本左傳指聲子之得其實也

莊公元年 單伯送王姬

按莊元年送王姬有一單伯文十四年請叔姬又有一單伯相去八十餘年未必是一人然皆此一官也單本周地之采伯本王家之官經中所書單子單穆公單成愍均無異論惟公穀經文送王姬誤作逆王姬遂以此爲魯上卿之命於天子者夫

上卿卽命於天子有稱伯者乎魯卿皆命於天子有氏單者乎一字之誤致兩傳皆誤殊不知此之送王姬於魯雖無傳後之請叔姬于齊則故有傳矣曰魯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饋求叔姬故王遣單伯如齊而齊因執單伯不見策書而妄測經文其弊將有不可究者

閔公元年 齊仲孫來

據左傳知是齊仲孫湫而二傳妄測爲魯公子慶父蓋不見策書徒推經文見前年書慶父如齊後

年書慶父奔莒而慶父之後又爲仲孫遂妄揣此說耳殊不知魯之公子不可目以齊後之仲孫不可目其祖也然齊仲孫湫何以第書齊仲孫曰此有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是矣

文公十八年 秦伯罃卒

左氏註以爲秦康公羊註以爲秦穆公按此經三傳皆闕然非何休註誤實公羊傳先誤也前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傳以爲穆公事又雜引秦誓

文則十二年之秦伯是穆公十八年之秦伯必穆公所謂不見策書妄推經文者也殊不知文六年秦穆已卒特見於傳未見於經耳又僖十五年韓之戰傳言穆姬以太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註罃康公名則罃是穆公名耶左氏本之策書而反出於漢後不但漢諸儒未習即公穀二家亦未見也

宣公八年　葬我小君敬嬴

此非二傳推測經文之誤直一時口傳字音之誤故以敬嬴爲頃熊然有必不可通者按小君無不係姓但從無姓熊者鬻子始封曰熊楚氏也小君無不係謚但從無謚頃者甄心動懼曰頃男德也乃誤以男謚爲女謚以楚氏爲楚姓可乎即謂此爲楚女並非秦女亦應作頃芈不能作頃熊

昭公元年　衛趙陽出奔宋

今本二傳皆作衛石惡攷釋文未言二傳作石惡則似作石者訛也或後人見衛有石惡系出石碏

左傳稱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其下子羽又稱齊子雖憂弗害皆是齊子並非石子即曰衛本有石惡同時安知非即石惡來會則不知襄二十八年經已書夏衛石惡出奔晉矣傳曰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據此先二年奔晉豈能後二年會號乎

昭公十年　齊欒施來奔

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欒氏乃以晉公子欒之後高氏惠公子高之後或稱欒高氏或稱高欒氏即所謂二惠者是也不見策書誤改經文至此一條而極蓋與高彊同來而不與高彊並書高非卿故獨抱遺經者遂不知本事耳

定公十四年　衛趙陽出奔宋

按此經上書衛公叔戌來奔下書衛趙陽出奔宋公穀即不見策書應共見經文乃徒知晉趙氏遂改爲晉趙陽可謂荒而誣矣杜註陽趙麗孫孔疏

云案世本懿子秉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卽歷也
其世系分明如此猶復意改不頼設無左氏傳于
古夢夢皆隨二傳悠悠矣漢儒乃偏主公穀以說
經何也

象州鄧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雅江校

公羊

隱公元年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卽不如齊人語也

隱二年始滅防於此乎○註防適也齊人語也

隱五年登來之也○註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

隱七年時弟稱弟毋兄稱兄○註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

桓二年及者何累也○註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

桓五年曷爲以二日卒之恢也○註恢者狂也齊人語也

桓六年曷爲慢之化我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桓七年焚之者何樵之也○註樵之齊人語也

莊四年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註怒遏怒齊人語也

莊十有二年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註脰頸也齊人語也

莊二十年大災者何大瘠也○註瘠病也齊人語也

莊二十有四年夫人不復不可使入○註復疾也齊人語也

莊二十有八年伐者爲客○註伐入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

文伐者爲主○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莊三十有一年臨民之所湫溢也○註無庳加功曰湫去垢曰溢齊人語也

僖十年踊爲文公諱也○註踊豫也齊人語也

僖十有六年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註是月遍也魯人語也

僖三十三年詐戰不日○註詐卒也齊人語也

文十有三年往鄭衛侯會公子睪○註鄭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

文十有五年筍將而來也○註筍將送也齊魯以北者之曰筍將送也

宣八年廢其無聲者○註廢罷也置者不去也齊人

語也

宣十有八年聞君薨家遣堙帷○注壅地曰堙今齊俗名之云爾

成二年踊于棓而闕客○註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鑿扳曰棓齊人語也

成十有五年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註徐者皆共之辭也闕東語也

襄五年故相與往殆乎晉齊○註殆疑辭於晉齊傳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其隱十一年輒記其人以廣義也而於高子無說

昭二十有一年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若然○註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

哀六年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註于諸齊也齊人語也

右二十七條引齊人語者二十五引魯人語者一引閻東語者一公羊信是齊之老儒矣

莊公三年傳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莊公二十三年傳引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僖公二十年傳引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僖公二十有四年傳引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僖公二十八年傳引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

文公四年傳引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按莊三年疏曰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友矣其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而於高子無說

隱十一年傳引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

莊十年傳引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

定元年傳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桓六年傳引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宣五年傳引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閔元年傳引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
諸晉仲孫與
哀四年傳引子北宮子曰辟霸晉而京師楚也
按隱十一年註云子沈子已師明說此意者沈子
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
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解云二傳作小字與左
莊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解云二傳作小字與左

氏異
僖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解云左氏經
無父字
按註公羊者不如註穀梁之清而婉疏穀梁者又
不加疏公羊之詳而密如右兩條今本左傳皆誤
同二傳得此疏乃知左氏原文甚可貴也
公羊序疏言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鄭眾亦作長義
十九條又言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似長義
出於鄭賈墨守正以距鄭賈者攷七錄言鄭眾春秋
難記條例九卷隨志言賈逵左氏傳解詁三十卷春
秋左氏長經二十卷並無長義之名則鄭與賈當無

長義之書也註疏中間有引長義爲說者亦不出長
義注名惟昭三十一年疏引服虔成長義云郗斐本
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者云云則
長義乃服虔作
幹注案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解詁三十
一卷唐志釋文
三十卷
服虔撰春秋左氏傳音釋痂
十卷唐志服虔撰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
五卷服虔撰春秋釋痂文曰漢家郡守
行大夫禮唐祖
邁豆工歌縣
春秋成長說九卷舊唐志服
虔撰春秋塞難三卷舊唐
志同服虔撰新唐書藝

文志春秋音隱一卷服虔撰春秋漢議駁十
一卷七錄
二卷服虔撰是服虔所作者有解義釋
痂成長說塞難音隱漢議駁諸書名無所謂
成長義也惟舊唐書經籍志有王玢春秋達
長義一卷新唐志同七錄作
春秋左氏達義似長義爲王玢
所撰亦達長義而非成長義也疏引固有誤

何註隱五年初獻六羽傳引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
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

不從傳引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是也
魯詩傳韓詩傳見於漢儒經註者僅此而已
考工記攻皮之工註引蒼頡篇有鞄韗二字車人之
事註引蒼頡篇有柯檇二字王伯厚急就篇補註序
曾言蒼頡篇有此四字實則不止此四字余於曲禮
疏得考妣延年四字於孝經疏得謂慮爲禴四字又
莊公二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穀馬三匹註雙玉爲穀正
義曰蒼頡篇穀作珏雙玉爲穀故字從兩玉又定四
年公羊傳朋友相衛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云蒼
頡篇則又有此二處可證也

穀梁

隱公五年穀梁傳引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
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桓九年傳又引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按尸子不知即尸佼否如即作尸子之尸佼則佼
爲六國時人穀梁又在六國之後矣故廬信註以
公羊傳三引子沈子曰穀梁傳亦一引沈子曰定元
年傳引沈子曰正棺平兩檐之間然後即位也是
也然不冠以子字
公羊傳兩引子公羊子曰穀梁傳亦一引穀梁子曰
隱五年傳引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
諸侯四佾是也然亦不冠以子字
按引五年註云言穀梁子者非授於師自其意也
據此言之二傳似亦不出二人手襍以傳經者之
言而附諸本經之後否則未有自著書而自引文
如子公羊子曰攷穀梁子曰云云也惟公羊多冠

以子字而穀梁則不冠以子字蓋公羊壹傳公羊者皆本
師而傳穀梁者不盡已師耶
穀梁襄二十四年傳註引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祝○
疏云先儒以爲仲尼刪尚書之餘
穀梁僖二十七年傳註引我三人行必有我師○據
此知論語本有上我字
穀梁文十二年傳註引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
縢之今金縢無此文
隱四年莒人伐杞傳引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

五年觀魚于棠傳引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莊三年葬桓王傳引傳曰改葬也
成九年杞伯逆叔姬之喪傳引傳曰夫無逆出妻之
喪而爲之也
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傳引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
師曰師在會曰會
十六年雨木冰傳引傳曰根枝折
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傳引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
于天子乎

昭元年荀吳敗狄傳引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
鹵
穀梁序言釋穀梁者近十家而註疏所引者不過五
家廩信徐邈最多孔演江熙次之徐乾又次之其尹
更始閻程闡劉瑤胡訥納之則罕有及者又註中屢
引鄭嗣之說似別有鄭嗣一家序疏中所列諸人乃
遺之何也又其中有曰先君曰者范汪其父也有曰
邵曰者范邵其從弟也有曰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
子也集諸儒之長又合一家之力改其註駁何休杜

預爲勝益何休雜引讖記而專用私意杜預裁取舊
說而又掃滅古人也
桓六年公羊傳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
我也穀梁傳則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
言之也一作化我一作畫我雖均用齊人語而字又
各別
杜註詳於地理其不知者則曰地闕何註略於地名
即共知者亦不舉地所惟范氏特出新義不用舊法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註鄧某地釋文出八地云
本又作某地按今本范註不作八字全本皆作某地
非第此一處云爾也
昭公二十年納北燕伯于陽
此條穀梁無說公羊最怪按北燕伯名款北燕邑
名陽以三年伯出奔齊齊昭六年齊謀納伯至是又
命高偃帥師納于陽者未入於國也公羊乃以
爲公子陽生且初爲孔子知之據何註云公誤爲
伯子誤爲于陽在而生滅如其文宜云齊高偃帥
師納公子陽生于北燕北燕應在上今在下從史

文也此殆郢書燕說矣

昭公二十一年　蔡侯朱出奔楚

公羊不誤穀梁大誤其傳云東者東國也是誤以蔡侯朱爲蔡侯東國矣按二十一年經書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別書蔡侯東國卒于楚東國者蔡平侯廬之子也實無極嬖蔡人出朱而立東國本係二人且東國乃二名今誤認奔楚之人爲下卒於楚之人又去國而名東皆屬意揣之謬者

嘯園藏板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樵江校

周禮

漢書藝文志題曰周官經後漢書儒林傳亦曰周官經至馬融爲周官傳乃題爲周官禮似古之周官不名周禮故杜子春首通其讀鄭眾許傳其業而所解乃以書序所言作周官爲此周官則不云周禮有明徵矣惟鄭衆仲謂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此則近乎意說按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禦悅亦云劉歆以周官六篇爲周禮禮家似定於歆故盧植傳上書有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傳周禮各有傳記鄭康成序亦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一云中興以來一云世祖以來則必劉歆定爲周官禮馬融直爲周禮傳以後乃悉因之故鄭注惟云建國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直周書傳六年制禮事不

用書序成王命官事矣

通典言周內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其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此乃官數非吏數也若府史胥徒等則天官凡二千六百九人其工賈皂奚女奴之可計者其士一千一人不與焉地官凡三千六百五十八人其市肆都鄙門關林麓之不可計者四海若干人故不可計　不與焉春官凡二千三百三十九人其女奚舞者工人不與焉夏官凡二千五百七十二人其虎士狂夫閑阜不與焉秋官凡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冬官凡二千六百五十人其匠師梓人車人不與焉

六百五十七人賈人豎子不與焉據鄭注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則云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此所謂代耕之祿也

實疏府史大例府少而史多府上而史下云惟御史一官史特先於府其史百有二府十人四人是也又云惟天府一官府特多於史府四人史二人則非也按序官天官之掌次亦府四人史二人春官之司尊彝亦府四人史二人

而其下之罍師及典庸器俱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
及司服又皆府二人史一人是府多於吏者凡有六
官不止一官也又六官之長其下並言六官之屬皆
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獨夏官大司馬不然史十有六人增多四人胥三十
有二人增多二十人徒三百有二十人且增多二百
人地官廩人亦
倣他官爲多
三夫人之於后坐而論禮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道
故三公無正職三夫人亦無官職見鄭注九嬪序官

下按九嬪世婦女御皆不言其數不苟於色也而宮
閫之昵服食之細有必須女子掌之者故酒人有女
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漿人有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
五十人邊人有女二百人醢人有女醢二十人奚四
十人醯人有
十人
有女邊十人奚二十人醢人有女醢二十人奚四十
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鹽人有女鹽二十人奚四十
女籩十人奚二十人又女祝有四人奚八人女史有八人
有六人內司服有女御二人奚八人縫人有女御八人女

官之守祧有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計七廟應有女
祧十四人奚二十八人
六人奚十有
七人加以女奚等亦不過一千有奇其爲數少矣豈
若吳歸命侯之宮女五千人唐元宗之宮人三萬人
哉
天官六十三羨者三地官六十八羨者十八春官七
十羨者十夏官六十九羨者九秋官六十六羨者六
其羨四十六官程泰之欲以五官之羨補冬官之缺
而俞庭椿爲復古編即用此說殊爲此書皆屬謬悠

安作按儀禮大射禮有梓人月令有工師左傳襄三
十一年有圬人此皆似冬官職而不列六官中又地
官鄉師鄭注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
司徒也冬官固是缺文
據書傳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
在攝政六年時故鄭注小宰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
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
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
以濟之按今文無周官古文亦無周官蓋亡書也序

但有既蝕殷命減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之語鄭何以知其志有遮天授位之義此殆不可解或者別有據

荊州之鱮魚青州之蟹胥見庖人注涼州之馬翅見腊人注漢時食物之美者而周以前無考唐以後無聞疏亦不能詳

疾醫疏引五行傳一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惟火沴金又曰眡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水沴火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

土沴水又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木金水火沴土皆以相克言不以相衝言攷尚書大傳五行傳則言之不從是謂不乂作惟木沴金非火沴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作惟火沴水非土沴水不知是賈公彥改耶抑先儒說本不同耶

周初官見於立政顧命者若常伯綴衣等未嘗列六官之中周末官見於雅詩春秋者若卿士太宰等亦不循六官之序蓋不獨周公未及成亦周家未及行也後之說左傳者猶泥周官是以於虢公忌父爲右

鄭莊公爲左及宰咺歸賵宰渠伯糾來聘及周公毛伯毛子等多不得其旨

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唐時但有庸調所本也周禮賦皆出於地亦有出於人若嬪婦之化治絲枲之類是也攷之聚斂疏材此即可出布縷者明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即可出力役者故載師言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其制古今不易也自變而爲兩稅已不均再變而折一色尤不均而民乃重困於賦矣說者直謂三代但有田畝

之賦而無戶口之賦恐未必然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冶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冶象挾日而斂大司徒布教同大司寇布刑亦同

周正月用之正月吉謂朔日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小司徒觀教同小司寇觀刑亦

詩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江氏疑義舉要謂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
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也謂注云正歲乃縣于
象魏與經直承正月者不協按太宰言縣不言帥小
宰言帥不言縣則只有一縣同爲一觀豈有正月僅
示其民至正歲又別示其屬耶易氏紱又云帥屬而
觀於已斂之後夫已斂之後帥屬何觀勢必再縣之
并一縣之矣愚謂注明云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
則正月自布治正歲自縣書承上何有不協者此皆
欲補注而不善體注也又注於正月確指爲周建子

之月於正歲確指爲夏建寅之月此書通例也凌人
云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故書正爲政杜亦讀
正爲政政字屬上言掌冰政也歲字領下言夏季冬
也其說似確甚注易爲正歲十二月則混於正歲之
正月非例矣且言歲某月即知爲夏某月本不必再
言正也

北

井人分職於地官然未嘗置鐵官也鹽人分職於天
官然未嘗置鹽官也固由王者不私山澤之利亦因
王圻不乘山海之封也攷禹貢青州貢鹽絺梁州貢
璆鐵銀鏤砮磬荊州貢銀鏤砮磬礪砥砮丹惟楛揚
州貢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荊州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豫州貢漆枲絺紵雍州貢漆絲織皮兗州貢
漆絲厥篚玄纁璣組徐州貢漆絲厥篚玄纁璆琳琅
玕揚州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荊州貢
礪砥砮丹惟楛豫州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雍州貢
球琳琅玕兗州貢厥篚玄纁璣組徐州貢璆琳琅玕
揚州貢瑤琨篠簜荊州貢礪砥砮丹惟楛豫州貢漆
枲絺紵厥篚纖纊雍州貢球琳琅玕兗州貢厥篚玄
纁璣組徐州貢璆琳琅玕揚州貢瑤琨篠簜

疆與用賦輕與用犬其土亦九與禹貢合則不止十二與禹貢重又不足十二江氏愼修疑彧欲增以所未及之塗泥黃壤青黎似亦近之然古人辨土物之法實多土物之名管子地員篇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剛次曰五壚次曰五墳次曰五息次曰五虛次曰五浮九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戎次曰五繆次曰五沙次曰五塥次曰五斥次曰五殖次曰五猶次曰五躁次曰五壤次曰五黑次曰五狐次曰五黃次曰五赤次曰五白次曰五青次曰五黑凡十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周禮之十二壤或即管子之十二物以其土名其物耶

天戴禮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鄭注月令羽毛鱗介倮五蟲不用此說注地官羽毛鱗介贏五蟲亦不用此說而且均以虎豹之屬恆淺毛者爲贏蟲或疑虎豹之屬皮淺毛則統於毛蟲鄭注似不如戴記按攷工記梓人以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脅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贏屬則古有成說非鄭創異

說矣

夏用貢殷用助周用徹周禮但言貢而不言徹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周禮但言序而不言庠井田學校周家大典而周禮從略此殆不可解又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國中城中也野郊外也載師先言任國中之地又云乃言任近郊之地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論稅法非論田法謂國中非在官之胥吏即在市之商賈其人不能耕於野而其田則仍授於野故以十起數收其賦於國不以九起數責其助於野非是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亦非是王畿用貢侯國用助也儒說皆未了然

稽神錄有過所二字刻書者改爲行李二字蓋不審爲何等語也見容齋隨筆 按唐人出關入關之符曰過所亦不用此說注地官羽毛鱗介贏五蟲實始於周禮木之鄭注比長注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司關注亦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

封人注云楅謂設於角衡謂設於鼻如楅狀也楅音

加沈音瑕不審其狀奚若疏云橫木於鼻今之駏猶然又云如椳狀者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椳故舉之以況衡也按駏誠可施橫木犬未聞置橫木唐時有洪崖襪頭李斯狗柳之譏益以膝及竹爲圈牛施於鼻犬施於項其狀正相同耳椳卽柳之同音字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領下二句見載師者皆罰賦也凡無職者出夫布承上一節見閭師者皆正賦也雖明有里布字又有夫布字與孟子廛無夫里之布合但孟子所言皆罰賦故可無若正賦則安可無此鄭

注周禮載師所以直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朱注孟子亦止引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而均於閭師無與也里布不知多少夫征亦不知多少注以爲一里二十五家之粟及一夫百畝之稅則太重旅師注云斂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疑里布屋粟夫征等皆當時征稅之名不盡是貢罰之事戰國時沿此名目額爲徵求凡居於廛者無論其職與無職皆苛以夫布

無論其毛與不毛皆苛以里布孟子故欲其除之耳男女之防古人最嚴昏姻之禮古人尤重豈有擇一時而會之縱使私奔不爲厲禁者蓋會是校計數之名奔是不備禮之名凡男子三十當娶女二十當嫁每年於春二月爲會計或過期不能久待者或貧困不能多費者此時令其判合禮縱不備在所不禁若並無媒妁之故而不用皆嫁之令則從而罰之謂於是時而稍寬其禮非於是時而縱使無禮也下文會男女之無夫家定嫁娶之用純帛皆是用此令恐其

難於備禮而或致越禮耳不然死而嫁殤猶有禁生而淫奔乃不禁可乎哉此節本無弊說者反多弊遂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師辨其施舍注施讀亦弛也遂大夫與其可施舍者注施讀亦弛也是本經凡施字多讀爲弛未有本弛字而讀爲施者惟小宰六曰斂弛之聯事注杜子春弛讀爲施按當作六曰斂弛之聯事注亦當作杜子春施讀爲弛放釋文言劉本作施音弛杜本亦作施可證經本施字惟注改弛字故疏云

若依施施是爭事不必連敘若爲弛則於事廣矣此可以意想而知者後人因注改經又因經改注此等遂多不辨今姑爲引證以明之

稅猶今之市物稅也質布謂質劑之貿猶今之市契貿也罰布則市中之犯令者之所出塵布則市外儲貨地之所出此解江愼修疑義紱布用鄭注餘則多參以己意按謂布顯然可徵質布亦用鄭注塵布亦本字可據惟總字先鄭讀爲儳立之儳後鄭讀爲租總之總今以總滙總傾解之似宇寬闕未見的義然肆長職云斂其總布若非總稅何以令肆長獨斂之蕭地稅有定質劑物徵罰布無常惟貨賄充物市廛故每肆以一人斂之各肆於廛入納之此正謂貨正賦也

古之田里市廛皆掬於官故法簡稅輕而百畝並墾後世田里市廛皆捐於民故法繁稅重而百弊叢生周禮市肆如此其瑣市稅如此其煩而又有司門司關之征後世惟門關仍管節符都鄙仍管節石亦節兒小行人注此謂邦國之節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道路用旌節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在六節見掌節之節均此邦國之節也而門關居道路之前貨賄易都鄙之目說者皆無的義又掌節於虎人龍云皆金也與小行人同於符璽旌不曰皆竹也則與小行人異又守邦國者用王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是掌節別有都鄙之角節又不同於小行人之都鄙用管節也愚疑節之制皆司於掌節本此之興積所謂利者即此之散利注但謂起民人令行於王畿而達外國者則小行人亦奉此式焉其在

內者有八節而在外者酌用六節是以參差不同耳首言掌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此處提綱下乃列目注謂邦節爲珍圭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穀圭琬圭躬圭殆非本義也

遺人掌委積委人亦掌委積遺人兼有施惠孤老之用而委人但有賓客羈旅之用蓋遺人主粟米委人主疏材也不然兩職似重設矣凶荒孤老急者在粟米而薪蒸不能徧給羈旅賓客供者有粟米而薪蒸亦難自備故遺人給之委人又給之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共八字爲句注以上五字爲句因有疑委人亦主粟米如遺人者

論語爲力不同科馬注力役不同等本與射各爲一事至宋人乃承射爲一意大宗伯大役之禮注眾也爲若干屬下今按而亦如字當屬上謂用此粟以質劑致民猶今之以契券發粟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斂令四句文義皆一事始末積者歲儲之興者時發之施與散則無所遺平與均則無所偏下又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正是常平古意而前人皆未及後人似較勝矣因此知遂人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所謂耡者即此之耡聚所謂興者即此之興積所謂利者即此之散利注但謂起民人令相佐助則是勸民非利民

家七人可用
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
用者三家五
人下地家五
人可用者家
二人及豐年
用三日中年
用二日無年
用一日之類
不曰力役不
曰任力而曰
爲力爲字作
平聲讀

注樂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疏云事民力強弱者謂
語云爲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唐時皆用馬
注

又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引武王誓曰我友邦
家君是也按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僞古文襍誓
上以爾友邦冢君文不同注有我字非爾字是引
牧誓非泰誓疏乃引泰誓康成時已有僞泰誓乎疏
述注亦云我友邦冢君不曰以爾友邦冢君或舊牧
字誤作泰亦未可知

大宗伯言詔相王之大禮注鄭臣禮爲小禮小宗伯
言詔相祭祀之小禮注小禮鄭臣之禮按鄭臣字段
氏謂戩作鄭神其說甚確而正義無辨皆以王有故
不親行事使臣攝祭爲說攷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
牲司服云羣小祀用元冕小師主小祭祀小祀亦掌
小祭祀樂師凡國之小事用樂者注小事小祭祀之
事然則小禮亦小祭祀之禮耳

樂師詔來瞽皋鼗注皋之言號大祝云來瞽令皋鼗
注皋讀爲卒嘷呼之皋樂師不言令大祝不言詔文
互相備耳先鄭有一說云來物謂瞽率爾歌詩此五句凡三韻乃似
古詩疏亦不知所出

大師以同律合陰陽之聲又以同律聽吉凶之聲鄭
注引兵書曰商則戰勝軍壁角則軍擾多變失士
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
兵弱少威明今第能言其義而不能知其術又如風
賦比興雅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後世樂府
變而詞律之教亡韻學興而六律之音亦亡其所謂

大小正義論周義重卦云重之法先以乾之三爻爲
下體上加乾之三爻爲純乾卦又以乾爲下體以坤
之三爻加之以爲泰卦又以乾爲本上加震之三爻
於上爲大壯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巽於上爲小畜卦
又以乾爲本上加坎卦於上爲需卦又以乾爲本上
加離卦於上爲大有卦又以乾爲本上加艮於上爲
大畜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兌卦於上爲夬卦此是乾
之一重得七爲八又以坤之三爻爲本上加坤爲純

卦又以坤爲本上加乾爲否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震爲豫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坎爲比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巽爲觀卦又以坤爲本上加艮爲剝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離爲晉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兌爲萃卦是亦通本爲八卦也古人畫卦之始重卦之初不過如此而已後世附爲某卦從某卦來某卦又從某卦變皆卦畫無說也

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此環字當讀如循環之環謂官環以掌致師此環字當讀如來還之還

注中引左氏三事皆有而還二字不審者但以爲證致師而已耳若秋官環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注環謂簽可致師不也則與秋官環字異與夏官環字同孟子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也所謂環攻殆即所謂巫環而前儒皆讀爲循環解爲環圍似非此字的義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會同朝覲亦以書協禮事古人行禮之事皆有行禮之書故一曰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又曰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疏謂所執禮書若今儀注可知儀禮中登降拜稽興坐等皆執書以行故無有錯誤否則信難強記矣論語記于所雅言詩書不言執禮獨言執殆即此意歟

御史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先鄭本當是掌贊書數凡從政者故注云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濾度皆在元以爲不辭故改之云所謂改之者不但易其句讀並倒其經文矣否則凌人掌冰正後鄭以正字屬下連讀凡藏字此之掌贊書數後鄭亦當以數字屬下連凡字不得改數凡爲凡數也

接釋文亦出數凡字而本注只作凡數解疏中並不申言其故殊恐誤

凡以神仕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杜子春云禬除也元謂此禬讀如潰癰之禬秋官庶民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鄭司農云禬除也元謂此禬讀如潰癰之禬兩注字字相同按大宗伯大祝大行人皆有此禬字注皆不別讀此何以別讀豈以爲與諸禬字有不同耶按釋文於大宗伯云劉戶外反於以神仕者

云劉又戶外反而獨於大祝大行人曰音會於庶氏曰劉音遺據疏釋注義則似他處皆作戶外反惟以神仕者及庶氏作胡對反又與釋文不同愚以爲此本一字則共一義耳不必別作音

序官中或有府史而無胥徒或有胥徒而無府史或有府而無史或有胥而無徒不必皆備亦不必皆缺也惟天官之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幂人及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十五女官地官之舂人饎人稾人囿人場人廩人及其他官不言府史胥徒之數者天官則食醫瘍醫獸醫凡四職地官則鄉大夫以下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凡五職遂大夫以下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鄭長凡五職夏官則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凡九職秋官則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凡五職

大司馬師以門名注引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二事見左傳鄉以州名注引南鄉甄東鄉爲人二

事不知所出惠氏禮說曰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氏則南鄉甄者亦氏南鄉而名甄也段氏玉裁云惠據廣韻今按左傳宋有向爲人鄉與向古通用疑向氏有東南之別也余按惠據東鄉爲一名而遽以注中人字爲衍文殷據向爲人一名而又意揣古之鄉字爲通用皆非也攷檀弓下陽門之介夫節疏引世本有東鄉克西鄉士曹則以東鄉南鄉爲氏以甄與爲人爲名是也而各舉一人以實之則鑿矣

校人執駒注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騋庾人教騋注又引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騋二歲曰駒疏於庾人未釋出何書而於校人則曰爾雅文今按爾雅釋畜無之殆賈公彥誤記也

小子掌珥于社禬祈于五祀鄭司農云珥社禬以牲頭祭也疏謂漢時祈禱有牲頭祭猶若今時喫羊頭雨喫豬頭者固有本也若受子之祭先入則只云豚蹄則只云豚肩酒于所言祭田神則只云豚蹄馬融注論語改火引周書月令司農注司爟變火則

引鄭子其詞並同而所引各異按管子幼官篇又有時節以傑蟲之火爨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蟲之火爨不取於柏物而取於動物又不知其何義也東漢禮儀志曰夏至鑽燧改火改火人習謂改水似至淩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改火人習謂改水似少兒然管子禁藏篇云當春三月鑽燧易火井井易水所以去滯毒也則其法亦古矣東坡詩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當引此一條注之

天官內宰純制注引天子巡狩禮夏官射人射牲注

引烝嘗之禮似皆古文三十九篇中佚禮文大司馬九伐注引王霸記者六語當亦大戴中逸篇疏皆不能詳盡亡於隋以前疏者亦未見矣

鄭注職方氏於荊州其浸潁湛曰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豫州其浸波溠曰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究當不易後一條近似可疑玉伯厚困學紀聞引漢書地理志注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又引說文水部維下曰維水出琅玡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維滿其道以正之其說甚確則此注殆非突又湛水入汝水經注湛水出蠭縣西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湛者是也注若第曰未聞而不曰字誤則後人補闕拾遺固不妨也幸出漢人若出宋人竟改經字則無從訂正矣

大馭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注故書軹爲軔軌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據此經注只有軌字並無軌字釋文乃云軌當魏美反又音犯也則無已訛軌爲軌賴注知軌爲軛耳疏云按少儀祭左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軛頭也軌與範聲同今本上軌字訛作範又或作軛或作惟總之軌同名此云軌今本訛作軌少儀作軌軌與車轍之軌同是軹軌范字甚明軌與軌混也不知軌字有兩名一指車轍跡一指車

幹臣案左傳疏曰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騎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載其旌旗有車馬者載其輜重是車騎別也

輊頭確有少儀可証惟字易淆訛故論者疑誤耳軌義同於軏而軌形近於軏解此則了然

左氏傳昭二十五年齊魯相遇以鞍爲几說者以爲騎馬傳昭二十五年齊侯將以公乘馬而歸公羊始有單騎騶秦所云車千乘騎萬匹是之漸按大司馬帥帥執提注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乘騎薦也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載旌旗有車馬者載其輜重此之謂也

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鬣之上者故謂之提疏云此先鄭監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此未知果否若齊右凡有牲賈氏拘於習說因而駁注恐未然易言服牛乘馬乘已該有騎義詩言來朝走馬走

尤主騎言程大昌雍錄謂太王時恐已變乘爲騎其說是也閻百詩駁之曰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釋名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可謂之趨亦可謂之走其說太迂於詞未確果欲證車之走何不引田僕所云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耶

庾人注引爾雅曰騵牡驪牝騵牡元駹牡驪牝驪絕句牝元頻忍反絕句則注文又是牡驪牝元牡在牝上據釋文牡騵後反驪力知反牡驪絕句牝元頻忍反絕句則注文又是牡驪牝元牡在牝上不惟字易淆訛故論者疑誤耳軌義同於軏而軌形近於軏解此則了然

左氏傳昭二十五年齊侯將以公乘馬而歸公羊傳昭二十五年齊魯相遇以鞍爲几說者以爲騎馬夏官掌固注同宣十二年左傳御下兩馬鄭注夏官環人引作御下捆馬國語鄭語鬻芊蠻矣鄭注夏官職方氏引作閩芊蠻矣趨捆二字疏無辦閩字則有辨謂彼作蠻者誤鄭以閩爲正此未知果否若齊右凡有牲事則前馬注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按曲禮所引不同者但宗廟尊宜下將彼經爲誤故鄭改之依正而言也似疏曲禮者當引此注又秋官司刑注引夏刑膑辟三百宮辟五百疏云案呂刑膑辟五百宮辟三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疏呂刑者則不必及此注也或乃據他注以疑本經則誤甚

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其下云聽民之所刑者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司刺以此三濫者求民情斷民中其下亦云而施上服下服之罪按中者正定其罪之

情上下者附著其罪之名猶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
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注以上服爲劓鼻下服爲
宮刖不論罪之輕重而論體之高卑則於書傳所謂
服上刑者不可通矣又鄉士言獄訟成士師受中遂
士亦言獄訟成士師受中縣士方士鄭於鄉士注云
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
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據此受中之中乃大中之中故
已定之案卷即書爲中天有司中之星令有治中之
官俱此義不讀平音不讀去聲或於論語作仲者非
也

古人用兵之衆曰軍屯兵之地亦曰軍故史常言某
一軍軍於某又某一軍軍於某猶之營於某門於某
即以靜字爲動字也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
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聚衆若軍其攻盜鄉邑
及家人者殺之無罪此數句疑司農語止此若今時無故入人
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
無罪此數句似康成自成之

唐李德裕有槿史宋岳珂亦有槿史此字不知所取
軍爲輦轝又以軍爲攻殺果如此則盜方殺人誰能
殺盜即殺之無罪亦不待言也其來引今法況之則
軍者謂無事而屯人邑無故而入人家此時有乘其
不備而殺者乃無罪耳
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注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
諸侯有王疏無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注引春秋傳曰
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疏引莊二十三年傳按諸侯有王本
左傳舊劾語非七篇孟子語注於此兩注相去不遠
而兩引各自爲說必有誤或前之孟子曰本作春秋

傳曰而傳抄者訛之正義又不辨之致考據家引爲
孟子佚文殊可笑也
說文疾作疾其上無點古文侯作矦其旁無人兩字
形易混大行人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注云謂
駟馬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按車無疾之名胡乃侯之
義惠氏禮說云論語那疏引周禮作前侯小雅鼓鍾
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則疾當是侯之誤今本注
疏當改正
唐李德裕有槿史宋岳珂亦有槿史此字不知所取

義按攷工記輪人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鄭司
農云桯蓋桯也讀如丹桯宮楹之桯則桯亦桯耳老
子爲桯下史後人不直曰桯史而別作程史或取其
義面遂其名耶

攷工記鄭注名攷讀而賈疏不能詳每以從俗讀解
之如朝人凡揉輮欲其孫而無弧深注杜子春云弧
讀爲柣而不宁之宁案此本成十四年左傳盡而不
宁之語也疏失引韓人爲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爲
讀爲志無窒邪之窒案此本管子弟子職志無虛邪

之語也疏以爲無所指斥矣人亦邪之能憚於注故
書憚或作怛鄭司農云讀當爲憚之以威之憚此本
昭十三年左傳文也疏不具車人爲耒底長尺有一
寸注鄭司農云底讀爲其穎有沘之沘此即孟子文
也疏以爲俗人謂穎額之上有沘病昔失之曰底之
前者然所引奧博亦難考證除引兩字讀之外注之
餘僅云人注之裘如車綍等皆不可知　如冶氏鋌十之注鋌讀如麥秀鋌
之鋌弓人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注剽讀爲漂漂絮
之正伯厚詳密如今之段玉裁皆

不能究其所出至車既建而迆注鄭司農云迆讀爲
倚移從風之移輪人欲其掣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
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即上林賦紛容乘參旖旎從
風雨施也疏於上迆字引司馬長卿上林賦而於下
掣字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引其下句惡其上句此
殆不可解信乎注書之難也

玉人杜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
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剛亂存焉注語似不可
解疏尤不可通按杜破故書爲七寸鄭亦從子春爲

七寸其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乃釋故書之
所以誤證杜改之必不誤耳當以元謂五寸者璧爲
句文之闕亂存焉爲句蓋七寸是圭五寸是璧子守
穀璧守蒲璧上已云不言之者闕耳此正申明其
闕亂中猶存有五寸字故致誤也

瀚閣藏板

象州鄉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齡臣燕江校

儀禮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閾西閾外西面注古文閾爲檻

閾爲蹙東面旅占注古文旅作臚纁裳注今文纁皆作

作熏爐尊一甒醴注古文甒作甑爲墓坫爲禫兄弟畢

西坫南注古文壓爲墓坫爲禫兄弟畢

移爲均采衣紛注古文紛爲結賛者盥于洗西注古

文盥皆作浣與纚笄櫛注古文櫛爲節壹揖壹讓注

古文壹皆作一面鄉注古文鄉爲嚮面枋注今文枋

爲柄啐醴注古文啐爲呼儷皮注古文儷爲離攝酒

注今文攝爲聶設扃鼏注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贏醢注今文贏爲蜾蠃醢紛而迎賛至禮於阼注古文紛

爲結今文禮作醴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爲謀以病吾

子注古文病爲兼眉壽萬年注麋古文眉作糜嘉薦

亦作告與前同者不錄下仿此

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眾賓注今文厭皆作揜坐挩

手注古文挩作帨本作說从文改帨　祭飲辯注今文辯爲徧

遵者降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餕或爲全主人釋服

注古文釋作舍記脊脅肺注今文脅作髆署階間
縮縮注古文縮爲蹙凡前已見者悉不錄下仿此
鄉射禮兼挾乘矢注古文挾皆作接豫則鉤楹內注
今文豫爲序負侯而俟注今文俟爲立不貫不釋注
古文貫作關上握爲注今文上作尙各以其耦進注
今文以爲與賓不與注古文與作豫記臟長尺二寸
注古文臟爲胾今文或作植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
糅又以鴻脰韜上二尋注今文糅爲縮韜爲翿侯道
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爲肱則皮樹中又白羽與朱羽

糅注今文皮樹爲繁緊糅爲綃唯君有射於國中注
古文有作又
燕禮冪用綌若錫注今文錫爲緆坐取觚洗注古文
觚皆爲觶坐奠觚注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觶更酌
洗注古文更爲受媵觚於賓注今文媵皆爲騰土長
升拜受解注今文解作觚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
腆皆作殄大射儀頌磬注古文頌爲庸鞮用錫若綌
綴諸箭注今文綌或作綈古文箭爲翦注古文
爲後手士御於大夫注今文於爲于不與侯注古文

異作解三耦俟于次北注今文俟爲立至乏聲止注
古文聲爲磬獲者興注古文獲皆作護且左還注古
文且爲阻揚觸梱復注古文梱作閫以袂順左右隈
又公親揉之注古文順爲循今文揉爲紐遂以所執
餘獲注古文曰餘算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
聘禮管人布幕注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加其奉
於左皮上注古文奉爲卷使者載旆注古文旆皆爲
旛垂繅注今文繅作璪陳皮注古文曰陳幣楊降立
注古文楊皆作賜歸饔餼注今文歸或爲饋皆二以
並注今文並皆爲併秉有五籔注今文籔或爲逾簋
食再饗注今文饗皆爲鄉俶獻無當數注古文俶作
淑以脩幣注古文脩皆作宿帥大夫以入注古文帥
爲率公使卿贈注今文公爲君赴者未至注今文赴
作訃記問幾月之資注古文資作齎出祖釋軷注古
文軷作祓主與繅皆九寸古文繅或作藻長尺絢組
注今文絢作約侯于郊爲肆注古文肆爲肄賓入門
皇注古文皇皆作王皮馬相間可也注古文間作干
賄在聘于賄注古文賄皆作悔賜饗惟饔餼注古文

襲爲燕俙作脸肋因及廋車注古文肋作紛既致饔注古文餼作纫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古文饗或作鱓待載注今文襲爲持倫序七注今文倫或作論廩薪鵝鶵注今文薪皆作廩腳以東膮膮炙注古文腳作脚膮作燕醢牛胹注今文胹作煮者訝受皮注今文曰楅受記加荐席尊注今文荐爲薦有謹羃注今文或作羃覲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乃朝以瑞玉注今文賁大史是右注古文是爲氏四傳擯注古文擯作儐祭地瘞注古文瘞作瘞

喪服無異字

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注今文綴爲對書銘于柩注今文銘皆爲名柩于西牆下東鄉注今文鄉爲面不綪注古文綪皆爲繒布巾環注古文環作還牢中旁寸注牢讀爲樓今文樓爲緩旁爲方決用正王棘若撰棘注古文王爲三今文撰爲澤檡衣注古文檡爲枝撰玦南順注今文撰爲

緣檡用組注古文檡皆爲括設韜帶注古文韜或作鞱鄉坐奠于鼎西至左人設決麗于擘注古文麗亦爲連擘作掔設冒鞴之注今文鞴爲韇幦冪用功布注古文冪爲四鬄去蹄兩胉注今文鬄爲剔胉爲追主人鬄髮袒眾主人免于房注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鬄作拂髦尸俟于堂注今文俟作竢于左手捝執之注古文捝爲脫執或爲拭柢皆爲胝禮者以襦注古文襦爲襲兩邊無縢注古文縢爲膝文膝爲侧庶左首進鬄注古文首爲手鬄爲薙兆基無有後鄭注古文基作期不連命注古文連皆作聯古曰某甲從注古文曰爲曰既夕禮設披注今文披皆爲靡綃翦作淺兩敦兩杅注今文杅爲桮資奠幣于棧注今文棧作輚特鮮獸注古文特爲纯執算皆爲筭屬引注古文屬爲燭記止處適寢注今文處爲居設牀第注古文第爲茵楔齒如軵注今文軵作危校在南注古文校爲枝擸玦南順注今文擸爲

玲篷用塊注古文登爲役倫如朝服注古文倫爲輪
賈角觶四注古文角觶爲角棚乘駟車注古文駟作
堂白狗幦注古文幦爲鎛木鎛注今文鎛爲鎛木鑮注古文鑮爲鎛
注古文軜或作掣華轐載禫注古文轐爲殺槀車載
裝筮注今文藁爲濊抗木刊注今文刊爲竿浩功注
今文浩作古有秘注古文秘作柲設依撻焉注今文
撻爲銛

士虞禮薦用葦席注古文薦爲席播餘于篚注古文
播爲半酌酒酳尸注古文酳作酌祝入尸謖注古文
謖或爲休記取諸左腤注古文曰左股髀用苦注古
文苦爲枯明齊溲酒注今文曰明粢今文溲爲酸薦
薦祫事注今文曰吉事他用剛日注今文他爲宅未
徹乃饯注古文饯爲踐尸謖注古文謖作沐腫祔爾
于爾皇祖注今文腫爲尊以其班祔注古文班或爲
辯今文爲胖沐浴搔翦注今文曰沐浴搔翦或爲
蚤揃揃或爲翦取諸脰腤注古文脰腤爲頭嗌肝而
小祥注古文肆皆作基薦此常事注古文常爲祥中

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
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饌爨注古文爨爲竈
古文用爲于尸以醋主人注古文醋作酢授授祭注
古文授作綏主婦拜授酳注今文授爲受尸備答拜
焉注古文備爲復養者舉奠注古文養皆作餕記凍
沃注今文凍作溧
少牢饋食禮又筵曰如初宿注古文宿皆作羞羹人
概觕觕注古文觕爲燋右胖注古文胖皆作辯心皆
安下切上注今文切皆爲刌舉尸牢幹注古文幹爲
肝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授授讀爲墮古文墮爲
脈挂于季指注古文挂作卦
有司徹乃燅尸俎注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二手
執挑匕枋以挹湇注今文挑作抌抱皆爲扱取糗與
服脩注今文服爲斷若是以辯注今文若爲如其脅
體儀也注今文儀皆爲犧或爲議乃摭于魚腊俎注
今文摭爲摭其授祭注綏皆當作授授讀爲臧其脩
之陷古文爲揄右几庳川牖注古文右作侑庳作跿
魯人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是今文魯恭王所得

佚禮五十六篇是古文其與今文同者十七篇歷有傳授故鄭得据以爲注而較其同異之字其他三十九篇絕無師說故鄭亦難揜爲之注然漢時古文猶在也至隋而古文盡亡矣士冠禮疏云若從今文不從古文即今文在經闕闕之等于注內疊出古文蘩蹙之屬是也若從古文不從今文則古文在經注內疊出今文即下文孝友時格注云今文格爲假又喪服注今文冠無布纓之等是也必先解此而後知漢儒傳經之功與漢儒注經之慎不可以文字而忽也

士冠禮爵弁服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頳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而上文元端朝服注凡染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元則六入與按一据爾雅文而爾雅無朱一据攷工文而攷工無元鄭故以意補之論語紺緅鄭本是緅孔本是緅各有所据爲注自何氏經用鄭本注用孔本而此兩條乃亂矣

士冠禮之兄弟畢衫元注亦云衫同也古文衫爲均故注訓衫爲同畢衫元注亦云衫同也古文衫爲被服之名則論語之衫絺綌孟子之被衫衣訓之曰同有是義乎按玉藻言無君者不貳采謂未仕者上下不異色此之畢衫元即彼之不貳采士之兄弟不敢與士同服元端女之從者不得與女同服純衣所以特言此其字當作衫通作均誤作衫僖五年左傳均服振振即衫服振振也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衫元淮南子亦云尸視衫元蓋祭服上下皆元戎事上下同服此均之所以訓同也

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今文酳皆爲酌少牢饋食禮主人洗爵升酌酳尸注古文酳作酌士虞禮主人洗廢觶酌酳尸注古文酳作酌按說文酌少飲也音與酳同故字與酳無酳字而有酌字謂少少飲也釋文於酌字無音而衫字音通此亦衫誤衫之類也釋文於酌字無音而衫字音之刃反則元朗之本已誤矣鄭注特牲今文酳皆爲酌亦當從兩處作古文酳爲酌自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緅亦爲緅而二文相亂孫氏知孔讀緅爲緅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阮氏論語注疏校勘記云案緅乃緅字之誤鏡大昕答問云爾雅一染謂之緅即孔所云一入也禮云緣緅注云緣爲飾即孔所云三年緅以飾衣者也孔本經注考工記五入爲緅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舀頭色也先鄭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自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改注文之緅亦爲緅而二文相亂孫氏知孔讀緅爲緅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狗謹此知二

士冠禮納采時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親迎時主人亦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此爲神布席非爲人布席也故請問名之後請禮賓之初又云主人徹几改筵

五而不知十也

幹臣案愚氏九經古義云移元郎漢之初有元翁餘西曰均服振振漢書引作有服而阮氏儀禮校勘記則謂說文振約字均之爲約猶玄之爲祕皆於字也

東上注曰徵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據此則爲神布席於堂上南鄉以西爲上猶之爲神布席于室中東鄉以南爲上也見特牲及爲人布席則南鄉以東少牢禮爲上鄉射禮同北鄉亦以東爲上見大射儀西鄉以北爲上燕禮亦見大射儀西鄉以北爲上酒記一飲東鄉亦以北爲上亦見大射儀中分別甚明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正與經文相反或是記者之誤又鄉飲酒鄉射之有遵席燕禮大射之有鄉也鄉席在賓東故遵席亦在賓東鄉席南面東上則可知遵席亦南面東上疏牽

於曲禮遂於鄉飲有遵席以西爲上之說殆非矣

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仡然從於趙盾之仡疑然立自定之貌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此兩疑立經旨同而注義互異此間必有誤字按公食大夫禮云賓立於階西疑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疑正立自定之貌據士昏禮注與公食禮注合則鄉射禮注疑止也當是疑正也之誤鄉飲禮注疑然立當是疑正立之誤疏不能辨而於鄉射禮疏引鄉飲

禮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此言疑止也有矜莊之色二注相兼乃具也此則彊爲牽合之說矣又引前註疑然立作疑正立是也嚴異本不與公羊同字注當作疑然從於趙盾之疑改兩仡字爲兩疑字非也臧氏因此文致謂鄭據顏則殊不知鄭擬其音非易其字故釋文出疑立云魚乞反又音疑注下同非謂兩仡字必作兩疑字也且公羊仡然係壯勇貌今改作自定貌是并不同其義若別本傳果作疑與壯士不類而士昏禮鏡同仡則又與新婦不類矣

丈夫之拜皆坐故鴈鶩婦人之拜皆興故執鶩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醋左執鶩拜主人答拜有司徹主婦受尸酢立卒鶩執鶩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注云出房立卒鶩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鶩拜變於男子也昏禮婦見姑奠笲於席姑苟非立拜安能執鶩故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坐舉以興拜是姑之拜必興也又贊醴婦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扱興拜是婦之拜亦興也古之別男女如此而且丈夫一拜婦人必俠拜士冠禮冠者北面

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此舅答婦拜亦興拜殆亦注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推之少牢饋食禮主婦亞獻尸有司徹主婦拜獻尸莫不然是婦人與拜似倨於男子而俠拜則加於男子矣其最重士昏禮舅姑沒三月廟見婦拜扱地坐奠棗栗於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注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士相見禮請見時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士昏禮若不親迎婦入三月然後壻請見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詞氣如一主客太疎壻見之時而用士相見之禮此亦古人抑其女之意與

士相見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按送迎皆以門外爲禮亦有以門內爲禮者聘禮君使卿勞賓迎於舍門之外覲禮王使人勞侯氏迎於帷門之外又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主人一相迎於門外覲聘之使人與賓敵體飲射之處士與主不敵體而皆於門外者尊賢也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公食大夫禮公如賓服迎賓於大門內此則主尊禮記若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於大門內而賓卑故又士昏禮親迎壻至於門外主人元端迎於門外此亦主人尊而迎於門外者盛以客禮也

士昏記不親迎壻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注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

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謂之酬禮盛者坐卒爵禮殺者立卒爵每一獻酬有一盥洗爵所以繁碎不易悉也獻禮之盛者四次拜拜洗在末獻之前鄉飲酒禮曰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一次也又曰賓西階上拜進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二次也又曰賓坐奠爵拜

告旨三次也又曰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酢禮盛者亦四次拜拜洗在未酬之前鄉飲酒禮曰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一次也又曰主人酢賓賓西階上拜進受爵賓西階上拜送爵二次也又曰主人自席前適酢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三次也又曰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酢階上北面再拜崇酒四次也禮殺者亦不拜洗也酒是己物故賓告旨主不告旨而拜崇酒至於酬則只有三次拜而無四次拜主人自賓解酬賓酢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一次也主人自卒觶興坐奠觶遂拜二次也至下文賓西階上拜主人奠其觶於薦西主人酢階上拜送賓奠其觶於薦東三次也禮其降洗升而不拜其酬酒亦奠而不舉故無拜降盥及拜卒爵之文鄉射及燕禮大射之主人酬賓特牲饋食有司徹之主人酬尸皆如此

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某者眾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今本訛作其）別之又士喪禮命筮之詞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注某甫且字若言山甫孔甫矣又士虞禮始虞哀薦祫事曰適爾皇祖某甫注皇君也某甫且字（今本訛且爲皇）也若言尼甫又少牢饋食禮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曰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注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謚據此四篇注且字甚明而疏於且字未了讀者遂不得其說近人段玉裁證以曲禮檀弓雜記鄭注及公羊傳宣十五年定四年桓四年何注而自爲之說曰按說文且薦也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其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子於孔子單言尼甫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

鄉飲酒禮燕禮之旅酬也特牲饋食禮有司徹之旅酬是祭畢安燕之旅酬也飲酒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賓尊於主人主人尊於介介尊於眾賓是以尊酬卑也燕禮則公酬賓賓酬卿卿酬大夫大夫酬士公尊於賓賓尊於卿大夫卿大夫尊於士亦以尊酬卑也至特牲則賓酬長

兄弟長兄弟酬眾賓眾賓又酬眾兄弟賓尊於眾兄弟是以尊酬卑也有司徹則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長賓酬眾賓以及兄弟私人尸尊於主人主人尊於侑侑尊於眾賓等是亦以尊酬卑也以尊酬卑故曰以下爲上鄭於鄉射禮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子酬某子注曰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按注鄉射之禮而引中庸之文此必下爲上之義矣至注中庸則曰旅酬下爲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逡進士仲堪云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觶於其長爲下爲上也爵至無算爵則神惠均於在庭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榮不執事者則不與故曰以有事爲榮非謂舉觶爲有事也孔氏疏中庸不及賈氏疏鄉射此義遂無解者且疑鄭注何以引無算爵禮爲旅酬禮皆誤也

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享與載皆合左右胖士昏禮初昏陳鼎其實特豚合升去蹄注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士喪禮大斂奠陳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三者皆合升餘則吉禮升右胖凶禮升左胖鄉飲酒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皆右體進腠鄉射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皆右體進腠此嘉禮之用右胖者少牢饋食禮賓鼎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又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有司徹司馬牲羊亦司馬載載右體又司士牲豕亦司士載亦右體此吉禮之用右胖者至既夕禮大遣奠陳鼎其實羊左胖髀不升又士虞記升腊左胖髀不升此則變禮反吉而用左也他若特牲記賓骼注左骼也賓用左骼者下尸也有司徹羊豕皆云左肩者亦下尸也蓋右爲周所貴故禮盛皆用之冠禮若殺注凡牲皆用左胖當作凡牲皆用右胖疏不證以他經而曲爲別說云是夏殷禮恐誤也牲有

作七體者有作九體者有作十一體者有作十九體者有作二十一體者詳於少牢上利升羊疏陳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胳殽也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脰也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左右股爲十有二骨三與左右脅骨爲九二殽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婦之俎脰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去髀脰而爲二十有一去二殽而爲十九矣

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爲荀敬注荀且也假也又聘禮記燕則介爲賓賓爲荀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鄭注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一條燕禮云近君則屈親寵荀敬私昵之坐記文有此二字注文亦用此二字義皆不可解按說文荀字云自急敕也字从艸與葮部荀字音義迥別據此字當从艸讀當同急義當訓餘傳寫者誤而註亦隨之矣此說得之謝東墅述之孫志祖甚有理推之大學之荀曰新咎論之荀志仁孟子之荀爲善今訓爲誠不訓爲

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又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於廟門之外拜尸不顧疏云賓尸之禮尸侑賓也故孔子云賓不顧矣則又有此二事可例

士冠禮陳服一節弁服練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視朔朝服同玄端也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一皮弁服素積緇帶韎韐注此與君視朔夕於朝之服按士初加用元端正服也再加用皮弁尊服也三加用爵弁則攝服也元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爵弁亦韎韐之異其稱者士喪禮陳襲服節弁畢賓出奏陔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鄉射禮既畢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注門東西面拜也不答拜注門東西面拜也不答拜者非此則無不答拜之禮曲禮言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此蓋因聘禮有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而誤以使臣之禮爲凡見君之禮耳從記文不如從經文又鄉黨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記聘禮之詞實不止聘禮爲然按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

且者或亦當如此與
古於平敵無不答拜者於所尊尤無不答拜者而儀
禮上唯禮納采主人迎於門外再拜賓不答拜者而
賓迎於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注凡爲人使不
當其禮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出拜辱大夫不答
拜注不答拜爲人使也觀禮王使人郊勞侯氏迎於
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注不答拜爲人使不當
其禮也據此則惟使人有不答拜者又鄉飲酒禮既

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緣衣三也緣衣卽元端之不殊
裳者也周禮司服韋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冠弁服
三也冠弁卽元端之異其裳者也論語緇衣羔裘朝
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亦服也郊疏
不得其義乃以郊特牲之蜡服解鄉黨篇之兵服謂
之黃衣黃冠誤矣攷詩瀌彼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
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然則士之
三正服備於此之三褖衣不可雜以不倫可決矣
凡左露其中衣者謂之袒左露其褖裘者謂之褖袒

禮衣由襲而褖亦必先釋禮衣去此襲衣仍反禮衣
設一更衣之次乃可而禮無文也吳氏澄亦云直其領而露褖衣謂之褖袒其領而掩蔽褖衣謂之襲褖衣上便是上服更無襲衣愼修江氏亦注無襲

有襲衣襲衣上有皮弁服之類賈謂褖衣上有皮弁服之類疑賈得之蓋弁服祭服皆直領之內有左右二袒各加其袒於內則露褖衣爲見美裨左右交則不見褖衣爲充美耳若另有襲衣則由褖而襲必先釋禮衣加一襲衣復加

而不開者則謂之襲貫疏明禮褖降立云假令冬有
裘襯身褌衫又有襦袴褶袴之上有裳裘之上有褖
衣褖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紵
絺紵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
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裙袷裙之上加以中衣中
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說最分明孔氏於褖之外復
加襲衣則多一重鄭氏於裘之外卽加禮服則少一
重皆非也大射言袒不言褖祭不言袒各舉
冬夏以該之耳大夫之袒纁襦君之袒朱襦士雖不

言何衣見鄉射記中亦必有衣若鄉射則內袒觀禮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是撫衣者
揲蓍之法宋人據繫辭意撰非古法也攷士冠禮所卦者疏云
後人附京房別錄非古法也攷士冠禮所卦者疏云
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
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
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按此言古人記
卦爻以木畫地今人以錢記數皆非蓍法也火珠林
殆卽用古人記卦之法爲卜卦之法耶或遂以錢卜

為禍與曲祇直祇之歌不同耳
幹臣案宋志載火珠林一卷今本曰火珠出於京房而為此書者不知何人項氏安世曰以歷代譬以一珠當一珠此後人務趋省趨卜肆之便

為猶近古耆卜為不足信則又過矣

鄉飲酒禮一人舉觶畢上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儀此閒歌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也此合樂也凡四節鄉射禮則但有合樂一節而無前三節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儀此閒歌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則但有升歌笙奏二節而無後二節蓋志在射則畧於樂也堂上鼓琴瑟而歌堂下吹笙管而奏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書云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論語師摯之始當指升歌大射

工六人大師小師各以一人升歌為樂之始也閒歌之亂當謂合樂樂之卒章為亂合樂為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樂終始以該其全也

凡適子冠於阼階庶子冠於房外凡適婦酌之以醴庶姊醮之以酒古於適庶甚嚴於酒則有嗣子與奠之禮於喪則有宗子降服之禮此皆為封建者言世官世祿不與支庶同也後世既無重之可傳自無宗之可立而迂儒猶執古禮適是不知禮耳何則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以國家為傳重則以國家為承重

然適子苟不得立即非大宗庶子苟得立亦為大宗如季武子愛悼子立之則公鉏雖長不得為宗子矣孟莊子卒立羯則孺子秩雖長不得為宗子矣並見左傳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則但有升歌笙奏二節而無後二節蓋志在射則畧於樂也堂上鼓琴瑟而歌堂下吹笙管而奏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書云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論語師摯之始當指升歌大射

襄二十三年趙衰子毋卹其母賤簡子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則伯魯雖適長不得為宗子矣見史記趙世家

昭三年卽在封建之世亦無支庶之別近時則土司之世襲土地者勳臣之世襲爵號

者猶可仿漢時賜爲人後者爵之名曰傳以重子亡而孫繼卽承以重若無傳重者自無承重者乃於詴書中列長孫之名在諸父之前曰承重孫某事之失實莫過於此陋者猶曰古之禮也然乎哉

士昏禮今本於記中庶母申命夙夜無愆視諸衿鞶下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記末大夫兇中各以其物獲下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記中無尸則不餕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下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賓弟子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下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乃沃尸取巾興振之三下脫以授尸坐取篚興七字顧亭林日知錄首据石經言之吳司馬章句皆据經補之然鄉射禮記七字諸本雖脫徐本不脫故其注猶存云謂小國之州長也用翻爲旌以獲無物也古文無以獲其二十一字而疏則皆無可攷矣又燕禮記徐本於亭于門外東方上有其牲狗也四字注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十四字今本脫吳氏章句經文補又燕禮集釋於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下有不殺二字注無俎故也四字各本皆無吳氏章句亦未補

經有脫文經亦有衍文燕禮主人盥洗升媵觶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疏云拨前受獻訖立於序內以來未有升筵之事按大射鄉飲酒酬時皆主人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酬前賓皆無逆在席者又以下文賓奠於薦東賓降筵西東南面立以此約之則此無升筵之事或言降筵者蓋誤据此則似坐奠爵拜句賓北面答拜句而中遽賓降筵蓋衍字也士冠禮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注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立於房中近其事也疏云盥于洗西無正文案鄉飲酒主人在洗北南面賓在洗南北面如此相向又主人從內賓從外來之便贊者亦從之又卑不可與賓並故在洗西東面及鄉賓階便知在洗西也据此則是贊者盥爲句升立于房中爲句于洗西三字蓋因注而衍也又既夕記御者四人皆坐持體今本下有男女改服四

字經文又有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三句注文攷此經注皆出禮記喪大記經傳通解雜採入儀禮既夕記又改庶人爲主人楊氏復禮因之毛氏奇齡不辨有經同無此文也又有司徹尸謖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司馬遷清酤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本或於三獻北面答拜句下司馬遷酒句上有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十四字崇正重補監本已刪康熙重修監本仍有此則不可不訂者也其有古本已衍而注文已說者則大射儀之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注云上言大夫誤衍耳據此則兩大夫乃衍字

又大射儀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乘敏算實於左手奚司馬刪下坐字士昏禮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載者士刪上戶字雖於他本無據而於本文非協若士昏禮勝布席於奧釋文出勝席中無衍字則陸本無布字矣有司徹主人受爵七酳拜卒酒皆如尸禮不拜疏引此文無宇字宇檀弓設掘節疏引此文亦無宇字敖氏亦據此謂衍宇字則尤誤接注明云柜銘橦也宇柜也特牲二字豈有一衍況小祝乃先鄭注柂馬疏亦引小祝注皆不可援以改後鄭之本也其有古本已衍而注文已說者聘禮士介請覿賓東面坐取獻奠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亦衍字是也

有司徹賓右取脯擩于醢祭之執俎興取肺坐祭之
集釋本上作右脯是也按注有祭脯脯疏亦舉祭脯
脯且曰按經云取脯取脯祭之則上自作取脯下自
作取脯確不易矣士喪禮記末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石經作卜宅非也此條係卜日非卜宅上文筮宅有
若不從筮擇如初儀之語此文卜日有若不從卜擇
如初儀之語一卜一筮一日一宅正為分明比偶顧
亭林過信石經而疑他本殆未可概也

喪服之記似太簡此皆俗本失其
斷限也按喪服記自公子為其母一條始至妾為女
君君之長子一條止中間分節者十有二柄傳曰者
凡六體例本是經文詞氣亦如經文惟雜綴五服之
餘不在正服之內後人遂訛以為記耳其實當自凡
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至末方為記體禮記凡
十二字截注與下小字截注聯抄而脫此二十一字於中
侯于東箱徐本作設凡侯於東箱按注云王即席乃
設之也則此記字本是設字而諸本沿誤遂致有謂
此記太簡與諸記不類者愚謂上經至饗禮乃歸句
經文止於此以下諸侯覲於天子句記文當始於此

故雜記會同祭祀車服諸儀全與覲禮無干故是記
文常例也不知何時於上刊去記字說者不知為記
文因於末訛認設字為記字而誤至今也

記文有訛作經文者注文亦有訛作傳文者喪服女
子子嫁者非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一條傳
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非嫁者成人而非嫁者也
傳文止於此其接句云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
得與女君同此一十六字鄭移作上節大夫之妾為
君之庶子傳文則非本傳語矣又接句云下言為世
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二十
一字本鄭引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注文尤
非本傳語矣自監傳抄訛錯遂傳注淆亂賈疏亦疑為
所引子夏自著之非舊讀自安是誰歟置之也今試將
上半截注與下小字截注聯抄而脫此二十一字於中
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嫁者非嫁者
者謂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為世父母叔
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降即實為
妾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

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
傳所以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徘與女君同
文爛在下耳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
者明當及時也按此注一曰言大夫之妾云云一曰
下言爲世父母云云文義相承何法極顯蓋皆舉旨
讀之語故承以此不離而駭之自抄者誤割三十二
字爲上節注又誤混二十一字爲本節傳而說者紛
紛不定矣故詳錄其文使共了其義

古疏本單行於注僅標起止釋文亦單行於注僅出
字句宋以後以疏附經注本猶未大害明人以釋文
附注疏本遂爲害矣而儀禮十七篇尤多誤刻如公
食大夫禮先者反之釋曰反之者至爲先者也共五
十五字下節注所附疏也今訛爲注又其他皆如公
食大夫之禮釋曰云其他至皆是異也共八十六字
本注所載疏也今亦訛爲注是疏誤入注也又士昏
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下云壻悉計反從士從
胥俗作婿女之夫十四字釋文語也聘禮記授如爭
承注重矢墜地注冠以爭爭鬥之爭五字亦釋文語

也又既夕禮注祖贊去席盛水便也下綴蓋音祿三
字亦釋文語也今皆訛爲注是釋文誤入注也加以
後刻注疏所據者惟有通解而通解所採者不盡原
文有參取他注者若士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節注多
或謂委貌爲元冠七字下節注多齊所服而祭也六
字乃參取郊特牲注中語非原文也有點竄本文者
如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注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
致禮下絕爛在此今省作此句宜在凡致禮下下君
初爲之辭矣注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大夫之
下今亦省作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又士昏禮
納采用雁注移用爲鴈摯者二句於後與疏所述不
合又皆食以清醬注增用口用指四字於中與公食
大夫禮三飯以清醬疏所引不合亦非原文也而卒
爵皆拜句注云婦拜見上篇見母章此篇婦見舅姑
一章及內則女拜尚右手則全抄通解朱子之言爲
儀禮鄭氏之注此其誤文昔之人所不料矣
大射禮賓大夫之右起至設於賓左東上止賓大夫
之右句有注八字賓坐祭句有注四字若膳觶也句

有注十一字大夫辭受酬句有注九字主人洗觚句有注十二字司宮兼巹重席句有注二十七字本分六節今合爲一節而其注遂亡士冠禮記醮於客位」二十字本分二節今合爲一節而其注并亡幸有徐本可攷得阮校抄補不然世遂無從知之矣其爲俗本刪節及俗刻訛脫者如喪服慈母如母傳注此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少

謂大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少士字多也字而脫去二十字鄉射禮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今本作后後也刪去十五字又士冠禮記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末二語云故敬之也今文無之今本作故敬之省去五字皆非鄭注原本

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節正義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接鄉黨無此語或注有此語當在過位節

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乘田入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

士冠禮加緇布冠之注齊當爲祭字之誤也

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節疏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內時揖處事君前橫過向門時加肅故與庶人同也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尺制丈八尺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燕江校

禮記

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唐志次禮記二十卷魏徵作按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比爲注集賢注記唐韋述撰三卷今不存見困學紀聞所引據唐書魏徵傳及元行沖傳所言則孫書雖扶鄭義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徵書雖依孫本而別爲篇第並更注解則皆非小戴記四十九篇之舊也朱子惜其書不傳否則亥爲更張刪補者益多矣正義謂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今按三年問一篇全與荀子同祭法一篇全與國語同而中又有與大戴記分見者且有與大戴記重出者則謂刪取八十五篇爲四十九篇亦未然也若不仍其故而拊改其新則後人之紛紛豈可禁哉

弁服第三十四釋文曰鄭云實曲禮之正篇也按盧志次禮記二十卷魏第四十釋文曰鄭云亦實曲禮之正篇也據此則曲禮必古禮之篇攷賈氏儀禮疏即以儀禮爲曲禮晉荀崧上疏亦以儀禮爲曲禮正義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曲禮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禮說云正經三百動儀三千漢志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凡七處上皆云三百故斷爲周禮皆承以三千故斷爲儀禮唐以前皆如此說則此之曲禮曰正古禮文也故正義釋之曰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亡禮戒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自朱子用呂璜注漢志以儀禮爲經禮不以儀禮爲曲禮則此不過三千小節曰耳並非禮名亦非書名開卷此三字說不明矣

君子爲有爵有德之通稱亦正人賢人之別號耳惟王肅分釋之曰君上位子下民此說甚奇見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正義

顏淵問仁有回雖不敏之對仲弓問仁有雍雖不敏之對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注曰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不引顏子不引冉子而引曾子今正義脫此一節遂莫證此一語諸家校訂皆未及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所引雖多二句周禮太祝齋號注曲禮曰毋曰鄉合遂曰鄉冀稽曰嘉蔬引曲禮偶少一句或據以爲經闕二句見困學紀聞或據以證王劭所云經本無此一句見九經古義以爲十二證之一此則不必然按韓詩外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所引雖多將入門句亦無別錄以爲經注參正可耳必援以增刪經語改正經字竊以爲知其一不知又有其一也

立當前疾胡下地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軛接衡謂車軛下引注四字甚明胡下地上橫亘三字不貫以下准上當是引一句經非引一句注其文當曰侯伯立前疾注前疾謂車前胡下垂地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軛如此乃完刊本不知何時脫去注前疾謂車前六字因而又刪去垂字他本又并刪去胡字致惠氏校本阮氏校本竟改地爲此曰下此云云大誤矣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注雖有坐在陽則上右坐在陰則上右之說考之儀禮多不合疏以爲常席亦不合蓋禮無論立位無論坐位北面者必東上南面者亦東上東面者北上西面者亦北上惟士昏禮納采時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親迎時主人亦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此爲神布席亦不合蓋禮無論立位無論坐位北面者必東上南面者亦東上東面者北上西面者亦北上惟士昏禮納采時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此爲神布席故有西上若爲人布席則斷無西上故下文有主人徹几改筵東上之語注曰鄉爲神今爲人是也其或稱西上或稱南上者如大射禮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聘禮衆介入門而左北面西上及公食大夫禮陳鼎當門南面西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

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皆非爲席而言也

書之勑絕左傳之勑民曲禮之勑說均此一字耳自曹憲以勞之訓當從力而書傳字皆作勑禮記字獨作勑幾於黑白之不分然說文力部只有剩字並無勑字而張揖五經文字力部勑字云楚交反見禮記則毋勑說向不作毋勑說矣考據家皆泥曹憲說惟錢辛楣獨主張揖說似得之

疏中屢引隱義云或引義隱云曲禮禮器內則皆有之似皆書名也隋志云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鄭樵通志又云禮記音義引二卷謝慈撰釋文敘錄云射慈字孝宗彭城人爲中書侍郎齊王傅禮記音一卷或姓謝或姓射皆此一人耳除見於正義外其引於釋文者如曲禮引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內則引齊人以相絞訂爲掉磬雕筋之大者玉藻引魚須文竹以魚須節文竹之邊雜記引俠之爲移也仲尼燕居引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祭統所謂自卑至賤之注引卑必利反其六條若檀弓下虞而立尸節正義引謝慈云卽音義隱所云也然則作書之人正義已有之矣

正義本經與釋文本經字多有不同者如供給鬼神釋文云共音恭本或作供則陸本必作共也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同忘報反則陸本必作旄也至鸚鵡之作嬰母猩猩之作狌狌此等不可枚舉而實有參差必當分別者如不相知名句正義未嘗有衍字而釋文則曰名衍字耳定猶與也釋文云本亦作豫而正義本則直引說文作獸名是本豫字之假借字接隋志文有音義隱一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爲射氏之文也又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偶誤

弓下虞而立尸節正義引謝慈云卽音義隱所云也然則作書之人正義已有之矣

正義本經與釋文本經字多有不同者如供給鬼神釋文云共音恭本或作供則陸本必作共也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旄本又作耄同忘報反則陸本必作旄也至鸚鵡之作嬰母猩猩之作狌狌此等不可枚舉而實有參差必當分別者如不相知名句正義未嘗有衍字而釋文則曰名衍字耳定猶與也釋文云本亦作豫而正義本則直引說文作獸名是本豫字之假借字接隋志文有音義隱一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爲射氏之文也又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偶誤說文於所引與亦是獸名殆不可解矣

耳今合釋文於正義名之爲衍字人不復辨與之非本字人乃誤改且因釋文改經因經改疏因疏并改說文於所引與亦是獸名殆不可解矣

下齊牛式宗廟鄭注齊右前馬引作下宗廟式齊牛能氏以曲禮文爲誤周禮注爲正是也然禮經本如此非鄭注始改正或唐時鈔者誤倒之耳故鄭注無辨而孔疏有辨

天子以四海爲家諸侯不能以四海爲家也故曰奈何大社稷庶人隨在祭於寢大夫不可隨在祭於寢

也故曰奈何去宗廟然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其下不言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而言大夫死眾士死制者去爲緦帶之事可動以私死乃災變之事必責以公此乃古今定禮上不及天子下不及庶人正有深意在焉自此義不明而人事多謬宋之士大夫不歸本鄉誤以庶人自處明之懷宗不遵南京又誤以諸侯自處其爲害亦大矣哉

鄭注天子當依而立一節云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注諸侯未及期相見一節云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按漢志言禮古經五十六卷釋文敘錄亦言古禮經五十六篇則出於孔壁者本不止十七篇惟鄭不注彼三十九篇遂無傳耳今於朝宗遇會誓盟等禮皆以爲亡必皆未嘗見而天官內宰注引天子巡狩禮聘禮注引朝貢禮夏官射人注引燕嘗禮月令引王居明堂禮又有出今儀禮之外者得毋此猶見於三十九篇中彼亡者亦在三十九篇中與下文類見

之禮言謚之禮亦並注曰亡

正義於泣牲曰盟引左傳隨人之盟有定四年鑪金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句按傳文云鑪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疏以割心一句爲鑪金語故曰鑪金云非解書也釋文亦出鑪字曰音盧氏也金名本又作鑪其字顯明如此而阮氏校勘記乃曰鑪金二字不可解疏是左傳二字又言形聲不近浦氏校本更爲武斷迺刪去鑪金云三字噫妄矣乾隆以後請人改訂辨證不爲無功於經學然多對本互勘未必全書融貫所以并此在眼前者而失之

以較顧亭林毛西河諸公相去遠矣余嘗有詩云古人博羣書心會言外意今人校羣書目窮紙上字故著作愈多攻詰愈力剽竊愈易而後起者紛紛何足責也

黃帝針灸神農本草素女脉訣疏中別說以此三者爲醫之三世所論極近理否則趙括之徒承華佗之業並此三者未嘗盡可以其父子相承信其君臣不誤遂服其藥乎注云慎物齊也正是此義疏乃以爲未嘗其義不可解

豚曰膞肥注膞亦肥也春秋傳作膞膞充貌也釋文豚徒門反膞徒忍反注同本亦作豚又出注中作膞云徒忍反據注似膞有兩字故上於本經訓肥下於傳文訓充據釋文亦似有兩字故上音經文曰徒忍反注同下出注文又曰徒忍反此其文義可疑盧召弓校本阮文達校記遂謂經之膞肥注之膞亦肥皆當從釋文本一作豚此於重訓重音得矣然豚無肥也之義豚亦無徒忍之音況經舉牲號皆不及牲名若於豚仍曰豚可乎忍以爲注義必有兩字釋文其

作一音當於此中求之攷說文解字段氏於膞字下引郭注方言曰膞膞肥充也音突亦作豚乃悟釋文所謂本一作豚經之豚曰膞肥注之膞亦肥也兩膞字當作兩豚字雖膞豚異字而膞豚同音注語明釋文亦明證蓋豚之形近豚故別本有誤作豚而豚之聲同膞故此本又訛作膞耳玉藻圈豚行釋文本又作豚

正義駁王劭謂古本無穊曰明粢一句引士虞禮記注爲說後人證古本無穊曰明粢一句亦以士虞禮記注得四字疏亦有明粢一句

故注曰異於人也死寇曰兵句宜附上羽鳥曰降二句故注曰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疏本誤以死寇曰兵句寇祭王父曰皇祖考節遂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爲名也誤合經文并誤會注意

攷工記攻皮之工注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韄又車人一欘有半謂之柯注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欘王伯厚急就篇跋言蒼頡篇見攷工記注者惟鞄韄柯欘四字今按曲禮死曰考曰妣疏引蒼頡篇云考妣延年則注得四字疏亦有四字或唐時此篇尚存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少儀聽役於司徒正義引此文亦曰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似檀弓此文別無脫字沖遠所見亦無異本而疏引皇氏以司徒爲國之司徒熊氏以司徒爲家之司徒沖遠主熊氏而駁皇氏其前有其家臣司徒敬子句其後又有季氏無諡曰敬子者句按經無敬子字注亦無敬子字疏何以知其爲敬子而詳爲之辨耶近有外國本稱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使方二字因男子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同處並是同

注而增敬子二字因疏而增其爲僞竄矣而孫志祖讀書脞錄信之阮文達校勘記取之未免爲作僞者所欺或曰使經本無敬子字疏何以及敬子諡曰下經有衛司徒敬子死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又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注不言何人則所謂司徒敬子者多矣熊皇之疏似非此節之語何者注明言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布則司徒明是上卿旅明是下士使旅歸之非自司徒歸之也何致紛紛若此況下文讀賵二字本另冠一節有注而無

孔本有之故引何允說耳其實從釋文爲善若正義本原無舞斯慍句惟

疏今誤以曾子所言一節綴於獻子之喪一節而移上節疏屬下節後標經止云孟獻至可也而於讀賵之非自司徒歸之也何致紛紛若此況下文讀賵二字本另冠一節有注而無

字安可改作司字按說文嫥壹也嫥卽專並無司義但有同義下經行并植於晉國注并猶專也知并爲專卽知專爲同矣

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喜哀相環情事相反劉原父所以疑有脫句而不知中有衍句也按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並注慍猶怒也一句皆衍文據此陸氏本原無舞斯慍句惟孔本有之故引何允說耳其實從釋文爲善若正義言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則正與釋文合其

下又別引鄭一本云舞斯蹈斯慍又引王本云八喜則斯循循斯陶此則皆俗本不足據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注哭者哀痛之有虧傷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宗廟虧傷之事阮氏校謂疏中虧傷當作毀傷只改疏語而忘爲注語其不盡一有如此證憲氏校宋本好以意改疏偶不照注而阮則全宗之耳

仲尼之畜狗死注畜狗馴守釋文出馴守字上不音狗字出爲埋字下乃音狗字似陸本經注俱無狗字然經之狗字可省注之狗字不可省考文引宋板鄭注作畜利馴守殆因此而作偽

白虎通引尚書曰至于岱宗柴柴字屬上句漢讀如此者多矣或謂尚書則然王制不必然故岱宗下有注柴在下另注然觀禮鄭注明引禮記此文不曰王巡狩至于岱宗柴乎疑刊注者誤斷以附經若更定之以柴屬上句而注連下句曰岱宗東嶽柴祭天告至也而望祀山川句無注便與漢讀合鄭注郊特牲引堯典亦至柴字爲句

祭義祀先賢於西學對上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故鄭注西學周小學也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對上東序東膠之大學故鄭注周立小學於西郊兩處經文西字不說注文西字亦不說惟祭義又有云天子設四學注曰謂周四郊之虞庠皇疏亦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此條之四字亦確段玉裁因此欲改王制之西郊爲四郊顧千里駿之又欲改祭義注之四郊爲西郊按孔疏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句既曰西方成就之地王西郊言又曰或徧在四郊則王四郊言是此字

孔沖遠已不能定矣愚以爲祭義西學二字王制西郊二字可改西爲四而祭義天子設四學句似不可改四爲西證以北史劉芳傳則當作四爲勝作西爲

賀

姚信作昕天見月令正義虞從聲作穹天見晉天文志月令之其數八其數七其數九其數六鄭注舉五行之成數不及五行之生數至注其數五則又不然正義載皇氏別說云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

得士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士數五爲成數九其說似勝之

古厤以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漢厤始移之三統厤亦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至律厤志乃移之

正義盖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二時皆云還乃豈孟春獨作還反此字疑有誤釋文於此節出還乃曰還音旋似正義本亦是還

淮南子時則訓皆作遷乃

播之於參保介御之間今本作揩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誤也注云揩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謂保介御者卽謂御疏引經云揩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引注云揩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間皆有之間字可證

孟春鴻雁來引今月令鴻皆爲候季春鴽化爲鳩引今月令無鴽爲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引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孟夏王瓜生引今月令云王瓜生毋伐木毋覆巢引今月令伐爲伏仲夏毋躁引今月令毋爲欲靜又毋刑引今月令刑爲徑季夏命漁師引今月令漁師爲龜入又命四監引今月令四爲田孟秋民多瘧疾引今月令瘧疾爲厲疫季秋持弓挾矢以獵引今月令獵爲射孟冬乘元路引今月令乘軫路軫似當爲參又命太史釁龜引今月令命太史釁祠祠衍字又固封疆引今月令疆或爲壃仲冬淵澤井泉引今月令淵爲深季冬水澤腹堅引今月令無堅又及百祀之薪燃引今月令無此句據正義鄭以月令爲呂不韋書不同者三五字而已則今月令呂不韋本也其以今別者疏云入禮記者爲古文而孟春注引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不作嵎銕亦不作禺鐵疏以此爲伏生所傳非壁中所得則其爲今文審矣何以又與今尚書者若另有所指

草爲螢螢不復爲腐草故不稱化又釋文云螢戶扃反或作腐草化爲螢者非也孔本無化字陸本亦無化字近之攷古者反據藝文類聚三引月令此句皆有化字遂疑本有化字以他說改本經此風始於惠氏定宇盛於戴氏東原始不可爲法且云周書時訓解呂氏季夏紀淮南時則訓皆有化字可證按淮南是腐草化爲蚓非螢也以淮南證有化字其說經不愈支而無當於理字

亦非螢也以淮南證有化字則亦可以易緯證無化字

孟春鴻雁來夏小正作雁北鄉呂覽作候雁北仲秋鴻雁來呂覽淮南作小正作遵鴻雁呂覽淮南作候雁季秋鴻雁來賓夏小正作雁來賓呂覽淮南賓字闕下季冬雁北鄉呂覽淮南同以陽鳥紀時者四六經天文編引吳斗南云雁以北方爲居自北而南則謂之來自南而北則謂之北正月非南來之時也當從小正呂覽淮南作北爲允困學紀聞亦主此說謂康成時本是北字後來乃譌爲來字故曰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此說誠確矣至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呂氏春秋注淮南子注皆以賓字屬下來字絕句云八月來者其父母也九月者其子也賓者老雀也栖宿人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似不如鄭注月令之善

仲夏止聲色毋或進注引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令止之非其道也仲冬去聲色禁嗜慾注亦引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遝疏引易緯通卦驗甚詳又云樂緯協徵圖亦同而於春秋未具按九能之說見詩定之方中毛傳八能之說見禮記月令鄭注皆古書也人習知九能罕用

八能者

季夏命漁師伐蛟淮南子作命漁人伐蛟高注漁人掌漁官漁讀相語之語也季冬命漁師始漁淮南子同高注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漁讀論語之語此字讀去聲僅見此

鄭注月令多引王居明堂禮而月令夏時亦言天子居明堂似其禮卽此禮也仲春引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祼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惡氣孟夏引王居明堂禮

曰毋宿于國仲秋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引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引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季冬引王居明堂禮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語意皆與本經相發明禮器周禮其猶醳與亦引王居明堂禮

曾子問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子父母死壻亦如之此段注不甚詳疏不得解因有喪而男不急娶禮也因有喪而女不敢嫁亦禮也既免喪則俟終喪矣而男反不取而別取女遂不嫁而別嫁酷非情理之至尋省禮文自有禮意蓋男之致命告緩昏非告辭昏也女之許諾許緩昏亦非許退昏也故承之曰而弗敢嫁至女之使請請示故承之曰而后嫁之始之弗敢嫁即弗敢嫁此壻耳

學疎而世事壞矣或曰用者固宜取知仁勇去者何以第云詐貪怒曰此因其近似而言耳勿以詐近知而不去其詐勿以怒近勇而不去其怒勿以貪近仁而不去其貪語之精密正在此或又曰詐誠近知怒亦近勇貪豈近仁乎曰孔子言欲而不貪謂求仁而得仁又焉貪此本古義證以近事譬如蠹吏黷篕不飾其取賄也固以酷濟之其得賄也必以慈柾之若使事事執法誰能以賄免又誰肯以賄來耶貪之所以必冒夫仁也噫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兩句皆云還相爲質攷五經算術下引則上句是還相爲滑也注云皆有滑甘是謂六和雖專解和字無與此句然似滑字勝

注中始於黃鐘句下有終於南呂句此正義本也若釋文則上同始於黃鐘句下別有終於南事句故曰商事律名京房傳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今合釋文於正義注中不見南事句而音義乃標南事字閱者殆不得其解正義雖從終於南呂亦云諸本

定本多作終於南事

禮器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遵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注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遵伯玉衛大夫也名瑗說者皆以上文二句卽伯玉之言如其然則應冠君子之人達句於上方得了然若謂上文有故字是承先王之制如其然則突綴君子之人達句於下尤不了然愚以爲注中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九字正是伯玉自申達字之義正是記者證成上句之旨本

無此字疏安得有此語似不可據他說而疑本經

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亦分言

因則庶羞有椹有椹注椹枳椹也椹梨之不臧者今經祖誤作楂注祖誤作椹陶弘景本草注曰禮云楂梨鑽之謂鑽去核也鄭元不識以爲梨之不臧者郭璞以爲似梨而酢澁古以爲果今不入例矣按說文楂與柤同似梨而酢既曰似梨是亦可訓以梨矣既曰而酢則正可訓以不臧矣鄭非不識陶自不攷耳又按鄭注柤梨不臧在上論庶羞條內陶引楂梨鑽

之在下擇治條內据疏云鑽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撰看其蟲孔也注未言不知鄭何解陶本草注誤記上文庶羞之注爲此節擇治之訓遂疑又妄會陶之語謂陶以粗爲鑽之後人不審陶之誤又妄去鑽之名則又冤矣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儀禮喪服疏引作帶惡笄以終喪惡字上有帶字而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又似笄字下有帶字按疏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則經必有帶字可知

下信不下僭問義不問志此爲下笾正法少儀不貳問鄭注有云不得於正凶則下笾其權也疏不得其讀而自爲之說云若二心不正必凶則下笾權時妄告非也蓋注十一字爲句言不得因下其正見凶而又妄欲下其權至或行不義也以不得二字貫下而疏乃添不正二字另解所以失其旨

少儀枕几頻杖之頻注聲枕也釋文音京師反其字當从火部刃授穎之穎注穎鐵也釋文音役頂反其字形異聲異義亦異案正義云穎之穎南風之穎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穎兮可以解吾民之財兮此古詩也明見尸子引見文選琴賦注而鄭不據以注樂記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亦古詩也明見列子湯問篇黎丘引諺語父子相戒之辭也釋文音京師反其字當从火部刃授穎之穎注穎鐵也釋文音役頂反其字形異聲異義亦異案正義云穎之穎南風之穎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穎兮可以解吾民之財兮此古詩也明見尸子引見文選琴賦注而鄭不據以注樂記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亦古詩也明見列子湯問篇黎丘引諺語父子相戒之辭也

是穎發之義刀之在手謂之爲穎禾之秀穗亦謂之爲穎枕之驚動亦謂之穎其事雖異其大意同也其說似未審

學記詞氣本平易而句讀多參差如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注以時字爲句連上讀以學字別句屬下總則時字句絕業字句絕居字句絕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注以訊字爲句言字屬下數字爲句進字屬下則訊字絕句數字絕句安字絕句較之今讀似不同

曲禮節引曲禮曰似古別有舊禮學記亦引記曰似古別有舊記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此古詩也明見尸子引見文選琴賦注而鄭不據以注樂記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亦古詩也明見列子湯問篇黎丘引諺語父子相戒之辭也而鄭不引以注學記其於經說純矣

今樂記有十一篇古樂記其二十三篇其所佚篇目

時二句惟家語樂篇有之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鄭云未聞也

如奏樂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賓公第二十三是也隋書樂志以爲取之公孫尼子史記樂書正義亦以爲撰自公孫尼子白虎通義禮樂篇引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又引樂記曰塤坎音也管長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柷乾音也皆不在今十一篇之中或即十二篇之文

與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二節與文子道原篇同而理學家天理人欲之辨實始於此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一節與周易繫辭篇同而鄭注方類物羣之解又異於此雜記里共主之注引王度記曰公羊隱元年疏亦引王度記曰惟曲禮正義引作大戴禮王度記云似王度記即大戴禮之逸篇也續漢輿服志引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云云與公羊疏同

野臣案閻氏若璩曰孔疏三十九篇謂鄭生所傳古文禮三十九篇也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後漢書儒林傳始知書亡於隋以河間獻王所得五十六卷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春秋宣十五年正義引辨名記云禮運正義亦引辨名記云惟月令正義引作蔡氏辨名記曰似辨名記又有蔡氏之別名矣其曰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引文並同此等似皆古禮亡逸三十九篇之記文耳

淮南子泰族訓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淸廉敦厚者書之教也淸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怪此節與經解

相仿或亦古經說逸言也

楹弓上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只言書云故注不舉篇名至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則注云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據此則鄭非惟不知仍僞說命之文亦並不用無逸篇之文直以此爲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當屬其篇之語耳正義曰按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讙在無逸之篇

而鄭云名篇在尚書則是高宗篇上有此二言與書之文不同者鄭不見古文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篇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是也然謂鄭不見古文之說命豈不見今文之說則所以辨賢賤也有時不序昭穆而序事如授事以官之說則所以辨貴賤也所以序貴如以爵爲位之說則所以辨賢也所以序昭穆所以逮賤所以序齒三節平列序昭穆序爵序事一貫相承自明人請義誤解朱子章句不以序爵序事兩層與所以序昭穆一句合而以序爵序事兩語與宗廟之禮一句並

中庸素富貴數語有病而無方下文在上位數語有方而無病正義聯爲一條甚是曰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在下位不援上此素貧賤行貧賤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語似平淺理不然且不卽何以行又安有所謂得也

管子形勢解溫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薄民如仇讐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此段正親民的義必改爲新民殆少味矣

蔡虛齋林次崖謂遂云序爵指異姓序事亦兼異姓

燕義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

證指若與民相親說而來民知德大報古本釋自序曰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即親親而仁民也自也以及遠而親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亦非親其民也說與諸異四書或單文援孟子小民親於下人入親其親而天下平親親仁也達之天下爲證指民與民相親說說亦稱別矣然王伯厚則謂大學之親民當爲新猶金縢之新迎當爲親皆傳寫之誤

于虹豈牲醴鷹旋皆所以明貴賤也此正旅酬之禮即以逮賤之義其曰下爲上者猶下因上耳鄭以無算爵之賓弟子兄弟子當之遂令說者不能無疑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燕江校

孝經

今文孝經稱鄭康成註古文孝經稱孔安國註其後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二句本唐時御註序玉唐時劉子元著十謬七惑之議明註不出於康成司馬堅辨二十二章之非明註之不必用安國今正義本惟用明皇御註而釋文本則仍用康成舊註攷古者以正義校釋文每言今註無此文而不知今註非其本

也憑嘗究而論之孔傳古文雖云孔壁藏本而實隋時王孝逸所得以送王劭王劭以示劉炫其前之淵源無所受也鄭註則兎睢後漢書既有明文衛宏集撰又有定論其相承行用固已久矣雖果出康成與否核以目錄難為的據然晉中經簿臚列九書皆云鄭氏註名元孝經一書獨云鄭氏解無名元字則孝經固有鄭氏解矣攷公羊昭十五年傳註引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徐彥疏云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據此則有鄭康成一家又有鄭稱一家續後漢書輿服志註有鄭稱為魏侍中郎其人也諸所云鄭氏註或亦鄭稱註而或以為鄭小同則非也顧正義於今文家舉魏王肅以下二十八漢長孫氏以下七人於隋又舉魏貞克一人其中有鄭眾及鄭元而無鄭稱又不可解

御序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攷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云云按正義本或言此依鄭註也此依王註也此依韋註也此依魏註也此依

孔傳也所據不過五家又有魏貞克而無虞翻亦早及劉邵正義未有指言遂無可考

又吳有虞翻（見吳志）晉有虞槃佑（見經典據錄）御序言六家異同孔鄭王肅劉外有虞翻一家或序誤以虞槃佑為虞仲翔也隋志虞槃佐孝經註一卷唐志亦云虞槃佐孝經註一卷或誤作佐（考虞氏易經註佐或作讚佐或作槃佑）

訓鄭孔王肅劉外並無虞翻一家（德明自序云六家）

爾雅

老子論語國語訓註傳於世不聞有孝經註也

夫小辨破言小義破道道小不迴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此大戴禮小辨篇孔子對哀公之言也揚雄之對郭威見西京雜記　張揖之表廣雅皆據此爲爾雅所由名故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孔子所增又以爲子夏所益叔孫通所補沛郡梁文所考俱見張揖上廣雅表今案周公謚法解有云勤勞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虛也惠愛也綏安也考成也懷思也則謂周公所作者相應矣孔子作易傳曰師衆也比輔也晉進也遘遇也又曰師者衆也顧者禮也頤者養也晉者進也遘者遇也震者動也則謂孔子所增者相應矣子夏作喪服傳其親屬稱謂作易傳其字義訓詁同如元始也帝小也俱見於爾雅釋文李氏集解所引則謂子夏所益者相應矣惟叔孫所補梁文所考不能一一指實耳

爾雅本二十篇今惟存十九篇見漢書藝文志疑之譜書所引如易疏引爾雅釋詁之楷模詩疏引爾雅釋言之桎梏詩疏引爾雅釋訓之橐囊周禮疏引爾雅釋器之筐篚又大司寇婦人田蠶周禮疏引爾雅釋蟲之蛾子蟊賊又甸師蓏菹疏引爾雅釋草之瓜瓠又醢人四豆有昌本麋臡疏引爾雅釋草之蒲菖又醢人四豆有芹菹兔醢疏引爾雅釋草之芹楚又醢人四豆有筍菹魚醢疏引爾雅釋草之竹萌又醢人四豆有鹿臡疏引爾雅釋獸之麋鹿又醢人四豆有鴈醢疏引爾雅釋鳥之鴈鵝又醢人四豆有魚醢疏引爾雅釋魚之鱮鰱又醢人四豆有蜃醢疏引爾雅釋魚之蜃小者又醢人四豆有脾析蠯醢疏引爾雅釋魚之蠯蜌又醢人四豆有蝸醢疏引爾雅釋蟲之蝸蠃又醢人四豆有蟻醢疏引爾雅釋蟲之蚍蜉

也其犍爲舍人劉歆李巡遂無復一語之及疏爾雅者自五經正義所引顧氏某氏謝氏而外據釋文敘錄尚有梁沈旋陳施乾二家據那氏序又有孫炎此與作註之孫炎不同高璉二家今亦無從得其說似亦作註疏之過也又說文繫傳袁宇引裴瑜讀西陽雜俎九頭鳥引裴瑜說此亦釋爾雅之人也今之註疏皆未引文選校獵賦儲積其僧註引郭舍人移珍來享註作犍爲舍人齊民要術引者二其一斫斸謂之定引舍人註云斫斸鋤也一名定一名柝冀大蠆引舍人註

云蠆有小故言大謎人註曰勞力極也來強事也疑今本誤以註勞音邏犍爲舍人註曰勞力極也來強事也疑今本誤以註作羅舍人未引案或云犍爲舍人或云郭舍人或云舍人或云郭舍人攷陸氏釋文則稱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周養聰因待詔二字謂即東方朔傳中之郭舍人孔晁注因郭字謂即西京雜記之郭威字文偉錢曉徵則謂廣韻有舍姓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

釋器魚曰斮之疏李巡本作魚曰作之釋逆謂之四海疏云李巡本下更有三何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亦傳本之異者郝氏謙本據那氏序又有孫炎此作斮之過也又說文繫傳袁宇引裴瑜讀西陽雜俎九頭鳥引裴瑜說此亦釋爾雅之人也今之註疏皆未引案或云犍爲舍人或云郭舍人攷陸氏釋文則稱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周養聰因待詔二字謂即東方朔傳中之郭舍人孔晁注因郭字謂即西京雜記之郭威字文偉錢曉徵則謂廣韻有舍姓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

釋器魚曰斮之疏李巡本作魚曰作之釋逆謂之四

本小異者如釋天之四氣和謂之玉燭與尸子合與李舍註合知今本作四時者非也釋草之蒙王女與前王基蒙王芻合知今本作玉者非也又如釋邱之堂途作當塗釋草之權藑舍作權藑合皆勝今本郭註釋詁未詳者二十有九釋草未詳者二十有一釋木釋蟲未詳者各七釋鳥未詳者六釋魚釋獸未詳者各二其云未聞其義未詳所出者尚不在此限然據經文字句參以註家異說亦有差錯不一者如鯉鱣鰋鮎註以一字爲句據舍人曰鯉一名鱣孫炎曰

鰋一名鮎則各以二字爲句也蒹荷上藥貫衆註以三字爲句據本草云貫衆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扁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似一草而三名又以各二字爲句也王釋鳥之鶵鵝老鷹鶵註以老字屬上而樊光本以老字屬下據賈逵左傳註有行鳩嗜嗜嗜鳩嘖嘖老鳩鴶鶵之語以屬下者爲是釋獸之鼫鼠註以豹文屬下說文鼫鼠或從石虛聲若虛與辛怡聲義相近則以豹文屬上據唐虛若虛與辛怡聲之言似屬鄭註洪氏也最爲確義釋言恍充也恍充被四表孔傳光充也亦屬古義

聊註下三字另行云未詳監本考證則以下三字連上枕斃梅三字據宋朝英毛詩略記云說文枓高木也是枕樹之高者名爲聊也似連上者爲是此亦謂何讀者所宜知也

台訓我又訓予皆一義攷商書七篇稱台者四湯誓曰夏罪其如台盤庚上曰卜稽曰其如台高宗肜曰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曰今王其如台史記於殷本紀所引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皆以朕何詰之似短言之曰如台長言之卽曰若之何矣而爾雅台

釋詁之諸郭音悁而釋文載沈旣檢反是沈本必誤作謂字也釋言鷹蔡蓬郭作見反釋文載沈平兆反是沈本必別作旚字也惜徒備其音而不詳其字

龍龕手鑑開行均引爾雅註云憒事之危也又引爾雅者即今憒危也遹見也遹當卽今憒危也遹見也

雅註云心不欲見而見曰遹當卽今憒危也遹見也

隊下註文不知何本

釋宮閎謂之門當作廟門謂之閎接禮器爲祊乎外

正義引釋宮作廟門謂之祊郊特牲索祭祝於祊註

廟門曰祊正義亦曰釋宮文則此本作廟門謂之閎

閎與祊通作閎者倒置門字而又脫去廟字故耳又

徧門謂之閎其下文云所以止扉謂之閎重文似有

誤字按釋文云本亦作閎說文閎所以止扉則所以

止扉謂之閎當是所以止扉謂之閎註未甚了然

欒鬯之鬯鬱謂之釀謂之鬯約謂之救律謂之分四句連文

似四器同類孔檢討據唐高郢律簡賦曰碧鮮之竹

採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指

下彼高鳥紛如隊集謂律亦取鳥之器此解似新而

遂致誤下文濟謂之霽亦當從釋文別本作霧註曰地氣發天不應也說文上作霧註曰天氣下地

霽謂之霾此雖不出爾雅當亦引爾雅也不然宋世

家引洪範文曰露鄭注作濟本一字非兩訓禋雅爲重文矣

周禮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鄭註道布者爲神所設也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據此則凡祭亦設布而爾雅祭星曰布者按淮南子言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高誘註司命傍布也又曹氏之裂布註楚人名命爲曹今俗開以始織布繫舊其傍謂之曹布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似有四名實止

二祭按說文禷字引既伯既禱作既禡既禱蓋禡爲師祭通作貉亦爲馬祭通作伯周禮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又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康成貉讀爲十百之百又夏官大司馬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註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伯據此則禡也貉也伯也或祭師或祭爲禡合亦華也連六字爲句皆華琴之異名此說是

華木蟲魚鳥獸有同名而異物同字而異義者如釋草中葍蔣之與苗蔣字相通也蕨攝之與芙蕖音相

小山名岌大山名嶓也大山宮小山霍疏又申之曰謂山形若此者霍名非謂大山名宮小山名霍也按恆爲北岳霍爲南岳錢氏坫據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以此證嶓爲恆之訛甚確又文選長笛賦吳都賦註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嶓今本嶓字山海經郭註引爾雅樂不實謂之葍今本乃英字玉篇引爾雅宰中謂之時今本乃時字則字之譌者亦多矣又如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說文水部引此作西至汎國亦府市切疑即邠字

而譌其半也既大巖梁昭明太子七契有河東洗大隴石蹲鴟之句疑即大字而多其點也

蔣茭蔣根櫬寮合華蓼也郭註以蔣茭爲句蔣根爲句櫬寮合爲句錢曉徵據說文以茭爲芡以櫬爲榇以蔣爲藏云蔣茅根也茭草根也蔣非根也連四字爲句皆根之異名榇亦華也虆亦華也合亦華也連六字爲句皆華蓼之異名此說是

華木蟲魚鳥獸有同名而異物同字而異義者如釋草中葍蔣之與苗蔣字相通也蕨攝之與芙蕖音相

小山名岌大山名嶓也大山宮小山霍疏又申之曰謂山形若此者霍名非謂大山名宮小山名霍也按

轉也雖南沽舊與倚商活脫考之古音無不相合也若釋草有果蠃而釋蟲亦有果蠃釋草有蒺藜而釋蟲亦有天雞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之顯然者至於釋鳥有天雞釋蟲亦有天雞釋草有蒺藜釋鳥有天雞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之甚顯然者至於釋卓之蕠蘿與釋蟲之蜜羅釋草之蒌蘆蒚與釋蟲之蠦蠦蜜皆取音同釋草有味莃蒮釋木亦有蒮荎釋蟲亦有諸慮名山鼬釋蟲亦有諸慮名奚相釋蟲有密肌繼英釋鳥亦有密肌繫英郭註或疑爲重出殆非也又如釋山之獨者爲蜀而釋蟲之獨行亦爲蜀雖皆從獨義也釋草之戎葵爲蜀葵而釋蟲之蜀亦爲蜀雖皆從大義也

而維之大舊亦爲蜀雖五字爲句據匯師農本則上二字句下三字句據師農本則上二字句下四字句亦未悉其義也欘梧樸枹者謂舍人六字句謂舍人各明其義也作棄見釋文而各本異讀俱非本經玟臧棣貫棊郭本聯五字爲句據匯師農本則上二字句下四字句亦正義則莫如騋牝驪牡元駒褭驂一條康成註周禮廋人七尺以上爲騋引爾雅騋牝驪牡元駒褭八尺以上爲騋牝驪牡元絕句牡元絕句及註疏記字金文周禮釋文云牝驪絕句牡元絕句及註疏記楷弓上我事乘驪又引爾雅曰騋牝驪牡元五字爲句則古之讀可知矣惟郭註以騋牝驪牡爲句而讀始始歧說文又引騋牝驪牡四字而文益訛解者始無所據案爾雅釋獸麋牡麎牝麋其子麋鹿牡麚牝麋其子麋皆先言牡次言牝後言子釋文云孫改上爲牡則必改下爲牝疑元本乃騋一讀牡驪一讀牝元一讀駒褭驂一讀非參攷各本不能定也

鼉鳴者攷工記鄭註以爲發聲屬發聲即蛟螭也則當以蛟螭爲句郭註拘於常例遂不知有變例而强爲之詞殆非也又如蟦蠐螬蜪蠐螬蝎郭亦以上五字句貫下一字故疏云上文蝎蛸郭云木中蠹下文蝎桑蟲郭云即蛸蠨然則蟦蠐也蠐螬也蜪蠐螬也蝎也桑蟲也蛸也一蟲而六名也今案孫炎及本草則蟦係蟦蠐名蝎係蝎蠐名兩蟲分明不誤故陳藏器說蠐螬青黃色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從夏入秋蛻爲蝎蝎蠐白色身長足短口黑無毛至春羽化爲天

半二物判然以爲一物必誤矣

經蠵螁二字誤當作蠵螁註云蚊二字誤當作王蚊按洪炎祖作爾雅翼音釋引似蠵本从尤不从尢郭樵通志六書略謂王蚊爲蠙蠙似蚊本作蚊云本作王說文曰尤螁屬諸也螁蠵屬諸也蠵或从酋作螁是螁字即蠵字皆音促不音秋亦不音去釋文謂蠵音去螁音秋誤也但據說文則當作蠵元螁蠵屬諸也今但存蠵螁二字實止一字殆不可解

大戴記勸學篇有蟹六跪二螯八足几三句爾雅釋魚篇只有蜻蜻小者蠙一句舊人笑蔡謨食蟹蚓而委頓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此語殆不可解且郭注前一說用埤蒼以爲螺屬則此何蜻蜻並非蟹也後說引或曰即蟹蜻也亦不過似蟹耳何曾有分別孰可食孰不可食耶

孫本將且二字沈集合爲將鼠見釋文狼條下今二爲一也

郭註鷮字今本分爲鷮鳥二字分一爲二也郭本釋鷮上脫黃鳥二字釋天之疾雷爲霆霆一霓字郤是雨也陸師農本則云雖皇也釋文亦先出雖字

後田皇字二字又顚倒不一也況一梅也時英梅之梅枕藥梅之梅與栴柟之梅三物而一名一菜也茶苦荼之茶荼委葉之荼與檟苦荼之荼亦三物而一名釋蟲之蟘天雞鳥之鶾亦天雞釋獸之鼮鼠身釋魚之鮎釋文謂崇家亟無此句又釋魚之珧崇家皆作射果眾家本皆作蠙此又不知郭何所據而獨異也

釋畜末云馬八尺爲騋牛七尺爲犉羊六尺爲羬豬五尺爲豵狗四尺爲獒雞三尺爲鶤此六名即六畜也五畜皆釋而豕獨不釋此間似有闕文或云前釋獸忽釋畜有豕子豬豵豶幼羠者猶豶幼羠者猶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檻四豵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貌牝豜此三十五字應置羊屬之後狗屬之前此最確

釋鳥之冬鳥鶵黃下衍桑鳳鶵脂四字釋畜之黑喙騋上脫黃馬二字釋天之疾雷爲霆霆一霓字郤編修作正義郝戶部作讓疏皆詳辨而郤直刪補之

班孟堅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曰男子
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今俗
雅釋親文也而云禮親屬記應仲遠風俗通義聲音
篇引禮樂記大者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今釋樂文也而云禮樂記公羊宣十二年傳何註舟
中之指可掬也引禮器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
舟今釋水文也而謂之禮案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
秦叔孫通撰置禮記似爾雅亦有數篇列在禮記如
夏小正明堂記曾子問之類其後以爲專書而遂各

還本書耳又周禮夏官校人執駒註鄭司農云二歲
曰駒三歲曰騋賈疏謂爾雅文今案爾雅中卻無此
兩語
郭本不盡從古本而今本又稍訛郭本校以釋文乃
定如釋詁之底廢按釋文乃底厎上丁禮反下之視
反有底字無廢字釋訓之怋怋按釋文乃怋怋一从
氐一从氏作怋字非怋字又如濩煮之也本纔字犀
謂之削本削字斥山之文皮本斥字軹首蛇本枳字
作遂蝘大東介善也引板詩作介人維藩陽予也引
魯詩澤陂作陽如之何惸憂也引十月之交詩作悠

悠我悝祓福也引卷阿詩作祓祿康矣刻利也引大田詩作以我刻耜酋終也引卷阿詩作嗣先公酋矣釋言肅噰聲也引有瞽詩作肅雝和鳴僊僊也引小星詩作寔命不猶俔戴也引絲衣詩作戴弁俔俔猷可也引陟岵詩作猷來無棄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引崧高詩作錫爾珪釋天西風謂之泰風引柔桑詩作泰風有隧釋水水草交爲湄引巧言詩作居河之湄釋草瓠棲瓣引碩人詩作齒如瓠犀釋鳥農風鶻引桑扈作鴶彼晨風釋畜黃白騜引東山詩

作騧駿其馬皆似雜齊魯韓之詩晉以前註家有引古文尚書者無引孔氏僞書者惟郭註爾雅頗異釋詁後待也引書曰後我后此太甲中語也然猶可解曰或引曰孟子昌當也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大禹謨文也然猶可解曰當引皋陶謨至釋鳥之鳥鼠同穴而引孔氏尚書傳云其爲雌雄釋畜之狗四尺爲獒而引孔氏傳云犬高四尺曰獒則謂之未見孔傳似未可矣他若茂勉也引書曰茂哉茂哉疏以爲皋陶謨則誤此乃古太誓文也劍見也引逸書曰劍我周王或以爲武成語亦誤此用鄭註書禹貢所引允征之文也故前不曰逸書而此獨曰逸書至引逆矣西土之人今牧誓作逖引天威梁忱今牧誓作稱引翌日乃瘳今金縢作翼引至於大坯今禹貢作伾引無或俾艱張爲幻今無逸作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或據孫樊舊註雜用今古駁文未必別有異本在永嘉以後也

嫏嬛藏板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兼江校

論語上

即曾論而參之齊論者始於張禹包氏周氏所注皆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則其注久佚矣而集解中仍採若干條殆不可解後人所以疑此本也即此論而攷之古論者始於康成陳羣王肅所注皆此本也惟古論語只有孔氏注按何氏敘云蓋寬饒傳有云好言事剌譏奸犯上意本非惡事亦非盛飾故漢書敘傳言劉向杜鄴王章之徒曰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論田豐亦曰剛而犯上孝弟之人和順積中下氣怡聲根於平素萬不得已而出於犯上之後漢書敘傳言劉向杜鄴王章之徒曰肆意

冷泉朱姚氏鼐云安國書序本出偽託惟論語集解中所引孔氏訓則解經皆功矣

時習集解用王注並無別義那疏引皇說最爲精整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五言之者皆以其衝相成又支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功易成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日日之所習也

那叔明駁皇氏疏犯上爲犯顏諫爭非注意邱光庭兼明書又以犯上爲干犯法令亦非經旨也按漢書

君子務本本字根本也爲仁之本本字亦根本也後漢書載延篤論有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大旨已明而後人不從者世多相承

不得其故按仁義禮智等是理側隱羞惡等是性來
人誤以性爲情則不得不强以理爲性此程子人性
中曷嘗有孝弟來所本也不知天下容有無仁義之
理斷未有無孝弟之性如禽獸然虎最殘忍猶不嗜
子豺最暴戾猶知祭先卽天下不仁不義之徒孩提
知愛少長知敬亦未嘗絶其父其兄之成也何必强
聖賢一定之訓就後儒三坎之說而以根本爲本始
耶識宋人談性之誤乃知宋人解書之誤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文選幽憤詩注引論語皆作貧

而樂道富而好禮集解次節孔注亦曰能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那疏引文亦作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
禮說者因疑經本有道字寫者脫去道字耳然坊記
有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之文而鄭注論語此文
則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苟則必本無道字故
注補入道字未可據他書以疑本經矣

孟武伯所問是孝而夫子所答是慈馬注恐非本義
其疾當指父母之疾人子能以是爲憂則承順於無
疾之時奉養於有疾之頃者必無所不謹可知矣注

商子說林訓宋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
注云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此乃漢
以前古義也

皋讓戒言惠可庶行謂言之惠者可行也說命汝不
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謂言之不良者不可行也予貢
亦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此皆行其言本
義卽先行其言正義若謂行之於未言之前言之於
既行之後則未脫諸口耶是行其意非行其言若已
脫諸口耶是行在後非在先且既已先而行之又何

必後而言之也反覆本文支離費解不知此子貢問
君子之人非問君子之言也夫子示之曰君子之人
雖在君子之言固在先取其言勉而行之而後於其
人追而從之論語曰雖欲從之孟子曰能者從之乃
此從字的解蓋其字指君子之字亦指君子未有懸
空無著者

干祿字兩見詩旱麓干祿豈弟箋干祿百福謂成王也一見孟
子盡心篇經德不回謂前聖也此皆受祿於天者豈
猶求祿於人耶鄭注訓干爲求楚訓祿爲位非蓋祿

與福同百祿是總結前祿福康祿即福也君子不可求位何嘗不可求福故曰求福不回又曰自求多福詩所云干祿與子張學干祿均是求福耳所以問行所以問達莫非此意夫子以言實尤行寡悔告之亦即此意否則聖人不斥其志於穀不誚其娶人爵而反授以干祿字書有是理乎

舉直錯諸枉則枉錯諸直漢婁鳳碑後漢梁鴻傳注引詩閟子小子正義文選閻中詩注引文皆錯作措從鄭本也困學紀聞載孫季和論語說有云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其說得二諸字本義歐公周臣列傳贊有云夫亂國之君常惟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惟而已孫以加釋措歐以置代措皆不可易之解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必古文尚書之詞若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乃今僞本君陳之詞也故集解不注何篇即夏侯湛昆弟誄引此不過云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引此亦云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皆不作書云也惟白虎通五經篇引作孔子曰書曰耳據釋文孝字遂致句讀各異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夫子爲政黜季氏無佾之詞奚取于三家之堂亦夫子爲政黜三家歌雍之詞非閒居冷諷與無故譏焉也晉庾亮欲黜王導啟郗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爲東海王詔曰是而可忍孰不可懷皆於黜廢用之此二章自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必廣三都黜臧甲溝公富晌同舉者集注後一說是前一說非也又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皆由漸而成亦相沿而至魯爲宗國得立文王廟五桓公廟爲出公廟郊特牲所謂設於私家是也因爲出王廟左傳所謂臨於周廟是也季氏爲宗卿得

祭文王廟用天子禮樂其後孺公之曾孫者亦用之
因祭桓公僭天子禮樂其後公廟之私設者亦僭之
李氏之庭卽三家之堂三家之堂卽桓公之廟必解
此而後討論有可據
周禮樂師及徹卒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又小
師徹歌注云徹而歌雍按祭禮必有徹每徹必有歌
其所取之詩無可攷注皆實以來雍只據此一章移
注周禮耳夏商時恐不然宴享禮恐亦不然也否則
其詞何可通行耶禮記仲尼燕居篇云客出以雍徹

以振羽荀子正論篇代舉而食雍而徹乎似亦相沿
不攷
儀禮鄉射禮一篇士大夫之射也大射儀一篇君大
夫之射也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
耦與眾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蓋
射分三大節又分五小節再射三耦及眾耦升堂射
一也射畢司馬命取矢加楅二也釋獲者數獲三也
設豐飲不勝者四也三耦及眾耦拾取矢五也初射
但三耦射獲而不釋獲及設豐二節但有
升堂射取矢加楅拾取矢三節而已取矢加楅者前
拾取矢也數獲者分勝負也飲不勝者示罰也拾取
矢者備更射也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揚進揖曰
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禮則司射誘射東面立
於三耦之北揖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曰及
揖大射儀則司射誘射入于次揖三挾一个出于次
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皆在升堂前者既升
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鄉
射禮則司射誘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

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候中
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大射儀則司射誘射升
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
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射侯再發此皆在升堂後
者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
階前揖鄉射禮則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
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背執弓不挾南面
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
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耦射三射

皆如初大射儀則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再射諸公卿卒射降加三耦三射如初此皆在卒射後者由是又有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進坐揖有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搢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以上諸揖讓皆是射之揖讓而非飲射爵之禮也惟鄉射禮於再射後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楅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弛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與于其耦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搢如升射所謂揖讓而升者指此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後於再射後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於西楹西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楅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弛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與于其耦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搢如升射所謂揖讓而升者指此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後於再射後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

幹臣案侯氏論語補疏曰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為句采見其揖讓而升下為句以揖讓而升下為句正與明於鄭氏射義注釋文以下字絕句正與引鄭注實之初經以明其異不郤宜七字連屬為句鬼氏或斷下而飲為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為句如王氏此注則斷揖讓為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司句下字

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又云耦出及階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弛司射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三射飲不勝者如初此一節揖而降階亦當揖如卒射則卒觶一揖降階與升飲者交于階前一揖也論語揖讓

而升下而飮鄭注射義與注論語釋文皆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飮一句則指飮時之升下不指射時之升下飮俱有揖讓是絕文非孔子不廢古訓說同考禮支升下飮一句下一句而飮一句皆曰揖讓而下升揖讓而飮竊按如下注作一句讀而飮一句讀而下升一句下一句而飮一句欠說互異備錄以存參

升下絕句而飮一句則指飮時之升下不指射時之升下飮俱有揖讓是絕文非孔子不廢古訓說同考禮支

而升下而飮鄭注射義與注論語釋文皆云揖讓而

升下絕句而飮一句則指飮時之升下不指射時之升下飮俱有揖讓是絕文非孔子不廢古訓說同考禮支

升下矣拾取矢在庭故云進退飮射時在堂故云升下矣拾取矢在庭故云進退鑿制下面飮三字遂以下面

以揖讓冠升下飮三項而下讀者誤以賓之初筵鑿制下面飮三字遂以下面

飮爲一句致與儀禮相悖故詳爲引證俾有所考訂

飮爲一句致與儀禮相悖故詳爲引證俾有所考訂

攷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繢之事後素功論

攷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下云畫繢之事後素功論

詔繪事字同此則後素字本此不容以白受采爲說

詔繪事字同此則後素字本此不容以白受采爲說

矣但如所解與詩詞三句似無著與禮後一悟尤無

矣但如所解與詩詞三句似無著與禮後一悟尤無

涉論者未免疑之按頌人一詩皆言裝飾之華也其

涉論者未免疑之按頌人一詩皆言裝飾之華也其

巧笑二句則言布采之素也于夏疑素亦在五色之

巧笑二句則言布采之素也于夏疑素亦在五色之

間何獨爲絢夫子言素必有五色之後正以爲絢蓋

色也禮居五常之一猶素居五色之一也中庸言仁之親親義之尊賢而二者之等殺則屬之禮孟子言仁之事親義之從兄而二者之節文亦繫之禮是仁與義皆所以制禮之本也所謂道也白虎通言知者知也所以知此禮也又言信者誠也所以行此禮也是知與信皆所以由禮之具也所謂德也故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也然則五性必待禮而後有節猶之五色必待素而後成文故曰禮後乎揄禮甚確而素何以揄禮未明故本濮進士之說而

美人衣裳如錦鬢髮如雲皆是絢也然非其素之倩

且盼而生姿焉則未爲絢畫工丹青既設朱綠既飾

且盼而生姿焉則未爲絢畫工丹青既設朱綠既飾

皆求絢也然非其素之勾且勒而分界焉則亦未見

神乾焉野客叢書據此文謂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

吾能言蓋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連下爲句其說不

可謂無據然禮運引此文中庸亦同此文采不足徵

增其前文以足此義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蓋野客叢書據此文謂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

吾能言蓋當於言字上點句之字連下爲句其說不

可謂無據然禮運引此文中庸亦同此文采不足徵

也作有宋存焉則上不連之字可知矣

龍本五祀之神故禮有祭龍者與不在羣祀之列安

得有媚與者此二句似當以地言不當以神言也昔

上諸字如此則有著落其中禮字如此亦有交涉

何也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猶繪有青黃赤白黑五

之夢衛君者託之夢靈公之爲君比於龍故王孫之爲隱語亦比於龍謂欲媚此者與其盡禮於朝廷其尊之地不若迎合於燕私獨處之間此正王孫賈祕訣獻芹聖人非輕侮聖人而以權臣自處也五祀禮注引逸中霤禮文曰五祀皆祭於廟則龍亦祭於廟禮器譏臧文仲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鄭注奧當爲竈又云宇或作竈正義云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祖及邊豆設於竈陛又延戶入奧以此知古人之祭竈設祭雖在廟門外之東延戶必在西室之奧本是一神而分列於二地故以於宇簡之下文更以所宇破之

有張侯之射禮射也有主皮之射力射也有設甲之射軍射也主有張巍張有設巍皆非中之訓以爲貫革固非以爲中質尤非夫射雖主於禮主於樂何嘗不主於中驛之致後儒強以主皮爲貫革而古人習射於澤宮之禮亡矣焉注以力不同科爲力役不同科與射作對舉又別一義

裘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但言知仁不言知不仁何也過者無心之失凡過於厚過於戀皆不好學之過也惡則有心之失凡故爲薄故爲忍皆自作孽之惡也過有當觀惡何必觀論語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人字

各字爲字俱屬善一邊不兼惡一邊故末句直承上文觀漢外戚傳稱子路不忍除姊喪爲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稱孫性私賦進父衣爲觀過知仁而劉宋時張佖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佖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前人引用皆無異義因孔注有小人君子之詞而後人不善會竟字乃兼含惡字所以有欲改知仁爲知人者殊不知竟者類也過於厚者爲一類過於慈者爲一類如此之類皆是其竟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集解無注近世所傳皇本有注曰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按孟子唯義所在之文與魯論義之與比之文各不相參也宋人誤以孟子此節書義遂使適字莫字比字本訓皆無所據最爲可疑僞作注者因之又取釋文所載鄭本適作敵莫音慕之說而改爲貪慕更非語意矣邢疏云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此爲訓詁古義故白虎通諫諍篇言君之於臣無莫後漢書文苑傳劉梁辨和同論言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而李燮傳言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或言君臣或言朋友然則古訓安可忽哉或人之問仁而不佞進評其德孰人之答仁焉用佞直駁其詞蓋或乃肅妄者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不必與評大賢人本詣也若以不知其仁爲句焉用佞爲句則所以論雍者太過豈或尚許其仁乎反不知其仁耶按邢疏云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爲人所憎惡則不知有其仁德之人復安用佞耶亦

以此七字爲一句

子曰吾與女弗如也包注吾與女俱弗如此爲訓詁正義至陸氏經典釋文出吾與爾魏志夏侯淵傳引亦作吾與爾偶有異字亦無異訓阮氏校勘記據此謂本是爾字不是女字則竊以爲未然按王充論衡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鄭元別傳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即曹操祭橋元文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女俱弗如也見後漢書橋元傳俱是女字不作爾字安可據陸氏一家之本魏志一處之文而斷

其必當作爾哉

唐孫伏伽傳載太宗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
又長孫無忌傳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
愚所及又令狐德棻周書贊曰關里性與天道修六
經以維其末繆誤雜辨引此以爲繆誤無理殆只見
今古兩注而未攷漢魏羣書也棻性與天道先儒皆
作性與天通猶言性與天合後漢書馮異傳言國家
獨兒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管輅別傳言荀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

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皆
用此義也唐初正義未行古義未昧諸見於詔對者
尙爾

皇侃義疏僞書也論語久而敬之何義疏木作久而人敬之足利本亦作久而人敬
之翟氏作考異爲其所載云當有人字愚按周禮天
官冢宰敬故注云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
賈疏云引晏平仲久而敬之者謂他人久敬平仲由
以前事聖人因其後之優游無爲而追想其前之艱
險不避故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如此倒裝
平仲被痴兒疏有人敬平仲之

說而經無人字遂妄增人字以爲古本如是殊不知
周禮鄭注引文質疏引注同本無此字也

則前後關通無礙矣成公三十六年在位雖非有道之主其末世亦享無事之福觀其十二年當魯文公四年經特書衛使甯俞來聘傳又詳甯俞與寗其時朝野苟安輳之弄襄牛射獻犬固可稱邦有道矣

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所服青鼠裘以與邕云欲意在車馬衣裘與鄉共敝是齊時引此經本無輕字也張橫渠論語說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是宋時解此經亦無輕字也疑涉下子華使於齊章乘肥馬衣輕裘而誤衍故釋文於下出衣字有

音而此衣字無音但不知衍此字何自始耳攷白虎通綱紀篇引此文亦有輕字那疏解此句亦釋輕字或別本固有如是者金石文跋尾載那叔明疏語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乘服而敝之而無憾也以爲本無輕字則忘卻上釋輕字已有衣裘以輕者爲美句矣

王充論衡謂丼犁犢駢無害犧牲祖濁爵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犁牛乃伯牛之名此說之最奇者淮南

說山訓埶屯犁牛既犗以犧決鼻而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沈諸河何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此說之最古者然皆似無當愚以爲此告以舉賢才之方正補前舉才之意耳春秋人才皆拘世類晉宋上流猶限門第夫子欲其破格用人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爾尸不知人其舍諸語氣彼此相類何必如史記家語所言欲稱其子先毀其父致使非仲弓所樂聞哉

祝鮀有治宗廟之功宋朝有定婁豬之醜皆衛靈公

臣也是時太子不立外禍將作南子擅寵內難將作夫子有感於衛事而不欲直言衛事也故曰宗廟之中昭穆所係也而不先正其名闇房之內禮法所閑也而反自踰其檢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當今之世齊與晉皆樂禍之國子鄭之不立胡賁之不立外禍之出奔出公之不終夫子蓋早知其難免矣大意與俎

豆則舊聞之對好色善未見之嘆正復隱隱相印解此則一不有一而有不煩別爲之詞矣

惟時嫉俗之人作反樸還淳之想必以質勝文爲君

子如棘子成一章是也隨波逐流之人作譬事增華之想又以文勝質爲君子後進於禮樂是也其不能兩相濟反致兩相激何哉自以爲君子當如是故耳夫子故示之曰質勝文非君子也不過野耳文勝質亦非君子也只是史耳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治世者當如此治身者亦如此安得有七分質三分文之陋說耶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八有上有中又有下語則無下而止有上其故何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則非道矣成而上者斯爲德成而下者卽非德矣大匠不爲拙工改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彀率聖賢不爲學者降高美義正如此不容添足

道千乘之國章集解引馬包兩說云其末自下已意曰融依周禮句包依王制孟子句義疑句故兩存焉那疏甚明讀者多誤子貢南子章集解引孔安國等以爲云云其末又自下已意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句而弟子不悅句與之咒誓句義可疑焉那疏已誤作孔安國語矣柳書之爲讀古注者祛其惑

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見子罕篇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見孟子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見繫詞皆大子所自任否亦夫子所自言忽曰何有於我哉雖云自謙未免矛盾若依於從政乎何有子答是也何有解此何有於我哉又涉自誇不合語氣記少時先大夫訓之曰此默而識之兩章當作一章上節默而識三句承以何有於我哉下節德不修四句承以是吾憂也乃以自任視起自勉之詞猶出則事公卿一節當作兩節上文至喪事三句承以不敢不勉下文不爲酒困一句承以何有於我哉又以自任宏是自勉之詞如此解則字字安帖矣歷來攷訂諸家未聞揭此說敬識於卷中以諗識者

檀弓東修之問穀梁傳東修之內皆泛言餽禮並非贊禮其作弟子之用者始見於北史焉偉傳及隋書劉炫傳唐六典遂定爲束脩一壺酒一條修一案作初入學之禮兩漢之贊無此稱三代之時恐尤無此稱也或曰然則孔注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誨之非漢人語乎曰孔注未必如此解那疏乃

定如此解耳秦誓孔傳束修一介臣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帛為束修束帛修飾此亦當然據此則孔注又別見未可信　按束修有作束身修行解者若馮衍傳束修其心鄭均傳束修安貧是也有作束帶修飾解者若王莽傳自初束修鹽鐵論結髮束修是也鄭注謂年十五以上也雖主後解已包前解毛西河見攷古家皆宗此說遂力攻此說曰木文有自行字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耶自束修何能將之而上乎此謬立論耳伏湛傳云自行束修迄無毀玷彼之自行即用此自行也延篤傳云吾自束修以來

彼之以來即猶此之以上也其詞明白如此若以贄物為說又以贄物為潮而云自此十挺脯與十端帛以上乃真有後世影質之嫌矣鄭注見延篤傳

凡人臣拜本國之君若皆在堂下即拜與國之君亦在堂下其於聘禮覲禮聘禮者甚詳若固不得辭臣亦不敢升也如聘禮主人獻公主人醻公主人酢於公獻畢二人媵觚於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大射此主人媵觚於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同　此主大夫於諸侯也覲禮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之於天子也又燕禮命賓賓再拜稽首賓升酌膳觶下

拜稽首也先時君辭又賓媵觚於公公為士舉旅行之于禮若未成然　又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

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拜
視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
言成拜君親辭見公升乃拜是以不 此皆降而未拜君
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也又燕禮無算爵命所賜所
賜者興受爵降席下襲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
升成拜至此不復
降拜者禮殺故也此則不待辭而拜於堂者也邢疏
只引燕禮觀禮兩條以例其餘可也反引升拜一節
以告其泰非也自表王下堂而見諸侯列國因上堂
而拜人君其始於辭而卽升者公然拜乎上其繼於
辭而後成者亦率爾拜乎上不過謂辭讓近僞登降

多煩不若直拜乎上者爲眞耳然於待以咎禮者既
省其節則純乎臣禮者必將決其藩大聖人所以分
別言之也不讀儀禮便不知儀節直似時人傲誕之
至然則何待聖人始思違眾也耶

固天縱之將聖古注作固天縱之大聖故集解引孔
氏曰天縱大聖之德爾雅釋詁將大也此爲古訓厥
見毛傳集注易爲謙詞殆非也愚按將有大訓亦有
殆訓此當以固天縱之四字爲句將聖又多能也六
字爲句如此讀則語氣神理俱足風俗通義窮通卷
引此文曰固天縱之莫盛於聖可以爲四字句之證
若鄭氏欲讀將爲將帥之將則妄矣

忽然在後石經作忽焉在後攷列子仲尼篇史記孔
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引文皆作忽焉不作忽然故
校者皆以今本爲缺然文中子關朗篇杜淹引曰瞻
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則唐以前人亦有
作然者

語之而不惰者猶云誨之而不倦耳故集解曰顏淵
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蓋爲解

人言怡然渙然不厭多說爲餘人言疑焉歟焉自覺
少味矣此與吾與回言終日章相印自邢疏誤解朱
注因之以不惰字屬學者不屬教者古注遂不可解
惰語字亦不成詞

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三國志
魏武帝紀注引江表傳孔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北周書宇文護傳論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
權昔略去可與立一層韓李筆解因曰正文傳寫錯
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近

之攷異者以爲然愚竊謂未必然按淮南子在說苑等前其汜論訓云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此段正解論語正同今本安有錯倒之文耶

入公門一節爲本國燕射常禮執圭一節爲鄰國聘享正禮那叔明作正義誤以入公門爲趨朝禮於過

位升堂復其位皆無著落固非也劉台拱遺書直以入公門亦行聘禮於過位升堂復其位似可附會亦非也按過位者中庭北面之位復位者亦中庭北面之位皆臣位非君位其所以言入又言出言過又言復言升又言降者非攷之禮文皆屬臆說曲禮下卿位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則過位明明有注此位字確確有據豈容舍之而他求耶攷儀禮大射禮射人告具于公之後云小臣納卿大夫卿夫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其位也下云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過位也由是而升膝至於旅酬作樂坐燕之時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於賓賓北面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此則曰出曰降曰復其位也前因君揖之少進而過其位後因卿出以授俎而復其位禮文明白如此說者不求之燕而求之聘則入公門當作入廟門過位之位當作過主君廟門內中

庭之位復其位當作復聘賓廟門外接西塾之位其不協於禮亦甚矣

爾雅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竁三染謂之纁攷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二文相承兩處各別鄭本論語經注皆作緇故注攷工卽引鄉黨孔本論語經注皆作緇云緇深青揚赤色是也又本孔注云齊服也則非集解用鄭本而所採乃孔注不知者又改一入爲緅而其說遂不可通其語亦不知所出讀注者不可不攷也

集注以席不正不坐在必齊如也下自爲一節集解則以席不正不坐冠鄉人飲酒上合爲一節攷史記世家述此曰制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而鼂子非儒篇曰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亦曰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則似此本兩儷不知何時孤出也

入太廟每事問前文有子字爲或人譏知禮起本也此文無子字正夫子在廟中實事也並非重出故不注云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義疏曰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生平常行之事故兩出也各本皆脫此注疏

寢不尸嫌其安寢而爲端坐象也居不容嫌其家居而用出門禮也古人惟坐如尸出門如賓耳釋文出居不容云古陌反或作居不容羊凶反孔注爲室家之敬難久解容字是也包注布展手足似死人解尸字非也

車中不內顧古論語也車中內顧魯論語也見釋文按文選東京賦有車中內顧句崔駰車左銘亦有車中內顧句皆用魯論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轊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本無不字所引包注亦無不字皆與今異也惟何氏既從古本有不字而採包注乃無不字致後人見其參差又以經改注其爲譌誤遂不可究矣

補園藏板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無江校

論語下

今以及門爲受業之稱古則以及門爲仕進之稱鄭注堯典闢四門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者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引見詩緝又鄭注夏官太司馬帥以門名云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

蓋爲營治於國門外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觀此兩處注乃知論語注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其意有如此那疏以爲仕進之門故連上先進一節解之又連下德行一節解之今按鄭氏本以德行節合前章惟皋氏本分德行節爲章其疏云此章初無子曰字者是記者所書同一節被且云舉之爲義

其正釋大也乃借用證也

舉正氏之不信此說與公冶長識鳥語事

冬服單書且明言衣服之單亦誰謂周事後引漢書杜欽傳又引後漢書范升傳引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又見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或以爲出韓詩外傳者誤也後漢書范升傳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據此則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即無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父無鰥妻之閒舜子之聞昆弟又無異同之閒不若從親之令正善感親之心其所謂孝當即指此後人不信古書又不從古注解此節乃泛然無著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路死子曰天祝子公羊傳

並紀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史記亦敘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以後攷是年夫子七十一歲顏子當有四十一歲據少孔子而史記言夫子十九娶上官氏又一年生伯魚其後伯魚五十歲先孔子卒以五十加二十爲七十則伯魚正先一年卒顏淵恰後一年卒引喻沈痛最爲迫切曲禮正義引許慎語以爲假設之詞家語出王肅手又增錯誤之說而此章乃紛紛可疑矣毛西河謂顏淵之生少孔子三十歲當作四十歲顏子之死值孔子六

十一歲當作七十一歲實在哀公十四年非四年其說辨而確矣然愚謂史記言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不云死時若干歲家語亦言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白而妥增云三十一歲蚤死是王肅之誤非史公之誤但知淵卒在哀公十四年非哀公四年則從史記少孔子三十歲亦未必有誤耳

皇侃義疏本子樂之下若由也之上本有曰字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子樂之下若由也之上亦有曰字孫奕示兒編云子樂必當作子曰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何樂之有此則全不討論而率爲議論欲改古書以就己意矣集注引或人說亦同此阮氏作校勘記亦主此皆非也又文選崔子玉座右銘班固幽通賦李注皆引子路行如也句而不及若由也句翟氏四書攷異云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似又杜撰古注以助已說未免敢於欺人

世知哂在其言非關其志那疏於唯求則非邦也與
唯亦則非邦也與皆作夫子自言並非曾點再問其
理更了然矣後人不得其解撰出天地同流堯舜氣
象一派虛機漫無實際總由於異乎喟然字未嘗入
想耳

克己復禮四字古志之言也見昭公十二年左傳出
門如賓二句曰季所引也見僖公三十三年左傳惟
皆是古有此語故皆曰請事斯語不然先生所訓本
弟子所行何必獨以是一言自表耶克己之己字即

言勿動克也去非禮則復於禮矣此正爲斯語申明
由已之已字曰視曰聽曰言曰動已也勿視勿聽勿
下手功夫也惰非所以施於身傲非所以加於人不
欲勿施乃如賓如祭之本旨在邦在家則出門使民
之實際此亦爲斯語申明下手功夫也若空拈克已
復禮四字曰去私復禮拈出門如賓二句曰主敬則於
爲仁者何與此後世講學語非聖門求仁語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三猶字
義既同三猶句義亦同集解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
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賢文同者何以別虎
豹與犬羊邪注本直截不煩添補蓋惜乎夫子之說
君子也九字爲一句惜其以去文存質爲君子也下
即緊承云果其以去文存質爲君子也則文無以別
於質質無以別於文虎豹之鞟何以別於犬羊之鞟
哉古注斷不可易人未盡悉故略爲申之

管子形勢篇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
臣不知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
臣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
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
不子觀景公用此語有信如二字管子述此語亦有
故曰二字則其爲成言可知又漢書武五子傳贊關
三老上書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皆於句中著則字是句中各有
側勢歸重於君父亦得體也

明愼用刑之意不厭詳求剛愎任情之人乃欲偏聽
古豈有不須兩辭而折獄者哉論語之片言即呂刑
之單辭也書正義引此文說之云孔子美子路曰片

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此說深得論語之旨亦即孔注之意惜乎邢疏失之也按孔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予路固無與人訟之事此亦非謂子路有速折獄之才不過明訟雖之難信訟者之難聽苟欲據其半言而折之必如子路之言乃可非子路所言固不可也言中極美子路之誠於立言故下證以宿諾

憑一錄　卷十七　七

句言外兼砭世人之偏於聽言故下接以聽訟章自明疏誤解而集注因之此節乃支離不貫矣

賞盜是魯國故事賞字亦本季氏家法非虛設此言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武子命詰之臧武仲對曰今吾子召外盜而大禮焉其大者妻以公之姑姊小者衣裘劍帶是賞盜也賞而詰之其或難焉夫子似即本此

先之先字當讀去聲勞之勞字亦本作去聲讀云釋文集載程允夫引孟子堯曰勞之為證勞亦讀去聲力報反　集解用孔注云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

之二字皆如字非也

天下有一定之名而無不定者祖孫父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後人論正名謂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曾祖禰是也後人論正名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此殆不典之言毛西河云假如人考廟而為皇者則皇亦名禰魯僖嗣閔即禰閔雖兄禰弟勿顧也人考廟而為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即禰平雖越太子視父勿忌也然而所謂祖孫父子則未嘗易太甲奠殯而即位以禰湯然皆稱祇見厥祖其為祖之名如故也桓王禰平王祚廟秉嚭事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為平王之孫其為孫之名如故也自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禰為可易者先禮而後祖躋僖而降閔漸有攙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宗之祀興獻稱睿宗者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為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之長子而稱兄為父稱父為祖致宋濮王明興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致大禮決裂千載長夜者此不可不察也此論最為詳審固不專為衛事言即專為衛事言則渾言夫謂曰疾與亡君皆

君之子也是子輒也又從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賵也然且哀十六年蒯賵入衛見弒而經師般子起篡立然後輒返衛爲君論賵曰莊公蒯賵於禰廟是不但父賵且又禰賵者其前此禰祖以父未立也父未立則父也而非禰也名有然也後之禰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父成君則君也禰也而實考也其事之先後如此乃曰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不亦兎哉然則所謂正名究爲何名曰古注正百事之名是也而此間時事此論隱情尤在與師拒敵之舉

宣二年秦師伐晉傳謂報其無名之侵僖四年齊師伐楚時稱爲有名之役故檀弓吳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攷哀公二年蒯賵入戚至哀公十四年蒯賵猶在戚相安至十有二年之久蓋南子猶在國人未附輒固不肯納賵亦不敢歸其時惟知拒敵惟言拒仇不謂拒父也至哀公十有一年子在衛輒之當國久矣賵之外援散矣當此而不知迎父不能讓父得不謂之拒父與夫子不言古似連下貧而無怨難故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孥平致死覺徒無怨言而已據此似非服

其解

荀子大略篇言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讓力知不力仁野人也說苑善說篇言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七經小傳疑人也上當有脫字不審何字得毋即荀子所云野人耶抑說苑所謂大人耶要不如集解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又沒齒無怨言古似連下貧而無怨難故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孥平致死覺徒無怨言而已據此似非服

管仲之有功正服管仲之用法故孔注曰以其管理也治獄之官名理治人之罪而當理如孔明廢廖立爲民廢李平爲民皆治罪也

襄公二十九年左傳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僎與己並爲大夫則仍以公叔文子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則仍以公叔文子之臣大夫爲句僎爲句公叔文子之臣非句也其說甚明而古注不爾據孔氏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

集注似不宜收錄

主忠信三句在學而篇爲重出以其與上文君子不重節不相承也不在其位二句在憲問篇非重出以其與下文曾子曰節正相發也注家於在前者不注而終葉邱中去賢與陽穀三家之說相同爲最當也

重出而在後者例注重出遂使彼此俱失此君子思不出其位句本鄙長象但省以字耳若不附上文則襲語無謂孤縣尤無謂那疏連章解之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己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是集解於上節本不作重出而集注遂不知其本然集注曾子乃於上節下注曰重出今遂不知其本作重出而集注曾子曰節云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則章雖別而義自承疑今本重出字殆誤衍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本屬一串今解爲兩平或謂如曹說而字必易爲之字此妄也雜記言有其辭而無其德皆以爲君子所恥今之而字同彼而字正不必改爲之字而後可通耳

集解以夫子固有惑志六字斷句容注以於公伯寮下有也字亦無礙流四字向下領文攷史記引寮下有也字義疏本寮下亦有也字其疏云景伯既告季氏有惑志又言若於他人有豪勢者則不能誅耳若於伯寮也吾力是能使季孫容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按吾力下著猶能二字則肆諸肉應有不能一襯是疏明於那疏也

凡言次者必先言上文德是也再言下民斯爲下是也賢者辟世節特書賢者辟世句謂此乃天地閉賢人隱之常法也萬不得已不辟世而辟地又不得已不辟世而辟人其塗愈窮其心愈苦以三次字分人事非以三次字分人品故不言上亦不言下當合作者七人矣爲章包注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諸人皆夫子目擊之且心許之故指數之曰作者七人矣若如鄭氏玭入伯夷叔齊等古人并爲十人則於時人不類如王弼即指伯夷叔齊等逸民雖合七人然附此章不必改爲黃帝神農等孤無謂矣

莫已之已斯已之已釋文皆音紀惟而已之已乃云武周公此即李氏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者也幹臣案義新錄云攷唐石經實已斯已而已並作以音世止故注斯已而已矣句云徒信已而已疏亦用其語云徒信已而已自集注出以斯已而已並作以音世遂不知此字

夫子初適周後反魯史記於其下云孔子年四十二自定纔適齊後反魯史記於其下云孔子蓋年三十公元年歷定公十四年爲居魯時及仕魯時史記又於其下曰孔子年五十六此後五適衛三適陳一適蔡所紀仕衛靈公主顏讐由等事在適衛之第一次適陳所紀遭桓司馬陳侯周等事此適陳之第一次也既而去陳又適衛有靈公伐蒲之事爲適衛第三次既而之晉又反衛有靈公問陳之事爲適衛之第四次其後復如陳所紀聞桓魋災聞康子召等事此適陳之第二次也已而遷蔡又如葉復反蔡論語所謂從於陳蔡孟子所謂阨於陳蔡皆在此時此適陳之第三次與適蔡之第一次也自此而南之楚仍反

衛與出公周旋受孝公公養在哀公之六年爲適衛之五次孔子時年六十三史記總承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由五十六歲計之加十有四年則六十九歲矣適衛最多居衛最久史記次第爲詳惟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載在第一次適陳時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載在第二次適陳時近人皆以爲誤分然史公豈無據者況語本相同事易并合其所載乃各出必非不考矣若問

陳一章與在陳一章相去五六年之久而經文連絡遂致注家雜混今按事蹟爲說則明日遂行四字當屬前章之尾在陳絕糧四字當屬後章之首注家偶於此兩句無注因誤爲聯綴失於劃斷耳又據孔子世家再有歸魯在從於陳蔡之前據弟子列傳子張問行正在從於陳蔡之間何以四科所列又有冉子而反無子張是又讀史記者所忽也或德行一節亦當自爲一章與

皇本經文云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參下有然字集

解包注云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參下亦用然字
據此則無論本有然字未有然字其當從釋文讀所
金反無疑矣韓李筆解誤云參古驂字集注因讀作
驂音殆不如從古
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引論語無求生以害人太平
御覽四百十九仁德類述論語無求生以害人按唐
石經仁正作人惟經文及注文不誤
或據此爲異則反覺不考按列女傳節義篇晉書忠
義傳序郭象南華經注引文皆作君子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害仁第句之上下倒耳
魯論記仁也孝也或數人同問知也仁也或一人屢
問答詞不同由問詞各異也而記者所詳在答則所
略在問故第括以問仁問孝云爾顏淵問爲邦非問
爲邦也問時也問輅也問冕也問樂也數者皆切爲
邦故括以爲邦說者不知此似大賢只舉二字聖人
泛答四事遂爲帝王極則則豈有毫無建樹徒仿製
作須一篇太初歷乘一兩金根車戴一頂平天冠奏
一部大予樂而已備治天下之務哉以此求之則於

問孝問仁問知亦無疑矣
漢書蘇氏傳贊中論壽夭篇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成
仁害仁兩句皆以害在成先潛夫論務篇風俗通
驂音殆不如從古
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引論語無求生以害人太平
御覽四百十九仁德類述論語無求生以害人按唐
石經仁正作人惟經文及注文不誤
或據此爲異則反覺不考按列女傳節義篇晉書忠
義傳序郭象南華經注引文皆作君子殺身以成仁
此專爲有位臨民者言也那疏載李充舊說云夫知

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
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
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
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以知仁莊總貫入禮字也又載
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
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此以及守涖動總
貫到民也自文於前三層點則民不敬於後四層點
動之不以禮文義分曉密綴如此則不容別爲之說

幹臣案說本於裴駰舊論語解而論家有備體百王作憲亂世以及以此示顏淵恥可以與於斯之語最紬當矣

禮天予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麤士以帷鄭注蕭牆
云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
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此解最的當見此乃魯君之
屏也又注云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因季桓子此語却
賛設又誤爲季氏之家矣惟方庶常觀旭作論語偶
記謂是時哀公欲去三桓而季氏謀伐顓臾憂在內
反攻在外乃田氏簒齊先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
未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蕭牆之內何人魯國之
君耳不敢斥言而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
顓臾實憂魯君疑已將爲不臣而伐顓臾耳此夫子
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此論足明古注之
義而並補古注之缺

祿去公室以宣成襄昭定爲五世政逮大夫以文武
平桓爲四世經典稽疑乃欲去定而上數文以爲五
集解孔注又不及桓而中增悼以爲四皆與昭二十
三年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
及桓也其說惟毛西河最詳云祿去公室即政逮大
夫未有去彼不之此中立者然而一是四世一是五
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室五
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據左
傳公室之衰自東門襄仲殺嫡立庶始季氏之强自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始公室由宣始大夫由文始鑿
然不可易樂祁在昭公時言之平子猶執政故曰四
世三世夫子在定公時言之桓子已執政故曰五世
四世其數桓子不數悼子者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
平子之立即在昭之七年而是時悼子已先逝未嘗
繼爲卿即不得繼執政解此乃知舊注不及桓新注
不及文皆由誤并悼子數之耳此皆經典確據非容

後儒臆說者

荀子勸學篇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
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
瞽韓詩外傳四卷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韓詩誤躁爲
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按荀子以
躁爲傲從魯論也釋文云魯讀躁爲傲

書則引文之異而不全者耳然皆不云論語得毋亦
屬成誦耶
釋氏有貪嗔癡三戒又有淫殺盜三戒晴江翟氏曰
竊論語而敷衍之是也蓋色由於癡極於淫門由於
嗔極於殺得由於貪極於盜凡釋家之近理處皆竊
儒家之中情處
兒善如不及章公章上無子曰說
者紛紛致疑且末句其斯之謂與無所承程子欲加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齊景一章之首洲氏又

欲移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其斯一語之上朱
子定從其說因改此無德而稱爲無得而稱使與泰
伯篇同詞如此說經非所以尊經也攷朱子同時白
蔡氏集說名節其書今刊於此兩章合爲一章其
說曰兒善如不及謂齊景公也隱居以求其志謂夷
齊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而不
能行是兒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偉公室之危
存嗣君不之定而奪嫡子之得立是兒不善如探湯
也悠悠於善惡之閒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

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
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
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於今稱之即
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如其說章句頗完
具不必改矣
陽貨欲見孔子欲見聖也孔子之答陽貨以辟害也
郯京山據酈侯世家載酈侯發難語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
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諸曰未

能皆張良自答非高祖所答至下文豎儒幾敗乃公
事一句方是高祖語證此章兩曰不可亦陽貨自答
非孔子所答至下文諸吾將仕矣方是孔子語所見
甚是其證亦切於聖人之不惡而嚴尤爲寫生也
公山弗之叛臣也佛肸晉之叛人也大都陽貨一流
耳此則求見而不能彼則來召而欲往且妥思藉以
行道雖愚人不至此聖人背負此乎晴江教授作四
書攷異但雖引異文未及申明異義獨此兩章按語
能爾爾之余故取其意而申其說攷史記孔子世家

言定公九年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仕是召孔子者季孫非山公山氏也定公十二年左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是伐費人者孔子非之公山氏也蓋費本巖邑狃尤跋扈季氏所不能制者於九年召孔子使共圖之其後孔子爲司寇卒墮費公山爲戎首卒奔齊此史文之明白可據者翟氏曰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善哉論也據此則魯論公山弗擾以費畔句事之緣也召字句事之

主也魯之召本緣公山氏而來子之應何必緣公山氏而往子路知季氏不能用聖人今特急而求子公山非欲害公室今何故而助人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如此說則史記左傳皆通又鄭氏注論語吾其爲東周乎以東周爲成周見春秋傳序疏鄭叔友引孔子吾其爲東周乎謂爲字讀去聲見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翟氏據此爲說云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

韓臣案李氏中培曰鶡疑詩序蓼之周公宇是云字後之讀序者訛云爲公而解述誤耳其曰南菁安溪李氏謂北鄙

設此言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爲東周乎爲字實當作去聲讀如述而篇子爲衛君之爲猶言助也夫子云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即季氏譔逼正之矣公山弗擾章之義如此又史記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申牟佛肸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爲諸侯之禍起其爲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未見及此但知守其常聖人雖有見焉邪難以前知爲說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佛肸章之義如此二南國名也非第地名也見逸周書昔有南氏有力臣力均勢敵分爲二南之國韓嬰詩序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泛以爲南方者非也二南又樂名也非第詩名也據左傳季札觀樂及舞象箾南籥云美哉猶有憾此指文王言必不可訓以南夷樂因此而推

之氣殺伐而
南方之風和
厚故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
南風然則二
南云者但取
其風之和而
非以其地之
限詩曰以雅
以南以籥不
僭雅正也南
卽此二雅二
南之名以此
而起

詩之以雅以南禮之胥鼓南皆當從程大昌之說漫
以爲任昧亦非也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義當主此
鄉原之鄉如字而古注一讀作向鄉原之原亦如字
而集注定讀作愿愿以爲鄉讀向非也原讀愿是也
孟子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又曰生斯世也爲
斯世也善斯可矣此豈非愿字乎又曰一鄉皆稱原
人焉此豈是向字乎示兒編必以古注爲是集注爲
非謂如荀子愿慤之稱則是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
合汚以媚世殊不知狂猶兩種不能爲鄉原嶷斯一

露亦不能爲鄉原必託原憨之貌以襲謹厚之名而
後鄉之人稱之焉即姦猶巨測陰賊不堪未嘗敢以
放浪倣斯坦率自處也學而篇巧言令色用包注陽
貨篇之巧言令色用王注古不以爲重出援王曰巧
言無實令色無質八字實能該括又復精到說得出
鮮矣仁之大意集注只采包注不采王注故專主皆
欲令人悅之爲解
宰我係聖門之選又列言語之科當發問三年喪時
其父母已亡耶豈敢妄對曰安其父母尚存耶豈忍
預對曰安而卒貿貿出此陳涉江倚御有云自賢者
以爲任昧亦非也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義當主此
本那疏末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
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
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宋劉須溪作安
齋記正主其說或以爲始於安齋記則非其本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石經作惡居下而訕上者按皇
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那疏云謂人居下位皆無流
字則有流字者殆因紂之不善節而衍也監鐵論大

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
皆無流字可證
賜也亦有惡乎義疏本作賜也亦有惡也蓋因此句
上有曰字下無曰字故皆作子貢所言文選西征賦
注引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則其說已古故那
疏亦然即用乎字不改也字句義尤有味也
志在憂亂安民即不盡殺身死事或去或奴或死而
均謂之仁志不在憂亂安民即殺身死事爲去爲奴
爲死而亦不必爲仁包注殷有三仁焉云以其俱在

憂亂安民殆有見哉不然石之紛如徒人賁皆將以仁許之矣

古本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門多之門二字律以前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亦應有之門二字否則歌而過孔子荷蕢而過孔氏過字皆無著矣疑鄭本自有之門二字而以接輿爲書名故注孔子下句曰下堂出門包本自無之門二字而以接輿爲書事故注孔子下句曰下堂出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以下猶有十餘句頗似一色語非莊子敷衍入已書殆記者刪取入魯論耳諸書或稱楚狂或稱接輿惟莊子多以楚狂接輿爲連文按莊子能紀其歌詞必能舉其名號不比他篇荒唐寓言也皇甫謐高士傳因接輿二字撰陸通一名其爲影射可知或反據此以爲接輿是書事非書名則未免爲元晏所竊矣

所竊矣

今何氏集解本滔滔者古孔氏注本則作悠悠者故史記孔子世家注引孔安國曰悠悠周流之貌也文選晉記總論注亦引論語孔注曰悠悠周流之貌此等處若非釋文出滔滔曰鄭本作悠悠人必以史記文選注爲誤矣何氏既從今本又用孔注故改悠悠爲滔滔以合正文

說文引論語以杖荷蓧字从草玉篇引論語以杖荷蓧亦从草釋文云條本又作條又作蓨蓋蓧正字條蓨借字條脩字諸本無从竹者惟義疏本从竹殆爲今包氏注說也按包曰丈人老人也蓨竹器攷史記孔子世家注包曰丈人老者蓨草器名此當是包氏原文今本或傳抄妄改

集註收福州時寫本於子路曰句路下有反子二字蓋以不仕無義云云爲夫子對子路語也福州寫本固不足據袁氏改本尤爲可笑按鄭氏於子路曰以下雜說文欲於至則行矣句下置見其二子焉一句蓋以不仕無義云云爲子路對其子語也袁氏所著或反據此以爲接輿是書事非書名則未免爲元晏

注云閒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明明可想豈咄咄書空耶若移置其文則長沮之節句胡爲而來君臣之義句亦無緣而發此皆未讀古注之謬也

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音涉閒反按書無逸之誥張本或作侏張亦作朱張所謂陽狂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蓋鄭本不以朱張爲人名也漢書地理志吳地引謂虞仲夷逸卽古注虞仲卽仲雍也夷逸亦不以夷逸爲人名也曰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是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舉其目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五者舉其人此爲的當之解不然何以下文有及者又有不及者自包氏誤注此逸民爲七人王弼又移以注作者之七人而古義隱矣

晉語之訹於八虞賈注以爲周之八士逸周書之尹氏八士或又以爲周之八士圖其說者謂尹氏而虞官亦近之矣按既作虞官則非隱士而蕭子雲詩有季隨歸軌之語既爲尹氏則無別氏而克殷卽又有南宮忽等名且皆通姓名篇云論語周有八士也此節伯仲叔季皆有二與班氏說異豈班氏本卽孔子語即子夏一人所言已多如此其他諸人所言不問可知矣獨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二語則的是本之孔子非拋之子夏者按韓詩外傳載孔子遭程子事仍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晏子叔仲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無二

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此皆對人紀事之詞不比他書泛引論語者宋人乃偏以此語爲有弊則又何也

衛公孫朝章一稱仲尼叔孫武叔兩章四稱仲尼陳子禽章一稱仲尼按魯論外人多稱孔子門人多稱夫子無稱仲尼者此獨連出仲尼字且有其死也哀之語殆生時以爲字故不敢徑稱殁後以爲謚故不妨通稱乎攷檀弓載哀公謚孔子之詞云嗚乎哀哉尼父注云因其字以爲之謚此爲確據不同勞證因愚一錄　卷上　四

悟孝經所云仲尼居中庸所云仲尼曰皆謚也後人籍口爲弟子可字師子孫可字祖者似亦未深考矣

孟子書終以由堯舜一章孔子書終以堯曰咨一章崔氏晴江攷異以爲書之後序亦得古書常例然其中雜引書詞未經聖論質有缺佚難解者如舜亦以命禹一句下接曰予小子履一段鄭注論語竟以爲舜命禹事見書湯誥正義韋昭注國語亦以爲舜命禹之詞見王子晉篇於文義似順而辭義不類豈大本朝頌語者或亦有不足信者耶

載禮所言湯名履子所載湯說二公皆未之攷耶惜其解不傳其辭不備想必不以履爲湯之名矣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墨子兼愛篇作萬方有罪則當朕身以爲湯禱大旱之詞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墨子兼愛篇作萬方有過惟予一人以爲武王告泰山之詞語意多同證引易混撫逸正義引百姓有過二語以爲湯之詞漢元帝紀顏注詔中所引百姓有過二句亦云論語載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惟漢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喪祭顏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此則不可解

愚一錄　卷上　五

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注引謹權量一節上冠孔子曰又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引興滅國一節上亦冠孔子曰文選雨都賦序注及爲諸孫置守塚人表注引孔子書終以堯曰咨一章崔氏晴江攷異以爲書之後序亦得古書常例然其俱引興滅國二語逸民傳論注制引舉逸民二語皆有子曰字據此似漢書歷律志所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云云外戚侯表注引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乃正得結此篇之義今人概以爲周初新政作古時子張有兩篇即分堯曰末子張爲一篇也按子

張問仁於孔子與子張問政於孔子其記事似同例且皆五美屏四惡行五者其記詞亦同例習晴江疑陽貨篇子張問仁之文當在堯曰篇子張問政之首豈錯簡在公山佛肸兩章間也其說亦不爲無見然必謂寬則得衆四句即前恭則不侮五句之脫爛不全而錯出於此則近於妄作不敢以爲信

王充論衡有云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以崔爲高桓寬鹽鐵論有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以躁爲傲揚雄將作大匠箴有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以仍爲室蓋漢時齊魯論古論並行未經考定各守傳習故歸爲鐻韓勑修孔廟後碑以寧爲仁論衡明雋篇以歸爲饋古論讀正凡五十事今見於釋文者如傳不習字魯讀傳爲專今從古猶吾大夫崔其後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今見於釋文者如傳不習字魯讀傳爲專今從古猶吾大夫崔子也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吾未嘗無誨爲魯讀誨爲悔今從古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正唯弟子魯讀正爲誠今從古君子坦蕩蕩魯讀坦蕩爲坦邪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邾本作牼云魯讀牼爲鉼今從古瓜祭魯讀瓜爲必今從古鄉人儺魯讀儺爲獻今從古君賜生魯讀生爲性今從古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仍舊貫魯讀仍爲仍今從古詠而歸魯讀詠爲歌今從古可以折獄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好行小慧魯讀慧爲惠今從古謂之躁魯讀躁爲傲今從古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矜也廉魯讀廉爲貶今從古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今從古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爲室今從古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讀何字梁武則云魯論作傅此皆鄭改讀之字也計五十事已得二十四事據此以讀兩漢人所引其異同可以意會矣

衆星共之鄭本作拱先生饌鄭本作餕舉直錯諸枉哀公問社鄭本作主則吾必在汝上矣鄭本無則吾字子疾病鄭本無病字空空如也鄭或作悾悾子之迂也鄭本作于有直躬者鄭本作弓直人名弓子亦然

貢万人鄭本作謗已何爲是鄭本作已何是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鄭本作封內惡徵以爲知者鄭本作綏齊人歸女樂鄭本作饋潛潛者天下皆是也鄭本作所食鄸也吾所載鄭本中之悠悠朱張鄭本作侏陸罔反此釋文所載鄭本中之異字也不審從古讀耶從魯讀耶

釋文所據之本即集解通行之本也其中與今亦有異如所出慮不知也無人字出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多我字有作得出君子人與君子也無一人字出子有亂十人無臣字出沒階趨無進字居不客云苦百反非容字出時哉少二字出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無季字出亦各言其志無也字出吾焉得而食諸多焉字出草尚非上字出子曰衛靈公之無道非言字出義以爲質無君子字出必爲子孫憂無後世字出蒐爾非荒字出孔子之徒與非巳字出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有孔字其所載句讀之異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未之思也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傷人乎不平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而去於斯一讀而去於斯爲絕句皆讀論語者所當討論也

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節正義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案鄉黨無此文或注有此語當在過位節而今集解未收也

又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卽之自下門入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據此知子貢所言譬之宮牆正指魯君宮牆所言得其門而入卽此之自下門入也宗廟百官皆實事非虛擬也

射乎必也句散無過也無莫也適作敵鄭本作敵所食鄸也吾所食之小子句載子之無居作宴晏作并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僎譔之言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曰饋酒食也在陳絕糧作糧音長下糧也歸孔子豚歸作饋孔子豚伯子爲蔡大夫陳司敗爲人名亦大夫老彭爲彭祖太宰是吳太宰嚭卜莊子爲蔡大夫與諸侯異義然空空通濟二事朱氏澂引云恃賴也非十事汉以申椒爲孔子弟子申繚子蔡

象州鄭獻甫小谷著
臨桂周幹臣燕江校

孟子

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又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註七卷漢劉熙孟子註七卷唐志有綦毋邃註孟子七卷陸善經註孟子七卷今惟劉氏註見於史漢註中所引者尚

有十數條陸氏註見於音義者有三數條綦毋註見於文選註中所引者數條而程氏鄭氏皆無所見矣又高誘呂氏春秋序自言正孟子章句今其註惟存呂覽國策淮南三書而孟子亦無所見音義則宋志言張鎰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二人唐書有本傳而其書已久佚今所傳者孫宣公二卷而已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班志引稿云歲適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成適凶則市糶釜十鎰而道有餓民故人君飲之以輕散之以重孟子之說即管子之說也羅大經鶴林玉露主之而閻百詩四書釋地非之曰古雖豐穰未有人食與狗彘者意謂即下章之厚斂以養禽獸耳按章食曰勿載食曰豢樂記夫豢豕爲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又凶年則馬不食穀是豐年馬亦食穀也穀豆皆人之食則犬彘故人之食矣閻說誤

史記有梁襄王又有哀王竹書則有襄王無哀王史記襄王之十六年即惠王徐州相王後改元之十六年也顧亭林據竹書則事事皆通閻百詩據史記則事事皆窒通鑑從竹書紀襄王之繼惠在愼靚王二年壬寅又從史記書孟子之至梁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則由乙酉至壬寅殆十有八年不應如此久留梁亦不聞其後再遊梁也蓋此兩書不可兩據據竹書則孟子至梁當在梁惠改元之十五六年不得在三十五年據史記則南譬於楚句當用國策楚使景舍救趙事不得用楚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王則以襄王事否則以襄王事

為惠王事矣以理論之惠王會徐州以前尚未稱王
孟子何據稱王則史記謂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
非也魏世家楚世家於惠王三十六年之內並無與
楚戰何至為楚辱則史記以後元之年為襄王之年
而紀楚昭陽事亦非也特竹書係偽託後人難徵信
不如從史記為得耳趙注亦似有疑於此
故南辰於楚句不注

春秋時諸侯爭霸猶知尊周故孔子未嘗勸以王戰
國時七雄爭王早已無周故孟子多勸以王此是古
今大變定於一之論孰能一之對已逆料封建之必
變為郡縣矣

莊暴章諸樂字皆音洛惟鼓樂一樂字當讀音此說
始於宋陳善捫虱新語及明郝敬孟子解至閻百詩
四書釋地可謂的確不易矣或謂儀禮鄉射禮請以
樂樂賓釋文音義云下樂音洛舊註讀上樂如字以
為趙注有本不知儀禮當如此讀孟子不當如此讀
也不然好樂亦佳事何至見問而變色好樂亦古事
何至欲對而無以且方言鼓樂何旁及田獵而又以
敎辟之齊樂由前韶之舜樂耶後漢書臧宮傳引黃

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
樂身正是此樂樂之證
詩大雅靈臺篇王有靈囿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
十里穀梁成十八年築鹿囿疏引毛詩傳作天子百
里諸侯三十里拨疏引作三十是詩本作四十非也
何以明之詩正義以為此解正禮雖毛傳不知何據
而毛公斷非杜撰宣王不引天子之百里而引文王
之七十里者謂文亦當得三十里之諸侯耳彼倍多
四十里為七十不以為大寡人纔多十里為四十里
民以為大何也若本有四十里之王制則正合四十
里之侯度民何敢以為大民即以為大亦可付之悠
悠而不問矣乃說者雜引楊雄羽獵賦云文王囿百
里民尚以為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及後漢
紀樂松云宣王之囿五十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
以為小反疑古本孟子盡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
之囿方五十里故毛公得據以分天子諸侯之制則
殊無據矣又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
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

羊傳注又云天子圉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是皆在毛傳之後各為意定不足參正

曰郵曰馹曰驛實字也曰置曰傳曰遞虛字也古以虛字配實字故曰置郵或曰郵傳後人即以虛字當實字故單稱置或單稱傳厲雅云郵置驛也爾雅云馹遞傳也即其虛實互訓而字書遂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或以解此置郵二字謂置郵二名則非矣若置郵皆實字則不應中間以而字攷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

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乎以郵傳命此孔子之言正孟子所引乃以置為以則置字只作設置解無疑矣

伯夷一節止重不屑就句柳下惠節止重不屑去句單從去就上論則一近阨一近不恭視孔子之仕止久速殆異矣故曰君子不由謂孔子不由也意與邁民章我則異於是正同若如注說統為定評是聖人之行而君子不由其於理多礙矣下孟君子之尼於子孔子也引論語為證

文選注引摯母遂孟子注云阨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阨不為不恭亦似有疑於此而反謂夷非為阨惠非為不恭轉於內文不協風俗通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亦一證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兩見尉繚子之書一在職威篇一在武議篇攷尉繚子與梁惠王問答亦孟子時人非襲孟子語者或亦談兵者遺言與又漢志儒家收孟子十一篇兵家又出孟子一篇當即此一章之說也

詩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人獨近人曹之升摭餘說以為別一人且謂如趙氏從昆弟之說則孟仲子為孟子之弟則告子篇孟季子文當為仲子之弟矣此言不特誤駁趙注亦且誤據孟本改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經文必本無孟字趙注亦無孟字故偽疏以下卷季任為任處守當之令

本疏首有兩孟季子字蓋淺人誤從北本經文增入耳曹氏不能辨而率爲之詞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世子爲之前

大夫王驩爲輔行副使也故先書大夫下文葬卿即指孟子謂官本不小書宜其商何爲聽副使之專行也其說本之徐伯聚引於陳祖綬按爲明確可據今人多誤以齊卿爲王驩直庚曰文矣

孟子葬於魯何以先書自齊以母喪在齊也葬於魯何以即書反齊以己身仕齊也然則將不終喪而起

復乎曰否母之存襲多在葬則母之魂氣必在葬魄不行廬墓之事自當有虞祭之所不得已而於齊舉之交止贏以終三年喪非止贏爲一宿客也其說非於周廣業最爲通解顧亭林不得其說以爲改葬禮那京山不得其說以爲拜賜禮固百詩直斷爲居喪終喪後反齊其說亦辨矣而於書法或礙焉所以名

子生於烈王四年已酉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則合計此八十四年中時事必求明確乃無窒礙而最消者梁惠王及襄王齊宣王及湣王兩代也既據史記即應據年表敘烈王六年爲梁惠王元年壬子歷三十六年至顯王三十五年爲梁襄王元年戊子歷十六年至慎靚王三年爲魏哀王元年癸卯哀惟其敗於齊一事書於惠王三十年丙戌地於泰一事則書在襄王七年而所謂南歸於楚者在所缺此梁時事之消也顯王二十七年爲齊宣王元年庚辰歷十

取皆不足論也

孟門弟子有皆稱名者如公孫丑陳臻桃應充虞徐辟咸邰蒙陳代彭更是也有第稱氏者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高子季孫子叔是也有皆稱名而一稱氏者萬章獨於一鄉皆稱原人焉一稱萬子是也莊嶠子即趙注於此十五人皆曰孟子弟子其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四人則曰學於孟子宋從和閔子之不審則不但誣聖賢仁孝之德而歸葬即思慮旋即遷齊就客卿之位適以啟李賢張氏正楊嗣昌之口實為名教之大害可勿辨乎說見錄之以備參攷

孫子叔亦有替人矣蓋替以周霄孟季子也先賢弟子以爲生耳曰妄爲去取可怪哉不知會有季孫氏異議至張九韶羣言拾唾並去滕更爲十七人而季子叔疑者則夫已氏又有子叔氏並見左傳而所謂子叔疑者則夫已氏也不如從趙注爲得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閵書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裴駰解引劉熙云齊西南近邑畫音獲與趙氏註畫齊西南近邑也正同惟畫無音義未詳趙氏孟子注本自作畫耳疑劉熙孟子注本自作畫史記注即引孟子注者毛西河乃謂畫是齊西北近邑畫是齊西南近邑今獨氏附和俱誤說詳後而不知則朱子之所據者地志而言也地志無畫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者惟劇是一地與畫是一地與畫無涉毛氏殆據注義引括地志所云然耳趙注西南則近邑之說為確盡灌畫古通畫為之說而括地志所云畫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者惟劇是一地與畫是一地與畫無涉毛氏殆據注義引括地志而言也

後至梁則去齊不在報王三年己酉而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此中又少二十五年其成七百十四年加以太王文王仍不出七百有餘歲也此書中大節目所宜知者

孟子於好辨章引戎狄是膺二句以爲周公事於許行章引戎狄是膺二句亦以爲周公事按魯頌閟宮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攻僖公無膺戎狄懲荊舒之事或據僖十三年及十六年王室有戎難齊桓徵諸侯此中應有魯然則更有其於周公何

涉翟氏四書改異以爲閟宮首二章止陳姜嫄以來之勤其三章乃言伯禽受封之事此二句乃四章也五章翟氏列在第四章誤作八章也

上未及言周公之功則所謂復周公之宇者不此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屬周公事爲宜是反明當兒之義非荅而不見諸侯一義耳而所引似以不見之義與下引子路曾子語不貫矣反覆本文確有直解人自不審耳接前引段干泄柳事孟子先推

論之曰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然而踰垣閉門二字幸不見及引陽貨孔子事又先推論之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然而矚忘往拜孔子亦卒不見各於語下襯以上文則大旨精密可見趙注有云孔子

胸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似勝

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下當接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其邪說暴行又作六字盡涉下邪說暴行有作而衍也不然堯舜以後邪說何指堯舜以前邪說何起又孚不

虛設於此耶攷趙注又解邪說暴行句於其間似古本皆然非今本始誤姑志之以質博者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兒後漢書郅惲傳章懷注引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以證上句引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以證下句拔責難於君三句郅惲約爲二句耳古書引孟子多如此如坊記註引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即五十而慕二句也梁書處士傳序引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即得之則生二

句也桓寬鹽鐵論引堯舜之道非達人也而人不思之耳郎顗爰問曰一章也又引鑿牆竊鉤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即今梁惠王問曰一章也馬總意林引虐政殺人何異刃邪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即對梁惠王齊宣王兩章意也或者不察以爲異文欲推之外篇亦愚之甚矣

范戍馳驅音義一作范氏馳驅阮氏校勘記收以訂今本此大誤者按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獵射范氏施

御弦不失禽辭不詭遇李善文選注一引括地圖以解范氏句一引孟子文以解詭遇句引文連範我馳驅仍作範我馳驅未嘗以範我爲范氏也李賢注後漢書引孟子亦作範我並引趙注範法也則唐時所見孟子俱如今本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注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與周語單子所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正相合惟爾雅釋宮注引孟子作歲十月徒杠成疏已明言孟子作十一月徒杠成此蓋脫誤則不足據矣近阮氏校勘記反謂作十月十一月者爲是且意揣注當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如此則據誤本改善本勿論其是非所在矣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豈容妄改耶渠第見周禮凡言正歲者謂夏時凡言正月乃周時因以此歲字必指夏與夏令所謂九月十月者先相戾矣夫辰角見而雨之於傅說之詩已可矣近人拳拳夏令所謂九月十月者先相戾矣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豈容妄改耶渠第見周禮凡言正歲者謂夏時凡言正月乃周時因以此歲字必指夏與

以不采風爲詩亡諸家所同而獨迹則王氏所獨至以詩亡爲過周之詩亡乃顧氏所獨也

故曰一也詩亡則指西周以前之詩如唐如魏如檜雖古國而所錄者皆今詩故曰亡也若東周詩則十五國故在矣其意皆爲王迹熄而侯度變苓慨故史捐列國之史詩亦指列國之詩西周列國之詩於板蕩之時盡亡東周列國之史乃乘板蕩之後競作孔子不以爲非直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大旨不過如此先儒或以詩亡爲雅亡或以詩亡爲風變或又以作史爲續詩皆似强爲說

愚一錄 卷三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按本章皆言欲王之易此喻反似欲王之難殆非也且病以七年而艾須三年卽使乘時亟亟求畜蒿亦將十年卅乃綏不濟事而病難待藥乎愚意艾亦訓治不第訓草或訓美不第訓老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劉熙釋名云艾治也謂老則能斷治事也國策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亦謂少年之有色也而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亦有作知好色則慕差減者程氏攷古編曰衛石士子陳其所見云少當續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父艾卽衰減之義據此諸艾字以解本句艾字則了然矣蓋七年之病非限定七年言其痼之深耳三年之艾非限定三年言其痊之速耳抱七年之痼病而求三年之痊艾苟爲不畜之者則苗養也終身不得之得則得治也不及時善自培養必終身陷於死亡意實悚惶之甚蓋通篇爲救亡說法非爲欲王說決故以棄紂之失天下引起而以柔桑之背及溺作結惕今天下爲敵之諸侯王也

爾雅釋言云弇蓋也蓋本是覆之義釋言又云蓋割裂也蓋又有害之義阮氏校勘記以讀蓋都若當釋以謀害都君蓋兼井廩言之若專以謀蓋爲蓋非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按此不必然焚廩時舜已捐階何云害之惟淺井時誤謂揜殺所以曰蓋耳咸字對父母言非兼井廩言校勘不可從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今注以異於二字爲衍字其實非衍也趙注孟子曰長異於白似以異於白爲何如此則馬之白也與下人之白也與下人上有白字不對與下馬上有長字亦不對孔巽軒經學卮

幹臣案孫氏示兒編謂通攷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謂少當讀上聲艾當讀如夜未艾之艾止也言人之好色則慕親之心少止也與程說同

言欲以異字斷句則於曰舄之曰也上多一於字與下少一於字仍不協愚按任人有問章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趙注於音烏歎辭也以例此章可注此字讀曰舄二字句言長舄曰也於一字句是歎辭也於當日對答神情尤合

梁昭明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李善注引孟子舉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劉整文注引孟子舉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兩引皆同兩注亦同而今本趙注自作放又無致至也三字疑古本劉注當是致故有致至也之文劉峻廣絕交論注引亦作致今本則殊不知淮南子俶真訓高誘注云摩突頂至踵而利國者爲之高誘漢書不理於口理不必訓賴謂不給於辯指己之口非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高誘漢末人所引本文即作放又劉峻廣絕交論注引亦作摩頂放踵並有趙岐曰放至也三字又洞簫賦注引毛詩傳放乎中泽曰引趙岐章句亦有放至也三字今按本注實無此句下引孟子無辭無爭之說也豬必受人謗言不能辯曰非指人也故下文引詩取兩儻字以解之即文中子無辭無爭之大意孟子示以人之多言固無傷也士論欲求分理之大端也何不學文王孔子所以處儻耶論

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此憎字的訓
七詩衞風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馬謂之
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近人
皆寅谷四書摭餘焦孝廉孟子正義皆主此以釋孟
子兩馬之力謂豈獨夏時兩馬之力與此於經義未
的謂說亦非據毛西河又力宗趙氏注國馬公馬乃
兩等馬已包一切馬不然車多四馬而止言兩馬欲
張其多而反形其少矣拔此說尤差本句兩馬之力
與猶言駕兩馬之力與反言少非正言多也何必紛
紛爲說

孟子經注有數家今惟趙氏傳首義亦數家今惟孫
氏傳據以攷正經文頗殊今本如行者有裹糧也據
注云乃盛乾食之糧於囊橐之小子據注云欲兒其鄉黨
乃注疏本皆不誤而集注本反致誤者則有攸不爲
字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據注云比方天所與人性情
則當作比天必至於彀據注云學者志道猶射者之
趙注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八字爲一句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九字爲一句故其解稍異又注生斯世也
之主又云故曰吾黨之士也則當作之士萬章曰二

繁義云綠宮
仞有三尺以
仞七尺計之
得合一丈故
定從正義
幹臣案阮氏
云趙注既曰
比方安可以
近本之說而
疑之上文官
有二故比方
之而先立其
大者文意孔
明漢書貢禹
傳比物此丘
也如淸同比
謂比方也今
多訛此物公

道當仍萬子
自可不用趙
說
幹臣案夫子
之說科也宋
岳飛孔韓諸
宋儒作夫子

四字爲一句爲斯世也善五字爲句斯可矣二字爲句其解尤善近人僞師武億經讀攷異於孟子多採近人異說而反遺趙氏此兩條

孟子漢志有十一篇趙注止七篇證以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四書爲外篇也諸書徵引孟子有不見今本者皆疑出外篇按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此條明出外篇書名的係外篇文句他若揚子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說苑建本篇引孟

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韓詩外傳引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愈風俗通正失篇引孟軻云善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文義深旨法近似不知出何篇又荀子引孟子有我先攻其邪心一句北堂書鈔引孟子有賤者危事也一句仲長統昌言引孟子有矯枉過直一句史記六國表注引禹生石紐西羌之人地鮑照河清頌引千載一聖猶旦暮也梁簡綺拾遺錄引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漢書伍被傳引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桀

武帝答臣下滅神論引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廣韻圭字下注引六十四黍爲圭十圭爲一合風俗通又引傳言失精圖象失形謂子長與孔中亦書引君主撫好知君主撫好勇文句又頗不同以爲外篇或亦出外篇者至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此傳寫者誤也觀小行人注又引作春秋傳曰諸侯有王則此爲諡字審矣豈有一人之注一冊之間而互爲參差至此耶又文選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引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此二句本王充論衡卷

十一論曰篇又馬總意林引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以爲孟子語不知乃趙氏注也見告子篇又張衡傳注引孟子曰阿諛事貴者有所尊俗之情也按此亦注語見公行子章旨又呂覽當染篇注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按此亦注語見有所不召之臣句註說者不知而概引爲外篇之異文則可笑也

劉勰新論專學第六云奕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圖未圖之際問以弈道

則不知也非孝道暴深情有
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暫鴻過者變弧擬之將發
未發之間間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
昧鴻亂之也孝秋之孝隸首之算豹微謹數非有差
也然而心在筆鴻而炎敗算攝者是心不專一游情
外務也偽疏知有此事而不知出何書

愚一錄卷之十二終

四庫全書薈要校對

愚一錄者象州鄭小谷先生所著林貞伯方伯所刊
余友鍾西耘太史攜以示余者也余得受而讀之覺滋
異精通標新立異非讀破萬卷獨具隻眼而又別有
會心者烏克臻此造詣哉是誠學者之津梁後人之
渠瘦也余請于太史亟加校刊以廣流傳太史曰善
因贅數語于卷末遂付之手民爲時在光緒四年仲
秋之月仁和葛元煦理齋氏識

經傳揔餘

予有諸經緒說皆自所偶見者外此數紀典故中有經藝一門則輯前人類說此撥其餘耳彼所載者此不載也入叢書次編亦即備前人經說之餘時齊

象備言元亨利貞者六乾屯隨臨无妄蠱惟坤已元亨利牝馬之貞言元亨者四大有蠱升鼎象爻總言利貞者十一象大壯恒大壯既濟別言者四蒙漸渙中孚爻明夷五損二鼎五利永貞二坤履六艮初利居貞二屯初隨三元永貞一比象利艱貞二大畜三明夷象利女貞二觀二家人象利于不息之貞一升

上利貞亨一離象亨利貞四咸兌小過象別言者萃象亨二十象蒙小畜同人謙唯噬嗑賁復遯萃困震豐渙節未濟別言者二大畜上節四小亨三旅巽既濟象貞一師象可貞二无妄四損象言亨一泰象光亨一需象貞吉二十一象需頤蹇旅爻辭五北二四履二謙二豫初臨初遯五大壯二晉初家人二損上姤初升五未濟二安貞吉一坤象貞吉亨一否初利艱貞吉一噬嗑四永貞吉二貞三益二居貞吉二頤五畫上渝安貞吉一訟四吉四十

一象比別言者師離臧萃升困漸中孚爻乾川九蒙二再言五一言師二比五小畜二否五同人四大有五謙初臨五復二頤四大過四離五睽三明夷二蹇上解五益二革二艮上漸五上歸妹五豐二五噬五渙初中孚初未濟五多以事言元吉者十坤五訟五履上泰五復初大畜四離二損五井上渙四大吉二家人四升初夙吉一解象終吉九需二上訟初三履四謙三蠱初貞五鼎三在吉二无妄初善五征吉二革二歸妹初小事吉一睽象无咎五十三象比隨復恒困艮爻乾四需初師二四五比初小畜四吉四同人初大有二四臨四噬嗑初二賁上剝三无妄四頤四大過初坎五睽初解初損四上夬三萃二五上非四革二鼎初震上艮初四漸初四豐初三渙五上節初三中孚四五小過二四既濟初元吉者二損象益初大吉无咎一萃四終无咎一坎四蹇无咎一大有初券復三睽四何其咎吉一渙初鼎无咎一小初艱貞无咎一大有初券无咎一蠱初小有悔无大咎一蠱三既濟之无咎一臨三小吉无咎一臨噬二貞厲无咎一訟四吉四十无

咎一夬過上无咎无譽二地四大過五往何咎一睽
五往无咎三履初萃初三鼎无大咎一姤三客无咎
一姤上无悔三復五大壯五渙三悔亡十三象辛爻
巽五未濟四貞吉无悔一未濟三貞吉悔亡四咸四大壯四
二節上悔鼎吉一家人三貞吉悔亡四咸四大壯四
恒二晉三五家人初睽初五夬四萃五辛四巽四渙
大過恒損益夬萃巽爻大壯三損上小利有攸往一
賁彖則利有攸往一无妄二君子有攸往一坤彖有
攸往三彖解爻大有二明夷初利見大人六彖訟蹇
萃巽爻乾二五用見大人一升彖利涉大川九彖需
同人蠱大壯益渙中孚爻頤上未濟三用涉大川一
謙初凶二十一師三比上豫初剝四復上夬過三上
坎初上離三咸二恒上益上困三鼎四漸三豐上兌
三節二小過三上貞凶五隨四頤三恒初巽上中孚
上蔑貞凶二剝初二貞凶悔亡一節上征凶五頤三
損二革三震上未濟三君子征吉一小畜上征凶无
攸利一歸妹彖征凶无咎一困二否臧凶一師初後
夫凶一比彖夫子凶一恒五起凶一姤四終凶一訟

易古義

日月爲易參同契虞仲翔皆云然王應麟困學紀聞
云此一奇一耦陰陽之象又曰鄭康成詩箋多改字
淮易亦然如謂包蒙包作庖文也泰包荒荒作康虛
也大壯豵豕之牙牙爲互大過枯楊生荑枯音姑无
姑山榆音錫馬蕃鹿蕃庶音藩遮蕃獸也解百
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解謂坼嘼皮曰甲根曰宅
田鼏川謂爲倪伉舉一握爲笑握讀如夫三爲扈之
扈蘗解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亡陋陋當作
動說卦爲乾卦乾當作幹其說多鑿鄭學失傳釋文
中間見之遝惠定宇尊鄭學則謂康成不輕改經後

儒無及者如大有九四彖明辨遲也遲謂如明星哲
哲之哲蠥辭有功而不置當爲德極深研機當
爲幾微據范式碑探賾研機是古義皆作機今王弼
本亦作鄭所訓字失其初矣
又曰唐鄭京著周易舉正洪氏隽筆載之以澤易考
之乃知其妄如屯六三彖以從禽也云上脫何字不
知從古縱字隔六五利執言作之不知虞翻云背上
皆作言翻以言取震北九五象失前禽舍逆取順也
二句倒不知虞翻云背上六故舍逆據三陰故取順
不及初故失前禽倒亦妄也
乾五象大人造也造劉歆父子作聚文言君子體仁
京房荀爽作體信利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聖人
作而萬物覩作焉融作起其惟聖人乎王肅作愚人
後結始作聖人坤文言爲其嫌於无陽也嫌鄭作謙
荀虞陸肅作嗛屯大象君子以經綸鄭作論謂論
撰書禮樂施政事初九磐桓仲秋下旬碑作股桓釋
文磐作般云本亦作盤今本象傳如之六二乘馬班
如班鄭作般婚媾鄭作托謂六三即鹿无虞鹿王肅

作逯弗不如舍幾鄭作機發矛也蒙彖童蒙求我亨
誘引作來求釋文云一本有來字上九擊蒙釋文馬
鄭皆作繫蒙需鄭讀秀陽氣秀而不直前長上坎虛
象傳位乎天位上位鄭作涖大象雲上于天王肅作
雲在天上九三需于沙沙作泜惠定宇云當作泜同
沙九三致寇至寇王鄭皆作戎說彖有孚窒窒鄭作
咥注覺悔貌上九終朝三褫之褫鄭作扡義同褫以
逌楊慎解作施紳之施惠定宇讀之九二象惠至掇
也掇鄭作惙憂也師彖丈人子夏傳作大人九二王
三錫命鋚鄭作賜象承天寵也寵王作龍九五三驅
費氏鄭氏作殿小畜九三輿脫輻輻本作輹九五有
孚攣如攣子夏傳作戀上九月幾子夏傳作近履彖
傳履帝位而不疚疚陸本作疾九四愬愬馬融作虩
虩上九考祥古本或作考詳泰大象財成財荀作裁
初九拔茅古作茇茹以其彙彙古作�German出也鄭云動
也傳氏曰古偉字美也六三包羞包鄭作苞六四翩翩古作偏偏王作篇
篇否九四疇離祉疇鄭作儔謙鄭作嗛謙彖傳福謙
京房作富謙豫彖四時不忒京房作貣古字也大

象殷鷹殷京作隱六二介于石介古作硈馬融作拾六三明豫盱子夏作豻京作汙姚作盱日始出九四朋盍簪盍本作盇簪子夏鄭元張弁王弼皆訓疾陸作甚京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哉云坤爲盇哉聚魯也坎爲聚坤爲衆惠以哉之力切依韻虞爲是拔虞言坎互體也又係果謂漢始有簪此當作笄惠以爲非隨大象嚮晦王肅作鄉初九官有渝官謂才作館官本古文館蠱大象振民青德青王作鬠觀象盥而不薦薦本作鬠王作盥而觀薦噬嗑九四噬乾胏胏子夏作脯貫徒以爲古斑字惠以爲非本胥憲五音聚以被寄反亦非大象明罰政明謁才作命初九貴其趾趾一本作止鄭張作與六四貫如皤如皤如鄭作賁正義引子不順生有去之義俗作突乃當書正譌云他骨切子不順生有去之義俗作突乃當四剝牀以膚膚京作簠祭器上九得輿輿作德車復初九元祇悔王作祖陸云安也九家作敉同祇元安鄭注猶元安元所希望也象傳天命不祐馬作右六二不耕穫釋文一本作不耕而穫下句亦然大畜本亦作豶大象多識前言往行識劉作志九三良馬逐鄭作遜遜釋文云字又作遂今歸藏易亦然九三象云勝本古朕字恒初六浚恒浚鄭作濬上六振恒振張作震遯釋文云字又作遁今歸藏易亦然九三象

有疾憊也憊王作鞁荀作備大壯九三羸其角羸馬云大索也鄭虞作纍纍六五喪羊于易易鄭音亦疫易也陸作場疆場也上六象不詳也詳鄭作詳注善也晉說文引作譖古文奇字作告鄭作誥初六繫于金柅柅子夏傳作碇鼠六五失瓠馬鄭虞王云絡絲趺也王作扼蜀才作尼蹏蹏本作踶踶古文作蹄踶陸象馬鄭陸虞本無踶字象傳以王弼荀作取六二徐乃利用禴禴蜀才作躍劉作耀升鄭作異用見大人本或作利見大象積小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九四來徐徐子夏作荼荼王作余余九五

剭刖京作劓劓荀王主鼏甒上六于鼏鼏薛虞作剭杭非家蘬其瓶鄭讀鼏上六井收勿幕勿釋文一本作冏鼎九四其形渥鄭作刑劓震來虩虩荀作愬愬按以履九四愬愬作虩虩之二字漢以來訓詁設設蠶者禮之損九四震遂泥遂荀作隧長九三列其夤夤鄭作賓薰心纂荀作勛漸大象磐桓貞屯初磐桓同九三婦孕二鴻漸于磐磐擊文作般與屯初磐桓同九三婦孕不育孕荀作乘歸妹彖傳所歸妹也釋文本或作所以歸妹也六三歸妹以須鄭云須有才智之稱是也

胥通荀作嬬陸如之云妄也豐豕傳曰中則民本作
吳孟喜作稷古通說文鄭作厢初九遇其配主配鄭
虞作妃雖旬无咎旬荀作均劉昞作鈞皆古今字六
二豐其蔀鄭薛作菩云小席也九三豐其沛沛鄭作
韋云祭祀蔽障也日中見沫沫作昧上六象天際翔
也翔鄭王虞皆作祥孟喜曰天降災祥也際鄭注亦
謂瘵病也自藏也藏鄭作戕傷也旅初六斯其所取
災斯王肅嗣解爲斯賤庶鄭東謂當作廝王伯厚本
後漢左傳職斯祿薄云無庸啟字九四得其資斧資
斧子夏及衆家並作齊斧張動云黃鉞也應劭云齊
利也虞喜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要斧也下卦同
巽說文作巹既濟六二婦喪其茀茀子夏作髴荀作
紱董作韍六四繻有衣袽繻古文作襦袽子夏作茹
京作絮九五不如西鄰之禴祭漢郊祀志引之顏注
禴新菜以祭薑以禴爲瀹

藥師傳入卦相盪盪說文云滌器謂家此皆作蕩坤
作成物虞姚作化物坤以簡能姚云能當爲從所樂
而玩者樂頤作變釋文音岳適會也樂天知命虞作
變天範圖天地之化範圍馬王張作犯違故君子之
道鮮矣鮮鄭作尟藏諸用藏鄭作臧訓善然說文揩
虞作妃雖旬无咎旬荀作均劉昞作鈞皆古今字六
無藏字臧即藏後退藏藏往同見天下之賾賾九家
作冊京許作嘖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惡荀作
亞次也惡以爲亞古惡字慎斯衛也慎一作順順之
至坤文言蓋言愼同則言語以爲階階姚作機慢藏
誨盜誨虞作悔謂悔恨苟容鄭作苟容謂飾其容而
見於外坤之策策釋文作筴引而伸之伸作信可與
酬酢酢京作醋易有聖人之道明僧紹作君子之道
之炎見釋文聖人以此洗心京房荀爽虞翻董遇張
播范長生皆作先心莫大乎蓍龜大釋文作善何休
注公羊漢書藝文志引之皆然又以尚賢也又鄭作
有乾坤其易之縕縕姚作蘊夫乾確然示人易矣確
說文作碻然示人簡矣險孟作退陸董姚作妥聖人
之大寶曰位寶孟作保古寶字包犧孟京作伏戲
云伏服也戲化也以佃以漁佃漁一作田魚魚何休
公羊傳譜語音斷本爲耜耕說文作相耦則通句一

本無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犅牛騎馬犅古服字不封不樹虞以封爲窆象也者像也孟京虞荀姚下象字同君子知微知彰彰鄭作章見文選西征賦天地絪縕古字作壹壹見說文男女搆精搏鄭作覩見詩章蟲正義因試以濟民行賦鄭注當爲式損德之修也修馬作循爲道也履遷履古文作屣雜物撰德撰鄭作算數也噫古文作意歎也說卦參天兩地而倚數兩說文引作兩兩乃斤兩字倚鄭注周禮引作奇蓍才同古字也日以明之亘本又作亟徐古鄧反妙焉

物而爲言者也妙玉藩本作眇董遇曰眇成也惠定宇以爲妙近老莊語予謂九經更無妙字莫盛乎艮

易異義

易元亨焦翼侯以爲元亨乾九三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爲句　文言左傳穆姜稱之則非孔子作也衆家折中以先迷後得主爲句利字屬下言乾者坤之主居先無主故迷居後則得主矣西南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濟故利得朋得朋而得主也東方受命之先北方告成之候冀令歸功已無私焉又何朋類之足云故必喪朋而後得主也按如此後文言後得主而有常亦不必依程子滌利字地六二直方大蕪氏

經說引鄭氏古易云坤履霜亞方含章括囊蔽云
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字疑大字衍　屯上
六泣血漣如漣惠定宇以爲本波瀾字說文引作連
歸藏易需作濡惠定宇本禮記儒行伏食不濡謂
與大象合亨謂如此按之爻辭皆不合矣需九二惠
又本穆天子傳以需于沙衍爲句　比惠本鄭氏尚
書郙成五服及說文作邶　履九二幽人貞吉虞翻
曰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侯失禮則幽禮
說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爲幽人非也　履六三武人

爲于大君頑埠人謂非武人爲大君惟武人効力於
其君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泰六五帝
乙歸妹祉以爲湯虞翻以爲紂父　大壯象傳釋
文大壯剛健絕句爲實輝光絕句日新其德絕句鄭
又以其德連下句　大過易說云九卦皆二應五初
應上惟大過之象無所不過故二過應上五過取初
兌少女稱女妻巽長女稱老婦不然過以相與之語
何所謂耶此見虞氏易解又郭京得王輔嗣手寫易
士夫爲少夫　坎六四釋文樽酒絕句簋二絕句川

缶絕句　咸六二咸其腓鄭注腓脚腸也　革巳日
乃孚六二巳日乃革朱子發讀爲戊巳之巳謂已過
中將變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　震六三震蘇蘇馬
云蘇蘇尸祿素餐貌王肅云躁動貌漸上九鴻漸于
陸與九三同胡安定改陸爲逵朱子從之云韻協頤
字入謂詩儀字凡十見皆牛何反不與逵叶仍當作
陸折中以此陸疑阿字之慾阿大陵也江脩修亦云
然　豐上六闚其無人惠謂說文無闃字當從闃即
闃字低目視也此解亦迂　中孚九二吾與爾靡之

靡孟喜韓嬰虞翻皆云共也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
方惠以鬼方即荊楚　歐陽公疑繫辭非孔子作同
時虞翻意與之合公喜不自禁又劉若愚稱其師陳
振孫遺書一卷謂周公作繫辭始孔穎達其實文王作
之與周公無涉　歐陽公不信河圖東坡南豐皆非
之　繫辭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王山史以此爲言洛
書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荒明僧紹人作仁今
本乃從桓荒慢也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所謂非衆
聞與守邪　上繫七爻起中孚九二下繫十一爻起

咸九四王伯厚謂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自然之數也全謝山謂卦氣說起漢儒十翼未必有此義胡氏炳文則謂此皆彖傳之文言是繫辭亦錯亂矣　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本義本邵子以此上二句爲指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下一句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諸儒多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愚竊以爲邵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藥欽也

王山史論哲然　王昭素講序卦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十四字冤以道古易取之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之辨吳仁傑從之沙隨程氏迴則謂二篇之第從韓康伯本張文饒行成日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希真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與

王氏應麟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先終以思致

文言乾九二君德也顧氏繩曰爲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此說固衛宇謂乾卦六爻皆可以君言

王氏應麟曰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重於幾則危矣又曰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儀鄭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藥欽也

陸氏振奇曰乾元始物而無其始故用九曰先首坤成物而先其終故用六曰利永貞坤之貞亦非坤自爲貞故曰以大終曰先成而代有終

王氏應麟曰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其和存周封建之效匹夫亡秦郡縣之失也

胡氏炳文曰屯蒙之後繼以需訟需由于屯世不屯無需訟由于蒙人不蒙無訟然需以有孚而光亨坎在上也訟以有孚而窒惕坎在下也

俞氏玉吾曰象言訟不可成初象言訟不可長孔子爲戒之意深矣

陳氏際泰曰三政不廢兵五材不去金訟繼以師大斯之謂律卦辭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愼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湣以不禽二毛而敗于楚春秋皆不予之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

任氏啓運曰姤風行天下故以施命誥四方小畜風行天上則但美其文德而施未行也然誥四方之本已備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陳氏際泰曰大畜極而亨聖人有慶幸之辭小畜極而和聖人有傷切之意

胡氏炳文曰大畜九三與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小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爲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

琅氏南仲曰歸妹初九不中則爲跛九二不正則爲眇履六三不中不正則爲跛眇

王氏應麟曰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爲否之貞吉潔其身以有待

胡氏炳文曰泰變爲否易故于內卦卽言艱貞否變爲泰難故于外卦始言後喜

楊氏萬里曰同人離在下而權不自專故止於類族辨物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于遏惡揚善

王氏應麟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又曰信君子者治之原故隨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故兌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楊氏時曰卦以五爲君位而曰毋者陰尊之稱如晉六二稱王母小過六二稱過其祖皆指六五也

胡氏炳文曰艮土也有敦厚之象復曰敦復艮曰敦艮臨曰敦臨皆厚于終者也又曰繫辭傳於一卦而兼釋二爻者惟噬嗑與解解難不可以急故於上六乃許君子之動噬嗑不可以緩故於初九卽言小人之懲

陳氏際泰曰噬嗑武治也賁文治也噬之而合則車書大同矣故受之以賁

卦子曰復次剝治乍於亂也夫次姤亂生於治也
荀氏玉吾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
心發乎微情動乎顯故見天心指動極靜初言
邱氏富國曰豫五不言豫豫由于四也頤五不言頤
陸由于上也

焦氏循曰君子求同理不求同俗故獨立不懼而
其守過人求天知不求人知故遯世无悶而其量過
人

陳氏振奇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而邊邊
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違也如需可不陷窞能以止非
眞險也習坎則違逃無可避之理智愚無自脫之人
而後天下之眞豪傑出焉其惟心亨者乎又曰六十
四卦獨離象言大人吉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

程子曰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交感之義恒
長男在少女之上以婦從夫居室之常

荀氏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
日君子以之向昭

王氏應麟曰六爻有得有失惟謙三吉三利蒙六

爻悔亡五爻皆吉
葛氏懋哉曰遯之達小人君子自守之常聯之見德
人君子遯者之道
任氏啓運曰蹇五得三曰朋來解四得二曰朋至
張氏清子曰傀卦言利往不言利涉蓋兼之蓋以卦
利也

葛氏懋哉曰震蓋十二爻未有及財賦者獨益上九
雷來益而凶立至聖人不言有無如此
李氏元直曰夬一陰不能爲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
剛決柔姤五陽不能爲主者陰來而長也故曰柔遇
剛

李氏開曰剝之貫魚柔從剛也姤之包魚剛制柔也
蔡氏清曰損之時二簋不爲儉萃之時大牲不爲侈
程氏炳文曰易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咸之情通恒
之情久睽之情一
徐氏之鼒曰豫上樂極故冥豫升上進極故冥升
易氏祓曰易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
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爲義故皆以實象明

之

王氏應麟曰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不言所利

鄭氏汝諧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失下之事淺矣

任氏啓運曰六子皆不言元元在乾坤六子已不可見也

程子曰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所見者理而已陸子以程子說爲

鶴突曰只是無我無物其實陸說捷而程說駿實

陳氏際泰曰不失其時而已未嘗廢應也不出其位而已未嘗廢思也此聖學之宗旨也

陸氏振奇曰漸爲男下女故貞吉歸妹爲女說男故征凶

任氏啓運曰剝將終而復息豐極盛而將消故俱言消息盈虛謙以虛而受益豐旣滿而將衰故俱言天地鬼神又曰子言時義者五豫之時雷出地上可大行也旅及遯時猶可爲不忍藏也革之時除亂去暴

子不能也子之用流其族人乎按革言時不言義大過解亦然聚言時用隨言隨時之義其實一也然不言義者事言義猶難爲變言用者蓋其用無方焉若隨不以時言則更無隨之道

郭氏雍曰凡卦有異者多言交教風俗觀省方觀民始施命誥四方巽中命行事君子之德風也

蘇氏濬曰解曰三狐去小人巽曰三品親君子李氏光地曰來兌者我感而物來引兌者物引而我去

任氏啓運曰剛柔分之卦獨節與噬嗑言之電卽雷之聚難分故言分剛柔分之卦剛柔交錯故言得中漸之進易急節之貞易若難中故舉中

鄭氏汝諧曰孚于中則鶴鳴自有子和浮于外則翰音徒登于天

葛氏懋哉曰易貴當位惟小過九四以不當爲當三百八十四爻之變例也其有當位而不利者則履兌之五爻亦變例也

黃氏淦曰古今治亂相倚伏既濟之後奈將否未濟行也姤及遯時猶可爲不忍藏也革之時除亂去暴

之後否將泰
郭氏雍曰六爻皆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
四卦中獨既濟一卦而已
王氏應麟曰諸卦爻皆及卦名惟坤小畜泰大畜既
濟無之又曰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
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小過有飛鳥之
象焉餘卦可以類推王輔嗣忘象之說蒙昧之徒甚
又曰八卦之象又有六異曰木坎曰雲曰雷曰雨離
曰日曰電
曰明曰電

顧氏絳曰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
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卦名
有飛鳥之象木卦離而大子木嘗增設一象也雷爍
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
同氣相求爲長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雖龍則
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
其象而易之大旨晓矣豈如卓立言取譬固與後
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
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宋有程

子大義何由明乎
王氏應麟曰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雷三人訟三百
戶三褫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豐先甲後甲三日
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窞三歲晉三接明夷
三日不食噬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簋二人一人十
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
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
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於乾鑿度如月幾望
巳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爻辭氏自詩又補乾六

位六龍四德四支蒙卦三瀆離百穀四方咸二氣革
二女震百里丸陵乾萬國師萬邦萬國謙頤萬民明
夷四國離姤四方乾豫觀恒萃簡四時乾坤泰否先
妄頤咸恒睽萃歸妹萬物程易曰以閒取空數無義
者非王氏指予謂王所取亦有鑿者王氏又云朱子
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順以巽者蒙之觀也
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
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眞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
小畜曰復自道曰革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

曰歸妹臨曰咸臨咸曰旣其隨震
曰不拯其隨曠曠曰頤中有物曷曰厥宗噬膚損曰
弗損益之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曰壯于頄遯曰
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
震用伐鬼方六十四卦相錯而不亂此亦似有之而
未可盡拘也

顧氏絳曰卦變之說不始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曰
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
子之變皆出於乾坤按朱子啓蒙卦變圖亦自可備
一說江脊齋別有卦變說則以凡易中言剛柔往來
上下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又晉荀

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王炎問張南軒伊川令學者
先看王輔嗣胡翼王介甫三家易何也曰不取互體
此載於日知錄亦顧氏所取然左傳莊二十二年陳
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
有艮象是互體之傳已久朱子不取互體而大壯五
六言卦體似兌合兩爻爲一言之頗初九靈龜謂伏
羲氏横曰不可爲典要變充方也旣有典常理有定
也按繫辭此二語盡易之義

易傳授著述

商瞿受易孔子傳魯橋庇子庸歷江東馯臂子弓燕
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至田何
孟喜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爲章句授同郡白光
沛鄭牧後漢注丹鮭陽鴻任安皆傳孟氏學
梁邱賀琅邪人本受京氏易後更事田王孫傳子臨
臨傳五鹿充宗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沛彭
祖齊衡咸及後漢京兆楊政潁川張興哲傳梁邱易
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以授京房房爲易章句說長
於災異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後漢戴憑
孫期魏滿並傳之
費直東萊人傳易授琅邪王璜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劉向謂諸
家易皆祖田何惟京氏爲異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後
漢書言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玄潁
川荀爽皆費氏學也

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子康及蘭陵毋將永
施讎亦沛人易亦得之田王孫授張禹琅邪魯伯禹授淮陽彭宣伯授泰山毛莫如琅邪邴丹後沛人戴
寶傳東昏劉昆亦施氏易
漢初立楊氏易宣帝立施孟梁邱易元帝立京氏易
費高不得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微晉永嘉之亂施氏梁邱易亡孟京費人無傳者惟王輔嗣注行世後
鄭注亦失傳矣

王弼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蘄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王氏應麟曰愚嘗觀顏延之庭誥曰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寔其正宗得之於心說以荀王爲長
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則象而不通其理自輔嗣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呂氏九江周婿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以諸書附注其下爲考異釋疑又曰子夏傳張弧僞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元明講易者以來瞿塘爲最

書古句

黃帝誨顓頊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

爲民父母見呂氏春秋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

出無已其行無止　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

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

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

緣惡也吾曰愼一日　帝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

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

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

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此昔

見賈誼書　堯戒曰戰戰慄慄曰愼一曰人莫躓於

山而躓於垤見淮南人間訓困學紀聞引之謂皆典

謨以前書其實不類書詞也

書古義

堯典文思安安考靈曜作晏晏克明俊德今文無俊

字平章百姓大傳作辯章史記作便章平秩史記作

作采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七始詠忽又或作忽
鄭康成曰勿也亏弗子子鄭讀字列子云禹冀棄事
仇予庳弗字過門不入蓋本青禹貢作十有三載載
馬鄭作年濰淄其道釋文本亦作維岱畎徐本作畎
谷赤埴鄭作戠黃本漸包或又作蔪鄒微子我其發出狂狂
或作篤嗇琨馬本琨作璟韋昭音貫沿于江海沿鄭
本作循馬本作均云均平雲土夢漢書作雲夢土祐
幹或作榦榦粲波既豬馬鄭作粢播既都和叚鄭讀
和爲桓水出蜀山西南潤洞洞又作內導岷岷馬作

開陪尾漢書作橫尾大伾釋文本又作岯導漾漾鄭
本作灊五百里納秸秸或作稭二百里男邦史記作
任國男古又通南二百里蔡蔡叚仁傑謂當作粲戶
帝告史記作誥司馬貞曰一作佸五子之歌逸豫釋
文本又作佾伾盤遊本又作樂遊湯誥耀其凶害釋
文云本亦作羅伊訓祓漢歷志引作惟大甲元年十
有二月乙丑朔咸有一德七世四句呂覽引作五世
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王肅云古五字
如七四訛以怪字惠定宇以爲傳寫之訛盤庚由孽

誘曰古有字皆作或曰蒙鄭王本皆作棄在曰嶧下
史記亦然又作襄與棄通驛古文作悌今文作鬧史

記作涕悌字之失五者來備史記作五是荀爽謂之
五蠱李雲謂之五氏金縢丕子史記作負子我之弗
辟辟鄭作避信噫公命噫焉作懿猶噫也新迎惠定
宇古義本作親迎鄭注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
公訓親爲新今本乃作新然則大學親民之讀新不
自程子始矣大誥釋文亦作葬起焉本作大誥繹爾
多邦降割焉本作降害民獻有十夫獻大傳作儀亏
造天役造王莽作遭亦古字遭也亡書歸禾始記作
餽火嘉禾序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古魯旅字皆
傳皇本作君折民惟刑漢書刑罰志作悊民傳我一

作裘康誥克明德大傳有俊字人有小罪非眚眚潛
夫論作省梓材大傳作杼材戕敗人宥三句今文作
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王充云言賢人彊於禮義
故能開賢率化民也洛誥無若火始徽徽梅福上書
徽徽作庸庸注徵小兒也釋文厥攸灼敘句王在新
邑烝句多士序遷殷頑民史記作遺民大誥洪有疆
洪史記作倘焉氏作屑無遜大傳作毋遜漢
書遜作佚不遑暇食吏惠氏遑當依國語作皇詩張馬
作朝張詩爾雅疇作俾皇自敬德皇王肅作況益也

惠氏曰兄古況字君奭弗弔昊天前人光作佚王莽引作失
天難諶作天應棐諶古通成王政焉作征將蒲姑序
踐奄史記作滅奄多方胥伯大傳作胥賦謂賦稅也
康王之誥誥史記作告庶王齊焉本作懿猶噫也新迎惠定
宇古義本作親迎鄭注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
公訓親爲新今本乃作新然則大學親民之讀新不
自程子始矣大誥釋文亦作葬起焉本作大誥繹爾
多邦降割焉本作降害民獻有十夫獻大傳作儀亏
造天役造王莽作遭亦古字遭也亡書歸禾始記作
餽火嘉禾序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古魯旅字皆
傳皇本作君折民惟刑漢書刑罰志作悊民傳我一
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告爾祥刑後漢書劉愷傳
引作詳刑惟貨惟來馬本來作求有求請賕也上刑
挾輕下刑挾重劉愷傳亦引之罰鍰史記作罰率率
徐引劉熙云亦作選師古本作錙錙即鍰古音同
哀敬折獄敬本作矜漢于定國傳作鰥鰥貴誓古文本
作粢誓史記作胥大傳作解序東郊不開匡謬正俗
作閎云古閎字泰誓若弗云來云本作員衛包改从
今唯殺戮善論言公羊云惟殺殺善論語古文殺殺
本作戮戮今文作翕翕俾君子易辭辭公羊作意亦

堯典稽古鄭解爲同天王肅以爲順考古道四岳孔傳謂即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汪齊云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堯讓許由其一也　舜典納于大麓孔謂納使大錄萬幾之政　文祖馬以爲天天萬物之祖也肆類于上帝大乙也在柴微宮　璇璣玉衡伏生謂之北極京房馬融鄭皆作旋機習志魁四星璿璣杓三星爲玉衡是北斗也　羣后四朝馬王以爲四面朝方岳鄭以爲四時朝京師　范蜀公上書舜五刑流宥教賦以寬三苗之墨劓刖宮大辟皇王大紀本此　困學紀聞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堯不聽此可證程子之說按舜誅四凶不以此　呂覽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舜以爲樂正史記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釋文以堯舜禹爲名困學紀聞淮南子皐陶瞽而爲大理猶夔一足之說也陳謨賡歌豈可謂之瞽又史記秦本紀大費爲柏翳索隱云即柏翳陳紀世家柏翳之後封秦垂益襄龍不知所封是柏翳明非伯益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名益字隤敳是伯益也然則今之蟲神爲伯益矣又無若丹朱舜王氏本說文謂論語堯蕩舟即丹朱閻百詩何義門皆以爲非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開溝通水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無之王伯厚云吳之通水有二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午于黃池左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此自淮入沂之道也　甘誓啓事說施子貢曰禹與有扈氏三年不服修教一年而始服罪子亦謂禹攻有扈爲虛屬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勝修德棄年而服皆與書異蔡邕銘論又言湯有甘誓之勒　乃召六卿古注天子六軍六卿皆從李子眞以爲別有六卿若當用兵之時冢宰不得屬於司馬三山林氏是之　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

汝予王非傳琴作奴顏注戮之以爲奴也　五子之歌五章皆述皇祖之訓蔡氏以予視天下予五子自謂王伯厚謂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關石和鈞章注關門關之征也石斛也一曰關衡也李善引賈逵注國語曰關通也孔安國則謂金鐵曰石

左傳戛有觀扈楚語士亹曰啓有五觀韋注大康弟也水經注亦云王伯厚以爲非　允征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王伯厚云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　釋文逸書帝告五篇舊解爲戛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　論語引予小子履節孔注墨子引湯誓辭若此疏云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文正與此同　日知錄伊訓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大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嗣王也若自桐歸以三祀之十有二月則適當其時而非有取爾又曰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祔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故祔廟後祠于即位殷練而祔即位必在期年後周卒哭而祔故踰年斯即位矣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其禮之末失乎三年喪畢而即位舜也禹也練而祔祔而即位殷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柩前即位爲後代之通禮矣　困學紀聞漢志引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繼大

拔方明見覲禮非乃明之惧　鄭氏云陽甲立盤庚爲君時作正義以爲妄書褚傳謂鄭必有據而全謝山亦不然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注圮于相遷于耿殷本紀祖乙遷邢皇極經世謂圮耿徙邢蘇氏曰祖乙圮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其先君祔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爲王伊尹乃明言立以巳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不應如是久也　咸乂書序伊陟相大戊祥桑穀生于朝韋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也若自桐歸以三祀之十有

詩外傳以爲湯大傳以爲高宗劉向以爲大戊又以爲高宗　高宗彤日陳氏祥道謂祖庚祭高宗非高宗主祭也　泰誓十有三年釋文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以序文改之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　歸熙甫考定武成移厥四月暨受命于周一段於萬姓悅服下通篇皆仍舊文　武商容閭表禮記行商容復其位容蓋管仕于紂者鄭注乃以容爲禮樂復位謂復禮樂之官妄矣　大傳惟王后

元祀帝命大禹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注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袁子才據此以洪範爲祭名此疇非洛書明王禕近先河濱王山史江春齋皆言之　逸書旅巢命伯杞謂湯放桀商巢巢人納之終湯之世遂不朝至此始來　困學紀聞金縢書異說有二魯世家周公卒後秋未穫天動威成王乃開金縢梅福傳亦云皆六年要服當朝以孌丐道遠暑之又云左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云歲聊以志業聞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孔疏引此語以爲彼六年一會與此適

知出何書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鄭以爲管蔡霍蘇氏從孔林氏蔡氏從鄭三克孔謂毫人之歸文王者分三邑其三所爲之立監鄭云湯舊都民服文王者分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　周書作雒解傳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注康叔代霍叔申旄父代管叔是亦康叔之封在徐殷後然武庚殷已稱衛叔封傳禮予貢詩傳又稱三監叛康去諫不聽則康叔蓋先封衛輔三監康詰之作當在此時誤解者皆以首冠洛誥之文錯簡也程編並謂脫

管蔡者武庚非周公罪人斯得武庚以管蔡爲罪人君奭東篇召公名醜召醜字從鬼與醜相似故誤　散宜生孔傳云散氏大戴禮嚳聚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是散宜爲氏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孔傳云六年一朝會京師是五年中諸侯皆無事江春齋云六年五服皆朝徧正與周禮大行人合惟言五服皆六年要服當朝以孌丐道遠暑之又云左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叔向云歲聊以志業聞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孔疏引此語以爲彼六年一會與此適

台是不然叔向臨時撰出以抵齊人如其言是六年再朝先王豈有此煩諸侯之制哉　康王之誥釋喪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二孌蘇氏以爲失禮朱子又以爲是蔡傳取蘇氏而不用其師說閻百詩碩寧人皆依朱子又顧氏謂顧命不言殯禮知有闕文狄設黼扆以下當屬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顧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事也　閻學紀聞趙岐注孟子引雨刑曰帝清問下民無辜字然以帝爲天則非　又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徐戎又叛魯征之作費魯世家亦言淮夷徐戎與管蔡並與則伯禽之征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殺欽明文思禹曰明明湯曰克明文曰若曰月之照臨皆言明也

王氏炎曰堯舜禹相授一道而法自不能無損益堯分別九州舜則析爲十二堯分命羲和夏則合爲一官

黃氏鎮成曰堯分四仲濛甫面以考中星舜舉行政

取北面以參斗建

顧氏絳曰古時堯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答之辭已明無嫌也王氏柏曰堯之試舜甚詳至遜位絶無丁寧告誡之語魯論堯曰篇二十四字以補書缺可也

黃氏宗羲曰文祖謂始祖廟舜承堯廟禹承舜廟周至私親則別設廟以奉祭祀兩者未嘗合若依祭法宗堯宗禹之文則虞有無父之嫌夏又有僭上之非矣

錢氏時曰日月五星謂之七政者天文之休咎君政得失之符也

陳氏經曰巡狩所以維封建也陳氏際泰曰古者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歲巡四岳而已不以爲勞古者省方不如後世之費故時巡五載而民不以爲勞

王氏樵曰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是舜于司空周以兵刑分夏秋二官而歲則兼掌于士或謂帝世蠻夷外愛州牧內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

董氏鼎曰皐陶之命但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後

世征苗之兵禹掌之益贊之不命皐陶庶尹亦非合一

范氏祖禹曰禮樂二官周兼掌而虞則分司然親秩宗之命伯夷讓夔龍讓則禮樂之原未嘗不合

王氏天與曰于鼃見禹之淵源于貢見禹之事業于謨見禹之敷陳大禹所由稱歟

陳氏際泰曰禹時未行元龜已命于虞朝奠建未聞正月早書于舜典

胡氏士行曰舜竄三苗竄其君也分北三苗黜其黨

賦非盡出于田直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又也苗民逆命更立之君仍梗化也三苗丕敍竄者亦賓服也

貢氏汝霖曰唐虞時未言誠寔即誠也未言仁惠即仁也

王氏柏曰二帝一德故堯舜合典五臣同心故益稷附讀

禹貢治水之歌虞時雅詩也鹿鳴以下無及焉

陳氏櫟曰典以欽始謨以欽終治功一心學也

禹氏經曰升禹謨于虞書以明三聖相傳授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見大禹有天下之本

章氏如愚曰禹貢分州均井田之法

楊氏慎曰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風俗由上之教也紀物產不紀人才人才由下之化也

蔡氏沈曰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田瘠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又

曰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傅氏寅曰河之患在九河疏其下則上易爲力江之患在彭蠡豬其上則下無足憂

呂氏祖謙曰治水不出兩端達于海者使有所歸也不可達海即因其勢以爲澤使有所容也

王氏樵曰九州言山四十有五言川三十有六言澤十有二而實則山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山九川九澤總之九州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方趨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

徐氏天儀曰賦曰愼知無過取曰成知無紛更
陳氏櫟曰甘誓恭行天罰之心即祇承于帝之心
黃氏宣猷曰禹禪位則征有苗啓繼祚則伐扈亦敬承之一證
賀氏絳曰夏商封建之制多不同大康有弟五人而后羿簒狩以無親戚屏翰也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禹祀是啓以來封建猶立之矣歟
陳氏經曰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皆以本禹祀是啓以來封建猶立之矣歟
童氏品曰甘誓特書戰者所以著有扈之强允征不易爽不顯亦曰新也而率祖攸行必戒之以克厥初其始無自滿愼厥終知湯之銘有自來矣大甲篇王不忘責難也

詩經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像二 二十
王氏柏曰湯伊君臣之際書中無一交儆語以心相契也至伊訓以下五篇垂戒大甲至深且密輔弼後王不忘責難也
閻氏若璩曰五子之歌用述禹訓三風之儆爰制湯刑聖人防範之道于貴自尤加嚴焉
王氏樵曰盤銘之義仲虺發之德日新慎終惟始是也盤銘之義伊尹傳之時日新慎終惟始惟一是也虺誥曰王懋昭大德即日新也而率祖攸行必戒之以克厥初其始無自滿愼厥終知湯之銘有自來矣大甲篇王

昧爽丕顯亦曰新也而率祖攸行必戒之以克厥初無豫怠圖厥終知湯之銘有自來矣
孔氏穎達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又曰殷未立諱法故始則以所生日爲號後即以君名錄焉
黃氏淦曰孔傳以亳嚚相耿介盤庚爲五遷然經言先王明是追述往蹟馬鄭均以商邱亳監相耿爲五遷無論前八遷以湯終後五遷以湯始一事未便兩屬因遷亳兼數商邱于文亦乖于是引史記遷那之文以足之不知索隱曰那音耽耽即那也惟竹書載

陳氏際泰曰慶曰徯予怨曰後予夏之亡無一義士爲殷之興無一頑民焉
王氏夫與曰天予告萬方則曰予一人對上帝則曰台小子

祖乙二年自耿遷庇南庚三年遷奄合遷皆遷相遷
耿爲丑遷是
顧氏絳曰冀方失而周遷衰天子
乘故都未有能國者也獨殷之遷北于河非伺于敵
勢不同也
王氏樵曰居厥命官皆面命者以命名篇自傅說始
焉氏經曰說命中篇論政及攸居治統乎學也下篇
論學及監憲學賅乎治也
黎在紂歌西文王事殷不應稱兵畿內故通鑑前編
列爲武王十一年事陳氏際泰曰伐萬爲十一征之
漸所以警夏勘黎爲滅五十國之漸所以警殷

顧氏絳曰殷亡天下在紂之自焚而其國之亡在武
庚之不靖使紂不自焚武未必不以湯之放桀者待
紂使武庚不畔則存殷固不止十餘年觀蔡仲之命
辟管叔猶存商名至作大誥書序始有黜殷之語始
則其跡可疑故伯夷之諫斥言易暴久則其心乃白
故箕子之歌祇怨狡童
林氏之奇曰械樸詩美文王官人則曰六師及之泰
誓武王會孟津皆以出師時合諸侯之師言之非
陳氏際泰曰湯用元牡見無急于革夏之心武秉白
旄見無急于取商之志
黃氏度曰夏商誓師皆有孥戮之語獨牧誓無之文
王非人不孥亦家法也
黃氏鎮成曰列爵分土武成與孟子合獨周禮大司
徒自五百里以差百里均以五等之爵遞加何也列
爵所以稱德分土所以等功德異而功同故公侯均
百里子男均五十里地同而附庸異故公侯伯子男
有五百里至百里之殊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
庸附庸封也正封則尊者嫌於過甚而無所屈故公之
地必下而從侯卓者嫌於過侈而無所立故男之地
必上而從子至於庶封尊者不嫌大多故公之地必
五百里而異於侯卓者不嫌大悄故男之地止百里
而異於子
吳氏澄曰洪範綱九曰五帝攸之泰天下之道但衆無遺故

曰洪範

林氏之奇曰洪範一書禹謨秘吉彝倫攸敘惠迪吉也彝倫攸斁從逆凶也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董之用威也

洪氏适曰古君臣父子問吉撫額思周公作金縢呼三王而爾之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天保爲報上之詩而曰定爾邦家君之詩而曰俾爾大明曰上帝臨汝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汝指厲王也至于告神之詞武成曰惟爾有神詩曰既昭格神禮神陳氏際泰曰三叔興殷忠而愚者也武庚叛周孝而

曰假爾泰龜皆與神相親之意也

陳氏經曰鎬得洛爲夾輔實四方和會之區洛無鎬爲屏乃脫四面受敵之地夫子登泰誓於周書降王風爲列國見東遷之失在後人非周召營洛之過也又云多士不曰受命曰佑命原天與周之心不曰革命曰勑命見周取商之正

蔡氏沈曰不讀立政不知冏僚兼於獄庶言之愼不讀無逸不知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之勤

王氏樵曰賢臣以人事君故冏命言迪上帝必愼及簡僚賢君以人事天故立政言迪上帝必推及顧後

錢氏時曰自大誥以迄立政未有以周稱者唯設官分職爲昭代大典故以周官名其篇以周王大其統孔氏頴達曰周禮分列九服書但曰六服舉倍何也蠻夷鎭藩四服羈縻之而已合畿內稱六服詳內而略外也

蔡氏沈曰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王氏應麟曰觀盟向之民不從鄭陽樊之民不從晉東周之民不從秦見殷戴周之久觀周公治殷以誥遜君陳治殷以覽和畢公治殷以旌別見周畢殷之難

蔡氏沈曰文之謨非險行其善故曰顯武之烈祗善繼其志故曰承

葉氏時曰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克天德作元命祇此耳

陳氏際泰曰兵以蒸刑天罰謂之天吏刑乃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夏氏僎曰民之生有善無不善故曰嘉師刑之設糾不善以保善故曰祥刑

萬氏經曰書錄文侯之命何王迹熄而伯圖興微晉周其喪鼎矣存晉所以存周也錄費誓何也錄費誓何也詳魯也孔氏頴達曰周禮分列九服書但曰六服舉倍何也蠻夷鎭藩四服羈縻之而已合畿內稱六服詳內而略外也

王氏炎曰夏書終允征商書終戡黎周書終秦誓一王迹熄而伯圖興微晉也故魯有頌商詩絕秦有誓而書亡

書傳授者述

古文尚書家語以爲孔騰壁藏孔經論語孝經於壁中漢書藝文志以爲孔安國獻之逸書十六篇安國以今文讀之定可得者凡二十九篇又得逸書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起未及施行其善故曰顯武之烈祗善繼其志故曰承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又曰漢紀尹敏傳以爲孔鮒陸德明釋文以爲孔惠陸氏曰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又曰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衆家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晉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遂廢今以孔氏爲正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李氏延壽曰齊時儒士牟傳尚書業徐遵明兼通之

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炫劉士元焯始得費氏義疏乃留意焉焯小與炫爲友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義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時稱二劉

劉氏昫曰孔穎達明鄭氏尚書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焯改容敬之

朱子曰諸經皆以注疏爲主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晨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眞氏德秀曰蔡季默沈西山先生元定子也從文公遊文公晚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整理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沉潛反復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

陳氏振孫曰陸佃農師撰二典義通考一卷佃爲王氏學長于考訂又曰葉少蘊據得博極羣書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爲最精

吳氏師道曰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學者千餘人淸江時氏名錝字壽卿公同年進士與弟鍔率其羣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澄若瀾若濬尤時氏之秀成公撰書說自秦誓派洛語未畢而卒瀾以平書所聞纂成之

方氏苞曰滕溪齋璘與其弟珙同登聘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於二父之淵源披剝於百家之林藪著尚書大意

金氏履祥曰蔡氏書傳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辜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

楊氏士奇曰書傳纂疏元陳櫟輯今讀書傳者率資此書及董鼎纂注尤詳備

歸氏有光曰王荊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奧遠出二劉敞攽二孔武仲平仲之上

李氏維楨曰金壇王中丞樵曰記裒錄百家謂詰於經旨多所發明

詩同類句

樂只君子見三詩周南樛木三章各一南山有臺五章各一南山有臺五章各一采蘋三章四章五章各二之子于歸見五詩桃夭三章各一漢廣次章三章各一鵲巢三章各一騶虞次章三章各一鵲巢三章各一燕燕首章次章三章各一東山末章一之子于征見二詩車攻末章一鴻雁首章一又之子于垂一車攻次章之子于垣一鴻雁首章一又之子于垂一車攻章名一汾沮洳三章各一椒聊二章各一鴻雁次章之子于狩一之子于釣一采綠三章末見君子見六詩汝墳首章一草蟲三章各一我覯之子三見詩伐柯次章九罭首章一草蟲三章各一晨風三章各一出車五章一又前三章各一有美一人二見詩蔓草二章各一澤陂三章各一有美一人二見詩蔓草二章各一防有鵲巢首章九罭首章常棣三章各一晨風三章各一豈無他人三見詩裘裘唐風羔裘二章狀君子見七詩汝墳次章一風雨三章各一揚水首章次章各一采苓四章各一青青我四章各一揚水首章次章各一采苓四章各一杜二章各一乃如之人兮日月前三章各一豈無他人三見詩裘裘唐風羔裘二章狀君子見六詩汝墳首章一我覯之子三見詩伐柯次章九罭首章常棣首章各一我覯之子三見詩伐柯次章九罭首章常棣三章各一豈無他人三見詩裘裘唐風羔裘二章狀君子見六詩汝墳首章一草蟲三章各一揚水首章次章各一采苓四章各一青青我四章各一頍弁首章次章各一既見君子三章各一豈弟君子見五詩

既多一閟宮三章以介景福一行轡末章介爾景福二小明末章既醉首章降爾遐福一天保次章詒爾多福一天保五章卜爾百福一楚茨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三見詩楚茨次章信南山末章甫田末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二天保四章南山有臺次章萬壽無期一南山有臺首章祀事孔明二楚茨二章信南山卒章受天之祜二信南山四章桑扈首章日君日諸見二詩邶風柏舟末章一日月四章各起句胥

悠著天二見詩黍離三章各一鴇羽三章各一又悠悠昊天一巧言首句昊天疾威二一小旻一召旻噂沓背憎也共�litigate也職競由人也噂沓背憎也共�litigate也職競由人也

即昊天三雲漢末二章噂沓首句王事靡盬四見詩鴇羽三章各一四牡前四章各一采薇三章一小雅杕杜前四章各一采薇三章一小雅次章出車末章采芑四出車末章采芑又小明次章三章各一昔我往矣豈不懷歸見三詩四牡首章次章五章出車四章小明前三章不遑啓處二四牡次章采薇三章不遑啓居二采薇首章出車四章亦各起句南有嘉魚三章一下廿卒章我客於此魚麗四見詩魚麗之什類樛木葛藟樂之萑葉采采二巧言五章九章那翩翩者雛見二詩四牡三章四章南有嘉魚末章歌彼飛隼二見詩采芑三章一洒水三章各一集于苞栩二鴛鴦首章四牡三章鴛彼四牡末章四牡攻三章節南山六章又鴛彼四駱一四牡末章四牡

騑騑見二詩四牡首章二章車舝五章又四牡駪駪
三采薇五章桑柔次章孝孫民末章四牡奕奕二車攻
三章韓奕次章四牡業業二采薇四章烝民七章又
四牡翼翼一采薇五章四牡龐龐一車攻首章每懷
靡及二皇華首章烝民七章揚之水見三詩王風鄭
風唐風皆篇名有杕之杜見三篇唐風小雅皆以杕
杜爲篇名唐風卽以全句爲篇名我黍與與一楚茨
首章黍稷彧彧一信南山三章黍稷薁薁一甫田首
章君子有酒三見詩魚麗前三章各一南有嘉魚四

章各一瓠葉四章各一和樂且湛二鹿鳴末章常棣
七章我心寫兮見三詩蓼蕭首章裳華首章車舝四
章是以有譽處兮二蓼蕭裳華首章陟彼高岡二卷
耳三章車舝四章又陟彼岡兮一陟岵末章猶賦夫既
同二車攻五章賓筵首章照臨下土二日月首章小
明首章神之聽之見二詩伐木首章小明四章五章
泮水首章言觀其旂泮水首章言觀其旂泮泮一采菽二

章泮水首章三句類潸潸作筏筏噎噎作喊喊濟濟
多士二文王三章泮水六章其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二
下泉末章黍苗首章又下泉末句郇伯勞之黍苗首
章末句召伯勞之溫溫恭人二小宛末章抑九章戰
戰兢兢二如履薄冰二小旻小宛各末章衣錦褧衣
見二詩頍人首章丰三四章其鈞維何二何彼襛矣
采綠各末章瞻卬末章首句爲篇名我黍與與一楚茨
伊阻一雄雉首章百爾君子小明三章云何盱矣
一卷耳云何盱矣一都人士末章云何其盱一何人

章又我心傷悲兮一素冠次章又憂心忡忡憂心惙惙見卒鬱憂心怞怞見邶風柏舟憂心殷殷見北門又見正月桑柔殷殷憂心欽欽見晨風憂心烈烈見采薇憂心京京憂心烈烈見小弁憂心慇慇憂心欽欽見晨風憂心悄悄憂心慘慘見正月憂心惸惸憂心怲怲見頍弁憂我父母二章以五章鶴鳴言出遊以爲我憂二泉水竹竿末章哀今之人二正月六章十月之交三章孔填不寧二雕印首章召旻三章民之訛言三泂水末章一正月首章五章各一泣涕如雨一燕燕首章涕零如雨一小

明首章

詩古義

齊魯韓三家以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邶風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凱風雄雉匏有苦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新臺二子乘舟鄘風柏舟墻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載馳衛風淇奧考槃碩人氓竹竿芄蘭河廣伯兮有狐木瓜王風黍離君子于役揚之水兔爰葛藟采葛大車丘中有麻鄭風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齊風雞鳴還盧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南山猗嗟甫田盧令敝笱載驅猗嗟魏風葛屨汾沮洳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閒伐檀碩鼠唐風蟋蟀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鴇羽無衣有杕之杜秦風車鄰駟驖小戎蒹葭終南黃鳥渭陽權輿陳風宛丘東門之枌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檜風羔裘素冠隰有萇楚匪風曹風蜉蝣候人鳲鳩下泉豳風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杕杜鹿鳴之什鴻雁之什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斯干無羊節南山之什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牡之什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鍾楚茨信南山之什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青蠅賓之初筵魚藻采菽角弓菀柳都人士之什采綠黍苗隰桑白華綿蠻瓠葉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大雅文王大明緜皇矣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有聲生民之什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泂酌卷阿民勞板蕩抑桑柔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瞻卬召旻之什周頌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大武之什時邁執競思文臣工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載芟良耜絲衣酌桑般之什魯頌駉有駜泮水閟宮商頌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凡三百五篇其次第先後諸家各異今以朱子詩集傳爲定

正義儀禮歌召南三篇越黍蟲而取采蘋詩說謂齊女將嫁而後黍蟲風夜在公風刺氏令鄭君箋作女子以湘之湄韓詩作蘋音傷任也勿翦勿伐韓詩作刻何以穿我屋穿釋文云亦作穿劉向列女傳申女許嫁于鄭迎不備禮女不往夫家詘之女作行露以明其禮未備非義不往也摽有梅摽韓詩作標白茅純束純束謂如屯國策錦繡千純高誘云純音屯古字通何彼穠矣穠韓詩作戎原貌新語文王以鵻羽名圉虞爲虞人射義鵻虞樂官備也韓詩鵻虞天子掌鳥獸官靈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文選注琴操曰鄒虞鄒國之女傷失嘉會所作王伯厚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

劉元城別分商幾內爲邶鄘衛序詩者以其地本商幾故在王風王黍離前柏舟不可選也選宋穆絕妙論引作算選撰算通胡選面微迭遞我不遞遞韓詩作遆遆韓詩作遞支本亦作遞薄送我畿畿攜還貽我彤管彤管赤心也雄雉自詒伊阻釋文詒當作貽谷風黽勉同心黽釋文本亦作僶薄送我畿畿攜還貽我彤管彤管赤心也雄雉自詒伊阻釋文詒當作貽谷風黽勉同心黽勉之機高誘注淮南引作僶俛招虞之機高誘

曰靡機門內之位也言秉彗宮中遊翔至靡機靡卽
槪閫也旄邱蒙戎左傳作旄丘旄蒙古通瑣尾之瑣
釋文謂當作瑣少好貌流離鳥名爾雅少美長醜爲
鵻鶖簡分漸赭斐廟碑作扉赭泉水赤韓詩作祕飲
餞于禰韓詩作坭義同北門敦我韓詩敦迫也摧作
誰就也北風虛邪之邪釋文讀如徐曹大家幽通賦引
之作徐思定宇云弟子職志無虛邪亦然狐疑也新
盛酒韓詩作灑鮮貌溼溼作泥泥盛貌

相卬我特之特韓詩作直相當也墻茨中詩玉篇引
作寧韓魯詩同廣雅寧夜也不可讀也傳云讀抑也
匡謬正俗曰抽當爲擣擣讀也抑細並通偕老象服
是宜象本襐字鶉之奔奔禮記左傳呂覽俱引作賁
高誘云色不純也韓詩奔奔彊梁匹之貌定之方
中升彼虛矣傳云虛漸虛蝪蝀爾雅作蠙蝀相鼠白
荷鮪鰥簍云鰥魚子與鮥同物同音古昆弟之昆作
鯤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
伐檀漣漪釋文作瀾漪徇鼠三歲貫女魯詩作宣
鼫也考槃澗韓詩作干交瀾注引云地下而黃曰干

肯嗟傳訓逮也爾雅作遴韓詩作遞
載驗敖驕載斐訓始謂始達其搏嗟
東門之枌毛傳旦于差韓詩作嗟差省字遞作嗟知
嗟遞近古通衡門栖遲嚴發碑作西遲防有鵲巢誰
佛寺爽美韓詩作姮澤陂有蒲與荷荷樊光注爾雅
作茹
被髮四國是皇皇齊詩作匡
齊魯韓三家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爲康王時詩伐
木許許傳云許許柿貌大保傳爾雅厚卑傳訓信瀞
瀞舊許韋惠定宇云三家詩本作圭如月之恒釋文
恒本作絙出車玁狁于襄釋文襄本或作攘杕杜檀
車幝幝韓詩引作縿縿音同車倣也釋文魚麗君子
有酒旨爲句蓼蕭龍光龍惠宇謂當讀龍傳訓寵
焦氏易林即作寵古字迨湛露厭厭韓詩作愔愔和
說貌
六月棳棳軒之棳考工作摯淮南人間世作轡且攻搏
獸于敖水經引作薄狩于敖鄭箋田獵搏獸也何休

非褒姒故鄭從魯詩爲厲王時事抑此皇父韓詩抑
意也箋云抑之言噫徐邈郎音噫甫無正淪胥以鋪
三家作譙荐以痛讒帥也
小旻謀猶回遹韓詩遹爲猷義同是用不集韓詩集
爲就古音通與咨協如匪行邁謀左傳引之杜注匪
彼也顧寧人云古匪字或作彼民雖靡膴韓詩作靡
膴無變也小宛宜岸宜獄韓詩岸爲犴握粟出卜
慝定宇曰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爨神此言貧
者但有卷握之粟也超岐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作

且皆爲正雅矣傳彼南田韓詩作箘早也大田俶
載南畝箋讀俶爲熾蕭載爲烝正義俶載聲相近故
鄭讀俶載爲熾烝是詩載本又作戴也古字通共其
小旻謀猶回遹韓詩遹爲猷義同是用不集韓詩集
蟊螣惠氏云螣古作蟘呂覽作蟘高誘注讀近始孫
叔敖碑作貸厖公房碑作蜳螣彼洛切爰傳云天子玉
珧而珥瑤諸侯璆琳而琫瑤而琫瑤大夫鏐琫而
珧琫而瑤瑤瑤正義未知所出說文玉部言佩刀引逸禮

桑扈彼交脣放左傳引之上彼字作匪是匪彼通音
頍弁頍古規字樂酒今夕王逸注楚辭夕作昔古通
車舝以慰我心韓詩慰作愠怒也采菽彼交匪紓荷
子勸學篇引之彼作匪角弓見覞曰消韓詩見作聽
省作函與咸通毛傳訓咨謂減少失之居河之麋裨
支麋本又作沵何人斯亦不遑舍熊氏經說舍與車
舝協音舒春秋齊人弒其君柔公羊作舍音舒惠氏
云日月所舍舒氣也是舍字並有舒義我心易也韓
詩易作施善也巷伯斐非釋文非本或作非非大東佻
佻公子韓詩作嬥嬥音挑往來貌
巖穴谷曰楚沃以下四詩皆述古以傷今若非小序

作亮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古以甲爲一皇矣其笘
其翳韓詩翳作蘟串夷載路鄭本串作惠謂患中國
之夷一說古患字作悳古貫字作甹明堂位言貫胾
貫國名也伐阮徂共註疏文王欲侵阮徂共三國微
兵於密密拒之故文王怒出却止徂國之衆又以篤
周祜如下有于字度其鮮原孔晁云鮮原地名近岐
周見周書鄭訓詧正義及猌氏以爲程邑皆非鑲不
大聲色二句言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
以變更王法臨衝韓詩作隆衝後漢殤帝諱隆改隆
爲臨隆隆車也卽樓衝衝車也下武昭茲來許許傳

訓進東觀漢記引作徇蔡邕云徇進疑許乃傳寫之
悞
生民釋之叟叟釋文叟叟又作溲溲行葦漢儒班叔
皮王符等皆以爲公劉之詩假樂宜君宜王釋文作
且君且王篤公劉三單襲以爲滿三軍之數單者無
正義子思論此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似以已逼假以
溢我左傳作何以洫我廣韻引云誠以證我誠何音
相近溢謚字相類謚又叟恤逼皆訓愼思玄來牟韓
詩作嘉麥劉向傳引作詹麰詹字本從詹徐仙民讀
如來同豐年高億及秭韓詩陳殼曰秭滔爾雅韓詩
作涉

岡寻小子嬛嬛在疚澤文疢本又作疚載芟有畧其耜畧當作耤絲衣鼏鼎及鼏史記音義鼏作哉郭音才張平子碑往才汝諸才哉通音茲失之酌儀禮漢書俱作勺般詩末齊魯韓三家俱有於繹思有駜歲其有釋文本或作歲其有宍或作歲其有年泮水言采其茆字本作茆釋文作髦除也閟宮實始翦商翦勁也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膺傳作應當也舒作荼元鳥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長發桓撥作桓發駿庇芑商頌作駿發讀若撥與下韻協

詩異義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刺之後漢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時襲三家之說謝大傅妻則以關雎諸詩爲周公作　樗圃詩評以葛覃澣濯歸寧皆非實境卷耳陟山飲酒皆夫人憶文王行道之難欲自遣兎罝爲兵象兆端王豐山據左傳郤至語以干城爲美服心爲刺　芣苢傳以爲后妃之美韓詩以爲夫有惡疾列女傳以爲蔡人刺夫　周磐詩汝墳爲親從仕是大夫辭家爲祿養之作則卒章父母爲已親　鵲巢劉向以爲邵國男悅貞女樛圃以爲言嫗壘女德無非無儀　采蘩毛鄭孔皆主小序夫人奉祭祀不失職朱子以先儒有親蠶之說兩存之但夫人助祭首服副告桑服編受繭服副於末章服被不合解者以服被爲祭畢之時　采蘋毛傳以爲男女覿精　采蘋先蠶　草蟲亦既覯止毛傳以爲男女覿精　采蘋頍江脊齊以爲大夫妻將嫁教成祭于宗子之詩行露鼠牙雀角楞閈以爲預防之辭　羔羊退食鄭箋以爲減膳　洪容齋以小星爲臣宵征不敢慢也　王文憲柏舟以仲氏爲莊姜亦是卽殷其雷之旨蓋使彼穫矣三詩入王風近顧寧人江脊齊哀子才干何彼穠矣平王齊侯皆不取毛鄭說然彙纂辨莊公元年當齊襄五年莊公十一年當齊桓三年據傳桓娶王姬於時皆不當稱齊侯子襄亦不足汚經其說甚確王豐山謂國初未有諡法文稱平不足疑也　邶廊衛分爲三顧寧人以爲漢儒之悞據左傳季札觀樂總邶廊衛北宮文子引衛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王豐山云淵明爲外祖孟嘉作文有云凱風寒泉之感似不以凱風爲不安其室之母　燕燕于飛劉女傳以爲定姜送婦作　谷風誶誶北新昏姻大夫解居甫夫也不良歌以訊之北首諫諍人謂自周南至豳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悞　泉水出宿于干王豐山謂邶州有干山風泉水者當爲邶國夫人　白虎通相鼠爲妻諫夫之詩王豐山云關尹子謂聖人師之　拱鼠制禮爾雅鼠鼠見人交前足而拱之謂之體鼠刺邪君詩　仁義陵遲鼯鼠鳴刺鳲鳩以下皆附之耳鳲鳩趙岐以爲之聲用之新報鳴鳩以下皆附之耳鳲鳩趙岐以爲刺見蔡邕集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顧氏以爲此幽王六年乙丑周正十月辛卯朔夏正則八月建酉主之數千年歷年猶能追算此日入交加時在辰非夏正建亥也正月篇以下爲幽王詩非東遷後詩亦即以日食次之則褒姒滅周爲逆料之辭東周以後有風無雅亦信矣　甫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饁謂婦子即曾孫之王后婦子成王勑豐必與王后大子同行　毛傳衰衰者華左之左之爲陽道朝祀之事右之右之爲陰道喪戎之事　都

人士言從之遯箋謂將自殺以從之　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傳謂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婦人過五十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　樓圖詩評自蒐柳至何草不黃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盡矣存之於雅不忍忘周之舊也

作　思齋雝雝在宮箋以爲梓慶之宮不諫亦入亦謂入大廟　皇矣以遏徂旅旅孟子作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生民履帝傳謂履高辛之武以行祭郊以帝爲天　抑詩屋漏之屋箋以爲小帳　韓奕韓城

鄭以爲馮翊夏陽縣西北姬姓之國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顧氏江氏皆從王說顧氏又曰水經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也又曰左傳戰于韓涉河下言及韓是韓在河東非今之韓城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　昏椓靡共箋以椓爲椓女子之陰

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箋以爲成此王功　執競不顯成康以爲成安祖考之道　元鳥降商毛傳以爲元鳥至之日簡狄新高禖生契鄭以爲吞乙卵生也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詩也次於後顧人疎遠姜

初歸次於後綠衣咏莊姜失位次於前黃鳥爲秦穆公薨後事次於前渭陽爲秦康公爲太子事次於後左傳郤之戰據楚莊言以武爲大武卒章賚爲大武三章桓爲大武六章與今詩皆不合豈楚歌別有節奏與又曰聖人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趨以采齊節以貍首下管新宮金奏繁遏渠及筮詩六篇商頌十二篇皆薦於樂被於禮者聖人必以意去取之俾禮壞樂崩何也季札觀樂於魯夫子未刪訂時也卽以風論亦無出今國風外者魯論曰詩三百曰誦詩

三百豈從刪後言之與歐陽子又云刪其章句字焉帨之脫遺一亡於轉瞰之記誦又曰風雅之有正變流傳舊矣商何以言變風六月車攻諸詩何以言變小雅崧高韓奕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季札觀樂論詩夫子教小子以興觀羣怨皆未嘗有變之說毛詩齣變換似未然顧宰人以宣王之詩如車攻韓奕詞多夸大幽爲變風豈夸大乎

孔氏穎達曰樂之大綱頌用于郊廟大雅用于王朝小雅通于侯國二南用于鄉然國語言肆夏繁遏渠天子享元侯用之孔子燕居言升歌清廟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兩君相見用之文王世子言反登歌清廟天子視學用之是頌不獨用于郊廟矣燕禮及鄉飲酒皆升歌小雅合樂二南是小雅不獨用于朝二南不獨用于鄉矣

鄧子曰諸侯千有餘國風止十五而周十有二王雅取惟六

周氏世樟曰治國先齊家故以二南居三百之首亂極則思治故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

晁氏景邁曰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魚麗可告神明雅其爲頌與

顧氏絳曰吳楚無詩非以僭王刪之大師本無也楚辟在荆山周無分器岐陽之蒐守燎不與盟亦無詩可採矣況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徵也若虢檜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蘇氏轍曰甘棠篇三言召伯而周南無一周公詩公讓善於君且義爲子弟也

張子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

蘇氏轍曰木瓜雖美齊桓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詩皆繫於所作之國也至泉水載馳竹竿皆衛女已嫁時作非本國詩而繫衛者以其聲衛聲與

崔氏銑曰鶉奔先定中著衛之所以亡木瓜次有狐著衛之所以存

王氏應麟曰季札觀樂已爲之歌王降王爲風非孔子也

朱子曰王不爲雅而爲風東遷後政教止及畿內與諸侯無異不曰周而曰王使天下猶知有王亦以見西周之不復也

胡氏紹曾曰周之衰衰於鄭故以鄭次王

嚴氏粲曰緇衣詩爲周人所作而繫鄭故次鄭

四詩皆周大夫與東人所作而附庸

朱氏公遷曰四牡勞使恤以情皇華遣使諏以義

孔氏穎達曰采薇遣戍預計歸期於歲暮出車勞帥

吉魯有頌無風也

朱子曰周初封魏後爲晉獻所滅蘇氏疑其詩爲晉作故列於唐前猶邶鄘先衛也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

高氏朝瓔曰首蟋蟀知唐之所以興終采苓知唐之所以替

徐氏與喬曰齊晉更霸秦穆繼之爭自奮厲晉遑恤淫巳有超八州統六王之概故詩次齊唐

朱氏公遷曰變風訖於陳靈檜曹尤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先陳風

黃氏文煥曰七月見君人之道鴟鴞見人臣之義東山見用民之宜

徐氏與喬曰規諷政事主於和故小雅近風弼直若德主於敬故大雅近頌

貞氏德秀曰鹿鳴以臣爲賓伐木以臣爲友

朱氏公遷曰四牡勞使恤以情皇華遣使諏以義

孔氏穎達曰采薇遣戍預計歸期於歲暮出車勞帥不嫌踰時爽信者聖人欲一勞永逸之心呂氏祖謙

曰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尙則威出車之戒憚一章之奮揚並行而不悖程子曰觀朔方之城知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

黃氏震參六月詠武事而識飮則有孝友之張仲可見內有賢臣外斯有大將

徐氏鼒蔚曰宜曰能爲小弁之親愛何必預驪山之大惡申后能爲白華之忠厚何不戕伐兄之逆謀詩固多他人代作

沈氏萬鍾曰詩詠周受命無備于大明者自王季而

大任而文王而大姒而武王見夫婦父子祖孫婦姑若臣天人之同德故八百年之祚不卜而定

郝氏敬曰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基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覩成以始武武王翼子詒孫以終文李氏來泰曰鎬名京豐不名京見文王臣節之克終

詩傳授著述

朱子曰大王創立皇應二門後遂以爲天子之門立家土後遂以爲天子之社孔氏穎達六師及之周家六軍始於此又曰君之宗之卽周禮大小宗之制其

三單卽大國三軍之制徵曰爲糧卽什一而稅之制

劉氏瑾曰簡武公風雅皆有詩風有洪奧無可疑宣鑒抑戒得入二雅者豈公在王爲卿士時作故其體制音節有合於大小雅與然但列變雅與先王雅樂固無相亂

孔氏穎達曰雅不言周以雅與國風殊絕文無異代相涉也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黃氏櫄采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天子巡狩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故

朱魯詹風而有頌

李氏廉曰春秋僖十七年以前魯事見經者甚少魯頌四篇卽補春秋之缺

朱子曰詩以商頌終不忘本也

詩傳授著述

孔氏穎達曰近代爲詩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緩劉思職劉醜劉焯劉炫等焯炫特爲殊絕

韓氏愈曰施先生士丐明毛鄭詩大學習毛鄭者皆其弟子

劉氏昫曰許叔牙精毛詩貞觀初撰毛詩義窫以進
宋氏祁曰張士衡瀛州人北齊博士劉思執授以詩
唐興士衡授永平賈公彥公羊傳李元植元植授齊
威

歐陽氏修曰梅堯臣周堯卿學長毛詩予欲志鄭學
之妄益毛詩疏畧不至者合之於經

朱子曰詩自齊魯韓氏說不傳惟宗毛詩推衍毛說
者又獨鄭箋唐初諸儒爲作義疏不能出二氏區域
至本朝劉侍讀敞歐陽公修王丞相安石蘇黃門轍

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
魏氏了翁曰永嘉錢文子以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
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於是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
存序首一言約文實指篇爲一贊曰錢氏集傳又別
爲詁釋如爾雅例
陳氏日强曰聖由王先生質刪除詩序與文公合
吳氏師道曰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宋程純公呂
成公猶主序說至朱子灼見其謬存篇則定其人之
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韻以復古用吟哦上

下不加一字法畧釋而使人自悟自北山何先生基
得勉齋黃公幹之傳而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授受
相承逮許白雲謙四傳無間益大以尊
胡氏一中曰輔傳貽庶親炙朱子門著詩音子問羽
翼集傳
李氏德潤曰自渡後李迂仲樓昉張百一輔嚴粲各自名家咸宗朱氏
宋氏濂曰初一桂得朱子源委之正著詩傳附錄纂
疏梁益著詩傳旁通發揮朱學汪氏克寬作集傳音

義會通
楊氏士奇曰安成劉瑾著詩傳通釋能闡朱子之蘊

春秋三傳畧例

顧氏絳曰魯春秋必起於伯禽朝覲會同征伐皆在焉故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其成之者哀史也隱公以下史失其官孔子懼而修之所謂作春秋也

江氏永曰春秋始隱桓莊閔僖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猶存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衰世之事以爲戒耶

春王正月劉原父以王字爲聖人新意顧氏謂此魯史舊文吉王者別於夏殷並無他意以一年爲元年亦古人常語獨時月並書於古未有毛西河則謂春王爲春旺未免好異之甚

天王之稱顧氏以爲當時楚吳徐皆稱王故稱天以別之又曰邾儀父稱字附庸之君無爵可稱直書其名又非所以待隣國之君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皆非若邾婁來來朝稱名下矣介葛盧來不言朝又下矣白狄來畧其名又下矣

江氏曰周初冢宰總百官後改制總百官者卿士而冢宰爲庶職冢宰叵冢宰渠伯糾冢宰周公宰孔皆非周初冢宰說春秋者猶以冢宰釋之疎矣

顧氏曰隱元年仲子歸粟謂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得之左氏以爲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禮尊其母又未薨而賵皆違於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魯有兩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一仲子隱夫人又是子氏三傳所聞不同故有紛紛之說又曰春秋十二公夫人見於經者桓夫人文姜莊夫人哀姜閔夫人文姜非夫人哀姜僖夫人聲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齊姜皆書薨書葬文夫人出姜不書薨葬隱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昭夫人孟子變薨書卒不書葬不稱夫人小君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經者僖母成風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皆書薨書葬稱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變薨書卒不稱夫人小君他若隱母聲子桓母仲子閔母叔姜皆不見經定母則經傳並闕而所謂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按此如僖公成風之例　又曰二年夫人子氏薨殺梁以爲隱

妻是左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皆非其不書葬春秋之例葬君則書葬君母則書葬妻則不書隱見存夫人薨故不書葬注謂隱弒賊不討故不書非又曰成風儆竊齊歸書夫人小君邦人稱之舊史書之夫子焉得貶之後世若秦芈氏漢薄氏稱太后亦書而失自見矣定十五年定姒書葬不書夫人小君哀未君也魯有兩定姒孟子則并不書卒不成喪也又曰君氏從左氏爲是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夫人子氏隱之妻嫡也故書薨君氏隱之母惠公之繼室妾也不書葬者春秋之初嫡妾之分尚嚴僖公以後日以僭踰於經可見矣

江氏曰原廟不始漢惠成王作雒立五宮見周書亦有文王廟鄭有祖廟在祕周公別廟在許田皆原廟也魯桓僖廟定哀時猶存此有故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或兄弟多人爲君祧遷不得如常制禮宜有以通其窮或曰當如後世同堂異室然明堂宗廟異制而二公居之者然則何以通之曰昭穆之世諸侯不得過四親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也兄弟相繼則兩立廟高曾親未盡者不毀親既盡兄弟同昭穆者當兩廟並祧桓以弟繼隱僖以兄繼閔豈可同父子易其昭穆宜別立廟以待他年之遷毀魯頌閟宮四僖公他日當別立廟於生時因作路寢猶漢文帝作顧成廟也名曰閟宮常閉而不啓也隱桓廟祧當在成公時季孫行父以桓爲三家所自出祧隱不祧桓閔僖廟祧當在昭公時季孫宿以僖賜田邑祧閔不祧僖所以猶存於定哀間始權宜立廟豈意末流至此

顧氏曰滕侯降而子薛侯降而伯杞侯降而伯而子非貶之貶之可人可名降爵非情也衛稱公及其未貶而侯貶而君滕薛杞猶是也襄十年伐鄭之會齊世子光列滕薛杞小邾上十一年再會又進在邾莒上時爲之也左氏謂以先王而進之亦托辭又曰桓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謂夫子於繼隱後書公即位桓之志見矣奚待去王以爲貶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亦闕文也文五年歸含且

賄同若以錫桓罷之桓之立已公之矣商臣書楚子商人書齊侯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耶又曰文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六年仲孫忌不言何亦闕文

邵國賢寶以哀五爲春秋之闕文非魯史之闕文范介儒則以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文非夫子之闕疑那凱乃以郭公爲草名又引公羊以戎捷爲戎菽作証謬甚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二

傳皆以爲貶二年會甗復書姜氏高氏閔曰稱姓氏貶不再也顧氏曰此見魯人復以小君待之忘父與讎通也中不書歸魯爲國諱此夫子削之閔二年夫人姜氏孫于邾買服等皆以爲文姜殺夫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殺子罪輕故不去姓按哀子才枚以爲罪元年不書姜氏蒙上甫書公與夫人之書姓皆文義宜然說也則知莊二年閔二年夫人之書姓皆文義宜然說最平允但哀似以閔二年之哀姜爲卽文姜又以孫邾爲孫齊以貢服說爲何休說則大疎謬矣

葬亦有不名者僖九年宋子褒公定四年陳子慭公從同也已葬亦有名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示別也鄭伯突出奔蔡已卽位之君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已葬未踰年之子皆名別嫌也杜以爲賤之非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未葬居喪之子里克弒其君卓踰年已卽位之君此皆臨文不得不然穀梁以爲國人不子非其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卽位者宜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頃公成四年鄭伯伐許悼公稱爵者從告亦著其無君之罪又曰春秋卿不書族有二義無嫌

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溝會齊師伐衛
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僑如
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
至自晉姞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畧其辭也隱桓之
世卿大夫賜氏者尙少莊閔以下無不賜氏者矣又
曰周制子爲爵大夫雖貴不稱子傳以前並以伯仲
叔季爲稱魯孟孫稱子自茂始叔孫稱子自豹始季
孫稱子自行父始晉魏氏稱子自犨始欒氏稱子自
枝始趙氏稱子自衰始中行氏稱子自林父始郤氏
稱子自缺始知氏稱子自首始范氏稱子自會始韓
氏稱子自厥始晉齊魯衛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有
之餘則否雖稱子不敢稱於君之前唐孔氏以爲大
夫皆稱子非也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稱子矣

左傳摘釋

杜氏謂左邱明親受經於仲尼顧氏曰左氏書成之
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聖人未必見也啖助趙匡
以爲左氏非人特古者書動之左史左邱明只作國
語耳惠定宇棟亦云然殊未足以爲據

顧氏曰春秋因魯史而修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成
考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傳在上年十
二月十年春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傳在上年之
十一月十一年晉侯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傳在
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
十有一月壬戌傳書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
（按當時晉用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又曰僖二十四
年冬晉侯與吾卒堯經爲錯簡當在二十三年冬傳
言九月晉九月周之冬也又曰隱六年冬宋人取長
葛傳作秋宋蓋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以爲冬宋以爲
秋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劉
原父以爲據夏正文十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經在九月傳在七月隱三年夏四月鄭伯克段于鄢
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云周正麥禾皆未熟秋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
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蓋踐之終是可疑傳
雜取三正（按東周不殷朔故列國雜用三正）左氏雖發其例於隱元
年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又曰文元年傳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云斗當建戌而在申知再失閏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蟲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杜云火西沒未盡沒知春秋各國之歷元非也推歷元漢大初歷以後法推正朔之月故云民則不惑杜云乘中氣以正月非也古歷不同經特據魯歷言之故歷亦異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哀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巳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皆魯失閏之証杜以爲從告非也江氏曰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書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六月傳在秋七月戊寅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經書秋傳在冬十月丁巳王子猛卒經書冬十月傳在十一月乙酉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傳此年末有閏明年辛丑正月爲壬寅朔則經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卽傳之閏月是周歷魯歷置閏不同劉賈人衛經傳年月之異是衛歷魯歷正月有已卯推是二十九日故夏四月已丑孔子卒推之是四月十日衛歷閏在十五年之末則十六年四月無已丑盖月朔不同置閏或在歲終或不在歲終亦不同也雖其閒未必無史誤而杜注或以爲傳誤或以爲經誤皆不足信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故舉正朔之日雖周正建子若在履端於始之前而言先王之正時通三代言災祥不長於推步日南至常先天二三日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當在癸丑其定朔壬子則癸丑是二日而傳云正月辛亥日南至則氣先天三日朔先天一日矣昭二十年之日南至當在正月三日辛卯而傳曰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則亦先天三日而其慢以正月爲二月己丑不言朔則以戊子爲朔亦先天一日後世歷家無識謂僖之南至必是實測故傳云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不知望而書者雲物非測日影也欲彊增歲周以求合辛亥之前至又失己丑之前至矣　古歷皆用平朔

謂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後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妻妄大衍授時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經書二月癸亥不言朔蓋悞以癸亥爲二月晦而以甲子爲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則四月宜有丁巳故經書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無閏三月左氏以爲日食必在朔二月爲癸亥朔則四月無丁巳意其間必有閏月故憑空發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所謂歸餘於終者以置閏或三年或二年常置於歲終今置於三月故云非禮

不知是年本無閏三月其閏在僖之三十三年即經書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月也此四月有辛巳八月有戊子故閏十二月有乙巳不言閏者畧之猶襄公十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至乙未四十二日亦是不言閏閏在歲終凡經傳言閏月者上無十二月若言十二月則不復言閏似史體省文之常　僖公薨於三十三年閏十二月乙巳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正五月而葬非緩也文二年傳言葬僖公緩作主杜讀緩字爲句誤並以經乙巳爲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悞不知經省閏月兩字也閏十二月是夏正亥子間時燠反常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殺草又悞　宜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此史悞羨岌大衍授時皆云此年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月甲辰朔不應食食當在五月而朔又非癸卯此等悞處後世史如晉書天文志帝紀宋書五行志魏晉兩朝日食月日參差非可數計矣　歷無此食之理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比食漢高文時亦有之俱史悞　襄二十七年日食經書十二月

傳作十一月傳文是經文傳寫訛耳此年七月經有辛巳則乙亥朔必十一月姜岌大衍授時所推皆然則辰在戊非在申而左傳云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此左氏之妄也春秋時歷術不精失一閏者有之昭二十年日南至在二月是也然亦隨時追改豈有再失閏之理如再失閏則近此數十年日食皆不合杜氏曲循傳文雖作長歷非知歷者　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姜岌大衍授時皆云當在九月然傳有祝史請用脯平子不從之事太史云日過分而

未至又云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又確是六月蓋明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食之事左氏誤繫於此而此年實以九月甲戌朔日食時吏誤書六月也　閻常在歲終昭二十年傳閻月戊辰殺宣姜乃閻八月似春秋之季歷家漸改閻法不必在歲終如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經在六月傳在七月以後皆差一月似魯歷閻六月也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鑫十三年又書十二月鑫杜云是歲失不置閻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歷候一月九月尚溫故有鑫季孫不正歷失明年十二月復鑫實十一月按傳注皆非即唐僧一行所推亦依傳說予以經傳日月考之實未嘗失閻魯歷置閻當在十年末與一行推當在十一年春者未甚遠而一行云十二年冬失閻已久則未細校也然則何以言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蓋十二年冬十二月火已伏經書鑫者時燠也至明年置閻分爲左右謂有左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爲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爲十五乘於是卒之數不明而以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釋之愜矣君之親之十二年耳　春秋之歲是不可以今法推見僧一行歲星議　又云桓五年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宣十二年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此三處杜注皆失之據杜偏有三法魚麗用二伍賈引司馬法百二十五乘爲伍昭元年荀吳五陣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偏車居十五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見孔疏百二十乘爲專二十乘當作百二十九乘以二十五乘脫五字則此所謂伍者五倍其偏之乘蓋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而彌縫之言車則人在其間杜以五人爲伍釋之愜矣楚廣及巫臣之偏皆十五乘者也一偏十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吉楚廣以三十乘爲卒卒居偏之兩故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爲左右謂有左右二廣合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爲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爲十五乘於是卒之數不明而以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釋之愜矣君之親之十二年十二月鑫之事傳愜繫兵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亦用禮偏法復以二十五人

爲承副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
卽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謂留其卒之一偏此偏居
兩之一卽十五乘也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
耳若杜卒兩以人言兩之一卒何如何可通豈可云
二十五人之百人乎又悞矣注云司馬法百人爲卒
爲小偏二十五乘爲大偏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
留九乘及一兩二十五人蓋車徒各有卒伍徒法
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車法兩偏爲卒五偏
爲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
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楚若敖之

六卒注云子玉宗人之兵此卒恐亦是車卒六卒一
百八十乘也　又云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杜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炊家子十
人守衣裝五人樵汲五人合之凡百人炊家
以下合二十五人　意惟大蒐講武如此觀傳諸言戰處甲士
被傷未聞車下人力救過險猶待御者下推車似車
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
左傳有後人所加僖十五年韓之戰叙穆姬語自曰
上天降災至乃舍諸靈臺杜云此四十七字古本皆

無疑後人所加也
襄三十年絳縣人言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言其餘謂三
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是日癸未　史趙曰亥
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謂下亥止二畫
豎置身旁作刻爲二萬六千六百六旬正義曰古亥
字體殊不然春秋時亥有二六之體異古制說文是

小篆又異於此江氏云二首者二萬也六身者六千
也下首之二畫如其身之六則又得二六是爲六百
六旬注疏尚未明晰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
是謂艮之隨杜云雜用三易以七八爲占朱子曰艮
卦六爻三上以九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故
云遇艮之八按國語重耳筮得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地下震上豫得此兩卦
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據朱子說此兩卦初四五爻
變震二陰爻在貞在悔皆不變故曰皆八予謂此貞
悔亦指本卦之卦言初四五爻變餘八成震筮得國

故專以震言又董因爲晉文筮得泰之八章昭謂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數皆八此取互爻非也泰下三陽動而上三陰不動變爲坤耳王山史謂易以變爲占三四五變皆占雨卦象辭江氏謂穆姜占得艮之隨二不變其繇曰係小子失丈夫正與穆姜遇僑如廢東宮事相合史但依違其說穆姜姑就史說隨豕言之其實正法當占隨六二

江氏曰醫和言六氣陰陽風雨晦明與素問風寒暑濕燥火若不同其實一也今推之陰淫寒疾大陽寒水也陽淫熱疾少陽相火也風淫末疾厥陰風木也雨陰腹疾大陰濕土也晦淫惑疾少陰君火也明淫心疾陽明燥金也　定七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注三邑皆汶陽田疏汶水北皆名汶陽此季氏賜邑外別田也

公羊傳摘釋

隱元年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注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禮夫人無子立右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賢家親親先立姪賢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爭愛事按左傳襄三十一年立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齊歸之子裯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襄鈞則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正義曰適嗣立而死當立娣之子姪與娣同無姪娣乃於諸妾之子擇立長鉶年鈞擇賢與年鈞以德皆謂母之貴賤等者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專言立長之義此亦本公羊立說　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曷爲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注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　鄭伯克段于鄢傳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按左宂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亦然古人語急多有之　二年公會戎于潛注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紀履繻來逆女傳

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紀有母乎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按注不稱主人爲襄王使無母者辭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公孫壽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何不稱父兄諸侯乎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又按孔氏曰天子尊無與敵不自親迎使卿逆而上公臨之諸侯親迎有故得使卿程子曰親迎者迎於其所館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胡氏曰親迎禮之正也邦君爲有尊卑國有大小道途有遠邇或迎於其國或迎於其境或迎於其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暈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一親迎之禮先儒說多紛歧取長捌短附識於此 五年

公矢魚于棠傳得來之也注得讀爲磔之魚公張之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金重一斤若今萬錢齊瓚曰漢以一斤爲一金一金爲萬錢 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輸平猶墮成也左作渝平云更成更爲約束結平不盟其義同 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古浮包字同

桓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注戴狂疾也齊人語 六年鼅來傳慢之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傳言古者鄭國處留先鄭伯有逼邾夫人叔妘取國遷鄭野留祭仲省留事康成非之惠定宇謂桓公寄帑與賄于虢鄶幽王之亂東京不守宜有處留事 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屬負茲舍不即罪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足補禮

罪五年公及齊人狩于郎傳其餘從同同疏者不譏見與罪者同一同也都與無雒同文論之一同也故

注曰凡二同　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何以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惠定宇以甚佞猶孔壬木書孔傳又云佞諂年天王殺其弟年夫左作佞國語與人諂曰果佞其田佞與田協諂年年諂壬田諂陳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傳與其子俱來朝也注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傳夷伯者季氏之孚也注季氏所信任用孚字新　十六年實石于宋五傳實石記聞聞其確然楊士勛曰

確說文玉篇字林無其字學士多讀砰公羊古本並爲礦張揖讀塉傳是月者何僅隻是月也注在正月幾盡劣及是月也　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傳盡叩其鼻以血社惠氏云血當爲衈壞字山海經言祈神郭云以血塗祭爲神　三十一年猶三望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注凡三十六所四方羣神四瀆日與月爲六五星爲十一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二十五五嶽三十四瀆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　三十三年晉敗秦于殽傳秦伯怒襄叔曰孝上之本拱矣注拱冢也列子曰望其壙冢如也亦言冢

文十三年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疏盈接足之辭　鄭伯會公于斐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是齊人語

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疏以山海經大荒南雙雙之鳥爲解似鑿惠氏主之非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傳聞君薨家遣注家爲邑所逐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亡也釋文佚一行使乎大夫此其作失惠氏云古佚字皆然又同逸　十三年公自京師會伐秦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注鑿猶更造之意本欲直伐秦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　十五年仲嬰齊卒傳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注徐皆其之辭關東語

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邱傳在招邱悌矣注悌悲也

襄五年叔孫豹鄶世子巫如晉傳莒將滅鄫相與往
殆乎晉取後乎莒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
出也注殆疑疑讞子晉齊人語時莒女爲鄫後夫人
無男有女嫁莒有外孫鄫子欲立之　七年會鄫鄭
伯髡原如會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
而卒也按鄭伯不從楚爲大夫所傷注云爾者古者
保辜辜內以弒君論辜外以傷君論　十一年同盟
于京城北惠氏據服注以公穀爲是左傳亳城爲訛

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公子鱄摯其妻
子而去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
昧割也時割雉爲盟猶曰視彼割雉也亨謂死面暝
目曰昧
昭二十一年華氏入宋南里以畔傳宋南里者何若
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莽故刑人之地　二十五年齊
侯唁公于野井傳子家駒曰設兩觀注天子諸侯臺
門天子外闕兩觀一觀　牛馬維婁委已
自記異義
非元年築王姬之館于外傳不書齊侯得與吾爲禮也疏傳解齊
侯親迎不至文王親迎不至于洽天子諸侯親迎皆不至婦家
者也而釆焉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食已而釆順
今恐不然此時王姬尊主婚故不至京師詩親迎
喻季氏專賞罰宜得民

于渭爲造舟爲梁張本焉知文王不至大姒之家乘舟所疑質諸來哲予按既曰親迎自當至婦家不至猶弗迎禮言親受之於父母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諸侯皆假士禮行之豈宜別乎或既立爲君後當有異爾程子又有卿大夫以下皆迎於館之說恐殊不然親迎大禮也因錄公穀異說特並詳之　十六年同盟于幽傳不言公外內察一冕之也注魯與齊仇外內同一冕公可事齊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宮爲察謂諸侯也是諸侯亦稱察　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傳以是爲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爲女往以觀社爲辭僖五年晉人執虞公注江熙曰春秋州公郭公虞公北三公非爵也嘗試論之五等諸侯民皆稱曰公存有王爵之限沒則申其臣民之稱三公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　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以夫人爲成風胡氏因之顧氏曰哀妻也襄七年吳魯人疑焉故不祔于姑亟是因禘致之不稱姜氏承元年夫人姜氏薨于夷之文也成風尚存何以致按此謂立

爲夫人亦非　文十一年叔姬卒傳曰男子三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此與禮合注引譙周說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據禮與此皆合謂期不過是耳非必差十年後爲夫婦也疏引金縢鄭注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爵弁者承天變燕周云云本鄭玄之徒約大戴禮以爲文王崩之明年成王始生文王年十五生武王文王九十七終時武王年八十三崩之明年武王年八十四也武王九十三終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可知按據此武王生成王年已八十四疏又引書傳云天子年十八稱孟侯作康誥之時成王稱孟侯則年已十八以孟侯爲稱成王此皆異說顧氏曰左成五年又出一叔姬杞再娶魯而再出無此理殆一事而悞書按公穀皆有則非衆也當是兩入　成三年新宮災傳新宮者禰宮也注迫近不敢稱禰證按僖此可知死而稱字之非

昭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按桓四年傳春曰田冬曰苗秋曰

皕忝曰狩與此同與左異　二十五年宋公卒于曲
棘傳邾公也注邾當爲訪謀也謀納公

春秋三傳總斷

吳氏澂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各有不同
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左氏
必有案據之書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
殊或因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
之於義確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又豈容偏狥
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合不公唐陸助趙匡陸淳

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
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覩趙氏所定三
傳異同用意縝矣惜其予奪未能盡當再爲審定
如朱子意事以左氏爲主義有不然則從其是而已

袁子才枚非公羊曰春王正月以爲顯周王魯宋
穆讓國以爲醜齊叔術妻嫂以爲賢許止弒父而有
時赦宋襄敗涅而以爲文王之戰祭仲廢君而以爲
合聖之權如大惡書內大惡諱則內之亂臣賊子無
忌憚矣賊不討不書葬晉靈齊莊皆暴露矣子同生

行人者官名也不稱行人非貶也稱子者先公之女也亦非少女而始嫁也魯有送者齊有迎者單伯爲得而淫之襄六年莒人滅鄫左氏鄫特賂也謂特賂魯而慢莒也鄫滅而晉人且來討曰何故亡鄫公穀兩家以爲立異姓盡惑於昭四年魯又取鄫而曲解之不知取即取之莒也立甥非禮而竟以爲滅國亦斷無此書法又非穀梁曰杞伯姬遇于防謂僖公愛女使自擇配近鄉曲小說魯桓子同生日凝故志之此即王莽幸增秩懷能生男皆置新都意乃後世小人心事豈聖人于君父有此書法朱竹垞以爲書子同生者正斷定爲魯公子以同生十二年桓公始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兄信會濼前文姜並未至齊故特書之以明其爲魯君子故特書之此正旗穀梁相反詩履我甥分箋云明非齊侯子亦此意也許止弒君以爲不嘗藥按左氏以爲飲許止之藥而卒故曰弒也又慮其藥候而非有心於弒故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如僅不嘗何得直以弒書

周禮本周官周官有三公三孤而周禮無有正所謂官不必備也不備則六卿兼之故天官之長即名太宰然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或有備時也周官周禮法蓋兩存之近侯官林氏喬蔭謂周禮三公有專職三孤無專職又謂大宰非丞相似異舊說實非也　江氏永曰入則治都鄙注專指采地然亦當兼公邑言之又曰內史入柄即太宰入柄爵祿以後其序各異大宰詔王有寬大意故先於罰殺先於生而且以殺易詔王有嚴酷意故廢先於置生而後奪廢誅內史誅宇奪如故有宇而後有奪也又曰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外有學士習道藝巫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財故不在九職之數而大司徒并之爲十二天下之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即分庶衡爲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按九職生財通天下言故有臣妾八貢九功不及此者上寬之也　三農先鄭云平地山澤後鄭云原隰平地王氏與之惠氏士奇皆本管子以上農中農下農言江氏永主之義疏云當從先鄭按後鄭言原隰亦即山澤二說一也　九穀先鄭以爲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無大麥稌而有粱秫多從後鄭宇謂麻非穀豆種甚多不止大小當去二者而存先鄭之大麥稌後鄭之粱秫　八材先鄭以爲珠象玉石木金皆羽毛筋革之屬疏據爾雅易珠爲竹爾雅釋詩閒及諸經是也　江氏永曰九賦皆九職之閒民傭力之人即閒師無職者功之財別出關市山澤幣餘蓋九賦因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王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凶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爲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出入之多寡約略相當準以爲式非謂王之膳服必出關市國之喪荒必出山澤也他皆放此惟幣餘一賦從入式所用之餘而生凶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入式所用常留有餘

特設職幣掌之　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鄭注是歲終鄭主周正言諸儒多主之江氏永然近侯官林喬蔭獨指夏正謂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歲夏正年周正故此歲終下直接正歲　江氏永曰縣法疑一歲有兩正月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又縣使屬官觀之林氏謂正月布治正歲乃縣非一日也　雉門兩旁名象魏亦名兩觀在庫門內萬民得入江氏以爲爲縣法十日特許之　王氏昭禹曰大司寇五刑無宮刑以小宰建之也士師職亦有宮禁宮禁掌

於上師而治之者小宰也　王氏應電曰膳夫凡王之飲總言饋食之物有是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則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共之也　江氏永曰大府職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亦謂取之諸侯者還用之諸侯而已非謂弔用必取給於九貢而九貢必不可爲他事用也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即九功所出之財賦非別有貢物也

鄭氏鍔曰內宰屬大宰者以治家之地爲大臣格心之所自出也　高氏紫超曰王宮內婿如在寺雜處

可以盜國柄者不可勝計一以內宰統之內宰復統于冢宰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宰相之權無所不統也

大司徒序官鄉老二鄉公一人六鄉則三公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即六卿盡皆兼職即三公仍六卿兼職也兼之中又有兼焉故閭見鄉大夫江氏謂鄉老是三公致仕者非　鄭氏云以士主測深謂測東西南北之深　義疏自四邊總內以漸而進故曰上深

曰南曰北曰東曰西鄭氏謂地於日爲遠南遠北遠東遠西義疏地中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主形言天包地地之中乃天中也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影處爲然主氣言陰陽五行冲和會合乃可謂中以周髀之說推之二極下晝夜極偏地大寒赤道下晝夜常均地大暑中冬當赤道北無偏勝而洛邑又其中者此言天地之所合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其標識耳　地周之度與天

相應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每三十度而差一時四游之說謂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里中又謂日景於

地千里而差一寸其說皆不可通蓋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觀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可見至日至之景其南北長短之參差懸絶非一寸計也鄭賈未解地圖之說故引無根之說　江氏曰景之差日近天頂則少遠天頂則多本非平差何得限以千里唐大史監南宮說自滑臺至上蔡武津分地節節測之謂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有奇晷差二寸餘　當時測景惟於東都王城測之漢儒乃謂潁川陽城陽城今登封在洛東南此有故蓋黃赤道間之緯度古闊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然唐志言陽城景長四寸七分八釐則漢時宜更短　按此亦尺有短長　又測景惟能知南北若東西則隨人所居而移日東景夕日夕景朝言其理如是非眞能同時立表知東表日巳昳西表日未中也西法東西里差以月食時刻定之疏立五表之說亦然　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實封里數皆言其大畧豈能截然無增損哉

子匡對晉之辭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與孟子王制合蓋欲言晉人兼數圻之失惟舉實封言耳按漢志一同百里爲大夫之封亦舉虛寬之數言之與此不同

江氏曰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以四起數計賦也何乘古字通非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皆約計通率謂山川沈斥邑居園囿衢路除三之一有奇耳鄭注何八里成十里緣邊一里治溝都八十同百里緣邊十里治洫此以意言溝洫之積無幾豈能占百分之三十六哉注引司馬法一乘士十徒二十人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法異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　江氏曰六遂之外公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　鄉大夫職各縣之於其所治爲一句國大詢于衆庶爲一句賈疏可考唐石經國土悞衍之字俗本注疏遂以之國屬上文鄉中安得有國乎　葉氏曰封人設王社壝而不及稷以見尊重農之意　江氏曰鼓人所掌不止鄉民凡王朝

凡樂之鼓亦此官掌之不屬大司樂者因隸教四金
鼗鼓爲軍旅田役之用故屬之地官　按載師任地
廛里當兼市廛民居宅田授宅而餘者士田如今學
田賈田賈人子之田蓋賈人亦有揃妻子而來者官
田廛人在官者祿所取特非所耕也牛田事爲倒牛
而牛人所受亦在其中言牛者重祭祀且任耕也賞
地事爲賞賜牧田爲羣劉牧而牧人所受亦在其中
數者先後鄭說互有短長頂而江氏所主亦未盡合公
邑以下舊說是也　御案詩公邑尤備　載師民無

職事者游民也閭師無職者大宰問民無常職者也
夫家之征謂任力役夫布謂任役錢　連斗山輯注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命以序
定　高氏紫超曰大司徒十二教救乎既荒之後廩
人九穀鬻於將荒之際委人委積備乎未荒之先
章氏本清曰役法莫詳於周禮伍兩師軍之法兵役
也師田追胥之法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人胥役也
比閭族黨之相保鄉役也司徒因地之善惡而均役
族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之老少以從

役均人論蕆之豐凶以征役　槀氏時日周官諫諍
之職惟師氏保氏然平時長幼卑尊無非詔王之人
出入起居無非讒諂之地　魏氏師保氏主輔導王
躬使兼教國子者因其宿衛也按司諫一職乃主救
民曰諫見王者愛人之心　江氏曰謂人有辟僻之
法謂過失殺人法不當死使和之不可乃使之辟不
辟與保者瑞節使執至官而治之亦不許其殺按辟
讎當亦謂人陰教之非倒也　易氏祓曰外府列于
天官面泉府則屬地官者以掌市之征布也按關市

無征以盡仁文王所行是也有征以抑末周禮所設
是也孟子則兼言之　惠氏士奇曰司關掌國貨之
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
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自內不由於
市自外不出於關然後罰之否則征其塵不稅其貨
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失之矣江氏曰關市不兩
征是也但主征塵言則未是塵入有紱布總布塵布
紱布市之屋稅總布貨賄之正稅塵布市之地稅古
者市屋皆公家所成故有屋稅塵者市中空地停貨

物則有稅二者皆非商賈正稅閻師云作商以市事
貢貨賄正是貨賄之稅貨有貴賤稅有重輕準其總
數以計布故曰總布三布總布爲多肆長隨時斂之
以歸塵入而塵入以入泉府司關掌征塵此征塵是
二事征者貨賄之稅塵者貨賄停閣邸舍之稅也若
不停閣則無塵布矣不得以征塵爲一稅遂當關上
貨賄之稅　掌節掌守邦節舊謂邦節爲珍圭牙璋
等非彼自掌於典瑞此下王角虎人龍固邦節璽節
通行於民者亦邦節刻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王

朝遣使邦國則必用王節但爲道路之信亦如守邦
國者之王節非典瑞所掌圭璋等　連氏曰英簡簜
竹爲物英爲毛飾三節之外又加羊毳之物以爲輔
注以爲函非輔義　江氏曰草人糞種種孕皆謂土
聲謂糞其地以種禾也舊謂取汁漬種非用獸者以
骨厎漉田用麻者以麻油渣布田漬種如何能使土肥
按麻渣糞地用之者多用獸骨今亦有之　江氏
又謂廩人繕爲五區乃八斗非六斗四升蓋東氏所
謂深尺方尺以周尺言周尺當夏尺八寸一繕八斗

僅得四斗零九合六勺日食四升一合強耳又以商
尺當夏尺一尺二寸半繕八斗當夏十五斗六升二
合有奇後世營造尺同商尺今時方尺深尺容四斗
周繕四斗九合有奇商繕一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
約爲四之一而稍贏今量四斗周量一斗稍贏日食
八升當今量一升稍贏此鞮連氏所算爲合

春官肆獻祼舊解爲祫祭饋食禘祭饋食禘解爲祫祭吳氏紱
以肆獻祼爲陳禮饋食爲殺禮皆不專一祭亦謂肆

獻祼該薦血毛二祼朝踐饋食即薦熟也江氏謂非
禘祫行三祭時以饋熟爲始亦未然　王氏應電曰
天下事必有序而後和禮先而樂後故宗伯兼掌禮
樂　顧氏絳曰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云云取斗與
辰合大云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躔天而退先王作
樂以象天地故必有以合之按圜鍾爲宮圜鍾即夾
鍾屬卯正東方之律致天神爲宮以所出之方黃鍾
角大簇穜姑洗羽子寅辰三者陽律之相維蓋皆陽
月與卯同維方也函鍾屬未西南方之律致地而爲
宮以致養之方大簇角姑洗徵南呂羽寅辰西三者

律呂之相生大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也黃鍾屬子
正北方之律致人鬼爲宮以陰幽之方大呂角大簇
徵應鍾羽丑寅亥三者律呂之相合子與丑合寅與
亥合亦同維方也自卯至申其數六樂六變者圜鍾
之數極於六自未至寅其數八樂八變者函鍾之數
極於八自子至申其數九樂九變者黃鍾之數極於
九即大衍子午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
亥四之數　易氏祓曰六律左旋爲岸六同右轉爲
序大師教六詩詩樂章頗氏曰古人以樂從詩今人
以詩從樂又曰古人詩與樂合今人詩與樂分又曰
先王制樂其五行之氣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
於金寓水於石　江氏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春秋內外傳下至
歷朝史志及諸家論分野之言詳矣以職方外紀考
之大地如球周九萬里分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
有君長臣民則必與普天星宿相關災祥禍福隨地
有之豈止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星而徵外遐方即
無與哉蓋分野之理如人身經脈內應藏府各有孔

穴暗相聯絡疾病因之而大地之精華聚於中土猶
人身之精華聚於面部善於叔服許負之術者能按
部位占氣色知其吉凶仰占分野之理也按此說固
然然五大州自利西江入中國所見未必盡乎分野之說由
中國猶不正在天中況所見未必盡乎分野之說由
來失傳惟僧一行據漢言爲近而必如其說以求
符應古猶不能無論今日矣　王氏志長曰後世以
御史專主諫周官無此意古者師箴瞽誦百工諫士
傳言庶人謗無人不可以言又何事事立諫官按師
氏保氏之諫亦以近王而非專官御史贊冢宰受灋
令一切皆與議雖小臣亦後世都官之所本

呂氏祖謙曰自夏后命允侯掌六師鄭政典以擾衆
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事莫非政獨戎事謂之政
者寓兵於農編伍合聯賦役百爲於是乎施乃政之
所從出也天下有事則鄭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
孰大於是哉　葉氏時曰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
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非田封建足食足
兵之本也　江氏曰九畿里數皆不能盡方如世局

周禮立法語制畿封國大畧如此亦有近在內地而其俗已近戎狄者又有蠻夷戎狄與中國雜處者恐周初已有之　夏菱舍江氏謂習夜戰謂夜涼宜故將帥以號名亦便於夜爾雅宵田爲獵是也按若是則獵卽苗說亦似然不必盡爾注葦舍自該　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以此知古書不盡在方策　葉氏時曰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道路所以絕侯國負固之原有故則藩塞道路所以杜姦寇入侵之漸

貴氏淦曰射人掌朝位主初受命面見故詳于辨面君于位司士正朝儀主日常朝故詳于位面不言辨　鄭氏鍔曰職方所掌地圖卽大司徒土地之圖也然大司徒所掌以知中國九州可以建國分封之地且辨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則兼中國外藩而知其土之所有司馬施九畿之政職必本是圖故屬司馬而不屬司徒　王氏安石曰禹貢治水之次第自下及上職方言德化之難易先遠後近　貴氏曰匡人達瀍則而邦國之臣皆稟承王吏揮人詢王志而天下之民皆內向京師

葉氏時曰大司寇爲刑官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盡以刑禁民而非以刑刑民　王氏應電曰入鈞金束矢則心有所惜雖健訟多和解而止此禁民訟獄之法　邱氏富國曰束矢鈞金非貧民可辦理直固當還之雖貧民未嘗遽困也況其不能致者又有肺石路鼓以達之乎　王氏昭禹曰士師有宮禁而大司寇無宮刑者以宮刑小罕專掌之也　易氏祓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觀士師職左右刑罰有五禁先後刑罰有五戒周公建典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司圜職罰不虧財不過如庶書之職刑所掌者增至三千而宮及大辟皆得以金贖觀其迹亦近矜恤究其實富者得生貧者得死害義傷教甚矣按罰贖刑稍重贖施於官府學校罰行於萬民誓曰罰弗及嗣唐虞時已有罰矣　葉氏時曰政官不知有土地之圖則不愼固封守刑官不知有人民之數則不愛惜民命　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似非不近刑人之義然

先王於刑餘之人各因其材以全其養用之未嘗不更審其人且必有以防制之而亦不輕近之也　黃氏曰典命所掌者諸侯在國之儀大行人所辨所等者王朝待賓之禮　按江氏謂君相朝用亥擯及廟惟上相入臣來聘用旅擯惟下相入諸侯朝覲於天子亦有迎賓之法初至庫門外有朝位張大次掌訝入白王擯者傳達之侯氏止於次王出入廟負斧依以待大門外乃陳擯介傳辭侯氏先自道來王意介擯以次傳於王王之擯大行人小行人嘗夫也此雖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眞謂不置是工亦

非眞謂國人皆能作也注泥又以夫爲丈夫尤謬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輅車亦因逐獸欲輕捷故也輪卑故以田馬配之注謂以馬大小爲節未確　趙氏溥曰考工工名有假物而名者如築氏爲削鍾人鍾虡氏爲虡是也有假意而名者如築氏爲削鍾人梁羽是也至物無可假意無可取直以所制器名之如輪人爲輪矢人爲矢磬人爲磬是也　江氏曰戈戟可刺可鉤皆有刃是鉤二矛皆刺兵矛後世曰酋矛車軨前軨前曲中下垂往地如古通二說俱得　易氏祓曰大行人掌客諸官列於司寇之屬者其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之意與

江氏曰考工東周時齊人作冬官掌事事不止工以諸經傳証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匠師梓師汆人醬夫司里水師玉人雕氏漆氏陶正巧人角牧輪人車人狐人等官後人果於妄作如俞廷椿之徒紛紛割裂補致五官無一完善周禮之罪人也　粵無鉼

又曰槃今曰長槍　三侯分明有大射賓射燕射記曰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燕亦爲射而燕不可謂五采之侯亦是燕而無賓射祭侯禮辭向亦疑之後思之射本武事因而文之以禮樂若使諸侯皆屬於王所安用射射正爲諸侯不順服者故以大司馬九伐之意寓於射侯作射義者未見此記乃謂射中得爲諸侯不中則否其說迂遠王明齋又欲曲避諸侯之義謂侯字古文作𠂢象矢集於布然則何不并侯之名而易之　按水地以縣江氏謂四面注水於地以審其高下於經文水地似協乃又於置臬以縣引今工人水平之法似爲兩說而未審連斗由曰用水以平地置臬以縣繩柱非縣則不正地非水則不平高下既定方位未審又置臬以測之臬正則景正而方位乃定按此則置臬以縣承以縣二字申之耳又繩正臬卽以爲規矱說亦未悉江氏曰此謂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蓋不平則景有差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云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其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城隨地勢皆可居民安

用平　樹臬用八尺蓋過短則分寸大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疏引考靈曜謂地從天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　世室重屋明堂三者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同制未必然周路寢皆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垂何嘗有側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此當合匠人月令明堂并朱子明堂圖考之如朱子說正合此經五室五室并四堂爲九大戴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以爲法龜文朱子所謂井田遺意者是也大戴又謂九室十二堂舛矣當四方之中者可謂之堂不可謂之室既有九室安得復有十二堂大戴又謂四戶八牖九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亦未必然四隅之室不必開四戶蓋在堂廉兩邊未必有墻也四門中階見明堂位門有堂室見此經疑惟南門有之　按考工文奇古自成一體如宴后氏世室堂脩二七蓋夏度以步二七十四步也廣四脩

一謂廣加倍之一十四步外分四七之一七爲二則十七步半也五寸三四步十二步也四三尺十二尺也十二步又十二尺仍是十四步此皆故拘其尚而急自長明又如弓人相角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蓋用方言以成古篇中多此惠定宇周禮古義天官大宰攝萬民引徐廣攝作鞭青案小宰聽比居引先鄭爲伍籍宮正幾出入注幾謂幾何內饔馬般臂注臂毛有文外饔纓士庶子注若今饗衛士腊人云腊籍作簎昏夕通肉經夕乃乾爲鼈內司服注六服皆袍制白縛爲裏今紗縠名出場醫五氣注當爲五穀司裘注中秋鳥獸毳毨毳當也古語以臧爲善樂師詔來舞鄭司農云謂暴之音曝告曝同音義鈔師夜三鼓皆擊之以八音播故書爲潘古字通今書爲播子春讀鼜爲造次之造鼓人夜鼓鼜戒之鼜戛宮司爟高誘讀爟如權衡觀去聲讀秋官司烜之烜爲燧讀如權衡觀去聲讀秋官司烜氏掌以鑽燧取明火於日以爲民用鄭司農云烜讀爲燧燧火也玉人瑑大圭以祀地注瑑有圭邪謂之瑑瑑或爲篆篆亦圭邪之名也鄭司農云瑑讀爲纂書或爲篆纂謂畫繢之也玉人璧羨以起度注羨長也起猶作也璧肉倍好謂之羨羨或爲延延亦長也鄭司農云延讀爲引之引之言出也玉人大璋中起鎮注起猶作也鄭司農云起讀爲杞梓之杞杞謂文理也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琮八方以象地也鄭司農云琮讀爲宗廟之宗宗尊也以尊禮天子也玉人駔璧五寸以聘女注駔讀爲牂羊牡曰牂牂羊之牡者

鄭司農云俗謂麥下爲夷下棟粱讀如鬙小兒頭之鬙鬙夷通秋繩而莪之注令實曰繩繩當作黽古孕字蜦氏鄭氏讀蜦爲蛾玄謂蜦今蛙黽泳氏故書泳爲獨行夫焉使則介之焉使也考工記作舟以使四夷玄謂夷發聲夷使猶焉使也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故書舟作周舟周古字類輪人拘其菆菆本作楑轂空壺中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注殺衰小之衰亦訓小軔人大車之轅摯注摯軔也盧人注反復猶軒軫也軒軫猶軒摯軨通軫欲煩與鄭司農拜脯非拜子特牲饋食主人拜受尸爵盡傻鬼神之餘

讀煩爲緐與爲殽殽古膰字誤也左不棷棷或作卷古俗字鮑人察其線線或作綠鄭司農云當作緣者字線綠相似韓人爲韓刺嬖者三之一鄭司農讀嬖爲蜜梓人爲飲器觚三升鄭據以觚作觶一豆之豆爲斗是廬人爻諸牆注爻柱也讀久從爻之象人兩歷後有距爻人畚栗不迤栗讀裂

儀禮雜釋

郝氏敬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信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存士拘也士先四民宜明矣同姓異氏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化者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　士冠禮三加備三代之禮江氏永曰此未命之士皮弁爵弁他日仕朝則可服六卿冠禮竟亦教之是婦人亦有冠禮皆可用此惟野處之貶與工商之子不可用此服則一加緇布冠而已　盧氏文弨曰見母毋拜受賄以從尊者處來拜脯非拜子特牲饋食主人拜受尸爵亦非拜子　不見賓既醴之已交拜不見交者交爲冠主耳　顧氏炎武曰士嫡子之繼父故與擊見君　黃氏日孟子丈夫之冠父命辭賓三加之辭醴辭字辭皆父命也抑亦或有父命辭賓三加之辭醴辭字辭皆攝盛之意又贊不可執也　鄭氏樵曰氏同姓不用雁以白有脅骨士昏禮朱子謂士庶皆得用雁亦攝盛之意又贊不用死不得不越雉用雁惟納徵不用雁亦攝盛之意又贊不可執也　鄭氏樵曰氏同姓不用雁以白有脅骨士昏禮朱子謂士庶皆得

如魯之季孟宋之華向是也異姓同氏如宋孔氏爲子姓衛孔氏爲姞姓晉欒氏爲姬姓齊欒氏爲姜姓是也但自大史公以來已混姓氏爲一此禮總宜愼之　顧氏緜曰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主人篤于戶內注主人女父也親迎之禮自夫家行故壻稱主人至婦家女父故不嫌同辭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直稱曰壻對婦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三異其稱可見禮

時爲大而義之由內也　敖氏繼公曰據孟子女子之嫁母命之而昏禮有父命孟子言母送之門而昏禮言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底母及門內施鞶豈禮至後世而異與　江氏永曰婦乘以几婿加景注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行道禦塵令衣鮮明景亦明也今文景作憬按此當音俱永切與詩褧衣褧裳中庸尙絅同皆婦人始嫁禪縠之衣爲禦塵之用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景憬皆假借字　夫婦大倫始見宜有交拜之禮士昏禮撫之交拜者世俗之禮不可以論古人古人拜必有先而後答之先拜主人者必有贊不徒拜也夫婦匹偶異姓齊欒氏爲姬姓齊欒氏爲姜姓門共牢而食合巹而飲合體同尊卑以親之坿不以婦爲客故撫拜至之禮婦亦不自處於客故無報禮　郝氏敬曰婦初見舅姑自拜坿之禮　郝氏敬曰婦初見舅姑首夫次不服純衣繐衣初降如姆服宵衣示執役卑賤也　吳氏廷華曰廟見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舂遠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馬氏駌曰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者舅存姑沒則婦人無

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當如常禮　周氏世榕曰納徵庶人繒幣士大夫元纁諸侯加大璋天子加穀圭親士乘大夫璧卓大夫乘卿夏縵卿乘孤夏篆士服爵弁纁裳卿大夫皆服袨裳自孤以上各用本等車服不揄盛嫁者之車王侯重翟三夫人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翟車九嬪孤妻夏篆世婦卿大夫妻夏縵女御士妻墨車媵勝各依次下一等嫁者之服王后上公夫人褕衣侯伯夫人揄翟三夫人子男夫人闕翟九嬪孤妻鞠衣世婦卿大夫妻展衣女御

士妻舂衣王姬車服不褻其夫下王后一等凡聚諸侯不內聚大夫不外聚士內外皆可聚天子聚于諸侯同姓諸侯爲媒迎后使卿往以公監之諸侯親迎于庭殷人于堂周人于戶送女公女嫁敵國姊妹上卿送之公子下卿送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大子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上大夫送之諸侯以下各遣有司送之昏後大夫以上有反馬之禮蓋嫁時留其車馬示不敢及三月廟見使人反馬留車者妻之道反馬者婿之義也

士相見禮以經首摯冕雉故以士冠之然公卿大夫士庶人于本國異國之君若有友初見時摯雖不同其禮則一　桑氏啟甫曰大夫無境外之交非以君命使者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使隣國如春秋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之類　盛氏交際情不洽則聯分不嚴則褻先王防微自士相見始將之以贄先之以介紹五請後許一見揖退合之難交始不溫終不易離猶慮未足達賓主之情爲之節以仰

其敖曲燕不于始入而于反見者謂不可以下盛禮鄉飲酒禮升歌堂上人聲也堂下則尊者以管卑者以笙不見擊磬之人言磬所可知矣不在牢數燕與大射皆用之以燕射輕于饗食也鄉飲不可加于燕鄉射不可加于大射故皆用狗　馬氏駉曰鄉飲酒有遵以禮樂教民欲其遵法之比堂上行禮木皆立行不脫履至安燕乃說履升堂履賤不宜空陳于階側故降堂下說之

馬氏駉曰古者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尊于賓席東不于房戶間者以射在序無室也　郝氏敬曰遵下于賓有至有不故鄉飲酒禮略序于旅酬飲畢後以不至者言也鄉射禮詳序于未作樂前以至者言也　燕禮鄉飲酒樂皆四節鄉射止合鄉樂不笙不歌不間大射止歌鹿鳴管新宮志在射略于樂也不略合樂者二南鄉樂不可略其正也不笙亦獻笙合樂有笙但不獨奏耳　馬氏駉曰大射侯用皮王虎熊豹諸侯熊豹大夫麋梐皮曰鵠是也賓射侯用布畫爲正王五曲中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朱

白葛大夫士朱綠畫布曰正是也燕射侯以質天子
白諸侯赤大夫士不采皆畫獸以象正鵠
呂氏大臨曰燕禮以飲爲主食禮以食爲主故燕禮
有薦俎而無黍稷食禮酒漿以漱而不獻此燕食之
別也饗禮侑盈不飲則不卒爵矣有體薦則俎不折
矣几設不倚則無說屨升坐矣此燕饗之別也　江
氏永曰人臣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見於覲禮
者三覲時拜送主請事時及賜車服拜受命侯氏皆
於堂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乃升成拜若享時

拜送幣西階前再拜稽首擯者不辭蓋是時王之尊
盛君侯氏之卑盛臣也見於燕禮者三公取觶酬賓
及公爲士舉旅時公賜爵與賓媵爵於公皆於堂下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乃升成拜若公卒觶後賓下
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易觶升酌時亦如之賓
媵爵於公自酌時亦如之皆不言成拜爲升故下實
未嘗拜也下不輒拜者禮殺也至無算爵後公命徹
冪則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
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此皆已之臣也其於大國之

臣見聘禮者一私覿時賓降階東拜送幣君辭拜也
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賓栗階
升再拜稽首成拜若醴賓時拜受幣雖將拜而公辭
即升再拜稽首不云成拜也見於公食大夫者一拜
至時賓階下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
從子雖將拜與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乃再拜
稽首至侑幣時則賓降將拜公辭賓即升再拜稽首
不云成拜也卒食後賓階降西東再拜稽首公降答
之不辭之使升者禮有終也又已之臣亦有在堂上
禮殺從客也他國之臣亦有在階上拜時聘禮賓未成從客也
公拜送几賓答拜不降者以主人禮未成從客也
大射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特顯之禮總
名儀節文也　黃氏曰大射儀與鄉射異者執射事
之人鄉射惟司射一人此則有大射正有射人放氏
謂射人亦大射正也小射正且有數人鄉射惟司馬
一人而司馬即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爲司正不爲
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惟獲者

一人此則服不氏主大侯又有二侯之獲者及三侯卿相代而獲者三人鄉射惟釋獲者一人此則有大史又有小史至三耦以及納器張侯設楅取矢設豐之等鄉射皆以弟子此則三耦以士納器以有司張侯以量人巾車設幅以小臣師取矢以小臣設豐以司空士其執射爵者鄉飲以贊者此則以僕人師此外又有語物之工人士梓人掃物之隸僕人薦服不之宰夫有司若樂事則鄉射特縣此軒縣其北方之縣雖不具而人已多矣鄉射不必有大師此則有大

師少師與工爲六惟小樂正始終一人與鄉飲無異常樂用笙磬盛禮用管大射正始終一人與鄉飲無異即笙師司之　馬氏駉曰鄉射三耦立堂東射器在東統于君也西統于賓也大射三耦立堂西射器在西統于賓也大射下管新宮亦仍有笙管黃氏曰大射有君在堂故卒射則北面揖與鄉射南面揖者異又大射不升西階而適阼階不告于賓而告于公亦異鄉射　劉氏敞曰鷹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貍首亦必其篇名貍首鵲巢也豈夫子刪詩時已亡與或曰貍首鵲巢也象文貍似鵲首似巢

放氏繼公曰聘禮聘君用琮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璋琮享夫人用琮享卑之差也聘用圭璋以爲信也享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降于圭璋可用幣又以將厚意也聘享夫人之禮惟聘有之諸侯相朝無是禮　吳氏廷華曰璧圓象天故享君琮方象地故享夫人璋半圭夫人用之陽半陰全之義典瑞琮圭璋璧琮以頫聘皆八寸與玉瑞不同故用以享小行人六幣璧以

眉琮以錦此不用錦則彼諸侯相朝用錦可知　黃氏曰圭有執於本國者使者受圭垂繅受命是也有執於聘時者賓揚執圭擯者入告是也按論語執圭自指聘時然當入門時介已授使者圭矣　李氏如圭曰襲者禮主敬尚質揚者禮貴和尚文賓執圭公受玉皆襲所謂無瑕者則襲公揚降立賓揚奉束帛加璧享所謂有瑕者則揚也　吳氏曰請覿不用束錦者如聘後有享不束帛嫌如正享也　賈氏曰君敬君賜也賓賓主國所宜敬也　江氏永曰古人宮室之制注疏謂天

于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朱子嘗之謂聘禮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右房之稱矣愚按宮室之制上下不同者堂階高下房室廣狹有降殺耳若室有左右房上下皆同如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且鄉飲酒賓皆專席若偏於西則西序以東爲地無多不能容衆賓矣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但言房即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士亦有左右房室雖迫狹亦自兄行禮先儒東房西室之說未可勝其勢且廟朝不兄客于是爲壇國外以受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按曾同非常禮朝覲畢乃爲壇於國外而命事亦來朝朝賓久特見恐久留王亦不勝其勞且廟朝不兄客于是爲壇國外以受之不於明堂明堂以祀爲主因助祭見諸侯四海偕來又非常之典或間世一舉也

喪服士喪顧氏絳多補釋曰知錄曰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楫去吉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有子蓋既祥而絰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

燕食士相見禮侍食於君祭先飯論語鄉黨亦有

大夫禮一燕食大夫士與賓客燕食按君與臣皆有

之謂之小禮食是有三矣　黃氏曰主讓賓祭主人辭酸醴也公食大夫賓祭不嘗臣禮也水漿不祭此祭漿亦臣禮也　設饌之始禮由主人故公先拜饌備之後禮當由賓故賓先拜朝覲禮迎告覲則四時之朝皆該但惟朝天子稱覲餘止得稱朝覲有於廟中者此經自編首至饗禮乃歸是也有覲於國外者自諸侯覲於天子是也有覲于方嶽者王巡狩一方之諸侯覲禮既畢降而問租請刑故大行人掌管周之司寇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按曾同非常禮朝覲畢乃爲壇於國外而命事亦來朝朝賓久特見恐久留王亦不勝其勞且廟朝不兄客于是爲壇國外以受之不於明堂明堂以祀爲主因助祭見諸侯四海偕來又非常之典或間世一舉也

喪服士喪顧氏絳多補釋曰知錄曰古人以祥爲喪之終中月而禫則在除服之後故喪服四制言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楫去吉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有子蓋既祥而絰屨組纓又曰祥而外無

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自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言踰月則善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於是禫後乃謂之終喪　王肅据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禫去祥而縞是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据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七月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或於大祥之月或於大祥間一月自禮記時行之已不同矣

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從夫制家無二尊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也　父在爲母雖降同居者母所嫁之夫長而同居爲之服齊衰期此從父制家無二尊子不得自專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也　父在爲母雖降期而心喪未嘗不三年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繼母如母以配父也慈母如母貫父之命也然於其黨則不同矣服問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注雖外親喪無二統爲慈母之父母則無服見喪服小記　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母無服下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傳中明傳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經文妻無服外親同纔猶緦而此不爲服者以其分親而

年相亞故準大嫌之嫌之故疏之不獨以其名也在其息於婦如而斷其義於兄弟聖人所以處此者精矣稽考子思之哭婉也爲位是制之所有抑情之所不可閼也正義曰兄公於弟妻不爲位卑疏之嫌貴於兄君尊之所厭諸侯既沒餘尊酒在故公之庶子於所生之母不得伸其私思則爲之大功大夫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辛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邾大祖不敢尊故厭尊不敢親故不降　貴臣貴妾此謂大夫之服貴臣室老

也貴妾姪娣也皆有相助之義故爲之服總士無姪娣故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然則大夫之妾雖有子不得總也惟有死於宮中爲之三月不舉

繈　外親之服皆總外祖父母以尊加故小功從母以名加故小功　報於所爲後之兄弟若子此謂出而爲後之人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白期降爲大功兄弟之子報之亦然若子者兄弟之孫報之亦降一等白小功降而爲總　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與尊者爲一體不敢以外親之服廢

祖考之祭故紲其服也言母黨則妻之炎可知　異氏雅曰既夕禮盥第言祖下又第朝祖而不朝禮記言二廟則饌于爾朝則先祖而後禰以此謂士一廟祖禰共別無明據

黃氏曰祭子務獻母亞獻獻禮男子爲主故母不先子亦夫死從子之道宜然若執事則吉祭陳饌時薦豆薦敦薦鉶捧主婦也虞則一以貳者爲之惟于已獻時自薦兩邊而已此正以時祭之禮子助母祭之辭　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除練于陽卿亦既立男尸不厭更立女尸故須立女尸或並喪則虞祔練祔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爲氏謂男女別尸異几似一時並立兩尸者非

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爲禰祭吉也特牲饋食禮則祭其祖亦禰矣若祫則祖禰並祭迎二尸可如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朱子然之疑一廟祖禰共享高無嫌不妨于祖禰廟祫祭如士爲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白當祭高祖而以祖祔此亦其一徵祭必立尸據冠官簪服氏郊祖二人執戈送逆尸從

車是郊亦有尸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精氣合也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所妨其尊也喪祭吉祭博同有不同者喪祭不飾尸吉祭飾尸喪祭有女尸吉祭無女尸喪祭有女尸吉祭而後同凡有牲合之道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無尸者亦有之若吉祭則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

少牢饋食禮筮必旬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祭禮曰與尸皆用卜　諸侯自若道雖附庸之卿亦五廟達乎王而其尊不得不屈　鄭氏胡潤身者通記曰迫厥后民之道也注云道猶導也注亦然

天子之相亦三廟近乎王而其尊得伸公卿大夫皆臣道雖敬曰特牲禮殺執事人寡視牲視濯先日爲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速爲敬殺牲攪器當日爲之

吳氏廷華曰有司徹注以爲祊繹據詩及爾雅祊祭前求神之禮繹明日又祭之禮皆別用牲賓尸又祭之餘節耳此篇有賓而無祭牲即尸食之餘不可曰繹又有司徹三字不足概一篇劉氏以爲少牢下篇是也　黃氏曰賓尸爲敬禮不賓尸禮之殺者故別言之曰若不賓尸時祭有四或三時賓尸而一時不賓尸或秋冬賓尸而春夏不賓尸惟人酌而行之耳惠定宇儀禮古義士冠禮旅占注云文旅作臚臚旅聲相近義同兄弟畢矜云注矜同也云古文矜爲均案矜云即渜之訹秘將冠者柔衣紛注紛文矜爲均案矜云即渜之訹結髮古文紒爲結案結即髻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馬離麗也再醮攝酒注攝酌整謂摠和之用醴酌年注古文用作庸永受胡福注胡猶遐也古者通記曰迫厥后民之道也注云道猶導也注亦然

猶堆古字通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殺猶衰也案衰猶差也音相近士昏禮鄭目錄曰今三商爲昏疏商謂商量漏刻之名視諸矜聲注視正字俗作示士相見禮衆皆若是注今文衆爲終古音義同鄉飲酒衆賓辯有脯醢今文辯作徧古通遍今文爲僎或作全少儀僎爵或作騰公如大夫八注如讀若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致民而亦讀若與如通士人釋服注古文釋作舍字通鄉射禮不貫不釋注古文釋作闔宇通簡舒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本所持處素謂用

之握本以作扈以字悞燕禮更爵注古文更爲受字
通升勝觚于賓注勝送也讀或爲揚今文勝皆作騰
升勝觚于公注此當爲勝觶字之悞觶皆用觶大射
儀西階之西須臾東面注言成功曰須古文須爲暫
綴諸箭注箭箴也古文箭作晉晉通且左還注古文
且爲阻祖阻且通奏鯉首注曾孫也鯉之言不來也
諸侯不來朝者也按不來反爲鯉猶并來爲笲終葵
爲椎椎葵爲鄉勃鞮爲披毒瑁爲冒冒乘不可爲叵後世
反切之學出此小戴射義所記即鯉首之詩聘禮管
人布幕於寢門外注管猶館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
作敷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棟案立讀爲位古字
同賓進訝今文訝爲梧案梧本作牾訓爲逆歸饔餼
五牢注今文歸或爲饋字通車乘有五籔注籔讀若
不數之數今文或爲逾卽庾字醯黍湇皆兩壺注醯
白酒也侑幣右文侑作宥宥字通公食大夫禮宰夫設
黍稷六簋于俎西注古文簋皆爲軌或爲凡四享皆
束帛加璧四當爲三古文三四皆積畫故悞大史畢
右注右畢爲氏字通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

上不綪綪讀爲繃屈也古文綪皆精布巾環幅不鑿
注古文環皆作還決用正王棘注世俗謂王棘秫鼠
秫者穊字竹筭注今文筭作忽古本作算設決麾于
掔注古文掔作拽檖梁依字當作堅羃用疏布大之注
讀炙以藍案高口也羃莫用功布注古文莫爲嘗冂
髽去跡注髽髮解也今作剔筌人許諾不述命注古文
述皆作術既夕設披注輴柳棺上貫結於戴人若旁
挈之以備傾今文披爲藩蔽之悞也記云衆以蒲蔽
注蒲披牡蒲蔈也古文蔽作壁士喪禮記明日
以其班祔古文班或爲辨他或爲旁特牲饋食禮主婦
葬作基中月而禫古文禫或爲導特牲饋食禮主婦
視饎于西堂下注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餼主人左執
角再拜稽首復位詩懷之注詩承也奉納之懷中有
司徹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湇注挑讀如或春或抗之
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抗

之溢爲揖也粟階之粟爲歷也閭中之閭爲壺也錫衣之錫爲緆也交錯以辯之辯爲徧也酳爵之酳爲亂也綏祭之綏爲墮也面枋之枋爲柄也若此類舉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若夫緇布冠鉄項之鉄以爲頰也騰羞之騰以爲媵也媵爵之媵以爲騰也捥手牢中之牢以爲樓也幎目之幎以爲樂也酳酒之酳以爲演也純衣之純以爲緇也祭酒之祭以爲尠也旅酬之酬以爲周也參侯之參以爲糝也錫衰之錫以爲麻之變而爲髮髽也髦之髦而爲全髦也若斯之類肇

強附會不可從也

江氏曰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十七篇惟冠昏相見士喪既夕士虞特牲七篇是士禮其餘則爲天子諸侯大夫之禮而喪服一篇上下通用不得言士禮也此志傳士禮三字恐悞衍林傳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士字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此志云漢興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蓋博士之博訛爲傳而傳字易爲禮遂誤作傳士禮耳賈氏所引唐初本尚未悞也　顧氏絳云十三經中儀禮脫悞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此則桑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缺

禮記雜釋

任氏啓運曰禮記惟喪禮無專篇或古人尚德之意

然車乘之禮田獵之法征伐之用散見曲禮王制月令諸篇冠昏嘉禮燕飲投壺射朝聘皆賓禮喪凶禮祭吉禮大體具焉

曲禮年長以倍謂二十年也人生以十年爲節倍之則二十鄭氏謂自二十成人時言之倍則四十者大抱應氏鏞謂不定限以二十然大約如此　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江氏永謂二句連讀本虛言實不入也舊說失之按此常時猝至之客故然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朱子曰

南向東向之席皆尙右北向西向之席皆尙左皆以此間學者多不明其實此由不知席制故也古人席然而長橫鋪之以一頭爲上上白纖席已有識故云布席如此解此則自明矣然此言平常布席法孔氏曰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朱子謂當上餕餘說謂雖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臧氏溪顯氏緯皆以此爲別言謂以尊卑死者不宜祭則使人代之任氏謙亦主其說然如父主子式乘必以几江氏以疏謂几在式上愼此言尸登車自下乘猶王登車立乘石也鄭常登車不履物如孔子正立執綏是矣　人死主稱皇古者皆然元大德時人臣改題顯任氏謂此自韓魏公已然若夫主妻祭母設父存主題顯嬪不書奉祀父沒然後改題觀此則知前說代祭之非矣

植考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沈氏德樹以出母爲生母即底母先君子指孔子據此辨孔氏無三世出妻之事蓋本周棣園說　孫氏謂孔子少孤童不知其墓頗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謂也問于鄹曳父之母爲倒句江氏永是之則孔子將合葬啓柩不知其淺深疑於殯殯爲葬平聞鄹曳之母知柩之淺寔是殯可啓也然後啓而合葬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時夫子在殯母當期過期猶哭故夫子甚之疏以爲出母　顧氏曰大公設人封齊人爲大師望葬於周事未可知即有之亦因營而葬不擇地之當卜記以昔邱喻之已謬又云五世皆反葬於周齊去

周二千餘里更無此理按即此可見檀弓多誣說有不足辨者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冗不可以文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正說又曰魯人則爲之齊衰多此一言矣

出母無服古之正也禮家爲齊衰杖期非正也同母異父之昆弟子游曰爲之大功亦非正也後世既爲出母制服雖異父之子亦以母故爲之服此其失在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

然也及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若堂男堂姊之類亦相緣而升失之遠矣　子卯不樂猶稷食菜羹存亡國之戒襲奉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此術家說非經也按江氏永亦主子卯相刑之說古無二謚戰國時乃有之不應公叔文子有三字謚況文子實無以死衛君豈因商楚以扈愛矣後謚爲貞易名同時記者得之傳聞並屬之文子與　任氏曰古人用摯皆卑見尊之禮敵體相見亦有之尊者見卑則無此法明禮天子卑以見神言也哀公訛

摯見賁尚尊賢以自卑耳

郝氏敬曰王制與孟子異者不以天子列于五等尊王也不以國列于六等尊君也　陳氏祥道曰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故公之田必下而從侯卑者嫌于削而無所立故男之地必上而從子　趙氏岐曰由卿而上祿浸厚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故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祿漫薄更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故三等之國同　葉氏時曰內諸侯命數倘臣陰也外諸侯命數奇君陽也　黃氏震曰

外諸侯自唐虞以來世守其國新朝所封不過數十國耳周初蒲姑滅而後齊封奄滅而後魯封唐滅而後晉封其滅者有罪者也不然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矣若外無可封之地卽四友十亂亦止於畿內授之采邑周召畢榮皆畿內也後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別建國而采邑猶世畢公封魏康叔封衛外世國而采邑不世凡祭酒榮外無國而其邑則世皆度其功而差次之如康叔爲司寇珌季爲司空滕叔爲卜正皆兼其官卿叔以親世邑而無官至尚伯有則兼

王詩則又以賢任職矣他如宰周公師尹凡以官舉皆任職者也仍叔之子武氏之子未嘗任職無官可稱有使令則亦及之胡氏譏爲世官模矣蓋畿內九十餘國而任職者止六卿二十七大夫豈必人人官之乎至上士以下並不世祿者也諸侯之卿大夫雖不世然如齊之高國則皆受邑于王世其祿亦世其職魯之季氏受費臧氏受防亦世有其邑而季文子之父無伏臧文仲之父伯瓶皆未嘗爲大夫則世祿不世官亦與天子法等後魯三家晉六卿由世祿變

爲世官周末之失也　湯氏三才曰以地言則侯從公爲大國以命言則侯從伯爲次國　任氏曰司馬主兵而征伐之官有時論及官材可徒主教而禮讓之餘有時教以車乘

江氏曰月令本周時之書汲家周書存其目末篇有序呂不韋因作十二月紀雜入秦時官名制度秦實未嘗用也　方氏慤曰日與月會稱日不稱月陽以成歲爲事而陰持之故以日爲主與書言納日不及月同意又曰右者賞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嘗不用刑且陰也釋菜食爲主釋奠飲爲主而亦未嘗不用刑

行賞祭統嘗之日發公室是也　黃氏曰月令五祀冬祀行劉安雄蔡邕謂冬井井竈皆有功於人夏火冬水亦於義爲宜易曰往來井井豈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與若行道之神出祖則祭之不宜列五祀中　周氏世樟曰有虞祀先中霤夏后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竈按此則媚竈之說不爲無本但云殷人先門不如路史殷人五祀有井無門之說

會子問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後嫁之孔氏陳氏皆以爲壻不欲娶女嫁他族羅氏欽順鄧氏元錫謂壻不忍遽娶而女家終歸嫁之意若白女家起此於文義究不順宇謂壻不娶有婦者也孔氏謂女免喪壻請之女家亦然亦必有大故可離壻者也古人未廟見成婦雖禮成可廢謂成婦而絕猶爲愈見

文王世子釋奠無尸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釋菜皆無之篚用脯果豆用筍韭不言陳設納日不及且潔也釋菜食爲主釋奠飲爲主而亦未嘗不用刑任氏曰風氣漸開而漸薄以虞虞視義農則厚虞已覺其文以夏殷視成周則夏殷猶存其樸故曰禮運

魯之郊禘非成王賜周公竹書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禮若成王賜何待請抑知文襲戴天子止賜命授笏則平王亦無賜魯惠之事且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惠公並不敢自僭也春秋書蒲郊自僖公則閔僖之明矣鄒氏任氏皆如此說江氏則謂成王賜魯重祭但賜之立文王廟宣王博古圖有文王方鼎銘云周公作文王尊雍周公尊謂此亦不足

陳氏澔曰禮器字有二義學禮者成德器之美行
禮者明用器之制又曰周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
酬酢毀廟之主又無尸故惟六尸
江氏謂郊特牲坐尸於堂堂上有尸無主故周禮詔
職言尸出入逆尸相尸沃司特詳惟司巫共匴主無
奉主出入之文鄭主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
東面或漢禮如此故韓苑落謂主以表尸似鄭說爲
古禮江氏又謂廟制朱子初從孫毓說晚年修儀禮

經傳通解從賈逵說廟皆南向非聱昭列大祖之下
楊信齋亦依此作圖廟既南向祫祭堂上七尺亦皆
南向予謂不然廟以相隔不嫌並尸恐不可也
王氏應麟曰君之於民亦曰忠季梁曰上忌利民忠
也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慈以旨甘是也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此小禮食與士相見鄉黨
言侍食正同則命之祭然後祭蓋其禮當如此實
不敢當命祭故云先飯徧嘗羞下若有嘗羞者侯若
之食然後食此謂同侍食之人或有尊者非以膳宰

爲嘗羞者也數處諸儒多模解玉今駁突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
立此指成王周公自侍左西向
顧氏曰喪服小記言爲妻長子禫蓋夫爲妻爻爲長
子喪之主也朋除而禫非夫非爻誰主之若祖爻母
伯叔父母及兄弟各有主之者 殤無爲人爻之道
而有爲殤後者謂大宗之子殤取殤者之兄弟若昆
之子爲後則以爲人後之服服之如爻不以殤而殺
重大宗也 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

位夫爲妻杖則其子不杖爻爲長子杖則其孫不杖
婦人不爲主者女子在室爻母死無男昆弟則女子
一人杖始在爲夫杖必其無子也母爲長子創杖必
其無爻也
大傳言牧之野既事而退遂追王大王王季爻王中
謂言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爻王顧氏絳據武成金縢
稱三王信大傳疑中庸又據綿詩上稱古公下稱爻
王疑大傳爲謂追王在武王追王爻王又在二王之
先周柄中曰中庸言周公追王以禮制定自周公豈

謂必不在武王時哉綿詩以後居邠避狄稱古公不足混也顧又謂金仁山說謂武王舉兵之日已稱王武成非史臣追書更無理　曹氏之升謂大傳所言追王是改號中庸所言是改葬改葬者改其墓飾使畋畋當是文王先已改而大王王季後改耳

王氏應麟曰學記時教必有正業時書禮樂也春易掌於大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及門高明方授以易若夜居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任氏曰禮樂異事而同源后夔典樂屬於伯夷周官樂正統於宗伯樂記本別爲一書劉氏馬氏合之禮記禮重大備大順則樂興焉周子所謂理然後和禮先而樂後也

顧氏曰雜記親喪外除祥爲喪之終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兄弟之喪內除如其日月而止喪大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言父在爲母亦備二祥節也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踰月則可以祥矣又加兩月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在爲母其禫父主之則夫爲妻亦當十五月而禫其他期服祥禫之祭皆不在巳則亦以十二月而除故鄭氏曰凡葬喪十一月皆可虞卒哭後改葬者改其墓飾使雖親弗主即無族前後家東西家皆可

楊氏復曰虞塾之說出金縢固有所據然以卒哭爲虞祭而塾之非宗廟之禮也若以塾爲虞祭則卒哭之後又將何以安神乎經爲士而設故士虞禮特詳而大夫以上略焉

繼衣引葉公之顧命彙當爲祭此祭公謀父臨終之言見汲冢周書祭公解篇註謂沈諸梁懷按王伯厚惠氏江氏皆云然

鄉飲酒之席本是賓居牖戶間爲堂之正中衆賓席不相連而在西介次賓在西階上主人在阼階上與介相對若儐鄉中卿大夫致仕者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如來觀禮則俟賓介正禮畢後入坐於尊東南向與賓夾尊既不儷正賓之位亦所以示特而優儐作鄉飲酒讓者不得其說乃云坐賓於西北大賓

位正中自阼階望之若在西北耳通一堂言何嘗在西北又云四面之坐象四時僎之有無不定如無僎是四時缺一時乎先儒因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又云賓于西北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射禮諸侯以貍首爲節即原壤所歌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蓋久役於外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致其欣慰故射義云貍首者樂會時也首句興懷引起耳此詩以兩句爲一章下仍當有四章亡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爲舍矢之的每歌一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於其間若一發矢者遲疾亦必與之相比詩句不可過多故於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蘩四句騶虞三句貍首四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耳貍首兩句似大少歌永言鼓節它疏緩亦宜皆兩矣意當時皆有譜如投壺之圖若射義曾孫侯氏八句乃誦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八句今見大戴投壺篇此豈可爲射節且篇名貍首又何所取義鄭注貍首失之矣惟呂氏知引原壤歌又謂曾孫亦貍首詩二詩皆可强合皆不明射節詩句不可

多耳按若此則前劉氏惠氏說皆非惠氏禮記古義曲禮拾級聚足拾當爲涉聲之悞也豈四時缺一時乎先儒因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又云賓于西北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哂左右攘辟注攘卻也拔擢或有譖字畛於鬼神注拔擢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細人之愛人也畛致也或爲祇祇當爲氐有辜食力力加壞字蓋加田也四足曰潰注潰謂柑濊汙而死也憧方曰何居注居蔕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息猶安言苟安取容也池視宜審注如是之有承藉承霤木爲之漢銅爲之我喪也斯須暫注盡也池視也謂人誠視之也此解非薄也見廣雅言爻母之喪使婦人從賓位斯爲薄矣猶斯舞七經小傳謂遺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九字案古本無舞斯溫一句及注溫猶怒也故釋文云此嘉怒哀樂相對猶當爲搖聲之譌也設蕢蒉蒉尚禮作柳逼樓偃衛有大史曰柳莊古今人表作柳壯蔕爲莊矜其宮而豬焉注豬都也字通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中身也退一作迫王制西方曰棘注棘當作僰譙如刮過也王文注當作宥古宥作侑文執左道左郭右道

有圭璧金璋璋本作章是印章也月令其器疏以達
疏玉篇引作疋元日祈穀元辰躬耕帝籍注元辰郊
後吉亥亥爲天倉又寅與亥合亥十月水潤陽生于
子元亦起亥天子乃鮮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合累
牛騰馬高誘曰累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注曰蚤降
明堂月令澄作棗本作饗腐草爲螢明堂月螢作蠲
時訓作蚈高誘曰馬蛈即螢火無或差貸貸當作貣
古貳字作貳蓋二非穀實鮮落鮮呂覽淮南皆作解
順彼遠方呂覽順作巡當爲循循古作順無不務內

皕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五

內古文入固封疆疆或爲疆讀徙水泉咸竭呂覽咸
作滅水澤腹堅腹本又作複重累也文王世子畜帝
與我九齡齡釋文作聆況于其身以善其君注讀于
爲迂古通纖剸注纖讀爲殲釋文音鍼告于甸人告
注讀爲鞠當作鞠禮運正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志
識古文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注耐古能字案古三
台之台爲能能爲耐又作而耐作彤禮器次路繁纓
七就七當爲五古五字如七大非不琢琢當爲篆字
之幎也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爲呼字之幎也郊
特牲鄉人禴注禴或爲獻或爲礿礿人讀礿爲獻而
讀諸利注讀讀爲豔古字通內則柔色以溫之注溫
藉古蘊藉字皆作溫薀蓄蘊藻字乃從草三牲用薇
注煎菜黃也接以大牢注接讀捷勝也古通祇見祇
子注祇或作振古通玉藻諸侯茱注茱讀舒撟以采
齊注齊讀醬同茨蔡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純
當作緇古文緇糸旁才樂記武坐致右憲左注憲讀
軒音通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音通曲直繁
膺仿子膺作省雜訃於適者注適讀敵古通喪大記
君大夫鞶爪實于綠中注綠讀角棺內四隅表記義
而順文而靜注靜或爲情古字通緇衣民有孫心孫
心二字當爲愻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注纂當
爲顧聲之幎也案顧音鼓投壺籌室中五扶注四指
曰扶扶膚通

四書雜釋

顧氏絳講大學格物引有物有則君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違乎物孟子舜明於庶物萬物皆備於我矣看物字甚大而切

江氏曰大戴禮武王有盥槃銘湯之盤銘疑亦盥盤浴盤不可日日用也銘其上亦疑於褻按注言沐浴沐洗頭浴洗身注亦連言之今人暫洗身亦有用盥槃者

康誥謂成王時作者多周柄中謂述武王時意亦難通近張鉉山問陶甫以爲封康之誥書書文更不合從朱蔡說不可易亏向有說自有據

碩氏曰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冢宰亏謂理財養之事也實平天下之要務理之以道則非理矣

楚書舊多引王孫圉事匯參兼指昭奚恤事曹寅谷辨昭奚恤事爲烏有仍指王孫圉言然此語亦未確見爲國語也註不實指自得

中庸近人以爲漢儒作據載華嶽云子思胡不言載泰山亏以衛婦人詩有涇以渭濁語折之閎注以此爲遠棄所經而言然詩末言伊余來墅固不似遠離後作也

碩氏曰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說者以爲期以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竣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但以爲貴貴而已按此說固然然在本爲貴貴意自切　碩氏又曰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姑姊妹嫁於國君尊同則不降記舉其大概言之耳　達乎天子舉其重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昭十五年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馮謂穆后與大子也大子王后謂之三年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江氏曰薦其時食犧牲粢盛籩豆之實皆是時食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車同軌書同文亦言其大概車間有不同軌亦或小有異外國服屬之人各有文字然不害其爲同也

江氏曰論語北辰非指樞星不動亦非不運動但不

移動耳正如人君無爲而治非眞無爲也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極入地三十六度此天文家言說其實人見北極隨地而移每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則極差一度出地三十六度者河南洛陽等處耳

曹寅谷以包注解輗爲轅端橫木縛軛爲慢若來木不慢也那疏引說文以爲軛端持衡則慢矣包解軏亦不誤朱注之寅谷非之亦非是

江氏曰魯禴只禘周公非禘文王趙伯循解魯禴如天子非

詩經傳說彙纂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卒

孔氏曰奧喻近臣竈喻執政頴氏又以媚奧喻結君於朝廷媚竈喻結君於燕閒亦可備一說

江氏曰射不主皮此非儀禮正文乃鄉射篇後記云禮射不出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禮射大射賓射燕射是矣按三射實惟大射之侯栖鵠有皮賓射設正燕畫獸皆無皮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主皮之射張皮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　禹致美乎黻冕黻者裳之一章舉後以該前若蔽膝之韍則從韋

江氏鄂黙圖考頗精核於復其位爲位在內朝不如近時鳳磨語然有外朝考據之的　細玩蕭裘前江氏說詳矣姚鼐撰又疑公服之說予以爲此只爲裘弁褘不分公裘常裘也有制義一篇明之據挪疏謂膳宰不在亦非也予前作兩解亦未盡悉有制義明之

袁氏枚曰克已復禮是成語左氏楚靈王敗于乾谿如祭仁之則也依此則夫子告仲弓亦是成語然安知非左氏取孔子言衍之爲文

顧氏曰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王逸強解以滅斟鄩奄若覆舟孔安國乃以澆爲能陸地行舟其實澆舟猶澆陳之說

那疏駢邑三百是三百家顧氏曰史記孔子至楚昭王與之書社七百里子西沮之七百里恐謬江氏曰二十五家爲社籍書致之書社七百一萬七千五百家地因二十五家爲里故悞爲七百里耳

召忽之死自是惟那疏有此意

曲沃衛鞅以性相近即堯舜性者湯武反之之謂孔孟言一也顧氏取之

彧致乎哀而止孔氏曰毀不滅性亦簡而得

裘氏曰高麗本集解以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乃音字之訛恂恂如也劉修碑作遜遜如也祝睦碑作逡巡如也集韻鐘爾爲換爾仲長統以風乎舞雩爲諷乎舞雩韓愈以浴乎沂爲沿乎沂夫人自稱曰小童爲小妾廣韻以彼哉彼哉爲彼哉漢書齊桓公正而不譎正爲詐渫而不繩繩爲黽江氏以孟子書爲自作予亦以爲然按後稱高子屋廬子陳子又前後事不以序似亦有門人成之者

梁惠王有後元年顧氏江氏曹氏之升皆以爲然然如王梁齊及齊人伐燕拔之通鑑終不合通鑑固未可據曹氏即以孟子証孟子作年譜予亦不以爲然

兩處誰本

五世而斬趙氏曰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之閻氏若璩主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顧氏閻氏皆以爲喪子禮爲長子三年故孟子與齊臣皆弔按此則弔不必奉王命也

言朝廷之禮以爲例耳

顧氏曰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按數語甚精

金氏履祥曰費本魯季氏私邑孟子稱小國之君蓋季氏專魯春秋以後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顧氏謂春秋有兩費左成十三年吕相絕秦曰珍滅我費滑此費亡久矣季氏費即隱元年費伯之費

不挾兄弟而友江氏以兄弟爲婚姻如張子之於二程程允夫之於朱子又曰春秋時曹已滅曹亦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

王子母死注引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既葬除之閒百詩以爲厭于父非厭于嫡母朱子沿趙岐孔疏之悞

風俗通孟子著中外書十一篇顧氏曰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曰堯舜之道非違人也人不思之耳朱鮑昭河溝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梁書處事傳序引孟子曰人之於僻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豈皆所謂外篇耶

袁氏曰四書說之異者中庸費而隱鄭氏謂世道遊則君子隱去天地位萬物育直指帝王動乎四體承上言龜之四體大德敦化指天子小德川流指諸侯屋漏爲小帳論語人不知不慍爲人有所不知教之而不慍怒顧思齊解賢賢易色指帝妻重德不重色也此章論五倫兼夫妻父母君臣朋友學則不固固陋也能學則不固陋也天香樓偶得解父母惟其疾之憂父母晏讀斷其字指父母言人子首當以父母之疾爲憂馬融曰孝子不妄爲除疾病外不使父母憂

也馬周以犬馬有養主人子說故疏稱臣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趙氏解爲力不同科爲力役之征有上中下三科孫季昭解哀公問社以爲哀公欲去三桓問社問不用命戮于社之義宰我勸之曰使民戰栗孔子非之曰成事不說言三桓之勢已成不可咎其已往也孔氏謂朝聞有道之世夕死亦可無所取材謂無所取于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曹操解吾與女弗如也言我與女皆不如顏淵梁武帝韓昌黎以宰予晝寢爲晝寢疲孟子宿於晝晝即作

畫毛西河註山節藻稅是諸侯所居文仲以大夫僭諸侯之禮與居蔡是兩事衛瓘讀必有忠信如邱者焉焉字連下言十室之邑焉知不亦有如邱之好學者乎所否者晉藥肇以否爲否屈言我道之所以否屈者乃天意也曾幾解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也方密之解沽酒沽惡也周禮功沽之沽宋翟公巽言式負版者非版籍乃喪服也鄭謂皆不及門爲不及仕進之門而失所韓昌黎以吾以女爲死矣死先字之訛王充言曾點志於禮樂將爲舞雩之祭所云童冠者歌童也袁清溪以惟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爲夫子之言蓋引求赤以証哂由爲不讓非爲其爲邦也歐陽詹以片言可以折獄乃夫子戒由也率爾之意非許之之詞毛西河以樊遲請學稼是許行並耕而治之意故夫子有上好禮好義之言李穆堂解鄭聲淫爲怙懘非男女媟狎賈逵注當與堯坐舟中見鳳凰含圖置軒轅前黃帝再拜受之仁不讓於師師衆也黃東發以見其二子句在至則行矣之下否則子路無向空舍曉曉之理趙氏序孟子以七篇取天有七政其章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施七政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踰盈也注爲長者折枝爲按摩支體適辭即秦客之廋詞鄭氏以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即如保赤子意趙氏以望道而未之見爲文王爲殷祿未盡按此類亦未可枚舉如大學致知在格物鄭以知爲知善惡吉凶之始終以格物爲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論語媚奧媚竈孔以奧喻近臣竈喻執政顧氏緜則謂媚奧喻逢君於朝廷媚竈喻逢君於燕閒孟子引詩以過祖莒鄭氏趙氏皆以莒爲國言密侵阮共並及莒皆非朱子意也

袁氏又摘九經注疏曰漢人好臆造典故如鄭康成以郊天之鼓必蒙麒麟之皮孔融笑其寫孝經必用孔子家竹然非典之典亦資博雅如註文王受命引元命苞禹觀河見長人皇陶在洛見黑公舜爲大尉與堯坐舟中見鳳凰含圖置軒轅前黃帝再拜受之湯登堯臺見黑烏文王坐靈臺見赤雀含丹書止戶武王伐紂見白魚入舟化爲赤烏以穀俱來註伐崇

引外傳天龍卽云楊星齊之分野大姜之祖也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馮焉周出姜姓故爲外祖所助註中庸必得其位引援神契孔子黑龍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蒼注獲麟言血書予魯之端門子夏往視之化爲赤鳥文曰孔聖沒周姬亡周王爲天囚孔子作春秋時卜得陽豫之卦蓋夏殷之卦也注九月大雩引古之人重請請乎應上公應上公古之神人通乎陰陽者其雩之祝辭寡人當死百姓何謗願撫百姓以塞無狀註周官引綽書云大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註春秋西宮災云魯僖公先娶楚女齊媵後至而嬖之故西宮災乃楚女之怨氣註季姬遇鄆子于防言魯季姬先配邾婁而淫鄆子故二國交忿宋襄爲曹南之會以和解之邾子不從乃執鄆子用之註垂斂之盟言公孫會宋公盟垂斂者詠商臣也三諫者月三日而成魄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歸郓讙之田公受之此不違之驗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撰漸加注秦公子云秦嫡子生不以名令

子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古者諸侯出師世子率輿寺國次宜爲國者持棺槨從註大雩云魯僖公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人天乃大雨注君讁云散宜生受學于大公大公除師學之體酌酒切脯約爲朋友注吳入楚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昭王將入海災老曰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乃戰而勝得復國注啓征云有扈氏爲啓兄賢禹薄而以爲不讓賢而傳子故啓伐之註文王世子云文王戒大子云我終之後但稱大子河洛復告謹朕稱王可也文王問大公用兵孰先大公請伐密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大公曰臣聞先王伐難不伐易伐逆不伐順遂伐密密之人縛其君而來歸註生民詩引馬融曰帝嚳四妃上妃姜嫄生稷次妃娵訾生契次妃常儀生摯帝嚳三妃生子時姜嫄未生故禋祀求子姜任身之月帝嚳崩崩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授以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知后稷之奇必不可棄故棄之以著其神異知其然而聽之註說命云傅說衆胥靡之衣入高宗之夢云我徒也姓傅

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明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工寫其形求諸天下果有築者胥靡衣褐露索役于虞虢之間詳而註金縢云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投河乃書而藏之記府有人言周亂公出奔楚所云罪人斯得者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公傷之恐其刑濫乃作鴟鴞之詩貽成王自辱疏言褒姒在毋腹四十六年而始生褒姒之不待禮會而行之十有三年而始見

易屯上乘馬驅如泣涕漣如屯如邅如履四號號恐懼噬嗑四
噬乾胏大吝四億牛之吉坎五貶俄平恒二悔恒凶
明夷二用拯馬壯吉睽三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損初
吕事遝往升初冤升大吉革上象其文斐也鼎彖飄
任也既濟四需有衣袾繫解夫乾確然示人易矣蒲
牛乘馬重門擊柝又作榛杙天地壹壹雜而不遏其逸
句有井法也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書居典放助平
豔東作鳥獸毳毛稘三百有六旬旁述堯功有能俾
嬪舜典繇頫于上帝寮三苗五品不遜敎育子八音

克儲皐陶謨剛而塞讓擾棄稷遹以記之無若丹朱奡堋
淫于家嗣韶大成元首叢脞哉禹貢隨山栞木東逆
北會于滙甘誓天用剿絶其命盤庚若顚木之有由
柄柄又作櫹予亦烜謀今汝悪悪式奮阻甲返我興
受其遐牧誓俾狙狙洪範爰倫攸斁無有作奸金縢
我之不弸酒誥盡執訶以歸于周梓材惟其敷丹雘
洛誥乃惟孺子殷君奭昭武王惟暬多方有夏之民
明堂立政常旅常任受德悉煩兒三有俊心其勿以
諭人顧命在夏后之詷陳寀赤刀兌執鏏三宿三祭

雨唯予音之曉曉瞿鳴于垤婦嬬宵行載躓其屆赤
烏已已又作掣掣疢疢駱馬我馬惟驕輩不轉轉飲
酒之餼和樂且耽伐木所所導導舞我羣羣舞我彼
蘋維何烝然鱒鱒蹙蹙夜飲助我舉柴既鬷既祉
伾俟俟麌聲鈸鈸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載衣之裳天
方薦瘥不敢不遑胡爲虺蜴伾伾彼有屋蠆尾伾伾方
處螓蟬有子蠭蠭負之宜犴宜獄譬彼瘣木僔始既
涵哉哉大猷既徵且瘉靦靦幡幡飯之窒矣圾彼織
女擸擸匪匪襄我弛泰稷祝祭于繹取其血膋兕觥其

觥高山卬止瞥瞥旨酒卬止于樾屢舞僊僊角弓
不弛不弸賓舉賓試克岐克嶷禾穎穟穟黍之栽栽
公尸來燕來寧匪醻匪酢可以饋饎謖謖王多吉士替不畏明
明駟氏慺慺澤之自箴私降眡燕橫濱鬼神楅部蕭幹
無然畔畔詞之卑矣民之方唸卬天命匪忱白圭之
玷國步斯頻被蔑山有誠其聲四牡騤騤四牡騤騤
四牡洗洗鉤膺鏤鑣敦彼淮濱翰人伎忒舍爾介逝
誠以溢我溢又作謚磬管鼛鼛在宍既珠茶蓼

面其鼻封黃帝之後于魏其與我九齡鄰云當作靈
鴞於所征之地又悞作周禮爾雅謂我勇者勇爲鴞
鷹鷹爲鷻鷻汝爲瀆瀆作涓逸句有覬鏊帥離論語
踧踖之足色蹜如也紕衣長短右被狐狢之厚以居
朝服袍純琴護射詩于路於季孫有莅卑斯嬖奚
褸而不輟人如陳亢之亢爲伉孟子會西施縕孝子
不若是魚故諒諒而泰澆浙而行成臝之臝爲裸

石經字句之異

右經字句之異

有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易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
健篤實輝光輝作煇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
如嚮嚮作饗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書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詩雝雝鳴鴈雝作雍
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
知二章同和鸞雝雝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詩以
絕之也以作而維塵雝參雝作雍既匡既敕作勑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倘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
彼西雝雝和鳴有來雝雝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
有亡惡乎孷亡作無歲一漯之一作壹樂記非聽其
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於門西於作于雜

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沘拜衆賓於
堂於作于主人先俟於門外於作于中庸可一言而
誼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
堯舜帥天下以仁合下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既毀
教於宗室於作于射義是以君臣以作故論語友得
人焉爾乎爾作耳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易有之包
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包皆作苞包有魚包無
魚以杞包瓜包皆作苞包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
其辨明也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圜德之辨也

非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
牀以辨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復小而辨于物辨皆作
辨有旁註者易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也字實事小利
有攸往利下添貞字書亏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
婦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千下容下各添之字詩汝雖湛樂從樂下添克字自
今以往歲其有下添年字曰商是常商下添王字左
傳昭二十一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
爾雅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之字有先悞而後改者易

青照堂叢書 三編 經傳據餘五 十八

其材材悞作才故人不耐無樂耐悞作能者即其悞
改之其悞而未改者各經亦駁不具著

經

攷

五

卷

重卦

張懷瓘曰先賢說八卦非伏羲自重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易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

程大昌曰周官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也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爲六十四矣

王弘撰曰孔子言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其爲伏羲重卦無疑若復別有人孔子豈得無一言乎又如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爲六十四矣

顧炎武曰攷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胡瑗曰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又云生生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

朱子曰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朱子語類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按易之名惟取變易之義故四營而成易謂之變也變

易之義足以盡之朱子兼交易爲言就成卦以後圖位明之耳變易中能兼交易聖人命名祇歸於一漢人謂一名而含三義者尤疎遠

彖辭爻辭

孔穎達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準此諸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案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

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劉安世曰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若爻辭是文王作不應曰王用亨於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也

九六七八

周易乾鑿度陽動而進陰動而退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效天下之動也

孔穎達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質而不變爲爻之本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文而從變故爲爻之別名

沈括曰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耦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

朱子曰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著之法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陰陽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之用九用六正謂此也

又曰陽奇陰偶故七九爲陽六八爲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爲老而七八爲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

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
又曰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
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
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
顧炎武曰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
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
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
八是也杜元凱註謂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
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子筮得貞屯悔
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
凡三爻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　今
卽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
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
變有不變而已說者假乾坤六子以明之言乾坤以喻
老陽老陰言六子以喻少陽少陰其實奇偶未得成卦
泥於辭觀之則惑矣

十翼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漢
書藝文志孔氏爲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
漢書儒林傳賈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
繫辭十篇文當作之言解說上下經
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
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
也易博士涪于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
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爲爲
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
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
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

隋書經籍志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孔穎達曰象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象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又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卦辭各附其當爻下則爲得之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

馮椅曰鄭氏易隋志九卷唐志十卷不知何緣增一卷崇文總目止有一卷惟文言說序雜合四篇餘皆逸旨趣淵確去聖人未遠也中興書目亡

俞琰曰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卦三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也

閻若璩曰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丘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閭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

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或者猶以歐陽公書爲據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已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爲曰季所聞皆先論仁而後及之豈孔子於二千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

按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云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十二篇者三家所同也隋志以說卦三篇爲宣帝時河內女子所得據史記世家已有說卦之稱則武帝時太史公已見之不可謂漢初無說卦也漢書已明言序卦鄭氏易有文言說序雜四篇而俞琰謂序卦雜卦之名始於韓康伯亦考之未詳又按吳氏正漢書文言爲之言致確陸德明易釋文於繫辭上篇題下云王肅本皆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肅所注亦費氏易未嘗省去繫辭之目也而吳氏謂費直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者此後人誤解漢書傳會爲之漢書但云費氏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仍是經二篇傳十篇但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傳意明其當時口授學徒如此何嘗汨亂古經沒彖象繫辭之名乎使如吳氏所云則劉向班固皆當言其篇題與古文異矣凡以改易古經咎費氏皆不察之論也

又按鄭氏易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猶合爲一卷則分文言入乾坤二卦後亦始于輔嗣也唐李鼎祚集解又分序卦於各卦之前如詩書之序併伊川易傳則干卦辭前引序卦傳兼論上下兩體與李氏同意

又按隋志言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易說卦三篇書太誓云太誓後得不繫何年說卦三篇宜與之同時而得但武帝世已有不當宣帝世耳易以卜筮得不禁而漢初失說卦三篇者考說卦序卦雜卦辭指不類孔子之言一篇本後漢王充房宏等之說劉歆移書太常博士只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傳聞漢武帝時博士集而讀之合於上下經彖象繫辭文言爲易經十二篇猶以太誓合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爲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也序卦雜卦雖各自爲題統而言之固可謂之說卦三篇先儒合爲十翼遂一歸孔子而無敢異議矣

易爲卜筮而作

朱子曰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其所勒戒亦以施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

又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

以待印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辭皆依於正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而不謬於所之也

又曰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

理象數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徵盡數之豪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卦變

蘇軾曰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傳也凡易之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朱子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盡卦作易之本旨也如剛來柔進之類是就卦已成後推說非謂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

顧炎武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蘇軾王炎皆同此說

江脊齋先生曰文王之易以反對爲次序否反爲泰三陰往居外三陽來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爲否三陽往居外三陰來居內故曰大往小來象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需反爲訟需之九五來爲九二而得中也蠱反爲隨之初九下於二三之柔也初九爲成卦之主爻辭謂之官官者主也隨反爲蠱隨之初九上而爲上九隨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者居上不任事陰柔者居下爲卦主是以成蠱賁反爲噬嗑噬嗑反爲賁之六二得中上行以爲六五亦得中也噬嗑反爲賁噬嗑之六五來爲六二而得中外卦一陽得二陰卽爲得眾不必坤而後爲眾也益反爲損以益之初九爲上九是爲損下益上其道自下而上行也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損反爲益以損之上九爲初九是爲損上益下自上而下下也損以上爻爲主益以初爻爲主觀爻辭可知本義以此爲卦體今考之亦卦變也萃反爲升萃之三陰爻升而爲上卦也上三陰爻雖同升當以六五爲主下而剛不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在上僅令柔不過而已故小利有攸往復亨剛反此句亦以卦變爲義剝反爲復剝之上九反而爲初九也反亦來也因卦爲復故

剛得中也則專以九五言之諸家有謂自二至五四爻皆得正位者然曰進曰往皆指上卦之爻二三非所論也節反爲渙節之九五來爲九二節之六三往爲六四得位乎外而上同於九五也卦有反對不可反者八卦可反者五十六卦上下經以此爲序天道人事恆以相易而相反又以相反而復初此易中一大義凡云往云來云上者皆自反卦之內卦轉入外卦云來云下云反者皆自反卦之外卦轉入內卦卦名亦有翻轉取義者如復之下一陽從剝之上一陽來反故謂之復升之上三陰從萃之下三陰上升故謂之升夫子於繫辭傳言之曰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正謂此也蓋易中取象之一端不可廢也

互體

朱子曰以二三四爲一卦又以三四五爲一卦爻辭取象或以上下正體之卦或以中間二互體之卦春秋左傳所載占筮間取互體漢魏以來諸儒說象每取互體

又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王應麟曰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爻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胡炳文曰本義謂雜卦傳自大過以下或疑其錯簡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愚竊以爲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始於乾終於夬

先生主序卦之反對相易然損之六三爻辭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似指本卦上下體而貢之彖傳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指上下體則分字尤明主反對則不免費辭也大致繫辭所稱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者或兩卦反對相易或卦之兩體上下相易兼二說乃備主上下兩體王崇東曾論之但引據未當

朱子本義以卦變言者十九卦今推之當有二十二卦如此例五十六卦皆可以此取義然不必皆然者所謂不可爲典要是也宋時薛氏溫其於蹇解二卦云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則此往得中謂五也蹇解相循覆視蹇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來復得中中在內也此說正得反卦取義之意惜未徧推諸他卦宋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易義海已收之按李鼎祚集解引蜀才虞翻荀爽諸人論卦變某卦本某卦者近于穿鑿而王弼孔穎達之說又虛而無據蘇子瞻舉賁卦發其義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諸乾坤伊川易傳同此說朱子專主相比之兩爻相易江

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

顧炎武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四爻變故艮爲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初何嘗有互體之說

又曰晉書荀顗荀勗張華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爻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

又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爲一爻則似之也又謂頤初九靈龜是伏得離卦然此又拠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爲羊故爻辭並言羊

按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劭風俗通義論林屬於山爲麓引之虞翻云即就也艮爲山山足稱鹿蓋以三四五成艮取互象凡言互卦類此若雜卦傳末簡以韻協之吳肅公曰成化時敎諭成矩始刊今易注從朱而書則從弼襲名爲本義其實非朱子之書

不誤而卦不反對先儒因以互體爲之說則大過之初二三成巽二三四成乾是爲姤上初二成艮初二三本成巽是爲漸五上初成震上初二成艮是爲頤四五上本成兌五上初成震是爲歸妹三四五成乾四五上本

成兌是爲夬此自大過已下之次第也別爲互卦之例又自二至五互之則復爲乾矣其說至巧雜卦傳若信爲孔子所作竊疑聖人之言不如是之巧也

宋儒復易古本

尤袤與吳仁傑書曰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爲之跋嘗以板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微仲嘗編此書豈偶然同耶

董貞卿曰呂氏周易古經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其所次序本末並與東萊定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

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是也於是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

朱彝尊曰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古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錢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

按呂微仲考定古易在元豐五年晁以道呂伯恭之本俱出其後微仲伯恭所定與唐孔沖遠言鄭學之徒數十翼者合凡異此者可以此斷其未盡合乎古矣又按宋寶祐中克齋董楷正叔纂集周易傳義附錄紛亂朱子本義元本實始于此

伏生所傳尚書二十八篇

休甯戴震記

虞夏書四篇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肹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皐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乃強分之非也

今文尚書

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寬兒寬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由是尚書世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

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秦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

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又曰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

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

又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

顏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馮班曰藝文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

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之從兄之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晁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晁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之讀之耶某曾身至濟南潁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亦可知何至語言不相通耶

閻若璩曰史記儒林傳敘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後魯

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班固於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甚失遷之之意

朱彝尊曰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故於齊魯之間司馬氏班氏古之哀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秦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惟緣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爾

又曰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九篇其一是序也

按伏生之書初出屋壁并民間得秦誓共二十九篇武帝時博士合以教授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爲今文而孔壁所得者即許氏說文解字敘所云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者是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非科斗書文孔子壁中書者是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非科斗書偽作孔安國書序者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龔東漢衛宏使女傳言教錯之說儒者未深考不知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壁藏之漢興即以教齊魯之間非徒得之記憶亦無使女子傳言事伏生書無秦誓而史乃言二十九篇必是時已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益以秦誓共爲博士之業故大小夏侯各二十九卷以秦誓爲武帝末始得或云宣帝初並相傳失實也朱彝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爲百篇之序使伏生書已有是序則伏生傳授時已知有百篇何以孔臧乃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耶

又按晉書衛恒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由其言觀之壁中書乃古文非科斗書凡漢魏晉間人所稱得科斗文字本皆古文因時人不知而謂之科斗書耳邯鄲淳傳古文書法非寫科斗書失其法者聞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此效科斗形爲之轉失古文法也

虞夏同科

孔穎達曰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楊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則可證西漢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

者杜元凱左傳注僖公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三句注曰尚書虞夏書也則可證西晉時未有別虞書夏書而爲二者逮東晉梅氏書出然後書題卷數篇名盡亂其舊矣

帝王名號

顧炎武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胡文定修春秋劉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放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舜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肩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殷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有以十干爲號者禘之言諦也孔氏晁說之傳受紹興間人也其說曰禘者唯發端曰若稽古帝某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閎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曰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也孔氏晁說之傳受紹興間人也音相亂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尹躬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也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王曰武王而謚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成湯曰宣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而無號自商以下寖乎文故有名有號而

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故書有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爲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以爲祖己訓高宗誤也　周人以諱事神死則制爲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文侯之命臣亦稱謚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卽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概矣

堯典中星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此終古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

星昴此列星之舉目可見千百年乃覺其大差隨時爲書以示民者也如夏小正月令之屬二者相爲經緯夏小正三月參則伏伏也者日所在不可見也三月日在參穀雨時則二月在昴胃末昴初春分時　正月在奎奎末婁初雨水時　奎婁降婁也昴大梁也參實沈也大梁西沒必大火東陞鶉火值南玄枵處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東方蒼龍七宿壽星大火析木之津北方玄武七宿星紀玄枵娵訾之口西方白虎七宿降婁大梁實沈南方朱鳥七宿鶉首鶉火鶉尾四正協餘莫不協矣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二十有八舍不違天部也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南門兩大星橫亢下壽星次也南門正則壽星值南矣五月壽星迤而西大火值南故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南鶉火必淪西蓋五月日在七星夏至時也而四月在東井小滿時六月在翼大暑時　東井鶉首也七星鶉火也翼鶉尾也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心也伏也者日所在也八月日在心秋分在氐末房初　角處暑時　九月在箕霜降時　角壽星也心大火也箕斗之間爲漢津析木之津也大火西沒則玄枵值南故虛中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嚮織女恒嚮降婁也十月星紀東陞而旦降婁處北故夏小正曰十月織女正北嚮則旦蓋十月日在斗小雪時　十有一月在虛冬至時　十有二月在營室大寒時　斗星紀也虛玄枵也營室東壁連體四方似曰娵訾之口也玄枵西沒則大梁值南故昴中說者或謂斗牽牛爲列星之紀首故曰星紀考周初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東移已及一次今更移一次矣虞夏冬至日月之行起斗牽牛則在斗皆星紀之次由是觀之日月之行起於斗牽牛特周之星象古籍存者惟夏小正與堯典合周初列星東移已及一次今更移一次矣虞夏冬至日月之行起玄枵正中今起析木之津正中皆非星紀序首也十二次之名必周時始定堯典曰鳥謂七星　曰火謂心曰虛曰昴據當時所有之名言之先儒謂或舉一象或舉一次或舉一宿未然也猶之古但有分至啟閉後人遂定爲二十四氣而或存古名或立新名事正相類凡列星東移晉宋已來謂之歲差以日星每歲相校而差非天行有

差也大致二千一百年差一次據乎堯典星象爲首二萬五千餘年乃復此象虞夏第一紀周第二紀今第三紀云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古測天之器其製不傳後世渾天儀設璣衡以擬其名未有能實得古製者也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學得此三人者創始爲之器而蓋天宣夜二家莫之能述遂失其傳爲渾天者依放古名釋帝典者援據漢製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考諸周髀有北極樞又曰正北極及北極璿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

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所謂北極樞者今之赤道極也隋書天文志所云不動處卽魯論爾雅之北辰所謂論語孔傳同乃魏晉間人爲之竊取於鄭注者後儒悉從之伏生尚書大傳則曰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又以爲北斗七星三說參差惟鄭近是然稽之於古實無明證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所云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歷家推測漸詳唐虞時恐未及此卽推之不失亦非定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日月並稱七政乎帝王之道莫大乎敬天勤民天事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掩犯聖人但懼而修警不求預知也此其意深其務切其道大其智遠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而變遷必察之治歷準以出政與之不違敬天勤民重人事也然則政之爲言

據人事非據天事堯命羲和終之曰庶績咸熙皐陶讀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庶績之熙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宜由順天歲月五辰而七凡所以順天出政不外乎是禮運亦言播五行於四時天下事物統以五行則無或遺序以四時則歸於順二者通而一也推日月之運循五行之序於是有歲之政焉分至啟閉是也如祭祀大典禮及登臺書雲物之屬有月之政焉正朔告月是也聽朔朝廟之屬有木火金水土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宜於時而布其事是也分言之其政有七約言之敬授民時而已五行所屬何者不舉而歲月有政聖人所以奉天時謹其節也歷法久則必差非天之變動亦非法之當改渾圜至大歷數所難窮譬猶寸寸累之至尺則差銖銖計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使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舜攝位之初而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斯以見政無弗順天在璿璣玉衡者以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至若五星之行無關授時之大在歷家積驗知之豈所急哉

洪範五紀

協用五紀者上協乎天行以下協人事故曰協分至啟閉紀於歲者也以日躔發斂爲本朔望弦晦紀於月者也以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爲本昏旦中星日躔月遠所在紀於星辰者也以周分十有二次及列宿之距爲本

逸書十六篇

虞夏書七篇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商書六篇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周書三篇武成旅獒冏命

史記儒林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劉歆

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

荀悅漢紀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馬融曰逸十六篇絕無師說

孔穎達曰鄭注書序舜典一泪作二九共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多十六篇篇卽卷也按古文尚書增多之十六篇不立學官故當時只謂之逸禮皆以不逸書如禮古經之三十九篇當時只謂之逸禮皆以不立于學官爲逸逸非亡之謂也所以不立於學官者則由博士不治故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遂增入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

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孔騰字子襄畏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所嗟痛也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

禮古文尚書列於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遂未得立

中古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楚元王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顯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周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愈薦補博士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過之頗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諸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賈逵傳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鄭玄傳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

小夏侯尚書並亡

孔穎達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

閻若璩曰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尚百餘年矣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卽亡於此百年中後

讀隋書經籍志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康成注後傳習者已希而往祕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祕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

又曰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

又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合又上與孔安國合其時已錮於祕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祕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祕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

又曰牛弘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爲書之四厄及予徵之兩晉益台祕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尚存故經籍志云晉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

又曰鄭所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合又上與孔安國合其時已錮於祕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祕府有其書猶得流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祕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

又曰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寖以微滅雖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博極羣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樊並謀反迺卒蠲之曾

謂馬融鄭康成諸大儒而信此等僞書哉

又曰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於都尉朝朝傳庸譚譚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王莽時立於學官璜惲皆貴顯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數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詔選高才生從逵學由是古文遂行一傳於兒寬授孔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尚書而通之其爲博士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顓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既明而得祿之驗乎本不當繫寬於安國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漢儒授經圖於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俱各繫以兒寬余偶因之未暇改正矣一傳於其家孔僖傳所謂自安國已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一傳於司馬遷遷書所載

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

又曰鄭康成書贊曰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見孔穎達疏先師棘子字頗不可解徧檢南北監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水經注淄水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也鄭康成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隱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康成自以淵源於安國故冠子

又曰或出於蓋豫或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

按孔氏古文尚書劉歆班固皆言安國獻之而遭巫蠱

事未及施行是第獻其書而已初無安國作傳之事也其書既獻藏於祕府執文志所謂中古文儒林傳所謂中書者是也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皆得見之而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融蓋曾見孔氏古文逸篇但未聞有爲逸篇解說者故云爾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則武成而外固見存矣隋志言賈馬鄭所傳惟二十九篇說者謂雖全見古文而只解其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爲三十四則舜典棄稷二篇非分出者明矣

逸書湯誥

閻若璩曰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故撰殷本紀曰既細雨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堯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無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爲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告天伐桀之事也蓋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

逸書武成

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

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序曰戊午師度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己旁之故武成篇曰惟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鄭康成曰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之

此篇今顔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

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

閻若璩曰古文武成篇建武之際亡當建武以前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書其篇固具在也故劉向著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班固志載文尚書五十七篇則可見矣

又曰朱子嘗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而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間耳三舉大祭數煩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予謂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可爲周一代之定制乎果爲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

薪燎正用子宗廟朱子亦偶忘失

按漢志三引武成逸篇而東晉始出之武成遺其二孔沖遠直曰漢志所引爲僞書顔師古則漫指爲今文尚書皆不察之論也

六詩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穎達曰詩之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程子曰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風有風勤之意興有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

王應麟曰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入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與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纂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閻若璩曰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故曰小雅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大雅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

己蜮眉甥犀是也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呂祖謙曰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

又曰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朱子曰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是詩爲后妃建下故眾妾稱願之詩中無從知其爲眾妾所作徒因樛木下垂葛藟上蔓喻后妃建下眾妾上附則比之義矣麟之趾先儒亦以爲興然又曰于嗟麟吁嗟麟美公子爲麟也麟喻公子趾定角喻公子振振仁

厚於是數麟卽數公子則亦比之義也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先儒謂比王室陵夷小國困弊卽以興下愾然念周京葛覃主乎思歸宣本非自爲絺綌然因服葛時有感追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爲之首章幷及葛葉萋萋黃鳥飛鳴總謂之賦黍離泮水等詩先儒又有賦其事以起興之說然則賦也興也特作詩者之立言置辭不出此三者若强析之反自亂其例蓋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何嘗以例拘既有言矣就其言觀之非指明敷陳則託事比擬則假物引端之辭亦可寄意比擬比擬之辭亦可因以引端敷陳之辭又有虛實淺深反側彼此之不同而似于比擬引端往往有之此三者在經中不足以彼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解自明解之反滯于一偏矣

小雅大雅

穀梁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顧炎武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馬永卿述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邶鄘衛本商之畿內故序王之上　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

王風魯頌

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儕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誤矣

又曰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乎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詩謂之王是亦以地繫詩也又何疑乎魯頌之體變矣然不可謂之風其始作之也卽以爲頌而作之毛詩序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未聞其所據

四始

史記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鄭康成曰文王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　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爲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爲下不倍也春秋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

又曰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太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

按周興於岐故西都之詩分繫二公其采邑則始興之地其人則布政之大臣也東都使諸侯朝覲於王之所故曰王城是以王名其地也以王名其地而其地所采

儒因之又有風雅正變之說今考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騶虞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南

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頌之雝酌及桓詩酌雅桓頌逸篇之九夏貍首采蘋新宮之屬見之於禮經者皆周公所定之樂章而太師教六詩瞽矇掌六詩之歌並定於周公制作禮樂時矣余竊謂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其定於周公者部分有四周公已後之詩後人所採入因舊部而各隸其後則周公初定之篇章是爲詩之四始可知也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冬夏所教其初詩之正經惟有所謂四始者而已今之三百十一篇者不知周太師採而增益之與抑魯太師所得者與魯頌之名必非列於周太師者則孔子所據殆魯太師職掌所存者耳今詩中逸其辭

者僅六篇他若貍首新宮采蘋以及騶虞駉茅鴻等當孔子正樂定詩之時不應已逸意孔子後有亡失蓋孔子所定詩不止逸其六但篇次所在不可考而今詩之次第未必盡孔子所定之舊也亡逸錯簡篇名失傳不可周知然失亡之篇固不多以加於三百十一篇去三百大數未遠四始之爲正經豳在其中若顧炎武謂南豳雅頌爲四詩則又異於四始之義矣

樂章

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

小大雅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錄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鄉飲酒禮注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成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次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周禮鍾師注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杜子春云王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鷩夏春秋傳曰穆叔如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

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矣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孔穎達曰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於臣得用頌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人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等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又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顧炎武曰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王應麟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顧炎武曰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入樂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興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爲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又曰古人以樂從詩今人以詩從樂古人必先有詩而

後以樂和之舜命夔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之器應之是之謂以樂從詩宋國子丞王普言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以聲律協和而成曲自歷代至於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辭於是辭律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古之詩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古之詩其人有先王之風諷誦之教其心和其辭不修而音節之間往往合於自然之律楚辭以下卽已不必盡諧文心雕龍言楚辭訛韻實繁降及魏晉方音遞變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協之音而名爲樂府無以異於徒詩者矣元稹言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本爾仲卿四愁七哀之類亦未必盡播於管弦也人有不純而五音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聲而謂之以詩從樂以詩從樂非古也後世之失不得已而爲之也

十二律之傳於古者至今不變於是不得不以五音正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以詩從樂也後代樂章皆然

又曰漢書武帝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論律呂以合八音者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大義則與衆篇也趙代秦楚之謳則有協有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宋其可協者以被之音也

又曰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廟之正樂如三百篇之頌其他諸詩所謂趙代秦楚之謳如列國之風

又曰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按南陔雅頌或特作詩以爲樂章或采所有之詩定爲樂章漢儒有謂關雎爲畢公作者當時或有傳書如金縢左傳國語言周公作鴟鴞常棣時邁思文之類今不可考矣周南召南所謂房中之樂鄉樂是也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又射節用騶虞貍首采蘋采蘩其采蘋則本爲女子教成之祭而作

古人樂章一詩而數用有如此

小雅六亡篇

毛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華黍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華黍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大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孔穎達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

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馬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意陸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呂伯恭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王應麟曰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按六亡詩之篇名蓋取之辭中亦猶關雎葛覃卷耳之類必辭中有此字然後有此名非空名也以是知其辭亡也儀禮以其詩被之于笙而曰樂曰奏猶鄉射禮樂正命太師曰奏騶虞而周禮鐘師騶虞雅首采蘋采蘩皆曰奏簫章歈幽詩歈豳雅歈幽頌則豳詩被于簫而曰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

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又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鹿鳴在宵雅之首焉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也呂元鈞謂陳古以風非謂二詩作于衰周

又曰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

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爲懿王之詩矣詩譜序懿王始受譴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又曰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遂襲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又曰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劇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劇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爲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大衍歷議云黃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 嘗攷通鑑皇極經世泰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 申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又曰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鴛鴦頍弁車舝青蠅賓之初筵魚藻采菽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綠黍苗隰桑白華緜蠻瓠葉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凡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朱子曰月傳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滑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

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又曰邶鄘之亡久矣故太師但有其名而三國同風無非衛人之作檜左傳作鄶之亡未久而詩尚存故別於鄭而各自爲風匪風之篇其西周未亡之日乎曰誰將西歸是鎬京尚存故鄭氏譜以爲當夷王厲王之時蘇氏以檜詩皆爲鄭作非也

閟若璩曰嘗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唯虞劇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于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閼茂爲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

按采薇出車杕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徒泥正雅作于周初爾荀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也

按邶鄘衛者皆衛風猶以舊名列在太師者分繫之爾
據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鄶尋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而
鄭之名列在太師者西鄭也既滅虢鄶尋十邑遂居濟
洛河潁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所謂新鄭今所繫詩
新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太師所列亦不改也唐後
改曰晉而唐之名列在太師者不改從乎始封而已周
世之國無廼故繫國風之末商頌列于周魯後猶廼列
於國風後也

古音叶韻

徐蕆曰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諸聲有不可易者如羅爲
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貍爲聲況爲每罪切
書者宜權輿於此溯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

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從兒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痞
鮪皆從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糜切而波坡
頗跛皆從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
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房六叶
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
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
也

陳振孫曰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
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
書者但當隨其聲而讀之若家之爲姑慶之爲羌馬之
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苟其聲相近可讀則何必改

字

王應麟曰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
陸德明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
爲懆七到切伐鼓淵淵爲嚖於中反皆與釋文異乃知陸德
明之學當時不必盡用

戴侗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
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
正音非叶韻也

陳第曰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
音遞轉繫乎時者也三百篇詩之祖亦韻之祖也作韻
書者宜權輿於此溯源沿流部提其字曰古音某今音

某則今音行而古音庶幾不泯矣
顧炎武曰古音非叶極爲精當然愚以古詩中間有一
二與正音不合者如與蒸之屬也而常棣四章與
韻大明七章與林心爲韻戎東之屬也而無房六叶
務爲韻常武首章與祖父爲韻又如箕子洪範則以平
與偏爲韻孔子繫易于屯于比于恆則以禽與窮中終
容凶功爲韻于蒙于泰則以貨與順巽願亂爲韻此或
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
雖謂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

閻若璩曰宇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
諺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古也人知南與北之音

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地隔數十百里音即變易而謂時歷數千百載音猶一律尚得謂之通人乎哉江晉齋先生曰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作韻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爲古音明楊慎用修又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二家爲古韻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茫矣屈宋辭賦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踳駁舛謬者亦不少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口習今音而又間爲古韻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

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間句散文而以爲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亦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

又曰決拾既飫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以首句與第四句韻中二句非韻猶之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卬匪我思且調同爲韻讀調如同引離騷爲證愚謂離騷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皋陶而能

同嚴與莊義相近耳非音同也

周官經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以考工記充之

馬融曰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惡又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徙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

鄭康成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推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後漢書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

賈公彥曰按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理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

正月之吉

顧炎武曰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太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州長既以正月之吉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云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即此是古人三正並用之驗遡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正謂此也如左氏桓公五年傳云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之類是也 豳詩七月一篇之中凡言月者皆夏正凡言日者皆周正一之日蚩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正月三之日夏正月

又曰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近有楚人尉爲堯建子舜建丑之說者據此問之遂無以難

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正歲則讀教法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疑若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

也豈周之書也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編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愼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議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旣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周公孔子之道一而已矣

禁凶聲

顧炎武曰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殷紂好爲北鄙之聲所謂亡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者也注謂亡國之聲若桑閒濮上此則一淫聲已該之矣

匏

熊朋來曰人音之有笙宜以竹稱而乃以匏稱是所重在匏也

顧炎武曰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蘿避暑錄話太史久無匏土二音但有其六矣

婦人拜

王應麟曰鄭司農注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項氏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欲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鹵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尙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尙左亦然

閻若璩曰劉熙釋名云拜于婦人爲扶自神扶而上下也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昏禮之扱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

王應麟曰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按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太史所

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氛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有近於推步何也曰失其傳也考諸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而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勿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從乎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是謂氣盈朔數云者從乎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引而合于日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十日而有虛分是謂朔虛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別夏時首建寅若中數曰歲則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信爾雅得非孤證與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也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倭人歲十有二月則加歲以明夏時十二月以周禮爲周禮一書之中焉用更端立異也哉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顧炎武曰有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司烜氏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董氏大祝國火取之五行之木司爟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又曰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又曰邵氏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史記楚世家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 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烹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

按司爟注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與論語集解馬融說引周書月令同

異晝夜漏

王應麟曰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祓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馬融以昏明爲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爲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爲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按晝夜永短隨地之南北不同漸北則夏永者益永冬短者益短以至於北極下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漸南則夏永者漸減而冬短者漸增以至於赤道下一歲恆如春秋分無復永短矣言其近者南北萬里而永短卽殊因其北極高下不同可以推算知之也

又按古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每一刻爲六十分以十分爲一小刻分隸十二辰每一辰八大刻二小刻梁天監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變古法旋廢不用今歐邏巴以晝夜爲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蓋本於梁天監中所改者耳

考工記

鄭目錄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

賈公彥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

林希逸曰考工記不特爲周制也盡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禮官大夫傳于至孫徐延徐坦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皆當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卽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爲某爲某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爲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書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儉虞儉卽虞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禮經十七篇

史記儒林列傳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于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當爲漢禮官大夫而瑕邱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漢書藝文志經七十篇后氏戴氏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繢二官而止曰畫繢之事

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

漢書儒林傳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呂授后倉魯閻邱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閒人通漢子方如淳曰閒人姓也梁名通漢字子方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呂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呂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琊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琊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隋書經籍志後漢唯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子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即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晉荀崧亦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又曰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爲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則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又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

熊朋來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何喬新曰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

朱彝尊曰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與

按漢志經七十篇下注云后氏戴氏七十郎十七所謂士禮十七篇者也傳寫倒誤

逸禮三十九篇

劉歆遺書太常博士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癐倉等推士禮而致于天子之說

鄭康成六藝論曰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爲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祕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見及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

王應麟曰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淏云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注謂古文作某文也論衡以爲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又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書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燕嚮禮見射人注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

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

閻若璩曰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弘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又曰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傅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

按漢志云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謂校高堂生所傳之十七篇十七誤倒爲七十蓋禮古經五十六卷篇各爲卷實五十六篇內減十七篇故多三十九篇學

考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爲二戴因劉向校定者而刪其煩重非也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

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錄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昭注亡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

漢書儒林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

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記

按成帝河平三年命劉向校中祕書至哀帝時復使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班固因七略以爲藝文志其儒林傳云戴聖號小戴呂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論石渠在宣帝甘露中前於劉向校理祕書矣大小戴刪定禮記在宣帝成之間而班志所載但據七略論列之舊不及二戴篇數後人因隋書經籍志先言劉向考校經籍次言大小戴記遂以爲二戴因劉向校定者

七十四蓋因書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按大戴禮宋時曾列之十四經余嘗考定其文記於目錄後曰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壯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辨之注（辨字景宣周書）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卷之九千棄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間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帙淆亂也篇目起三十九迄八十一中有兩七十四帛公武亦云然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陳振孫云兩七十二因竄入明堂篇題爲六十七已下改者殊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成王踐阼孔冲遠以師尚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冲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康成稱引竄改也夏小正以小著名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移之於篇首實爾雅疏語校是書者所竄入

夏小正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隋書經籍志夏小正一　卷　戴德撰

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

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峙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數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按隋志大戴禮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今夏小正在十三卷中爲第四十七朱子儀禮經傳採其篇以此篇有經有傳遂分別十二月之經而以傳讓一字分繫其下余嘗攷論是篇記其星象曰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細也斗柄縣在下者史記枸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枸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昴朝覿南門在亢氏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覿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上合唐虞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故周人表之紀候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西沒則降婁東陞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柄縣在下者魁杓參首旦參中故斗柄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別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星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朝覿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于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陞故降婁值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

曾子十篇

漢書藝文志曾子十八篇名參字子輿孔子弟子

隋書經籍志曾子二卷 目一卷

按曾子書漢志隋志皆別行今不復有傳本惟大戴禮中曾子立事至曾子天圓十篇爲兩卷篇題皆冠以曾子二字其即漢志曾子之尚存者無疑

孔子三朝七篇

漢書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三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

三朝見公

故曰三朝

王應麟曰孔子三朝七篇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

語志小辨用兵少問凡七篇

公冠篇

王應麟曰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三句與洛誥同按諸本冠誤作符故王氏引爲公符篇

禮記四十九篇

孔穎達曰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小戴禮是也

又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眾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是也

按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考之於劉向別錄屬制度者六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昏義是也屬通論者十六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張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

羅璧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掇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補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黃乾行曰禮記儀禮之疏也故伏氏謂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朱子嘗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蓋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今則記與易書詩春秋並行矣其間或傳古來聖賢文字至爲純粹如大學中庸樂記是也或記小學之儀如曲禮少儀內則是也或言大學之儀如學記是也或釋古禮之儀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或專記喪葬之儀如奔喪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或專言祭禮如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或錯存經禮如投壺是也或獨詳變禮如檀弓曾子問是也或記聖王之制如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玉藻是也或記聖賢之言如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是也

按禮記四十九篇據鄭目錄考之於劉向別錄屬制度者六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深衣昏義是也屬通論者十六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

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屬明堂陰陽者二月令明堂位是也屬喪禮者十一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閒傳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屬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屬子法者一內則是也屬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屬樂者一樂記是也屬吉事者六投壺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燕義聘義是也孔沖遠於樂記下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據孔氏所云樂記入禮記在劉向之前是小戴定禮記劉向別錄曾列其書也別錄於諸篇既各以類從而又列小戴禮記之目故孔氏謂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七劉向校書共得二十三篇別錄於禮記外更列樂記故孔氏又云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孔氏於喪服四制下又云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然則別錄列禮記四十九篇之目者固有喪服四制而其諸篇之文各以類從者闕此一篇也又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仁卽班固所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

九篇樂記第十九今樂記一篇本十一篇或小戴所合爲一篇劉向校書共得二十三篇別錄於禮記外更列樂記故孔氏又云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爲二十三篇孔氏於喪服四制下又云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然則別錄列禮記四十九篇之目者固有喪服四制而其諸篇之文各以類從者闕此一篇也又後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仁卽班固所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

王應麟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然則曲禮之所采摭非一書也

又曰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已有騎之漸（閻若璩曰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大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狄之速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注王行于大寢之中不戰駕車按樂師則奏肆夏詩爲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薺詩爲節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爲節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

曲禮

月令

王應麟曰夏小正月啟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左傳啟蟄而郊建寅之月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改啟爲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爲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又曰筦籥藏於里尉則尉

以時訓

又曰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云冬爲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錢坫曰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非不章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日中間襍入秦官無足惟也且言太尉爲秦官者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又曰筦籥藏於里尉則尉

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按月令昏旦中星與夏小正大致差一次此歲差之說也歲差者以恆星每歲東移積至二千一百餘年而差及一次昏旦中星既變則北斗所指亦殊鄭注於十二月之下皆曰斗建某之辰非也余嘗就周髀之書考之而知月建之說由于北極作璿璣四游解曰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即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即周髀之北極樞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莫之能述羣說紛馳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爲定故楊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

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卯位是爲東游所極
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右正酉位是爲西游所極此璿璣之一日
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午位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
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
又過一度古法漸進至四分周天之一則春分夜半貫
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乃西游
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
髀之文但擧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擧冬至卯酉則
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又作月建解日月建之說由
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爲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試
以正北極爲中以北極璿璣環繞而成之規均分十有

二宮冬至夜半璿璣起正北子位是爲建子晝夜一周
又過一度古法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正丑位是爲建
丑立春過寅宮雨水爰正寅位是爲建寅驚蟄過卯宮
春分爰正卯位是爲建卯東游所極清明過辰宮穀雨爰正
辰位是爲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正巳位是爲建巳
芒種過午宮夏至爰正午位南游所極是爲建午小暑過未
宮大暑爰正未位是爲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正申
位是爲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正酉位西游所極是爲建
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正戌位是爲建戌立冬過亥宮
小雪爰正亥位是爲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復正子位
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兩

次也
又按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
謂斗杓所指今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
今考北極璿璣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二十四
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
矣
又按唐明皇斷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
改置第一宋景祐二年始復舊月令而唐月令別行唐
開成中石經及徐堅初學記所引皆唐月令也於昏旦
中星悉改從唐時節氣星象

禮運

王應麟曰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蓍實之
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
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
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
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道則有病又
曰白虎通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
五性仁義禮智信韓子原性與此合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
經爲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
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

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眾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眾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

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末見於今何書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攷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折之亦

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明堂位

王應麟曰明堂位成王命魯公記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公是閻若璩曰公是卽劉原父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止齋皆因之

又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後復立

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而記以爲禮乎閻若璩曰季文子以寧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

又曰魯世家伯禽之孫濞弒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太史公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行事何其戾也

又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爲當用則如泮宮閟宮春秋不書矣

正業

王應麟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

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於
禮樂雜說不與焉
閻若璩曰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
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
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
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遵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弟
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
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

樂記

漢書藝文志樂記二十三篇自黃帝以下至三代樂各
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
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
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
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
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
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入佾之舞與制
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
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
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桓譚新論曰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
記十一篇據皇侃所分自首至王道備矣爲樂本自樂
者爲同至則此所與民同也爲樂論自王者功成作樂

敎鼓瑟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孔穎達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
于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
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
賈有師乙有魏文侯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
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二篇之名按別錄十一篇餘次奏
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
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
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
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
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

至于聖人曰禮樂云爲樂禮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爲樂施自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爲樂言自凡姦聲感人至則所以贍諸侯也爲樂象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爲樂情自魏文侯問於子夏曰至彼亦有所合之也爲魏文侯自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至不亦宜乎爲賓牟賈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可謂盛矣爲樂化自子貢見師乙而問焉至末爲師乙

坊記

王應麟曰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中庸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黎立武曰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樞要也

王禕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以誠明爲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

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於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尙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尙人以勝則矜能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矢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爲人不順雖人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貌首以順爲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爲禮也順爲功故弗非也順既

爲節故節可守也順爲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經考卷四終

魯之春秋

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

春秋公羊傳疏案莊七年經云星實如雨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氏云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以此言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

黃澤曰二百四十二年者夫子之春秋自伯禽至魯滅史官所書者魯春秋也王者賞功罰罪雖或不當然猶是號令足以及天下名分未至大壞夏商皆然惟東周白平王徙弱不復能制馭諸侯而後上下之分陵替禮義幾於澌盡故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

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公二百五十年全無紀載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爲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據魯史

黃澤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

失而加之筆削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問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

又曰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常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自歸魯以後知其已老道之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蓋不過時歲間耳自

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其紀年篇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又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卽

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

書時事之變

程子曰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時也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定哀之

史法書法

杜預曰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

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

呂大圭曰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爾所謂門人高弟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黃澤曰春秋所以難者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耳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卽位是先君失禮為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易見

又曰學者須以考事為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

又曰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辨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辨既決則春秋始可通

又曰春秋書法須先攷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修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以義為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

又曰春秋固是經然本是記事且先從史看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然後可以辨其何以謂之經何以謂之史經史之辨既決則春秋始可通

又曰春秋書法須先攷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事同而書法異書法同而事異正是聖人特筆處大抵先於夫子未修春秋前觀之然後沿流而下綱舉目隨無不脗合若只從隱公以後求之宜乎多所不通也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以義為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為說若左氏所說止是史官所守之法

又曰史者事也經者理也先儒於春秋亦多所益而莫能總其要歸其於史官記載之體聖人筆削之法蓋未有兼得之者是以或得之於經則失之於史得之於史則失之於經也

又曰春秋以前禮法未廢史所書者不過君卽位君薨葬逆夫人失人薨葬大夫卒有年無年天時之變郊廟之禮諸侯卒葬交聘會朝大抵不過如此耳無有伐國滅國圍城入某國某邑等事也其後禮法既壞史法始淆亂如隱公元年除書及邾宋盟公子益師卒外其餘皆失禮之事如不書卽位是先君失禮為魯亂之本鄭伯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歸仲子之賵則失禮顯然祭伯來則不稱使舉一年如此則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則夫子春秋安得不作

又曰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此杜氏說大抵春秋時史法頗難為史官者亦只當直書中間違禮得禮皆有之亦是時使之然記事者只得如是不可律以夫子書法見夫子簡嚴便謂史法非是也夫子之春秋不可以史法觀後世作史者只當用史法不可模擬聖人也胸中權度不如聖人則子奪不得其正矣故作史惟當直書為得體夫子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示大經大法於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觀之惠公以前春秋其不合於典禮者尚少故夫子截自惠公以後者所

以撥亂也

又曰春秋書法自書契以來所無舊史固是周公之遺法然常法也王政不綱而後怪謗百出弒父與君無所不有而紀綱法度俱已蕩然分限既踰無一合於古者而史法始難乎紀載矣若非聖人刪修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非得失淆亂穢雜而無所折衷矣天下後世安所取正哉

又曰春秋皆是處變常者易處而變者難處故春秋非聖人不能作

理明義精之學

程子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

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朱子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朱子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

黃澤曰春秋本是一貫之道夫子以一理而裁萬事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學春秋者竟未知其爲一貫也

舊史闕文傳經者脫漏

王觀國曰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推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桓公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月日也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繫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本事而作傳審如是則邱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漢志之言復窒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王應麟曰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無秋冬定十

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愼削之也穀梁以爲隱不自正者蓋矣趙氏曰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舊史闕也得之矣

又曰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而經不言於師此舊史之闕夫子不敢增也穀梁子不得其說而以爲內桓書師劉原父以爲去其師而歸卒於其國蓋矣

又曰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者焉成公正義曰經文遂闕也傳文采于簡牘隨時有故傳文獨存也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齊崔氏出奔衛去名而書族宋殺其大夫山去族而書字疑皆前史之闕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邵氏曰赴以卒則卒赴以弒則弒弒而赴以卒其弒也傳聞云爾也傳聞不勝簡書是以書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獄左氏出於瘦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子不云乎多聞闕疑愼言其餘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於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又曰桓公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定公十四年闕冬一時公羊成公十年昭公十年十二月無冬僖公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無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無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而無事皆春秋之闕文後人之脫漏也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無事而不書者月莊氏釋例以爲闕謬穀梁有桓無王之說竊以爲夫子於繼隱之後而書公卽位則桓之志見矣奚待去其王以爲貶耶

又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闕文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同若曰以其錫桓而貶之則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書楚子文公九年商人而書齊侯文公十五年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於天王耶

又曰僖公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此與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定公六年仲孫忌不言何同皆闕文也聖人之經平易正大

又曰邵國賢賣曰夏五魯史之闕文與春秋之闕文與
如謂魯史之闕文也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
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
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爲之哉不然則甲戌己
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爲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
非魯史之闕文也
又曰范介儒守己曰紀子伯郭公夏五之類傳經者之脫
文耳謂爲夫子之闕疑吾不信己按甲戌己丑似是魯史之文故左傳已有再赴之說

立言之體

顧炎武曰凡書殺其大夫者義繫於君而責其專殺也
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文不可曰盜殺大夫故
不言大夫杜氏曰以盜爲文其義不繫於君猶之盟會大夫其義不繫於君猶之卿書名而已胡氏以爲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又曰閻弒吳子餘祭言吳子則君可知矣文不可曰吳
閻弒其君也盜殺蔡侯申同此春秋中凡若此者皆趙子所謂避不成辭穀梁子曰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其君也非也

稱元

王應麟曰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
謂其說似大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東萊集解亦不取
顧炎武曰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
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
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

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
朱子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
王應麟曰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

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
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爲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
可也以月爲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
晦菴先生以爲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
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黃澤曰春秋王正月三傳及三家之注同是周正建子
之月別無異辭惟近代二百年間始有夏時之說胡文
定公云以夏時冠周月蔡九峰云商周不改月蔡西山
說亦同尹和靖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云其
大綱見於此而條目見於春秋於是三傳愈不可信而

夏正之說起矣晦菴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
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
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
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
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
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正建寅如孟子
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
二月輿梁成分明是九月十月晦菴之說明白如此而
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
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夫子有聖
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
峰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爲證如此則時或
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答顏子行夏之
時乃是爲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凡王者
正朔所以統一諸侯若民事自依夏時後來漢武帝魏
文帝始定用夏時是行夫子之言也今只就經文舉所
書月以證改時改月莊公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此周之四月也當夏正建卯之月僖公三年自去冬十
月不雨至春書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
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三時不雨六月乃雨如
此則春不得耕夏不得種種不入土爲災大矣今此六

月是周正建巳之月得雨可以耕種則於農事無妨故
此年不書旱不書饑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冬獵曰
狩此是子丑之月故書狩也而主夏正者則謂非時而
狩所以爲譏澤以爲既不書公狩又不書狩之地此只
是虞人修常職本不應書所以書者蓋特爲獲麟故不
可彊以爲貶漢初猶有夏殷周及魯歷又有顓頊歷古
人見前代歷紀甚明又三傳所載之事互有異同然同
是遵用周正別無異說凡三代正朔皆自是爲一代之
制既改月則須改時若周之改月只以孟子歲十一月
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及七八月之間旱爲證晦菴集
注所據周改時止以行夏之時爲據蓋周以建子之月

爲春終是不正故夫子思行夏之時也

又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尙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稼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疎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或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爲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今此是斗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斂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爲水所漂又是年本不熟麥而又與水會併穀苗皆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之故今之世謂春秋用夏正者則以麥苗爲一物謂秋水漂殺麥之苗也澤謂若以爲夏正則種麥成苗在先水至在後當是九月之水九月而始大水古今罕有之事一不通也經書無麥苗又書大無麥禾皆是據收成之後計有無而書若以爲九月無麥之苗則所繫未重經決不書二不通也設令是五六月水至八九月未退不曾種麥故書無麥苗亦已可疑況書秋大水若以爲建戌之月則水之害亦止於秋至冬十月則水已退二麥尙可種豈得遽云無麥苗乎三不通也

又曰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惟西狩獲麟解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詳其說亦只謂孔子書狩於春者以周之正月二月是建子丑之月於夏時爲冬故書狩夫以春而書狩此何氏所以謂之去周正而行夏時蓋緣此年不書王正月而止書春故何氏有此論然以前二百四十一年皆據周正以解公羊矣獨此年有此論亦所謂立異論之一者又按何氏云經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觀何氏此說怪誕穿鑿則無怪其於春秋之終而謂孔子改周正也

又曰近世士大夫多闢先儒用周正之說以爲時不可改甚者至以爲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趙岐釋以周正晦菴亦從趙岐而近世說者以趙岐爲非則是併晦菴皆非之矣此是本無所見而妄生事端以疑惑聖經又見一說以爲正月者是魯之正月魯諸侯也諸侯正朔稟於天子安得有正月彼蓋嫌杜氏王周正月以爲周不曾改月焉得有王政故讀王字歇句而以正月爲魯侯卽位之首月其說妄誕不可解矣審如此何不去卽王字以見明白乎據其說添一王字是爲尊王而不與上下文相屬

不成文理矣

陳櫟曰月數與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蒐夏苗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頁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漢乃可書春耳

顏炎武曰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曰凡此諸月號時尙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又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非當時建申之月劉攽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按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於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耳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以爲秦人改月之證

又曰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正殷以爲春注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注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

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歷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又曰隱公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傳作秋劉原父曰左氏月日與經不同者邱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語尹氏胡氏蔡氏緣之而議論滋紛矣程子曰周正月不容於闕一也或疑夫子特筆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爲名自當書時月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是知謂以時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

又曰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作春非春也夫謂周正月非夏時之春則可謂周正月周不周雖改正朔而周正月之非春猶周亦只謂之冬不謂之春則不可吾友吳行先告余曰程子及胡氏之意當如周之以天時之冬爲正月也書春於王正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蓋菱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雖而周正之失自明故曰假天時以立義而胡氏又曰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也諸儒所以辨之者俱未推得其本意且諸儒辨論乃易明者既天時與正朔差兩月舉二百四十年時月盡紛更如此程子及胡氏豈昧昧者哉夫亦曰天時有一定百王所同萬世共曉今移而所不能免也又曰春秋時月並書于古未之見放之尚書如

加於王月之上王爲周王則月固知爲周月而天下後世明知其月之非春然後可以悟正月之不可不自春始苟曰冬正月則辭不順而當行夏時用建寅爲正月明矣又考其致誤之由蓋於殷周改月既未得其詳疑或改或不改故引伊訓以見月之不改引史記以見時亦不改惟春秋紀事月固改矣周改時無明文遂斷然以時爲一定不改者也程子及胡氏既疑於經文而又得行夏之時一語遂傅會其說以書春於王正月上爲聖人之微辭也不然先賢豈好爲多事而强加聖人以改周正朔哉若周改時有明文可舉必無是說矣余曰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以孟春耕藉載耒耜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嗟之以命諸侯勸農爲急下文云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上帝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錢鎛耕治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事也奄觀銍艾言穫之不遠以勉耕之當急也實孟春而曰維莫之春鄭康成詩箋曰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所謂朝周之春者周雖改時而諸侯朝以夏之孟月夏之孟春於周則晚春也孔沖遠正義言朝祭之期甚明又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曰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

措之參保介御間言也敕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耤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嗟之以命諸侯勸農爲急下文云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上帝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錢鎛耕治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事也奄觀銍艾言穫之不遠以勉耕之當急也實孟春而曰維莫之春鄭康成詩箋曰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所謂朝周之春者周雖改時而諸侯朝以夏之孟月夏之孟春於周則晚春也孔沖遠正義言朝祭之期甚明又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曰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孟春乘大路鄭康成注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孔沖遠正義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明堂位又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曰季夏建巳之月也孔沖遠正義曰若夏之季夏非祭之月其於詩正義則曰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略舉數事亦足證周不惟改月實改時矣胡氏引史記冬十月顧氏既辨之詳而其所引伊訓攷之漢律歷志明引此爲朔旦冬至冬至於夏爲十一月於商爲十二月於周爲正月此改月之證非不改月之證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以周人言商周改月如梓慎以漢人言商周改時如陳寵皆明據也後儒去古彌遠古歷不可得見又未能坐知千歲日至徒以空言說經往往失之凡立言者愼之又愼有疑則闕毋鑿說毋改經其斯爲今日讀書之法律與

書王

黃澤曰說春秋當先識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舛謬必不少之外求之若不於大意而於逐事推尋則舛謬必不少矣只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曷謂謂文王也此已失之拘滯若復推究其極則文王雖爲周家始受命之君然居殷之世乃殷之諸侯耳文王自承殷正朔

爲嘗自以建子爲正乎今直以王正月爲文王是改殷正朔自文王時已如此其爲教義之害非小小矣故春秋易致乖錯杜元凱卻云魯隱之始年周王之正月此言平正無疵杜氏於大意固亦未甚明然較之他人則有間也

顧炎武曰未爲天子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於夏殷春秋王正月是也

又曰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集古錄博古圖載此鼎並作王九月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李夢陽曰今人往往有得之一字爲聖人新意非也博古圖載周仲㚤父鼎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敔敦銘曰惟王十月又曰趙伯循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不書卽位

黃澤曰此隱公之元年何以不書卽位攝故也君薨而世子立世子幼則國政聽於大臣堪事而復辟焉古有之矣曰隱公爲大臣乎曰非也庶長而有先君之命乎曰桓公之生先君既之攝而奉桓者也何以知其有先君之命乎曰仲子也以貴聘之則其子貴矣故桓公之以爲世子諸侯國人知之矣則隱公之攝非先君之命而誰乎曰庶長何以不得立曰是聖王之制所以正嗣統而杜禍亂之原定民志也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常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然則桓母適乎曰不適則曷爲而貴曰非適非媵桓母也非適非媵是謂再娶蓋先君之失禮而臣子末如之何者也蕙公之妃孟子也孟子卒繼室以聲子隱母也其後仲子之歸魯蓋純以夫人禮聘之國人皆曰此夫人也隱亦嘗母事之矣雖然豈禮之正哉是故明天子在上則婚娶得禮而適庶之分明及王制不行而後諸侯越禮者衆越禮矣而直以古義斷之則於事情之實將不勝其扞格而終非臣子所得追議於君父也然則隱烏得而不奉桓乎穀梁子曰讓桓不正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由穀梁之說斷則斷矣而不達乎事之情昧乎禮之權者也使隱公黜桓而自立則是負先君之託先君之肉未寒而舉其所愛推而遠之設令其禍不至於殺而桓之母子失所矣而曰我爲正其得謂之正乎其

得謂之孝乎而人之情又肯盡從之否也使人情而果從是亦亂耳是亦簒耳況人情未必然而先君之命實不可改乎故隱之奉桓足以爲賢而說春秋者苟能核事情酌時宜以處中而毋執一焉庶幾乎得之矣

又曰說春秋須要推究事情使之詳盡然後得失乃見如澤說桓母仲子是惠公失禮再娶乃是推尋始見得如此所以確然自信不惑蓋經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若以仲子爲適則正當祔廟不應別立宮若謂母以子貴則魯十二公非適出者尚多皆未聞爲其母別立宮者別立宮止有仲子蓋是營以夫人禮娶之故特異之也又禮記稱夫人之子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如此則惠公之娶仲子蓋已請命於周室如此推尋則知當宋仲子歸魯是以夫人禮聘之明矣此雖失禮然在魯之臣子則不當論

又曰魯隱公不書卽位穀梁謂之讓桓不正左氏以爲攝而不明斷其是非然既謂之攝是有先君之命非諸大夫扳而立之也應立而讓則謂之讓不應立故謂之攝桓母素貴稱夫人故也

又曰何休以爲隱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隱母乃是媵桓母是失禮再娶耳既娶而生桓公未幾而惠公沒隱公之攝實出於先君之命使之攝而侯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夫桓公既已正太子之位則隱公之攝乃父命明矣然則隱雖欲不讓烏得而不讓乎又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故邪夫太子少而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桓公內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之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

又曰穀梁謂隱公不當讓此不達禮之變而亦不知當時事情故也使穀梁生於斯時則親見當時國人之情知惠之貴桓見桓母之存而國人貴之隱公母事之而先君立桓之命人之所知隱公讓桓之舉實爲能遵先君之命則自不敢如此說矣若使穀梁生此時見此事而嘗迂遠而拂事情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三代立子之法必禮經之言也

又曰不書卽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說雖正然子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失以王制論之則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胡氏以隱是讓而非攝其說是矣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

己如此既不容採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不齟齬扞格而大咈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人禮聘之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說爲是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內政久之仲子歸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素矣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說何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說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此說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之上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雖是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汎常違禮者不同故說春秋者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又曰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子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所以必須似此推校者蓋公羊之義正則胡文定爲世子必誓於主爲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繫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矣夫莊公爲太子蓋已誓于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君薨則太子嗣位嗣位而告喪告葬歷三代蓋已有定例方其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雖有遲速或至全闕然嗣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先君既以禮葬嗣子名亦已達於天子矣豈可以爲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爲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按古者有攝主之禮上卿及長庶皆可爲攝主後儒考論不詳幾不聞是名而又見於俗之衰薄一聞所謂攝則以爲禍亂之本因王莽居攝篡漢並疑周公必不居攝夫周公爲攝主以奉成王正古之禮也黃氏言魯隱公必承父命爲攝主以奉桓此在古人原非異事孔子與曾子論君薨而世子生之禮是古者君薨世子未生猶有攝主而無所嫌疑雖然茲事也春秋之末已難行

之哀公三年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孫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于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此衰薄之一端因此推之康子即位是世卿之家有攝主也鄭康成注禮記曾子問篇曰攝主卿代君聽國政不言長庶爲攝主者一避或無長庶一雖有長庶或君不命爲攝主然則隱公之攝爲有父命黃氏之說確矣既有父命則惠公之薨告喪於天子必亦如嗣子承統之禮而以父命爲攝主告於天子此禮之常也而胡氏曰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於天子二語皆無著趙汸春秋屬辭以爲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隱公爲攝主奉桓不行即位之禮也繼弒不忍即位亦不行即位之禮則是繼弒不行即位之禮也夫莊公閔公僖公以爲不忍而不行即位之禮則是繼弒不行即位之禮也夫莊公即位之禮爲一定之典桓公何不用是典以明已之不忍不與乎弒哉蓋弒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弒君不書即位亦史法所無春秋一裁以天理天理所不忍言者莫如繼弒而曰即位也故推原臣子之情不書即位蓋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諸侯立子之制

何休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

黃澤曰成公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經書衛人來媵又書晉人來媵又書齊人來媵按左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今魯嫁伯姬三國來媵共十二女而齊是異姓豈宋先代之後上公尊爵故如此與然不可考矣又按傳隱公三年云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子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據厲媯即何氏所謂右媵其娣戴媯即右媵之娣又據昭公八年陳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此所謂三妃即夫人與左右媵合此數處觀之則諸侯九女之制甚明其立子則各從其母之貴賤也

又曰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密姬生懿公葛嬴生昭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按桓夫人三當是徐嬴蔡姬娶在先王姬娶在後所以如此不是兩媵故皆稱夫人內寵六人寵皆相埒又非嫡姪所以子皆爭立妻妾踰制非正家之道又曰晉襄公卒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欲立公子樂趙宣子欲立公子雍宣子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振之有杜祁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愚按此事宣子如此擬議後雖不會成然當時偶無適子而欲立妾子者其選擇之法大抵如此

又曰惟公子糾不知其母之貴賤小白母衛姬是齊僖公妾然亦不知其班序之尊卑但據二傳說子糾母貴宜爲君史記謂子糾母魯女則班序不當在衛姬下

君氏

黃澤曰此蓋是省文法猶曰君之母夫人某氏云爾既不純用夫人禮本難以書而又以君故不可不書是以變其文而書法如此

又曰公羊以尹氏爲譏世卿說春秋者往往從其說而深闢左氏之妄澤以爲經所書者皆是史有其文非是夫子創書凡史書之法告則書假令果是尹氏則所以爲是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

又曰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

二百四十二年策書之薨卒惟夫人書氏郎無男子書氏之例婦人所以書氏者所以別同姓若魯昭公吳孟子便不可赴同姓之國故婦人以氏爲重其天子之卿大夫既卒若與魯有故而來赴只應曰某官某卒又曰夫所謂尹氏者謂天子之大夫書此者所以譏世卿也而不知當時國史本無尹氏卒之事又世卿周中世以後之通弊亦非朦朧書之尹氏所能救聖人哀貶之法豈若是深晦不明之甚哉

顧炎武曰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似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

又曰或疑君氏之名別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

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即爲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王應麟曰眾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人至士二八則當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注爲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降殺以兩減其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列爾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爲列人黃澤曰妾母立宮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劉原父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閻若璩曰今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爲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尙古

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宮或止是祭於寢別立宮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聘故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佾始書於經則魯先君之宮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宮乃是創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於眾仲初獻六羽也以其是特立之宮故可更議其制若先君之宮則相承僭禮已久不可輕議是以獨仲子之宮用六佾焉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宮以祭子祭孫止然其說太簡略矣夫築宮一世而遽毀果合禮意乎故竊以爲不築宮則已若築宮則亦當以親盡爲斷

族氏

又曰春秋隱桓之時卿大夫賜氏者尙少故無駭卒而羽父爲之請族如挾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穀梁傳不舉大夫之號近之而未得其實莊閔以下則不復見於經其時無不賜氏者矣

顧炎武曰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溺會齊師伐衛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公羊宣公元年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如後人作史一條之中再見者不復書姓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衛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又去族善之而去族者乎

又曰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晉士起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并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曰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

又曰或曰羣不稱公子何與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
號宣元年注羣之稱公子也桓賜之也其終隱之篇不稱公
子者未賜也劉原父又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
夫則得稱名以命爲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爲大
不得稱公子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而自見矣又曰齊公
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弒其君完未賜氏
也胡氏以爲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
求其說而不得故立此論爾

迎王后

黃澤曰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范氏曰祭
公寰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親迎例時不親迎例月故
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迎王

后未到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
曰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
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尊於其后猶夫婦夫婦判合
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
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
乎澤謂范氏說固善然天子親迎之禮終不見明文攷
古不知如何但所引文王親迎爲證則文王之初載其
時實諸侯耳未可據以闡左氏說也記所云繼先聖之
後則凡諸侯亦孰非先聖之後乎魯衛晉蔡曹滕出於

周之文武宋杞陳爲先代之後大抵多是聖人之後也
爲天地宗廟主者亦據魯祀天而言耳凡此恐未可據
以爲天子親迎之禮其後未必行況當春秋時魯君往
往皆是遣卿諸侯亦已皆然當時事體自應如此不可
責以舊禮況天子乎大抵春秋時敵國既多諸侯守宗
廟社稷之重若一一修親迎之禮自於事體不便禮有
因人情而變者故春秋娶女雖不備禮而天子諸侯俱
遣重臣亦禮之變也又當時天子諸侯其他廢禮越禮
者何可勝計若于此責之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
謂矣

踰年卽位

顧炎武曰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卽位然後成之
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
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
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
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
五年衛子成公二十八年陳子共公定公三年鄭子髡公是也
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氏注曰謂未踰年也猶
曠年無君故有不待葬而卽位則已成之爲君文公元
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公
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卽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公宣公十
一年陳侯成公三年宋公共公衛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

而重社稷也杜氏左傳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蓋不達此義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世子下仍當繫名若陳世子欽鄭世子華之類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

又曰鄭伯突出奔蔡者已卽位之君也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者已葬未踰年之子也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聖人之抑忽而進突也忽突皆名別嫌也杜氏注踐之者非

又曰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襄公定公四年陳子懷公是也所以從同盟會之文從同而書不得不然也王猛居于皇劉炳亦在喪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劉子獨異昭公二十二年劉子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嫌於敬王王子朝

子糾

黃澤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以爲千乘之國而不能存子糾范甯序謂穀梁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又注引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讎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鄭君釋之曰於讎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復譏也至於伐齊納糾譏當納而不納耳此自正義不相反也鄭君謂讎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讎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澤謂鄭君之說雖或未備然大抵卻是委曲推究與近世說春秋者不同

星隕如雨

顧炎武曰星隕如雨言多也唉氏曰奔流者衆如雨之多　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言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莊以來至今再見此爲得之而後代之史或曰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或曰星流如織或曰四方流星大小縱橫百餘皆其類也余於甲申年閏六月丙夕始偶古時有此異不言石隕不至地也申望見月食旣星流竟

范氏難無時而可與通之說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
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
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卻如何說夫鳥
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
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爲國人所弒則魯
人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
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
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內
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可
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
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
二子據左傳則云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
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按程子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
據公穀及三傳之注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
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
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
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左右媵娣
娣姪故凡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
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爲應

始可通而無執滯矣
又曰桓公子糾之事按程子之說以子糾桓公爲襄公
傳之說雖若正大然不察事之情實而失之執滯也若果不可通則此後桓公伯諸侯四十餘年率諸侯以尊王魯亦常在其中卻如何說夫鳥獸行殺桓公者齊襄也齊襄之罪王法所當誅王室既不能誅魯力又不足復讎而襄公已爲國人所弒則魯人如何欲遷怒餘人乎子糾桓公乃僖公之子襄公之弟聖人蓋恕魯力之不能復讎而深責其不當與讎通故已屢書而致其意矣及讎人貫盈而自罹於禍國內無主魯若於此時奉糾而立之誅其凶亂則亦庶幾可以雪恥此實無害於義惟莊公之意亦豈不欲如此然第失事機故非但無益而更取敗耳若如此看則春秋
二子據左傳則云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齊桓乃僖之子襄公之弟也又按程子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據公穀及三傳之注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又荀子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乃桓公之兄也又據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無子則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則取於夫人娣姪夫人娣姪無子則取於右媵娣姪無子則取於左媵左右媵娣娣姪故凡立子皆是隨其母之貴賤今桓公之母與子糾之母其班序高下無得而考則桓公子糾之孰爲應

則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若桓公子糾事須按春秋
經文爲正不按經文則不見聖人之妙
又曰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胡先生曰能與讎戰
敗亦榮以敗爲榮似非正義又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
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又公敗齊師子長勺云齊師伐
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
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
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澤謂桓公死於
齊莊公不能復讎及讎人貫盈而死於弒國內無主而
僖公之子糾逃難於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
狼狽而歸鮑叔牙帥師來脇殺子糾誦取管仲當是之

時魯幾於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於長勺敗宋師於
乘邱又敗宋師於鄑則亦何以立國君子於此當恕人
之情抑强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
過

荆吳

顧炎武曰楚之見於經也始於莊之十年曰荆而已
二十三年於其來聘而人之二十八年復稱荆而不與
其人也僖之元年始稱楚人四年盟於召陵始有大夫
公羊傳謂文公九年使椒來聘始有大夫
疏矣又謂夷狄不氏非也屈完固已書氏二十一年會
於盂始書楚子然使宜申來獻捷者楚子也二十
書君圍宋者子玉二十一年而不
七年救衛者子玉戰城濮者子玉也

二十八年而不書帥吳之見於經也始於成之七年曰吳而
已襄之五年會于戚於其來聽諸侯之好而人之十年
十四年復稱吳殊會而不與其人也二十五年門于巢
卒始書吳子吳本伯爵春秋以其僭王二十九年使札
來聘始有大夫然滅州來昭公十三年戰長岸十七年敗雍父
二十三年滅巢二十四年滅徐三十一年伐越三十
十四年伐陳哀公四年會柤同上會鄫七年伐我八年伐齊十年十
年陳十一年戰艾陵十二年會橐皐十三年
黃池十三年書晉侯及吳子而殊其會

哀姜

黃澤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此杜氏之失也不稱姜省文從可知耳又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爲己甚矣此語亦失之哀姜以淫亂致慶父之禍兩君遭弒國幾於亡魯不能容出孫於邾安可聽之理然則其稔惡不討乎殷及閔公皆其子子無討母之權其宜當罰之齊故齊人殺哀姜不爲過凡左氏之失類此又曰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公羊傳曰譏以妾爲妻穀梁傳曰立妾之辭三傳所說不同當以左傳爲是二傳揣度不足據也按左氏哀姜私於其仲共仲因此遂欲自立及其仲弒閔公故哀姜孫於邾齊人殺之而以不應入廟與享及八年禘祭遂以夫人與享於廟因致之於莊宮左氏譏其非禮者爲其不當致而致違周公之禮也夫夫人之薨焉有不在寢者不在寢非姦則亂故絕之使不得配先君與祭享此聖人所以正家謹禮垂訓於後而僖公以區區之仁違禮犯義厚則厚矣其如先君之禮法何此事本末甚完不可更從他說

二君而猶以之配匪公是亂於禮矣明乎郊祉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致夫人也譏僖公也皆魯道之衰而夫子所以傷之者也胡氏以夫人爲成風成風尚存何以言致亦言之不順也

晉侯夷吾卒

顧炎武曰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入傳曰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而告惠公之入不書不告入也何以書舊君卽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僖公卒而晉人來告

經考卷五

趙盾

黃澤曰凡史官書法與刑官論刑大體固不異如趙盾之事以法言之則穿爲元惡盾若不知情當只坐中途聞難而復不討賊爲罪然此罪亦已應誅蓋元惡若與盾非族黨盾亦不能逃匿庇凶逆之罪其迹亦當與知情同今穿既是盾之族黨盾若誅穿尚難以自明況庇而不誅則盾與穿同惡同罪矣以位言之則盾爲執政之卿以族屬言之則盾爲從父是固不可得而末減者若以董狐書法言之則爲國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不論知情與否皆同弒君書穿則盾之罪不明書盾則與穿同論史法與論刑其實亦不大相遠也

葬晉侯夷吾

顧炎武曰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於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之君無非柔日者惟成公十五年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是剛日其亦雨不克葬遲而至於明日者與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高帝以丙寅茂陵武帝以甲申平陵昭帝以壬申滑陵元帝以丙戌義陵哀帝以壬寅皆用剛日

比月書日食

王應麟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朔日失二十五日魯歷校之又失十三日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非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又曰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

襄二十一年九月十四年七月二十四年七月入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

閻若璩曰按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爲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爲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頗以爲然

又曰按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爲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爲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爲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爲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誤十爲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桓公十七年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乘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衞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爲三是也

按日食後越五月六月皆可再食無比月頻食之理春秋比月而食者再以推步之法考之襄二十一年九月朔入日食限二十四年七月朔入日食限八月朔不入食限入月朔不入食限說者或援漢高帝及文帝時兩頻食證古或有之以推步上考高帝三年十一月甲戌合朔入食限十二月癸卯合朔不入食限而漢志誤以甲戌爲十月晦癸卯爲十一月晦漢人歷法之疎如是又考文帝三年十一月丁酉合朔入食限十二月丁卯合朔不入食限漢志亦如前此非空言說經所可知也

姒氏卒

顧炎武曰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不書薨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以下雖以妾母爲夫人然必卽位而後稱之此姒氏之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左氏謂不成喪者非後世之君多於柩前卽位於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爲

大夫稱子

皇太后續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於柩前謚太子卽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於君子疑於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顧炎武曰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爲稱詩云叔兮伯兮此大夫之稱也春秋僖公十五年三桓震夷伯之廟杜注夷諡伯字大夫既卒書字　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孫氏之稱子也自莊文公十五年　叔孫氏之稱子也自豹襄公七年　季孫氏之稱子也自行父也文公十三年閔公元年書季子　晉之諸卿二年書高子皆春秋之特筆　晉之稱子也自肸僖公二十三年

欒氏之稱子也自枝也僖公二十八年趙氏之稱子也自衰也文公二年中行氏之稱子也自林父也文公三年　卻氏之稱子也自缺也文公十三年　知氏之稱子也自首也宣公二年　范氏之稱子也自會也宣公十二年　韓氏之稱子也自厥也宣公十五年　晉齊魯衛之執政稱子他國惟鄭間一有之餘則否不敢與大國並也魯之三家稱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稱焉不敢與三家並也惟襄公十四年有子叔齊子輸語有卞莊子　其生也或以伯仲稱之如趙孟知伯死則謚之而後子之猶國君之死而謚稱公也於此可以見世之升降焉

又曰春秋時大夫雖僭稱子而不敢稱於其君之前猶之諸侯僭稱公而不敢稱於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衛孔悝之鼎銘知之曰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成叔孔成子烝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左傳韓厥言於晉侯亦云成季宣孟猶有先王之制存焉陸淳曰侯伯子男之臣皆得稱其君曰公其子孫亦曰公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王所賜也大夫之臣得稱子而謚不得稱子者謚是君所賜也　至戰國則子又不足言而封之爲君矣洛誥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多子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猶春秋傳之言羣子也宣公十二年　唐孔氏以爲大夫皆稱子非也

論語

漢書藝文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別爲一篇也今世所傳魯論二十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何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

魯二十篇

桓譚曰古論語二十一卷文異者四百餘字

何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

隋書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攷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

王應麟曰陸氏釋文於申根注曰申根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曰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

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猫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馬端臨曰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爲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眞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朱彝尊曰按漢志論語十二家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皆篇名說者謂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玉

孟子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傳

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趙岐曰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述之者也

爾雅

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楊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陳傳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漫廢韓退之尙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王應麟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謂四極汎西極之水也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按釋詁最古釋言釋訓似後人附益然皆不足深據如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間也郭注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間隙餘未詳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即語助辭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間隙射厭也豫爲厭足飽飫之厭射爲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掇拾之病其他解釋詩書緣辭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見傳注莫先毛詩其書又在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樝榆白

枌等句讀微異杜澀棠甘而名可互訓杜赤棠白者棠
以棠見杜杜甘棠以杜見棠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樹榆
白曰枌毛詩傳甘棠杜也誤枌白榆也不誤朱子集傳
曰枌白榆也本毛詩又曰榆白枌也誤讀爾雅其他毛氏
說用爾雅者尙多可證爾雅非本今所得見之傳注若
說文視爾雅毛詩固最後沿襲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
雅以衣涉水爲厲繇帶以上爲厲說文砅履石渡水也
引詩深則砅亦作濿詩又以泲梁淇厲淇側並稱厲者
不成梁之名此字說文得其傳爾雅乃失其傳逐字推
求遼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此見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
師承可據者亦有失傳會者在好學之士善辨別其

間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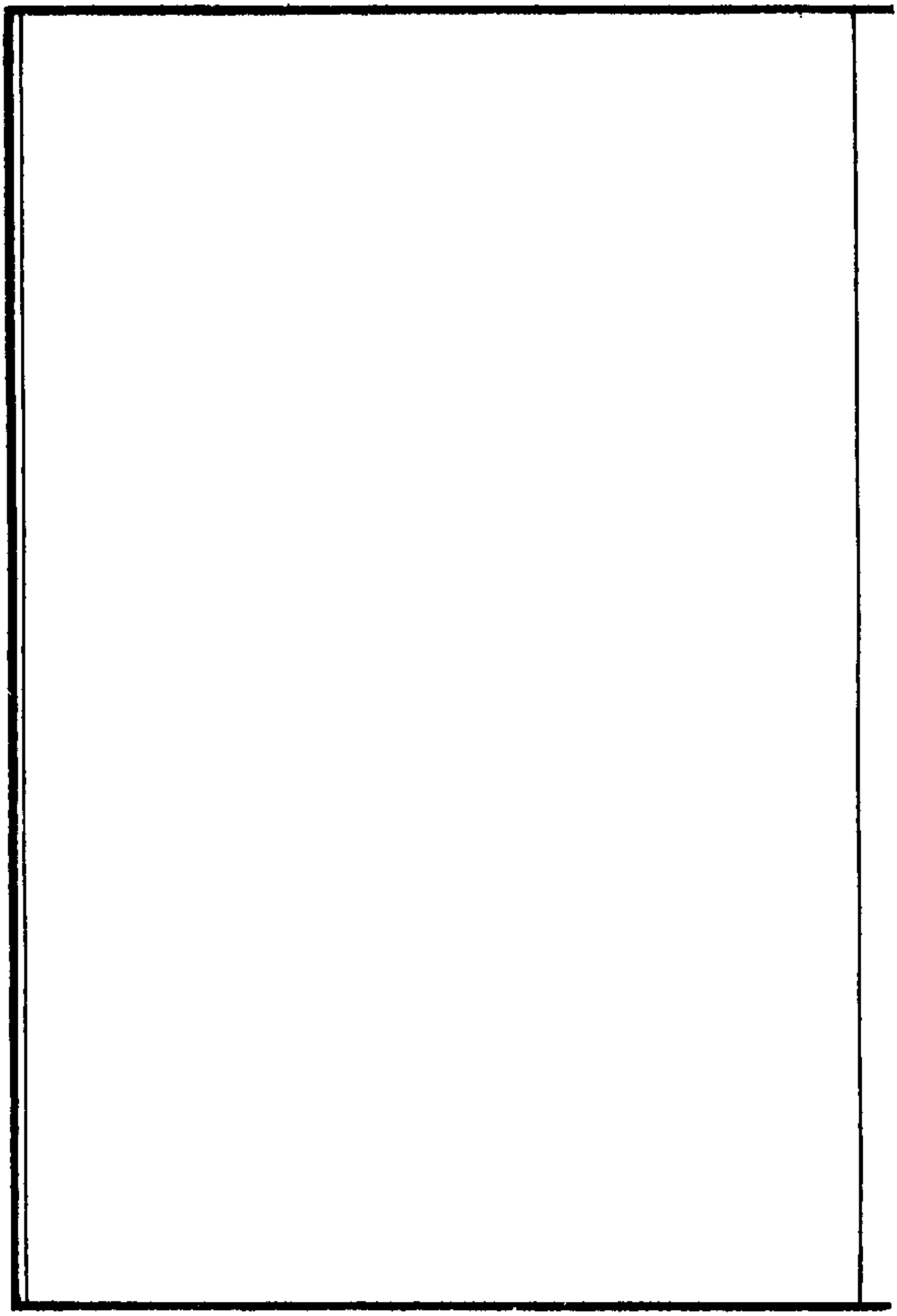
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錄經餘姚邵二雲手
校一過無甚譌錯矣乾隆己丑九月十八日益
都李文藻記于京城虎坊橋北百順胡同寓舍

甲子八月據李南澗原本重校正

經

攷附錄七卷 附校一卷

記



重卦有四說

揚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

漢書藝文志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

孔穎達曰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商重卦

連山歸藏

卷一 一

千寶曰帝出乎震濟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連山之易也初乾初艮初兌初巽初離初坤初艮此歸藏之易也

梁元帝曰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按禮記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坤後乾則知是殷明矣歸藏既係殷則連山理是夏書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煬逐偽妄則連山歸藏之真偽對矣曰漢志不錄連山唐志

隋書經籍志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

孔穎達曰連山起於神農歸藏起於黃帝

邵子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謂之人統易曰連山以艮為首艮者人也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謂之地統易曰歸藏以坤為首坤者地也

玉觀國曰禮記孔子曰吾得坤乾焉鄭氏注得商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爾雅釋畜羊屬有牡羭郭璞注引歸藏曰兩壺兩瑜初學記雲部引歸藏曰有白雲出蒼梧入於大泉舉此可以見矣

中興書曰歸藏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晉本

卷一 二

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訓釋

羅苹曰春秋演孔圖孔子或春秋卜之得陽豫之卦史記始皇得鎬他君璧言明年祖龍死卜之得游徙吉陽豫游從連山卦也歸藏之文有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亦為碑為卿為禹為木為血卦之類知與今易通矣

或問連山歸藏之真偽對曰漢志不錄連山唐志則有之漢志不錄歸藏隋唐志則有之昔無今有其偽可知況其言之不經耶

宋蕘曰按連山歸藏漢志不載則其亡已久而鄭

道元注水經引連山易云有崇伯縣伏於羽山之野是元魏時尚有其書矣若司馬膺所注度即劉炫偽本耳

易一名而函三義

周易乾鑿度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縕耶又道苞篇易者以言其德也變易也者其義也不易也者其位也

鄭康成易贊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行則備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爻故以喻之

吾邱衍曰祝誕錄有言象象皆假畜獸以象為大承出於象象之義出於象易之義易取諸物也羅泌曰象者芳犀之名豬神是已犀形獨角知寒熱趨水草故古文作㹠象其形也

祥是則象者取於獸也

乾以龍況之其書謂之易又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色故曰易也舊說謂易曰蜥蜴蜥蜴蜴蜥易日十二時變

黃宗羲曰易者取象於蟲其色一時一變一日十二時改喚十二色因其性忌變更借為移易改易之用易之為文象其一首四足之形周易卦次俱一反一正而兩相對每卦六爻兩卦十二爻如析易之十二時在本卦者象日之六時在往來之卦者象夜之六時取象之奇巧精確不可擬議無踰於此俗儒反病其一物之微不足以包大道誤解日月為易開端於虞仲翔而聖人之取義漸隳

王引稷曰古象文易從日從月則日月為易明矣參同契亦如此說若羅泌云易於文為勿月永之散者

天道變化

陸佃曰說文云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周易之義疑

也則蜴矣或云易蜥蜴也皆色無恒日十二變易取其變也趙撝謙亦云然陳第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乃借義徵far不亦鄙乎是其取義雖得而揆文實譯以昜為蜴陸佃之證也

按六書之假借說文序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是也凡六書之字古人謂之名名者聲之為也既以聲名之從而為之字假借者本為其字而假他字以寄是名者也或兩名聲同則為同聲之假借或兩名聲微異則為轉聲之假借上古但有語言未有文字語言每多于文字文字亦先于事物之變模遷移謂之昜

此一名也蜥昜之為物以雙聲名之此又一名也未立蜥昜字之前不可謂無變昜之語專就蜥昜傳會變昜之義可乎昜之為變易象之為像無涉于蠏獸說者支離字鑿由六書不明不知假借之說耳日月為昜九謬說文又有无字云奇字无通於元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為无日月為昜无通于元其始乃異端所為好新奇者或取之今昜中無皆作无俗本相承莫是正也

題周以別前代

陸德明曰周代名也備也普遍也周普

孔穎達曰鄭玄昜贊及昜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昜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誰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為文質之義皆煩而無用今所不取案世譜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兹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遍奔亦恐未可盡

通

程子曰周者普代也言文王之言以別連山歸藏也

周易上下經篇題

周易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上篇三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夫陰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萬之也高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离為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也

故為下篇始者賁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為首坤為次先春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為始恒為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

襲原曰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言天道也故卦象以體為主若天行地勢水流至明兩作是也下經始於咸恒終於既濟未濟言人道也故卦象以用為主若濟雷兼山隨風麗澤是也

胡一桂曰羲氏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照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為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為主震艮巽兌恒而終既濟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一圖大旨備見於文王序卦首尾中三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

胡炳文曰上下經多少不齊在上經者宜陽多於陰今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而陰之多於陽者八下經者宜陰多於陽今陰爻九十八陽爻百有六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八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乾坤為次先春而後否損者陰用事而後十卦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為否而天地之交不交者可見矣下經首咸恒形化之始也咸恒為次先損而後益而少男少女長男長女之交不交可見矣至若上經終坎離乾坤中爻之交下經終既濟未濟又坎離中男中女交不交也

俞琰曰卦分內外二體凡六十四陽六十四陰均為三十六則上經純陽卦六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之卦上下經皆八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之卦上下經皆八俞琰曰卦分內外二體凡六十四陽六十四陰均為三十六則上經純陽卦六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之卦上下經皆八

接易分上下先儒多主卦爻為說推其原始于乾鑿度說為孔子之言蓋各以意巧合耳朱子用晁氏說只云以其簡裏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但分上下全無意義者如序卦傳所云又就卦名起義大抵聖人序易既因簡裏分之於分之中亦必各整之就序不可謂盡無意而無庸一一傳會為之辭非作易大指

仅骤则置之可也程宇後人所加

卦名

吳沆曰重卦之說自古為疑然以理推之六十四卦或自古而有而六十四卦之名則自文王始也蓍卜筮之書隨世而變其所起之法所占之辭代有不同其不得而異者惟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柳文王所立朱子門人問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柳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四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漢初傳易

史記儒林列傳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人仲尼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傳江東人馯子乘羽；傳齊人光子乘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曰授魯人馯臂子弘弘授江東人矯子庸疵子庸授江東人馯子乘羽子乘羽授東武孫虞子乘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朱彝尊曰史記漢書所載授受不同姓名亦異未知孰是

苗氏溪說陸氏釋文序錄並同漢書

仲傳蜀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莫如名人衡胡疏苗人主父偃皆以

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漢書藝文志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

經與古文同

漢書儒林傳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

可謂見善如不及者矣然許謂易說三萬言不過訓故大義又曰小章句竊意其學只是文義章句實數之學恐非所及也

焦延壽京房之易

漢書儒林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又曰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趙汝楳曰焦延壽作易林以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不

能周四千九十六變之吉凶故外易而別為之辭又雜以納甲飛伏之說是舍人事義理而專於占者也

葉夢得曰撥授梁邱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別一人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曆數之書又有京房雜算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卜筮而人莫知為誰當為校定延壽學者

王弘撰曰京易揚雄皆以卦配氣候而為說各異唯以卦氣起於中孚則同

顧炎武曰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模倣而托之焦延壽故引彖云以證成其義過玫彌終於魏正始十年者延壽在宣昭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未憂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貢服文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揚芒生扇扎歷天門竟見太微登止玉林似用李尊傳語曰新作初陵踰時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掌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車異慴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王輔嗣韓康伯注易

陸德明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尚書郎年二十四幸注易上下經大義作易略例一卷

隋書經籍志曰梁邱施氏高氏士孫氏京氏並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

歐陽永叔曰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今行世者唯有王弼最為近古故引彖以證成其義過玫彌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

連謂之親受畫誤矣

子夏易傳舊本

張璠曰成帥爵子弓所作薛虞記成帥德明曰虞不知何等人

唐會要開元七年三月六日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

令儒官詳定四月七日劉知幾議曰按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

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二篇

丁易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疏刺者矣大以來皆服

膺文學與子游同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遠踪而

戮越千數時祖百代其所著述況弼不行豈非後來

假忘先哲亦猶石崇譏潘陸名周寶必欲

行用深以為疑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

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其本又荀爽中經

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

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

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

夏韓氏嬰也分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分私閒

序錄止三卷爾至宋中興書目益為十卷而今本多

至十一卷不獨篇第悉依王弼並其本亦無異辭孫

坦曰世有子夏易傳以為親得孔子之旨觀其辭

略而不辨問或取左氏春秋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

占繫天子問曰縣官實疑漢以子夏之學及讀杜傳

見引明夷對策疑始釋然不然班固序儒林何以言

易始於商瞿子木而遺卜商也哉

晁說之曰古今成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為易傳然太

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偽矣

書不傳於今今號為子夏傳者唐張弧之易也弧唐

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

程迴曰子夏易傳京房為之案先儒疑非卜商也近

世有陋儒用王弼本為之注鄙淺之甚亦託云子夏

子夏也然釋其文義總不類漢人文字并不類唐人文字謂為張弧所作恐非今本

河圖洛書

朱子曰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秉彝順敘迭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

又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時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未改此也

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改此也

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也

王應麟曰大戴禮盛德注非鄭氏注

徐善曰圖書得圖南而始顯有謂天地十數則九五位之圖為伏羲自造者范謂昌也有謂河圖止一圖而九宮非河圖者豐坊也有謂九宮五位二篇皆河圖者韋俊卿王秉也有謂與十圖以盡河圖變數妄賜雖書而陳之洪範是也故當莽時尚符瑞敢為矯誣傳會宋文憲集載閻於宋濂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都元夫云圖者星也麻衣之數其肇於此乎才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時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惟劉長民信九數為圖而不信有書蔣德之則但信十數為書

所傳猶天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淺然其說蔽指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傳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記誦昌諤昌傳劉牧牧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衍鑿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云云元城劉安世所謂載九履一者法卽濂溪之言以證洛書云云元城劉安世所載張子傳所謂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強

邵雍曰大衍之數肇於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焉歟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為五十筭爰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為五十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為五十此每失之蓼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九大數本於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於是也

丁易東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先儒於此每失之蓼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予竊竊為比游浙右有謂邵子先天兩

又曰王忠文集洛書辨曰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至攸叙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

議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爲太極其說雖異先儒要無牽合傳言之竊予始以爲大衍之說不通此耳徐而思之則於易中天地五十五數尚有未合圖已疑之未幾復得河南婧氏大衍本原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始知四十九真爲四十九五十真爲五十非強合之也然其爲數必再自乘又以中數除而後得雖無牽強頗非簡易未必聖人作易初意

又曰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二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已括五與六與十一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則得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一居其中不用而左右之位各四揲左三右四位有掛一分二揲四之義焉

江春齋先生曰大衍之數五十先儒說者皆未盡合思之河圖中宮五與十相乘圍五十其外陰陽老少之位與數乘五而合之亦皆得五十老陽居一連九五一十八五四十亦合得五十少陽居二連七三五一十五七五三十五亦合得五十老陰居三連六四五二十六五三十亦合得五十洛書則陰陽老少之位與數相對奇數乘五合五十偶數乘五亦合五十揲數乘五亦合五十也故五十爲大衍之數以圖爲主而書亦符若合之則五十爲圖書之中數圖統五而書之五也洛書九位相連皆含七數焉西方七點固七也三四相加一六相加二五相加皆爲七二九相減一八相減亦爲七者以七七四十九爲用而成陰陽老少之策

先後天圖

王湜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前此則莫知其所自來也邵伯溫曰希夷先生學易生於意言象數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先天方圖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竟爲剖理盡性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之學康節得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得於穆修伯長伯長得於希夷

王申子曰先天圖圖陽左陰右易之用也此二圖不配合而希夷以前何所托至希夷始出亦已奇矣

徐善曰圖南之書已亡度其目約二十一篇而圖書

二篇若其末焉氏經籍有不載則由其徒秘不示人
故當事未傳爾其序文義晦澀葉蓁得以為偽作良
是
閻若璩曰歸藏首易圖論下曰夫易之法自一而兩
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義莫著
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
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
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聲是
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益說卦廣論易之
象數自三才以至于八物四時人身之象殷與天地

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旌而行之者也此就所謂推而行之者也就辨其
為伏羲文王之別裁圖與傳無乖判然必因傳而
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

卷一

二十二

太極圖

太極之說

朱子易學啟蒙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諸圖其圖
傳自邵康節先天云者所以推原伏羲卦畫故謂之
先天而繫諸伏羲後天云者姑就其方位言之如坤
之艮曰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之艮曰利西南之屬此固文王所繫之辭
利東北辭之艮曰利西南之屬此固文王所繫之辭
而說卦傳發明之治經者固不為圖故謂之後天而
繫諸文王凡圖特以釋經使學者易尋者耳不知者

公靚而然則從何地手授乎
又曰接二程子遺書衆生不通太極圖一語而近代
編濂溪集者附錄伊川撰太極解一篇文未有
陸象山字
又曰周子之易通書是也故又名易通若夫太極一
圖遠本道書圖南陳氏從而演之為圖者四位五行
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亭北之門次二曰鍊精化氣
疎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
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鍊神還虛復歸元極故謂之
無極圖乃方士修鍊之術耳當時曾刊於華山石壁

相傳圖南受之呂嵓之鍾離權；得其說於魏
伯陽伯陽聞其言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謂為千聖
不傳之祕也周子取而轉易之亦為圖者四位五行
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无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
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
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曰
太極圖仍不沒无極之旨故之二程子全書無一語
及是圖蓋明道伊川年十四五時一見元公之後未
嘗再過則手授是圖之說實出於附會

程子易傳

晁公武曰朱震言頤之學出於周惇頤惇頤得之穆
修修本於陳摶與邵雍之學本同然者正叔之辭不
及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
師潤州鶖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
則授二程與震之言不同

陳振孫曰新安王湜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
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
不論五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五體未可
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主文義不論象
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埽除略盡非特五

朱子曰易之為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
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
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
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澆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不

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此然自秦漢以來考察群
者泥于術數而不得其引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泥
於空談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
承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
書而已

董真卿曰程傳正文只據王弼本亦只有六十四卦
肇序傳有及文王卦者揣入傳中故無繫辭以後至乘
乘呂氏始集周子二程子張子諸家經說語錄及程
子門人共十四家之說為精義以補之

朱彝尊曰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為學自十五六

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厥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
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若似乎未受業於元
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也耶
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之卒
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叙其
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為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
問學斯蓋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
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名與叔東見錄則有嘗受
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
書凡及元公必直呼其字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
宗藩邸嫌名改惇順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
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
下字同周程必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
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朱子周易本義

朱子語錄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
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子彖辭中發
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

吳師道曰自漢魏以來王輔嗣之說單行至宋而卽
子關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
為卜筮作歟舍義理象數之旨說者益以復加矣

薛瑄曰程子之易主孔子朱子之易主邵子

黃宗炎曰本義卷首所載蒙雜不倫邵氏先後天圖
以外又收乾為天坤為地等八設是京氏易傳之所
謂遊魂歸魂子寅辰午申戌丑卯巳未圖支也後世
火珠林囲之奠揲蓍四十九策之法迥乎不同又不
明言其故亦何所取義而聲之於此其六十四卦歌
括及三連六斷之類豈可錯諸學士簡編之內

言古易者各異

宋志古易十二卷蜀薛季宣得周曰吾嘗於雒陽王原叔家
得古易本但有六爻之文如乾坤首言初九潛龍勿
用九二見龍在田之類至繫辭象辭大義小象序卦
說卦雜卦文言與今上下繫辭皆別為卷陳振孫曰
古易十二卷出王原叔家上下經惟蒙文辭外卦辭
一象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
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蜀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
古易十二篇者指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後人
依倣錄之耳
鄧子古周易八卷鄧博曰古易卦爻一卷二象三文

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其次序不相雜
也予家藏大父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蘇門
山下康節讀書之處
晁說之錄古周易說之自序曰周易卦爻一卷二卷
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
薛季宣自序曰古易經二篇
辭孚宣古文周易十二卷卦雜卦總十篇以卷校別異
最篆文言繫辭說卦序卦
而定著十二篇皆已判正可誦讀也判文言為二篇
象有小大之別
程氏古易考胡一桂曰康節百源易實古易也沙隨

卷一 廿八

以道又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減篇第則
故費長翁未解輔嗣未注以前舊本猶并十二為八
官於文中句讀初無增損建中靖國元年景迂晁生
耳呂晁各出所見初不相祖述呂氏於卦爻彖象繫
辭並分上下自成以後為下經下彖自八卦成
列以後為下繫而文言乃次下繫晁氏俱不分上下
更以文言先繫辭餘同呂氏今八篇次第實從晁氏
總名周易古經則從呂氏若晁氏但伏羲之所畫也
周嬎九江易傳九卷嬎自序曰卦自伏羲之所畫也
故贊之以卦象如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也
卦首諸辭文王之所繫也故贊之以彖如曰大哉乾

元第物質始是也文下諸辭周公之所繫也故贊之以文象如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是也故卦象當承本卦之下在彖之前今並卦象於前而長彖次之文言又次之至於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乃夫子問答之辭最次於後諸卦之文象可分也故併以三節明之今將易傳凡彖象文言曰等比經皆低一字使學者知其為傳非有高下之意也又說卦奉首晉者兩段差誤在此今已附入繫辭上可以分配六位之下唯乾六爻仲尼三申其義不可下篇自天地定位以下乃為說卦晉韋欲見聖人專

說八卦之物其次乃序六十四卦之時以雜卦終焉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仁傑自序曰十翼象傳也彖傳也繫辭上下傳也文言也說卦上中下也序卦也雜卦也並上下經是為十二篇上經下經之目本之王肅彖象費直孟喜繫辭上傳繫辭下傳之文本之王弼彖象繫辭文言之次本之荀爽文志而說卦之為三篇則河內女子所得之數也朱子曰吳斗南古易既盡全卦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而崇文總目鄭氏易文言說序雜四篇合為一卷則彖象不隨經分上下及分大象小象之目又以文言先繫辭者俱未合於古矣

按宋儒復易古本諸家不同唐孔沖遠言鄭學之徒數十翼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而崇文總目鄭氏易文言說序雜四篇合為一卷則彖象不隨經分上下及分大象小象之目又以文言先繫辭者俱未合於古矣

孔穎達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掌故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泰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焉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東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鳥五至以穀俱來舉天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泰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時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藝文敘說高祖云武王代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者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東晉梅賾集注古文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顧何由為此言

洪邁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蔽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者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語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故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董斯張曰河內女子所獻大誓一篇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案隱曰按今文太誓流為船、誓昌也然則今文大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大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大誓云立功立事劉向三統歷論引今文大誓云而午達師墨子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閒不言也發罪均又引大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湯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君疏云今大誓文言天周本紀漢書谷永傳漢紀孝昭皇帝紀曰日說婦人見漢書禮樂志

卷二　四

泰誓

王應麟曰法言謂泰誓之篇俄空焉愚按泰誓古今文皆有之崔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泰誓文與劉向時泰誓篇同不同一簡者一行二十二字又引泰誓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爾此句宜即脫簡歟

閻若璩曰按揚雄謂泰誓之篇俄空此自雄校書時脫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

秦誓

顧炎武曰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從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

又曰甘誓天子之事也胤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典謨訓誥誓命

陸德明曰典凡十五篇正典二舜典攝十三禹貢洪範作洪範凡三篇正二皋陶謨攝一益稷益稷大半皋陶謨訓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士謨凡三篇正二皐陶謨攝一禹貢訓凡十六篇正二宗伯之訓高一篇士攝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伊訓二篇肆命徂后太甲三篇正典二舜典攝十三禹貢洪範作洪範凡三篇正二皋陶謨攝一益稷訓一篇士攝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一篇士攝十四甘誓湯誓泰誓牧誓凡十篇正八微子一篇士攝七金縢一篇士攝八大誥一篇士攝九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君奭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凡十七篇正十一微子之命一篇士攝十六君陳君牙冏命文侯之命一篇士攝十七畢命一篇士攝十八冏命穆王命呂命穆王命晉侯命一篇士攝十九蔡仲之命一篇士攝二十周官一篇士攝二十一君陳一篇士攝二十二畢命一篇士攝二十三君牙一篇士攝二十四冏命一篇士攝二十五

孔穎達曰書之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訓七曰誥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十一曰謀各以其事為篇非也

百篇之序

漢書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以立義焉遭秦燔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數十篇以教于齊魯之間訖孝文時鼂錯往受之而傳其學於是晁錯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訖孝文時鼂錯往受之而傳其學於是晁錯得二十九篇而伏生終其二十八

下記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間

孔穎達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八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鄭依

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

又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

朱子曰書序恐即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

又曰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依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

朱子語類問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邪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為成王時事此豈可信曰然則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乎又曾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

截稱王曰又稱汝為大告下之辭亦自有理

金履祥曰前漢書言張霸來左傳書序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書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奉誓且有偽書何況書序之類其為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也

鄭季宣曰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泰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經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迹偽書者亦見之非專

出於孔壁也

羅賈侗曰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衛引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為書序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顧炎武曰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朱彝尊曰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即有之此史公據以為夏殷周本紀而馬融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

釋文又鄭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而百篇之序次第與孔不同見於正義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而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

又曰伯禽唐誥王伯厚云皆策命篇名大傳之序有捨誥史記殷本紀有大戊一篇孟子注云逸書有辭典之序歷志引古文月采篇俱不入百篇之目是則書名尚多其篇目偶逸者與

尚書大傳

鄭康成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目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錄凡四十一篇晁公武曰康成銓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奉首尾不倫

陳振孫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王褒曰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于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電以風見於

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如大傳與經抵捂多矣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捨誥今本闕焉

又曰大傳以西伯戡黎為戒奢四命鄭康成注者今亦附詳名刑為甫刑

閻若璩曰伏生勝尚書大傳三奉鄭康成注者今亦不傳僅散見他書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于辯下土使民平平作徒民無做敖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竊意伏生于正記二十八篇外又有殘章剩句未盡遺忘者又引盤庚

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應言又引酒誥曰王曰封
若主望疑或出後人傳會未必一一受諸伏生云

中文尚書

後漢書劉陶傳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
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

曰中文尚書

百兩篇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今
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首尾凡百
二篇：或數閒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翻以

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
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欽勸上存之
後樊並課及通點其書

東晉梅賾所上孔氏古文尚書

陸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
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
典從舜慎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
後范寧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
古文永嘉喪亂家之書注盛而古文孔傳始顯置

博士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世崇古文馬鄭王注遂
廢

孔穎達曰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
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敢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
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梁賈
大隱熊安生隋劉炫等

費甡顧彪劉焯劉炫等

又曰聖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
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
五篇者大扃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
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
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
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
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

又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漏得古文尚
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言晉書
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
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卿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
曹字彥始臧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
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典
一篇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

之復方興有罪事亦隨後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朱子曰大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證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吳澂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孔壁真古文書不傳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太誓共二十九篇而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証驗而其言率依於理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

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兼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衆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亂脫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峰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證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做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皆注曰出於今安國傳所謂安國序是魏晉間人作托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非安國序皆不類西漢文章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僞書甚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絕無者汨作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不特此也又於安國傳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

艮溪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書與孝經皆有安國作傳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況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閻若璩曰鄭康成注書序於今安國傳所見存者仲尼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做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皆注曰出於今安國傳所絕無者汨作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不特此也又於安國傳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

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

篇皆注曰逸是孔鄭之古文不猶篇名不合者其文
辭不可得而詳即篇名之連相符合者其文辭亦豈
得而盡同哉然則豫章晚出之書雖名為源流於鄭
沖正未必為孔壁之舊物云

朱蔡謨曰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氏傳益以周字改
時改月其義本明故自漢迄於許宋說者初無異議
乃胡安國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於是衆說紛綸莫
知所適若瑒曰今之堯典伊訓十有二月之類皆由伊訓而疑猷然此不待博稽群籍即以春秋說春秋而其
義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以周字改之事未施行方興古文辭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古文辭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
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用王莽之注補之而皆以擯黜已下為舜典之初至
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
閱舜典自此乃合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
孔鎮建曰昔東晉之初張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補
位凡二十八字異耶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卷二　一五

也

按孔穎達云逸於前晉秦上其書前晉當作東晉

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所上舜典

陸德明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求而上之其武時為
逆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案武時為
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
致誤舜與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老何容合之遂
不行用

又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
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與本

卷二　一六

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
位凡二十八字異耶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孔穎達曰昔東晉之初張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補
闕舜典自此乃合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
用王莽之注補之而皆以擯黜已下為舜典之初至
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
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
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閻若璩曰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只
名堯典一篇益別有逸書舜典故鄭玄注魏晉始析為二帝
可通者固多矣又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勑襲陳言者
乎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尚書纂言於二十八
字上批云曰若予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潛哲
掾詩長發文明掾乾文言温恭掾頌那允塞掾雅常
武乂德掾淮南子昭烈乃試以位掾史伯夷傳切謂
其此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掾大戴記用兵篇姚際恆
亦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
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粤若稽古帝漢祖
宋濂均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敬哲文明允恭

主塞方與所上較近壽賦易歌為明梨七釋易家為
海北為温而主字乃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
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大雅典出於南齊延壽漢人
梁漢魏人何由皆與增加之字預相暗合邪其為方
與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
今以商王之潛哲温恭周王之允塞混入之於雅為
乎可也
又曰元武時張佐奏進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
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昔烈理敕晉武初巡州育才
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曰
用休云云此在尋常書篇本無不可特與左氏引古

典今在舜典中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
典正同
鴻景曰五帝紀于舜納于二女于嬀汭如婦禮堯善
之下即云乃使舜慎和五典不遂便知安國古文堯典
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二十八字明甚
贋本尚謨
閻若璩曰孟子稱舜舍己從人今入於舜口中以稱
堯當堯之時引書曰洚水警余余字自屬堯今入舜
曰以贋舜
又曰汤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
文
又曰左氏文七年邻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勤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
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
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偽作
大禹謨者將援戒之用休三語自不得如缺作解辭
又恐九歌終未明也遂倒裝于前曰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
用休云云此在尋常書篇本無不可特與左氏引古

例不合耳戎曰據子言夏書僅戒之用休三語終竟
不知九歌何指矣今曰竊有於是慎徽五典五典克
從大史克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當之未全至
孟子始釋以父子有親等作虞書者豈料後有孟子
代為戎釋也戎益作虞書時五典字面作夏書時九
歌字面人所通曉無煩注明下及邻缺孟子時便不
得不費辭
又曰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春秋傳六
府三事一段注之始明作周禮者不顧也足徵彼時
其樂見存人所共曉云姚際恆曰戒之用休三句文

固勝貴而義自為二說此既將九歌之義層層逆釋
下卽當接以勸之以九歌一句方直提不得又照邊
書原辭相戒之用休二句別自二義者夾於中間使
九歌之義上下隔越又曰使書辭果有水火金木土
穀等句左氏不當屢釋之矣

又曰大禹謨皐陶邁種德：乃降孔安國傳曰邁行
種布降下也言皐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也陸德明
音曰降江南反然左氏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
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
師何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乃降姑務
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注皐陶邁種德一句曰
憂書逸書也注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為人所
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為莊公之語故隔
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胡江切方與上文郕
降於齊師經文郕降於齊師相合左氏引古人成語
下卽從其末之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年夏為然
也宣十二年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於怙亂
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之實難昭十年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
視民不佻：之謂其例也中庸卒章引詩曰

德輶如毛毛猶有倫而其例亦已苟有德乃為人所
降服者亦不獨見於莊八年夏為然也傳十九年載
文王代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傳二十五年載穆子聞鼓既
聞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文公
令之以救災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
義也凡德乃降之為莊公釋書之語皆歷言有證而
偽作古文者一時不察並竄入大禹謨中

又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苟予若子篇語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亦苟子正名篇語也
又曰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
又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
知之此篇前又有精於道一之語遂檃括而為四字
復續以論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

又曰允執其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祿其俯而恤
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欽仰而承天之福貝亦如洪範
考終命大雅烝民詩全將云爾金縢惟永終是圖周易
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周頌以永終譽漢元帝
紀詔曰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韋賢傳匡衡曰其
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外戚傳班倢伃賦曰共洒掃于
帷帳兮永終始以為期孫權傳文帝策命曰以昜相

我國家永終爾顯祚又揔詔淵曰相我國家永終爾
休庾親傳子記曰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漢武
帝立子齊王閎策曰先帝以永終魏使鄧冲
奉冀晉王曰先帝以其中天祿永終皆節去四海固寵
一旬以聊上下猶不敢擬諸纂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
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
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白班彪
著王命論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肅傳
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敘位過厥任鮮終
其祿不終鮮終方屬弗祥魏晉間此人似認此二曰

為一連故於上文先作警辭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
其可願下即續亮言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若以梗
言安老存亡之戒者而不知與原義相左晉此書出魏
晉間少有
則三國志志載明帝詔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
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普知天命永祚于己深
觀歷數久在聖躬陳留王奐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
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禪位于晉嗣王此方解終是
羣也地
處

馮景曰靈子引書曰泰誓有苗用天之罰此其名曰
病誓其曰益贊于禹本史記秦本紀帝舜曰咨爾費
贊禹功其曰滿招損謙受益本周易謙卦彖辭其曰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云云見孟子引書曰禹拜昌言
文非是蓋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云云即由是遂此凡四十六句初未嘗言本

廣五子之歌

梅鷟曰孔穎達疏太氏以有窮后羿為即五子之歌
文非是蓋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云云即由是遂此凡四十六句初未嘗言本康誥於田即

辛甲為虞戒亦專以責晉耳太康無預
閻若璩曰左傳哀六年所引箴書之文賈逵注為夏
箴之時不言太康
又曰國語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上讀上聲
五子之歌易上為下姚際恒曰國語夫人性陵上者
也故引書曰云云此處難用此義故改為下
又曰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夢君避
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
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
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云云有一
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此即

第二章歌所自出
又曰邦之六典八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之職又見
司徒司書及大史
又曰孟子兼曰樂陶思君爾此象之辭恤悅則敘事
之辭國語晉平公欲殺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
勿令遠聞君恒悅憨乃趣殺之注曰恒悅憨貌是其
證也今觀又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恤
悅以鬱陶恒悅為一人口氣
又曰爾雅釋詁篇鬱陶繇書也解君讀詩章句云陶
猶也五帝本紀索引乃止舜宮居鼓其琴作見之狀
猶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鬱陶其庶矣似認鬱
陶為憂王逸注九辯亦不鬱陶而思君兮曰憤盈胸臆
積盈胸臆也不如九辯此章上云閔奇思之不通兮
將去君而高翔又云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
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皆極憂愁語若
果鬱陶為哀思則應正接不應用其二字惟鬱陶
思君兮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
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仍
復終窮此騷人說而又說處王逸亦得偶用鬱之一字
遂並誤解鬱陶
又曰魏博士張揖廣雅十卷曰陶喜也憂也曹子桓
燕歌行鬱陶思君未敢言與前首憂來不敢忘正同
一意則魏晉間孔傳竟認為哀思殆無足怪又按其
時亦有識字者如稽叔夜是也叔夜難自然好學論
云處在閑室視燕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
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象鬱陶非作書
用而何至有因喜借作蘊陰義二類字用者晉鄭

虞思荀賦尋凱風而南謚公謝太陽於炎雒成湯著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蓋喜近燠憂近寒亦洪範之理與

胡胜明曰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之文五句曰韻左氏引夏書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太誓非歌則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襲取為之笺紳被天常而改其行為厥道則子又減卻二韻矣

馮景曰民可近不可下一人三失等句皆襲國語六身不可悔及論語來者猶可追等句

馮襲春秋公羊說及王度記天子駕六馬懷子句襲又曰鬱陶乎予心用氣憑舜之詩又是襲合昆弟事左傳悠我曰仇等句弗慎厥德襲召誥不敢厥德太學先慎乎德雖悔可追襲揆厥後悔身何及詩及爾小雅爰其適歸等句予滌之悲離襲尋懷明德女心傷悲秦誓我心之憂等句萬姓仇予襲商書小民方興相為敵讐周書敢以王之讎民及古詩崔我則警

王風君子陽陽其二章君子陶陶毛傳云陶陶和樂貌鄭箋云陶陶猶陽陽也

層層征

閻若璩曰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王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舉奏致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政弗忍襲國語庶民弗忍襲六年亂其紀綱二句指夏桀不言太康襲四年羿謂羿廢于田身故國滅了

在周之六月綴朔引夏書以證夏稅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為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姚際恒改夏四月為季秋月朔意謂是與周制異者然則太史引證不合甲子亦當析之矣

本曰已月之為正月不持見古氏已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是也正月者正陽之月正陽日舍為古所尤忌亦持見古氏又見詩小雅蕭蘇氏所謂純陽而位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位陰壯之甚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古傳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又曰荀子君道篇引書曰釋詩外傳作周制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小必濟救之則督奏效等禮的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

閏月戊申日南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五時視三差乃民時初鶏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伐鼓取幣以

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若予推步以厥仲康十三年申推十一年壬申歲閏四月朔入日食限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五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南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五時視三差乃民時初鶏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伐鼓取幣以

掌位四海不合夏紀曰帝中康時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又曰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於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

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偽作古文者似錯認為晨宿

又曰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九月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五月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在位十三年申推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又與

又曰陳琳集有檄吳將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三國志鍾會傳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會與琳不相遠辭語致同足見其時有此等語

陳琳檄文中云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赦詔書所特舍疾又云誅在一人與衆無忌亦雖厥脅從罔治意

按尤氏傳引夏書辰不集于房而東晉古文尚書加季秋月朔者由誤解房宿且傳會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之文不知房是時事秋日在翼尾之間會不得

在房也月令仍用末月陰所在校虞夏差疫一次閔百詩推九月日食在辰末五月在東井亦未計歲差而云然杜元凱注房舍也最確房猶皆火房也之舉

卷二　廿九

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代之蘧棄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吉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厥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衆敎有命湯持非之曰喪師曰關師曰爽師此豈

卷二　三十

又曰墨子尚賢中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

又曰國語單襄公決陳必亡天道賛善而劉淫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天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敎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為鑿然可信無疑而偽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誓中徑以為商先王之命

閻若璩

閒若據曰治要者以至閒同曰為再元班固律歷志
述王御同日惠栽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
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
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
月為子月也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
二月商改月十二月為子月也或問周改月於春秋
而徵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事余曰亦徵於春秋
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正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
月於周為五月班志謂武王以戊午十一月戊子師初
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

故後一月為周正月建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
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為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先
王者以即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
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
也班志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紼
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
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餘分是為蔡氏所
可謂推法最密者矣而偽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
以元祀十有二月為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為
正朔祠告後辟告當以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
朔奉嗣王歸于亳不如商建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為
歲首為後辭於是月子不紊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
月再建丑之月朔以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
為歷元而書之子或入問子以十二月為建子則如
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薨殯而告是以崩年
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
之蘇子瞻既言之矣益成湯為天子用事十三年而
崩則當於丁未太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於戊申
始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

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太甲元年之末非大甲元年之
初也
又曰三統歷引古文伊訓篇
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一語鄭康成注書序與費同伊訓
無誕資有牧方明一語鄭康成注書序與費同伊訓
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篇今安國傳亦無之蓋偽
作此篇者止見孟子有引伊訓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亳二語遂援之以為古論又以論語有百官
總己以聽冢宰三年為居喪之禮詩商頌有衛武之
祖為武湯之稱今文無詰有今王嗣受厥命勞生子

罔不在敬初生為初即位告成之辭論語又有末言也傳曰求助君相人以裨輔而身有引先王之書

僅于一二人有悔聖人之言周易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記有潛以窺泥足而除其處有文變自親始立教自長始孝經有父視者不敢惡於人教親者不敢慢於人變教貴於事視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左傳有上天降災有天稱許國而假手於我寡人墨子有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獄貞臣先及龍逢莫不比方翊住字是甘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蘇有引先王之書距年之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無赦緩告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疾求助君相人以裨輔而身有引先王之書

關若璩曰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中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始言刑書之世起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者正作刑書之象亦為九刑又曰三祈之典皆叔世也於是刑書不起

終均為尹吉曰而竄入太甲上篇中又曰昧爽丕顯見太傳昭三年為說舜之詳陽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思得不投寐遂坐以待旦姚際恒曰先王昧爽丕顯易本傳旦字為爽字者避下句襲孟子坐以待旦字改耳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洽于煞鑿成若若攸乘有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有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蹈於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凡十餘條皆改竄析

於桐三年爲句於桐處仁遷義爲句三年以聽伊尹
之訓己也爲句益太甲被故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
惟伊尹訓是聽益凡六年始復歸於亳踐天子位焉
亦通孟子昔有孔子說一節有兩三年字史記孔子
世家謂子貢凡六年然後去是也雖殺本紀載帝太
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
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
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
而授之政皆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不指被放之後與
孟子少異要爲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

古大臣格君非之難如此僞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間
時皆以書序爲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倣之
此等則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遂將放桐事撰於上篇中
三年復歸事撰於中篇中以合書序而不顧不合孟
子引太甲三篇標出篇名爲禮記所載者四一表記二緇衣一大學
又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似注書序之語字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爲湯
葬地觀晉問孔傳出始有是說遍檢此說果真是漢
武帝時已如湯葬處矣奈何傳極聲書如劉向告成
帝商曰殷湯既葬安予益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
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家始得之趙岐注桐
爲邑亦不云是葬地後漢郡國志采國有虞墓有薄
亭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
雖桐去亳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陵

墓乎
又曰亳有三一南亳殷漢梁國穀熟
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皇甫謐所謂湯都也
一西亳河南偃師皇甫謐帝王世紀謂湯亳在偃師
尹匡師密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與葛爲鄰葛即
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即
史記注謂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今偃師是也
以正之曰故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
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
訓太甲乎仍屬殺熊方說
又曰注曷由而誤；自史記正文盤庚渡河南復居
成湯之故居注遂謂湯亦皆都偃師以實其說不知
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
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險傳

謂先王即景遵于山即往于亳故亳設三面依山鄭
氏謂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是也湯復往居此不知
此原注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于前人之功是
故從都而遷于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
定指湯我曰即指湯湯或者嘗有意亳故山險往視
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陰咸王卒
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改有三亳
易稱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
外非必湯親身從西亳若從西亳終無以為孟子於

桐解矣我疑曰商頌宅殷土茫茫箋云自契至湯八
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亳之殷地止可謂師不
得及殷熟與景既宅殷土是湯親曾居此矣余曰湯
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從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
得有殷稱也愚述篇公皆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
中宗中宗大戊遷在盤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
則亦易之詩作者止武丁後又何妨以武丁所都之
地名上歸其先人乎且上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
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為殷又曰孟子書曰後我后后
又曰孟子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無罰向疑為初征自
葛情事僅可仲述用之以釋湯慤今重出於伊尹曰

中以訓太甲

又曰孟子齊人取燕韋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家小
國韋書曰復我后后來其蘇罰觀兩處上文其辭皆
同而又首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輒易一
為始易始為載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處而李柯后
來其蘇既竄入仲虺之誥中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太

中中篇中耶

又曰中庸碑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
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
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馮景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薄縣注云有湯冢按薄
與亳音義同新唐書曰梁作瑞堂罷民力殫民財為酒
池糟隄縱靡之樂一致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
歌曰江水沛沛分舟楫收分我王樂兮趨歸薄兮薄
亦大兮是薄即亳也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
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又云伊尹冢
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漢書音義臣瓚云湯
葬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
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
有伊尹塚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

甲所以處也其說不一要湯葬亳自無可疑相地近亳而伊尹營宮其側俾適先王亦無可疑惟以三年即歸于亳為主于孟子六年之義是宮辨者

曾成有一德

閻若璩曰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等則師保亦自名於王前曰予旦名公亦名之為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於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於伊尹又屢自稱其字於太甲豈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為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倣洛誥臣之失則緣

姚際恒曰詳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處之歌為文耳諸說皆記於伊尹放桐事

呂氏春秋止有商之向摯無伊摯

又按孔疏云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余謂士臣而不名周公當成王世有其三伊尹當太甲世有其二要太甲自無名伊尹若成王于周公止呼公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子小子是也稱揖若周公予旦是也

又曰說起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師保通先王亦然可疑惟故相三年即歸于亳為主于孟子六年之義是宮辨者

王應麟曰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是
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
燕書或或文无說謂新經以泰為否泰之泰上下不
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誥同音春非
其僞耳
又曰益子別書王曰無異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勉
厥角稽首今改之曰周或無異寧執非敵百姓惇
若勉厥角稽首後儒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
閻若璩曰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
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
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三祀金縢況克商
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繫以時史以統書考之伊
訓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朔書年書月書日注書朔胜魄不繫以時

族矣晉始滅先殺之族矣君子謂其謀己甚矣愚嘗
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書曰始用殉春僞中國而亦
然也洎者於是不可止矣僞作古文者偏見有亂
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泰誓篇中
又曰墨子天志中篇云昔者殷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
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淫辟侮傲天下天亦縱
棄紂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

稱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屈天下於之弃而弗祭非命中篇云討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亦弃其先神而弗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永棄縱而不祭今晚出古文於棄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既於山川二句以合漢子之言刪去天亦縱弃祀而不祭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

又曰天降下民為書辭玩其文義似應至武王耽之止今截至罔敢有越厥志趙岐詮其助上帝寵之為句四方字屬下今以意之四方為句有罪無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書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

又曰書曰天降下民一節自武王耽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偽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以天下罔敢有越厥志為予罔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時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增益泰誓三篇成於初有天下日止稱王武或後史官增入

又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亡之子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曉述之謂非弟子所記乃弟子之所增以尊師則列子中有子當曰貨以何書曰以家書稱哀王曰今王太史公書稱武帝曰今王其必稱今公可知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殷湛注載子於姓上者或是弟子之所記余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亦曰時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今不可失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

此時也弗可失也皆爭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秦穆哀閔慮曰時哉弗可失哉緻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點涉慈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

又曰克曰皆爾尊一段與中篇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又曰吾雖疑孟子引太誓之言於去聲曰聚斂之臣皆為紂不遠在彼殷王謂惟揚侵疆張旃韻協孟子引太誓之言於去聲曰聚斂之臣皆為紂不遠在彼殷王謂

予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榮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

九有以士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今以恐予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寔

入秦誓下篇首以為鐵不遠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寔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士二句為重出

伊訓咸有一德所用而滅去之止留其後之語孟子原文為鐵不遠在彼殷王所謂四語今秦誓既云前王受力行無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得用為鐵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為夏王以作照應前面之辭此其遷就之本懷云

又曰殷本紀宋微子世家皆載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竊策列傳亦同淮南子俶真訓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腥主術訓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敢

又曰墨子文王若日若月下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皆誥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郎其事也偽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議論夾敘事之體又不詳玩其所引玉曰武王時事有誓師再民之不同而一概混置誥誓已甚

又曰殷本紀宋微子世家載其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竊策列傳亦同淮南子俶真訓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腥主術訓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敢

又曰墨子文王若日若月下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會何必為此言

又曰墨子尚同篇有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下言也發眾均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注辭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注辭者也脫出之古文錯遺此數語

賡武成

宋子曰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以文王享國五十年推之九年當從何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白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此豈史臣於未即位前便書為王邪到這裏總難理會

閻若璩曰劉歆作三統厤引武成篇八十二字證之今安國傳迥異武王以一月三日癸巳伐商二月五

日甲子誅紂是歲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生魄十七日乙巳南土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粤六日庚戌是為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為二十四日武王烝祭歲文王于周廟翌日壬子是為二十五日乙卯是為二十七日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燕其事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為王玉于豐其說既無所本以丁未祀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又燕其事相乘且尤可議者古人之書時記事有一定之體若諸篇惟三月丙午朏越三日則為戊申顧命篇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則為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

從前至今為三日七日耳非謂其日而數之也今丁未既祀于周廟癸越三日紫望則為己酉豈庚戌乎又曰既生魄據漢志為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協又曰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二十八日戊午度于孟津二十九日己未還又從而傳之曰二月四日癸巳至于豐越五日甲午朏越三日丙申柴望又燕其事越二日戊戌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所謂越三日七日者皆在朏而改元之說興自太史公書以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興禮記中庸稱武王壹

戎衣而有天下據記稱武始而北出再戒而滅商無所為觀兵更舉之事自偽泰誓三篇興以觀兵為上篇代紂為中下二篇以合於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戊午渡孟津之別太史公書極詳載之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是即張子所謂此事聞不容變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倫夫之意也晚出泰誓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予泰誓上篇曰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非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之

說中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予小子夙夜祗懼以隨自覆厥天之罰非即歸居二年間社屋流書更稱告諸侯棄代紂之說乎凡此書中於魏晉間舉言淆亂之日皆屬有明徵

又曰墨子兼愛中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擾仁人尚作以祐商夏雖老聃豈能詭語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罪予一人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此宇儻宗祢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

又曰武女附為天下適主華嶽葬在左馮昭七年

為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故偽作者又襲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為王若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將告之故追述初起兵誓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雖猶湯誥篇授予小子屬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湊泊處

又曰有仇不為臣一段蔡去首句東征上增肆予二字殷厥士女下復出惟其士女陷我周王見休一句變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動二句

又曰又有仇不為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偽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紹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曰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矜肆罔康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徧告群后而乃後始自尊為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通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

所作

又曰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武王既渡河之下脅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

師尚父經酬舟楫之下

又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日以紀事多大雅三月
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
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
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
互見不必復疑以二月此有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
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去竟覺有三十四
日而後成一月有有之自晦出武成始就考召誥篇
先書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
子皆疑以三月顧命篇先書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

癸酉皆疑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止書日而必於後結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謀明如
此或曰洛誥亦脩輯乙卯費誓稱甲戌堵止有日
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
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繫日於月有一定之體耶
又曰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以二月癸
亥陳未畢而雨
又曰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
朝歌之南郊商郊地稍有廣狹之說也說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地也故誓師之辭曰于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大雅
曰天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不必言商郊倘作武
成篇者昧於此義故武王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辛其旅若林會于牧野誓時甲
僅領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
戰一地止分作兩地用之可乎
又曰帝王世紀云王之於督人也亡者猶表其墓況
存者乎武曰史記殷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商容之
閭無武王視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則出自世家
式智者之門謂箕子當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
過者下兼播二義故曰式商容閭樂記有行商容而

復其位解詩外傳載武王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固
辭不受命之事
又曰今武城列聖惟天分土惟三陲引孟子班爵祿
章非是孟子辭祖禹郊建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
分土惟三不合蓋直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太三等
之說也該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酒誥曰越三世而至康王之誥高曰皇天改大邦殷
之命大明之詩一則曰受代大商再則曰肆伐大商
夫此乃周文公推揚前烈者而必為武王初得天下猶未暇后通修然自尊曰大邑周邪

閻若璩曰史記周書序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保奭保其身體始見費誓新書至顧命猶然又稱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則可證武王時未為太保矣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

又曰注書序禹云作冀首冀州也鄭云獒謂曰冀西戎無君強大有政者為首冀國人遣其首冀來獻見於周

又曰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而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而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已後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分明是說有篇名後按篇名以作書姚際恒曰前此誥命多稱而遠之此又有取於一獒恐撫是理武威篇既言歸馬矣此又言其畜而諄戒何耶

又曰國語仲尼在陳一篇正旅獒之蓋本但自昔武王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為字以分同姓異姓入

君公曰中國語侑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北中書序為東夷章昭則曰東北之國今寧古塔謂東夷者是也今竄為西旅獻獒地即今寧古塔謂東夷者是也今竄為西旅獻獒又曰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其猶卻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學牆面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風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竄改而截其半曰闕惟凡下民惟草矣書敘傳云我德如風民應如草不曰民德曰民應：字由含有草隨風偃之意梅氏為語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待擬諸論語抑且攘孟子揠井九仞余謂揠井可以九仞言而為山不可以九仞言觀荀子一書於山皆曰百仞於淵於谷亦曰百仞惟牆曰數仞未曰十仞下字細審如此

賡徽子之命

閻若璩曰左氏傳十二年傳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無逆朕命仲拜稽首曰臣敢不承受君命以為大患不可不慎也惟休既昌無逆朕命為毋替朕命上已曰慎乃服命不太複乎

賡蔡仲之命

閻若璩曰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
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
命發端第一語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頴末
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啟商基閒王室王
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而僞作是篇者亦如其則行佛其辭曰惟周
公至郊之蔡以為篇端之序

又曰因蔡叔于郭鄰孔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此
聽說也郭鄰正作郭淩出周書作雒解孔晁云地

名未詳所在洵是至蔡顯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為其
父子所封未聞別地世本蔡叔居上蔡宗仲子注云
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
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後漢志河內郡山陽邑
有蔡城劉昭注云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

高景曰漢汝南郡有上蔡縣一統志云
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此故曰新
蔡又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

又曰唐孔氏疏直云蔡叔與管叔至不救竟刪郤以
啟畔一節事使管叔當日但流言于國而不以啟畔

則周公亦必善全之所謂雖有小忿不登聽親是也
衆日以救亂為事亂猶未已之一流言而即致辟則周
公非聖人矣緣誤解金縢弗辟：字為刑辟之辟此
遂誤以致辟二字又連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之
文直似周公不奉王命而一聞流言遽致辟之也者
無怪乎與大誥不合且與祝佗王於是乎殺管叔之
文不合也

唐周官

閻若璩曰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以泛及篇
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詳治字之義

又曰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與唐虞時司
徒敷五教者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
朝職掌而迺遠引上古之制

又曰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均然不同予謂周禮太
宰之職六曰事與小宰之職六曰冢宰掌邦事又六
曰事職則司空斷安曰掌邦事彼易事為土者亦以
左傳定四年昭事授土今文書尚作司空平水土迹以為所自出予不知司空之職鄭
氏謂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
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杉得盡

又曰王制司冠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出乎
又曰今文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
邑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於後
事而恒闕焉要服路遠奔版築之事可以弗及奉
貢六年一朝可覲之而不數如唐孔氏云爾者且要
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蠻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
舊國安世查見矣益驗周禮真出周公而偽作者之

多所牴牾云
又曰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堯在
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
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衛
蠻夷鎮藩故無五服字面作周官者於本序曰六服
合周制矣後文却曰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為
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曰一朝期以五服
為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初盛大一統
之時而即有荒服者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於是
蔡氏為之辭曰周五服在王畿外與禹異六服則並

畿內數之似曾不覩周禮之書
又曰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按傳云三事即立政三
事也予謂立政自立政周官自周官安得強為引證
蓋偽作者特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
欲並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暨大夫總承上文之
辭
又曰考周禮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命數與卿
同故賈誼言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周禮卿即上大
夫考工記九卿朝焉鄭氏謂六卿三孤為九卿可見
孤與卿不相遠安得謂之佐陰大抵蔡氏不甚通古

今官制每：如此
姚際恒曰周家想三年一朝故叔向曰明王之制使
諸侯果如偽書六年一朝子太叔不妄語乎
又曰周本紀云成王既伐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
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
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空作
立政其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公作者亦
奉成王命為之也君臣一體正可想見序與史本不
抵牾作偽者僅見序今周紀不察以魯世家遂謂成
王作周官矣考立政所敘官名與周官之六卿：有

其四馬鄭仅徒廻則無一同者作偽者益以
立政周公作周官成王作庶可掩其不同之迹不知
成王作周官時周公尚在子不應成王顧與之違周
公說沒乎又可以周公肉未寒而盡反之乎必不爾
矣

贊君陳

閻若璩曰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何曾集解引漢已成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是
以書云為一句孝乎惟孝為一句友于兄弟為一句
晉書夏侯湛見弟誄方人者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滿岳開君賦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
也是其證也錢為書讀益謙家藏淳熙九經本點斷句
讀號稱精審亦以孝乎惟孝四字為句元是張未誰
陽郡黃氏友于泉銘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張齊賢
永貴宗命侯弟子贊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太平御
覽引論語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王利貞出川石
之相告誡則為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為導欲坊記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
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
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偽作君陳篇者竟將孝乎二
字讀屬上為孔子之言歷覽載籍所引詩書之文從

書序有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遂
篇俱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史以臣語如顧命
篇體例耶

分顧命為康王之誥

孔穎達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鄭王本
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
始為康王之誥

顧寡命

閻若璩曰當疑劉歆三統厤未又引畢命豐刑曰惟
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

今古文皆稱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于此既而思
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
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生安國未
遠流傳定真而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闕於歷法故不
忍弃之偽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己不合特
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者投方明作武成者
遺粵若來二月己下之辭為露其尻也

又曰唐孔氏既引畢命豐刑曰云云于策字下增一
字傳會以為至于豐

書字今漢書本闕姚際恒曰今畢命穆王命作下文云惟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
增至于豐者案宅洛係大事須告文王之廟故言至
六年薨以此證之成非三十年而何所云後三十年

畢公是為康王十二年歷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
三年言三紀者舉大數固不必一一膠合偽作古文
者却似誤讀三統厤之攝政七年以為即在成王三
十年之內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顧命凡
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
故曰既厤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
其文以求合而敢故與厤并地哉此誤所由來也

乃實指其紀數之年非謚元年元數者

賈囧命

閻若璩曰作古文者生于錯解未正之日故書亦隨之誤今又得一事是怵惕惟厲頼建疏厲訓危也即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子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撫厥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已上人必不誤讀厲連上若王輔弼葉可知詎意周揚王時以輔弼為本而葉脫之乎其出魏晉間可知張諫為陳崇等奏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淮南子人間訓曰終日乾乾以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

又曰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黎申誡太僕國之政作黎命復掌紀謂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也命伯冏為太僕正也

與篇序絶不相侔益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太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邦書序之文載入本紀若魏晉間無由覩逸書但止依傚書序為說而不顧與

似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字不曾見可疑之甚

又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詩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文字

贋序所言墳典丘索

王應麟曰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貫達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宜設之唯為融以為八卦恩按國語史伯曰千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葉適曰安國書序言典墳至臬商周誥義興雅歷代以為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笈籙剪淨則是孔子所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

王柏曰古文尚書序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夫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

閻若璩曰秀水徐嘉炎勝力謂余書大序不類西京不待言而尤悖理者讚易道以斷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上文明云皆帝王遺書既帝王遺書夫子刪之定之可也黜之除之其可通乎

朱子曰某嘗疑孔安國書序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部

史胥馳

贋孔安國序

王柏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蔓商虢爲
鳥迹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趨
孔壁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
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攷驗故
驗偏旁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遂其辭曰以所聞伏生
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
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
古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
屢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
載於書大序其妄誕欺惑後世無疑

藏在秘府杜預時謂科斗書久廢則可孔安國時則
不可即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丘明傳春秋皆以
古文綴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
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
後又云張蒼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銘
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但謂漢承秦
制以八體試學僮不云六體與蕭何律學僮宏古文
奇字序先于許氏止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又云秦
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云漢不用古文說
孔子宅已前無所爲古文也者不知藝文志云漢興
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已
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高書御史
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趨
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
印章書幡信蕭何國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
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北平侯張蒼修春秋古
氏傳多古字史言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
書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比冬章乂明者不待孔
安國以今文字參考而後可識也
又曰杜預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汲郡人有發冢者
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惟預時謂科斗
古文綴云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是
亦絕經典之古文耳非謂天下盡不識之也不然何
後又云張蒼獻左氏傳郡國山川往往得鼎彝銘
即前代之古文非先孔子壁而出者乎但謂漢承秦
制以八體試學僮不云六體與蕭何律學僮宏古文
奇字序先于許氏止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又云秦
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未嘗云漢不用古文說
由于說文序漢以八體試學僮一語不知漢已六體

六體有古文在內與秦殊又說於新莽時六書古文奇字云云不知此即漢六體舊制非莽始太史公自序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繼云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蓋秦有天下者十五年僅此十五年天下不習尚古文漢一興而古文復矣(任伯埻下序今焚書始禁古文距漢興幾七年)

又曰說文序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遑其說又矣尉律漢律篇名蓋漢至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僅有一二通人如賈逵輩方相從受古學耳降至魏晉恒作書勢去漢踰遠并謂魯恭王得孔子宅書時已不復知古文謂之林斗書漢代秘藏希得見彼時自有此種議論數語模述甚微文字不作于漢武之時決矣

茶菓尊曰古文之存於今者如壇山石鼓陽獾碣皆與大小篆不甚相遠窃意孔子雅言者書當時誦習授受未必用辭斠之文何獨孔壁所藏書與論語孝經悉科斗文字安國書序作僞者藉此欺人魯靈王壞孔壁所得引之各冠其篇首曰實相附近此則明證又曰尚書百篇序原自為一篇不分冠各篇之首者自孔安國傳始也鄭康成注書序而自為一篇唐世尚存孔穎達尚書疏備載之所云氏疑之當矣

贋序所言篇卷

孔穎達曰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如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如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安國發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之分鄭以同題者同卷異卷以別序故也

尚書十逸篇數與孔傳不合

賈序所言會國有亞盩事

閻若璩曰孔子世家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請以所得壞宅書考之科斗文字為隸古定以授都尉朝受詔夕安國上之遭巫蠱事起未及施行藏之秘府其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又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付安國安國以今文讀考校二篇脫誤二十有餘字以隸古定寫之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研精覃思博攷採摭以立訓傳既畢會國有亞盩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脩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會國有亞盩則初獻書時未有亞盩何不即立於學官而乃云以亞盩事未及施行那蔡偽作此書者知

漢制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云子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說是安國之辛本在太初以前若亞盩事發乃征和元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敘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盩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偽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亞盩事經籍道息竟安得為孟卒乎又安國大序謂得壁中書逸十篇作傳於是研精覃思博攷採摭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攷採摭以立訓傳既畢會國有亞盩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脩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會國有亞盩則初獻書時未有亞盩何不即立於學官而乃云以亞盩事未及施行那蔡偽作此書者知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亞盩事未列

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來安國書序之偽不待攻而自破矣

又曰或曰史記雖云訖于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遷李陵之禍寔天漢三年也故荀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今於李廣傳附載陵事於大宛傳載李廣利事又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壺充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真書亦盡獻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於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

安國傳稱安國受書於伏生又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譜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次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亟盡事於公孫年七十有七矣尚得謂之早卒乎當依漢紀增家字為是

廣孔安國書傳

陸德明曰王肅亦注今文而附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竊之乎

孔穎達曰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窺見孔傳故注亂其

紀綱為更太康時

朱子曰孔氏書注疑非安國所注蓋文字固善不是西漢人文章豈如此但有太猶處決不如此固善也

又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部盡釋之

又曰孔安國解經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學做出來

國若瑨曰王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後于王肅

傳注相同者乃孔窮王非王窃孔也只以一事明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為閏月則二十七月而祔即吉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肅已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於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祥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

又曰劉炫稱名曰閏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謂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溯而上之傳公羊子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歷

乙巳在十一月五六二年冬傳之喪已二十六月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
十七月者王肅者誠禮必及鄭氏以禫月祥而縞是
月禫徙月樂為據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
不繫於上也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
就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于果禫在祥月鹿白月中
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自王氏誤標蒸嘗之者尤
盛於魏晉間依禮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
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擯弓
別若謂中月為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

為陰陽家北辰為星宗岱山為山宗河海為水宗所
謂古尚書說者實達之說也謙允南五經然否論後
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故今孔傳無之正義引晉
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
世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
八篇之書而為信之出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引孔
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
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
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
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遐南方巡
朱彝尊曰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

宇死於荒梧之野而葬焉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為禹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班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為崇伯而世紀則云鯀為崇伯禹孔傳釋名侯為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名侯為相所述與孔傳多不同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冲所校冲在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鄭小時常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徑進其後官至

太傅祿北鄉公凡十九年陰極禁通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則泰之於朝何猶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冲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壁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已成之說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

按孔沖遠引晉書言梅賾上孔氏古文出於鄭冲必當賾進書飾辭而史錄之非實能考得其源流也至以為王肅似私見古文而閟百許證之為作偽者安王肅是豈然矣錢綸修曉徵書與予論及此疑

古文尚書乃肅私為之故東晉始出肅未見逆書十六篇乃博採傳記所引書辭為偽書二十五篇假託於孔氏而為之傳其意欲以証己之言而難鄭益即偽作孔子家語之故智再非王肅無此淹博深不能如此善摹古也肅既自為今文作解又為偽古文書傳使後人得之驚服其解之精確與古文尚書皆肅偽本其近理處摹古處反有時背道處俱相類斯言似得其實

貢書傳所言水道地名

閻若璩曰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

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杜氏預於濟水東北至高平下五字作脫字今本平下有東字濟下有北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清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泉勞改昔則自鄆公臺東入河出今改流鄆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迹與武禹時濟水半分南北此則分而二為不同與（畢沅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河南北經皆枯竭其後水流通津泉勞改昔則自鄆公臺東入河出今改流鄆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迹與武禹時濟水半分南北此則分而二為不同與畢沅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河南北經皆枯竭其後水流不復疏鑿通之言也）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偽宜傳統當曰濟水入河流數十里滎為滎澤在敖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流十數里而南截河濟（水經注引此條下文同此條）

汉流新道分趨而曰入注流數里復為蒙字在故倉東南澶以塞為平地之故迹故澶今猶謂然故陂又曰宋傳氏寅高貢集解引許氏說文曰菏澤水在山陽胡陵東安國西而班固以為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古胡陵地也今引菏水東菏澤所在不同班許二氏殊途同歸余固悟偽孔傳在說文後菏澤在胡陵正本說文來俟攷說誤一水字

又曰前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為黃澗水出潛亭北此蓋即為武帝博士黃霸所買以解孔傳之人所假託良有以也

又曰閻百詩據金城郡為漢昭帝所置以解孔傳之偽黃子鴻難之曰安知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百詩未有以應也今按安國卒於武帝之世昭帝紀始元六年以邊塞闊遠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地志積石山祭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矣況縣亦且水經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東唐為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臨洮府之蘭州也庾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也

又曰孔傳云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渑池山渑出河南北山與漢志異正義既引漢志又為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衆隨山在上洛縣境內渑池山在渑池縣又若敘

在新安縣西穀城普亭北此卽河南境內之北山也
志詳而傳略所採小異耳渭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
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
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不伊出陸渾山新安過池亦本
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過池流同而源異今乃云
澗出渑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
誤矣

隸古定書

晁公武曰孔安國以隸古文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
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李明不

喜古文改從今文曲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一二
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
以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
奇古非字書傳會篆隸者所能引學者考之可以得
制字之本也

正應麟曰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
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
有古字蓋亦無幾字鑒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
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
宋景文筆記云楊簡得古文尚書釋文請之大書

傳會為隸古者乎

曆劇解曰本尚書

顧炎武曰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
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
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痛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
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
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
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斐頡之古書
世學尤可怪焉（鄒人言出其子弟傳授往往憑之）曰箕子
朝鮮本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

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使國本者徐市為秦博士
因李斯坑校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倭上
立使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
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
是說而世少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
有其事我日本之賦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
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
不以獻之朝走而藏之家何也宋戴平中日本僧奝然
來獻不言有尚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
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
皆謂之商書文公五年引次解明克高明柔克成公
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祖
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

寫附朱目錄皆開百篇尚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宣宗
八年者宋元祐六年先是哀平中日本僧奝然以
鄭康成注本經來獻不言有尚書王惲中堂事紀載
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
泛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否曰與中國書不殊
然則高麗之書猶夫中國之書耳百篇尚書高麗且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缺書此今文三十四篇無
奎子之歌眠又何以不放而
也卅史記夏本紀尚先九
卅而後道山道水五子
故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湯誥石經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疇之義

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永叔雖有是說和叔少益
疑之焉翔仲亦疑之鄭漁高麗史宣宗八年五月
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開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
書所求書目錄校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
寫附來目錄皆開百篇尚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宣宗
八年者宋元祐六年先是哀平中日本僧奝然以
鄭康成注本經來獻不言有尚書王惲中堂事紀載
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
泛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否曰與中國書不殊
然則高麗之書猶夫中國之書耳百篇尚書高麗且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缺書此今文三十四篇無
奎子之歌眠又何以不放而
也卅史記夏本紀尚先九
卅而後道山道水五子
故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湯誥石經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疇之義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缺書此今文三十四篇無
奎子之歌眠又何以不放而
也卅史記夏本紀尚先九
卅而後道山道水五子
故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湯誥石經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疇之義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缺書此今文三十四篇無
奎子之歌眠又何以不放而
也卅史記夏本紀尚先九
卅而後道山道水五子
故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湯誥石經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疇之義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缺書此今文三十四篇無
奎子之歌眠又何以不放而
也卅史記夏本紀尚先九
卅而後道山道水五子
故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湯誥石經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疇之義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缺書此今文三十四篇無
奎子之歌眠又何以不放而
也卅史記夏本紀尚先九
卅而後道山道水五子
故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湯誥石經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疇之義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缺書此今文三十四篇無
奎子之歌眠又何以不放而
也卅史記夏本紀尚先九
卅而後道山道水五子
故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湯誥石經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疇之義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缺書此今文三十四篇無
奎子之歌眠又何以不放而
也卅史記夏本紀尚先九
卅而後道山道水五子
故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湯誥石經
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
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方人先經後疇之義
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歷初尚書鄭曉本春秋正書請命
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真無異人說荅云

程子曰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
事夫其義理如許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
黃帝之說爾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
變之術窈窕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
耶
晁公武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墳
皆古文而博厎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累階
志皆無之世以為天變偽撰
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七年
毛漸奉使京西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謂之
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其中有
姓紀一篇皇策一篇合為三卷皆依託也
陳振孫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西京得之唐州民
舍其辭誕誣不經蓋偽書也
朱子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
偽妄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
略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
耳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
顓頊矣受有太圖在上大矩在下法能法之為民父

母之論可學
又曰古三墳書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北陽民家
紹興中沈斐刻於磐學近歲火板不存予從張子長
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為別以伏羲連山
神農歸藏軒轅坤乾易合其目墳各有傳又有姓紀
皇策政典之篇後序稱天復中青城山裂石中所得
不云何人亦可疑矣按三墳漢執文志已無傳隋史
氣劉炫採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子長謂此書卷題
不同亦非炫所採者天復乃唐末號其之二千年一
旦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按晁公武云張商英偽
撰蓋得其實矣
盛照明曰三墳乃偽書必字合從八戈此從心如一
筆走之合從走此院偽作之字引證甚多
朱彝尊曰按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若許行為神
農之言列子稱黃帝之書皆是豈必三墳五典哉以

三漢五典實三皇五帝之書本於隋孔安國書序也
觀杜氏注左傳墳典即書第云皆古書名未嘗定為
三皇五帝之書足以證其非矣至於三墳偽書人知
其謬以鄭漁仲之博洽獨信之不疑毋乃過與

逸周書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云所論百篇之餘也今存四十五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諸誓誥也蓋孔子刪書之餘）

隋書經籍志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晁公武讀書志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別有解題程晉秦陰九攻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繫箕子吝穆穆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別有解題程晉秦陰九攻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繫箕子吝穆穆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今京本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敘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為孔子刪書之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為之

本朝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塚所得竹簡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別有解題程晉秦陰九攻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繫箕子吝穆穆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洪邁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與所質信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說異顏師古註詩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答以為逸周書此亦領之然則非全書也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善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又發塚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篇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聲之汲塚失其

仁父劉后村謂闕其一誤也

先儒論六詩

鄭康成曰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設取善事以諭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孔穎達曰此云見者大謂判詩之比也興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

孔穎達曰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詩亦異體頌唯序其成功不陳刺惡故頌之聲和而緩雅聲樂記曰人不能無亂

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樂記曰人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詩各有體：各有聲太師聽聲得情知其本意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鄭志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兵扎觀詩己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以為鄭云孔子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題比賦也或以已合於風雅頌中則孔子以前朱合之時比賦興別為篇卷若然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雅頌以比賦興為體若比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雅頌矣

王應麟曰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鄭康成為雅興序無異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與解頌新語云文王之風格于鄭康成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藻序以為可以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案李氏曰小雅或猶有風之體大雅言成於頌矣）

王應麟曰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頌六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并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彫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

隱翳林之言本於此閒
興于君而君子美之為
子歎君子大之取其足
而相資也古與毛義同
王柏曰風雅之別即時
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
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唯
朕謂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至於楚詞之集注後
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蓋矣其言曰風則閭
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
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
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

卷三　四

而列國之風附焉北詩之本旨也宋程大昌詩論國風之目始於記王制言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即記曰至書十二牧而風無害

按周禮太師陳六詩有風而無南則周南召南固不可謂非風之體矣以其命之曰南而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禮記文王世子篇曰有南籥先儒因謂南者樂章之名則毛詩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為非考之詩辭文王之化自岐被江漢之域北當為二南所以命名之故毛詩序未可非既以周召統紀南國之詩而稱風之首用之樂章於是南雅並奏樂器亦因之以得

頌　總論

頌者美武王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歌豳雅祭蜡則歌豳頌豳雅豳頌之聲而用之所報

稱耳謂南邶為詩之正經則可謂自周南至豳總謂之國風為誤則未為確論也

何彼襛矣

毛詩傳曰平正也武王女又王孫適齊侯之子（顧炎武曰）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為昏姻之盛則必直言之如秦衛莊姜則曰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莫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識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前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齊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全於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于張大之齊齊盟有主之盛禮節之其下嫁之時猶能脩周之舊典而容色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與周道於東方之意乎益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

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據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者

之為財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

己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為是紛；之說是易知聖人之意哉或曰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言其容則德可知矣故碩人之詩美其君夫人者至無所不極其形容而野有之貞亦云有女如玉即唐人為妃主碑文亦多有譬其姿色者豈若宋代以下之人以此為諱而不道乎夫婦人倫之本風俗王道之大原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以此合是則東周以後事無可稱而民間之謠刺皆屬之王風矣況二南之與民風其來自別宣王之世

之後先王以周禮治諸侯之本也詩之得附於南者不尊嫡自是而下爾也巫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一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止與天子下無方伯綱紀矣故孔子採謠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

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陸德明曰關雎至駉凡二十五篇謂之正風從邶相舟訖酌凡七月十三國並變風也鹿鳴至菁菁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鹿鳴至魚麗十篇文武之小雅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成王周公之小雅六月至無羊十四篇宣王之變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中毛皆以為盛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為幽王之變小雅鄭以為刺王室之詩也

桓王之女與莊王之子平王之孫也桓王之女則洩父之孫莊王之女則洩父之子平王之孫也桓王之女與詩辭傳會恐未然也況春秋之兩書王姬則未知為桓王之女與莊王之女與桓王在位二十五年此時必無姊妹故洪氏但以為莊王姊妹然桓王乃

嫁于齊而不書者固多矣先儒欲以春秋所書之王

又曰何彼襛矣以莊王之事而附于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為詁訓因改其第焉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武王之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雅戴植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國多變大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國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國變矣板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

雅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頌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二之正為正風歌之變為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薛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為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為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商魯之頌聚周頌敬懼而謙恭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歌天勑昭假烈祖之德而來享王公之強事以為戒而來助祭明民之意至其言作商之

雅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頌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二之正為正風歌之變為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薛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為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為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商魯之頌聚周頌敬懼而謙恭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歌天勑昭假烈祖之德而來享王公之強事以為戒而來助祭明民之意至其言作商之

商詩頌侈靡而夸大然其音荀合何往非頌人采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頌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韓愈說被之絃歌播之金石云胡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云胡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云胡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

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修於前人者乎（如韓愈之論孟荀尤修之）一傳而周遂亡嗚乎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周不待洧水之憂析父之利而後見之也

按風雅之有正變也所言者治世之正事則為正所言者亂世之變事則為變先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污辭不可以訓者鄭衛其最也然其間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貽後人於先儒之說不敢少異而獨於鄭衛又嘗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論語荅顏淵為邦一節蓋有刪詩示萬世反牧鄭聲以備六藝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昌黎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所以為吾警戒懲創之資邪若夫雅鄭若干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桑中小序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不為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房中之樂也

隱然自見于言外矣或曰桑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褻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褻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詞雖近於謔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彼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屬雜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牧鄭聲以備六藝乎

朱子曰孔子之刪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昌黎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所以為吾警戒懲創之資邪若夫雅鄭若干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桑中小序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不為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房中之樂也

御樂也二雅之正鋼史之紀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於序義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國已無政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可以誌時變觀土風耳今必曰三百篇皆采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爲何等之鬼神美惡而惡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施用亦異則固不嫌於廁雅矣今於雅鄭之實參之既不詳於廁雜之名義之又太甚顧乃文以風刺之美說強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廁雜之甚而不自知也

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吾猶以其理與辭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歷上林猶有所譏也淺廣如不可用之於樂是謂樂章也樂者筦絃鏗鼓之屬也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說之說而何禮義之止此乎

顧起元曰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督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大聲與辭其分國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而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謳浪啁哳之語乎按論語曰鄭聲淫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大所謂聲所謂音者非謂其詩也亦非方土音聲之謂也此靡靡之音作於鄭衛桑間濮上者爾他國之人奏之而皆然頌之章令奏而歌之詩章自正音聲自淫也此夫子之所放所惡而不可復御者也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間濮上之音非桑中一詩其義甚明南豳雅頌用之於樂是謂樂章也樂者筦絃鏗鼓之屬也而發乎口者音聲也樂與音則有辨矣而詩之與樂百篇皆不可歌則已如皆可歌得判聲詩爲二矣

記言桑間又與詩篇之名桑中者同何以見桑間非桑中詩趣曰桑間濮上其桑於淫自對時已然史記言中山猶有沙邱耐淫地餘民亦其類也然濮上亦隨時而變對時及衛之先淫地也至周末則好氣任俠故史記云濮上之音引對作靡：之樂為風也鄭注樂記桑間濮上之音引對作靡：之樂為證不引桑中之詩明桑間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不因桑中詩也許氏異義以鄭詩解鄭聲淫而廣成頌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此說辨別精微注聲者煩手躑躅之聲也

琴瑟稱雅桑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而徹者故鳴琴以奔富厚則為煩手躑躅之聲而音之來自琴瑟者無非淫猶以淫聲歌詩辭而音之來自口者無非淫也人為之非詩與樂器為之也邶鄘衛之錯衣燕：柏舟等篇鄭之女曰雞鳴何慨二南是知夫子之言鄭聲淫樂記之言桑間濮上之音不可據以論詩辭也

詩譜五際六情緯候附文四見

詩譜五際六情緯候附文

翼奉曰詩有五際若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孔頴達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漢以下十有

此則有變改之政

孔頴達曰按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漸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說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亥大東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含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論言

王應麟曰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撰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危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

詩之編次

孔頴達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漢以下十有

餘國猶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
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
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
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
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為次則雖喻之作遠在豳
孔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
作後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
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竊迹其先封善否於其詩之
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
其次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

國之次當是太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裏二十
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稱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
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
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
則如左傳之次鄉飲酒云無算樂注云燕樂亦無算
數或問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
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也以其徧歌謂之
無數不以不次為無算也
歐陽永叔曰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
變則先代之風化褒義消亡極矣故次以秦秦之始
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哀侵而始大故美其始有

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程泰之伯亡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學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憚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自昔天下何嘗不極亂而興治草創而為安固家之先其君盛也趙時務農以厚民生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王業成而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因其叙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益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為

張子曰詩固有次叙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自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詩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朱子曰十五國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又以世諸

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益說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

王應麟曰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衛自別於衛而諸侯漫無統紀及其敝亂思治者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鄭淑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盤終

盤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穎達以為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周益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

顧炎武曰邶鄘衛者總名也不當分某篇為邶某篇為鄘某篇為衛分而為三者漢儒之誤以此詩之簡獨多故分三名以各冠之而非夫子之舊也六藝小雅詩以為王朝詩以為衛毛公頌有升降乘韎之篇毛公以為王朝詩以為衛毛公以頌有升降乘韎之篇毛公以為王朝詩以為衛毛公以則如今頌之次序多出於漢儒也新序魯敬公使衛定公之子閔其弟之女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而襄公三十一

年北宮文子之言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此詩今為邶之首篇乃不曰邶而曰衛是知累言之則曰邶鄘衛專言之則曰衛一也猶之言敵而言荊楚秋之而大師之職掌其名乎然名雖舊而辭云爾意者西周之時故有邶鄘之詩及洪王之亡而又曰自洪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

又曰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逮見文假外理以定情貴為顯辭鑒之貌草寫意象唔之聲凡此取辭：之形飢渴扵：之狀天：與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部孔穎達曰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復部

是也

詩篇名

卷三　十一

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矢器十左氏桓公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諸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縢薛之無詩徵也若乃號鄶皆為鄭滅而銳猶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豩獨無詩

桃名而俱舉其從氓狀而見遺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弱廣權輿弱屬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其首章之義令而戒文氓丰蕩緜之類取章中一事雅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兩無正酌賚於詩亦

嚴坦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

卷三　十二

者司失其傳爾

又曰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豩無風而弋徵施

邶之詩錄於邶

按程子所論詩之先後與易之序卦傳相似然要為

室文附會於經無當也以大儒尚為此等議論讀之

一取緜：之義一以葛藟為名緜蠻黃鳥與文：黃

高同一取孫愛之義一以黃鳥為名

刪詩

史記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隋書經籍志曰戛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頌美盛德建武相繼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採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風齊風魏唐秦陳檜曹豳雅頌之音以備六義王道興廢繫乎時政用此感人移風易俗經夫子刪定上采殷代下取魯凡三百五篇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按周詩又請侯用為樂章今其於京氏傳者皆史官先所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未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判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諸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來見得刪與不刪

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一篇者皆商周之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論而

之一字為意之字故句刪其字也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

孔子十去其九

歐陽永叔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

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又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

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

逸詩篇名若narrow首焉駟駸駸大戴禮記作

左傳皆有其辭唯采葑采葑傳在禮河水新宮傳在

無辭或謂河水洋洋北流浸彼稻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

之一篇為意之字故句刪其字也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

一篇者皆商周之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論而

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未得許多詩夫子

不曾刪去只是判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諸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

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來見得刪與不刪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按周

詩又請侯用為樂章今其於京氏傳者皆史官先所

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歐陽永叔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

又曰事係行父請命詩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文子

之命刊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narrow首焉駟駸駸大戴禮記新招

左傳皆有其辭唯采葑采葑傳在禮河水新宮茅鴟傳在鴟鴞

無辭或謂河水洋洋北流浸彼稻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

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

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
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有刪一句者思政之周徨
疏引春秋傳云月離於箕風揚沙詩也素以為絢兮
今采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
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
之刪亦不止驪駒之詩語書楚之類
蘇大齋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
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為完書矣而凡
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
乎今者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
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
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為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
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
地醜德聲而獨於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
刪之與當事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是夫子未刪詩
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
之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朱蔡傳曰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
誦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

齊祭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
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
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
孔子於騶虞采蘋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
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
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
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
夏掌於鍾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
夏牲出入奏昭夏獻酬飲酒之禮賓出奏陔卿射之禮
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卉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
驚此又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心刪之俾禮廢而
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欲人乃及以先世之所校歸祀
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
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
何也且詩至于三千篇則韜斬之所采定不止於十
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祭出十三國之

外者又子所稱言一則曰誦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藉疑當日掌之王制班之倭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不知為刺詩而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偏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口誦者偏遺忘也一則樂師瞽叟止紀其音節而士其辭實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

漢儒傳詩四家

史記儒林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傳申公者魯人也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韓生者燕人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申公為詩訓故而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魯轅固生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雜說或非其本義與不得已學最為近之三家皆到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後漢書永平中帝令選楷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八
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授荼春秋古文尚
書毛詩四經由是遂行于世
隋書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
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
亦傳詩是為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
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陸德明曰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
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傳毛亨：授毛
萇

孔穎達曰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魯郡郎毛
氏元貢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又曰漢初為傳訓者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
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訓詁亦與經別
也及馬融為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當此詩引經附
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元在經傳之下矣毛詩經
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朱傳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
之今觀其書所釋踰竭踰越與金縢合解北山烝民與孟

范處義曰而無正韓氏作而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篇首多而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窮謂韓詩世字有
之未心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雜居之語故
如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
又曰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
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
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睎
睎正考父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父美斯作新廟非作
頌也韓氏之傳授蓋矣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
特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唯河間
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與後謝曼卿衛宏
賈逵馬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
之今觀其書所釋踰竭與金縢合解北山烝民與孟

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
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
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
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
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實其說多從齊魯韓逮至魏晉
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
毛氏故齊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
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
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于
世也

呂祖謙曰以齊魯韓之義考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適
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
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王應麟曰元城謂韓詩有而無極篇亭云雨無極正
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極與其趣傷我稼穡八字朱
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
大夫謝居之後智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
者非是解頗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
事者之傳會

又曰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

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
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氏之儒陶淵明群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
陽為材以易俗之儒歟名失
又曰雖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石
子學子注孟仲子子思之從昆弟子孟子者名氏之旨與
又曰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卿詩序及孟子所謂高
子也以絲衣釋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
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故訓傳一云魯
人失其姓名學記鄭鄉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
北正義云依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小毛公之人毛萇序錄亦名萇今後漢書作萇此後漢書趙
不通及多改字之獘然亦有足以裨毛詩之所未及

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

陸德明釋文於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至用之邦國焉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

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序並是鄭注所以無鑒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成伯璵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篤罹后妃之本也湯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為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為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坐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為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瞭人亦不解不得

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子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為之子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宋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究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

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放逐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宜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公為狄人所滅緑衣之詩既曰絺兮綌兮淡其所以感我者深矣又曰絺綌淡尸此蓋衆說並傳備氏得其序大國謂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

善辭美意俯徐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關雎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以鄉田以時仁如鄉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艸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宋之所作矛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晁公武曰詩序簡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毛詩猶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舉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胡銓論也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詳君上顯暴醜亂之迹雖諂之私不是六經之志孫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有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毛萇窃疑之詩上及於文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子程說亦如王氏凡此諸家紛紛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後學作毛詩序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足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

書說本如此說深得之益自漢以來為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冠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詩之文辭豈必盡待序而後明哉

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分經之誤故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書舜典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復篇後而題於篇端不為注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依憑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為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陸德明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為嘉樂豈皆見今之詩序邶六月之序由鎬之後雖以南有嘉魚崇邱之後雖以南山有臺文辭皮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

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七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邱由儀為一此秦火之後經生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士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次第亂毛撰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為六月之序據閟文發明或紀本事或擇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淡不能盡當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愈遠矣

黃震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

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採求古始其說頗警俗雖束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事矣

焉端疏曰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于敘述風諭之意淫於指斥夫荼苣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荼苣之情狀而已乘雛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頹廢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

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若令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炙宏九錫之文耳綢繆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還戍役而作也而深求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本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文公胡不明索詩辭別自為說而牽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詞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

淫辭之具乎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為男女淫決奔詩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卿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葛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歌謠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

而垂鑒於後世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國不容存而湯武救斯錄文武而棄桀紂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莊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采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文公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鄭衛之音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即鄘衛三十九篇是也采閒衛之一篇采中是也二南雅頌除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

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國雖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闕疑闕殆闕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晝能主祭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諸如鄭伯有賦鴻雁之卒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之賦將仲子兮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蓋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賦清人賦野有蔓草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作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是美善于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

薛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識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聘多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產辭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雞鳴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信者也

朱鶴林曰說者謂考亭集傳頗助今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為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着義之長有仍不用己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苟忽者哉

朱彝尊曰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判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殷其雷閔陳刺奔女也采葛離伯封作也雞鳴說人也而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極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宴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伋之傳母作泰離為尹吉甫尹伯奇之傳以芣苢為婦人樂有子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野有蔓草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歸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傳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魯詩雖亡度當日經師必有序雖毛詩之序本子子夏子夏習詩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藉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淵於序言子夏授魯申公魏人李克魏文侯師卜商序詩授魯人大毛公趙人荀卿子此淵於序言子夏傳經師相授最仲子此雖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固而存之不廢若大南陵六詩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而亡其辭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為序乎

又曰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分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同之序有別而通則同耶

按毛詩序傳自毛公以為子夏之學雖不子夏所為要之師承當不誣焉不識高叟言詩先儒以為子夏授詩高行子卽其人是先師相傳固已不能無失矣郭虛成言衆篇之義合編丟毛公始分未嘗一語及衛敬仲康成去敬仲不遠若序果敬仲附益豈得不言大抵序之首一句所謂衆篇之義者其下附益乃毛公發明首一句之指敬仲無與獨後漢書言衛宏作毛詩序不知其所作者為何況范氏傳聞多失實當以康成所未言斷詩序非宏作可也

元已後刪詩譚妄

卷三　四十五

王柏詩可言集二十卷方回曰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為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卷朱子答何叔京書又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王柏詩辨說成德曰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為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為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使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基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

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論人如此朱蓼菁曰自朱子專主古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吳師道曰自北山何先生基得魏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遂公四傳有祖無間益大以尊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正先生嘗謂分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裡首麥秀黍離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故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旨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益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因疑集中淫詩當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意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朱葬尊曰詩三百十一篇孔子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刪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篇者乎

王漸逵讀詩記漸逵自序曰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闕取朱子之意復爲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旨章旨而改正之未暇也

李粧綸詩教考黃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刪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篇者乎

子所定依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被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盡定為淫奔之詩故傳而魯齋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猶全漢儒取刪去之詩是數此支離之說也大旨詩教考益本諸王氏詩本與邪而王氏刪之於前專氏削之於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詩傳詩說

何楷曰近世有偽為魯詩傳者其意蓋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實自揆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偽書也

毛奇齡曰詩傳芋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慶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為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為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分文用作音注副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亭本寧則復令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如子所定依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被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盡定為淫奔之詩故傳而魯齋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猶全漢儒取刪去之詩是數此支離之說也大旨詩教考益本諸王氏詩本與邪而王氏刪之於前專氏削之於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詩傳詩說

何楷曰近世有偽為魯詩傳者其意蓋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實自揆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偽書也

毛奇齡曰詩傳芋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慶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為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為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分文用作音注副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亭本寧則復令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如子

為小正大雅為大正盡爻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轼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為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偽為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為此書以欺世適其聽見卵偷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偽未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秘閣石本作序至於稟書民者不知石經為坊偽撰乃誣文裕佐佐得之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自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未為所惑也

周禮周公之遺典

孫之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式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莫以為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邈遠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導思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諧烝庶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官府胥史百執事之職掌官中巫祝之事凡官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焉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宏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禹貢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官府胥史百執事之職掌官中巫祝各設命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

王炎曰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炎火漢興諸儒掇拾於煨燼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為等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俱以為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拗不可行而雖賢哲亦

有司彙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周末見其為行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隨易濶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款卷之偽書而不可行或以為無關雖辭趾之意則不能行愚

朱子曰胡氏父子以周禮為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又曰今人不信周官據秦言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宏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禹貢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官府胥史百執事之職掌官中巫祝各設命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

不能行其政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藏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貿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

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都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芟舍大閱之法以簡其車徒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察之焉幾無曠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予人痛癢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視為一體則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次第舉行矣

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掌制六合宰

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謹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宇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翼黃之慈良王起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論其土俗而施於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錄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瘝憒曾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既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意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上不分non官不世守為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為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為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為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

以簡靖猶或無幾稍涉紛擾則不勝其潰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具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興

人謗之曰孰教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哭之按鄭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偽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善但未能悉遵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普之謗譖者轉而為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治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

變常平而為青苗議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韓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雖之逃亡逃亡之息如青苗之為然照寧諸賢皆言非竊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為貸者願貸予之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責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通則損民而無所益國不若常平之為簡易而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為美談未嘗見其有煩擾之敝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單民槩民陳民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堂盡

簡使賒貸之法損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百交為繁擾然猶羅雀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州官衆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為其簡易者而欲為其煩擾者耶謂周禮為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餘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

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誓為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疏：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書前後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鄭康成干寶所注

陸德明曰官正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卷四　七

王應麟曰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勾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蓋拯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勾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為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

賈公彥周禮疏

又曰輪人注擊讀為紛容擊參之學疏云今撿未得為戈誤矣

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戊

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

王應麟曰司寇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己五

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董逌曰公彥此疏揭陳物異同評及沈重義為之二

為詳明

著此書五十卷今并為十二卷世頗其發揮鄭學散

晁公武曰公彥沿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

大亂以古本校之非復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氏
邱葵氏吳澄氏最後何喬新氏相繼而增損之以補
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其所見於是有臨川
之書有永嘉之書有仁之書楸邱之書此
如無主之田而五人為之編也其不爭而傷也者幸
矣徐常吉曰周禮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蓋情
其書之未完而為是綴緝之計至宋俞庭椿乃以工
官散見於五官之內而未嘗闕遂掇取五官之屬而
用以補冬官之闕夫周禮一書聖人用意深遠精密
其設一官分一職即如府史胥徒之賤酒醴醯醬之

微好用匪頒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意義而於其
中任意割裂以相補塞則此足而彼窮者惟冬官之
闕而今則五官俱闕也昔之周禮雖闕而猶全今則
雖補而窒亡也其為聖經害也大矣

王與之周禮訂義載德曰東嘉之說謂周公將整齊
六典以為宅洛計不幸殘而成王不果遵規模不獲
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
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諸人所訂正更為有理

邱葵周禮全書葵自序曰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
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遠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
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為冬
官不亡攷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歐社退三舍也嘉
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大官
始得為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幽
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寔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
無失

胡一桂古周禮補正王瓚溫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
永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研究姬公經國制度參訂
五考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補正古周禮一百卷
林千之為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吳當周禮纂言黃震慶曆日當澈之孫也撰禮記集
狀禮記皆有纂言獨周禮儀禮詳未及作當本大父
之意為是書陸元輔曰羅一峰嘗言吳文正公考周
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缺蓋取俞氏
邱氏之論也但為書余未得見不審依古本為注予
柳遵乃相所定之次也

方孝孺周禮考次目錄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
禮較王與之俞壽翁諸人所訂正更為有理

何喬新周禮集注郭良翰曰周禮自漢唐注疏至今
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概邱氏最後而紛割為

甚以為缺少冬官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
清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强牴以亂武經矛
陳鳳梧周禮合訓鳳梧目序曰宋元諸儒如王次點
吳草廬乃擇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悉取而歸之冬
官我朝方正學何撝邱復加改訂有正誤無集注傳
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未盡合者某發憤有志禮經
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
焉再加校正以類相從

卷四　十一

舒芬周禮定本十三卷五官敘辨五卷六官闕釋一
卷別為一卷柯尚遷曰周禮是周公之筆典也古今
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俞庭椿氏以為冬
官未嘗亡竄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四十九官以
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為大司空之職著
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
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邱吉甫又以序
官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
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剗地官之似以補冬官
於大司徒補孟子五倫於十二教之上并去序官之
文始以邃人入司空至本朝椒邱何氏又復序官於
諸職之前以大司寇為司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
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事皆入冬官則略倣我朝制
度矣至於近時有用禮劄偽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逐
句刪合分別真協奪攸與此矣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孫攀曰舊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清源邱吉甲臨川吳幼清又因之國朝時江何司冦復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杖官黜杖官暫簒氏莫氏赤茇氏烜氏盎派氏庭氏六官於考工記而考工記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掬又詳矣
王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黃度程回因柯尚遷之書而重為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摘而彙之為冬官以考工記二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
陳仁錫周禮句解仁錫自序曰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邱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損大都剗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盡去之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審故以何氏本行之

司空官遂名

錢默曰月令稱工師舟牧圃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坊

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
當為司空官逸名無疑
朱葬尊曰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
臨川劉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張補冬官獨乎
湖錢氏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
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句人
曰大師曰水師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
諸國語曰寄曰冀曰牧師曰野虞
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污人則本諸
左氏傳

賈公彥曰大戴小聖與劉向為別錄十七篇次第皆
乱禮為第一昏禮為第二士相見為第三自卑以下
篇次則異其對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
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鄉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喪為
第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
第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
第十二大射為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
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
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為第八喪服為第
九特牲為第十少牢為第十一有司徹為第十二士
喪為第十三既夕為第十四士虞為第十五記便有
冠義儀禮有昏義以至燕
禮記便有射義儀禮有鄉飲酒義以至喪服四制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
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
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嘗謂儀禮難讀
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讀者不

能邊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篇上篇士冠禮冠義士昏禮昏義

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附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禮燕義

附大射禮聘禮聘義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服傳閒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士虞禮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

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為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類

卷四 十六

類以問名伯恭後更詳定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為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為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黃榦類次

按朱子前後二書編次不同然通解亦未成之書也

吳澂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其

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因王居明堂也因得逸禮

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改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今篇之體如一公祖學三篇雖已不在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外別傳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頗亡矣而篇題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吳澂儀禮傳自序曰儀禮傳十篇雖雜記一篇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雖然然倫鞏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蓋因朱子而加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足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義而為傳十篇云

張采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

出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黃虞稷曰明洪武中御史沅州劉有年以辭狀養母

竹音罰輸站後通州於州舊家得其書獻之朝命付

史館有年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成祖靖難不行迎駕
諭戍雲南後官交阯按察司僉事卒
朱彝尊曰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
史永樂中上儀禮逆經十有八篇楊用修許有年何
從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
且承之內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氏
本爾逆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內閣諸老知
其為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有年姓
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家語贗本襲大戴記

卷四

史祀祖曰大戴記一書雜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
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
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壽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
下雖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
日遵並大道卻或乘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
服推遠稚兒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
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興天無極予考之家
語冠頌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家語云周公冠成
王而朝於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
此多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

益德篇六十六自民之為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而詳略不同德法者御民之術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大抵相似朝事義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為畧公冠第七十九家語冠頌有是而不同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是篇而略自有思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昏本命八十一凡此以下至聖人為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未嘗尊曰大戴禮記本無其足徵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之書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

作乃甘弃夏小正獨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當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按大戴禮記多同家語者家語出於王肅窃取是書為之史絕祖引冠篇陛下顯雖先帝之光耀已下具為成王冠辭益讀書不審章句遂謬加譏評書中明言孝昭冠辭而史氏誤連成王冠辭讀之何也此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明德至止於信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辭則為天下儀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敖之未喪師至以義為利也伊川改本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辭則為天下儀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敖之未喪師至以義為利也伊川改本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明德至止於信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辭則為天下儀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

譯哉

二程子更定大學

黃震曰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然其詮次與禮記原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其意以後節釋之伊川移古之欲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

按大學為禮記第四十二篇宋司馬温公大學廣義一卷始取出別行而二程子朱子各有所改定明道

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為利也朱子改本今四書集注是也古本則禮記鄭康成注者是也自程子發明格物致知之說始知大學有闕文凡後儒謂格物致知不必補皆不識究聖賢為學之要而好為異端其亦謬妄也矣

錯亂大學

黃震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翁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工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章闕矣之憾也羊角歲見

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躆正未盡者蒙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為闕文此特錯簡之躆正未盡者蒙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按大學明明德新民是為修己治人兩大端然而析理有未精則所以修己治人者不免於差謬故更言止至善雖若為上二者要其終定為上二者正其始也必析理極精知其至善而止之然後能得此而明明德新民可以不至於或失此三綱領下即接知止一節之故若所以知止之功此尚未言待八條目中格物致知乃詳之大學之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明善擇善孟子之盡心知性知天古聖賢窮理精義實事也其曰知所先後曰知本者則又為下學言之欲

鄭曉曰大學一篇程子更定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下耳

右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

其知先治己而後治人先明善而後能誠身耳此所
知者止是為學次第非如格物致知之知主乎理精
義明也董氏諸人於程子朱子格物致知之說初未
有得遂謂大學無闕文而欲以知止至則近道矣及
聽訟節為格物致知之義其亦謬矣夫古人之書不
心無殘闕知其有闕而未言者則書雖闕而理可得
而全苟穿鑿附會強謂之全書害於理轉大讀古人
書貴心通乎道尋章摘句之儒徒滋異說以誤後學
非吾所聞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

卷四

衛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
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
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
甫侃以為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後世但知為
孔氏之書而已

朱彝尊曰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故隋志不載惟
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即是書也
孔氏禮疏亦引之

後儒變更禮記

舊唐書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十
卷以類相從刪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
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絹彩不倫更作類禮
王應麟曰魏徵傳曰以小戴禮記編次不倫更作類禮
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賓內府藝文志云
次禮記二十卷舊史謂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
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并更注解文義案然會
要云為五十篇合二十卷為博以為篇卷元行沖傳開元中
魏元忠兼判集賢院事奏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
義作疏將立之學乃求舊刊繕為五十篇張說言戴
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
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
石間起焉伷增華向瑜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
氏永徽說之精簡刊正艾轂集始
田炎舊注記張說曰孫炎
整比為注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此張說文人不
通經之過也行沖謂章句之士起於知新果於仍故
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
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磨勘志魏徵說禮
朱彝尊曰唐張鎬公敢魏鄭公類禮云禮記傳習已
類禮二十卷注

向千年至魏隋矣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則史所注禮不用小戴原本可知

三禮圖

後魏禮志阮諶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隋書經籍志三禮圖九卷梁中部立後改隋阮諶等撰

張昭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秘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識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

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卅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

崇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闕宗義周顯德中恭定郊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續畫而申釋之每篇自序其凡恭以近世沿襲之說建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實儀為序謂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其駁義及恭各四恭率列於注釋詔頒行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陸元輔曰錢叟列朝詩集為豐坊作小傳謂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筆書皆坊偽撰石當時名公多為所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本察列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當豐氏本疏出管志道為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普屑儒俱有刊本皆為坊所惑可怪也

先儒論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乃曰

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紀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昔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機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君三

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皆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又曰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是五霸之功還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

若事：求之則無緒矣

程伊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為春秋一斷以禮

朱子曰春秋有書天王有此皆難曉字哽
以為家字亦未敢信其他如若去疾若展與齊陽生
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褻瀆
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
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弒天王不能討何待於去秋
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
子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故其子孫而降爵乎
又曰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
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則是孔子專
任私意安為褒貶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今

為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
三代之制此皆誤矣之論大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
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意其位
而修當時之史乃遂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
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
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
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
人乎學者妄相傳襲其為僭教害義於是為甚
又曰春秋字繫之日以日月為褒
貶二曰以名稱謚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
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
史失之也
項安世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恩世卿
築外交嚴閨閫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
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
趙孟何曰春秋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
褒貶賞罰為天子之事者失之
程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
名大圭曰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
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

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

黃澤曰史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不敢嘗故謙辭也

又曰周末及秦漢間用刻急士多習文法故說春秋者往往流為刻急如公孫弘以春秋之法絕臣下唯知苛刻而已其於經旨安在

又曰說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尤不可好奇立異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說自室礙不可行二百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哉可謂之全無褒予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彊以為貶又如晉士匄帥師侵齊閻焉俟卒乃還此亦是書其得禮又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竊取者謂無其位而不敢嘗故謙辭也

又曰說經當務平正不可失之偏如春秋有貶無褒此既失之偏又是欲立異然其說自室礙不可行二百餘年豈無一人一事合道理哉可謂之全無褒予如季子來歸既稱其字又稱來歸是喜之之辭安得彊以為貶又如晉士匄帥師侵齊閻焉俟卒乃還此亦是書其得禮又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又曰

寶曰謹案簡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辭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內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殊齊難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闋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

陸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閎大惟其簡嚴故文論易刻惟其閎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敢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請春

秋之要法

陸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孰實用罰之柄矣夫豈孔子乎

徐三重曰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權衡詩書之法律也先儒以為須先識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為斷爛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

顧炎武曰孔子生於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則所聞也隱桓莊閔僖則所傳聞也國史所載策書之文或

有不備孔子得據其所見以補之至於所聞則遠矣所傳聞則又遠矣雖得之於聞必將參互以求其信信則書之疑則闕之此其所以為異辭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語必有所本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闕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孔子曰那無道君子行言孫）從前人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明於史）卷五

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邱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事尊顯而穀梁氏之學大興

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明於史）

從後之二說則晦於遠而章於遠讀春秋者可以得之矣

漢時公羊穀梁左氏三家之學

史記儒林列傳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公羊氏顏安樂嬴公羊氏於學官鄧公為博士而穀梁氏未有書

仲舒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惟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母生齊人也孝景時為

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
五經能特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
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
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
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
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而廣業能傳其詩春
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日之故好學
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汾君丁姓子
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
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召問眾儒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
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
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
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
後有遷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
愍其學且絕迺召千秋為郎中户將選郎十人從受
於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
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
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
使卒授千人自元康中始講至元露元年積十餘歲
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

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漢興北
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
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
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藩陰令授清河張禹
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善
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於
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校尹更始更始傳子
咸及翟方進胡常：授黎陽賈護事君而劉歆從尹
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曾祖父德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
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
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
義理備焉歆以為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
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
不同故數以難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扶其穀梁

義

王充曰劉子政玩弄左氏章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敘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

隋書經籍志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聲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解詁訪校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好公羊穀梁皆立學官左氏獨未得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後立學官

又曰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愚竊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為和帝先後夭亡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

卷五　十二

左氏春秋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授吳起；授其子期；授楚人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授張蒼

杜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當穀梁赤為春秋傳多所遺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

黙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發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書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爭爲國史明當其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燄其旨遠特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涣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發凡以起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譜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做而題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合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裁以起例若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譏僖僖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譏貪狄人名之類是也

雖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隨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爭爲國史明當其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燄其旨遠特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涣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發凡以起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譜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做而題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合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裁以起例若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譏僖僖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譏貪狄人名之類是也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丘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丘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作非國語緊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丘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丘明也諸家之說頗異

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褒貶之意若必於一字非得丈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據實而書其是

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窮恐不然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興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本流五經之餘泓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
又曰左氏傳終理微宛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
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絕少聲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稽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去傳國語一人所為餘人為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耳
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晝日其好異也
王應麟曰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黃澤曰昔有問於程子左氏可信否曰未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此言本公正但學者素疑左氏此言轉更疑惑如元年春王正月自古未有說用夏正者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是春秋第一義已不信左氏矣時月既不可信則一部左傳所載事實皆可目為虛妄豈但不可全信而已哉且二傳皆是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可廢不但左傳也先儒說春秋大義雖可觀及考其事實所說多不合聖人意者蓋先儒不曾深考書法所以翻致乖異又曰晦菴言春秋制度大綱左氏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又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是如此又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即詳又曰朱子說三傳以為左氏見國史但義理未明公穀大義正却未見國史此言最要切又蘇子由教人讀左傳只是據其事實而以義理折衷此亦最為簡當學春秋者不可不知也

又曰左氏是史官當及孔氏之門者古人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如此之詳非此之篤

又曰左氏乃是春秋時文字或以為戰國時文字者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眞春秋時文體戰國文字龕衮賈誼司馬遷尚有除習而公羊穀梁則正是戰國時文字耳左氏固是後出然文字整潤頗帶華艷漢初亦所不尚至劉歆始好之其列于學官最後大抵其文字近禮記而最繁富耳

又曰後漢書成於范曄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意思

克商三代之史成於司馬遷便有秦漢間龕衮意思若以為左氏是戰國時人則文字全無戰國意思如戰國書戰伐之類皆大與左傳不同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急擊等字皆左傳所無如將軍字亦只後來方一見餘此時將軍之稱方著耳

顧炎武曰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竊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長在中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癸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曆春秋時各國之曆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曆書之耳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初志閏月

朱彝尊曰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庶幾風俗通郎姓魯左丘明之後故則左丘為複姓甚明

魯歷失閏

五霸

王應麟曰僖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

合者九惟氏曰通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寧毋八年王人與七國盟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杜正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矣胡氏通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檉只二十有一猶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衣裳之會六其說不同未文公謂九春秋傳作斟辰參摘

顧炎武曰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謂正義引服虔云伯大彭豕韋皆殷時侯伯主北伯說是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顧師古注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也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虎通引春秋傳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也此以商為殷王表五伯之卒甫二年不當遽列為五霸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韋昭祝融能昭顯天地之

光明其後八姓皆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季執注彭祖名鏗堯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淮南子五霸之世高誘注是吾夏之伯夏名梁世也是知國佐以前實有五伯之名也久矣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昭公二十五年叔向對晉侯言皆以五伯爲三王之後言之若孟子所稱五伯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僞于汜以辛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霸五伯子長

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越世家言周元王使人賜句踐命爲伯又言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致貢爲霸王句踐北渡淮以臨齊晉會於黃池而爲霸天下江淮東面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江淮東南言越王句踐皆之朝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列句踐而去宋襄晉文以桓又及楚莊闔句踐爲五伯江都易王劉非亦謂越王句踐董仲舒皆以句踐爲五伯之數所得之矣

周廟

顧炎武曰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氏以爲文王廟也昭公十八年鄭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氏以爲厲王廟也傳曰鄭祖厲王宣十二年鄭伯內逆楚子之婦曰楚子之婦於厲宣桓武而哀公二年劉聵之禱亦云敢昭告於皇祖文王夫諸侯不得祖天子而有廟秀何曰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雖然伯禽爲文王之孫鄭桓爲厲王之子其就封天下有無祖考之人子而況於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廟以祀文王厲王而謂之周廟與漢時有郡國廟其實倣古而爲之與漢高帝令諸侯王皆得立其父廟亦以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太上皇之諸侯王也薄昭車千秋皆曰原之天王之子大王之子以天下不可有無廟

或以為范傳兩存之而失卅其一耳

服杜預之學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其河外諸生俱服膺杜氏大抵河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要其會歸殊方同致矣

吳兼曰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錯不言服氏宜或

不見服氏書耳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秦始郡國圖長歷本之劉洪乾象歷世多言其天文星辰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周旋說經多依違以就傳周旋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筆陰徐生徒讀之遂授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

黃澤曰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而學者開口只說賈王賤伯內夏外夷尊君卑臣如事物名件地理遠近風俗古今之類皆習不問如此則為往而不疎謬乎近齋見一家解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謂是誤其遠延次宿不急於救若澤解此事便須先考究雍榆地屬何國去晉遠近幾何几師出裹糧所經過之國勢須假道告以救晉之故又當考究當時救晉者有幾國今經皆不書諸

侯救晉而獨書遣狗次于雍榆豈得以遲延不救為辭且夫救晉者獲罪則安君坐視者率皆可恕矛其非經旨決矣

公羊春秋箴膏肓二家

漢書儒林傳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彭祖安樂為明賢問疑謬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頗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公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顏安樂

字公孫實國華人哇丞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
齊郡太守巫後爲仇家所殺安衆侯崇淮陽令豐次君
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冷任
之學始貢禹事嘉公成於哇丞孟至御史大夫陳廣事
孟卿至太子太傅校琅邪筦路；爲御史中丞禹授
潁川堂溪惠；授泰山冥都與路又
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傅寶爲大司
農豐授禹宮琅邪左咸；爲郡守九卿注衆尤盛官

至大司徒
戴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
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
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荀悦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
辯訴決明審多可采用

春秋公羊傳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五世相
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
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矣穀梁者亦是著
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楊士勛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

洪适曰漢嚴訢碑改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

嚴氏春秋潁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
蓋史之闕文也
顧炎武曰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
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氏上者著其爲師
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楼
傳中有子公羊子曰宣公六年而又有子沈子曰公隱
十一年莊公十年定公元年子司馬子曰莊公三年子女子曰女者
公元年子北宮子曰哀公四年何後師之多歟又有魯子曰
十三年傳公五年二十年二十八年有高
子曰文公四年皆不冠子穀梁傳有穀梁子曰隱公
五年尹子曰隱公五年桓公六年沈子曰定公元年皆不冠子然則此傳不盡出於

任覓寘之學而敬氏流派史承之詳見於傳者山陽丁恭子然北海周澤楷郁汝陽鍾興次文北海孫宇公東萊郡張翫伯饒張楷公超潁川李修九江夏勃又侍郎申屠伊椎宋顯許慶皆同敬氏大議敬中者大抵為敬氏之學者也

方言

王應麟曰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燈來（若騫按見隱五年）化我（按桓六年行道無禮詞齊語）樵之（按見桓七年）敗涎（按見莊十一年）筍將（按文十五年齊侯名計不與下將字連）踊為（按僖十年踊躍）

卷五　廿八

拇士冠禮云齊人名脅為韐韐與鞈同（按見昭十二年）

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云齊人謂柯斧柄為

柄聚把有名為管者擅弓云唐謂為姬姓之姬齊魯

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齊人吁俛

呼泰為武夫大記云齊人謂棺束為緘繩貉云資

皆為至齊魯之語

三科九旨

公羊傳疏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

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

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問曰案宋氏之注

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

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
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
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
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脚不相
干何故忽予荅曰春秋之內具斯二種理故宋氏又
有此說賢者擇之

五始七等六輔二類

公羊傳疏案文諡例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
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侯輔

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七缺

公羊傳疏七缺者惠公妃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
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為婦之道缺也大夫無
罪而致戮為君之道缺也以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
世子痤殘崖枉殺其子是為父之道缺也文二年楚
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是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
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揣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

黃澤曰公羊名義亦多如七缺之類不可窮所謂七
缺者如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
澤舊未見此說郎願與之合

公侯一等伯子男一等

循炎武曰鄭忽出奔衛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
一也辭無所貶傳文簡而難曉李因篤曰春秋之法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
稱伯子男見相聘是則公侯為一等伯子男為一等
也故子產曰鄭伯男也遵奉未踰年之君公侯皆稱
男故降而稱子今鄭伯爵也伯與子男為一等下此
更無所降不得不降而書名矣名非貶忽之辭故曰
辭無所貶

孔子生

王應麟曰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
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庚子孔子生襄二十
年曾逵注經云比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
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
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

威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
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
可考 閻若璩曰王氏應麟引何休公羊序疏云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庚子十月庚子朔
一篇生去公穀亦已百年則七十四年景雅所傳孔子生年定月辨
時當不過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斯生於襄公二十二年七十三者不合辭經
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朔
雖以路史附合余亦姑以歷驗為定論

春秋公羊傳 卷三十

范寧集解

陳振孫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校也

穀梁春秋

鹿勉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魯人又作穀梁寘

卷五 卅一

荀崧曰穀梁赤師徒相傳魯之立於漢世向歆漢之頗儒猶父子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戎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孫卿、傳魯申公申傳瑕丘江公

王應麟曰穀梁子或以為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黃澤曰穀梁陳穀其大夫滅潛以穀；無罪也所謂殘墨守起廢疾也稱劭曰者寫從弟也謝泰曰澤謂穀梁此例則不知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及莊

穀其大夫公子側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荀息皆書名何分別

范寧集解

晉書寧字武子寫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

楊士勳曰魏晉以來注公穀者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衍汪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瑾胡訥之等寫以傳者雖多妄引三傳雜理與據不足可觀故與門徒商

卷五 卅二

略名例傳示同異

王皙曰自漢崇學校三傳迭興以賈誼之才仲舒之文向歆之學猶溺於師說不能會通況其餘哉其專鄭師學以自成一家者則何氏杜氏范氏而已何氏則詩張聲說杜氏則膠固傳文其精自覺悟者惟范氏爾

陳振孫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寧武子撰此書所基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

先儒論三家春秋傳得失

朱子曰公穀是齊魯閒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皆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王應麟曰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玄作長義十九條駁二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以為春秋後說）

又曰司馬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超以救過私聽決善而閣衷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窺趙以救過私聽決善而閣衷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窺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理人之心矣

由少也

又曰司馬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災祥二也記管晏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以為春秋後說）

黃澤曰穀梁如蔡人救陳佗曰何以知其是陳君也而下相救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弒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子既死又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類皆是用測度之辭蓋是當來得之傳聞不曾親見國史是國史難得見之一驗又公羊是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迹訛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是有傳然自傳授之師已皆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非史官則不能如此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又曰公羊穀公元年己丑葬我小君聲姜聲姜與穆
姜則不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他如此類甚多
此乃不見國史之明驗故二傳事多不可據

唐啖助趙匡陸質之學

新唐書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臨
海尉丹陽主簿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繩以漢制斷
集傳凡十年乃成援據其綱條為例統明褒貶之旨
家以左氏解義多誣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諸語
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
卯明恥之丘亦恥之卯明者蓋如史佚遷任又左氏

傳國語屢severe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
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蓄卯明非也匡
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陸質所稱為趙夫子者
曾與啖助子異裒錄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
益質纂會之

舊唐書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
學九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頗傳其學為
給事中

程伯子曰陸淳得啖趙而師之謹求其學積三十年
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猶然其

援異端闕正途功亦大矣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
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得
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程子春秋傳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間有難理會處亦不為決然
之論也

陳振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裒聚諸儒後尤略序文當
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胡氏春秋傳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陳瓘合者十六七

黃仲炎曰說元年曰謹元所謂謹元者春秋以一為
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立極使
如其說則春秋果默周而王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
劉氏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失則承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
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
氏之春秋自為一書焉可也

國語

劉知幾曰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務其逐文纂其

別說分周魯宋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文終於魯悼公則為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並申以註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宋文惠目左邱明與吳侍中領左國史學林侯韋昭解詁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司馬溫公曰光儒多怪左邱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說者多矣先君以為邱明將傳春秋乃先求其采摭之語分國以別之故其文或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善左史之後以官氏者

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習焉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成傳之精也

陳君瑞曰詩風怪人之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在邦公也共公二十一年為曹伯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數其乘軒者三百人也正與詩合若前此六年為共公十五年從是詩已有妄得甫脫於曹風人之手而執遂迷於楚成王之口向其臣曰曹詩彼已之子不遂

其婿子

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業固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遒峻也又多敘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邱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為耶

真德秀曰征大戎監謗專利不籍千畝立戲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

王應麟曰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邱明太史公稱左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

門弟子集論語

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詩書禮
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
分者一又謙焉

柳宗元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
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
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為之也或曰孔子弟子
皆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宋永言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

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惟顏冉高第亦曰回
亦曰雍至閔子猶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論
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子侍側之辭與與有子貢子游子夏子張所以知者惟二子不
程子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
為

朱子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
處

何異孫曰論語一書疑意皆子弟子為之故是書載
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稱有

于此皆其門人極之稱宗元辨正以為必子春子思
為之若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
先進一篇稱閔子侍側恐是閔子門人所記

諱貞默曰何晏序稱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
而世不傳今集解中仍多孔注則知所以不傳者蓋
全帙也集解稱孔者孔安國包咸馬者馬融鄭
者鄭康成陳者陳群王者王肅周者戎周氏戎周生

中興書目梁國子助教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
十卷又刊晉尚書僕射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熙蔡
廓李充孫綽周懷范寧王珉等十三人義里於前云
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釋於何集無妨者引取
以廣異聞論語正義十卷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

咸平中頒其書

陳振孫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
始奉詔為之

朱子集注

朱子曰集注後來改定處多蓋或問不相應又無

王大修得武閒故不復正其去取
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悖此本
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又曰集注蓋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
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
有未穏
魏了翁曰王師北代之戴子請鄉以歸輔漢卿屢以
語孟集注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校也謹拜而受之
較以閩浙閒書肆所刊則十已易其二三趙忠定公
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工夫皆

於躬行日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耳
也故歷年久閲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乎
冥語若近而指益遠余蓁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
不敢祕其本以均淑同志之士云

玉應謙曰文公初編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
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名精義最後
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參以擇文會諸老先
生之說間附以閩於師友得之心思者為詳說舊云
訓蒙曰義者也既而約其精粹為集注十卷又疏其
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刪改日以精

宏而或問不復整正故其去取閒有不同者
王樵曰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為之注大學中庸
二篇在小戴記中注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列於諸
子及趙岐注後遂廁矣爰自河南程子尊信大學
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朱子始合
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注大學中庸則為
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
子者與六經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

孝經

漢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十八章今文孝經一篇十八章
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劉
向所校中經也今文孝經鄭氏注
昭氏
明皇
天寶
二年
御注
孝經
頒行
天下
唐玄宗
開元
十年
御注
孝經
序曰
朕觀
古文
孝經
舊注
頗多
紕繆
今刊
定正
文
宋真宗
咸平
三年
邢昺
等校
定孝
經正
義
宋史
藝文
志孝
經類
古孝
經一
卷司
馬光
指解
一卷
范祖
禹說
一卷
晁公
武讀
書志
古文
孝經
指解
一卷
司馬
光撰
其序
曰古
文孝
經者
孔安
國所
獻也
安國
以天
漢閒
為武
帝諫
議大
夫授
都尉
朝都
尉授
長孫
氏博
士江
翁少
府后
倉諫
大夫
翼奉
安昌
侯張
禹傳
之各
自名
家經
文皆
同唯
孔氏
壁中
古文
為異
父母
生之
續莫
大焉
故親
生之
膝下
諸家
說不
安處
古文
字讀
皆異
臣禹
而諸
家之
說各
不安
處之
也師
古曰
相諫
訢論
云古
孝經
百七
十二
字今
異者
四百
餘字
許沖
進說
文解
字上
書曰
慎又
敘古
文孝
經者
孝明
帝時
魯國
三老
所獻
建武
時給
事中
議郎
衛宏
所校
皆口
傳官
無其
說謹
僕具
一篇
并

上

隋書經籍志謹秦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謂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

傳者謹：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其書魏氏遷洛未遑華語孝文帝命侍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陸德明曰河間人顏芝為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為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

朱子曰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偽為者

又曰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切要處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

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之頗失其次第殊非中庸大學二傳之倫也

陳駿曰孝經三才章首似撫子產言禮之辭與治章本似刪北宮文子論儀之語事君章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乃士貞子謀晉景公之辭聖治章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乃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辭聖人雖遠稽格言不應雷同若此黃震曰按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分大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分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故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次不殺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分文理治章第

元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不變其親而變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二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子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

孝經注

秦再思曰予宗閔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八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廣模覆之

孝經正義

常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初世傳元行沖疏外餘家尚多皆緣俗福陋不足行遠咸平中昺等奉詔校元氏本而增損焉

朱子孝經刊誤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數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順則逆以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孔子家語今刊正本

漢書藝文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焉明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

郎瑛曰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

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逮至止秦焚滅經術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政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分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晁說之曰按此書轉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攷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魯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當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曰之曰叟必己老矣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為然

晁錯曰史記謂孟子自作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獨論此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或曾略加刪定也

陳士元曰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攷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

晁公武曰皇朝孫奭等承唐張鎰丁公著所撰音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兼取善經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

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統釋趙岐之說爾

鄭曉曰孟子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至宋孫奭作音義二卷以斜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注為正義於是孟子有趙注孫疏行於世

爾雅

劉熙曰爾雅爾昵也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

張揖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改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郭璞爾雅序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

講其業亦頗英儒賜閒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眩味為之義訓瑛不俟搏昧少而習焉沈研鎖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猶未詳備然多說攷方國之語未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攷方國之語未謀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閱羣言剖其瑕礫擧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祛未寤

郝曷曰陸德明敘錄稱為文學注二卷劉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孫炎注三卷惟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氏言十有餘者典籍散亡未知誰氏或云沈旋施乾謝漪顧野王者非也此四家在郭氏之後故知非也

又曰其為注者則有建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詁為諸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時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故案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王應麟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

漢立五經

漢書藝文志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文529:0.000,0.000,0.000,0.000
529:0.000,0.000,0.000,0.000
529:0.000,0.000,0.000,0.000

禮禮記論語也經典擇文序錄九經乃易書詩三禮
春秋孝經論語也南史周續之通十經乃五經五緯
也宋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乃周易尚書
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
也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詩書禮記周禮
儀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
也

按宋時有立列大戴禮記稱十四經者史緐祖所言

漢一字石經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

文字刊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趣誤
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趣誤
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
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
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
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丈高一丈八尺廣四尺列
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
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
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丈高一丈八尺魏文帝又刊典
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賛別一碑在講堂西
下列石龜碑載蔡邕等名太學賛復一碑在外
中門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
宜有傳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
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路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者通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以石於是詔
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元嘉元年刻石鏤碑載五經
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
太學
郡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
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
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

年立碑存不殘漢石經化有晉碑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傳故石經論缺存半殘篇言永久諒同悵焉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蔵洛陽及長安人家魏齊帝嘉平四年所立其字則篆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喪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篆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

洪适隸釋錄續曰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蓋雕本相沿偶謁三字為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摺本存者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為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

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請洛陽遊太學過精廬康於學舍石經揩拭觀之不能去移翰亦曰至入太學覩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篆隸三體書法等所書也

晉唐後習宋嘉祐詔與石經合漢魏凡七刻

晉石經傳暢曰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北魏石經後魏書崔光傳神龜元年夏詔曰此石學者之根源不行之永格垂範將來宜章之本使可一依公表定為今國子博士掌郡以助教韓神固對曰

唐國子學石經舊唐書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章以經義落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寿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蘇黃後習石經多闕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戎夷剽

掠校石經其殘闕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聖太后慶迓寢未舉尊曰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竟未有刻石流傳

金太學石經于奕正曰金石經碑在舊城城南金國子學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先輩尊曰金時石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石鼓同也

元太學石經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唐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宋太學御書石經曾宏父曰高宗即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于慎行曰元人破宋屋所柘而止致遠寿張人素有文名著書甚富錄為墨莊

楊璉真伽之言將米宮殿部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柘而止致遠寿張人素有文名著書甚富錄為墨莊

公正始中邯鄲淳書石經亦立於太學此所謂三字石經也晉裴頠為祭酒奏脩國學刻石寫經是為晉石經唐文宗開成二年國子監九經石碑成從宰相鄭覃之請也今尚在蓋宋慶歷皇祐元年公羊傳六果是為石室十三經仁宗慶歷初命刻板印賣隸二體石經後僅孝經論語爾雅三經而已

論語裏工是為嘉祐石經尚存邢昺開寶間親書易書詩左氏傳論語孟子及禮記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詔建閣以覆之是為紹興御書石經

十三經字數

卷七

鄭耕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五字

顧炎武金文石文字記唐國子學石經周易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七字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四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一十二字穀梁傳四萬二千四百一十二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爾雅一萬三千五百九十五字

隋書經籍志曰說者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讖三十六篇云孔子所作并前分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攷五行傳詩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京氏說漢末郎中鄭玄又為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頗例舛謬不

通理人之士相率起而效者又加點竄
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蓋行於
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
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
讖為說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
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
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
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

唐章懷太子賢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
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
德放帝命德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合神霧
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
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
圖元命包文耀鉤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
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玉海引中興書目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
同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盡見以
緯曰書說嫌引祕書也

胡應麟曰世率以讖緯為惟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

藏東原先生舊有經考五卷近年南陵徐君積餘假
福山王氏天壤閣傳鈔本刻之無序跋卷首僅休寧
戴震記五字卷尾題云是書從河間紀先生處借錄
經餘姚邵二雲手校一過無甚譌誤乾隆己丑九
月十八日益都李文藻記于京城虎坊橋北百順胡
同寓舍又另行題甲子八月據李南澗原本重校正
是東原先生舊有經考五卷雖不見于先生年譜所
列舊作中而已灼然無疑因段若膺作年譜於先生
晚年事特詳其中年以前事則從江愼修先生謚書
不疏闕皆不著似本不能盡知也承堯所得是書其
則此附錄二冊亦出不疏閣同時寫本無疑案盧序
生出遊後所得故祇寫本無之惜遍
脈注只存首冊其他無可攷明也　湖田草堂藏書
皆咸豐亂後得之其由不疏閣流轉而出揣之近理
且經考附錄書跋題有三四二字而二缺然經考
附錄自卷一至卷七完全無缺則所缺一二兩冊其
必爲經考又無可疑又書中引諸家說皆稱名惟江
永稱江愼齋先生十三經字數按語中有吾友吳行
先曰行先名思孝歙豐南人爲先生刻句股割圜記
者故承堯敢決言此經考附錄七卷爲東原先生未
刊遺著當與經考同爲刊行至於書之徵引賅洽條
七卷題曰經考附錄不著撰人姓名然按其體例與
經考同皆博引眾說間加按語其按語之精審嚴密
亦同以二書互校則附錄者乃補經考所未備而爲
之疏通證明承堯以爲此二書者皆先生早年治學
時札記之書在先生未視爲要籍故段氏未之聞耳
承堯得此書時共三冊今已冊爲經考附錄一爲先
生所撰屈賦注之首冊皆乾隆時寫本皆湖田草堂
舊藏皆有墨印匡格其匡格之尺寸大小亦同屈賦
注只存不疏園刊板微波榭未重刊見年譜此首冊
前無盧學士序寫極精工當爲不疏園初寫本無疑
理秩然非東原先生不能作足爲治經門徑固無俟
乎余言也中間有譌字因屬羅君長名校正之丙子
疑盦許承堯記

卷一

易象象三字皆六書之假借

假借者本爲其字　按爲當作無

焦延壽京房之易

審爲授延壽學者　按授當作受

子夏易傳贋本

郭璞盩名周寶　按郭當作鄭

然釋其文義　按釋當作繹

河圖洛書

贋武成

亦用劉義叟長曆爲之據　按義當作羲

至於新安朱晦　按朱下奪元字

大衍

少陽居二連七　按二當作三

卷二

東晉梅賾所上孔氏古文尚書

即益之外弟也　按益當作謚

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所上舜典

曰若予襲諸篇首　按予當作句

贋本禹謨

則三國志志載明帝詔　按衍一志字

贋仲虺之誥

帝式是惡用厥師　按厥當作闕

贋咸有一德

若召予小子是也　按召下奪公字予當作臣

贋泰誓三篇

稱武帝曰今王　按王當作上

予湯有克　按克當作光

贋武成

亦用劉義叟長曆爲之據　按義當作羲

贋蔡仲之命

宗仲子注云　按宗當作宋

又連上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之文　按官當作工

贋周官

作僞者益以立政周公作　按益當作蓋

贋君陳

何晏集解引漢包咸注云　按宴當作晏咸當作謚

晉連京時有麟乎麟　按時當作詩

贋序所言科斗書

益徵文字不作于漢武之時決矣　按文字當作大

序

膺序所言篇卷

如舜典益稷康王之誥　按如當作加

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　按六下奪卷字

膺序所言會國有巫蠱事

採世家戰國策　按家當作本

膺書傳所言水道地名

所謂津梁勢改　按梁當作渠

隸古膺書

成平二年　按成當作咸

膺朝鮮日本倭書

徐福行時書未逢　按逢當作焚

三皇五帝之書

必字合從八戈　按戈當作弋

逸周書

季仁父劉后村謂闕其一　按季當作李

卷三

先儒論六詩

此見今之失不敢斥言　按此當作比

南豳

謂無國風之自　按自當作目

何彼襛矣

桓王在位二十五年　按五當作三

詩之編次

猶之言殷而言荊楚六爾　按而當作商

刪詩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狸首騶虞貍招轡之柔矣皆

按逸詩至矣皆十六字衍文

而日誦者偶遺忘也　按日當作口

漢儒傳詩四家

宋鶴林曰　按林當作齡

元以後刪詩謬妄

予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國　按國當作圖

卷四

周禮周公之遺典

介甫之執複　按複當作愎

其有瘦褊貪鄙之人　按瘦當作疲

自上不分胙　按上當作土

則州宮泉府明言之　按州當作問
非竊其取息之多也　按竊當作病
代償所通　按通當作逋
賈公彥周禮疏
若令甲已至戊　按令當作今已當作乙
司空官遞名
賈公彥曰　按此條之前奪去題目應補云儀禮十七篇次第
朱子以禮記附儀禮
文公所編儀篇　按篇當作禮
五霸
劭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按劭當作邵
至於昆吾夏吾之世　按吾當作后
公羊春秋
安樂授淮陽冷豐次君　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
按冷皆當作冷
方言
後見媒氏　按後當作按
三科九旨
以春秋當新主　按主當作王
孔子生
余亦推以曆數爲定論　按數當作歟
春秋公羊傳三十卷

喪服小記大傳服傳間傳附　按服傳當作服問
家語禮本襲大戴記
乘集萬福之休靈　按乘當作秉
自篇首至徒善遠罪　按徒當作徙
朝事義第七十七　按義字衍文
後儒變更禮記
集賢記注魏哲　按記注當作注記
乃采獲刊縱爲五十篇　按縱當作綴
卷五
先儒論春秋

按題目傳字當作疏

范寧集解

魏晉以來注公穀者　按公穀當作穀梁

汪照　按汪當作江

先儒論三家春秋傳得失

公羊襄公元年　按元當作二

國語

起自周穆文　按文當作王

卷六

門弟子集論語

策皆尺二寸　按鄭說見聘禮疏當作二尺四寸

孝經

二十一章師古曰　按一當作二

庶人章八爲二也　按八當作分

送至河間　按送當作送

孟子

終莫能聽納其說　按衍一莫字

與今本不差趙岐　按此下有缺佚

卷七

唐大經中經小經

較特少於左氏傳耳　按較特當作特較

漢一字石經

漢石經化台嗇辟雍行禮碑　按化當作北

石經論缺存半毀　按先生校上武英殿本水經注

論作論毀下有幾字

諒同憮焉　按殿本水經注同作用

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按衒當作衒

歐陽集　按集當作棗

緯讖

並爲讖緯之注　按緯當作緯

東原先生著經考一書秘不示人江陰是仲明借觀先生作書拒之段孔從學均未得聞此經考附錄七卷與經考原爲一書爲先生所作許疑禽文跋之詳矣今文集中周易補注目錄後語尚書今文古文考書鄭風後書小雅小月之交篇後書小雅後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諸篇及詩經補注何彼穠矣注皆本於此先生爾雅文字考序云偶有所記輒過而旋忘錄之成秩聊以自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姑俟異日此書之作殆爲異日考訂之資於此可窺先生治學與纂述之法又書中精

義尙多如二程子更定大學條謂自程子發明格物致知之說始知大學有闕文凡後儒謂格物致知不必補皆不深究聖賢爲學之要而好爲異端變亂大學條謂古人之書不必無錢闕知其有闕而未言者則書雖闕而理可得而全苟穿鑿附會强謂之全書害於理轉大讀古人書貴心通乎道尋章摘句之儒徒滋異說以誤後學非吾所聞云云皆通儒達識非囿於漢宋門戶之見者所知又贋孔安國書傳條謂錢編修曉徵嘗與予論及此考先生與錢大昕相識在乾隆二十年乙亥大都以後時先生年三十三歲而大戴禮記曰錄後語二作於乾隆丁丑孟夏又後於乙亥兩歲大戴後語二云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公冠篇謂爲公符今按家語贋本襲大戴記條有史繩祖引公冠篇語公符卽作公冠是先生此書雖爲早年治經時札記之書而其寫定尙在丁丑三十五歲以後也丙子秋更自滬歸歙居檀干與疑盦丈昕夕過從借閱此書適程君演生函乞刊入安徽叢書緡閱一過爲校正譌誤八十餘事別紙輯錄歸之觀朱竹垞引歐陽公詩

徐福行時書未焚句焚誤逸吾邑西鄉讀焚如逢同音致誤則疑盦丈所云此附錄二冊出不疏園寫本者信也後學羅更

槐廬叢書第三集

果布圖記

行篆竹堂藏版

光緒丙戌年孟夏
吳縣朱氏重校栞

陳培之先生爲碩甫徵君入室弟子垂季通籍學識淹深以故攷訂經傳辨非證異獨得師傳即本朝說經家言亦復博觀旁採不厭精詳生平箸述經義居多僭爲其師編訂公羊逸禮攷徵白云時有引伸質諸先生謂可存證不亦見師若弟之流澤一氣歟此敬經筆記一編亦祇什一之存然先生學術之淵源亦足以鏡見一斑矣書曾粟於都中嘉禾陳君桂堂從友人假得屬爲粟入叢書庶鄉先生之箸述得廣流傳且俟夫續輯

皇清經解者將亦有所采錄焉時在光緒丙戌之歲夏五月吳縣朱記榮謹識

吳縣朱氏槐廬珍藏書畫印

吳縣朱氏槐廬家塾

少習詞章經術茫如弱冠後受業於長洲陳徵君碩甫先生始知治經之瀆而雜以舉業所學不專間有纂述遭遇寇亂盡付劫灰婦繹經傳窺天測海一孔所見隨筆記之不類廁者援臧氏經義雜記例也歲月駸逝學殖荒落唏可懼哉元和陳倬

人未有自致者也

邯鄲淳後漢鴻臚陳君碑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倬案據此碑文則論語子張篇人未有自致者也自致本作自盡集解載馬融注云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兩盡字本釋經文盡字

今本作自致者正涉馬注而譌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喪親自盡孝之終也正用論語文下又引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本當作自盡與上文盡也極也李賢所見論語及後漢書已同今本孟子滕文公篇云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即本論語斯爲確證

介其雞

左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史記魯世家季氏芥雞羽賈逵云擣芥子播其雞翼可以坌郝氏雞曰服虔云擣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郝氏雞曰杜預云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釋文介又作芥是賈

服杜說同正義引鄭衆云介甲也爲雞著甲呂氏春秋察微篇高誘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顧氏炎武據鄭高義以補正之案應瑒鬬雞詩云介羽張金距連戰何縯紛劉孝威雞鳴篇云翅中含芥粉距外曜金芒梁簡文帝鬬雞詩云玉冠初警敵芥羽忽猜嫌庾信鬬雞詩云狸膏燻鬬敵芥粉墮春場王褒有鬬雞云嫉敵金芒起猜羣芥粉生褚玠鬬雞東郊道詩云錦毛侵距散芥羽雞塵生是以芥播羽鬬雞者相傳有此法猶莊子所謂羊溝之雞以狸膏塗其頭也梁玉繩瞥記引周太非牛鬬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敵無所施其技肯其芥肩也末芥子摻於頭子肩腋兩雞脰雞之日故用之又案淮南子人間篇注介以芥菜塗其雞翅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呂覽淮南注皆出高誘不應歧異蓋淮南爲許慎注芥粉辛辣傳於雞翅敵雞之距易傷故郝氏爲之金距若雞頭著小鎧於情事不協鄭高說非也

爲鬼爲蜮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初讀莊子蜮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蜮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不識此字何音爾雅諸書蠶蛹名蜮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云此亦古之虺字積年疑滯豁然霧解俾案據此則虺或作蜮今毛詩巧言篇爲鬼爲蜮鬼卽蜮之省形對知唐時尚未誤也

九嬪注

羅虺蜮薛本三家詩也楚辭大招鯨鯢短狐王虺騫只歸來蜮傷躬只王逸注虺一名鯨短狐蝮也短狐鬼蜮也詩曰爲鬼爲蜮言魂乎無南行水中多蜮鬼必傷害於爾躬也本詩意叔師訓下言蜮卽本詩意叔師訓鬼蜮皆爲短狐矢其指矣

順乎天而應乎人

易革卦彖傳順乎天而應乎人古本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古本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古本作應乎天而順

後漢書注云禮后夫人以下進御之法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偏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爲三夕九嬪爲一夕夫人爲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夕一偏也李賢說本鄭康成周官九嬪注後偏多疑之九人當十五日亦不能偏也陸隴其讀禮志疑云所謂當夕者只是派定以備人君之幸御至於飾欲之法自在人主豈必慮其過哉此言其制度如此案易剝卦何妥注云夫宮人者后夫人嬪妾各有次序不相濟亂後漢書順烈梁皇后紀云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辭於帝曰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貧魚之次序楊賜傳云順貧魚之次崔琦外戚箴云貧魚不敘九御差池差池者謂若夫人當夕而九嬪亂之九嬪當夕而世婦女御亂之進御紊其次序特寵煽處女禍遂生是以古者有分夕之制鄭制並未明言九九而御所謂偏者非謂人人而御也謂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其等皆偏也十五日中進御者三夫人一人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與后之獨當一夕者有別此尊卑之別

鴽

禮記月令篇田鼠化爲鴽鄭注云鴽母無雕作鵪母說文作牟母

蔡邕云鴽鶉鵪之屬皆以爲鳥名惟內則正義引賀瑒云鴽蝙蝠與鄭蔡異皇侃從之倬案楊雄方言云蝙蝠或謂之飛鼠或謂之老鼠或謂之僊鼠雀豹古今注云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蓋蝙蝠爲鼠所化故有鼠名陸機詩云曾不如老鼠翻飛作蝙蝠是魏晉時有此說也今目驗蝙蝠毛紫黑色肉翅與足相連形與鼠類俗亦言是鼠所化蝙蝠自是一類而鼠則爲鴽八月黍爲鼠未聞八月以後遂無蝙蝠猶鼈是一類而蛇亦化鼈非必鼈盡蛇所化也

駉駉牡馬

詩駉篇駉駉牡馬唐石經初刻作牡改作牧釋文牡本或作牧正義云定本作牡馬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書皆爲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近儒段氏玉裁以爲當作牧臧氏庸以爲當作牡許氏宗彥云牡馬與牧馬字異而義同古馬政惟牡馬在牧若牝馬則非季春不在牧月令遊牝于牧鄭注其牝若遊則就所牧之牡而遊之可見在牧惟牡馬故言牧不必更言牡其說是矣而未辨經文之本作何字也倬案南齊書王融傳上以虞獻馬不稱使融問宋弁曰駉駉之牧不能復嗣融所稱詩當時江南本而字作牧文選始行於江淮朋費憲作音義李善傳其學而其注李陵答蘇武書引詩亦作牧知顏說未可信也

詩谷風篇我躬不閱毛傳閱容也左襄二十五年傳引詩作說杜注言我不能自容說蜉蝣篇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毛訓閱爲容復兼言容閱杜元凱本之說正字閱假借字也又作容悅見孟子盡心篇魏丁廙蔡伯喈女賦云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用谷風詩義悅說通蓋三家本

諒闇

李善注潘岳閒居賦云諒闇今謂囚廬裏寒涼幽闇之處故曰諒闇案此以寒涼訓諒則諒爲借字漢儒無此義殆六朝說經家言

棡

攷工幌氏涑帛以棡爲灰棡卽楝字也今俗猶存此法以楝葉灘衣則去垢其子曰金鈴子楝俗字其本字僅見於此

盡弁

書金縢篇王與大夫盡弁鄭康成以爲爵弁某氏傳以爲皮弁俾案漢書王莽傳云予甚弁焉疑今文尚書有以弁爲弁急之弁者

七里之郭

齊策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俾案之閒高誘云皆廣也徐廣云皆靡爵也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晉書段灼傳引作五里之郭蓋古制降殺以兩五七形近而譌見詩豳風正義此靡刑名也徐廣云皆靡爵刑也漢書敘傳薰胥之胥猶皆靡之皆皆灼之說是也漢書史遷薰胥以刑說解胥字見使遷性窘刑因以譌觸刑耳張晏云胥靡

說築傅巖

楚辭離騷說操築於傅巖今武丁用而不疑王逸注云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象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以大興偉案叔師以傅說爲刑人白是相傳舊說墨子尚賢下篇云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傅說殷之胥靡虞夏商之胥靡也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公逑王戊不聽胥靡之說杼曰雉脩於市劉原父曰胥靡說文作綆靡謂拘縛之也今案說文無綆字未知所據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築於傅險漢書賈誼傳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說苑善說篇云傅說衣褐帶鋸而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夕夢日得之李賢後漢書注引說苑云傅說衣胥靡之野高宗夢得之此章懷惑於僞孔傳而改之非子政原文潛夫論論榮篇云傅說胥靡而作王處虞也五德志文論榮篇云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爵弁某氏傳以爲胥靡刑名也徐廣云胥靡爵刑也案徐說非也漢書敘傳薰胥以刑張晏云胥靡於胥字見使遷性窘刑因以譌觸刑耳張晏云胥靡相之帝王世紀云武丁夢天賜賢人姓名傅說乃使百工寫象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鈦役于虞虢之閒高誘云胥靡刑罪之名應劭云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徐廣云胥靡爵刑也漢書敘傳薰胥之胥猶皆靡之皆皆灼之說是也漢書史遷薰胥以刑說解胥字見使遷性窘刑因以譌觸刑耳張晏云胥靡

刑名傳說被刑築傳巖穽灼云胥相也靡隨也相隨坐輕刑之名蓋兵戍徭役古者皆用刑罪之人慮致史記云隱宮徒行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漢書惠紀應劭注云城旦者日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漢猶如此罪人供役秦故鼂子曰圜土王符曰虜漢以前無異辭某氏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溯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始變舊說不以傅說爲刑人而以傅說爲代刑人執役之人與前儒不合此正作僞者之自露罅漏處王嘉拾遺記云傅說賈爲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殆僞傳所從出也

麻達論語注

數經筆記

廣韻九麻引風俗通麻姓齊大夫麻嬰之後漢有麻達注論語案麻達不知何許人集解不稱其注意何妥亦未之見矣

鼷鼠豹文

爾雅釋獸篇鼷鼠豹文鼷鼠說文鼷豹文鼠也不錄鼷字倬案鼷鼠二字當是衍文鼷文鼠足豺狗足熊如熊黃白文貙脩豪豪迅頭釋獸一篇先舉物名後言其狀是其句例鼷鼠豹文亦猶是也郭璞所見爾雅已衍鼷鼠二字注云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贊云有鼠豹采厥號爲鼷漢朝莫知郎中能名賞以束帛雅業遂盛以所聞終軍事繫於

數經筆記

有鼷字竊謂竇攸事卽終軍事而傳聞異辭鼷鼠或卽鼷鼠之譌徐陵謝寶燭監賞荅齊國移文啟云竇攸之對鼷鼠則文訛爲鼷故知鼷亦鼷之譌也徐鍇讀同郭而疑說文本有脫誤非是近儒段氏玉裁謂六字爲一物郝氏懿行謂鼷鼷二鼠皆具豹文文選注云爾雅疑作豹文文鼠鼷鼠豹文轉寫譌倒豹文於下後人疑文作鼷遂爲鼷鼠鼷鼠豹文鼷鼠亦是鼠名轉寫譌二字說文並收鼷小鼷大若虛以大如拳者合於說文豹文而形小之說辨爲是鼷非鼷且冬者終也有收斂之訓廷堅也說文當廷爲脫去鼷字卽本小徐而推衍之並無明據

達行

易訟卦象傳天與水違行荀爽注云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偉案訟必兩曹而後成若一西一東各行其方訟之象不見慈明言西轉言東流則西轉而至於東東流而至於西違疑漳之假借字說文漳回也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繫辭上傳日月運行釋文運行姚作違行違行猶回行也日月違行與天水違行一例姚信亦借違爲漳義同荀氏不得以違離義解之書酒誥篇漳農父釋文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違亦訓行與易違行同仙民音回從季長義

魯僖遭旱穀梁義

春秋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穀梁傳云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穀梁言勤雨閔雨喜雨與左氏公羊說不同左傳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後漢書郎顗傳云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雩而時雨自降周禮傳云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己魯僖遇旱亦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爲福蔡邕傳注引漢名臣奏張文疏云魯僖公小國諸侯救正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黃瓊傳云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李賢注引考異郵云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亡服避舍釋更徙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鐫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又引云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舉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放下讒佞郭都等十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羣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方今天旱云爲請禱發穀梁定元年范注稱之疏云考異郵說僖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與李賢所述令何休僖三年傳注云時僖得立不恤庶衆比致三年即能退辟正殿彷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善其應變改政疏以爲感精符之文亦用春秋緯說此皆穀梁古義也何休於莊三十一年旱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患今此亦是僖公喜於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案此爲公羊義故同一何注而與僖三年異注

萎拜

禮記曲禮篇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萎拜鄭注萎則失容節萎猶詐也釋文萎挫也正義云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萎詐者言著鎧而拜形

儀不足似詐也此鄭義也釋文又云盧本作蹲倬案推
子幹之意不特經文不同卽其解紐亦異介者不拜鄭
禮之常爲其拜而屢拜鄭則申說上文盧則轉承上文
謂卽使爲拜特蹲而已爲讀平聲與鄭不同蹲者踞也
下句當無拜字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子揖師而行何休
注云揖其父於師中復出之云甲胄不拜爲其拜如蹲
蓋所見禮記與盧本同據此知盧本釋文爲于僞反失
之說文錄蹲不錄蹶許同盧何義

寺人　徒人

寺人爲官名徒人當亦是官名廣韵十七眞左傳有寺
人披徒人費並以爲姓案廣韵稱姓者皆本風俗通此

蓋漢時說左傳者之遺

說文弊驚走也一曰往來貌从犮驅聲周書曰伯弊古
文驅古文囧字段氏注云此七字當作古文以爲囧字
倬案段說非也許意謂古文之驅字卽古文之囧字下
言古文謂籀古之古上言古文謂古文尚書也弊下引
書者許所見書作弊也復言古文驅古文囧者孔壁古
文尚書作驅也漢書地理志小字所稱古文尚書例與此同　集韵二十
八梗驅人名周有伯驅其說必有所受足證許義

叟擊

漢書楊雄傳拮隔鳴球韋昭注拮撱也鳴球玉磬也古

易字作音顏師古漢書注以易爲變易之易倬案近儒
沈氏濤攷定孔注爲僞託則其說未可信顏言變易解亦
紆回竊謂毛傳孟子趙注國語韋注並云易治也此兩
易字亦當訓爲治班固幽通賦云溺招路以從已兮謂
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蔽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
注慆慆亂貌蔽遮也鄧展漢書注同言子路不避慆慆之亂終
隕身於世之禍也班賦全本論語曹鄧訓慆慆爲亂自
是漢魏舊解慆與滔通借字師古注引論語作而誰以
易之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注引論語作而誰與易也蓋
古本論語如此袁本茶陵本文選有此一節注俗本均
後人所改下文丘不與易也孔子之言正與而誰與易也相

應桀溺言天下皆亂誰與治之孔子言汩溺不可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治深疾避世之徒也訓易爲治上下文義渙然冰釋矣

詩傳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今詩作土疑社之假字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賢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弃之道中牛羊避弗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仍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案稷契無父之說起於緯書三家詩本之司馬遷據以作殷周本紀董仲舒春秋繁露劉向列女傳班固白虎通鄭康成詩箋皆宗是說褚少孫事王式式傳魯詩此所稱詩傳蓋魯詩傳也周之先履大人跡商契之先皆吞玄鳥卵漢初儒者原本讖緯增會神奇以擬高祖交龍之異攷緯書行於周末列于楚辭皆主感生帝之說毛公生當其時作詁訓傳擯而弗取其識卓矣

烝

爾雅釋詁林烝君也平都相蔣君碑云於穆林烝實乾

所生本雅訓也倬案楚辭王褒九懷云將去烝兮遠遊王逸注云違離於君之四裔也此烝字正訓作君近來說爾雅家所未及

伍胥

漢書古今人表伍胥作五胥廣韵十一唐堂下云堂楚邑大夫五尚爲之其後氏焉十姥五下云左傳有五奢據此則伍胥之伍古作五漢書所稱乃古本左傳也廣韵伍下亦云姓而不引左傳孫叔敖碑伍舉作五舉亦一證

美女破舌

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近儒以舌爲后字之譌引后庸作舌庸爲說倬案御覽三百七十九引十二國史云

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荷蕢

徐鍇說文通論云孔子擊磬於衛擁縪子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故於文耳殼爲聲殼古磬字也近儒謂鍇所引子史文集每多舛記與原書違背案此本論語文論語荷蕢不聞有作擁縪者蓋以縪爲孟子藥梩之藥藥亦艸器故以荷蕢爲擁縪耳是卽楚金舛記之一證

幘

左定九年傳晳幘而衣貍製杜注晳白也幘今本幘此字作齒上下相値蓋晳是一事幘是一事釋文幘音策又音責說文作齰音義同正義引說文幘齒相値也言齒長而

白上下之齒相當也以晢幘爲一事誤會注意讀正字幘假借字姜宸英湛園札記云幘音責字書皆釋以冠幘左傳杜注又一義字書失載何未一檢說文也

繫而不食

論語陽貨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康成注云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冀往仕而得祿見文選登樓賦注倬案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僞也僞爲詐僞之僞亦爲作爲之爲周書皇門篇孔晁注食爲也易林蠱之遯云尼父孔聖繫而不食坎之遯云匏瓜之德宜繫不食繫而不食猶言舍而不用耳何晏注論語云匏瓜得繫一處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則讀爲食爲飲食之食後之說論語者以食字難通乃以匏瓜爲星名黃氏日抄吳氏四書疑義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也亡友費寶鍔云此節當在子擊磬章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之下孔子言此承荷蕢引匏有苦葉詩深則厲淺則揭而言

其無津涯

書微子篇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若涉水無津涯集解徐廣云一作涉水無舟航倬案徐所見者當爲史記原文作舟航者眞古文也航亦俗字正字作杭司馬遷從古文說文無涯字正同司馬說濬夫論考績篇云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荀爽易泰卦注云馮河而上不用舟航後漢書明帝紀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劉晝新論履信篇云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即本尚書段氏玉裁云商書若涉大水其無津俗本妄增涯字未詳段說所本

六畜

爾雅釋畜篇末總題曰六畜分題曰馬屬牛屬羊屬狗屬雞屬祇有五畜郝氏懿行云羊屬之後應有豕屬今乃廁於釋獸不知何時羼錯又云左傳正義以爲豕有野豕故記於釋獸然馬屬有野馬仍列於釋畜倬案廣雅悉依爾雅其釋畜篇則馬牛羊豕犬雞爲六屬此豕屬在六畜篇之證也攷唐初爾雅本豕屬尚在釋畜左傳正義引舊本爾雅釋畜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昭二十五年傳正義云爾雅釋畜馬牛羊犬雞五者之名其豕在釋獸之篇與此不同此由正義非出一手當以桓六年爲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不言狗雞者便於立文非遺之也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據此則顏籀所見爾雅豕屬尚未羼入釋獸篇

六轡耳耳

詩閟宮篇六轡耳耳毛傳耳耳然至盛也倬案玉篇糸部紃六轡盛貌廣韻六止紃紃轡盛兒蓋三家作紃毛作耳耳也集韻本廣韻而云通作耳則宋初三家盡亡以毛詩律之矣紃紃言轡盛三家與毛同也說文從毛詩故不錄紃

詩苍伯篇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傳云畝丘名此毛義也爾雅如畝畝丘如陵陵丘釋名畝丘體滿一畝之地也孫炎爾雅注云方百步也李巡注云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郭璞本之皆與釋名合而與毛傳不同蓋三家義

重離明兩鄭氏義

鄭康成注周易離卦黃離元吉云離南方之卦離位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于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愼成其業則吉矣見文選顏延之應詔讌曲水詩注初學記儲宮部注明兩作離少陽鑿重暉之義又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云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艮作式又皇太子表云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副德表重輪王筍以咸甯戴篤月重輪云皇儲屬明兩之寄惟少陽張繼南征賦昭明太子哀策文云貳載明兩寔惟少陽鑿南征賦云振春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敘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陸倕爲豫章王慶太子出宮表云周固本枝實資明兩宗欽侍臣箴云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孫川能重離襲曜魏鼎維新王褒爲百僚請立皇太子表云臣聞洊雷屬震東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鑿重暉之業又皇太子箴云麗止離暉惟微天啓蕭閨肅少傅箴

方云明兩者取君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見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倬案鄭說重離明兩爲太子之象歷攷六朝文字皆從鄭義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云伏惟皇太子殿下明兩承乾元艮作式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云離景承宸樞光陪極謝靈運擬鄴中集王粲云不謂息局顧一旦位明兩王融皇太子哀策文云居辰北極在日重離梁簡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箋表云臣以不肖妄作明離或作明兩又神山寺碑序云皇太子殿下幾圓上聖智周物外澄明離日照影春星又謝爲皇太子表云震維禮絕離景事尊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云游雷種德重離明兩徐勉酬敕賜絹啟

云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韓王元嘉奉和太子監守違戀詩云乾象開層構離明啓少陽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云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云伏惟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聖江總元圃石室銘云天縱儲睿生知作兩庚信哀江南賦云游游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藝文類聚儲宮部首列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時五經正義未行猶用鄭說

致遠恐泥

論語子張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集解云小道謂異端又引包咸注云泥難不通釋文泥乃細反下同正文及注皆讀去聲倬案後漢書祭遵傳

注引論語鄭注云小道今諸子書泥滯陷不通也大平御覽地部引論語及此注列入泥類則讀泥爲平聲皇侃疏云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皇疏本於江熙集解江說用鄭義廣韻十二霽泥奴計切音同釋文而注云滯陷不通語云致遠恐泥亦本鄭注且引論語爲證音雖異而義同皆不若包咸說

實實枚攸

張衡南都賦清廟肅以微微李善注微微幽靜貌琴賦嵇康琴賦微微其清閒注同停案詩閟宮篇云實實枚枚毛傳枚枚磬密也釋文引韓詩枚枚閒暇無人之貌東山篇毛傳枚微也古枚微同聲張衡用微微當本魯頌蓋三家詩有作

實實微微者與毛異善云幽靜與閒暇無人意合或本於韓詩

郭璞爾雅注逸文

爾雅釋天郭璞注烝進也初學記引爾雅有此三字而今本爾雅皆捝之（章樵古文苑注引爾雅注烝進也進品物南宋人所見爾雅尚有此三字）

頎人之遏

詩考槃篇碩人之邁毛傳邁寬大貌鄭箋邁猶飢意康成先通韓詩後通毛詩其易傳者往往本韓詩說釋文引韓詩作過過美貌美大同意是毛韓同而鄭獨異也廣韻八戈邁卉名又寬大貌而與過同紐有過云過軸義本考槃字從竹不從艸此必齊魯遺說也

英英白雲

詩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引韓詩作泱泱云泱泱用正字也文選潘岳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正本韓詩李善注引毛詩英英白雲俾案玉篇雨部霙下霙霙白雲貌廣韻十一唐同陽同十卽本白華篇蓋亦齊魯遺說

璵璠

說文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瑕不揜瑜瑜不揜瑕瑾瑜匿瑕忠信之術也段氏玉裁云鉉本有璵字爲十九文之一錯本則張次立補之各本璵璠敘呂氏春秋安死篇述左傳作璵璠楊統碑云器璠今依太平御覽所引作璠璵法言寡見篇玉不彫璵璠不作器各本皆作璵璠無作璠璵者未知段氏所據左定五年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下文兩言皆指作璠璵者言之

具璵璠之質論衡薄葬篇云魯人將以璵璠斂下文兩璠魏志文帝詔云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慼階而救之又與鍾大理書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李康運命論云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覩矣潘尼贈陸機詩云豈無璵璠阮德如答嵇康詩云璵璠就其形張協詩云瓠顏奪璵璠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云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顏氏家訓音辭篇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蕃屏之藩廣雅釋地作璵璠集韻與下作璠璵魯之寶玉而璠下仍作璵璠則御覽作璠璵者當是傳刻之譌鮑刻御覽禮儀部珍寶部段說非也

二矛重英

詩溝人篇二矛重英傳云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云二矛
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閟宮篇朱英綠縢傳云朱英矛
飾也毛鄭以飾釋英釋文並云英如字沈於耕反倬案
集韵四十三映有英字注云飾也英讀去聲當是徐李
舊說知今本釋文有捝文異凡集韵所載異義
皆本釋文

蠈

孟子滕文公篇井上有李實古本如此文選注引可證
見實在李字下也趙注李實連文是邵卿所
此劉趙兩本所同蠈食者過半矣文選劉璵俗本作佮酒德
頌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周氏
廣業孟子古注放云槽爲蠈字之譌說文作蠈齊蠈也
以背行駛於足狀似酒槽以齊俗所名故謂之蠈蠈也

倬案周說殊未分明此章劉注與趙注判然不同劉本
作槽故讀如酒槽趙本作蠈故以爲蟲張景陽雜詩注
引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之士也蠈蟲也李實有蟲食
之過半言仲子曰無見也此所引者爲趙岐注而誤作
劉熙故與酒德頌注不合周氏欲改槽爲蠈由不知張
景陽詩注劉熙爲趙岐之誤耳趙注具在並無酒槽之
說也廣韵六豪槽果本華實相仆也集韵疑郎木於劉
說食當讀如日有食之之食春秋隱三年經釋文食如
食御覽四引同作日月之蝕華實相仆則未熟先落果多剝蝕言井上
字本或作蝕論語日月之
李實槽蝕者過半也

公伯寮

說案論語摘輔象云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
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手握
輔是謂習道子貢手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
是謂疾惡公伯寮字周公伯周與仲弓宰我子游公冶
長子貢並稱其爲弟子無疑唐開元二十七年追
贈公伯寮爲任伯

垂 羿

虞之垂垂亦作倕呂氏春秋離謂篇淮南子本經篇道
堯之巧工也明堂位鄭注引世本作篇云垂作鐘初學
記引世本作倕詩正義引世本云垂作銚御覽人事部
引倘書咎倕共工也文選甘泉賦李善注引倘書咎倕共工故知垂倕
今顏注倕汝共工天部羿亦古諸侯也羿國也羿亦作
名堯時有工倕本徐邈也漢書楊雄傳般倕弃其剞劂
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羿亦作
部羿帝嚳臣夏少康滅之羿下引楚辭夫羿馬彈日

今作避天問作昇故知昇昇同字　皆以古人之名爲名玉篇俾黃帝時巧人名淮南子氾論篇昇除天下之害死而爲宗布高誘注云昇古之諸侯此堯時昇非有窮后昇蓋垂善巧故以黃帝時巧人名名之昇善射故以堯時善射人名名之

明堂辟雍靈臺同處是漢制

蔡邕盧植頴子容高誘謂辟雍靈臺太廟明堂同在一處蓋目驗時王之制而誤以月令之明堂爲國南之明堂耳續漢祭祀志云是年光武中元元年初營北郊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帶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李尤明堂銘云布政之宮上圓下方體則天地在國之陽臚閎四設流水洋洋順節行化各居其方郟道元水經穀水注云穀水又經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引水于其下爲辟雍也張李皆後漢人鄘道元猶能述後漢之制其言皆與續漢志合蔡邕等亦猶是也而以之說周制則非矣

姑洗

禮記月令篇律中姑洗釋文洗素典反廣韵十一薺洗洗浴又姓先禮切同洒二十七銑洗姑洗今韵從之以姑洗專屬銑韵俾案姑洗之洗即取洒滌之義國語云洗濯其心洗音先典反好行惡西子蒙臭醜人絜服供事上帝西子惡人皆以

容貌言之孫疏不釋類字朱子集注云惡人醜貌者也
卽用趙岐注原文知此字南宋時尚未誤

鄭康成禮記注誤文

禮記檀弓篇夏后氏堲周鄭注火孰曰堲燒土冶以周
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倬案由與由字形相近而
誤此當作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句由句說文土部墏由
也塠由也由墏也或从鬼作塊由燒土爲之與釋言冶
土爲甄義合鄭注申明燒土之意故承之曰由是也禮
運篇賁椁鄭注賁讀爲由聲之誤也蓋椁亦燒土爲之
與此注言由同意釋文不爲由字作音正義云曾子問
云下殤土周葬於圹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與作土周
義同古史考禹作土堲以周棺卽鄭注所謂土周也

火攻

公羊桓七年焚咸邱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
火攻也何言乎火攻疾始以火攻也此火攻之見於經
典者通典御覽兵部火攻類皆不數之亦忘其祖矣

頻復

易復卦六三頻復釋文頻本又作嚬鄭作顰案顰字後
人改也晁以道古周易呂伯恭古易音訓所據皆作卑蓋鄭用省形存聲字顰從頻卑聲卑聲在支韻集韻十七眞頻或作卑此用鄭義也五支脾紐有顰顰蹙也此由鄭義引申之謂鄭之卑卽顰而其字則當頻蹏切也胡氏震亨輯補鄭義作卑復則此字明時釋文本猶未誤

毋或作爲淫巧

禮記月令篇季春之月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季冬之月同鄭康成注今月令作爲作詐僞案申鑒政體篇無或詐僞以蕩衆心用今月令文也後漢書荀悅傳作無惑惑與或同

睽

易睽卦象傳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序卦傳睽者乖也雜卦傳睽外也聖人作易言象而理寓焉說文睽目不相聽也又說文傒左右兩聽猶視也義同

日之睽牓入玉篇曰部而耳部又竝出矚睽此等增加當在陳彭年之後集韻尚無矚睽可證俗學遂強生分別以爲睽孤之睽從目睽違之睽從日睽目相戾也睽乖也有一從目之睽也

橋衡

禮記曲禮篇奉席如橋衡鄭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周易集解引鄭注云坎水堅中虛瓶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此桔槔之制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離外也衡也皆低昂之物二字平列衡上低昂之上讀同尚與上下之上異管子輕重乙篇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調此衡上低昂之證也正義誤讀鄭注以橫奉之橫謂爲釋衡字衡與橫通遂云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謬矣

頒白者

說文覛須髮半白也从須卑聲段氏注云此孟子頒白文正字也趙注頒者斑也頭半白斑斑者也卑斑雙聲焦循孟子正義從之倬案廣韻二十六桓鬗髮頭曲髮爲之又臥髻也從說文鬗字義也二十七刪鬗髮半白同集韻其字所斑辯之後此必孟子古訓有作鬗者鬗頒同聲鬗正字頒假借字段謂廣韻借鬗爲覛非也

詩終風篇

說文灥疾雨也詩曰終風且灥此三家義也毛傳暴疾也玉篇灥疾風也義用毛詩而字用三家非是疑疾風卽疾雨之譌野王本說文厓風且灥風且霾風且噎三章一例灥疾雨也霾霧也噎天陰沈也釋名霾晦也霧冒也晦故爲霧也噎翳也翳爲天陰沈也釋名亦本三家毛義則俱主風言與三家不同爾雅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噎與毛義合與說文不合未可牽混爲說

攇鐸

周官大司馬攇鐸鄭司農注攇讀如弄後鄭謂如涿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攇攇者止行息氣也釋文攇音鹿李扶表反倬案宏範蒼讀攇爲攇攇與捋同說文捋引取也取鐸搖之卽振之義也集韻十八尤捋古作攇三十小攇析縛也卽本宏範之音而挩去李軌說非也集韻一送有攇載鄭司農讀

臨文不諱

禮記曲禮篇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通典一百四引曲禮作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漢玉藻篇同又引盧植注曰敎詩書典籍敎訓也臨文謂禮文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與鄭本不同

嘉靖殷邦

書無逸篇不敢荒寧嘉靖殷邦史記魯世家作不敢荒

甯密靖殷國集解引馬融云密安也密訓安義本詩篤公劉毛傳盡馬所見書與史記同而與僞孔本不同王氏鳴盛誤以密爲甯遂於無逸篇引馬注云甯安也馬氏國翰輯馬注承襲其譌皆非是段氏玉裁古文撰異云東觀漢記序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此二句隱括無逸文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

壞

穀梁隱三年傳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壞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壞有食之者也楊士勛疏云壞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廢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壞或當字從壞盡如廢信之言也

段氏玉裁云亦作傷之傷當作場下曰壞從壞竝當作場倬案段說非也壞字本無傷音爲穀梁音者相傳作此徐邈亦作傷謂其音亦作傷非謂改壞之字爲傷也考唐書藝文志有穀梁徐邈音一卷釋文序錄不載蓋陸氏未見故穀梁音義不及徐音此古讀之僅存者疏意則從廢信讀以壞字本音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穿地積一萬尺問爲堅壞各幾何又云穿地四爲壞五爲堅三此卽廢信鑿地出土之義釋文壞而丈反與土

勛音同

共惟帝臣

文選張衡東京賦具惟帝臣薛綜注云具之言俱也李注引尚書曰萬邦黎獻具惟帝臣倬案據此則書益稷篇共惟帝臣有作具惟帝臣者爲古今文之異潘岳藉田賦云自上下下具惟命臣潘尼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詩云具惟近臣李注皆引東京賦薛綜注云具俱也引尚書曰共惟帝臣故知書有共具之異文

復卦音

魏書宗欽傳欽贈高允詩云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凌霜擢秀咏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九泉聲溢宇宙讀易復卦之復爲去聲六朝經學南北不同陸氏南人略於北學故釋文不載

癟病也

爾雅釋詁篇癟病也癟勞也詩板篇毛傳云癟病也正義云癟病釋詁文釋文癟沈本作癟倬案爾雅勞也病也兩義本卉作癟故說文兼之云癟勞病也其作癟者或三家本後人據以改爾雅縮衣釋文本作下民卒癟宋本亦作癟禮記所引三家觀詩正義所稱沖遠所見爾雅自作癟也

驕人好好

詩巷伯篇驕人好好毛傳好好喜也爾雅釋訓篇云旭旭驕驕也郭注皆小人得志驕蹇之貌釋文云郭呼老反呼老卽好字之音說文旭讀若好蓋三家詩必有作驕人旭旭者故爾雅釋之旭旭卽嘵嘵易家人卦家人嘵嘵婦子嘻嘻說文無嘵漢書楊雄傳云嘻嘻旭旭

正本易義疑易古本亦有作旭旭者毛傳訓好好爲喜
喜讀同嘻亦本易義爲說與三家懻塞義不同

南音

左成九年傳使與之琴操南音杜注云南音楚聲倬案
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
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
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高注云塗山在九
江近當塗也是南音爲樂之名非南方之音也塗山在
南與楚地近故范文子謂鍾儀樂操土風也杜注失之

儀

周官肆師注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

誼倬案禮記少儀篇言語之美以下數美字康成注讀
爲儀儀義從羊美亦從羊上半字相同因而致譌此書儀
者我也東漢時則皆作義故先鄭稱古者後鄭謂讀爲
儀今小學家輒書義作誼見亦膠已

循牆而走

後漢書馬融傳贊廖乏三趣防遂驕陵李賢注引左傳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
倬案據范甯所見左傳當作循牆而趣賢注當亦作趣
趣亦走也詩來朝走馬玉篇作趣馬其證也作走者後

人依今本左傳改之幸贊文未改猶可改正

子帥以正

論語顏淵篇子帥以正鄭注云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
也倬案經傳帥與率通而此經文作率注文作帥今作
帥者後人據注改經也何以明之釋文出之帥二字云
所類反又所律反從巾並與率同若經文作帥則當出
子帥二字不當出之帥此惟經作率注作帥故云並與
率同謂與經文率字同是陸所見論語經文作率一證

也皇侃本作子帥而正帥亦後人所改爲政篇疏云後
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是皇所見經文本作率後人
改爲帥而於爲政篇疏內略而未及猶可改皇本之舊
此二證也孝經聖治章注上正身以率下疏云此依孔
傳也引論語季康子云云正作子率以正是初唐論語
經文作率此三證也史記公孫弘列傳末載平帝元始
中元后賜弘後爵詔云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卽本論語字正作率此四證也徐鍇說文繫傳政正
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用論語文其字作帥意唐末始
同今本率與帥當是古今文之異周禮樂師注故書帥
爲率鄭儀禮聘禮大射儀注古文帥爲率詩
憲憲率時農夫偉詩作帥時農夫縣率西水滸干寶晉
紀總論作帥西水滸干寶晉
儀禮鄉飲禮注已帥而正孰敢不
正康成用論語字正
從今文與論語注合

以車祛祛

毛詩用古文三家詩用今文古文多假借字傳每釋以

本字而三家亦有此例如魯頌駉篇以車祛祛從唐石經本毛傳祛祛彊健也言經義不言字義韓詩章句則云祛去也見文選殷仲文詩注以去釋祛此以本字釋假借字莊子應帝王篇泰氏其臥徐徐崔譔本作祛祛說文說去麤詹諸云其行去去王氏念孫讀隱古今字貌也莊子司馬彪注辭君釋字義而經義亦明蓋毛言彊健韓言安舒也今詩作祛俗字

茵芝

爾雅釋草篇茵芝郝氏懿行謂茵字不見他書莊子逍遙篇以車祛祛本作祛祛說文說去麤詹搖篇釋文司馬彪崔譔本作祛祛說文說去猶祛祛安隱隱古今字貌也莊子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炊於晦蘐文類聚引爾雅正作菌芝茵卽菌之破壞字案唐王隱晉書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云茹丹茵於祕洞卽本爾雅知菌之譌茵久也

觀者如堵牆

禮記射義篇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今本鄭無注倬案堵卽牆也經文本作蓋觀者如堵注當有堵牆二字不知何時以注中牆字連寫入經文堵字下遂挩去此注耳釋文出如堵二字則陸所見經文猶無牆字也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蓋引經復引注此其明證矣後漢書樊準傳注引同今本疑後人改

式號式呼

詩蕩篇式號式呼本作式號式謕宋庠宋祁本及漢書敘傳引詩皆作謕可證也爾雅釋詩亦作謕今作呼者非其義

初學記御覽引月令

初學記引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日在虛昏昴中曉此作日蓋避唐諱而改心中仲春之月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孟夏之月日在中季春之月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孟夏之月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孟秋之月日在季夏之月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孟秋之月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仲秋之月日在翼今本譌作角昏南斗中曉畢中季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孟冬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仲冬之月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季冬之月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今本亢上衍御覽引月令同孟春之月作正月之節以下均稱某月之節又引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危中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

皆婁中曉氏中皆與今本禮記不同蓋觀象授時一代大典日躔中星皆據日驗而言初學記御覽引承用唐月令載時王之制用當時之躔次者尊經正義仍用舊本者尊經也

疾病

說文疾病也病疾加也疾病二字散文通對文異論語子罕篇子疾病包咸注云疾甚曰病鄭注云病謂疾益困也述而篇子疾病子路請禱釋文出子疾云一本云罕篇始釋病字非儀禮既夕記疾病鄭注疾甚曰病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喪大記篇疾病內外皆埽注義略同倬案論語禮之疾病皆當以疾字爲句病字自爲句

左宣十五年傳武子疾下言疾病則日必以爲殉襄十九年傳齊侯疾下言疾病而立之又荀偃瘅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上文雖無疾字而病字自爲句亦加甚之意兩病字亦當別爲句呂氏春秋知接篇云仲父之疾病矣列子力命篇作仲父之病疾於大病可據改正尤其明證也

日下稷

穀梁定十五年傳日下積柮作昃公羊作昊案正字當作昃義與側同尚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壁於洛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亡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宋均注稷讀曰側緯書言下稷足證穀梁義

牖

詩大明篇其會如林毛無傳鄭箋云殷盛合其兵衆合字卽釋會字東晉古文武成篇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襲用毛詩以會爲會合之會與鄭箋同僞古文出于王肅子雍好與鄭難凡鄭之易傳者每鬬其說以申毛武成不然者可知鄭意與傳同也說文引詩作牖則爲三家義而與左傳賈景伯說又不同說文从部建大本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迫敵也春秋傳曰牖動而鼓詩曰其牖如林倬謂詩曰上當有一曰二字與發石義別後漢書馬融傳牖撽其如林牖竝言本三家詩也賈逵治毛詩而注左傳則別爲說不用會合之義叔重傳賈學其前一義本師說也左桓五年傳賈逵注牖發石一曰飛石杜預注牖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正義申杜以駿賈惠氏棟左傳補注又申賈以駿杜案隱十一年傳瑕叔盈又以發中以旗爲表識孔穎達引傳師之李賢後漢書注牖亦旃也引左傳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旃動而鼓以此證之杜義爲長段氏玉裁說文注以春秋傳曰牖旃詩以說從从之恉也動而鼓入字逐於建大木之前謂左傳之牖與詩之牖皆作旃旃解則亦非是牖動而鼓以爲發石許君自用其師說魏志袁紹傳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牖旃動而鼓說文曰牖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御覽引魏武本紀略同引說文則作發石車也亦本景伯說何超晉書音義與二徐本同當以今本左傳之牖可言旃牖三家詩之牖不可言發石應場馳射賦牖動鼓震用左傳沈約宋書武帝紀旗牖首塗用三家詩當分別解之

輟

論語微子篇擾而不輟李善西都賦注引鄭康成注云輟止也張衛切論語釋文輟張劣切不載鄭音李善所稱必鄭讀之音如此廣韻十三祭輟陟衛切集韻十三祭輟株衛切皆與張衛音合此古讀也俗本文選不知張衛爲張徹失之甚矣

甲坼

易解卦彖傳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釋文云馬陸作宅云根也集解本作甲拆文選蜀都賦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李善注引鄭注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拆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呼火亞切惠氏棟云古文宅字作宧與坼相似故誤作坼馬鄭陸皆從古文非改坼爲宅也倬案作牛羊者是也文選班彪北征賦云覩牛羊之埽澤說文而知鄭注之宅爲乇之假借也說文乇艸葉下來謝靈運鄴中集詩云朝游牛羊下暮坐栝揭鳴李善注於班賦引詩牛羊下來於謝詩引詩牛羊下括是也羊唐沈揆諧噱錄云俟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隨時讀作牛羊亦一證也

孟子盡心篇君子尼於陳蔡之閒尼當爲旣之假借字說文旣飢也卽論語所謂在陳絕糧也張子非儒篇云孔某尼於陳蔡之閒新語本行篇云夫子陳蔡之尼豆飯藿羹不足以接餕尼皆與旣同後漢書桓榮傳云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尼尼亦當作旣旣猶言飢餓也

羊牛下來　羊牛下括

詩君子于役篇羊牛下來阮氏元毛詩校勘記云閩本相臺本明監本毛本作羊牛小字宋本作牛羊下來二章經文別本亦或作牛羊但唐石經以下至毛本皆不誤倬案作牛羊者是也文選班彪北征賦云覩牛羊之下來謝靈運鄴中集詩云朝游牛羊下暮坐栝揭鳴李善注括是也羊唐沈揆諧噱錄云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邪隨時讀作牛羊亦一證也

徽號

禮記大傳篇殊徽號鄭注徽號旌旗之名也案徽說文作徽識也引春秋傳揚徽者公徒今左傳作徽鄭以名字釋號字殊者如叚綏殷大白周大赤之別世以徽號作尊號解非古也

爲羊

易說卦傳爲羊鄭本作爲陽注云此陽爲養無家女行賈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停案爾雅釋詁篇陽予也郭注引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陽猶姝也說文姝女人自稱我也姝陽聲近爾雅訓陽爲予者是養也臧氏庸云虞翻本爲羊作爲羔羊傳所謂羔羊之義注云羔女使羔乃養字之誤鄭虞訓合

風乎舞雩

論語先進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衡明雩篇云冠者童子雩祭舞人也浴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釋文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歸爲饋今從古充所據論語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魯論皆作饋稱者魯論也

饋今論衡述論語文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作歸者後人改也

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寤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三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後漢書仲長統傳云諷於舞雩之下詠歸當作饋亦饋高堂之上公理仲任皆本魯論停案漢舊儀云漢五年修復周室舊祠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一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見御覽五百二十六又云夏則龍星見面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

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見史記封禪書正義說與論衡合旱而舞雩周禮司巫女巫是其事也續漢志雩禮舞僮二佾此言舞者七十二人其說不同蓋常雩與旱雩之異漢以后稷爲靈星亦與周制殊要之魯論語義如此皇疏載或說云冠者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其解五六六七與漢舊儀同惟以爲孔門之賢不以爲舞者之數則與漢儒相違戾矣

答問三十條

光緒丁亥年孟春月
朱氏槐廬家塾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序

漢人去古未遠以六書爲小學說字解經罔弗洞究根原傳經者率本六書意誼或從古文或從假借或以聲近或用婧文加以南北語殊古今音別致有字隨讀變義因文異者後人弗習六書罔通古訓往往望文生義而古人之經義幾不可通甚有不講古音不信佘疋方且好爲肊改遂易經文至以漢儒爲非於是解經者其說益支離而無所證據矣吾鄉馮雲伯先生撰經攷古淵雅閎通所著十三經詁一書設爲問答之詞以引申其誼於古訓之未明者爲之疏通證明於近儒之說有可采者亦援引及之且爲之證其異同辨其違合其論詩古音則於周秦之音讀方言之清濁辨其異同於說文諧聲轉注假借之例悉爲擊求至段氏玉裁所謂合韻錢氏大昕所謂轉音靡弗剖析分明倘引既博詮繹亦復精覈陳季立所云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先生殆有以會而通之歟生平著述甚富其說經之書自學海堂補栞本外尚有三家詩遺說翼證二十卷稾本論語異文攷證十卷栞本版已無存是編爲先生晚年手著遺稾厘存近從忻友虞卿假得虞卿讀書好古性喜收藏且能公其好於同志不使鄉先哲之譔述隱匿無傳其志亦可嘉已亟爲校錄付之梓人庶獲與學海堂經解諸書流布海內而先生學術之精

十三經詁答問陳序

光緒十有三年太歲在丁亥春二月二日同邑後學陳其榮謹敘

自序
生逢盛際蚤竊科名榮世不慕閉戶自精惟日寓簡以
手送文許鄭所詮孔賈之佚日思誤字亦是一適娛老
箸書賢乎簿弈道光丁酉冬石經閣主馮登府自序
總目
卷一 易 書
卷二 詩 左傳
卷三 公羊 穀梁 三禮
卷四 論語
卷五 孟子
卷六 孝經 爾雅 詩古音
附 十三經詁答問序 一
石經 右今文正義
石鼓文
邑後學陳其榮桂巖校錄
宋氏槐廬校刊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泰與歸妹皆有歸妹之象於爻辰若何曰泰六五爻辰在卯仲春之月萬物生育也歸妹九月卦古者霜降逆女而六五爻辰在卯故並云帝乙歸妹鄭氏箋詩以期盡仲夏以前故歸妹九四爻辰在午詞曰歸妹愆期然與王肅說不合

問同人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旅人先笑後號咷何以同象能以互卦之說推知否曰同人互卦內爲震旅外爲震震爲語爲告爲大笑震善鳴故並有笑咷象也如小過小畜並有密雲不雨之象互卦小過外爲震小畜內爲震震爲雷故密雲不雨離互

朱氏槐廬校刊

卦內爲巽外爲震豐互卦同出于離離爲日故同有日昃之象噬嗑外卦爲坎睽同坎爲血卦故同有噬膚之象其他甲庚三日蠱與巽同睽二之五爲无妄泰之歸妹漸之女歸皆可以井二之噬嗑亦爲无妄泰之歸妹漸之女歸皆可以此推之此六爻旁通之說也虞氏以象象釋爻通多以六爻證之

問康成易觀初六童觀童雉也童何以有雉訓曰雉古通夷尒疋女桑楎桑毛傳女桑黃桑也黃桑即稚桑大過枯楊生荑鄭謂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皆謂稚也則雉卽稚之借

問遯肥遯无不利正義引子夏傳肥饒裕也或作飛遯何與曰古飛字作蜚張平子思元賦利飛遁以保名注引飛遯無不利曹植七啟飛遯離俗淮南九師道訓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是古並作飛遯管子刑勢解蜚搖而無所定後漢明帝紀注引作飛肥古作蜚與形相涉而誤則王注非矣又考遯互卦內爲巽巽爲高爲進退有飛遯象焉

問豐上六天際翔也鄭云際當作瘵病也翔作祥孟喜作翔疏謂如鳥之飛翔于天際案上六辰在巳巳爲鶉尾又巳上直翼有飛鳥之象故小過上飛鳥離之解上公用射隼皆此義也補嗣之說合於爻辰

朱氏槐廬校刊

問巽六四田獲三品王輔嗣卽據王制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爲訓與虞氏異不知爻辰之說何若曰虞謂艮謂狼坎爲豕艮二之初離爲雉故獲三品翟元注田獲三品謂下三爻也謂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爲雉也是三品卽三禽也案互體巽內卦兌外卦離巽爲雞離兌爲羊巽爲雞故云三禽連互之法自九三至上九有同人象同人于野故有田象六四爻辰在丑上直斗斗爲天田又爲天雞故有田狩獲禽之象此鄭氏說與虞略同

問中孚豚魚吉疏謂魚者蟲之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主內有誠信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於鄭氏合否曰

豚屬三言魚屬四言三爻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
變而從小名言豚四爻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
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三體兌兌爲澤四
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水侵澤則豚利五亦
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而爲明君賢臣恩
意所供養故吉此康成說也
問晉書也明夷誅也王弼注誅傷也虞仲翔同孫奕示
兒編云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爲昧誅當作昧此
說是乎曰雜卦皆主內外反正之義昧自與晉對文
明夷用晦也昧誅形或相涉而譌然於古音不合晉
誅遇同部字馬氏椅厚齋易學作咮馬氏以顧改之非也

問親寡旅也與上下文法不同疑有錯簡曰荀作豐多
故親與上信叶一說作旅親寡也則與故下寡相叶
然王注親寡故寄旅也離卦中惟此句用倒法
問子夏易傳久佚其遺說散見於注疏全氏祖望採
最之爲今本所無者三十四條今通志堂所刻乃唐
張弧僞作故與李鼎祚集解所引不符然則全氏所采乃
眞子夏傳耶曰孫坦周易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
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據或云韓嬰或云丁寬亦無定
說漢藝文志不著錄王伯厚補之爲無識矣考漢書
儒林傳傳易者有沛人鄧彭祖字子夏梁氏玉繩謂
唐以前所傳者或彭祖之書今所傳者卽張弧之解

也然古今同姓名而又同事者如漢蕭平時有賈逵
受春秋正始時又有賈逵漢有孔安國東晉亦有孔
安國皆通經學秦有王次回漢亦有王次回皆能八
分此類甚多嚴君平本稱莊子因避明帝諱改爲嚴
閻百詩致誤以爲莊周非稱名同者尤易傳誤與
問堯典舜試可乃已僞傳訓舜爲已謂他人悉已惟
緜可用釋文引鄭舜音異此當何從曰說文異爲舜
部非古今文異舉也引此書文異聚亦音近之訓許
氏所傳蓋眞孔傳也或曰舜治也當敬授民時孫氏星
問食哉惟時僞傳所重在民食惟時爲是訓食爲勸
衍據廣疋訓食爲勸又據尒疋訓食爲是訓時爲是
曰可證時是也當屬下句與欽哉惟時亮天工同古
文尚書食作飤亦近飯形
問而難任人或作荏人何出曰僞孔傳任佞也論語色
厲而內荏義疏引江熙曰古聖難于荏人或晉時本
作荏荏亦柔佞也然不若訓孔壬之壬爾雅釋詁任
壬佞也
問汝后稷后字何義曰鄭注攷居稷官種時五穀是鄭
本作居稷列女姜嫄傳引書作居稷又云世世居稷
宜作居字爲正然正義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

君之幷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
后也又應劭百官表后主也言主稷之官案作居者
古文鄭劉皆習古文也汝后稷與汝作士同一句
法后與居形相近而誤耳
問朱虎熊羆是四人是二人曰僞傳爲二臣名在元凱
之中案朱卽叔豹虎卽伯虎熊卽仲熊羆卽季貍古
今人表作季熊疑熊之誤江東讀豹爲朱此梁氏玉
繩說也當以人表作四人爲是正義謂伯虎仲熊卽
朱虎熊熊及朱伯與嘗亦在元凱內但不知何處案
正義以朱虎熊熊爲二臣非及朱亦二人名人表及
朱作朱朱是一人或曰朱卽及亦非章昭周語注狼
季貍
卽朱
姓丹朱之後疑

問懋遷有無化居當何解曰懋貿之假見伏生大傳懋
遷卽貿販之貿也化作貨呂刑惟貨惟來古文作惟
化太公幣齊吉化卽古貨貨居卽漢書所謂廢著著
亦作居
問予欲觀古人之象僞傳云欲觀法象之服制然否曰
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古謂易爲象故曰易象盡法乾
坤而制衣裳觀象方知故欲觀古人之象古人當謂
黃帝也
問朋淫于家說文朋作堋堋喪葬下土也閻氏若璩謂
堋淫者居喪犯婬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其說然乎曰說文作堋是假借字朋淫卽洪範之毋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　六　朱氏槐廬校刊

卽嚴氏可均云監本毛本卽誤作既知此二本不足據也
問青州貢怪石是後世花石綱之類恐非禹時所有其
說何在曰怪非怪異之謂顏師古注漢書怪石之
次玉美好者也釋文怪如字怪石石磬狀之屬僞孔傳
云怪異好石似玉者非矣吳氏東發謂怪當作圣古
擊字以石燒擊也供治宗廟宮室之用亦曲說
問盤庚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戎或訓相或訓大當何訓
曰戎古音同汝義亦相近乃不畏汝毒于遠邇言汝
惡于遠近故下言惟汝自生毒孫氏星衍訓戎爲相
非
問西伯戡黎乃罪多參在上釋文馬云參字累在上錢

氏大昕曰玉篇厽累墊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然則古本尚書作厽東晉本改爲參耳錢意謂釋文當云馬作厽云累也累在上或宋開寶中陳鄂等刪改釋文妄易之其說是否曰厽亦參字皇侃論語疏參猶森也此言紂之罪森然列於天上參古讀如森此說較顯著汗簡古文四聲韻云桑字見石經尚書戡黎篇案桑累字故玉篇云尚書以爲參字馬云累在上亦讀累不讀參

問洪範惟天陰騭下民騭字當何解曰釋文引馬鄭注云騭升也與釋詁騭陟也合集韻陟或作騭古字通騭之訓升其義最確呂覽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注陰之猶發說

問金縢王與大夫盡弁鄭康成曰弁爵也此言紂之罪森然列於天上參古讀如森此二而冠成王此時已十五禮已冠而爵弁承天變故降服也其說然乎曰江氏聲曰爵弁非天子之服蔡邕獨斷曰冕冠周用爵弁蓋天子弁不加冕故鄭云降服也案盡弁當作盡變義堯典黎民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卞與弁同卽迅雷風烈必變之意恐懼修省因以啟金縢之册也此吳氏東發說

問農用八政鄭馬異訓當何從曰釋文引馬融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正義引王肅云農食之本也故以農言之漢書張晏注同案食卽農無以該八政鄭康成讀農爲醲說文醲厚酒也偽孔傳曰農厚也此較馬注爲長又案廣雅農勉也襄十三年傳小人農力以事其上管子大匡耕者用力不農有罪無赦墨子非攻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農竝訓勉與明用念用嚮用文法相同用當訓以

問九五福言富不言貴或曰富可以兼貴五福首壽或曰當以富爲首有說可據乎曰說苑建本篇云尚書五福以富爲始郊特牲富者福也鄭注曲禮富者備也富無所不備則貴在其中故五福以爲首劉向之說或可據與史記漢五行志仍以壽爲首

問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以基爲基址鄭曰基謀畎畝之域以基爲謀究從何說曰尒疋初基皆訓始卽詩權輿之義謂始作新邑耳洛誥基命定命亦謂始命文王爲基命武王爲定命也

問孟侯之義伏生今文說太子十八爲孟侯鄭注孟迎

也謂迎諸侯于郊孫氏星衍曰周公居攝成王在襁褓時年未十八不得稱孟侯且迎諸侯于郊故古文說以爲康叔案康叔於同母弟最小亦不得稱孟卽云諸侯之長魯長於衛亦不合其義當何從曰孟魄也見大戴禮及尒正釋詁孟侯者勉乃侯封也與下寡兄勖同義姚惜抱訓孟爲始言始命吾弟爲侯也亦非

問敬不畏死孟子引作閔盤庚不畏作勞畏卽敬勉也與此經不合曰敬亦殛字廣正殛死也若作敬勉又往語意似未明曰朋當爲明字之譌孺子其明者成王幼明勉之也明勉也古文苑引正作明漢書注作勉義並不合古敬殛皆省作畏從氏者遞唐諱而改

問梓材至于敬寡僞傳曰敬養寡弱敬寡連文似不可解曰敬古通矜呂刑哀敬折獄伏生大傳作哀矜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鰥矜古通假則敬寡卽鰥寡傳說非是

問至于屬婦小尒正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言其微也僞孔傳存養妾婦正義曰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說者謂孔傳爲王子雍所作與小尒正正一家之言也說文引作嫘婦何也曰許氏所稱是今文說

嫘婦人妊身也五子之歌田于洛汭內曰汭而僞傳曰水北曰汭一德克享天心僞傳享當也皐陶謨允迪厥德僞傳迪蹈也物天之命僞傳正也敷奏以言僞傳奏進也禹貢厥篚元纖纊僞傳纊白縚也君牙冬祁寒僞傳祁大也召誥王末有成命僞傳末終般庶牽籠眾愚僞傳般遷也酒誥勿辨乃司僞傳辨使也盤庚曰予迓續乃命于天僞傳迓迎也堯典厥民析鳥獸希革僞傳析分也厥民隩僞傳隩內也說文引作燠夷隅僞傳隅寓也

問召誥雄民義民洪氏頤煊訓雄爲匹江氏聲訓義爲儀謂賢者言之詳矣尚有可引徵否曰廣正雄輩也郭注尒正雄猶傳也此從訓匹引申之義義通儀儀尒正亦訓匹郭注引詩實維我儀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皆訓匹書鳳凰來儀詩疏引鄭注儀匹詩我儀圖之箋訓匹則義民亦卽雄民矣古人名仇字義仇義並匹也

問洛誥孺子其朋其往後漢爰延傳注愼其往言愼所與也足利古本同僞傳小于愼其朋黨戒其自今以往語意似未明曰朋當爲明字之譌孺子其明者成王幼明勉之也明勉也古文苑引正作明漢書注作

愼明愼義近

問乃惟孺子頒僞孔傳謂汝當分取我之不暇頒字屬下句然乎曰說文引周書乃惟孺子攽云分也此眞古文也頒當屬上句朕不暇聽爲句

問茲予其明農哉舊說言周公致仕故欲明農其時方定洛都卽欲致仕恐非公意乎曰明勉也農亦訓勉見廣正與上汝乃是不忘汝往敬哉相應鄭注懋勉也下公明保予冲子明亦同訓皆君臣相勸勉之詞

問旁作穆穆旁當何訓曰旁是邦之借言以穆穆之德作邦家也周卹敦治旁人旁卽邦據魏志延康元年詔當以穆穆絕句

問立政其在受德暨馬融注受德受所爲德也僞傳謂受德爲紂之字此何出曰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子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遜周書克殷解商末孫受德孔晁注紂字受德康成亦主之然桀德受德竝稱則非字矣僅稱受如獨夫受奔告于受之例馬注不誤

問顧命率循大卞北堂書鈔十七作帥循大弁段氏玉裁曰弁古文作𢀛段氏謂之隸變也我友洪筠軒謂采之譌采古文辨李氏富孫引孔宙碑於卞時雍謂即變字吳氏東發謂卞同柄枋同字謂卽方字要卞篆作𢀛謂卽方字異亦或以卞爲柄之異字也

治也

問呂刑鴟義之解諸儒各異僞傳訓爲仁義之義鄭康成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而義字無說王伯申尚書謂義通俄謂衰也恐亦未確周禮司刑賈疏引呂刑此文無鴟義二字意者書缺有間耶曰義是仁義之義古無異訓鴟義王符潛夫論作消義消義者滅義也當是今文說鴟是借字陳氏壽祺史記中引書如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粢播既都於侮鰥寡西伯戡耆如豺如離之類竝與伏生義卽此義字阮氏謂君子卽詩吉士謂士其婚者故女專曰媒也義卽消義則與寇賊姦宄奪攘矯虔一義卽鴟鴞亦鴟鴸皆聲之例矣吳氏東發曰義讀若義卽詩吉士謂士其婚者故轉鴟義蓋頑凶之目如混沌饕餮之類亦未可信

問惟訖于富王尚書訓富爲福此何義曰富有數義此對上威字故訓福郊特牲富者福也若孟子富歲子弟多賴對凶歲言富歲卽豐歲季氏富於周公對薄賦斂而言當訓厚下云附益言加厚之也公子荊之富有及百官之富竝當訓備說文富備也

問費誓無敢不多史記魯世家作不及當何從曰史公是及之誤無敢不及猶無敢不逮尒疋釋詁逮及也

問班孟堅稱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微子金縢洪範諸篇多古文說而亦有用今文者蓋遷時今文立之學官武帝建元五年書立歐陽卽伏生本也遷成史記在武帝太初時古文至平帝時始立旋廢今文是功令所貴兼用古文者遷好博覽不專一家之說也段君若膺謂會言之有可徵信乎曰史記中引書如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粢播既都於侮鰥寡西伯戡耆如豺如離之類竝與伏生

大傳合此用今文之證也許氏說文書稱孔氏詩稱
亦竝引今文蓋其時古文而今文終未廢也
古文方興
閻東晉梅賾上古文尚書孔安國爲傳凡五十八篇
儒已疑其僞或謂傳爲王肅所作又云出於皇甫謐
託於安國者信乎曰漢藝文志儒林傳竝云安國所
獻古文合二十九篇及逸十六篇遭巫蠱之難皆未
施行史記漢書皆不言安國注尚書考續晉陽秋曰
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
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宋書禮志太元十三年召
孔安國爲侍中宋書禮志又引孔安國議禘祫殷祭
是東晉別有一孔安國亦通經學與梅賾上書元帝

宋氏槐廬校刊

時相先後書傳或出其手而後人誤以爲漢之臨淮
也晉孔安國卒於武帝太元間距元帝只五十餘年
當與梅賾同時泰晉疏稱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每
引安國說今孔傳無之疑即山陰之孔非
眞漢孔傳也梅賾上書亦不見於晉書

光緒戊在秉光閼茂壯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卷一終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采蘋有齊季女毛傳齊敬也鄭箋從之說不可易或以齊爲齊女此何說也曰此何楷說謂伯邑姜太公年老邑姜少女不可信也惟玉篇引詩作有齎說文齎材也此言有材之女其說頗新顧野王所見梁時本時齊詩蚤亡或晉韓說也

問終風且暴說文作瀑何也曰說文瀑疾雨也引此詩即尒正暴雨謂之溱雨蓋既風而雨也與毛異當出三家尒正又云日出而風爲暴亦較毛終日風爲終風爲勝韓詩終風西風也見釋文暴雨又曰陵雨法言晨風陵雨注暴雨也

問擊鼓死生契闊毛傳契闊勤苦也韓詩約束也二義迥殊何也曰後漢書傳毅傳注李賢曰契闊辛苦也韋昭博弈論契闊勤思此即毛義魏書蘇綽傳臣與寶炎交游契闊言得盡心則以契闊爲款洽交欵之意朱傳俱不從訓爲隔遠案契闊約束皆虛韻字尒正釋詁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闊遠也亦釋詁文言死生斷遠亦虛韻字與朱子隔遠義合洪頤煊謂以死生相約爲久遠故曰約束

問旄丘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而微弱正義瑣者小也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鵻鶵

案此木尒正文瑣爲小貌尾何以有美訓注疏不言義當何出曰尾即娓之假防有鵲巢誰侜予美釋文引韓詩作娓美也錢氏大昕謂娓即美見余三家詩疏證

問簡兮方將萬舞毛傳方四方也疏以山川四方之舞釋之是否曰詩中如方渙渙兮方秉蕳兮方苞方體方茂爾惡方命厥后天方薦瘥燎之方揚天之方難天之方虐民今方殆旅力方剛日月方除日月方奧鮮我方將有娀方將之類竝作始字解此通例也毛訓獨於此訓四方語意不屬未免詰曲爲詬矣廣雅方始也

問方將萬舞何休謂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戚稱萬舞有諸乎曰萬古通邁時邁之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大戴記云萬者干戚舞也殆取時邁之義韓詩又訓萬爲大

問泉水之詩序謂衞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正義云此時宣公之世未知何國之女嫁于諸侯必爲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案此未知於三家有可考乎曰此衞女適邵國爲夫人未至而君薨太子欲留之不可乃拘于深室思歸不得作此詩遂縊而死見蔡中郎琴操乃魯詩說也然則詩言不瑕有害當爲遇害之害幽于深

室故思出游而不得輟毛義爲長

問定之方中星言夙駕而行者惟罪人恐非所有者古義何如曰山足曰麓易卽鹿无虞王肅作麓鹿場謂山下場也傳說非

三家詩釋

問碩人無使君勞毛傳大夫未退君聽朝于路寢夫人聽內事于正寢大夫退然後罷是君勞以兼夫人言之何也曰此君當專指夫人言列女傳君者謂女君也引此是魯詩說鶉奔我以爲君毛傳君國小君蓋夫人自稱曰小君也

問采苓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定本爲僞箋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是否曰爲有也見趙岐孟子注

爲言有言也卽指上采苓之言與人亦有言先民有言同或說譌言或說善言皆近迂曲

問東門之枌市也婆娑注疏皆不訓市字集傳舞于市而往會也或謂市通沛亦卽旆字漢書郊祀志神哉沛沛旆也其義頗勝集傳曰市圄通沛舞者所執之旆也然不如潛夫論作女也婆娑之確也女謂原氏之女集傳亦望文生義耳市說文作鬧與𠂤形相似

而誤

問東門之池彼美叔姬正義叔作淑當何從曰釋文叔音淑如字此與彼美孟姜同例當作叔姬亦見左傳

列女傳作彼美孟姜可與寤言若作淑與美複矣

筏宗招虞合好肅戒友朋可證

朋又入蒸部以朋有兩音也

問劉原父以笙詩六篇據鄉飲酒禮用之曰樂曰笙燕禮用之曰樂曰笙燕之也朱子力主是說後人已知其非矣而原父又以九夏亦有聲無辭其說信乎曰鄭賈以九夏爲頌詩之族類韋昭國語注肆夏一名樊部夏一名遏納夏亦名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其餘六篇雖不定爲笙詩與否要之三篇皆詩安得曰無辭耶劉氏據春秋傳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頌篇以此遂疑爲諸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

有聲無辭然劉氏於維清之詩又曰將舞象則先歌

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象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是歌於奏象舞奏大武固知其有詞矣何獨於南陔六詩言奏而疑其無詞耶可知說之不可通矣孔穎達謂金奏工歌也

問王于興師王于出征王舒保作王纘之事傳並訓王者之王及爾出王傳訓往何也曰王爲往之假借也凡此數王字皆當訓往于虎通天下歸往謂之王也凡此數王字皆當訓往于

訓曰釋詁文

問黃鳥此邦之人不可與明矣箋云明當爲盟與傳異何也曰釋名明盟也襄公二十九年傳則明主也史記作盟主賈侍中謂古盟字從囧讀與明同此鄭改字之借也外如嘉賓式燕又思宗人又孔燕豈弟傳亦訓燕爲安矣鄭注又思宗人又孔燕豈弟云燕當爲宴假桑柔倉兄填兮傳填久也塵兮傳填盡也韓詩作疹疹傳亦訓盡即瘨之假借也義並相同否曰古田陳同聲填通塵釋詁塵久也故填亦訓久填又通疹故並訓盡填又通烝故常棣烝也無戎傳烝填也箋久也嘉魚烝然罩罩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東山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云古者寘填塵同聲段氏玉裁謂寘填塵陳四字同音皆訓久填爲正字塵陳假字也余謂烝也無戎言良朋雖衆無相助也烝在栗薪毛韓並訓衆烝然罩罩言魚之多與烝徒增增烝然來思並當訓衆尒正釋詁烝衆也

問蓼莪鮮民之生毛傳訓鮮爲寡寡民有出否曰鮮古音通斯顧亭林惠定宇已言之鮮民即論語之斯民也

毛傳望文爲義非矣

問小東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鄭箋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洪氏頤煊謂來當作求我以禮往求糴於彼彼不我恤是使我心疚也義當何從曰往勞也見盧正來勤也見尒正言既竭勤勞使我心病苦也

問周詩多用周正昔人言之詳矣然問有用夏正者不
第邠風一篇也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若主周正四
月夏之仲春六月夏之孟夏何以言惟夏徂暑乎鄭
陶宋本集傳云蹈戰國策作神鄭讀蹈爲悼神當是
悼之誤然否曰此見余三家詩釋後讀晏子內篇曰
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此當用詩上
帝甚神與國策同
問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愛字或作隱字解然否曰
大雅烝民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余正蔥隱也愛即
蔥省鄭訓謂爲勤愛讀爲隱與謂讀爲勤相叶下云
中心藏之藏即愛愛亦藏也禮運地不愛其寶廣韻
引作不藏將仲子豈敢愛之靜女俟而不見亦即愛
引詩迨其謂之案箋謂勤也此郭所本又遐不謂矣
箋亦訓勤晏子第十八故節于身謂于民蓋即勤于
民也列子開春論周厲之難天子贖絕而天下皆來
謂矣來謂亦即來勤
問文王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箋云光明之士亦得世世
在位重其功解無乃迂遠乎曰亦當即奕言凡周之
士丕顯於奕世也後魏禮志正作不顯奕世漢武榮
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李翕頌亦世稱福古
每借亦爲奕周頌亦有高廩亦服爾耕箋亦大也即
頌有文采也荀駢通即頻尾也
問苑柳上帝甚蹈韓詩作悼眾經音義五引詩上帝甚
陶宋本集傳云蹈戰國策作神鄭讀蹈爲悼神當是
悼之誤然否曰此見余三家詩釋後讀晏子內篇曰
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此當用詩上
帝甚神與國策同
問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愛字或作隱字解然否曰
大雅烝民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余正蔥隱也愛即
蔥省鄭訓謂爲勤愛讀爲隱與謂讀爲勤相叶下云
中心藏之藏即愛愛亦藏也禮運地不愛其寶廣韻
引作不藏將仲子豈敢愛之靜女俟而不見亦即愛
引詩迨其謂之案箋謂勤也此郭所本又遐不謂矣
箋亦訓勤晏子第十八故節于身謂于民蓋即勤于
民也列子開春論周厲之難天子贖絕而天下皆來
謂矣來謂亦即來勤
問文王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箋云光明之士亦得世世
在位重其功解無乃迂遠乎曰亦當即奕言凡周之
士丕顯於奕世也後魏禮志正作不顯奕世漢武榮
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李翕頌亦世稱福古
每借亦爲奕周頌亦有高廩亦服爾耕箋亦大也即
頌有文采也荀駢通即頻尾也

問北山鮮我方將此鮮字傳不言當何訓曰鮮與嘉對
文鮮善也方將方壯猶未老也
問甫田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則齊明即
不但稷也五經文字齊作齋明古讀芒與盛音相近
且與下犧羊對文毛公之說爲不可易矣
問文王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箋云光明之士亦得世世
在位重其功解無乃迂遠乎曰亦當即奕言凡周之
士丕顯於奕世也後魏禮志正作不顯奕世漢武榮
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李翕頌亦世稱福古
每借亦爲奕周頌亦有高廩亦服爾耕箋亦大也即
頌有文采也荀駢通即頻尾也
問魚藻有頒其首有莘其尾傳頒大首莘長皃是否曰

奕之借說文奕大也

問大明太任有身毛傳身重也何也曰身卽偋之假廣韻正嫵偋也說文嫵婦人妊身也傳訓重亦謂妊也

問其會如林說文作旖云旌旗也與羊鄭異何也曰此三家說也考賈逵注旖動而鼓曰旖發石一曰飛石說文旖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蓋釋左傳卽賈說也杜注左傳以旖爲旃蓋本馬融廣成頌與說文解詩合飛石起於范蠡兵法非三代時所有故許訓旌旗也汗簡引石經旖作旒說文旒繼旒之旗也與杜訓旃合

問時維鷹揚毛傳如鷹之飛揚箋鷹鸇鳥賈公彥曰太公奮其威武如鷹之擊揚或說鷹亦假借字然則當作何字曰廣正應擊也呂氏春秋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敖高注應擊也戎狄是膺韓詩作應此鷹揚當是膺之借前人多未及此或云鷹揚卽發揚蹈厲也

問會朝淸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淸會何以訓甲或曰甲子或曰甲兵何也曰甲卽浹日自甲至癸爲浹日甲浹聲相近也

問皇矣維此二國其政不獲二國夏殷也箋謂殷紂及大戴禮竝有帝入東學西學南學北學之文此言辟雍居中四學之士咸服其教非泛言四方也說苑修文篇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

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錡京辟雍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是魯詩說與毛殊也
問文王烝哉傳烝君也韓詩烝美也義何長曰下文王
后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既言王皇又言君義不
太複耶當以韓詩訓美爲正廣疋烝美也亦本韓詩
問生民以弗無子鄭弗作祓謂因無子而祈禱也列女
傳作以求無子何也曰列女傳言姜嫄郃侯之女當
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
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有子此與毛異蓋
魯詩說也弗卽祓假有祈求義與鄭義合說亦較毛
爲長

問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后稷先生者也箋以達爲羊子
謂生如小羊之易然否曰說文達小羊也段玉裁謂
達生卽眚生謂始生而如再生三生之易事攻傳曷
達屨也卽眚屨板箋女無憲憲然無眚眚然爲之制
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以達釋眚是其理也
問實方實苞毛傳方極敵也苞本也箋方齊等也種生
不雜也苞茂也或疑方是假字然乎曰大田既方既
阜箋方房也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正作房朱注方
房也似卽本此然房結實也當在實秀之後不知方
當作芳
問實種實褒鄭箋訓種似不合曰種卽重呂覽任地篇

種重禾不爲重高注早種晚熟爲重引詩黍稷重穋
毛作種穜卽種也褒卽孫呂覽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
問卷阿俾爾彌爾性毛傳性無訓古義當何解曰性卽
生俾爾終爾生卽受命爾長純嘏爾常意皆視君子
之壽考也若作性情之性迂矣古性與生通孟子生
之謂性鄭注樂記性之言生也荀子禮論天地者生
之本也大戴禮三本生作性秦策生命素長史記范
雎傳生作性
問抑無言不讐毛傳讐用也正義相對謂之讎讎者相
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讐之正訓且與報
德連文故以爲報傳箋孰長曰呂氏春秋行論注讐
載也古故也昌留也
古今文爲訓

周也是周之誤古讎字作周見集韻則周讐古今字
耳讐訓用於古無徵其爲形相涉而誤無疑毛傳威
敵也敵卽匹也
以公事爲卽功事據周官內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
絲枲成功之事此說確否曰公與功本通此說較毛
鄭爲長然夏小正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祭義曰古者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故皇氏小
正說謂持養長蠶宮之事儀禮昏禮戒女之詞夙夜
無違宮事案此蠶織是宮事爲女子所重今休其蠶

織故曰婦無宮事矣宮公亦聲通假字

問邦國殄瘁傳殄盡瘁病也或謂殄與疢同何也曰小宛哀我填寡傳填盡也韓詩作疹瘨與殄同故傳同訓盡填即癲之假其實亦病也

問思文貽我來牟或謂來爲成何也曰呂覽辨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高注來丕成也麥之成熟爲來

問豐年萬億及秭傳數億至億曰秭於三家何如曰韓詩陳穀曰秭見釋文言年豐黍稑之多陳穀且然況新穀乎極言其多也

問武者定爾功毛訓者爲致王肅同箋年老乃定汝之功此似訓者爲老其義何長曰韓詩者訓惡鄭氏亦取之見釋文廣疋諸怒也此者當卽諸之省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也此勝毛鄭皇矣上帝者之傳箋皆訓者爲老正義人皆惡己之老故者爲惡此以憎己是惡非謂者爲惡余謂亦當訓怒則與憎其式廓合王肅云惡弥不德也朱子改者爲嗜改憎爲增非古義矣

問載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且爲此然否曰此且字當訓始與今對言傳說非論語始吾於人今吾於人亦始今對文

問桓保有厥士毛傳士事也或曰士當作土何與曰古士土隸書相亂字亦通周景功勳銘濟濟吉士韓勃

碑四方土仁史晨碑百辟卿士土卽士也呂刑有邦有土史記作士士卽士也此宜作士故下云于以四方也

問詩每言人爰如曰月乃如之人爰君子偕老展如之人爰螓蜼乃如之人也人非泛指當何說曰方言凡相憐哀九疑湘漢之間謂之人爰中庸行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先師王尙書曰漢時謂相親爲人偶賈子匈奴篇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槍風匪風箋人偶能割享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聘禮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古人仁字通此義之最古者今人不知人偶爲何物矣

問漢儒說詩各有傳授董逌言班固魯詩傳爲近則固爲魯詩乎曰白虎通以引詩說皆與魯合而證之漢書有不盡然者考固之祖伯少受詩於師丹丹爲匡衡弟子衡爲齊詩或固本家學然無攷矣

問左桓十五年傳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爲千古笑柄左氏豈宜載之簡策曰此夫字乃天字之誤杜預注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爲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注蓋言人盡天之所覆父則一而已故云胡可比其言本無弊觀杜注自明柏舟詩母也天只毛公傳天謂父也此亦以父爲天之意共姜守

義父母欲奪其志故呼天而誓與雍姬母之言同旨列女傳魯之母師曰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亦同斯義舀天字誤爲夫遂不成語矣段氏玉裁曾言之古天夫字多致誤如人不聞於父母昆弟諸說竝以舀爲地名產訓生何邵公羊注也云舀產出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朱子注孟子同或以舀產爲地名產訓生趙岐注孟子同或以舀產

古可徵乎曰榮當訓去謂去石以投人廣疋榮去也

問襄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杜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班訓別其義何出曰班頒古同尚書班瑞子羣后史記作還尒疋般還也般卽班郭注引般馬之聲則班馬還馬還也杜注誤

問左襄三十年傳我有衣冠而子產褚之褚字何義曰此褚字之誤周禮廛人注褚藏釋文本或作貯或作貯褚一切經音義四十一引此亦作貯言褚藏其衣冠也呂氏春秋樂成引正作貯玉篇褚褻衣也或作衴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褻衣曰衴貯褚衴字竝通杜注藏非義不若許氏之精

問定九年傳衣貍製杜注製裘也哀二十七年傳成子救鄭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杜注製雨衣也製各異訓桂未谷謂製是衰之誤說文衰艸雨衣形近而誤似當是襞之誤耳

問左襄三十年傳繕完葺牆李涪刊誤謂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宇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段氏玉裁謂本是院字院周垣也以李說爲非當从何說曰杜注正義周禮匠人有葺屋舟屋以舟覆屋以草覆說文葺茨也則葺牆卽草牆不與繕完義覆無煩改字完字承上完客所館

問左襄三十一年傳子太叔美秀而文說苑政理引作善決而文何也曰善決訛爲美秀說苑是也見惠氏棟注

問昭公元年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太原光緒歲在柔兆閹茂陽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卷二終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穀梁作祝何也曰詩侯詛侯祝書無逸否則厥口詛祝皆有晝音與州音相近說文朏重言之讀若祝說苑張弓而祝雞朏祝相通之證也

問隱五年秋衛師入郕公羊作盛何也曰僖二十四年傳魯衛郕霍文之昭也穆天子傳名曰盛門注盛國名姬姓當即郕霍之郕是郕盛通注後屬稱爲孟氏邑據左傳孟氏邑又作成周禮白盛注盛之言成左傳宣子盛服將朝釋文本又作成是成盛亦通

問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作邴何也曰說文鬶宋下邑在泰山博地與杜注合公羊傳邴鄭湯沐之邑也當從公羊作邴周禮大司馬以祀祊注祊當爲方少牢饋食禮商祝注枋柄也是柄枋古通故祊枋亦得通詩憂心怲怲當從方音與下臧字叶

問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羊作祁黎何也曰案祁時聲近儀禮注古釐爲來詩飴我來牟劉向作貽我釐麰黎祁一作來其同脂韻也

問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何與曰程子曰凡稱侯皆當作紀劉氏云左紀爲杞案先附庸後稱子者滕是也杜氏謂時王遷降之所黜則杞之始亦侯爵後稱伯稱子亦時王遷降之也覩下文入杞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皆與來朝之事相貫當從左氏作杞紀杞音象竝相近公羊誤杞爲紀程劉二氏說非是

問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何也曰周禮載師任遠郊之地注故書郊或作蒿杜子春云郊讀爲蒿春秋傳王官及郊史記作鄗鄗蒿竝與郊通疑艾是郊之譌魯地哀公十一年師及齊師戰于郊是也

問桓十年秋九月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武何與曰禮詔侑武方注武當爲無周禮卿大夫與舞故書舞作

無是武舞互通

問僖公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義何也曰書夙夜紕寅徐音夷春秋傳龍尾伏辰與旂叶十二時寅禋部韻畧音怡訓時也寅烝之寅入眞韻古支眞韻相通也

問文公六年晉狐射姑出奔狄穀梁射作夜何也曰夜亦音掖曹伯射姑史記作夕姑說文夜从夕省聲夕射通故夜射亦通詩莫肯夙夜叶莫肯朝夕

問宣八年冬十月乙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頃熊何也曰顧氏唐韻正云熊音羽陵切宣八年敬嬴公穀作頃熊音近嬴疏不得其解云一人有兩號

非矣張叔皮論云鯀化爲熊下與蝘音工劭曰古讀熊于陵切張叔皮用舊音也案音黃熊入于寢門亦作能能雖古音台然說文能能屬獸堅中故稱賢能能贏音近得假

句古本可入今之燕韻矣故能熊

問成公元年秋七月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何也曰史記同漢書五行志亦作貿戎古讀茅如矛

問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公羊廧作將穀梁作牆何也曰詩兄弟閱于牆釋文本亦作牆漢書鄒陽傳羣帷牆之制文選作牆曹全碑戎治廧屭是二字同公羊作將牆之誤也

問成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何也曰案結當作髻儀禮髻髮袒注古文髻爲括考工記髻墾鄭司農髻讀曰刮是髻括一字後人當誤爲髻髻說文所無徐氏所云古作結是也復古者又易髻爲結說文所無徐氏所云古作髻是也

問襄十有三年夏取邾公羊作詩何與曰詩正義曰詩者持也邾詩聲之轉公羊疏正本皆作邾作詩者誤

周有邾敦即邾國詩是假字

問襄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作瑗何也曰尒疋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二字判義集韻謂環亦從爰非是前漢五行志宮門銅瑗義當作環或古字通

問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公羊作遠頗昭六年同何也曰釋文罷音皮下與蝘音工劭曰古讀皮如婆娑戰于大棘傳丹漆有皮下與多那韻洪範無偏無陂本作無頗義古讀爲陂故與頗韻皮頗聲同也

問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何也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雨雪不足記熊氏曰當雪而雹凡陽侵陰不入爲雹陰侵陽不入爲雹說是上年冬亦記大雨雹

問昭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公羊婼作舍何也曰案釋名曰古車聲如居今曰車聲近舍是古車舍聲相近故婼舍聲亦通

問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公羊作戊何也曰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宜音恤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宋謚鍾銘曰宋公戊之謚鍾六字吳東發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卒公羊作戊何也曰公羊爲正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戌與此同蓋戌字無疑案昭二十年傳公子城注平公子古雖不諱嫌名而左傳成父史記作城父棘子成皇侃本作城城成實同使平公名成則其子不得名城公羊是也

問昭十年夏齊欒施來奔公羊齊作晉何也曰案易晉卦彖今作晉非矣公羊

作齊卽古音字

閒昭十有二年楚殺其大夫成虎何也曰尒疋熊虎醜古人名字相配宜作熊公羊作然熊之屬也穀梁作虎書其字所聞異詞也

閒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繫公穀作輒穀梁傳曰兩足不能相過楚謂之踽衛謂之輒何義曰桀此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當作躩說文楚足也與馬同卽穀梁釋輒字義也輒亦是假字既爲靈公兄名則出公不得同是矣

閒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穀梁朱作東左傳曰出朱而立東國公羊注出奔者東國所篡也則出奔是朱非東矣穀梁傳曰東者東國也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其說非汪氏曰穀因後東國卒于楚而誤

閒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作鸜鵒穀梁作鸜鵒何義曰說文鴝鵒鵒也鵒下因放工記鴝鵒不逾汶今周禮亦同左傳作鸜俗體也鸜又鸜之變公羊注云鸜鵒猶權欲宜穴又棄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此從瞿之義

閒有鸜鵒來巢公羊作鸜鵒注子有所指乎曰此時季氏之權正盛孔子欲張公室心憂私室之日强欲去而不能也故是年七月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也此書鸜鵒亦猶是意也故季康子患盜子直以苟子之不欲斥之此論語春秋相表裏也

閒儀禮婚禮稱士何也曰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荀子非相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倞注士者未取妻之稱古者五十而命爲大夫當有室時大約士也求我庶士士士言之也迨世官世爵而士如歸妻在婦之始皆士也後世加之區別父沒稱孤母沒稱哀不合古矣

問周禮鹽人其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監謂出鹽直用不涑治疏謂今之顆鹽其義何從曰古苦監通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監謂分別其緣帛與布紕之麤細疏絲爲良布爲苦毛鄭讀監爲良監之監則苦者麤也此苦鹽亦鹽之粗者又尒疋釋訓鹹苦也注鹵苦地也淮南地形錄苦生鹹則苦卽鹵所謂不涑治也

問封人道其緣鄭注緣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此卽郰城過百雉之雉古以雉飛定高下之數其義何如曰左傳隱元年杜注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疏引諸說或云二百尺或至長四丈埤足雉飛不越分域崇不過丈脩不過三丈故以雉計丈其說與杜合然則百雉百丈矣竊謂雉卽緣之假緣繩也故以之計丈說文作絟神農本艸經辛夷作辛絟雉亦通夷見周禮薙氏注先儒不得其解望文生義公羊傳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雉長四丈春秋說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言其高蓋漢時有此語不知爲緣之假借也申生雉經亦謂以緣自經檀弓既告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乃雉經正義云雉牛鼻繩也申氏曰雉經如雉之縊也釋名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也其說亦非

問男女陰訟聽于勝國之社於古義有徵否曰行露之詩非召公聽男女之訟乎於甘棠之下不聞在勝國之社也

正義謂周公未作禮前此據制禮之後其說亦似難信於古亦無所考要爲後人羼入之文

問大戴禮主言篇婦空空作何訓曰此卽論語悾悾而不信之悾鄭注悾悾誠慤也空空如也釋文引鄭亦作悾悾論語疏以空空爲無識失之

問干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氏廣森注灌社壝也社有灌木因以爲名王氏述聞謂古無謂社爲灌者灌當作濯濯與祧通謂祧廟也是否曰小尒疋灌叢也呂覽問其叢社大祠灌廟卽叢社也墨子明鬼篇必擇木之脩茂者立爲菆位宋氏翔鳳謂菆當是叢字卽叢社也灌卽集于灌木之灌所謂木之脩茂者

問三本篇大昏之未發齊也史記發作廢何也曰古發廢通字齊通嚌發嚌謂合巹卒食之前此先友洪頤煊說

問保傅篇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盧注參職謂三月朝也經文有誤字否曰漢書新書竝作齊肅古齊字作斖與參相近肅夙亦音近字當作齊肅興是衍文後人因夙字而誤增耳

問保傅篇瞽夜誦詩或謂夜是史字之譌然否曰國語自作瞽史然考漢禮樂志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曰夜誦者其言詞或祕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誦也

則非史之誤瞥卽瞥史

問保傅篇步中采茨趨中肆夏盧注尒疋云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據大戴則于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異當何從曰燕禮賓及廷奏肆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尒疋證之不當言趨周禮是也

問保傅篇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接何義曰內則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捷接捷古今字捷給言敏給也文王官人取接給而廣中者同

問保傅篇無恩于父母買誼新書作不姻于親戚何也

曰古稱父母爲親戚姻卽因不失其親之因南史引論語作姻

問保傅文王請除炮烙之刑或作炮格其刑若何曰江鄭箋禮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今本亦改炮烙知非古矣呂覽爲民請除炮烙之刑高注云銅烙孫氏星衍謂是銅格之誤烙是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又過理篇糟邱酒池肉圃爲格高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據高注銅烙是銅格之誤列女傳作炮烙之法膏銅柱卽銅格也法與格義重谷永傳榜箠搒于炮格又曰去炮格之陷阱今各書竝作炮烙恐不盡後改也

問保傅篇迷子瑕不肖而任事慮注彌當聲誤爲迷是否曰左傳提彌明漢書作示昧明高渠彌史記作渠眯彌與昧通故亦轉爲迷猶田單卽陳單狄牙卽易牙皆聲近而轉通之字

問曾子大孝篇樂正子下堂而傷其足傷瘳小戴記無傷瘳二字何也曰此小戴記之誤脫也當據以補正

問四代篇可以表儀儀當何訓曰下云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尒疋釋詁儀善也言可以表善

問武王踐阼於机爲銘焉氏頤煊謂机當作杌古篇字故銘詞从口取義然否曰杌古文篇見說文机卽几詩肆筵設席楚詞章句作設机古燕禮必先設筵

几故銘从口飲食之義也机與杖帶盤席爲一類篇盛黍稷禮器非其倫矣洪說非

問文王官人篇營之以物而不虞虞注虞度也確不曰虞卽娛詩不吳不揚漢衡方碑作不虞鄭讀不娛謂娛樂也言廉絜之人私之以物而不自娛樂也虞注失之釋名吳虞也

問禮記檀弓服勤至死鄭注勤勞辱之事或訓勤爲憂是否曰呂覽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勤憂也問喪哭泣無時服勤三年鄭注勤謂憂勞則此亦當訓憂上言就養無方卽勞辱之事當以問喪注爲正

問曾子之子二人曰申曰元漢書王吉傳韓詩外傳大

戴禮說苑申竝作華惟檀弓作曾申盧氏鍾山札記
謂申與華殆卽一人何以文字有異曰古申作申與
華形相近申字子西申屬西方也當作申爲是趙岐
孟子注以曾西爲曾子之孫非顏師古如淳盧辯陸
德明皆以爲曾子之子是也曾申亦稱曾子見檀弓
問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注發發禮疏謂諸大夫
發禮以往義未明顯曰禮三本大昏之未發齊也孔
氏廣森補注發始也此言室之始成發蓋以禮落成
之也洪頤煊謂卽發酒之發禮也呂氏春秋報更因發酒於宣孟高注發酒致也
問張老曰之張老注疏但言大夫究係何人曰張老是
張仲之後宰相世系表曰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

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侯生老老生趯趯生骼竝見
左傳亦稱張孟章昭晉語注老之字潛夫論謂張仲
後有張侯張老可補注疏之遺
問月令仲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疏
謂肢節性情多不備注無解能詳言之與曰呂覽仲
春紀注生子必有瘖躄通精狂癡之疾故曰不備嚴
古命官多相因如羲和之類神農亦同此例然佘疋
釋詁神治也此當訓治農之官孟子有爲神農之言
亦謂治農非炎帝也
問季夏穀實鮮落王氏述聞訓鮮爲散然否曰述聞之
詁鮮詳矣考禹貢析支大戴禮五帝德作鮮支漢書
西域傳作賜支文選西征賦注賜盡也則鮮亦可訓

盡鮮落也盡落也淮南呂覽竝作解落

問月令仲秋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呂覽作凡舉事毋逆天數是否曰高注天數天道下必順其時注天時今月令作大者涉上句大事而誤呂覽作舉事無大字亦較月令爲長大天二字易譌孟子注浩然天氣也見漢書傳注引今作大氣左傳人盡天也譌天爲夫皆謬之甚者賴古書尚存彼此異同得以訂正然爲俗儒所改易者不少矣

問季秋鴻鴈來賓曾入大水爲蛤或以賓字屬下句其義何在曰此呂氏春秋說也說文蛤蟨千歲雀所化雀入大水爲蛤蟨去今季秋云來則過去今季秋云來賓爵老爵也然疏云仲秋初來則過去今季秋云來

宋氏翔鳳校刊

賓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則宜屬上句爲正國語夏小正亦作雀入于海爲蛤

問季秋蟄蟲咸俯在內呂覽作在穴其說何長曰高注咸皆俯伏藏於穴古篆體穴與內形相近作穴爲是鄭注內字無訓孔疏稍沈在下似亦不作內字

問月令仲冬地氣沮泄呂覽作且泄何是曰呂覽是也釋文不爲沮字作音疏地氣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與正義曰蟄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歆羨也移之於汎字無訓呂覽音律篇亦作陽氣且泄唐石經亦訓羨古義何若曰移卽侈字亦卽移字儀禮主婦被楊衣侈袂唐石經侈作移說文移衣張也一曰奢也說文引春秋傳公會于移公羊作侈此侈移相通之

周禮爲宮人掌王之六寢則門卽宮中之門曰闈月令疏遠者謂之門閤周禮二十五家爲閭閭門非奄尹所司也作閘門爲正蔡邕月令卽今月令管于四時周門閤周卽固之誤則亦作門閤

問季冬水澤腹堅呂覽作水澤復宜何從曰月令是也尒正釋詁腹厚也鄭注亦訓堅厚高誘注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累也不若腹義之古初學記十七引腹我腹復本通

問禮器父黨無容舊解似未善無容當作何義曰容當作客客卽窓謂格敬如客也人子於父兄之所主和順故不以客禮自拘也鄉黨居不容孔氏正作不客

問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唐石經無節字而顧氏以爲誤有可引證否曰無節字是也月令正義引此無節字郊特牲下亦同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疏引此亦無節字三引皆同知古本然也顧氏殆未攷耳

問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美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美之與正義曰蜡祭豐饒皆醉酒飽食使民歆羨也移之於訓美古義何若曰移卽侈字亦卽移字儀禮主婦被楊衣侈袂唐石經侈作移說文移衣張也一曰奢也說文引春秋傳公會于移公羊作侈此侈移相通之

證自來从禾之字往往相亂則移民當即移民言豐年報蜡民俗侈張此鄭氏欵美之義也

問東帛加璧往德也正義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熊氏曰任用德恐非也據此似作任德爲長而以爲非所稱南北本定本何本也曰孔作正義多本顏師古所謂定本也見本傳師古本之推家訓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師古爲定本時主之陸德明釋文作於陳後主時本江左之學北儒如徐遵明熊安生諸說皆不及引孔作正義時德明官國子博士其學爲世所宗故正義多與釋文合沖遠雖兼南北之學而既主定本則不得不從南學放北史儒林傳江左周易則王輔嗣書則鄭注尚度也正義謂準度以道德仁厚史記樂書孔安國左傳則杜元愷詩主毛氏禮遵鄭氏陸氏釋文亦然知其確守南學也後賈氏二禮徐楊公穀那氏論語尒疋亦盡以釋文爲主故宋人以音義附入注疏本此意也惟孝經本明皇注不得不改陸之鄭注也蓋南學盛於東晉自唐以後有南學而北學遂廢熊安生爲鄭學故不從也案正義釋往字甚迂方言往勞也勞德卽報酬之義

問內則桃諸梅諸疏引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卽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藏鄭云桃諸梅諸是也是諸當爲菹矣何以

謂之藏桃藏梅曰諸當爲儲之借釋名諸儲也桃諸藏桃也藏以爲儲待給冬日用之也則諸卽藏義也

問學記玉弓之子必學爲箕疏取柳和輮撓之成箕昔人嘗疑裘不與冶類不知其亦不與之相似也曰箕非箕帚之箕乃箭服也列女衰姒傳童謠曰檠弧箕服韋昭國語注箕木名服矢房漢書作箕師古曰木弓曰弧服盛箭者卽今帿叉也箕草似荻而細織之爲服也劉向以爲其服古从艸从竹之字多通箕蓋箭也與爲弓一類義較注疏爲長惟裘不可解

問樂記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度常解也或說繩爲舉何也曰左莊十四年傳繩息黽杜注繩譽也音義說文作譝廣疋釋詁譝譽也廣韻譝稱舉也譽舉古通繩卽譝此繩字當訓舉謂立學之等級廣博其節奏省察其文采有德厚者則舉之德厚蓋和順於道德者也

問祭統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喜唐石經作嘉何義曰古喜字篆作㪷見石鼓文與嘉相似故誤爲嘉孟子萬章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喜懼對文也

問子庶民也鄭讀如子其子之子然否曰子與慈通子謂卽慈謂晏子外篇

八不可使子民墨子作慈民

周來百工也鄭注爲招來之來洪頤煊謂當如勞之來之之來來通徠或曰來古讀如釐釐治也堯典允釐百工是也三說孰長曰來是賚之誤脫下文既廩稱事仰賚予百工也宜作賚

周言悖貨悖作何義曰呂覽蕩兵士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饘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死者欲禁天下之兵悖高注悖惑也與言悖貨悖同

問夏小正丹鳥羞白鳥傳丹鳥丹良也白鳥蜃蚌也畢氏述祖謂丹是羣之譌白鳥是內馬之譌一謂羞也以爲卽螢火於經傳可徵乎曰丹鳥白鳥是內馬之譌一謂羞也養其老者仲秋羣鳥養羞是者進養也鳥聚所食以養其老者仲秋羣鳥養羞是內馬內也者入也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辰則伏辰馬天駟也辰伏於是乎內馬此皆字形相近而誤或當然耳莊氏又以納卵蟄爲納民祥謂獻民數也祥數也民與卯古篆形相似也周禮孟冬祀司民司寇獻于王孟冬周之十二月也季冬夏之十二月也傳高庚內之近民也又二月傳高庚者長股也鳴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謂倉庚無長股也長股也三字宜在蜮

也者下誤倒在二月耳此說頗確

光緒戊申柔兆閹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校刊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賢賢易色孔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賢義疏曰能改易其平好色之心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又云上賢字猶尊重下賢字謂賢人言若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朱子從孔注疏義是否曰此易字當作如字義卽好德如好色之意賡正易如也陳氏祖范曰賢賢婦闕雖求賢輔佐易卽輕易之易此專屬夫婦言過端最大也北齊鄉老傷脩羅碑幼傾乾蔭唯母偏居易色承顏又云荼荼易色免受承顏孝同曾閔行比丁蘭則易色屬事親言此六朝人說也

問小大由之由字作何解曰此當從疏作用字解卽上文禮之用用字詩有招我由房毛傳由用也易由豫鄭注由用也小尒疋由以用也均可證且用字亦讀作以禮儒行正作禮之以和爲貴與下文斯爲美叶以不教民戰以亦用也馬注若用不習民怨予不以孔注以用也

問未若貧而樂皇本高麗本樂下並有道字集解引孔注云能貧而樂道文選幽憤詩注引論語貧而樂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漢東平王論並言貧而樂道是當有道字爲今本脫去無疑矣曰此說亦未盡然鄭注樂謂志於道則無道字前漢書引此句亦無道字蓋孔傳古論馬遷問學於孔安國故並有道字古論也鄭傳魯論無道字今本是也

朱氏槐廬校刊

問有恥且格孔氏格正也疏云旣導德齊禮故民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郭象亦同此說朱注格至也本尒正文其說何長曰格與恪古字通後漢書班固傳用討羣顧黎崇之不格文選格作恪祝睦碑正作有恥且恪洪氏曰與魯論不同殆亦借用不知古通字也西漢書作有恥且敬敬卽恪義蓋使民愧恥而生敬殆漢儒傳授古論說也

問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從放也讀從爲縱翟灝考異引柳宗元集王安石進戒疏及東觀餘論蘇轍古史孔子傳樓鑰攻媿集引並作縱心放縱其心無乃與聖學求放心之旨相背耶曰此六朝人以推列之學入儒不足信也考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從讀去聲以縱爲聖境之神妙僅見於此皇侃晉時人放其說如此陸氏釋文從字無音可證

問色難或指父母一邊說義可通否曰苞氏注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顏延之曰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此說較廻問思而不學則殆何晏讀殆爲怠謂精神疲怠朱子訓殆爲危多見闕殆范注訓殆爲危朱子引呂氏說同其說何如曰先師王尙書謂殆疑本襄四年公羊傳何注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所見若

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

問攻乎異端集注謂楊墨之類以楊墨爲異端蓋始於戰國以後孔子時異端當指何類曰公羊文十二年傳何注他技奇巧異端也引論語攻乎異端何晏注異端不同歸者也義疏言人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于諸子百家亦孔子時所無漢書范升傳注異端謂奇技也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月令毋或作爲奇技淫巧以蕩上心故云害已即所謂玩物喪志作僞心勞也與後世言異端不同此古義也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集注言魯禘非禮至既灌以往誠意懈散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嘆之孔安國注謂禘亂昭穆聖人不欲觀疏引鄭信公事以實之即朱子所本禘固不足觀乎曰非也案易觀盥而不薦焉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灌降神禘與灌通盥而不薦乃易說疏禮祀天之祭故焉氏云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王弼注宗廟之可觀莫盛乎灌也至薦簡畧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薦也引此爲證則吾不欲觀非不欲觀也所以歎美禘灌之盛語氣與下章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語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相似較孔安國集注說更得之

問攻乎異端集注謂楊墨之類以楊墨爲異端蓋始於戰國以後孔子時異端當指何類曰公羊文十二年傳何注他技奇巧異端也引論語攻乎異端何晏注異端不同歸者也義疏言人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于諸子百家亦孔子時所無漢書范升傳注異端謂奇技也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月令毋或作爲奇技淫巧以蕩上心故云害已即所謂玩物喪志作僞心勞也與後世言異端不同此古義也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集注言魯禘非禮至既灌以往誠意懈散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嘆之孔安國注謂禘亂昭穆聖人不欲觀疏引鄭信公事以實之即朱子所本禘固不足觀乎曰非也案易觀盥而不薦焉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畧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灌降神禘與灌通盥而不薦乃易說疏禮祀天之祭故焉氏云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王弼注宗廟之可觀莫盛乎灌也至薦簡畧不足復觀故觀盥而不薦也引此爲證則吾不欲觀非不欲觀也所以歎美禘灌之盛語氣與下章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二語中庸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相似較孔安國集注說更得之

問喪與其易也包注易和易也集注易訓治喪事主哀兩說孰是曰易是具字之譌櫝弓喪具君子恥具正義送死百物皆具是速弃其親今未即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具易形相涉而譌俞炎書齋夜話會言之具簒作具

問管氏有三歸包注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或曰娶三姓女而築臺究從何是曰晏子內篇六晏子相景公老辭邑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恒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豈不可哉據此三歸是邑名無疑

亦以爲地名

問寓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或讀不以其道得之不居古道何出曰呂覽有度篇高注不以其道得之屬下句處作居論衡刺孟問孔並同讀得之屬下句處作居論衡刺孟問孔並同

問蓋有之矣孔安國謂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能爲仁有耳不知作何語曰蓋讀如荀子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齊人以不言所不知爲區蓋也孔意謂言之信者曰謙不欲盡誣也義疏即區蓋也

謂誣猶謂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爲謂也君子可欺不可謂故云蓋有之此古義也

問君子懷刑君子動作有禮豈尙有刑罰之加聖人語意近淺其義然否曰說文刑罰辠也从井从刀刑到也从开二字義別此字當从井井法也讀與儀式刑之刑同蓋君子非法不言非法不行思爲天下之儀型學者之取法也孔安國亦曰安於法

問遊必有方鄭注方猶常也與朱子異宜何從曰古訓方爲常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內則博學無方鄭竝訓爲常曲禮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即遊必有方也或曰方道也見樂記鄭注遊必有道謂宦仕於外朝負笈從師之類問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或謂立讀爲莅謂臨民也其說與舊解異然否曰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即臨民之事立莅古通見周禮鄉師之職注古位亦作立見焦

朱氏槐廬校刊

山鼎銘然則立亦可讀位與下兩知字句法相應書周公立焉亦即位字

問宰予晝寢梁武帝謂繪畫寢室隋人候白及筆解皆同此說翟灝謂當如今汝畫之畫寢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其義孰是曰禮記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予晝居寢室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此野客叢書之說與鄭注臥息之訓同然宰予賢者宜不至於是義疏引珊林公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嗟之教范甯豈不知而作以德報怨見老子不曰堅乎四句孟子

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案此與問喪同旨最可深省

問韓文公知名箴云昔者子路惟恐有聞吳山夫金石存云此解實爲有理即君子恥聲聞過情之意今考筆解無之不知文公何所本曰朱子注本何晏此說似直捷筆解非昌黎作乃李習之所爲中附韓說多不足信如沿乎沂人之生也惠君子貞而不讓以杖扣其脛君子而不備者而資權焉之類皆無所本

問未知焉得仁孔傳那皇兩疏似於經文有缺失古人論人往往仁智竝稱釋文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是鄭讀爲智未知古義有引證否曰古讀多如智義

張氏槐廬校刊

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此一證也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作智字二證也古今人表於仁人下即列智人子文列在智人三證也論衡問孔亦讀爲智此四證也當從鄭氏爲古下陳文子節亦然

問孔子述而不作多取成言惠氏棟九經古義所舉外尙可徵否曰論語一書多述古語如述而不作二語老彭之詩見漢孔彪碑蓋有不知而作見詩桑柔予豈不知而作以德報怨見老子不曰堅乎四句孟子

賦詩見外書色斯舉矣二句本古語見陳善捫蝨新語彼哉彼哉爲古成語見公羊傳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本逸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恔時乃無敵祭如在本古語見捫蝨新語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本周書尹逸對成王語予無樂乎爲君二句晉平公語見韓非子不第鄉黨一書半是禮經毳曰數章全書訓典也

問老彭之說鄭康成王弼竝以老爲老子彭爲彭祖包云老彭殷大夫漢儒說經俱以彭祖爲主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是述而不作二句乃彭祖所賦之詩孔子但述其語耳錢詹事謂作與述也

古叶其說何從曰此或漢人去古未遠傳授如此孫奕示兒編曰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則又專指老子而言

問據於德孔注據杖也朱注據執守之意其義相生古訓當何解曰方言據定也德者有得於心定而不遷之謂據志於道大學之知止也據則有定矣依則能安矣此義較長

問執鞭之士鄭注執鞭賤職宜非士之所爲鹽鐵論貧富引士作事其說何長曰古士事通禮祭統注士之言事也疏士事也本說文荀子致仕注士當爲事段氏玉裁曰說文事職也古假借爲士字則鄭注賤職亦當作事字解然義疏引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又云周禮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俱以士爲之仍當作士爲是

問怪力亂神是四是二其說執是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此李充之說謂二者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語說較王子雍爲長

問弋不射宿舊解謂栖宿之鳥或言老宿之宿二說執長曰孔安國何晏竝訓栖宿義疏又載一通或云不取老宿之鳥宿鳥能生伏故不取然古人不取卵不殺胎禽矣不取宿鳥於古無徵當以栖宿爲正呂氏

春秋賓雀入大水爲蛤千歲雀化爲蛤賓雀老雀也

問文莫注云俗言文不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不解所謂曰注義亦未明方言侔莫強也侔莫即論語之文莫即黽勉之轉阮相國謂方言侔莫即論語之文莫近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後人不解孔子之語讀文爲句誤矣余謂韓詩之密勿書之懋勉尒正之蠶沒皆與文莫同音通假字孫奕示兒編已發此論廣正文勉也

問以服事殷注謂服事於殷也或曰文王時爲雍州牧在侯服之列雖六州歸化猶以侯服之職事殷此義

可從否曰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洪氏頤煊謂文王卑處西土在灌服時與此服事之義合

問固天縱之將聖論語詳解將音匠將帥也謂爲羣聖之統帥其說可信乎曰此好爲異說將字當訓且詩將恐將懼鄭箋將且也言天縱之且聖也孔注訓大本尒正釋詁文風俗通引固天縱之莫盛于聖將亦兼盛義朱注訓將爲殆亦未安

問雖少必作集注引或曰少當作坐然否曰疏謂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爲之起似即或說所本然疏明云年少史記作童子不得謂坐之誤矣皇本作雖少者必作其義尤明著王文憲謂朱子集注多因舊傳修入未及改正不少也

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聞當作何訓曰聞謂聞道非聞達之聞四十五十而無聞道故不足畏聞道有蚤暮也若言無聞望則君子不患莫己知豈求聲聞哉聞亦通問如問一知二皆當作問

問不爲酒困在聖人當不以此爲賢而猶曰何有於我無乃謙之已甚乎曰酒困承上三事而言此衛瓘之說爲長皇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故衛云三事爲酒興也何有於我言人各能如此則何復須我亦義疏說爲是

問褒裘長短右袂孔安國注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其制於經傳可攷否曰此非私居之服也褒當作褻義上言緇衣羔裘褻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皆褻裘也取其見美謂之褻四時之服皆有裼故說文作紲衣是也褻裘加於裘外所謂衣錦尚絅也故貴長惟右袂不宜長取其便於囘肘也若私居之服何取於長乎此正承上言裼衣此言褻衣也釋名褻褻也覆上之言也可證褻褻音義並通之字下狐貉之厚方是私居之服矣

問惟酒無量之義曰周禮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注要以醉爲度此即無量之義也近人鳳氏韶德謂即鄉飲鄉射燕及大射及助祭於公之無算爵皆較舊說爲長

問沽酒漢食貨志作酤師古注孔子齊之時也漢景帝紀夏旱禁酤酒注古買酒爲酤伐木詩箋酤買也說文同與市脯相對則酒必自釀而後食乎曰梁氏玉繩引酒正注酒有功沽之巧疏功沽謂善惡余案司裘注物沽而小疏沽麤惡而小沽本水名若訓沽爲買當从段即姑字沽亦訓畧我姑酌彼金罍亦有畧義沽若亦聲近義通俱謂麤惡也功沽亦即良若皇侃疏謂沽酒市脯祭神不用

問寢不尸疏謂死尸朱注從包氏作屍字解當否曰尸

當如弟爲尸之尸君子坐如尸寢則偃安適體不必如尸居神位敬慎也

問居不容疏謂家中常居也家主和怡燕居告溫溫故不爲容自處然君子無須臾不敬寧以燕居而失容此義恐未然曰容釋文作客唐石經同客爲古恪字戰國策住建共者客耶高注客古音恪左傳以陳備三客繼夏殷之後爲二代繼虞帝之後爲三窓窓敬也言禮之如賓客也是客卽窓敬之意又後漢張衡傳洪鼎聲而軍容息注容或作客是古本通孔注室家之敬亦讀如客也

問色斯舉矣馬注謂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其義確否曰此色字當如色然之色公羊哀六年傳皆色然而駭何注色然驚駭兒

問子路共之呂覽云子路揖雉而後釋之識遺謂共是供執無疑其說然乎曰義疏云子路不達孔子時哉之味故馳驅迫逐遂得雌雉之歎謂歎雌雉是時月之間耳

此與呂覽揖雉之義合揖而後釋故嗅而作也義疏謂煮熟而進以供養孔子三嗅氣而後起非也古揖作奠張揖作奠曰旁後人所加朱子集注引劉聘君說嗅當作臭張揖郊義疏引虞喜說云子路見雉此非劉白水說也皇侃義疏與之暗合耳

問德行諸賢如子游子夏年尚少恐不及與陳蔡之役在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敏知其非常三嗅而作不食其供也此與尒疋須屬烏曰臭郭注之義合豈書缺有間耶曰此與上節本另爲一章高麗本於德行節有子曰二字卽攷文所據古本也新序雜事引先列言語宰我子貢以此爲孔子言上有孔子曰三字可證皆不及門集解謂不及仕進之門足訂舊說之非矣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屢漢書多作婁漢書鮑宣傳衣敝履空北堂書鈔卷二十八徐宏爲右扶風府尉衣弊屢空洪氏頤煊謂屢古通用然乎曰非也屢疑是婁之誤拙風經婁且貧釋言婁貧也婁空言貧而空之也史記漢書每言屢空當皆婁空之誤

問子在回何敢死筆解作先字是否曰先字正對上後字卽吾以女爲死矣亦當是先之誤

問是故惡夫佞者依舊解夫子深斥子路其義似未安之鳴雉聲也顏師古注漢書不顧騶主之酋云顧古臭字案說文有顧無嗅唐韻嗅以鼻取气故从臭古本作臭唐石經作臭曰旁後人所加朱子集注引劉聘君說嗅當作臭張揖郊義疏引虞喜說云子路見雉此非劉白水說也皇侃義疏引虞喜說云子路喜說可从乎曰在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敏知其非常三嗅而作不食其供也此與尒疋須屬烏曰臭郭注之義合宋人不見義疏劉說與之暗合耳

於古訓倘可稱述否曰佞從仁古訓爲才見左傳杜注阮相國曰佞與仁相近倘不甚相反說文巧讒高材也論語仁而不佞無乃爲佞乎皆以爲才故自謙曰不佞不佞不才也惡夫佞者謂人當務實不宜以才能先人此宋翔鳳之說也義疏引繆協曰子路以子羔爲學藝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於時有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形子路舉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大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佞者此乃斥時豈譏由乎此說可發千古之矇

問鼓瑟希義疏希疏也言瑟聲之稀也於古訓尚有徵乎曰希非疏稀之謂蓋點承夫子之問未即起對斯時攬醉之音未息撫摩之意尚留是形容將舍未舍之意方言希摩也是其義也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或謂孔子脩春秋時發論此何出曰穀梁隱元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十七年傳君子惡之疾其始善之樂其終公羊傳同此皆本作春秋爲說即吾之於人也章旨亦同

舊說以爲泛論人才非矣

問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而有崇德脩慝辨惑之問論衡明雩篇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譖不能崇德而徙

雩也此說有所本乎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何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託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不書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曰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曰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吾友沈壽水門梯涇從遊舞雩一時問答蓋亦隱諷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所謂攻其惡毋攻人之惡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巳者也而柔爲季氏得民眾从矣君無多辱爲注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所謂先事後得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爲走之齊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也此與論衡刺譖之說相發明曾點舞雩之對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亦即春秋去辰之義此皆公羊家說也

問子之迂也朱子以爲迂遠此本苞氏子路雖率爾毋乃詞氣太直乎曰鄭康成本作于往也其義較長古迂于通字見文王世子注

問蓋闕如也舊解謂闕疑闕文之謂或謂蓋闕與跼蹐躡躡躬同屬疊韻字蓋當讀若割其說可從否曰尒疋蓋割裂也漢書儒林傳疑者巨蓋不言蘇林曰巨蓋者不言所不知之意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

丘蓋荀子又作圃蓋此段氏玉裁說也

問吾得而食諸釋文作吾豈得云今本作吾得皇本高麗本作吾豈得注同是邢本作吾得疑脫文也曰漢書武五子傳及師古注史記仲尼世家俱作吾豈得太平御覽治道引論語吾惡得而食諸足證豈字脫文

問不能專對孔注專猶獨也專對當何屬曰春秋之世諸侯邦交辭令爲重贈答賦詩賢大夫稱之此專對當指賦詩而言見袁氏說義疏引之

問邦有道危言危行孔注危厲也苞注同朱注危高也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王弼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謂七字是也孟子其進銳者其退速亦老子語而子與氏述之也賈誼新書退讓篇引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

問作者七人矣苞注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王弼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謂七字是也言避世避地避色避言避人始也

問或謂晨門作晨人司晨之官閽人司昏之官說有出否曰此以意爲之也周禮閽人賈疏引論語晨人即晨門之異文何注晨門閽人義疏守昏晨者晨閽互言之晨門當作晨人賈所見必作人矣皇侃本作石門晨門曰門字必涉上石門而誤

問原壤夷俟集解夷蹲踞也俟待也朱子從之於古義倘可證乎曰楊子法言如夷俟踞肆夷俟本雙聲與踞肆皆平列說文俟大也後人借俟爲竢知有待義不必定屬地名義疏已有是說

問賜也賢乎哉皇侃本作賢乎我哉文也曰漢石經論語殘本作吾豈得非邢本作吾得疑脫文也曰漢書武五子傳及師古注史記仲尼世家俱作吾豈得太平御覽治道引論語吾惡得而食諸足證豈字脫文

問孔子竊比老聃論語中有述其說否曰以德報怨節或人此問即本老子道德經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也孟子其進銳者其退速亦老子語而子與氏述之也賈誼新書退讓篇引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

問作者七人矣苞注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王弼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鄭康成謂七字是也言避世避地避色避言避人始也

問或謂晨門作晨人司晨之官閽人司昏之官說有出否曰此以意爲之也周禮閽人賈疏引論語晨人即晨門之異文何注晨門閽人義疏守昏晨者晨閽互言之晨門當作晨人矣皇侃本作石門晨門曰門字必涉上石門而誤

問原壤夷俟集解夷蹲踞也俟待也朱子從之於古義倘可證乎曰楊子法言如夷俟踞肆夷俟本雙聲與踞肆皆平列說文俟大也後人借俟爲竢知有待義

而大義廢矣然則夷俟者言其夷然不屑自大也故
夫子以不孫貢之舊說竝非

問以杖叩其脛孔子於壤爲故人無乃責之太過乎曰
古人重杖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
子荷杖而問之搏杖而揖置杖而問之孔子以六尺
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廣韻杖字下引孔子
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
問其妻子卽呂覽之文然則以杖叩脛蓋朋友責善
之道也

問孔子在陳在哀公七年或說在九月由何書曰荀子
孔子厄於陳蔡居桑落之下楊倞注九月時也此或

朱氏槐廬校刊

說所本又考衞波傳孔子去衞適陳有塹中見三女
采桑預知游陳絕糧事與荀子之說合

問鄭聲淫舊解多主鄭衞之音或謂鄭非國名此何出
曰公羊莊十七年春齊人執鄭瞻疏何氏云鄭聲淫
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
此邵公別說案許氏左傳說鄭詩二十一說婦人者
十九此之謂也鄭氏駁云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
煩手躑躅之聲一作鄭重之聲使淫過矣是鄭駁許不主鄭
衞之音說鄭重卽煩手之謂盖本服氏左傳昭元年
煩手淫聲怛慢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光武使
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卽鄭聲也宋王招魂二八齊容起鄭舞些王逸

注或曰鄭重
折旋而舞也

問當仁不讓於師孔注當仁謂周窮振濟救之事與
子路問聞斯行之節包氏義同然則師訓師長其義
確乎曰注義蓋本班固白虎通其說甚古惟何以不
讓專就師言其義近迂尒疋師人也此師義當從此
蓋當爲仁之事不讓於人兼師長父兄亦在其內矣

問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敬字當從何義曰敬當讀作
亟亟其所先君事也緩其所後食祿也古敬亟通字
儀禮賓爲苟敬說文苟自亟敕也故敬從苟管子行
五農事爲敬王氏念孫曰敬讀如亟其乘屋之亟又
天子敬行急政亦同亟此義之古者孔注先盡力然

朱氏槐廬校刊

後食祿也

問有教無類馬注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義疏人乃
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
教之則善本無類朱注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
殊亦本古注尚有古訓可考乎曰繫詞爻有等故曰
物韓康伯注等類也則類亦等也言君子不擇人而
教卽自行束脩未嘗無誨意又類法也亦卽教亦多
術也

問孔子時其亡也時宜何謂曰時當作待蓋待其亡而
拜之也時待古通字

問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爲字當何訓曰爲說也孟子高

叟之爲詩也丁音義爲猶說也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注爲說也與此同訓

問鄉原之說不一周生曰所至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又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剛毅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義疏引張憑說云鄉原原壞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又孔注內荏曰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鄉爲向後人誤內柔爲鄉原之數說宜何從曰此當以孟子解爲正朱注原與愿同中論正作愿案說文愿慤也源黠也臣鉉曰黠姦智也與孟子說合一鄉稱原人宜作源爲是

問患得之家語作患不得之孫奭示兒編云家語多一不字詞意較明又案蘇軾上神宗書引亦作患不得之潛夫論愛日云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是不字當爲脫文無疑矣曰集解云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此楚俗言則方俗有是語而夫子稱之當非鈌文諸書所引蓋望文生義有所未考耳臧氏琳謂古人語急反言以得爲不得猶尚書以可爲不可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取瑟而歌使將命聞之悟悲尚未得見未曾得罪子無乃絕人太甚乎鄭賈公彥不由介紹之說亦無所據曰孺悲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孔子不欲應其召故辭以疾此皇侃義疏說也何氏集解

音而假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其說是否曰古讀且如沮同弟五部字漢碑多通字洪丞相之說非說文無沮字

問耰而不輟說文耰摩田器何也曰呂覽辨地篇熟有耰也必務其倍其耰也植高注耰覆種也耰本田器磨其土以便種也

問四體不勤二句丈人初見子路其言無乃太唐突耶曰此丈人自道非斥子路也周禮有是說較勝包注朱子本包注四體不勤謂不能如禹稷躬稼見義疏

問植其杖而芸孔注植倚也皇侃義疏植竪也丈人荅子路既至草田而竪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竪之既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爲力以一手芸草朱注植立之也卽注疏義此解植字似紆曰植說文或从置漢石經作置其杖古置植通見商頌及金縢注周語富辰曰小怨置大德韋昭注置猶廢也古人以廢爲置以置爲廢猶訓去爲藏訓徂爲存訓治爲亂之例置其杖謂去其杖而芸此解直捷前人所未及也論語舉直錯諸枉鄭作措措投也包云錯置也錯置義同置亦訓措則置其杖卽子夏之投其杖也

問止子路宿止字當何義曰此卽有客止止之止通

相傳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西河之說可信乎曰此西河不知六書而妄爲之說也古契券字从刀从力者券爲倦字非印券之券也此倦字如居之無倦請益曰無倦宜从古作券訓如厭倦之倦

問孔子周流列國論語中多方俗言可歷引否曰如其仁如卽不如齊人語不遷怒遷怒齊人語思而不學則殆殆疑齊人語並見公羊傳注赤之適齊也適之也宋魯語齊桓公正而不譎益粱謂謬欺天下曰譎沽之哉秦以市買多得爲及竝見說文患得之楚俗語文莫猶俗言文不見論語注疏病閒曰閒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不有博弈者乎簿謂之薇秦晉之間謂之簿圍棊謂之弈齊魯之間皆謂之弈弈說而不繹懌改也自山而東或曰懌郭注引論語悅而不懌竝見方言居吾語汝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見檀弓注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其諸齊魯間語見公羊傳

問古人引論語多誤錢詹事歷引以補王伯厚所不及此外尚可徵引否曰王氏所舉二事錢氏所舉七事亦尚未盡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引爲孔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大德不踰閑韓詩外傳引爲孔子遭程木子於郯語而子夏述之至文武之道節白虎通引爲孔子言則誤之甚矣以上諸條竝錢氏未及備也

光緒歲在柔兆閹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問王曰叟趙注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宋氏翔鳳曰案史記六國表孟子至梁在遊齊前年未滿四十叟長老尊稱不定爲老以趙注爲非然乎曰考周顯王四十七年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爲惠王後元十四年在適齊之前厂年五十一五十曰艾注艾老也則趙注謂老而之魏不誤宋氏殆失考史記以爲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誤廣正叟父也

問而民歡樂之孫宣公音義一作勸樂何也曰歡當作喜說文古文喜作㪅許氏云从欠與歡同則歡樂卽喜樂作勸非也正義民皆喜樂而爲之

問不違農時注使民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疏謂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或曰時當爲蒔信乎曰說文蒔更別種不違農殖謂不以種殖之時使民也書播時百穀孫氏星衍疏讀播時爲蒔三時之義亦在其中

問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引作斂然否曰檢斂形相近而譌當作斂謂省斂也邠卿謂法度檢斂誤矣

問爲長者折枝古注與集注誰得之曰趙注得之古肢多與枝通趙訓爲按摩是矣呂覽圖道人之有形體四枝順民四枝布裂莊子知北游四枝彊竝卽四肢若陸善經以爲折草木之枝望文生義與爲長者有何涉後人因折枝之篆近於扶杖遂改作扶杖更屬庸妄或以爲屈折腰肢卑幼見長者之禮亦不若按摩之解爲善文選絕交論折枝舐痔李善亦引趙說又後漢書注引劉熙孟子注亦與趙同

問莊暴章之好樂捫蝨新語以爲歡樂之樂非禮樂之樂其說何如曰就孟子書義文法論之決不是禮樂之樂若是禮樂之樂暴爲齊臣豈不能對而王亦何必引以自慚下文云臣請爲王言樂又云今王與百姓同樂皆王言樂也又問孟子引詩以遏徂莒毛詩作以按徂旅按遏尒疋俱訓止莒與旅不同朱子仍依詩解作眾字何也曰莒古音同旅故詩譌爲旅猶楚莊王之名左氏公羊作旅穀梁作呂也六呂呂旅也毛傳云旅地名則與莒同義是莊王好射見呂覽好馬好狗好酒見國策

韓非子文王克莒亦其一證從孟子作國名解爲是

問孟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晏子同惟儛作舞管子戒篇作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尹注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豈文字有傳誤耶曰孫氏星

衍云猶軸轉舟蓋欲如軸轉載舟石是時齊海運
景公欲浮舟而南觀故孟子有從流下從流上之言
洪氏頤煊曰舟當作轂言游之不已如軸轉轂中文
子上德篇通于道者若車軸轉于轂中不運于已盬
鐵論刺權篇齊國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丁氏燕曰
猶即由寫者誤重由字又涉下轉旁遂衍軸字轉舟
即轉鮒魚與斗均形近而譌余案趙注轉附
朝舞皆山名又言朝水名正義云今案諸經並未詳
據顧野王云潍水名出南陽恐誤潍爲傅閻氏若璩
謂二山皆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
鮒屬萊州之說亦無依據二山當在東海盡處太平

朱氏槐廬校刊

寰宇記轉附在萊州掖縣識遺云轉附太公之墓朝
儛桓公之墓未知何據余謂管子多後人羼入況桓
公景公未可牽合孟子與晏子合當以此爲正但
山名地名不可攷耳丁氏燕謂寰宇記引齊都賦晏
子春秋竝作轉附今案孫校晏子仍作附附作鮒趙氏
德也寰宇記當據以改或說附當是洀之誤朝潮通
蓋乘洀而觀潮舞然洀庶人所乘亦不合陳士元孟
子臆記朝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儛皆以俗好嬉遊而
名程大中四書逸箋轉附朝儛必海旁之山潮至如舞故名朝儛
附于海也金仁山曰海旁之山言其宛轉依○釋名三百舸曰舸二百舸以下曰艘故舟可稱舸
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轉舟行也則猶軸車行也轉舟行
也然也

問一游一豫管子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夕豫通

否曰夕射古通射一作夜儀禮鄉射注豫讀如成周
宣榭災之榭榭亦從射得聲夕豫聲近得通白帖三
十六引管子作豫服虔注左傳引作一游一豫云譽斮也豫亦古通字
問師行而糧食飢者勿食勞者勿息周禮廩人注行道
曰糧謂精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趙注人君行師與軍
作量食管子戒篇夫師行而量食其民者謂之亡洪
氏頤煊曰量食者量限其食也義較糧食爲長今本
晏子仍作糧食後人據孟子而改耳

朱氏槐廬校刊

問明堂果周之明堂乎曰橫渠張子嘗言之矣孟子之
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有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
自處故作此堂於國中非周嘗置之於泰山之下案
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狩至此亦暫處耳焉
用特設惠定宇明堂大道錄引呂覽驕恣篇曰齊宣
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
而未成春居諫而止太室即明堂也宣王僭禮立明
堂當時羣臣諫者必多春居其一也故宣王問曰人
皆謂我毀明堂惠氏之說遠勝趙氏
問五旬而舉之戰國策言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不
同說當何從曰閻百詩謂國策三字乃五字之譌愚

謂五字乃三字之誤國策言齊伐燕燕城門不開士卒不戰宜王言人力不至於此俱是極言其速何待五十日而後舉平

問孟施舍趙注孟姓舍名也施發聲也王氏述聞謂施其字先言施後言舍者古人名字竝言皆先字後名見左襄十年傳正義其說然乎曰趙注固迂然王說亦未盡古有少施氏知孟施舍亦稷氏閻百詩曾言之

問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趙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洪氏頤煊曰說文壹从吉从壺壺不得渜也是有閉塞之義然乎曰洪說尚未盡壹卽易天地絪縕之絪虞翻以否之閉塞釋絪縕孟喜絪作壹說文引作壹壹張有復古編壹从壺吉壺从壺凶吉凶在壺中不得渜也徐鍇曰氣擁鬱也是其義也段氏王裁謂壹壹構精皆釋致一之義其轉語爲抑鬱壹塞義

又有聚訓見玉藻注聚亦擁塞義

問使虞敦匠事趙注敦匠厚作也朱注董治作棺之事孟子外書作治櫬何也曰詩王事敦我傳訓厚箋敦猶投擲也疏謂投擲於已也韓詩云敦迫也此亦當訓投擲謂以匠事投擲於虞使治其事趙注似未明作叔倪蓋卽此之子叔疑也倪疑聲相近古字每多通假倪與睨睨之睨通易升叔疑旣爲叔詣則季孫意如也若趙注以爲皆孟子弟子子叔心疑乃季孫意如也

問龍斷趙注未詳陸善經謂岡壟斷而高者其說是否之其誤甚矣

曰說文壟邱壟斷截也商頌九有有截箋九州齊壹

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據注似與經文不合然呂子察微篇高誘注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書金縢孔傳曰虎通姓名列女傳褚生補三王世家漢書樊酈傳竝以管叔爲周公弟與趙注合豈孟子有誤耶曰諸家疑信參半卽如淮南氾論云周公有殺弟之累其齊俗篇又云周公放兄一書已自相矛盾孔傳本不足信其云其弟管叔蔡叔蓋指武王之弟杜預賈逵韋昭荀卿皆言管叔周公兄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蔡叔爲周公弟高誘又以管叔爲周公弟蔡叔爲周公兄皇甫謐以管蔡爲周公是也此唐人尚守趙注也

問季孫子叔疑朱子云不知何時人趙注云皆孟子弟子二說不同曰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外又有子服氏子叔氏子服氏爲孟獻子孫子服惠伯後子叔氏則宣公弟叔肸後也春秋昭公時叔詣公羊穀梁竝作叔倪蓋卽此之子叔疑也倪疑聲相近古字每多通假倪與睨睨之睨通易升叔疑旣爲叔詣則季孫意如卦象詞疑與志事叶叔疑旣爲叔詣則季孫意如也若趙注以爲皆孟子弟子子叔心疑之其誤甚矣

問龍斷趙注未詳陸善經謂岡壟斷而高者其說是否曰說文壟邱壟斷截也商頌九有有截箋九州齊壹

戩然龍闞謂龔之戩然高處非闞續之闞也丁氏公著孟子音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見孫氏音義此又以龍爲高也

問其間必有名世者或作命世何出曰古名命通文選答蘇武書注引孟子士中有命世者

問使民盼盼然集注盼恨視也趙注盼盼勤苦不休之貌當何從曰說文盼恨視也孟子丁公著音義盼盼作盼盼此趙注之所以訓勞苦也與下文勤苦意相貫若作盼字則趙注爲失矣盼盼形相涉而誤幸有趙注與丁音可訂正耳

問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本文王之詩而曰文王之謂何也曰此謂字乃詩字之譌亦猶禮祭義篇引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此詩字乃謂字之譌二字易混

問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厲民當從何義曰厲與賴通論語則以爲厲已也鄭讀厲爲賴恃賴也淮南子脩學篇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賴民亦卽厲民厲病也古訓竝通宋氏翔鳳謂此當作賴字解謂不與民竝耕則是恃民以自養矣然與下厲陶冶厲百工兩義終不順仍從病義爲正

問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是導天下以羸困之路疏言人無貴賤天下之人視同道路以注爲非其說孰長

曰朱子俱不從謂奔走道路人無休時是皆望文生義不知路當爲勞罷義釋名路露也詩何爲乎中路列女傳作中露左昭元年傳詳于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露羸也方言露敗也蓋導天下之人以羸敗也丁張孟子音義竝云路與露同

問舉舜而敷治焉趙注敷治也似正文無治字曰此後人以注添入經也趙又引禹敷土證之益可見矣

問放勳曰或言曰當作日何如曰此見孫氏音義丁音駙作曰者誤路史後紀亦作日字

問春秋天子之事也或作天子之史然否曰此李安溪說也列國皆有史以記一國之事夫子尊周故爲天子之史說文叟古文事博古圖事父敦銘作叟卽史字形相涉而誤耳

問工不信度注百工之作不信度量案此承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言注云君無道術臣無法度則不宜忽及百工注果可信乎曰工宜作官字解蓋朝廷不信道故官職不信度卽下事君無義進退無禮也小尒疋工官也書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毛詩嗟嗟臣工傳工官也

問泄泄朱注怠緩悅從之貌趙岐無注正義以爲競進當何從曰說文咄咄多言也引詩無然咄咄又詘多

言也引詩無然諰諰毛傳泄泄猶沓沓也諰咡通字今詩作泄乃後人所改說文蓋兼采三家詩也又說文沓語沓沓也則泄泄沓沓竝爲多言之貌柳子厚乞巧文沓沓驀驀恣口所言亦本說文尒正憲憲泄泄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是卽用尒正義與孟子之言亦合玉篇引孟子咡咡猶沓沓也是齊梁人尚未改從泄宋儒不信說文尒正故創爲怠緩悅從之說是大失古義矣

問齊景公女吳之事注疏竝未詳見於何書曰事詳說苑權謀篇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疏謂喪其子有子之喪或云子之字也公行氏有子之喪亦謂喪其父也二說孰長曰皆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猶禮檀弓公儀仲子之喪將軍文子之喪文法相同荀子大略公行子之子無疑攷公行田氏遇曾元于塗則子之是公行之字無疑攷公行田氏齊之公族故右師諸大夫及孟子皆往弔其喪舊說竝非有字疑衍文之下當脫一之字卽下子字之譌

古今傳寫之譌耳燕相亦字子之

問子思臣也微也注微小也臣似不得謂之小曰說文職記微也微當訓職此亡友洪頤煊說

問鬱陶之義屬喜屬憂曰廣疋釋言陶喜也陶憂也兩義兼具玩朱子集注似屬憂言王懷靡疋疏證詳

日呼閔天呼父母則于父母卽呼父否曰列子周穆王篇王乃嘆曰於于釋文音嗚呼是呼可作于史記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文與孟子同意不然舜往于田時不在父母之側何得曰于父母乎又往勞也見方言廣疋

問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尒正艾有四訓皆不合曾子疾病篇年既耆艾禮五十曰艾注艾老也艾非少義於古訓可徵乎曰尒正釋詁艾歷也鶡冠子道端篇無道之君任用么麼陸注么麼一作幼歷幼歷謂少歷事之人則少艾卽幼歷亦卽大戴禮用兵篇之幼色是與也詩朕未有艾亦謂年少未歷事也或作少倿管子明法篇則民務交又曰持祿養交一作倿形容姣好也交艾形相似而誤攷異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高注艾美也屈子九歌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以艾爲嬖臣余案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竝無美好之訓此殆沿趙岐之誤而未攷也惟高注艾美也只此一訓孟子正義亦云艾誠老長之稱謂之少艾可乎是則云艾美好者又不知何據爲之誤也

問捐階一說旋階何也曰此趙注引或說也謂舜卽旋從階下捐旋音相近正義亦作旋階

問鬱陶之義屬喜屬憂曰廣疋釋言陶喜也陶憂也兩義兼具玩朱子集注似屬憂言王懷靡疋疏證詳

言之以朱子爲是余謂當屬喜說有下文舜僞喜一
居在閭百詩云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也余正釋詁鬱
陶繇喜也禮檀弓人喜則斯陶文選謝靈運贈從弟
惠連詩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謝朓在中書省詩
朋情已鬱陶春物方駘蕩江淹雜體詩解纜候前侶
還望方鬱陶皆言喜也趙注象見舜在牀琴僞爲不懌曰
象僞不懌曰舜曰我鬱陶思君疏引史記
皆屬憂言
問舜見瞽瞍其容有變韓非子作其容造焉其音義何
若曰古讀戚有造音周禮眡瞭鄹愷樂杜子春鄹讀
爲憂戚之戚掌固注鄹讀爲造次之造賈子胎教靈
公戚然易容大戴禮保傅韓詩外傳作造然詩小明

戚與奧爲韻知戚造音近假通之字
問夔夔齊慄趙注敬愼戰懼貌朱子從之或作翼翼何
也曰史記魯世家翼翼如畏貌徐廣曰翼翼謹敬貌
一本作夔夔又廣疋翼翼謹敬也論語執圭鞠躬如
也釋文作鞠窮羣經音辯鞠窮容謹也魯世家作翼
翼疑翼翼亦即翼翼之誤翼翼齊慄皆雙聲字
問司城貞子趙氏朱子俱以爲宋官其說果可信乎曰
此是陳官非宋官也當時以司城名官者不獨宋有
之曹有之見哀七年傳　鄭有之見史記鄭世家安得謂陳無之攷
斯時宋國之司城乃裯決非孔子之所主而貞子之
證又見於春秋哀十五年傳其爲陳官審矣史記孔子世家

明言孔子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　漢書古今人表有陳司城貞子杜
世族譜謂司城哀公孫通志氏族畧四謂陳有司城
哀公之子公子勝爲之則貞子乃勝之子也
問接淅而行趙注淅漬米不及炊避惡亟也說文作潰
淅而行潰浚乾漬米也荀子仲尼篇可炊而僥也僥
即潰字唐李林甫銘孟子去齊而潰淅宋本作潰字
此說爲古矣曰尒正釋詁接捷也荀子大略先事慮
事謂之接楊倞注接讀爲捷速也趙邠卿雖不解接
字義而不及炊而行即速義速淅而行其義未嘗不
正無煩改字朱子訓爲承亦望文生義

問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僅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顏
有見於傳記否曰國語孟獻子有門臣五人韋昭注
門臣扞難之士蓋如文王禦侮之臣即孟子所類
言五人也攷春秋傳有秦堇父而顏回茲無靈見於
新序其即此三人乎又韓非子外儲說孟獻伯相魯
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獻子固不自有其家矣
問亥唐見於孟子此外尚有可攷否曰又見抱朴子亦
作唐亥見韓非子當作唐亥爲是即春秋傳所稱絳
縣人亥名也此憲樸葬之說甚確古來以亥爲氏者
絕少以亥爲名者甚多此亥唐必唐亥之譌無疑孟
子書中於古人名氏每有舛譌如孟季子衍一孟字

任季倒爲季任之類或言逢蒙竟作公明儀當作公明儀抱朴子晉文接亥唐脚痺

而坐不敢正以
平公爲文公

問富歲子弟多賴趙注以賴爲善朱子訓爲藉宜何從曰賴對暴而言暴訓惡則賴當訓善如堯舜帥天下以仁桀紂帥天下以暴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皆相對成文又賴訓善見廣疋釋詁國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皆可以發明趙氏之說又墨子七患篇時年歲善則民仁且戾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亦與孟子語同後人尊朱泥於其說解暴爲暴棄之暴以與藉字對則不如古注爲確矣

問則爲狼疾人也趙注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昔人疑疾字爲藉字之譌然與曰非也古字多通借疾與藉音相近狼疾卽狼藉言其所爲之繆亂也樂歲粒米狼戾趙氏注云猶狼藉不知戾字亦卽藉字之通假古戾字讀列音亦與藉音近大雅抑之篇首章戾與疾叶可證狼疾竝假字趙氏望文生義非矣

問柬牲載書左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或以載爲加閣百詩曾非之其說然乎曰趙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是以書加牲上柬與載對文載卽戴謂書藏于牲也古載戴每通鄭箋詩載猶戴也釋名載戴也戴在其上也

問益於背趙注其背益盆然洪氏頤煊謂猶言如負何於背引北山詩或王事鞅掌箋鞅猶何也爲證鈕氏樹玉亦謂益與見對是益義近映說殊牽强未知古義尚可徵乎曰益通印詩酌酌印卬韓詩外傳作益印卬音近假借字又通昂益於背言仰視其背與上見字相對

問閒文王作興曰趙注句讀與朱子異宜何從曰趙注聞文王起興王道疏後閒文王作興而起王道是興字絕句似較朱子爲長王逸離騷注引此文亦興字絕句

問摩頂放踵文選詔建平王書引趙注致至也似經文不作放曰致至通謂自頂至踵也放致形相似而誤當援注以正之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趙注訓介爲大柳下惠執宏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之榮位易其大量與常解異此何所本曰介訓大本釋詁文文選長笛賦注引劉熙注介操也訓較長秦誓如有一介臣馬融作砎云耿介一心端愨者段氏玉裁謂此介字卽書一砎之砎易介于石古文作砎

問居移氣養移體趙注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疏以爲移易朱注略同移字宜作何解曰移卽侈字儀禮士婦被錫衣侈袂唐石經侈作移亦卽移字之證也古載戴每通鄭箋詩文移衣張也一曰奢也引春秋左傳公會于移公羊作侈是也言王子居勢位其氣體侈大與人不同也故曰大哉居乎

問進銳退速有疑爲老子之言者信乎曰後漢書李固傳引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孟子有此文衆此二語蓋本老子語而孟子述之猶仁之勝不勝奉一杯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本文子語而孟子述之也

問若崩厥角趙注額角犀厥地疏訓厥角爲其角說何長曰漢書諸侯表厥角韜首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也晉灼云厥猶竪也叩頭則額角竪趙注厥地厥卽撅稽首至地也宣公訓厥爲其錢氏大昕謂起於東晉古文然尒疋釋言厥其也堯典厥民析史記作其民析其厥木通若崩其角言千萬人一時下跪當訓爲彫言其傚壞也詩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追蠢也

問被袗衣趙注袗單衣朱注袗畫衣似不足以形容天子之富貴曰三國志注引孟子被珍裘二女侍當有所本袗珍相似而誤裘脫去上半遂爲衣字耳

問二女果趙訓果爲侍本說文宜公謂趙有誤於許愼之說而訓果爲實云木實曰果說宜何從曰南宋人不信說文故反以爲誤若以爲果實之果眞望文生義淺陋之尤者也說文作婐一曰女侍注疏多末申明

問朱子解山徑之蹊間句讀與古不同何也曰依朱子解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不免義複不若讀山徑之蹊間介然七字爲句徑當作陘古字通卽尒疋所云山絕陘也趙注山之嵓有微蹊介然疏云蹊間之微小介然而已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注引此文并趙注亦作間介然而已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注引此文并趙注

問以追蠢趙注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蟲蠢欲絕之皃注又引杜預曰介猶間也

或曰蠢齧木蟲吳氏東發謂卽皃氏於上之摧謂之隧隧在鼓中窪古追隧聲相近此說似勝曰追古槌字蓋謂擊鍾之槌鍾久而槌亦蠢也宋氏翔鳳謂追當訓爲彫言其傚壞也詩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蠢讀與贔同蠢者旋蟲也皃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說文幹蠢柄也鍾久縣則蠢柄先彫傚故云追蠢也

問夫子之設科也子字疑有誤曰此子字自是予字孔木韓岳本趙注及正義引章指俱作予字可證朱子始作子字云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反者非其說不可從又殆非也三字趙注以爲孟子自爲問答語如之類

光緒歲在柔兆閹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十三經詁答問卷五終

嘉興馮登府雲伯著　吳縣朱記榮懋之校

問程朱不信孝經朱子刪取本文詩曰之類二百餘字別分經傳爲孝經果後世之書乎曰此未達朱子之意也古經論說必引詩書以申明之何獨於孝經而疑之且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章此至德之本也見匡衡傳則漢世相傳如此也至司馬貞以閨門章爲僞尤所不解

問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明皇注父母全而生之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毀傷此本鄭注與孔傳古文異何說爲長曰世所傳日本古文孝經其文不

但與書傳不合且近唐人手筆其僞可知此章孔傳毀傷爲刑傷其義甚確蓋三代之刑傷身如宮劓則刖之刑傷體如刖刑傷髮如髡刑傷膚如墨刑若從鄭注則忠臣之嚙齒刎頸節婦之斷髮截鼻孝子之割股刲肝毀傷之甚者皆不足爲孝矣太宰純已有是說最爲明暢此可節取耳

問釋詁元黃病也毛傳元黃馬病何也曰元黃總訓病詩何草不元何草不黃草木病亦曰元黃豈專指馬病耶郭注聰元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此即指詩傳

問釋詁徹止也郭未詳邵氏正義以易徹繹訓之確否曰徹即徹音之徹當就威儀容止說故有止訓郭說誤

問釋言茅明也郭注引左傳前茅慮無茅何以有明訓曰左宣十二年傳杜注茅明也即本尒疋文竊謂茅是昧之假昧之訓明猶亂之訓治存之訓徂之例今傳疏引舍人云茅昧之明也可證古讀茅如貿成公

茅戎公穀作貿戎

元年王師敗績于

問釋言坎律銓也或謂坎爲眈之誤銓爲詮之誤其說是否曰眈聿古曰字皆辭也據或說須改字矣郭注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其意甚明考九家易坎爲律逸象坎爲罪爲獄爲經爲法爲平爲則與律義近銓亦訓衡又何疑於字之誤乎況律通述

也已見前矣或說甚非

問釋言洵龕也郭未詳邵氏正義引逸周書祭公解周克龕紹成康之德言能信繼也其說然乎曰邵氏引逸書訓龕爲繼非也龕古借以爲堪字六朝造像造佛一堪慶見一龕仰一龕則龕即堪與洵義合矣

問釋言殛誅也郭引書鯀則殛死詩菀柳後予極焉箋極誅也正義云釋言文與今尒疋異何也曰極是假字鯀則殛死釋文亦作極晉頌致天之屆箋屆極也一作殛知二字古通尒疋作殛爲後改之誤邵氏正義未及引此誅也當作殊也說文殛殊也殊死也誅責也與殊異義

問釋言握具也郭注謂備具此即秦風夏屋渠渠鄭箋

屋具也之握邢昺云李本作幄蓋同音通字案箋禮
食大具其意勤勤然始則大具今則無餘故詩人譏
之此義爲古而正義引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
屋渠渠王肅本之何也曰康成檀弓夏屋注以爲今
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與箋詩異王肅好爲鄭難故
其說相反如此此當以尒正之義爲長或以夏屋卽
食柤猶閎宮之大房亦非或以鐘鼎彝器方屋形室
屋卽簋形俎豆禮器因以取象則
之類也

問釋親父曰考母曰妣虞書百姓如喪考妣是生前亦
偁考妣周郭敦銘追孝于其父母此殁後亦偁父母
何也曰考妣是父母之通偁古人竝不分存殁曲禮
已詳言之然說文妣殁母也釋名父死曰考亦据曲
禮文

問釋器蔆婦之笲蔆說文所無當作何字曰宋氏翔鳳
曰詩卷伯傳鄰之薆婦音義薆婦寡婦也後漢西羌
傳兄亡則納薆嫂章懷注寡婦曰薆昭十九年左傳
已爲薆婦竝卽蔆婦也

問釋器槮謂之涔釋文云尒正舊文與詩傳竝从米傍
小尒正改从木旁云魚之所息謂之橧橧槮也積柴
水中而魚舍焉郭因改米从木盧氏文弨以旁木爲
非何也曰文選長笛賦注引薛君章句涔魚池也蓋
韓詩涔有多魚之文涔潛詩正義所謂古今字也太
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尒正作糝并引犍爲舍人曰
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也盧氏謂糝之義益明案舍
人說詩疏及尒正釋文與疏皆不載余案淮南子說
林糂者扣舟高注糂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今兗州
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糂幽州則名之曰涔小尒正作
楢則作槮爲是今炙人捕魚亦用木投水爲池未見
以米養魚也

問釋山小山別大山鮮詩公劉陟則在巘毛傳巘小山
別大山也是毛作巘不作鮮豈尒正有誤耶曰鮮獻
古音通月令天子鮮羔開冰鄭注鮮當爲獻是也是

巘卽鮮尒正定有作巘者而不可考矣釋名鮮作甗
長笛賦注作嶮形相近也亦同音假字

問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說文釋名玉篇廣韻竝同
魏風陟岵傳山無草木曰岵由有草木曰岵及周南
之崔嵬砠與尒正相反何也曰此類甚多如釋水
歸異出同流肥水經注所引犍爲舍人云水異出流
行合同曰肥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鄭注論
語作由膝以上爲厲說文又作砅云履石渡水也砅
或作濿釋木下句曰枓槮木傳作下曲曰槮立死貍
蔽者翳韓詩傳薗反草木殪因也因高墳下也此皆
稱說之異非有誤也

問九河太史郭注未詳釋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此無乃望文生義乎

曰書疏引李巡云太史者大使徒衆通其水道 詩疏引孫炎云太史者大使徒衆似史宜作使古使史字通 東魏有敬史君碑即使君也

問金石文字每以舩爲造說文造古文作舩則舩爲造作之造矣曰詩大雅造舟爲梁說文及方言並作舩毛傳用尒疋天子造舟爲說梁郭注比船爲橋詩疏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其上即今之浮橋釋文引郭圖云天子並七船諸侯四大夫二則造即比並之義正義謂諸家不解造義以造爲至公羊疏引舊說以造爲成不若訓並之善若舩爲舩作字當爲引申之義也王氏尚書謂造爲次造次一聲之轉 案案此王氏引之說

問釋草薜庾草郭注未詳曰薜即蕇蕇即蓑衣是薜即蓑草類尒疋五言薜其種名殊說文庾倉無屋者然則庾草爲蕇之覆於庾者即薜荔之生於牆垣也後檢翟氏補郭略同其云此與後薜牡蕇皆薜荔屬也羅願說薜荔曰在屋曰薜在牆曰垣衣有絕大者開花結實俗謂之鬼饅饅故此文與鬼目並列鬼目即鬼饅饅

問釋草莘麻毋唐石經莘作葰說文莘艸也作莘即依舊本亦當作莘今俗本作莘譌字也顧亭林反以石經爲誤非莘下以莘爲古文則依說文當作莘即依舊本作莘引說文本作芊玉篇

類皆本唐石經

問釋獸麖大麖唐石經作大麕案說文麖大麋也當何從曰說文麋是麋之誤籀文作麕即獐也宜從石經作麕

問竹竿遠父母兄弟顧氏謂與右叶然考唐石經南宋石經並作兄弟父母母讀如每自與右本音叶然否曰右字古讀如以詩凡十見禮記一見楚詞一見並同其云此與後薜牡蕇皆同其人有韻者今音之誤母字詩凡十七見皆讀滿以爲正音唐宋石以切惟蠓螽二章與雨叶當以滿爲正音唐宋石經蓋讀母右如今音與本音不叶故顧氏不从且右弟自同薺韻也以下論詩古音

問大雅文王有聲詩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欲孝疑非韻
然古讀孝如斋禮孝者斋也孝亦與欲叶然否曰此
熊氏之所不取也蓋古音孝如好斋亦讀如好孟子
斋君者好君也是也孝不與欲叶禮記禮器引此詩
作匪亟其猶古猶欲相通之字見周禮古音讀猶如
行人
也
問蕩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漢
書五行志引作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
亡背亡側是也以明卿二韻居中前後
秦無讀明如名京如驚者也十一尤中如尤謀裘巨
之類皆讀入支是周秦無讀尤如由謀如牟者也上
聲如好飽多入有野馬多人語有从多入紙去聲如
酺送多入宥夜柘多入御是周秦於此諸字皆無近
代音讀也據此何古今音之絕不相合時代之懸殊
方音之變易有必不可通沈重歸之叶句吳棫歸之
叶韻其說究何所從乎曰古人自有一定之音或以
義轉或以音通按之說文諧聲轉注假借之例無不
悉合如服古讀如匐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誕實
匍匐釋文本作扶服古服正通匍也華古讀如敷尒
正華琴也注今江東人呼華爲琴琴音敷千寶曰花
之通名鋪爲花朵謂之剪古讀家如姑漢曹大家胡

三省通鑑注讀曰姑玉篇家本音姑古讀夜如豫儀禮聘義注豫讀爲舒內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知榭有豫音也古讀牙如吾騶虞新序作騶牙王伯厚謂騶牙騶吾一物字異義同也古讀皮如婆詩番惟司徒人表作皮古讀番亦若婆古讀猶如搖詩悠悠我思說苑作遒遒論語涓涓者莊子作悠悠古由遒同音也古讀包如浮左傳盟于浮來公穀作包來漢浮邱伯一作包邱禮投壺若是者浮鄭注浮或作匏古讀孚如浮禮聘義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古讀來如釐商國萊侯卽犂侯伏羲扶來一作扶黎北山有萊卽釐萬華也古讀矣如胡司馬相如封禪頌君

乎君乎侯不邁哉矣卽胡字古讀封如邦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釋名邦封也古讀田如陳說文田陳也稍人注引維禹敶之作甸古讀儀如我春秋繁露儀之爲言我也蓼蓼者莪漢碑作蓼儀或作蓼義古讀環如營子之還兮齊詩作營韓非子自環者謂之私說文引作自營古讀兄如荒書無逸無皇曰漢石經作無兄釋名兄荒也言徐人謂兄爲荒古讀平如便平卽采字平章平秩史記竝作便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古讀爲如詭無羊或寢或詭韓詩作或謊書南詭伏作南譌古讀鮮如犀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西亦讀先古讀命如令命猶令也古讀臨如隆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漢有隆虛縣東京爲臨慮古讀反如燮四矢反兮韓詩作燮兮再以毛傳證之如倪訓磬而卽從磬聲甲訓狎而卽從狎聲集訓就而卽從就音擢訓筮而卽從筮音戎訓汝而卽從汝音鞏訓固而卽從固音此皆音隨義轉也至若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類卽說文轉注之例而率取諸聲近假借之字三百篇最多康成所謂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又雜以方言之不同準之於今判若河漢而古音多通非攷古者何以知之

問吳才老創爲叶韻之說朱子從之凡詩中與今韻不合者通歸叶韻彼所據者宋禮部韻略也以今韻繩古詩宜其多所齟齬矣自宋鄭庠始辨古音而其書不傳明陳第作詩古音考屈宋古音考本證旁證其說大顯顧氏本之作詩易本音其間有不合者歸之合方言近段氏玉裁分古音十七部其子韻蓋本音以求韻之通合韻以濟韻之窮合韻猶沈重之叶句也錢氏大昕謂顧但知正音不知轉音尚有萬慮之失然則轉音固可據乎曰試以段氏合韻推之如告本音在屋沃韻詩凡四見抑遠猷辰告與維民之則叶顧以爲無韻告在屋沃宜與則音不合案告古讀鞠詩曰月告凶漢書作鞠訩芭傳云鞠

告也錢氏謂說文嚳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曰虎通嚳者極也亟與急通故嚳有極訓則告有鞠亟雨音正與則叶此轉音也尒疋釋訓告與忒貪則愿爲韻可證楚茨五章顧氏以備戒位爲韻謂告不入韻不知服牛乘馬說文作犕牛服有葡音葡亦可讀服故旱麓四章以韻福戒有亟音位與立通竝與告爲韻也毋古音每蝬螏叶雨蓋每從毋聲讀若姥此轉音也宗與尊相近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故宗轉爲尊臨與隆相近故臨轉爲隆民與眠相近緜其麃韓詩作民民故民轉爲緜君與威通漢書君姑一作威姑故君轉爲威易鼎革象與蔚叶蔚說文作斐實本質韻而易象傳與願亂

叶蓋轉音爲貫難與那聲相近隰桑與阿何叶故轉音爲那凡若此類皆有部分可尋然究有不可强合者顧氏歸之方音亦未爲無識也

問生民時維后稷顧謂夙育不與稷爲韻亦如桑中思齊之例稷字仍叶上文然乎曰稷字自有嬰音顧氏論音皆從偏旁得聲何此遺之嬰正與夙育叶也

問周原膴膴膴不與飴謀叶詩豈有無韻之句乎曰韓詩作腜腜陸元朗云莫來反余謂當讀如梅與左傳原田每每亦音義相同與飴謀止時叶矣

問顧氏謂朋不與天爲韻陳第引易震上六以躬韻鄰閭曰搏湖北人以待爲侯青徐言立曰偉謂兄爲荒江淮謂士爲武齊魯謂庸曰舍秦人猶搖聲近兗人楚詞大招亦以朋韻寮終未敢信宜何從曰此顧氏

言歌如柯齊人言殷如衣言涼爲惠言獻如莎周人讀至爲實磬人讀斯爲鮮江西讀雨如葦秦晉人讀風如分東如敦遂如彭廣東讀女如細七如察九如苟失人讀鬼如舉歸如居踞如巨緯如喻葬如富毀如許皖人讀圖如頭對如帝欲人讀命如慢性如散黃州呼醉爲沮呼冷爲恨秦聲謂蟲爲程北人讀保爲補褒爲逋暴爲步凡此皆聲相近而異用之歌謠各囿於一方之音非本音所能通也然按之脣牙齒舌其位固未嘗不同古人假借之例亦取同位相近之字異位者即不得通如大學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古讀如慢命慢皆脣音宋儒謂當讀如

朱氏槐廬校刊

怠即不同位矣

問古韻之分鄭氏分六部顧氏分十部江氏分十三部至段氏廣爲十七部悉依陸氏法言二百六部之舊案之聲類爲密矣十七部又約爲六類古韻之合用皆以此求之不同類者韻不可通其說信乎否乎曰十七部之分或謂爲密益加密或謂爲紛益濟紛籟謂古無四聲其音隨時而變因俗而殊音之百見不易者知一字只有一音音之屢轉無方者知一字自兼數音顧氏泥於本音故凡與本音不合者悉歸之方言其說固未免過泥若段氏之合韻其有異於才老之叶韻耶今效其書詩三百篇條分縷析其所稱合韻確百餘字若桑柔之東與慇辰韻東方音曚如敦曚與相狂韻漢碑作民林杜之近與遵韻近遵爲已常棣之戎與務韻戎古讀如汝文王之躬與天韻說文躬從身也公劉之飲與宗韻宗轉音爲尊白生民之穉與肯夙韻穉轉音爲斐虎通宗尊也雲漢之臨與宮躬韻隆與臨通瞻卬之罪與後韻毛傳箋訓罪爲後隰桑之儺與阿何韻桑扈之那與難韻難那聲相近抑之告與則韻告古讀如牿亦正行也又如七月之陰與沖韻陰古讀如因言轉音爲烟東攻之調與同韻北門之敦與遺韻小戎之駾與中韻蕩之諶與終韻以轉音求之尚合其餘多無可通者蓋古音之失傳從矣而段氏盡歸之合韻以濟其窮似不如顧氏之說爲愼而得其正矣

朱氏槐廬校刊

問段以支佳一部脂齊微灰皆一部之哈一部謂古音不通用其說然乎曰雞鳴三章來贈相叶非之哈相通乎左氏傳讒鼎之銘以怠叶世荀子賦以佩叶媒喜楊雄解嘲以規隨叶奇隨知爲非支脂相通之證乎韋在宥篇如是乎喜怒相疑懸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楊雄甘泉賦以芝糾綏纚開旋旗爲韻皆古人支脂之同用之證他韻亦有類是者知其說之未可盡憑矣陳季立之言曰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執六朝之韻書以繩周秦之古文固爲知今而不知古然必盡執古音而一一部分之恐古人亦不受此束

縛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可耳

或曰然則段氏謂古無去聲其說然乎曰四聲起於齊梁古人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一篇之中平仄通用各如其本音讀之自成奮奏梁天監以前之文尚以去入兩聲同用至永明間四聲始有界限故言古音即不必言四聲今既取二百六韻而離合之何以知古必無去聲耶南宋人論詞平上入皆可通用獨去不能通以其音最高也三百篇皆可弦歌若無去聲則高下清濁之音何以分耶元人斐綠軒詞韻無入聲以平上去三聲攝之此北曲無入聲故也豈可據以論古音

十三經詁答問卷六　五　宋氏翔鳳校刊

問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考當時若師宜官梁鵠之徒皆工八分而書丹獨屬蔡中郎者中郎深通經術六經刊石所以正天下謬譌宜非師宜官輩所能書丹范史謂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定六經文字而石經碑後尚有田於六人之外或以爲同時定經之儒或以爲分書之人有可考否曰論語碑末別有孫表與博士左立二人公羊碑末別有諫議大夫趙國劉郃定諸經之人當得其實北魏上谷侯剛以學後開鴻都諸方所獻篆無中張文蘇陵傅楨五人陶宗儀謂皆熹平十年詔正

出邑者後邑以幼鴻都學生被譴韓愈謂以石經屬鴻都非矣

問漢熹平四年詔立石經於太學據靈帝紀及儒林宦者傳袁宏後漢紀北史江式傳皆以爲五經蔡邕傳張馴傳鄭樵通志郭忠恕汗簡皆以爲六經隋唐經籍志又以爲七經當何從曰以余考之蓋七經之說爲近趙岐孟子題詞云漢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武帝時罷傳記獨立五經其易楊書歐陽禮服春秋公羊詩不言者三家詩已立於武帝前矣至東漢光武立五經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爲傳說之學立於

文帝罷於武帝本不在經列今考石經易用京房尚書用伏生伹大小夏侯詩用魯公羊用嚴氏禮用高堂生大小戴皆從當時所立以邕所傳授故也六經外增論語邕習魯論故爲七經後漢張純傳注云以六經合論語爲七是也其言六經不數論語也萬季野謂禮記東漢未立不宜石經有之亦未考漢書矣郘氏聞見錄云洛陽張氏發地所得亦有禮記洛陽記謂禮記十五碑悉崩壞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是石經有禮記無疑董逌廣川書跋亦以爲七經而禮記無可考矣九經考異云帝與我九齡石經齡作矜惠氏棟漢石經禮記無考未詳何據

問全氏祖望謂中郎寫經未及詩而止隋書五代史志有一字石經魯詩二種當係黃初時邯鄲淳所補以是定毛詩立學之年然則漢石經別有毛詩矣其說未知何據曰中郎所書皆用十四博士所立者漢平帝時雖立毛詩旋廢殤桓三家竝立而班氏謂魯最爲近邕又習魯詩故書碑用之何以又及毛詩邪且石經書用伏生易用京氏春秋用公羊不間一經而古今文竝列者此其說未可信矣即全氏亦知石經之列故屬之邯鄲淳所補是漢耶魏耶一字屬漢不得

有毛詩明矣隋書一字石經乃三字之誤竹垞已言之三字爲魏正始徧恆所書非邯鄲淳今三體石經隋唐志俱載尚書春秋左傳見於隸續者亦僅尚書左傳殘文詩無可攷亦未可信漢石經有毛詩三卷亡於光和蔡邕傳邕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塞街陌則六經之碑一時同立可知全氏謂未及詩而止何也又郭頒魏晉世語曰黃初之後補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意黃初時曾脩漢石經魯詩之缺壞未可知總之不應有毛詩

問方氏中履古今釋疑石經一條謂貞觀六年魏徵請發祕省書詔歐陽詢補書八分時孔頴達爲疏義請以王弼易孔安國尚書毛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天下爲十三經此石經八刻也案孔作正義其時惟有寫本至宋端拱元年奉勅校正義一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刻行之見玉海是未嘗石刻矣方氏不知何據曰唐藝文志及儒學傳孔作正義凡四修而成其初頴達與顏師古同譔時陸德明宜國子博士學爲世所宗故正義多與釋文合釋文惟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爾雅孝經附以莊子老子而獨無孟子爾雅孝經論語尚附於經實則九經而已正義即本之開成石經亦本之俱無孟子何嘗有十三經之目耶宜和五年益帥席益始鐫孟子附於蜀石經之後前此蓋未聞有孟子也方氏言石經有十九刻大約多本郭忠恕汗簡敘錄竝誕妄不足信歐陽

詢亦無補書石經之事

問北宋嘉祐石經葉水心謂春秋石經甫刻即廢蓋因荊公不喜春秋讖爲斷爛朝報全氏謝山謂荊公未嘗廢春秋石經其斷爛朝報之言出於附會尹和靖嘗辨之以葉說爲非然嘉祐石經何以流傳獨少謝山亦僅見數紙耶曰玉海言北宋石經其七十五卷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也陳振孫署開封府庠見諸碑磨滅破碎罕有完者竹垞謂旋沈於黃河淤泥之下故流傳甚少然其殘碑尚有存者余脅從方氏履箋得禮記檀弓殘碑又從孫氏衍慶得周禮夏官殘碑拓本篆隸皆具已著錄於補考方氏尚有易書

殘碑余以未索觀爲憾也又王氏應麟謂楊南仲所書宋氏翌謂胡恢所書其實尚有章友直張次立皇娙克繼邵必諸人其禮記爲宋子京制國子監時所進知非一人書矣明時石經歸於開封府學殘斷不全河南按察使陳鳳梧嘗立石紀其本末有學論於水殘編斷爛所餘無幾皇明右文爰置兩廡云竹垞所謂沈於黃河之下也

問漢石經之學是古文乎今文乎曰漢世所立皆今文也古文創始於劉歆其後賈逵許愼馬融鄭康成雖爲之而毛詩左氏春秋古文之學興而今文反微然終未立學官諸儒相與傳習耳

問漢儒傳授皆今文之學古文終未得立惟平帝時嘗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皆古文也旋即廢而其間有傳有不傳何也曰漢世說經各有師承孔壁書增多十六篇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惟二十九篇耳於增多之十六篇不爲之說蓋絕無師承故也故馬融鄭康成服虔許愼史遷皆及十六篇而但稱逸書亦不爲之說也他若逸禮五十六篇鄭氏亦及見而僅注儀禮十七篇其餘三十

九篇無注亦猶古文尚書之無師授也故至永嘉而亡惟毛詩河間獻王始重之立爲博士東漢初賈逵傳古文撰三家詩與毛異同而許愼馬融鄭康成傳其學專申毛義故毛行而三家反微左氏得劉子駿揚通其義服虔杜預竝爲之說故得流傳古今文之傳不傳雖視一時之功令而亦有幸有不幸則古文尚書安得至東晉而出耶其僞可不辨而知

問孔穎達作正義錢氏大昕謂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馬嘉運趙乾叶尚書王德韶李子雲毛詩王德韶齊威春秋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文也旋即廢經漢之世古文未得立今考石經易亦古文孔氏壁書增多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惟二十九篇耳於增多之十六篇不爲之說蓋絕無師承故也故馬融鄭康成服虔許愼史遷皆及十六篇而但稱逸書亦不爲之說也他若逸禮五十六篇鄭氏亦及見而僅注儀禮十七篇其餘三十九篇無注亦猶古文尚書之無師授也故至永嘉而亡惟毛詩河間獻王始重之立爲博士東漢初賈逵傳古文撰三家詩與毛異同而許愼馬融鄭康成傳其學專申毛義故毛行而三家反微左氏得劉子駿揚通其義服虔杜預竝爲之說故得流傳古今文之傳不傳雖視一時之功令而亦有幸有不幸則古文尚書安得至東晉而出耶其僞可不辨而知

問孔穎達作正義錢氏大昕謂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馬嘉運趙乾叶尚書王德韶李子雲毛詩王德韶齊威春秋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頒張權此見於

五經正義序分修僅此數人乎曰唐藝文志及儒學傳正義之作凡四修而後成始則顏達及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珓同撰定藝文志作李子雲王德韶駿正者馬嘉運趙乾叶覆寫者蘇德融趙宏智藝文志有隋德素王士雄禮記序尚有周元達趙君贊儀禮序有賈普曜卒刊定於永徽四年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以下二十四人而後頒錢氏殆畧言之而未得其詳也

論石鼓文一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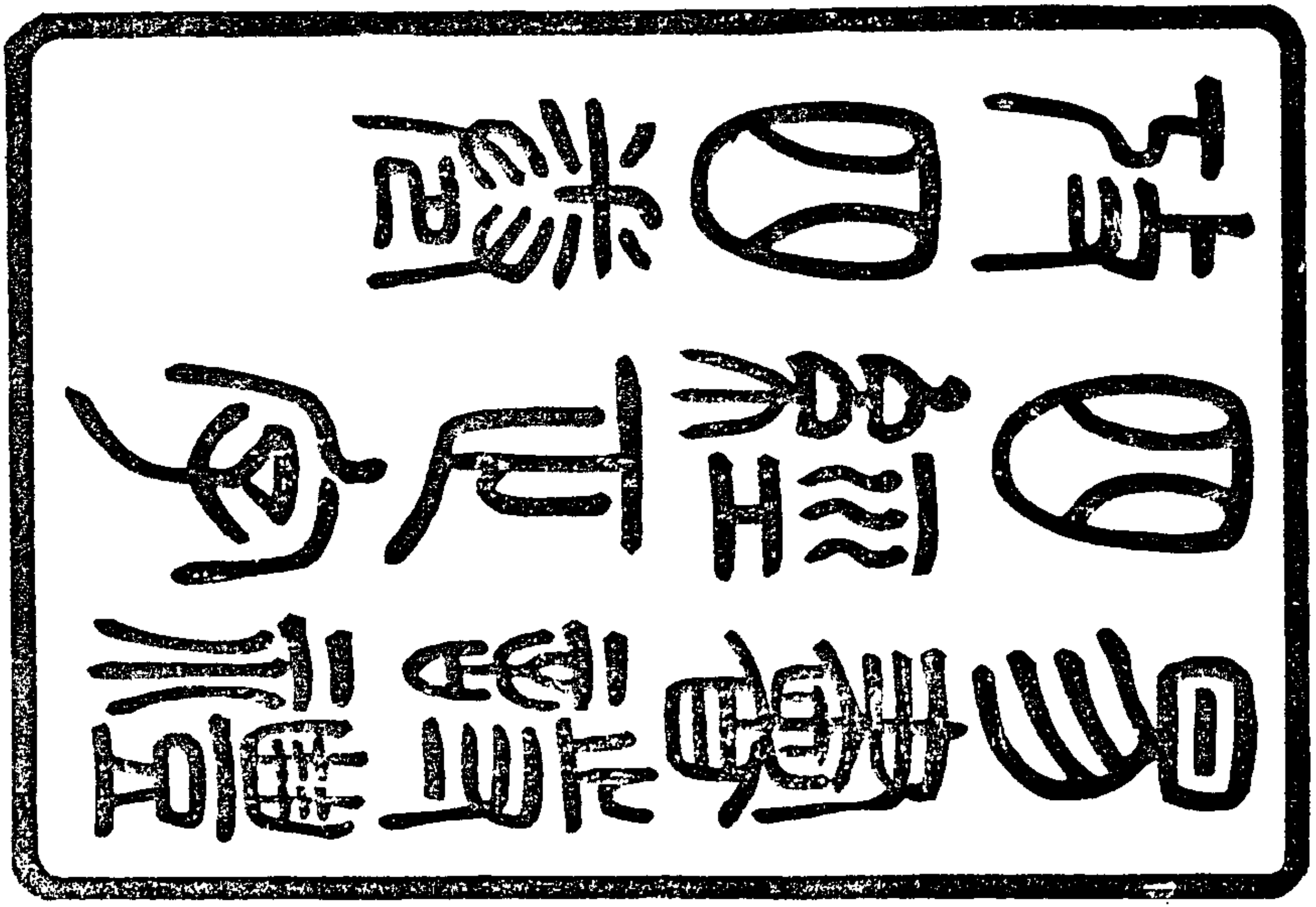
問石鼓文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成王或以爲宣王史籀所書攷宣王大狩岐陽不見於書其詩多取車攻詩

不應同時襲用其書多與小篆同按之籀文大篆多不合者其非籀書不辨而知矣且三代時見於經書者有銘金而無刻石故鄭樵楊愼疑爲秦刻以鄙悤二文耳馬定國謂宇文周時蘇綽所作溫彥威劉仁本焦竑顧炎武萬斯同全祖望皆主之歐陽集古錄亦疑之其說果何從乎曰周書太祖本紀魏大統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岐陽高祖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岐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於岐陽天和三年行幸岐陽事凡四見鼓之作不定在何年定國謂大統十一年者以蘇綽方爲尚書也俞思謙以鼓文有曰惟丙申以南北史記日推之大統十一年十月無丙申按天和二年

光緒歲在柔兆閹茂暢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解經者欲引伸其義不識六書形聲假借之例而古訓輒不可通矧周漢之聲與今自異不辨古音之殊異與方言之轉逐而音讀亦無由合此以見精覈之爲難也嘉禾馮柳東學博生平熟於聲音訓詁之學必上下古今以求其是且合漢唐宋明及近儒之說折衷而參攷之其於經誼洵有以疏通而證明矣所箸有十三經詁答問一書精詣所及幾欲淩駕前人是書成於晚年未經刊行庚申之亂其孫茂才殉節遺書旋散此槀幸存爲其同里忻君虞卿收得之近陳丈桂巖假錄其副屬付梓人以廣其傳不可於經說中得所證據哉時光緒丁亥春二月古吳黃記榮書後

朱氏槐廬校刊



吳興嘉業堂劉氏刊

確卽確乎其不可拔之確

確乎其不可拔乾卦文說文無確字潛研堂答問曰說文無確字經典文字辨證曰碻正確塙卽易確乎不可拔之確經典通用堅確字俗作確今案說文石部碻磝也徐鉉等曰今俗作確是也段大令注曰文言字作堅而義從土部塙堅不可拔也段大令注曰文言字作堅而義從塙轂辭乃義如其字麐按段說是也釋文曰說文云高至又轂辭夫乾確然示人易矣釋文曰說文云高至說文曰部奭高至也从佳上欲出曰易曰夫乾

奭然則奭卽確之正字矣確非易義

臧卽陽氣潛藏之藏

陽氣潛藏乾卦文說文無藏字轂辭藏諸用釋文曰鄭作臧云善也又知以藏往釋文曰如字劉作臧善也爾雅釋詁臧善也小雅隰桑中心藏之箋云藏善也說文臣部臧善也段大令曰予郎才郎二反本無二字凡物善者必隱于內也以从艸之藏爲臧匿字

始於漢末不可从

執卽地勢坤之勢

地勢坤坤卦文說文無勢字新坿有之徐氏曰經典通用埶鈕樹玉新坿考引禮記禮運在埶者去鄭注

執埶位也釋文埶音世本亦作勢漢書高帝紀地埶便利埶文志有形埶十一家又班馬字類埶引史記六國表刑埶利也漢書蕭何傳不賢毋爲埶家所奪與勢同麐按史記酷吏列傳義縱善謂事埶者卽無埶者視之如奴漢書諸侯王表奏秦據埶勝之地又國

暘卽暢於四支之暢

暢於四支坤卦文說文無暢字田部暘不生也段大令曰今之暢蓋卽此字之隸變皆義之相反而相生者也麐按不與丕同音故古多用不爲丕丕大也不生猶言大生也艸部蓺艸茂也言艸木暘茂也暘从

易聲勿部易開也義取開展知暢訓讀作丕生也

亶卽屯如邅如之邅

屯如邅如屯卦文說文無邅字馬部驙下引易曰乘馬驙如段大令曰周易屯六二屯如亶如乘馬班如亶俗作邅宋時經典釋文不誤許所據易蓋上句作駗如邅如乘馬二字當爲誤文麐案漢書敘傳注引作亶作亶是也

吳卽順以巽也之巽

順以巽也蒙卦文巽卽吳之隸變說文六部吳具也段大令曰吳乃悉之叚借字麐按釋文曰鄭云當作遜遜亦悉之叚借字

歆卽飲食宴樂之飲
君子以飲食宴樂需卦文說文歙部歙歡也古文作
汆作飡隸變作飲
宅卽有他吉之他
有他吉比卦文監本毛本作他唐石經釋文本作宅
釋文曰本亦作他說文無他字宅部宅虫也上古艸
尻患宅故相問無宅乎經典或段訓負何之佗公羊
文十二年傳無他技釋文本作佗作他者俗字也
巢卽拔茅茹以其彙之彙
拔茅茹以其彙泰卦文說文帛部帛蟲也或从虫作
蝟彙卽帛字之隸變麋按說文宋部㝬艸木㝬孚之

疑大徐所據孫愐唐韻及李陽冰刊定本皆本顧野
王字林說文固無笑篆也今案經典文字辨證潛研
堂文集毛際盛說文新坿通論鈕樹玉說文續考嚴
可均唐石經校文皆以笑爲芙之俗體當从之
捋卽裒多益寡之裒
裒多益寡謙卦文各本作裒唐石經作衰衰與捋通
說文無裒字手部捋引取也詩曰原隰捋矣或作抱
周易集解侯果曰裒聚也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捋
云取也字書作掊麾按唐石經校文曰毛居正釋文
正誤謂裒作衰誤是宋監本釋文正作衰與石經合
蓋毛以不誤爲誤也衰之爲言保也保有聚義菽文

王字林說文固無笑篆也今案經典文字辨證潛研
堂文集毛際盛說文新坿通論鈕樹玉說文續考嚴
可均唐石經校文皆以笑爲芙之俗體當从之
捋卽裒多益寡之裒
裒多益寡謙卦文各本作裒唐石經作衰衰與捋通
說文無裒字手部捋引取也詩曰原隰捋矣或作抱
周易集解侯果曰裒聚也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捋
云取也字書作掊麾按唐石經校文曰毛居正釋文
正誤謂裒作衰誤是宋監本釋文正作衰與石經合
蓋毛以不誤爲誤也衰之爲言保也保有聚義菽文
類聚卷廿一引詩原隰裒矣今監本毛本作裒裒亦
衰之誤也玉篇引詩作捋與說文同蓋作捋者正字
釋文引鄭荀董蜀才作捋訓取周易集解引虞翻作
捋訓取正與說文引取之訓合不煩从段大令改爲
引堅也作衰者段借字說文衣部衰衣博裾其本訓
也爾雅釋詁釋文裒古字作衰本或作捋郝蘭皋爾
雅義疏曰裒衰一聲之轉故尋相假段也作掊者亦假
俗字玉篇引易作掊多益寡掊與捋音同也作裒者
俗字詩原隰裒矣裒時之對裒荊之旅爾雅裒聚也
裒多也皆衰之俗也
鄉卽嚮晦入宴息之嚮

鬻晦入宴息隨卦文說文無鬻字釋文鬻本又作向
王肅本作鄉麈按文選西都賦注引作鄉
榦卽幹父之蠱之幹
幹父之蠱蠱卦文說文無幹字幹卽榦之隸變乾卦
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蠱卦幹字凡見詩大雅韓
奕幹不庭方諸幹字皆當作榦書禹貢杶榦釋文榦
本又作幹左宣十一年傳平板榦釋文本作幹云本
亦作榦爾雅釋詁楨翰儀榦也釋文榦本又作幹
淺卽剛浸以長之浸
剛浸以長臨卦文說文水部有寖字浸卽寖之隸省
止卽屢校滅趾之趾
屢校滅趾蹇噬卦文釋文本作止云本亦作趾說文
止部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爲足止卽趾
字也
顠卽頻復之頻
頻復復卦文頻卽說文顠字之省玉篇頻部頻說文
作顠又按釋文頻如字本又作嚬鄭作顰周易集解
引虞翻曰頻蹙也蓋頗卽顰之俗字虞訓頻蹙卽說
文顠部顰涉水顰戚也釋文本作頻戚
輝卽篤實輝光之輝
篤實輝光大畜卦文釋文光尭石經岳本作煇唐石
經磨改本毛本作輝俗字也唐韻八微輝光也輝上

同復古編輝別作輝非
朵卽觀我朵頤之朵
觀我朵頤頤卦文潛研堂答問曰榦卽觀我朵頤之
朵蓋京房易作榦見於釋文今抱經堂釋文據宋本
錢本改榦作揣非也榦與揣音義雖同而榦之訓度
乃別一義其本訓爲筆筆所以擊馬也榦从倝倝聲
上象生形下象根也榦之从榦猶取榦頭箴之義高
注淮南道應訓曰策馬筆也端有箴以刺馬謂之錣
段大令曰筆策榦一物也頤之下垂似之知字作榦
不作揣也然考說文竹部築筆也築與榦音義皆同
築从朵聲本部朵樹木丛朵朵也从木象形引伸爲
萎卽枯楊生稊之稊
枯楊生稊大過卦文說文無稊字或謂稊卽荑字之
隸省爾雅釋艸釋文稊本又作稊引莊子道在稊稗
則稊卽稊字也慶按說文枝議曰稊篆疑後人所加
一切經音義卷十四以爲說文稊作荑不言作稊知
六朝唐初本無稊又按稊稗字孟子作荑稗易釋文
稊鄭作荑荑木更生音夷謂山榆之實則作荑是也
荐卽水游至之游
毛居正謂當作梯不可从

水游至坎卦文說文無游字周易集解引陸績曰游再也釋文引爾雅云仍也京作臻子作荐麐按爾雅釋言荐再也郭注引易曰水荐至

尊卽樽酒之樽

樽酒坎卦文釋文本作樽讀樽酒絕句麐按樽卽尊之俗字禮記少儀尊者釋文本作樽云本又作尊

賓卽寘于叢棘之寘

寘于叢棘坎卦文說文無寘字新坿有之毛涛士說文新坿通誼曰古寘字多作示易坎之上六云寘子叢棘劉表寘作示范甯注穀梁引易曰繼用徽纆示于叢棘毛詩鹿鳴云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鈕樹

玉新坿考曰說文迣讀若寘則不應遺寘疑爲寘之省文蓋寘寘竝从眞聲宀穴二部義亦相近如竇俗作窴竈俗作竈奠俗反作窴是也後魏故懷令李超墓誌銘化動陰窴與蓋帶爲韻則寘有迣音矣

耋卽則大耋之嗟之耋

則大耋之嗟離卦文監本毛本作耋唐石經釋文作耋耋卽耋之俗字

纆卽係用徽纆之纆

係用徽纆坎卦文纆卽纆之隸變說文作纆

緁卽君子以莅眾之莅

君子以莅眾明夷卦文說文無莅字立部緁臨也考喜卽婦子嘻嘻之嘻

嬉子嘻嘻家人卦文說文無嘻字潛研堂答問曰嬉
即婦子嘻嘻之嘻麐按嗞从喜聲蚊與喜同在一部
音甚相近而形義甚遠釋文嘻嘻馬云笑聲鄭云驕
佚喜笑之意張作嬉嬉陸作喜喜說文無嬉字人部
僖樂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嬉又作僖同則僖即嬉
字也又考喜部喜樂也从壹从口古文作欭段大令
曰聞樂則笑故从壹从口與馬鄭訓笑合不必增口
旁作嘻也當从陸績作喜

翼即其牛掣之掣

其牛掣睽卦文說文無掣字釋文掣鄭作挈云牛角
皆踊曰挈徐市制反說文作觢之世反云角一俯一

仰子夏作抶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觭劉本從說文解
依鄭爾雅釋畜角一俯一仰觭皆踊觢麐按挈即觢
之隸別釋畜釋文觢字或作挈是也抶即觢字釋文
惟說文角部觢一角仰也觭角一俯一仰也與釋文
爾雅多不合莫能糾正

簠即厥宗噬膚之噬

厥宗噬膚睽卦文說文口部簠啗也噬也噬即簠之
隸省

涂即見豕負塗之塗

見豕負塗睽卦文說文無塗字新坿有之鈕樹玉考
曰按周禮量人量天下之涂數考工記經涂九軌並

遘卽姤卦之姤

釋文姤薛云古文作遘鄭同說文無姤字新坿有之說文走部遘遇也餘皆作姤嚴可均校文曰五經文字遘遇也見易雜卦則古文鄭本相承但雜卦作遘舊岳本足利本上易俞氏集說皆作遘不誤

疾卽據于蒺藜之蒺

據于蒺藜困卦文說文無蒺字艸部薺蒺藜也說文校議曰蒺當作疾漢書揚雄傳掌疾黎叕大令說文改作疾黎麾按疾黎爲薺之合音爾雅釋艸釋文引本艸蒺藜一名茨多生道上布地子及葉

並有刺狀如雞菱陶隱居曰子有刺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爾雅釋蟲蒺藜卽蛆釋文本蒺藜字又作蝭蛩然則蒺藜字本作疾梨屬諸艸類則加虫淺人妄增也

梨卽據于蒺藜之蒺

左襄二十五年傳屈石經作據于蒺梨校文曰監本毛本梨譌棃按木部樆木相摩也隸變作梨卽于蒺藜也

人置棗以縣注謂棗古文梨段僖字然則棗與陧臬陧說文作槷臬說文作槷槷云槷不安也薛云古文槷字與陸氏合而多困于赤芾四字則爲九五爻辭又不與陸合錯注仍引上六爻辭恐四字淺人所增也九五槷刖荀王作劓虞云槷刖當爲倪仇則兩爻辭義同矣許作槷槷蓋孟易也尚書邦之杌陧棗與陧劓倪同槷與杌臲卼同

槷卽于巍巍之巍

義見上

巍卽甕敝漏之甕

甕敝漏井卦文說文無甕字釋文本作雍云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甕汲餅也

洌卽井洌寒泉食之洌

井洌寒泉食井卦文監本毛本作洌說文無洌字段大令據孔沖遠大東正義李善注文選高唐賦嘯賦所引說文補洌爲瀨厲按篇韻俱有洌無瀨段說是也然井洌之洌當作洌不當作洌唐石經釋文本俱作洌說文水部洌水清也易曰井洌寒泉食

喜卽亨飪也之亨

字旺也鼎卦文釋文亨本又作亯凡經典亨字皆說
文亯字俗又作烹
般即鴻漸于磐之磐
鴻漸于磐漸卦文說文無磐字經義述聞曰偏考西
漢以前之書言磐石者皆連石字爲文無單稱磐者
今按史記孝武紀封禪書郊祀志並載武帝詔曰鴻
漸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其義爲長
菩即豐其蔀之蔀
豐其蔀豐卦文說文無蔀字釋文蔀鄭薛作菩云小
席
窒即闃其無人之闃

闃其無人豐卦文說文無闃字新坿有之臣鉉等案
易窺其戶闃其無人窺小視也臬大張目也言始小
視之雖大張目亦不見人也義當只用臬字說文新
坿通曰鉉云大張目臆說也易釋文云无人皃字
林云靜也蓋作閒孟氏本故無閒字知只作窒也
孟氏本故無閒字釋文本作窒並通錢少詹事說許君从
禼即巽卦之巽
說文六部禼與巽也从六从頊此易頊卦爲長女爲風
者今易作巽巽即吳之隸變
備即三年克之憊也之憊
三年克之憊也既濟卦文釋文憊陸作備云當爲憊
緜即緻有衣裧之緻
緻有衣裧既濟卦文說文無緻字經義述聞曰偏考西
漢以前之書言磐石者皆連石字爲文無單稱磐者
今按史記孝武紀封禪書郊祀志並載武帝詔曰鴻
漸于般孟康注曰般水涯堆也其義爲長
菩即豐其蔀之蔀
豐其蔀豐卦文說文無蔀字釋文蔀鄭薛作菩云小
席
窒即闃其無人之闃

緻有衣裧既濟卦文說文無緻字經義述聞曰需有衣緻子夏
云緻緼也廣雅云緻塞也子夏作茹京作絮今案說
文糸部緻絮緼也一曰敝絮也易曰需有衣緻子夏
作茹荀京作絮說文絮敝絲也義與緻同虞翻曰裧
敗衣也經義述聞曰今俗語猶有此言裧與絮同說文絮與衣
也虞本緻作褣說文褣羅衣也羅溫也羅衣所以禦
寒也有之言或也衣裧猶敗壞之褣也禦寒者則不
當衣褣矣乃或不衣完好之褣而衣其敗壞者則不
足以禦寒譬之人事患至而無其備則可危也故曰
褣有衣裧終日戒

褣即彌綸天地之道之彌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說解文說文無彌字釋文本作
弥云本又作瀰說文亦無弥字弓部弭弛弓也段大
令曰玉篇以爲今之弭字非是長部彌久長也集韻
五支攜通作彌復古編攜別作彌非
頻即俯以察於地理之俯
俯以察於地理說解文說文無俯字人部頫低頭也
从頁逃省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頫或
从人免作俛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頫古文俯
字

噴卽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賾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穀辭文說文無賾字釋文賾
九家作冊京作嘖左定四年傳嘖有煩言正義引易
穀辭作嘖復古編嘖賾別作賾非
暴卽上慢下暴之暴
上慢下暴穀辭文說文本部暴疾有所趣也暴卽暴
之隸省
卦卽掛一以象三之卦
掛一以象三穀辭文說文無掛字釋文再扐而後掛
京作卦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古文挂作卦
酳卽可與酬酢之酢
酳卽可與酬酢之酢

可與酬酢穀辭文釋文酢京作醋說文酉部醋客酌
主人也酢酬也經典相承自儀禮外皆以酢爲酳矣
筭卽以卜筮者尙其占穀辭文筮卽筮之隸省
以卜筮者尙其占之筮
宋卽寂然不動之寂
寂然不動穀辭文寂卽宋之隸變
著卽縣象著明之著
縣象著明穀辭文說文無著字著爲大徐新增十九
文之一徐氏曰本作箸史記留侯世家臣請借箸前
爲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
書食貨志引穀辭文作揲廣韻四十四有揲或作揲
前世湯武箸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麈按後

集韻同又按揉亦段柔詩大雅柔遠能邇釋文本作揉

栺卽斲木爲耜之耜

斲木爲耜斲辭文說文無耜字大徐以相爲耜之正字嚴按相訓耎訓徙土蕃與訓耒耑之栺迥異說文木部栺或作鉌籀文作辞玉篇金部鉌亦作耜知耜之正字當作栺也

櫟卽重門擊柝之柝

重門擊柝斲辭文釋文柝說文作櫟字林他各反同嚴按木部橐判也易曰重門擊柝櫟夜行所擊者易曰重門擊櫟段大令曰從柝者蓋虛其中則易響今經正考一 十七

之敲榛是也榛下引易言段俗也柝乃俗字

躁卽躁人之辭多斲辭文說文無躁字走部躁疾也一切經音義二躁又作譟同復古編趮別作躁非

橾卽易之以栺柳之柳

易之以栺柳斲辭文柳卽橾之隸俗

壺卽天地絪縕之絪

天地絪縕斲辭文說文無絪字釋文絪本又作氤縕本又作壺部壺下引易曰天地壹壹

構卽男女搆精之搆

男女搆精斲辭文說文無搆字唐石經初刻作搆磨改作

攻作搆

傑卽以體天地之撰之撰

以體天地之撰斲辭文說文無撰字釋文撰具也鄭作撰按論語先進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撰本又作撰易釋文撰德云鄭又慈門大夫傑釋文傑本又作撰易作撰算云數也詩邶風柏舟不可選也後漢書章懷太子注引作不可算也然則算選傑音同古通

妙卽妙萬物而爲言之妙

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說卦文說文無妙字目部眇小目也釋文妙如字王肅作眇音妙董云眇成也唐石經校文曰妙隸俗楚詞漢書通作眇毛本誤作妙襲經正考一 十八

按汗簡妙引義雲章作玅說文弦部玅急戾也與妙字義異一切經音義七眇眇注云經文作妙非體也

膀卽膀胱馬之膀

爲將馬說卦文周部膀瘦也或作䐃一切經音義十七膀古亦疋痺膀三形

專卽爲剸之剸

爲剸說卦文釋文本作剸云古文作專說文寸部專布也剸乃俗字

萑卽爲萑葦之萑

爲萑葦說卦文各本作萑唐石經作萑今案說文萑雚也萑舟多皃萑亂也三字義別

的即爲的顙之的

爲的顙說卦文釋文的說文作馰今案說文曰部的下引易作的馬部馰下又引易作馰考詩秦風車鄰傳曰白顛的顙也爾雅釋畜曰的顙白顛段大令曰馰字疑後出是也

爛即剝爛也之爛

剝爛也雜卦文說文火部爛火孰也爛即爛之隸省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周易終

尙書

攘卽允恭克讓之讓

允恭克讓堯典文說文言部讓責讓也手部攘推也

漢書藝文志合于堯之克攘則攘爲正字

衣卽光被四表之表

光被四表堯典文說文衣部衣上衣也表卽衣之綵

變

雡卽黎民於變時雍之雍

黎民於變時雍堯典文爾雅釋訓廱廱和也廱者說

文以爲辟廱字禮記王制注云辟明廱和也省作雡

綵變作雍

鴋卽平秩南訛之訛

平秩南訛堯典文說文無訛字爾雅釋詁訛動也說

文口部吪動也訛蓋吪之誤釋言訛化也詩國風四

國是吪傳曰吪化也是也南訛字史記五帝本紀作

南鴋索隱本作爲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

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氏強讀爲訛字雖則訓

化解釋亦甚紆回也麐按漢書王莽傳云東巡勸東

作南巡勸南僞羣經音辨引書平秩南僞僞卽爲也

詩唐風采苓人之爲言釋文云本或作僞正義本作

僞白帖九十二引作僞左成九年傳爲將改立君者

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並云爲本作僞是爲僞

古通也又案惠氏九經古義曰訛與鴋古字本通毛

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鴋說文引詩云民之鴋

言今正月詩作訛無羊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鴋覺

也正月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

南僞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文作爲見古文春秋

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僞別淮南天文曰歲大旱

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爲此與東

作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是也

稀卽鳥獸希革之希

鳥獸希革堯典文說文無希字皋陶謨絺繡鄭氏康

成絺讀爲黹周禮春官司服希冕注希或作黹一切

經音義三希望注莊炘曰希卽黹之省文說文校議

曰黹篆下當有重文希字實則黹希同體故周禮相

承希黹隨作許書萡晞脯郗晞俙稀欷豨稀皆希

聲是舊本必有希字而小徐謂皆從稀省斯不然矣

麐按經典希字皆與稀字同義當爲稀之重文孫觀

察尙書今古文注疏希卽稀省文江徵君尙書集注

音疏希作稀

雡卽鳥獸氄毛之氄

鳥獸氄毛堯典文說文無氄字玉部雡盛也虞書曰

烏獸毳髦部斁或作褫又引虞書曰鳥獸褫毛九經古義曰古文正作毳尚書今古文注疏曰作褫者孔壁古文異字尚書撰異曰此與毛部所引絶異蓋今文尚書也玉篇毛部毳與氄毳並同張有復古編毳从毛隼書曰鳥獸毳毛別作氄非

僝卽方鳩僝功之僝

方鳩僝功堯典文說文無僝字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僝取也僝非此用唐石經釋文本俱作僝漢書楊賜傳引作孱

恂卽詢事考言之詢

詢事考言堯典文說文無詢字新坿有之詩鄭風溱

洵洵訏且樂韓詩作恂漢書地理志引亦作恂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釋文本詢又作恂爾雅釋詁詢信也邢疏引方言云宋衛汝潁之間曰恂是恂卽詢矣

隸卽肆類于上帝之肆

肆類于上帝堯典文說文肄部䎽肄䎽也虞書曰䎽類于上帝段大令曰此引書說段俗也據史記云遂類于上帝則段大令曰此引書說段俗也據史記云遂類于上帝則肆訓遂周禮鍾師職杜子春引呂叔玉國語注云肆遂也肆卽隸之隸變

柴卽至于岱宗柴之柴

至于岱宗柴堯典文說文示部祡燒柴燎以祭天神之譌磿按白虎通巡守篇引尚書曰歸假于祖禰釋文藝馬王云禰也禰字亦見說文新坿是禰古通

敫卽敷奏以言之敷

敷奏以言堯典文敷乃敫之隸變說文支部敫敲也周書曰用敫遒後人麼按敫又通傳漢書宣帝紀云傳奏其言尙書用敷錫厥庶民王極之敷言史記俱作傳

庳卽鄨十有二州之鄨

鄨十有二州堯典文說文支部有鄨字據玉篇云鄨俗戚字五經文字鄨作鄨說則鄨豕乃後人所加尙書集注音疏曰爲邑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地域也改經字作庳以庳爲地之段俗字蓋據伏生大傳說舜巡守之事今文說也麼按說文戶部庳始開也漢作諒詩邶風釋文諒本亦作亮則諒卽亮之正字也

滑卽蠻夷猾夏之猾

蠻夷猾夏堯典文說文無猾字大傳作滑潛夫論志氏姓篇亦引作滑左昭十六年傳無助狡猾釋文本作滑云本又作猾

奪卽無相奪倫之奪

無相奪倫堯典文說文奞部奪手持奞失之也麼按卽今之脫字隸變奪爲奪而用爲爭敓之敓

厲卽庶明勵翼之勵

庶明勵翼皋陶謨文說文無勵字尙書正義引鄭注一切經音義八勸莫芥反經文或作厲厲作也爾雅釋詁曰厲作也則正字當作厲又通作勱勱卽掇而敓之掇

擾而毅皋陶謨文說文手部擾煩也擾非書義牛部
擾牛柔謹也段大令引玉篇曰尚書櫌而毅字如此
按凡訓擾字當作此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擾一作柔
說文玉部璗玉也讀若柔管子地員篇其木宜擾桑
擾桑柔桑也蓋拇从貪獸之憂爲聲故與柔音相近
毅卽擾而毅之毅
說文殳部毅妄怒也一曰毅有決也毅卽毅之省
畬卽娶于塗山之塗
娶于塗山皋陶謨文說文無塗字山部畬會稽山也
一曰九江當畬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
以定九州布土卽尊土說文寸部尊布也支部敦敧
子娶畬山麐按塗卽涂之俗字塗山字當依說文作

畬塗山有二說尚書今古文注疏曰一在會稽者春
秋左氏哀七年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杜語作禹致
羣神于會稽之山是塗山卽會稽山也越絕外傳記
地傳云塗山者高所娶之山也去縣十五里是亦以
塗山在會稽許氏又以爲九江山者呂氏春秋音初
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高誘注云塗山在九江近
當塗也地理志九江當塗侯國注應劭云禹所娶塗
山侯國也有禹虛是同許說
婁卽屢省乃成之屢
屢省乃成皋陶謨文說文無屢字新坿有之徐氏曰
奕故隸變作奕漢書食貨志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
曰九州謂冀沇青徐揚荆豫梁雍亦不作奕也

繇即厥草惟繇之繇

厥草惟繇禹貢文鄭玄駁按繇字凡數義皆當从言不當从糸道也是繇之本義也又繇于也繇从缶爾雅釋詁繇道也

與由通說文無由詩大雅抑無易由言鄭箋由于也是也又繇喜也即禮記檀弓咏斯猶之猶說文口部之嗇人部之僬之段僬也又左傳且其繇曰繇乃籀之段僬字說文竹部籀讀書也毛傳曰讀抽也謂抽繹其義也字皆當作繇說文虫部蝣蚴盛皃夏書曰厥虫惟蝣段大令本依錯本及宋本作繇馬融注尚書曰繇抽也故今本依錯本及宋本作繇馬融注尚繇會意之指引經說字形之例始見於此詳後蘧下

經正考二　十

鄘按段說是也韻會二蕭引亦作厥虫惟繇

潔即浮于濟潔之別製潔爲濕水字故徐鉉浮于濟潔禹貢文說文水部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按今用爲洲渚之渚作此渚字至宋人復不識濕字故孫奭曰今人不知有此渚字

孟子音義云潔作濕誤從訓短尾之雋即濰淄其道之淄

雋即濰淄其道禹貢文說文無淄字史記夏本紀作雋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冀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雋其道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蓋古人或省文或段字然其旁皆从訓短尾之隹與淮沂字自別此顧亭林先生日知錄說也从之以博訪通人

厲即礪砥砮丹之礪

礪砥砮丹禹貢文說文無礪字新坿有之徐氏曰經典通用厲詩大雅公劉取厲取鍛釋文本作厲云本

瀕即海濱廣斥之濱

海濱廣斥禹貢文又下文泗濱浮磬漢書地理志俱作瀕水部瀕水厓也濱俗字

海即海濱廣斥之斥

海濱廣斥史記夏本紀作潟徐廣曰一作澤漢書地理志亦作潟史記河渠書瓠子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文選海賦囊括扶桑漭漭渤澥舄注云斥爲舄古今字也集韻二十二昔潟通作席斥然則澤斥舄三字通作潟者俗字鄘按說文鹵部曰東方謂之鹵青州在東方故曰席也凡从席字隸多省作斥俗又作斥如淖字字林作涑凡經字樣坿字隸省作坿小徐本說文席字大徐作訴是也

經正考二　十一

淮即淮沂其乂之淮

淮沂其乂禹貢文各本作淮說文亦誤从訓短尾之隹鄘按淮字即濰淄之濰蓋从隹之字相通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朱虛下冀下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貢惟雋其道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蓋古人或省文或段字然其旁皆从訓短尾之隹與淮沂字自別此顧亭林先生日知錄說也从之以博訪通人

厲即礪砥砮丹之礪

礪砥砮丹禹貢文說文無礪字新坿有之徐氏曰經典通用厲詩大雅公劉取厲取鍛釋文本作厲云本

又作礪說文厂部厲旱石也或作麻磨按旱石猶俘石也書疏引鄭康成曰礪磨刀石也是也漢書地理志作厲

雒即逾于洛之洛

逾于洛禹貢文周禮職方氏雒州其浸渭洛豫州其浸滍洛下文伊洛瀍澗浮于洛東過洛汭導洛自熊耳他如康誥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等篇內洛字皆當作雒尙書無雒州之洛也經文自唐石經以下皆作洛蓋蔽於三國魏志黃初元年之詔

也

塵即伊洛瀍澗之瀍

伊洛瀍澗禹貢文說文無瀍字淮南本經訓云導塵澗則塵水字不从水也

駱即岷嶓既藝之岷

岷嶓既藝禹貢文史記夏本紀作汶索隱曰汶一作岷又作岐漢書地理志作嶓塵按說文山部豔豔山也在蜀湔氐西徼外篆省作嶓隸變作岐駱岷偕作汶玉篇岷山名嶓同上集韻十七眞豔或作岷嶓

汶

嶓即岷嶓既藝之嶓

說文無嶓字塵按孫州綜波既豬隸古定本波作嶓釋文波馬本作播正義綜波馬鄭王本皆作綜播則播通嶓也尙書集注音疏作番

鄱即澧水攸同之澧

澧水攸同禹貢文說文無澧字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作鄠是也段借作豐詩大雅文王有聲豐水東注箋云豐水亦氾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此經下文又東會于澧即詩之豐水也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東豐水從南來注之亦作豐

昆即崑崙之崑

崑崙禹貢文說文無崑崙字新坿有之徐氏曰漢書楊雄文通用昆侖鈕樹玉新坿考曰漢書樂志及張

騫傳並作昆侖說文河出敦煌塞外昆侖山渤澤在昆侖下

侖即崑崙之崙

義見上

捘即渠搜之搜

渠搜禹貢文史記五帝本紀作廋俗字漢書地理志作叟叟當作窶廋按說文手部捘索意也一曰求也詩曰東矢其捘今毛頌文亦作捘捘當从訓老之窶不當从訓求之叟

汧即導岍及岐之岍

導岍及岐禹貢文說文無岍字釋文岍字作汧山名

一名吳岳馬本作閒史記夏本紀作汧索隱曰汧一作岍尚書今古文注疏曰釋水云汧出不流又云水決之澤爲汧蓋山以水得名後人譌作岍也

稽卽三百里納秸服之秸

三百里納秸服禹貢文說文無秸字釋文秸本或作稭馬云去其穎曰稭尚書今古文注疏曰秸又去穎者禮器疏引作禾去其實惟藁秸也說文云稭禾藁去其皮玉篇作稭云秸同上則秸是稭俗字

帑卽予則拏戮汝之拏

子則拏戮汝湯誓文說文無拏字史記殷本紀作帑說文巾部帑金幣所藏也左文七年傳荀伯盡送其帑注帑子也

帑十三年傳秦人歸其帑詩小雅常棣樂爾妻帑皆段借作帑漢書季布欒布傳贊云奴僇苟活則作奴僇又以拏爲妻奴皆作奴字林乃以帑爲帑藏字音僦

錙卽無盡劉之劉

無盡劉盤庚文說文無劉字爾雅釋詁劉殺也說文金部錙殺也則錙卽劉字然經典中劉字疊見說文刀部必補劉繁說文校議曰竹部劉水部劉皆从劉聲且國姓必非近字顧命一人冕執劉鄭云蓋今鑱斧孔云戉屬小徐疑義篇云从刀錙省聲議補

粵卽若顚木之有由蘖

若顚木之有由蘖盤庚文說文無由字木部櫱下马部粵下皆引作粵段大令於系部繇下增由篆云或繇字鉦樹玉段氏說文訂曰古由繇通用蓋同聲段借義未必同說文校議曰粵蓋取古文爲聲爽麗等篆皆如此若顚木之有粵柝當依櫱下引作粵櫱說文無柝字古文言由柝粵从由聲古文由篆木生條之形苗迪笛笛詛胄笛柚鄃宙胄畫袖舳宙鼬笛笛笛抽媚紬軸皆从由聲此重文之坿見於說解中書麾按嚴氏謂重文坿見於說解中指大徐本粵下云古文言由柝也然則由卽粵之古文與小徐說合

鄉卽不可嚮邇之嚮

不可鄉邇盤庚文說文無嚮字左隱六年傳莊十四年傳俱作不可鄉邇嚮俗字

猶卽聽予一人之作猷之猷

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文猷卽猶之隸變

臧卽無起穢以自臭之穢

無起穢以自臭盤庚文說文無穢字艸部藏蕪也周禮考工記音義云敗臧本或作穢漢書武帝紀注晉灼云臧古穢字

厲卽用女作礪之礪

用女作礪說命文義見前

洙卽沃朕心之沃

沃朕心說命文沃卽漢之隸省

彤卽高宗肜日之肜

說文舟部彤船行也玉篇彤余弓切祭也又丑林切舟行也爾雅釋天商曰肜何休注公羊宣八年傳云肜曰肜周曰繹孫炎曰肜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公羊注肜者肜肜不絕是皆以肜爲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肜肜李善注融與肜古字通也

案今作肜者卽彤之隸省

酳卽沈酳于酒之酳

沈酳于酒徵于文說文無酳字酉部酳醳也書疏引說文作酳俗字耳文作酳

津卽其無津涯之津

其無津涯徵子文說文水部津水渡也津卽津之隸省篇韻津下引說文作津

厓卽其無津涯之涯

說文無涯字新坿有之鈕樹玉考曰玉篇厓五佳切水邊也或作涯又水部涯訓水際按釋邱望厓酒而高岸郭注厓水邊釋文厓字又作涯詩葛藟在河之

濟毛傳水厓曰濟釋文作水涯注云本亦作厓據說文頖訓水厓人所賓附是通作厓矣

耋卽吾家耄遜子荒之耄

吾家耄遜于荒徵于文說文老部耄年九十曰耄玉篇耄亦作耄又作耄錢坫曰耄爲耄字之俗耄爲耄字之省徵子釋文耄字又作旄卽耄之假俗字，

躋卽子顚隮之隮

于顚隮徵子文說文無隮字足部躋登也商書曰予顚躋麐按隮卽躋之隸別詩卿風蝃蝀朝隮于西曹風候人南山朝隮毛傳俱云隮升也士虞禮注亦云隮升也考爾雅釋詁躋升也不作隮周禮大宗伯注

隮僖公春秋文二年經作躋僖公

腌卽多脀罔詔之脀

多脀罔詔徵子文脀卽腌之隸別說見易之辭爲脀馬下詔字亦說文所無大徐新增十九文有之鄭注禮記禮器注云詔或爲紹然則古通作紹攷秦原刻繹山石有詔說文敘引倉頡篇幼子承詔之文則詔字秦時始有說見周禮

麾卽右秉白旄以麾之麾

右秉白旄以麾牧誓文說文手部麾旌旗所以指麾也麾卽麾之隸別

蘘卽昏棄厥肆祀弗苔之棄

昏棄厥肆祀弗苔牧誓文棄卽棄之隸省

墮卽鯀墮洪水之墮

鯀墮洪水洪範文說文土部墮穿也商書曰鯀墮洪

水或从自作陊今各本作墜卽墮之隸變

離卽不罹于咎洪範文說文無罹字新坿有之徐氏曰古

不罹于咎洪範文說文無罹字罹釋文罹本又作離文

通用離詩王風兎爰雉罹于罹釋文罹本又作離文

選思元賦李注離罹也方言罹謂之離離謂之罹蓋

罹離同音知古通作離也

孱卽擇建立卜筮人之筮

擇建立卜筮人洪範文說文竹部籔易卦用蓍也隸

省作筮

敖卽能多材多藝之藝

能多材多藝金縢文說文無佑字口部叉部皆有右字

右卽敷佑四方之佑

敷佑四方金縢文說文無佑字口部叉部皆有右字

訓助也集韻四十九宥右或作佑容齋三筆卷十孝

宗初登極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宮篆碑奏云篆

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敷兒禹貢禹敷土下

隊卽無墜天之降寶命金縢文說文無墜字新坿有之說

無墜天之降寶命金縢文說文無墜字新坿有之說

文新坿通誼曰墜古只作隊攷工記殷畝而馳不墜

也从肉从土省肯卽肎之俗字

肎卽厥子乃弗肯堂之肯

厥子乃弗肯堂大誥文說文肉部肎骨間肉肎肎著

矜卽恫瘝乃身之瘝

恫瘝乃身康誥文說文無瘝字正義引鄭注刑罰及己爲痛病又召誥智藏瘝在正義引鄭注瘝病也釋按爾雅釋詁鰥病也瘝卽鰥之隸變鰥通作矜堯典有鰥在下史記五帝紀作有矜在民間後漢書和帝紀詔曰朕寤寐恫矜李賢注矜病也引尚書曰恫矜乃身則書本作矜也

敉卽惟民其勑懋和之勑

康誥文尚書集注音疏作勑云此經曰經典通用釋文云馬本作不釋詩邶風靜女說懌女美箋云說懌當作說釋敉卽惟其塗塓茨之塓

爾雅釋詁勑勞也來勤也郝蘭皐義疏云勑勞也力部勑勞也爾雅釋詁文尚書集注音疏作勑云此經

疏曰來者勑之段音也說文勑訓勞勞此勑訓勤勤勞一耳徐廣史記注曰敉古勑字周禮天官冢宰百工飭化八材賈疏飭勤也然則勑又通飭飭訓爲勤勤亦勞也蓋古敉勑飭三字並通字林始有勑字

湎卽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之泯

康誥文說文無泯字新坿有之徐氏鼒曰經典通用釋鰲案顧命王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詩邶風靜女說懌女美箋云說懌當作說釋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厥誥文說文支部敉誡之之尚書集注音疏泯作湎云古通用湎今古文注疏

曰泯說文作湎周禮小宗伯注云杜子春讀爲泯麛按敉與敉俱同音段僩字說文土部作塓也塓下云白涂也墐下墁下俱云涂也則涂卽塗之正字也塗見新坿

敉卽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梓材文尚書集注音疏作敉云和也敉終也言天既付中國民與其疆土于先王今王思用德和服先道此迷惑之民用終先王所受之義以秬鬯浴尸其中泯滅也

大作慶按孫氏說上懌字訓服爾雅釋詁懌釋俱訓服說文釋與斁同訓解解散與輸寫義近輸寫其誠是爲屈伏之至下懌字訓終卽斁字別一義也餘見上則予一人以懌下

假卽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之遐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召誥文說文無遐字新坿有之徐氏曰或通用假字鈕樹玉新坿考曰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假卽遐字漢隸字原爾下引楊統碑假爾莫不暝悌云卽遐通字慶按遐卽假之隸變經典中段偁作瑕詩小雅瞻桑遐不謂矣禮表記引作瑕

酋卽智藏瘝在之智

智藏瘝在召誥文說文白部酋識畧也隸省作智

襄卽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之抱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召誥文說文衣部襄襄也今隸作抱乃手部捋之或字

抨卽俾來以圖之俾

俾來以圖洛誥文說文無俾字手部抨彈也爾雅釋詁抨使也郝懿行義疏曰抨者俾之段音也說文俾使也爾雅釋文抨字又作俾音同使人也慶按下文王俾殷皆當作抨又通作平羣經音辨二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

孟卽汝乃是不蘱之蘱

汝乃是不蘱洛誥文說文無蘱字尚書集注音疏作服說文釋與斁同訓解解散與輸寫義近輸寫其誠是爲屈伏之至下懌字訓終卽斁字別一義也餘見上則予一人以懌下

假卽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之遐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召誥文說文無遐字新坿有之徐氏曰或通用假字鈕樹玉新坿考曰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假卽遐字漢隸字原爾下引楊統碑假爾莫不暝悌云卽遐通字慶按遐卽假之隸變經典中段偁作瑕詩小雅瞻桑遐不謂矣禮表記引作瑕

酋卽智藏瘝在之智

智藏瘝在召誥文說文白部酋識畧也隸省作智

襄卽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之抱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召誥文說文衣部襄襄也今隸作抱乃手部捋之或字

抨卽俾來以圖之俾

俾來以圖洛誥文說文無俾字手部抨彈也爾雅釋詁抨使也郝懿行義疏曰抨者俾之段音也說文俾使也爾雅釋文抨字又作俾音同使人也慶按下文王俾殷皆當作抨又通作平羣經音辨二平使也補

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

孟卽汝乃是不蘱之蘱

汝乃是不蘱洛誥文說文無蘱字尚書集注音疏作服說文釋與斁同訓解解散與輸寫義近輸寫其誠是爲屈伏之至下懌字訓終卽斁字別一義也餘見上則予一人以懌下

假卽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之遐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召誥文說文無遐字新坿有之徐氏曰或通用假字鈕樹玉新坿考曰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假卽遐字漢隸字原爾下引楊統碑假爾莫不暝悌云卽遐通字慶按遐卽假之隸變經典中段偁作瑕詩小雅瞻桑遐不謂矣禮表記引作瑕

疾也是蘱卽寢也徐氏說文引唐韻竈七荏切釋文蘱引徐武剛反不同者韻書陽蒸多有通字詩傳云寐寢也寐寢聲之轉亦得爲蘱周禮薙氏春始生而萌之注云故書萌作甿杜子春云甿當爲萌甿與萌聲相近則蘱亦或爲甿聲近明明卽勉也如孫氏說則蘱字不煩改字亦通

解卽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之騂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洛誥文說文無騂字角部解用角低仰便也从羊牛角讀若詩曰解解角弓慶按今小雅角弓作騂則騂卽解之隸變也

諒卽乃或亮陰之亮

乃或亮陰無逸文說文無亮字伏生大傳引傳說曰
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亮古作梁陰
作闇也麋按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作諒闇論語憲問
作諒陰

旧即克自抑畏之抑

克自抑畏無逸文說文印部旧按也从反印俗从手

作抑隸變作抑

皇即不遑暇食之遑

不遑暇食無逸文說文無遑字新坿有之國語楚語

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詩

邶風谷風遑恤我後左襄二十五年傳及禮記表記

引皆作皇又昭七年傳社稷之不皇襄二十六年傳

及哀五年傳不敢不皇皇皆遑作皇之證

璽即叩憤日欽之憤

叩憤日欽多方文說文無憤字至部璽忿戾也从至

至而復孫孫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叩璽璽譖若

摯集韻六至璽或作憤

釋即王不懌之懌

王不懌顧命文釋文云馬本作不釋說見康誥則予

一人以懌下

沫即王乃洮頮水之頮

王乃洮頮水顧命文說文無頮字水部沫洒面也从

水未聲古文作湏釋文作頮云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頮

馬云頮額面也漢書律厤志引顧命曰王乃洮沫水

師古曰沫洗面也然則頮即沫之古文陸氏音義可

據也段大令本改湏作頮

凭即憑玉几之憑

憑玉几顧命文說文無憑字几部凭依几也从任几

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釋文憑云說文作凭云依几

也字林同麋按憑即馮之俗字詩大雅卷阿有馮有

翼釋文馮本又作憑復古編馮別作憑非

鄉即牖間南嚮之嚮

牖間南嚮顧命文說文無嚮字周禮司几筵注鄭司

農引此作鄉下文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

放此

莫即敷重篾席之篾

敷重篾席顧命文說文無篾字尚書今古文注疏曰

篾俗从竹當爲蔑即篇段音字說文云箅也箅析竹

篾也篾竹膚也篾與蔑聲亦相近麋按說文苜部莫

火不明也周書曰布重莫席織弱席也讀與蔑同

同此引經說莫即蔑之段音也蓋壁中古文作莫

孰即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顧命文說文無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之塾

塾字新坿有之說文新坿通誼引錢少詹事說後漢

書齊武王傳王莽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埻旦起射之注蕭該音義亦作埻引字林埻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埻的也案說文埻从土臺聲而埻亦从臺聲叚相近古者丈夫無不習射故埻設門側而堂即以埻名俗儒不通古音別作埻字非是鏖按埻爲射臬之名埻是門堂之號施用既異名義亦殊今考詩周頌絲衣正義禮記禮運疏皆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埻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埻思其事也然則謂之埻者蓋取埻思之義古止作埻

也尚書今古文注疏同今文注疏曰埻俗字當爲敦隸字譌羊爲土或以埻字當之恐非是

覓卽二人雀弁之弁

二人雀弁顧命文說文無覓字新坿有之說文見部覓冕也周曰覓殷曰吁夏曰收从見象形或作亥籀文作弇弁卽亥之隸變辨卽四人綦弁之綦

四人綦弁顧命文說文無綦字新坿有之說文新坿通誼曰系部徐鉉補此綦字以爲綀之或體案說文弁下耳古弁與其通箕部古文作弁卽弁故杜林以弁爲麒麟字蓋卽古文箕其之粗省則說文有綀無綦明矣徐鉉補此殊非又案尚書綦弁音義本有綦字則非說文校議曰綦卽綀字特系旁在弁下耳古弁與其通箕部古文作弁卽弁故杜林以弁爲麒麟字大徐不達六書□輒補此或體耳議刪

虛造之字徐鼎臣以綦爲綀之或體不爲無見王部瑮解云从王綦聲艸部綦解云从艸綦聲則說文本有綦字則非說文校議曰綦卽綀字特系旁在弁下耳古弁與其通箕部古文作弁卽弁故杜林以弁爲麒麟字大徐不達六書□輒補此或體耳議刪

銧卽一人冕執銳之銳

一人冕執銳顧命文說文金部銳侍臣所執兵也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荀子曰一人冕執銳荀卄也非此用

蟻卽㖞晃蟻裳之蟻

麻晃蟻裳顧命文說文無蟻字經典段偕作蛾禮記檀弓蟻結于四隅釋文云蟻一作蛾學記蛾子時術之釋文云蛾本又作蟻磨按說文虫部蛾羅也與蟁訓蠶蠹異類殊名詩豳風東山釋文蟁本亦作蛾又作蟻蛾卽蟁之段偕字也廣韻四紙蟁魚綺切蟻上同蛾上同

亥卽率循大卞之卞

率循大卞顧命文說文皃部皆或作亥卽桐南曰皆今經典从或體而又省作幷又有卞字亦亥之變蓋漢作元見韓勅題名又作元見孔宙碑又作卞見孔

龢碑于是俗遂作卞不知乃亥字之變譌按亥之俗變作卞猶日部晏之俗作忭手部拔之俗作抶也

詫卽王三宿三祭三咤之咤

王三宿三祭三咤顧命文說文無咤字宀部託奠酹酒也周書曰王三宿三託釋文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妒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詫丁故反奠酹也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譌按詫卽詫宅卽詫之段玉篇云咤本或作吒吒吒非此用

鏠卽礪乃鋒刃之鋒

礪乃鋒刃費誓文說文金部鏠兵耑也鋒乃鏠之隸省礪亦俗字左昭十二年傳磨厲以須

敕卽善敕乃甲胄之敕

善敕乃甲胄費誓文唐石經作敕監本毛本作敕皆俗字說文攴部敕擇也周書曰敕乃甲胄

竊卽竊馬牛之竊

竊馬牛費誓文說文米部竊盜自中出曰竊从穴米离廿皆聲也廿古文疾离偰字也竊卽竊之隸省

峙卽峙乃糗糧之峙

峙乃糗糧費誓文唐石經作峙釋文亦作峙云具也今按爾雅釋詁作峙說文止部踟也峙卽峙之段音也說文云侍待也又云儲侍也是侍亦儲也謂儲具以待人用也通作庤詩庤乃錢鎛傳庤具也峙今作時同直耳反譌按止旁山旁易涸故說文食部引費誓文譌作峙

鼂卽亨國百年耄荒之耄

亨國百年耄荒已邢文釋文耄本亦作鼂鼂卽說文鼂字之譌漢書邢法志作眊荒說文目部眊字說云尨職引書曰王旄荒孔氏正義本作耄鼂經音辨引書王秏荒云鄭康成讀秏卽旄字譌按耄耆皆老之

隸變旌耗皆段偕字

敓即奪攘矯虔之奪

奪攘矯虔呂刑文奪即奪之隸變奪即敓之段偕說文支部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

稙即稷降播種之種

稷降播種呂刑文說文禾部稙埶也種先稙後埶也今以種爲播稙字以種爲種稑字隸之譌也

跰即胼胝辟疑赦之訓

胼胝辟疑赦呂刑文說文無胼字足部跰跰胝也跰斷足也爾雅釋言跰胼也釋文跰本亦作胼則胼即跰之隸變也

譽即公曰嗟我士之嗟

公曰嗟我士秦誓文說文言部譽偁也从言𤔔聲一曰痛惜嗟即譽之隸省集韻九麻善或作嗟

戩即截截善諞言之截

惟截截善諞言秦誓文說文戈部戩斷也言部諞巧言也周書曰戩戩善諞言又戈部戔賊也周書曰戔戔巧言公羊文十二年傳作諓諓截即戩之隸變山部嶄隸作巉此其例也

阢即邦之杌隉之杌

邦之杌隉秦誓文說文無杌字自部隉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杌隉讀若虹蜺之蜺

景即惟影響之影 以下據僞孔傳

惟影響僞孔傳大禹謨文說文日部景日光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詩大雅公劉既景迺岡傳曰考於日景箋云既以日景定其經界廓風定之方中正義引匠人文及公劉傳皆作影麋按九經古義曰依字當作景嚮嚮之應應若景嚮是也鄒季友曰影古文作景葛洪始加彡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从今文時所易也棟案高誘注淮南子曰景古影字誘漢末人當時已有作景旁彡者非始於葛洪字苑景旁从彡已見顏氏家訓亦非衛包所改

游即罔遊于逸之遊

罔遊于逸僞孔傳大禹謨文說文从部游旌旗之流也水部汙浮行水上也蔡邕段游爲汙引申爲游覩之誼俗作遊

眊即耄期倦于勤之耄

耄期倦于勤僞孔傳大禹謨文唐石經作耄校文曰耄作耄隸俗从老省毛弊各本作耄不譌說文眊目

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老字从此按大禹謨東晉始出非許氏所豫見明是後人校語然因可知梅賾本偝眊爲之今作耄者衛包改也

總卽摠朕師之摠

摠朕師僞孔傳大禹謨文說文糸部總聚束也摠卽總之俗字

棗卽夔夔齊慄之慄

夔夔齊慄僞孔傳大禹謨文趙注孟子萬章篇引作栗論語使民戰栗慄卽栗之俗字

羿卽有窮后羿之羿

有窮后羿僞孔傳五子之歌文說文羽部羿毛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邑部窮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又弓部琴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琴善射段大令曰邑部窮下羽部羿下與此同而堯時射師彈十日者高誘注淮南子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厝按窮卽窮之隸變當依說文作窮

窮卽有窮后羿之窮

義見上

癟卽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之懍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僞孔傳五子之歌文說文無懍字一懍字亦通作凜

凜卽奈何不敬之奈

奈何不敬僞孔傳五子之歌文說文木部柰柰果也段大令曰段偝爲柰何字俗作奈玉篇木部柰果名又奈何也

悋卽顏厚有忸怩之忸

顏厚有忸怩僞孔傳五子之歌文說文無忸怩字一切經音義五忸又作恧同集韻一屋恧或作忸新坿有怩字鈕樹玉疑古通作尼以方言訓忸怩爲慙愧釋詁尼訓止是尼則忸訓慙而怩訓安矣詳有止意釋詁尼訓止是尼義與怩台說文新坿通誼曰宗彝謎案釋名云怩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則怩作泥亦通

徇卽遒人以木鐸徇于路之徇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僞孔傳允征文說文無徇字勹部匀也旬徧也古文作甸段大令曰按从日勻會意麛按古勻旬二字同在十二部相通爾雅釋訓釋文旬本或作朠儀禮今文徇作約說文金部古文約作劑之作徇亦其例也

徇卽敢有殉子貨色之殉

敢有殉于貨色僞孔傳訓文說文彳部徇行示也从彳勻聲司馬法斬以徇案卽周禮大司馬斷牲以左右徇陳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之徇俗作殉又作狥一切經音義一引作狥子貨色

鑿卽天作孽自作孽之孽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僞孔傳太甲文說文虫部衣服歌謠蟲蛀木之怪謂之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蠽孽卽蠽之俗字

陝卽無自廣以狹人之狹

無自廣以狹人僞孔傳咸有一德文說文無狹字自部陝隘也詩魏風葛屨posted魏地陝隘釋文陝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陝

翦卽爾惟鞏藥之翦

爾惟翦藥僞孔傳說命文說文米部籟酒母也或作鞏玉篇米部籟今作翦廣韻一屋翦翦籟籟上同

藥卽爾惟翦藥之藥

說文米部藥芽米也段大令曰芽米謂之藥猶伐木餘謂之蘖庶子謂之孽也藥卽蘖之隸變

鬄卽剔孕婦之剔

剔剔孕婦僞孔傳泰誓文說文無剔字新坿有之儀禮士喪禮四鬄去踦鄭注鬄解也今文鬄爲剔詩大雅皇矣攘之剔之釋文云剔字或作鬄莊子馬蹄篇剔之釋文剔引字林云剔也崔本作鬄詩魯頌泮水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釋文引韓詩作鬄

麑按鬄卽翦之同音段借字說文髟部鬄髮也或作翦髮卽剔之正字

翦卽犍牲粢盛之粢

侵于之疆僞孔傳泰誓文說文人部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手也隸省作侵

說卽以悅婦人之悅

以悅婦人僞孔傳泰誓文說文言部說說釋也詩衞風靜女說懌女美釋文云本又作悅復古編說別作悅非

貉卽華夏蠻貊之貊

華夏蠻貊僞孔傳武成文說文無貊字豸部貉北方豸穜也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麑按詩大雅皇矣貊其德音釋文本作貉云本又作貊然則貉是正字豳風之于貉論語之狐貉本當作貊今以貉爲狐

貂字遂別造貊字爲貉矣

纍卽終累大德之累

終累大德僞孔傳旅獒文說文系部纍綴得理也一曰藕根爾雅釋草蘱蕪薑釋文蘱本或作蕷按累卽之隸變董卓時謠曰千里艸何青青

曰大索也集韻五寘累事相延及也或作纍按累卽

纍之隸省

寘卽功虧一簣之簣

功虧一簣僞孔傳旅獒文說文無簣字據漢書王莽傳成在一匱則匱卽簣字也

悆卽恪愼克孝之恪

恪愼克孝僞孔傳微子之命文說文心部悆敬也春秋傳曰呂陳備三悆一切經音義三恪古文作悆則恪卽悆之隸變

恪卽悆之隸省也

毗卽毗予一人之毗

毗予一人僞孔傳微子之命文說文囟部毗毗齊人齌也从囟从比比亦聲臣鉉曰毗輔字本作毗此多借此字廣韻六脂毗今作毗通爲毗輔之毗

雚卽降霍叔于庶人之霍

降霍叔于庶人僞孔傳蔡仲之命文說文雚部雚飛皆其聲雚然雚拔竹部籗籗雚聲也从雚雚雨而雚飛後鉉本又出籗篆云籗或省鉛本籗作籗說文莢田四介聿所以畫之古文作書劃隸省作畫

甘誓秋傳曰黍稷馨香馨香之遠聞也从黍殸聲隸省作香

馨卽至治馨香之香

義見上

畫卽申畫郊圻之畫

申畫郊圻僞孔傳畢命文說文畫部畫介也从聿象田四介聿所以畫之古文作書劃隸省作畫

弊卽伯冏之冏

伯冏僞孔傳冏命文監本毛本作冏冏卽囧之俗字說文夲部弊驚走也一曰往來皃周書曰伯弊史記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弊申誡大僕之非弊也

政作槃命釋文囧字亦作槃蓋壁中古文作槃唐改
作囧耳

彌卽承弼厥辟之彌

承弼厥辟僞孔傳囧命文晃文弘部彌輔也古文作
彌弦或作弭隸變作弼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尚書終

毛詩

鵻卽關關雎鳩之雎

關關雎鳩傳曰雎王雎也說文鳥部鵻王鵻也釋文鵻本亦作雎爾雅釋鳥鵻鳩王鵻皆不从訓短尾之隹

州卽在河之洲之洲

在河之洲周南關雎文說文無洲字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部淯其旁从重川省禹遭洪水民尻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鏖按水中可居者一言蒙上文省聲詩曰寘鄽寘吁古文作鄄篆文作鄽卽淯之

隸變

參差荇菜

參卽參差荇菜之參

參差荇菜周南關雎文說文木部參長皃从木㐱聲詩曰椮參荇菜今隸作參卽參之或字當作參差亦參之隸變

寤寐思服

寤卽寤寐求之之寤

寤寐求之周南關雎文說文宀部寤寐覺而有言曰寤一曰晝見而夜寢也从寢省吾聲寐臥也从寢省未聲隸省作寤寐

輾轉反側

輾卽輾轉反側之輾

輾轉反側周南關雎文說文尸部展轉也釋文輾本亦作展玉篇展輾也陳風澤陂輾轉伏枕釋文輾本亦作展二字皆訓轉廣雅展轉反側也輾卽展之隸俗展卽展之隸變

葛覃

覃卽葛之覃兮之覃

葛之覃兮周南葛覃文說文鹵部覃長味也从鹵咸省聲詩曰實覃實吁古文作鄟篆文作㬎覃卽覃之

隸變

濊卽薄濊我衣之濊

薄濊我衣周南葛覃文說文水部濊澤衣垢也从水軮聲今作浣釋文濊本又作浣按濊卽濊之俗字

寘卽寘彼周行之寘

寘彼周行周南卷耳文義見易坎卦寘于叢棘下

岨卽陟彼砠矣之砠

陟彼砠矣周南卷耳文說文無砠字山部岨石戴土也从山且聲詩曰陟彼岨矣釋文本作礎云本亦作砠同爾雅釋山土戴石爲砠麐按岨礎砠三字異形當从說文作岨訓當从毛傳石山戴土曰岨說文釋

名玉篇廣韻皆與毛傳同訓知爾雅爲傳寫之誤也

餱卽言秣其馬之秣

言秣其馬周南漢廣文說文無秣字食部餱食馬穀也釋文秣說文云食馬穀也正合說文餱字之訓大雅雲漢釋文秣說文作餱是也

止卽麟之趾之趾

麟之趾周南麟趾文說文無趾字釋文本作止云本亦作趾兩通監本毛本作趾

雚卽維鵻有巢之鵻

維鵻有巢召南鵲巢文說文烏部焉雚也象形篆文作雚段大令曰謂焉雚卽維字此以今字釋古字之例

釋文本作鵻云字林作雚

蘇卽于以采蘩之蘩

于以采蘩召南采蘩文說文艸部蘇白蒿也釋文蘩本亦作繁

麐按繁字說文作辮集韻二十三尤蘇或作蘇

蘋卽于以采蘋之蘋

于以采蘋召南采蘋文說文無蘋字爾雅釋草芣苢其大者蘋郭注引詩曰于以采蘋釋文蘋說文作薲市卽蔽芾甘棠之芾

蔽芾甘棠召南甘棠文說文無芾字玉篇朱作市引毛傳蔽市小也說文黑部黕黑黍之經也與釋訓台經義之市字經傳故多作芾芾可證也麐按段說是也

爾雅釋言芾小也郝蘭皐義疏曰芾卽市字市本蔽之名經典作芾經典作芾僭爲蔽芾之字而訓小會意釋詁云薇微也微亦小故說文云蔽蔽小艸也是蔽芾俱有小義故詩甘棠傳蔽芾小貌又案廣韻八未芾芣同集韻八未芾或作茀韓詩外傳作蔽茀甘棠卷阿毛傳茀亦訓小與芾同義也

愒卽召伯所憩之憩

召伯所憩召南甘棠文說文無憩字心部愒息也兩雅釋詁憩息也釋文憩本或作愒小雅菀柳不尚愒焉大雅民勞汔可小愒毛傳並訓愒爲息一切經音

義卷一停憩注云又作愒又卷二十五引倉頡篇愒作憩復古編愒別作憩非

它卽素絲五紽之紽

素絲五紽召南羔羊文說文無紽字釋文本作它云本又作佗同徒何反它數也本或作紽詩經小學曰紽讀爲佗佗加也與訓數曰五佗經義迥悶曰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紽卽西京雜記之繩矣義見下文

戫卽素絲五緎之緎

素絲五緎召南羔羊文說文無紽字爾雅釋訓緎羔裘之緎也說文黑部戫黑羔裘也與釋訓台經義

述聞曰緘訓爲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今繹三
章文義實不當如爾雅所訓紵緘總皆數也五絲爲
紵四紵爲緘四緘爲總五紵二十五絲五緘一百絲
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紵次言五緘次言五總也
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繩倍繩
爲升倍升爲紵倍紵爲紀倍紀爲縰倍縰爲毳毳風
九域釋文曰縰字又作總然則緘者二十絲總者八
十絲也麐按王說是也詩經小學謂毛傳紵數也總
數也釋文數皆入聲音促今按釋文數所具反後不
音者同則兩數字皆讀去聲不當从段氏讀如數罟
之數蓋五以數計不必定从糸旁故紵之正字作宁

緘之正字作黳

緑卽迹其吉兮之迹

迹其吉兮召南摽有梅文說文無迹字隸部緑及也
詩曰緑天之未陰雨玉篇廣韻緑迹同字

衮卽抱衾與禂之衾

抱衾與禂召南小星文說文衣部衾大被緑變作衾
抱當作袌抱卽捊之或字

皆緑變之字池亦沱之緑變也

皆卽佇立以泣之佇

佇立以泣邶風燕燕文說文無佇字新附有之說文
新附通篇曰漢書外戚孝武李夫人傳飾新宮以延
佇兮師古曰佇與佇同佇待也釋文本作竚立說文
亦無竚字自部竚長治也段大令注引九章思美人

兮擧涕而泣眡王遶云芒立悲哀文選注伫眙立視也然則伫眙卽眈眈眙也潛研堂荅問曰眈卽伫立以泣之伫

寔卽願言則憲之寔

願言則憲邶風終風文釋文本作聜云本又作嚏又作跮鄭作嚏放證曰嚏卽寔之異文一切經音義十六引詩願言則嚏正義則从王肅作憲今注疏本經文从鄭箋作嚏說文引詩亦同麐按毛傳憲跲也釋文本作劫云本又作跲延引王肅云憲劫不行說文也稽古編曰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訓跲矣是毛公傳詩時本作憲也鄭箋云憲讀爲

不敢嚏咳之嚏若本來有口旁鄭何須破字乎然則憲是正字嚏是鄭易經字嚏是段俗字憲是俗字

愷卽凱風自南之凱

凱風自南邶風凱風文說文無凱字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郭引孝經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爾雅釋詁愷樂也說文心部愷樂也然則凱通作愷禮記孔子閒居及表記釋文云凱本亦作愷是也復古編愷別作凱凱非

睼卽睨晲黃鳥之睨

睨睨黃鳥邶風凱風文說文無睨字新坿有之大徐引作籟人伎忒籟卽鶪之正字也

衛卽有懷于衛之衛

有懷于衛邶風泉水文說文行部衛衝衛也从韋帀

洸非也莊忻曰說文睨大目也俗作睨

瀾卽有瀾濟盈之瀾

有瀾濟盈邶風匏有苦葉文說文無瀾字新臺河水瀰瀰釋文引說文云水滿也今按說文水部瀰滿也則瀾卽瀰字

貉卽我貉不閱之貉

我貉不閱邶風谷風文說文呂部貉身也从呂从身俗作貉按經典多作貉

讎卽賈用不售之售

賈用不售邶風谷風文說文無售字新坿有之言部讎猶攜也段大令曰引伸之爲物價之讎詩賈用不

讎後人妄改爲售字唐石經初刻作讎磨改作售慶按漢書高帝紀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酤曰讐亦售也宣帝紀輒大讎地理志嫁取無所讎食貨志收不讎與欲得師古並曰讎讀曰售詩大雅抑釋文售一本作讎謂讎物價也則售卽讎之俗字

鶪卽昔育恐育鞫之鞫

昔育恐育鞫邶風谷風文說文無鞠字牽部鞠窮治鞫人也或作鶪大雅瞻卬鞫人忮忒說文人部伎下引作鶪人伎忒鶪卽鞠之正字也

衛卽有懷于衛之衛

有懷于衛邶風泉水文說文行部衛衝衛也从韋帀

以爲睼之重文按一切經音義五引睨注云經文作

行行列也蒹省作衛
漘卽飲餞于禰之禰
飲餞于禰卽風泉水文說文無禰字新坿有之釋文引韓詩作坭說文亦無坭字鄭注士虞禮呂氏讀詩記引作泥拔式微胡爲乎泥中傳曰泥中衛邑也詩經小學曰泉水之禰韓詩作坭盖卽其地廣韻坭地名麐按詩地理考引九域志引詩曰飲餞于漘則漘卽禰之正字也
宴卽終窶且貧之窶
終窶且貧卽風北門文說文無窶字亦 部寠無禮尻也與毛傳訓窶者無禮也合玉篇亦無窶字亦 部寠也麐按非古通飛薛說甚是从雨者詞賦家以意坿益如對之作雰譎之作

霕亦其例也錢坫卽霏字似無左證
貧陋也空也一切經音義一貧寠注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寠詩傳曰寠無禮是也
謫卽室人交徧謫我卽風北門文說文言部謫罰也齊風南山篠公謫之釋文本作讁成十七年傳國子謫我釋文本作讁則讁卽謫之隸變
室人交徧謫我卽風北門文說文無踕字止部跰踕也
足部蹟跰不前也段大令曰心部曰戇愙皃足部曰蹟跰不前也段大令有髭長麐按今詩
重文皆作霏說文無霏疑古卽用飛飛鳥翥也翥飛舉也雪體輕揚故亦曰飛飛加書序有飛雉升鼎耳而雒漢書五行志作蜚雉攷工記梓人注故書匪作飛鄭司農云飛讀爲匪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徒頌飛子御李善注非與飛古字通皆霏飛旁通之證若揚雄河東賦雲霏霏而來迎師古注霏古霏字尤迹之顯然可尋者也鈕氏樹玉據張衡思元賦雲菲菲兮綏余輪埤詩雲菲菲而承宇與揚賦霏霏相合謂霏通作菲不爲無見然反諸菲字本訓與詩義似難坿會不若錢說之耐人玩索也麐按非古通飛薛說甚是从雨者詞賦家以意坿益如對之作雰譎之作
蹟卽搔首踟躕北風靜女文說文無踟躕字止部跱踟也
搔首踟躕北風靜女文說文無踟躕字止部跱踟也
足部躇跱不前也段大令曰心部曰懅懅足部曰躇躇也
躇卽搔首踟躕之踟
躇亦其例也錢坫卽髭字止部跱躇也
同義然則踟躕當作跱躇
義見上
紑卽髭彼兩髦之髦
髭彼兩髦卽風柏舟文說文無髭字髟部髮髭至眉也詩曰紑彼兩髦或省作髦漢令有髭長麐按今詩

作髦即髮之段借釋文髮本又作伇徒坎反兩髦皃
說文亦無伇字口部兂从儿从冂儿即古文人字則
兂即兂之俗字髟部引作紞紞本訓冕冠充耳者紞
者所以縣瑱當耳者即俗所謂纊也段借爲兩髮之
皃

匿即之死矢靡慝之慝

之死矢靡慝鄘風柏舟文說文無慝字匚部匿亾也
左昭十年傳慝未作正陽之月匿未作漢
書五行志引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尚書大傳作側
匿然則匿即慝字集韻二十五德慝通作匿

哲即副笄六珈之珈

副笄六珈鄘風君子偕老文說文無珈字新坿有之
說文新坿通益引顧廣圻說太元經男子折笄婦人
易哲注范望曰哲笄飾也男子有笄婦人哲之以飾
則哲即珈字

屑即不屑髢也之屑

不屑髢也鄘風君子偕老文說文尸部屑動作切切
也从尸肖聲俗作屑

擿即象之揥也之揥

象之揥也鄘風君子偕老文說文無揥字手部擿搔
也从手適聲一曰投也釋文揥勑帝反摘也摘他狄
反本又作擿音同本又作擿又非謫並非謫音丁革

鷕即鷮之奔奔之鷮

鷮之奔奔鄘風鶉之奔奔文說文佳部雚雚鳥也从佳
皋聲鳥部鷕雊也从鳥敫聲詩曰匪鷕匪鶉又隹部
隼下曰一曰鶉字段大令曰鶉者鷕之省鷕鶉字與
隹部雚字別經典鶉首鶉火鶉尾字當爲鷕魏風縣
鶉內則鶉奔字當爲雚左傳童謠鶉之賁賁下舉鶉
火證之則詩之言奔奔者當亦是鷕

雚即鵻之彊彊之鵻

鵻之彊彊鄘風鶉之奔奔文說文烏部焉雚也象形
篆文作雚段大令曰謂焉即雚字此以今字釋古字
之例古文作焉小篆作雚隸變按今以焉爲屬焉字雚

之蚡體又變作蜳
蜻卽蝏蜳在東之蝏
蝏蜳在東鄙風蝏蜳文說文無蝏字虫部蜻蜻蜳虹也集韻十二霽蜻蜳謂之雩蜻蜳虹也爾雅釋天蜻蜳謂之蝀
或作蝏
瑳卽如切如磋之磋
如切如磋衛風淇奧文說文無磋字玉部瑳玉色鮮白加玉爾雅釋器象謂之磋論衡量知篇作象曰瑳則瑳卽磋字矣周禮天官太宰注象曰磋釋文本作瑳
礲卽如琢如磨之磨
白蓋治象齒令其鮮白加玉爾雅釋器象謂之磋論衡量知篇作象曰瑳則瑳卽磋字矣周禮天官太宰
璆卽充耳琇瑩之琇
如琢如磨衛風淇奧文釋文琇音秀沈又音誘說文玉者七久反按琇卽璆之隸省
較卽倚重較兮之較
十九過磨礲同字蓋磨卽礲之隸省
倚重較兮衛風淇奧文說文車部駕車輢上曲鉤也
从車交聲段大令曰惟較可辜推尊卑故其引申爲
計較之較亦作校俗作校凡言校讎可用較字
蝝卽蝝首蜮眉之蝝
預卽蝝首蜮眉之蝝蜳首蜮眉文說文無蝝字釋文蝝本又作蜳
作悔蓋悔有悔音故亦通悔爾雅釋詁釋文悔兼昧

翟山雉也尾長詩人正以雉尾之長喻竹竿之長故
字當作翟
彼卽淇水滺滺之滺
淇水滺滺衛風竹竿文說文無滺字支部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秦刻石嶧山文作汝釋文本作滺云本亦作滺詩經小學曰按古當作淇水攸攸後人誤改爲滺又誤改爲滺皆未識說文攸字本義也
侮卽使我心侮之侮
使我心侮衛風伯兮文說文無侮字釋文侮音每又音悔病也又小雅十月之交亦孔之侮釋文侮本又作悔蓋悔有悔音故亦通悔爾雅釋詁釋文侮兼昧

晦二音

翳卽左執翿之翿

左執翿王風君子陽陽文說文無翿字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殹聲詩曰左執翳說文校議曰引詩當作左執翳按翿俗翳字爾雅釋言翳翳也釋文翳字又作翳陳風宛丘及方言並云翳翳也翿卽說文翳字

涇卽嶘其濕矣之濕

嶘其濕矣王風中谷有蓷文毛傳隰過水則濕濕卽說文水部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之濕作溼者隸省也王風正字當作涇水部涇幽涇也从一聲也聲涇卽濕之同音段借字

土而有水故涇也从㬎省聲濕卽涇之同音段借字

離卽逢此百罹之罹

逢此百罹王風兔爰文說文無罹字新坿有之徐氏曰古通作離釋文罹本又作離

膻卽禫禓暴虎之禫

禫禓暴虎鄭風大叔于田文說文無禫字肉部膻肉膻也詩曰膻禓暴虎爾雅釋訓禫禓也毛傳同鄭風釋文禫本又作袒音但鷹按說文衣部袒衣縫解也袒卽但之段借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段大令曰覆喪之衣曰裼行禮但共上衣見裼衣謂之裼然則但自訓裼內膻字自當作膻也

罕卽叔發罕忌之罕

叔發罕忌鄭風大叔于田文說文网部罕网也捕兔罟段借為赶字作罕段借為赶字

消卽消上乎逍遙之逍

消上乎逍遙鄭風清人文說文無逍遙字新坿有之臣鉉等曰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釋文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禮記檀弓消搖于門莊子消搖

游篇皆作消搖

皴卽無我韐兮之韐

無我韐兮鄭風遵大路兮文釋文韐本亦作鞈又作鞨市由反毛棄也鄭惡也或云鄭音鴿說文謎韐

字支部皴棄也詩曰無我皴兮皴卽皴之變

蘭卽明星有爛之爛

明星有爛鄭風女曰雞鳴文釋文本作爛說文火部爛火孰也爛卽蘭之隸省

聲卽顏如舜華之舜

顏如舜華鄭風有女同車文傳曰舜木槿也舜卽聲之隸變記文檀弓顏如蕣華然則訓木槿者當作聲也

茹蘆在阪鄭風東門之墠文說文無蘆字爾雅釋艸茹蘆茅蒐唐石經初刻作蘆磨改作蘆校文曰說文無蘆當从初刻廣雅釋艸地血茹蘆蒨也

瀟卽風雨瀟瀟之瀟

風雨瀟瀟鄭風風雨文詩經小學曰說文瀟水清深也水經注湘水篇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用山海經語又釋瀟字云瀟者水清深也用說文語今俗以瀟湘爲二水名且瀟誤爲瀟宋翔鳳賦風廔雲師吸嚊瀟率西京賦飛廉奮迅鎚擋擾皆形容欻忽之皃與毛傳瀟瀟暴疾也意正合思元賦迅焱瀟其陵我舊注瀟疾皃李善引字

林瀟深清也放廣韻一屋二蕭皆有瀟無瀟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肅平聲音修在第三部轉入第二部音宵俗本誤爲瀟玉裁見明刻舊本毛詩作瀟麋按瀟字大徐新坿鉉樹玉新坿考曰瀟卽瀟瀟或作瀟之別體是也類篇瀟瀟或作瀟

稬卽青青子衿之衿

青青子衿鄭風子衿文說文無衿字釋文衿本又作襟注云交領也玉篇云交衽也有稬字云交領也又云衿謂之襟注云交領也又云衿謂之襟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又通作衿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衣交領也

團卽零露溥兮之溥

零露溥兮鄭風野有蔓草文說文無溥字新坿有之釋文溥本亦作團徒端反團團然盛多也放證曰足利本作團文選注御覽引詩皆作團新坿放引顏氏匡謬正俗云零露溥兮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古字从省据此知古亦作專可補釋文之遺

邂卽邂逅相遇之邂

邂逅相遇鄭風野有蔓草文說文無邂逅字新坿有之新坿放引唐画綱繆釋文邂逅本亦作解靚淮南俶真訓孰能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也謂

古通作解覩亦作解構磨按迋字稗文本作遘云本亦作迋說文辵部遘遇也見部覩遇見也遘與覩通作構者同音段借字

遘卽邂迋相遇之迋

義見上

薎卽方秉蕑兮之蕑

方秉蕑兮鄘風溱洧文說文無蕑字毛傳云蕑蘭也一切經音義二菅草注云爾雅菅茅屬也詩傳曰白華野菅也經文作薎字書與蕑同薎蕑也說文薎香艸也薎非此用孫星衍曰今本說文薎艸也脫香字遂不知何艸此云與蕑同知卽蘭艸詩秉蕑字陸德

明云本又作蕑蕳卽蘭段音字从艸者隸寫耳非別有蕑字也蕑字从閒聲閒古字通矯之別體亦其證也

又按蕑韻二十七刪薎蕑同字蕑又蕑之俗字也

亾卽俟我於著乎而之著

俟我於著乎而奪溱洧文說文無著字大徐新增十九文有之門屏之間曰著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著按毛傳門屏之間曰著著名也君將見君所位立定氣之處也曲禮云天子當亾而立正義引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曰亾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亾立處也又人臣朝位古亦名亾左昭十一年傳朝有著定國語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與齊風著字皆亾

閒卽在我閽兮之閽

在我閽兮齊風東方之日文說文無閽字新坿有之段大令曰門卽今之閽字說文新坿通詁曰閽卽達禮記明堂位達鄉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宗廟謹案新坿放同據康成說達鄉特窗博之通明非達卽門也正字當作閽說文關樓上戶也从門昏聲廣韻盍部引說文同後漢書班固傳掛飛閽而上出注閽閣上門尤閽卽閽之明證漢書司馬遷傳在闔茸之中閽正謂門闔茸艸茸皃承上塌除說師古以猥賤解闔茸失之遠矣

到卽顛倒衣裳之倒

顛倒衣裳齊風東方未明文說文無倒字新坿有之鈕樹玉曰据說文顛訓到首也从到人尾从到毛在尸後唐石經士喪禮祭服不到大戴禮虞德篇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邪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過半呂覽開春論何其到也淮南原道訓到生挫傷莖作到

晦卽衙從其畝之畝

衙從其畝齊風南山文說文田部晦古文畝从十久隸變作晦秦田二百四十步爲晦或作畝从十久

切卽勞心忉忉之忉
勞心忉忉齊風甫田文說文無忉字毛傳云忉忉憂也釐按匡謬正俗一引詩甫
勞也爾雅釋訓忉忉憂也今本作忉忉爲爾雅云切切憂也然則忉
田篇云勞心切切卽合忉忉爲切切憂也然則忉忉卽切切之異文
忉當作切切陳風防有鵲巢心焉忉忉釋文忉本又作切毛傳云忉忉猶忉忉
百二十一引作切切又心焉惕惕傳云惕惕猶忉忉是忉忉卽切切之異文
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作切切又集韻六豪忉或書
作忍說文心部忍怒也从心刀聲則忉又通忍矣
井卽絜角卑兮之卑
總角卑兮齊風甫田文卑卽井之俗體說文石部井
爲磽之重文段大令剛之據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補

於卑部以井爲卑之古文五經文字曰井古患反見
詩風字林不見又古猛反見周禮說文以爲古卵字
九經字樣曰說文作井隸變作卵說文校議曰五經
文字卷中九經字樣皆引說文井古卑字則唐本卑
後有井古文卑汗簡亦以井爲部首二徐移爲磽之
重文非也周石經作總角井兮校文曰各本井作卑
不體周禮井人疑石經所云卑是總角之井字明此井
與周禮同不得刪造卑字也
擖卽摻摻女手之摻
摻摻女手魏風葛屨文說文無摻字手部擖好手皃
詩曰擖擖女手戈部戔絕也一曰讀若詩擖擖女手
釋文摻云說文作擖玉篇手部亦引作擖
澤卽彼汾沮洳之洳
彼汾沮洳魏風汾沮洳文說文水部澤漸溼也廣韻
舍卽我歌且謠之謠
我歌且謠魏風園有桃文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
曰謠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說文言部舍徒歌从言
肉謠卽舍之隸變
雝卽有縣鶩兮之鶩
有縣鶩兮魏風伐檀文說文鳥部雝雝也詩曰匪鶩
匪鳦佳部雝雝屬魏風正義引釋鳥云鶩鶩其雄鶖

牝瘽郭注爾雅云鶩雝屬則字當作雝不當从訓雝
之隹省文
粲卽不素飧兮之飧
不素飧兮魏風伐檀文說文食部粲餔也餔申時食
也隸變作飧俗作飧
悉卽蟋蟀在堂之蟋
蟋蟀在堂唐風蟋蟀文說文無蟋字新附有之虫部
蟋悉蟲也知古蟋字無虫旁蟀卽蟲之俗字臣鉉等
曰今俗作蟀非是唐風釋文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
蟓卽蟋蟀在堂之蟀
蟓蟋蟀在堂之蟀

義見上

曳卽弗曳弗曳之曳

弗曳弗曳唐風山有樞文說文申部曳𠂤也从申丿聲曳卽曳之隸變

梫卽山有栲之栲

山有栲唐風山有樞文說文無栲字木部梫山栲也从木尻聲玉篇木部栲山栲也梫上同說文校議曰尻聲下當有脂苦溪二切十六咍詩疏云許愼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考失其聲耳

杻卽隰有杻之杻

隰有杻唐風山有樞文說文無杻字木部杻杻木也

或作穜古文作杽集韻古文徑作杻麋按毛傳杻檍也說文檍杻也疑杻卽檍之古文段大令本剏檍篆謂檍卽檍字遂疑許無杻字謂其字正作紐俗作杻恐非又按廣韻四十四有杻木名又杻杻械持古文說文木部桎械也然則訓械之杻卽說文桎字訓檍之杻卽杻字古文杻字側書似杻也

晧卽白石皓皓之皓

白石皓皓唐風揚之水文說文日部晧日出皃皓卽廣二尋深二仞爲仌仌卽古冰字書傳或作凔凔距川言深仌仌之水會爲川也揚之水白石鑿鑿从仌不从𠂤說文鑿水生垔石間鑿鑿也从仌从聲玉篇廣韻皆同今詩本惟石經及呂記嚴緝作鑿嚴辯之甚悉餘本皆从𠂤監本注疏亦誤

栲卽椒聊之實之椒

椒聊之實唐風椒聊文爾雅釋木椒檓醜菉說文艸部菉菉蓾卽菉之隸變

㬎卽獨行㬎㬎之㬎

獨行㬎㬎唐風杕杜文說文目部㬎目驚視也从目

㬎聲詩曰獨行㬎㬎稽古編曰今詩皆作㬎俗人傳寫妄減其筆畫耳

顚卽首陽之顚之顚

首陽之顚唐風杕杜文說文無顚字頁部顚頂也蓋文類聚七引作首陽之顚

耋卽逝者其耋之耋

逝者其耋秦風車鄰文說文老部耋年八十曰耋从老省至聲隸不省作耋

椋卽隰有樹檖之檖

隰有樹檖秦風晨風文說文木部椋椋羅也詩曰隰有樹檖卽椋之隸變

戟卽修我矛戟之戟

修我矛戟秦風無衣文說文戈部戟有枝兵也从戈幹省周禮戟長丈六尺隸省作戟

婆卽婆娑其下之婆

婆娑其下陳風東門之枌文說文無婆字女部嫳奢也一曰小妻也嫳舞也詩曰市也嫳娑釋文婆步波反說文作嫳音同

邛卽卭有旨苕之卭

卭有旨苕陳風防有鵲巢文說文邑部邛邛竹杖清陰縣隸變作卭釋文本作邛云其恭反丘也九經古義曰後漢書注博物志云邛地在陳國陳縣北防亭在

焉詩曰卭有旨苕防有鵲巢釐按小旻亦孔之卭唐石經作邛校文曰毛本作卭不體

劉卽佼人懰兮之劉

佼人懰兮陳風月出文說文無劉字當補集韻十八尤劉或从留作慴說文亦無慴字釐按經典中劉字悉數難終許書假借之劉卽劉之隸別釋文本作劉云本又作恟同力久反好皃埤蒼作嬓嬓妖也羣經音辨作劉

蓾卽舒優受兮之優

舒優受兮陳風月出文集韻十八尤蓾說文愁也或作優卽蓾之俗字

蓾卽天之沃沃之沃

蔮卽有蒲菡萏之蔮

有蒲菡萏陳風澤陂文說文艸部菡萏也蔮菡萏扶渠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夫容釐按菡从函聲函字李陽冰作函故菡字隸變作菡萏卽有蒲菡萏之萏

義見上

耀卽日出有曜之曜

日出有曜檜風羔裘文說文無曜字火部燿照也晉書音義列傳六十一燿與曜同一切經音義四燿古文曜同釐按元應書往往以俗字爲古文此其一也

三國志韋曜傳本名昭避晉司馬昭諱改又按曜通

作燿集韻三十五笑曜或从光作耀卽曜之俗字

搏卽勞心慱慱兮之搏

勞心慱慱兮檜風素冠文說文無慱字文選思元賦志搏搏以夜照方舊注搏搏垂皃善曰毛詩勞心慱慱妖也羣經音辨作劉劉劉妖也

摶卽我心蘊結兮之蘊

我心蘊結兮檜風素冠文說文無蘊字艸部藴積也

春秋傳曰藴利生孽左隱六年傳芟夷藴崇之說文

虺部引作藴然藴卽藴字檜風藴字唐石經初刻作

天之沃沃楷風暘有萇楚文說文水部渜溉灌也从水芙聲段大令曰水渜則有光澤故毛傳云沃沃壯佼也沃卽渜之隸省

揭卽匪車偈兮之偈

匪車偈兮楷風匪風文說文無偈字韓詩外傳二引作揭漢書王吉傳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蘧按吉學韓詩蓋韓詩作揭是正字隸別作偈耳

游卽蜉蝣之蝣

蜉蝣之羽曹風蜉蝣文說文無蝣字夏小正五月蜉蝣有殷通志堂經解傳崧卿本玉海本岱南閣本大戴禮補注及夏小正疏義皆作浮游說文虫部蜮蟲

蜮一曰浮游據段本朝生莫死者然則蜉卽游之俗字

蜉亦當作浮蜉乃蟲之或體

雪卽麻衣如雪之雪

麻衣如雪曹風蜉蝣文說文雨部霽冰雨說物者从雨彗聲隸省作雪

尸卽鳲鳩在桑之鳲

鳲鳩在桑曹風鳲鳩文說文無鳲字鳥部鵱鵴尸鳩也毛傳訓尸爲主尸鳩卽尸之俗字釋文鳲本又作鳩

鳲卽女執懿筐之懿

女執懿筐豳風七月文說文壹部懿美也从壹从恣省聲隸不省作懿

鶻卽七月鳴鵙之鵙

作澤淳鹽古文淳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爆燡火皃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澤波澤沸同聲从角聲當爲波沸字之段借不爲澤澤字之段借且其字不古雅當从說文所引作澤波爲正

饁卽饟彼南畝之饟

饟彼南畝豳風七月文說文食部饁饋田也从食盍聲隸變作盇

懿卽女執懿筐之懿

女執懿筐豳風七月文說文壹部懿嫥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隸不省作懿

鶻卽七月鳴鵙之鵙

七月鳴鵙豳風七月文毛傳云鵙伯勞也說文鳥部
鵙伯勞也或作鶪唐石經作鵙校文曰各本鵙作鵙
不體
貍卽取彼狐貍之貍
取彼狐貍豳風七月文唐石經釋文本皆作貍說文
豸部貍伏獸似狸隸俗作狸
未卽七月亭葵及菽之菽
七月亭葵及菽豳風七月文說文未部未豆也未象
豆生之形也爾雅釋草戎菽謂之荏菽釋文本作未
云本亦作菽說文無菽字
絛卽宵爾索綯之綯

宵爾索綯豳風七月文說文無綯字廣雅釋器曰綯
繩索也字或作絛小爾雅廣器曰絛索也訓纂曰絛
卽詩宵爾索綯之綯絛綯字說文俱無當作絛糸部
絛扁緒也段大令曰廣雅作編緒漢書及賈生新書
作偏諸益上字作編下字作諸爲是諸者謂合眾采
也毛詩左傳正義曰王后親織元統卽今之絛必
用雜采線織之然則綯與絛義通集韻六豪絛或从
宵作綃綃綯同字
沖卽二之日鑿冰沖沖之沖
二之日鑿冰沖沖豳風七月文說文無沖字唐石經
釋文本俱作沖校文曰監本毛本作沖沖不體
蠋卽蟄蠋在戶之蠋
蟄蠋在戶豳風東山文說文虫部蠋蠋長股者釋

文蠙音蕭說文作蠙音同爾雅釋蟲蠙蛸長踦釋文本作蠙云似鴻而大莊子作鵬同悉彫反或音蕭詩經小學曰蠙正蠙謂風雨之漸誤爲瀟可證一切經音義引作蠙蛸在戶云上音蕭下音蕭此古字古音也勝於釋文遠矣

鵻卽町鵻鹿場之鵻

町鵻鹿場鵠風泉山文說文田部畽禽獸所踐處也也字又作埬詩經小學曰古重重通用重韻埬亦作畽說文作畽本又作畽他頂反町畽鹿迹卽鵻字也說文鵠鹿場舒遲也从彳隹聲詩曰九思鹿蹊兮蹊蹊亦作鵻音吐管切

鵻卽九眾之魚鱒筋之眾

雚卽鸛鳴于垤之鸛

鸛鵒于垤阿風東山文說文無鸛字雚部雚小爵也从雚从吅聲詩曰鸛鳴于垤然則雚卽鸛字毛氏韻增从雚吅聲詩曰雚鳴于垤與說文選西京賦云布九逵撰紀綱李善注曰逵與綄古字通按說綄俱非古字蓋文選本作綄今從詩改作眾字庶幾摩挲羔羊素絲五綄傳訓綄羔裘之縫也說文緟子作眾貝之正字亦作鵻

蕙卽載蕙其尾之蕙

載蕙其尾風風雨說文說文直部蕙從艸直馬之異从口此與舉同意詩曰載蕙其尾又足部蹝路也詩曰載蹝其尾慶按毛傳云蕙路也則蹝爲正字蕙爲假借字唐石經作蕙

校文曰監本毛本作寔不體

膚卽公孫碩膚之膚

公孫碩膚閩風狼跋文說文肉部臚皮也从肉盧聲籀文盧作盧

籀文作膚靡按隸變作膚膚本从虍聲籀文盧作盧

隸變圖作田故作膚不从訓缶之凶猶謂之隸變爲

謂也

佻卽視民不佻之佻

視民不佻小雅鹿鳴文說文無佻字人部佻偷也詩

曰視民不佻毛傳云佻偷也正與說文訓偷之佻合

左昭十年傳引詩亦作佻集韻三蕭佻或作恌復古

編佻別作恌

效卽君子是則是傚之傚

君子是則是傚小雅鹿鳴文說文無傚字左昭七年

傳引詩作效

鄂卽鄂不韓韓之鄂

鄂不韓韓小雅常棣文說文邑部鄂江夏縣詩經小

學曰鄂字从丌咢聲今詩作从邑地名之鄂者誤也

馬融長笛賦不占成簡卽李善注鄂直也从邑者乃

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謂節操謇鄂而

不怯懦也从丌咢古者邊竒謂之垠咢或作圻塄或作

子於父母尙和順不用鄂鄂特牲注幾謂漆飾沂

鄂也典瑞注鄭司農云琮有圻鄂琮起斡人注鄭司

農云璜瀆謂漆沂鄂如璜也哀公問疏幾謂沂鄂也

沂鄂字皆从丌不从邑張平子西京賦作垠鍔韻書

作圻塄國語穿鄂亦从丌圻鄂沂鄂皆取廉隅節制

意今字書遺鄂字說文無萼字蘁下引萼不蘁蘁鄂

之誤也郭注山海經云一曰柎蘁華下鄂漢晉時無萼

字故景純亦作鄂麐按鄂當作咢隸變作咢俗作萼

段俗作鄂段氏謂當作鄂非也說文冂部咢訟也

从口屰屰亦聲引申爲鄂鄂之鄂漢書韋賢傳咢咢

黃髮是也隸亦作諤諤又引申爲沂鄂一切經

音義一斷讞注云讞又作膞二形同五各反齒內

上下肉也又引申爲萼萼之萼若說文萼部蘁盛也从

萼韋聲詩曰咢韡韡本段不蘁蘁然則說文無鄂字古當

作咢也爾雅釋樂徒擊鼓謂之咢釋文云咢字林或

作咢又本作鄂知鄂當作咢也段氏說文解字土部

垠下注云長笛賦注字林始有从丌之鄂垠咢字之

別體也是也蓋古者邊竒謂之垠咢或作圻塄或作

沂鄂音義皆同也施之於口則爲斷咢又作斷齶皆

咢字之隸變也

韡卽鄂不韡韡之韡

稽古編引楊用修丹鉛總錄云韡字从咢不从蘁案

咢音丌說文云齗木華也从朵云蘁朵象艸木華下

形隸無咢字遂从蘁作韡

饌即飲酒之飲之飲

飲酒之飲小雅常棣文說文食部饌燕食也从食巽聲詩曰飲酒之饌段大令曰此引常棣六章說段借也飲酒之飲韓詩作醼說曰跣而上坐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醼毛詩段饌爲醼故傳曰饌燕私也晚屢升堂謂之饌毛韓義一也故曰許引此詩說醼之段俗也郝蘭皋義疏曰疾者疚之俗體也說文疚貧病也說文無疾字爾雅釋詁疚病與即醼酒有萬小雅伐木文說文無萬字毛傳云萬美皃引詩熒熒在疚罔予小子釋文疚本又作疚云漢釋文疚本或作疚

玉篇艸部萬酒之美也亦作醼酉部醼亦作萬廣韻

文疚本或作疚

八語萬亦作稰又醼本亦作萬慶按萬醼稰三字俱

施即胡不施施之施

或作萬音餘

施即胡不施施之施

祠即論祠烝嘗之論

不見說文古當作與後人以訓酒之美故从酉又因

論祠烝嘗小雅天保文說文無論字示部祠夏祭也

芑與訓香烝故加火亦作萬耳爾雅釋文與字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論夏享先王爾雅釋天夏祭曰

或作萬音餘

祠即論祠烝嘗之論

祠知祠即論字也天保釋文論本又作祠餘若反夏

祭名

獫即玁狁之故之玁

玁狁之故小雅采薇文說文無玁狁字小序曰北有

玁狁即玁狁之故之玁

玁狁之故小雅采薇文說文無玁狁字小序曰北有

玁狁之難釋文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鹿按漢書

者自以悴爲正

窓卽四牡瘖瘖之瘖

四牡瘖瘖小雅杕杜文說文無瘖字心部窓憂也爾雅釋訓瘖瘖病也郝蘭皐義疏曰瘖者當作窓詩杕杜傳瘖瘖罷皃箋引板傳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引作窓窓無所依是窓管同管爲偕聲瘖爲或體矣

沙卽鯊鯊之鯊

鯊鯊小雅魚麗于罶文說文無鯊字魚部鮉鮉魚也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經典文字辨證書以鯊爲鮉之隸別郝蘭皐爾雅義疏曰鯊亦作鮉今呼花花公子是也麐按毛傳云鯊鮀也爾雅正義引陸璣疏

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徐漢書馬融傳注引廣志曰吹沙大如指沙中行御覽引臨海異物志云吹沙長三寸背上有刺犯之螫人郭注爾雅鯊鮀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然則鯊自是吹沙小魚非樂浪所出之鮉也字當作沙

穰卽零露瀼瀼之瀼

零露瀼瀼小雅蓼蕭文說文無瀼字新坿有之通誼曰當作釀說文酉部言人盛諱其肥謂之釀宗廟釋文說本亦作況漢書武帝紀拜況于郊禮樂志太一況天馬下並作況

醻卽一朝醻之之醻

一朝醻之小雅彤弓文說文酉部說文同李善文選注引作璋當从也或作酬隸變作醻

左卽以佐天子之佐

以佐天子小雅六月文說文無佐字左部左ナ手相

左也从工麃按今俗以左助字爲ナ又字別造佐字爲左助字齒部齹从齒佐聲鉉曰佐當是佐傳寫之誤說文無佐字

轠即如輕如軒之輕

如輕如軒小雅六月文說文無輕字詩經小學曰按軒輕即軒轅既夕禮鄭注轅槫墊也作墊考工記大車之轅摯作墊說文有轠無墊輕潘岳射雉賦如轠如軒李善引此詩云輕與轠同麃按說文轉重也與輕字義近而音殊遠轠抵也與輕字義異而音亦相同小徐引潘岳賦如墊如轠如軒按今本作轠轀即墊之別字也廣韻六至轠車前重也輕上同集韻六至轠或作輕轀通作墊復古編轠別作輕非

炮即魚鼈鼀鮎之魚

魚體胎鯉小雅六月文說文火部炮毛炙肉也从火包聲段大令曰魚與魚皆炮之或體也韓奕之魚徐仙民音甫九反大射爲注炮體或作魚或作炰是知魚魚爲古今字

隼即方叔涖止之涖

方叔涖止小雅采芑文說文無涖字義見易明夷君子以莅眾下

鵰即鉤鷹僛莘之鷹

鉤鷹僛莘小雅采芑文說文肉部攜曰鷹即攜之隸變

嘆即麃麀麋麔之麔

麃麀麔麔小雅吉日文釋文麔麔愚甫反說文作噳云麔鹿羣口相聚也麃按說文無麔字口部噳麔羣口相聚皃詩曰麀鹿噳噳

句即劬勞于野之劬

劬勞于野小雅鴻雁文說文無劬字新坿有之通誼曰即趯說文曰趯走顧皃讀若劬潛研堂答問曰朐即母氏劬勞之劬疏證曰朐天寒足朐徐鍇繫傳云筋遇寒不舒也與病苦之訓正合新坿攷曰劬或作句本無句作磲釋文句按鄭康成注禮記明堂位引世本無句作磲釋文句其俱反字又作劬據此知劬有作句者麔按鉉說是也說文句訓曲引伸爲勞苦之義後因勞苦之訓遂加力旁耳

嗷即哀鳴嗸嗸之嗸

哀鳴嗸嗸小雅鴻雁文說文口部嗷眾口慠也从口敖聲詩曰哀鳴嗷嗷釋文嗸本又作嗷哲即庭燎晰晰之晰

庭燎晰晰小雅庭燎文說文日部晢昭晢明也从日折聲禮曰晢明行事釋文晰本又作晢

輝即庭燎有輝之輝

庭燎有輝小雅庭燎文說文無輝字火部煇光也釋

文本作燎煇廣韻入微煇輝同字

霍卽食我場藿之藿

食我場藿小雅曰駒文說文艸部藿未之少也从艸雚聲雚或从豆作霍竹部籗下或體有霍聲麋按凡从雚之字俱不作霍說文校議曰籗當刪隸體非篆也然則藿亦藿之隸變

莤卽言采其遂之遂

言采其遂小雅我行其野文說文無遂字艸部蓫莤也莤蓫也蓫雅釋艸蓫莤又苗莤郝蘭皐義疏曰苗莤疊韻蓫蓫雙聲皆古音通轉字也詩我行其野釋文云遂本又作蓫齊民要術十引詩義疏曰今羊蹄

似蘆菔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多噉令人下痢幽州謂之羊蹄揚州謂之遂一名蓫亦食之是蓫卽遂也本草云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別錄云一名蓄陶注今人呼爲秃菜卽是蓄音之譌按苗郭音他六反正讀爲秃廣雅云蓫羊蹄也某韻蓫或作苗通作遂羊蹄也是苗蓫遂皆字異音同笛古作遂亦可旁證然則苗卽遂字又通作蓄也

離卽無父母詒罹之罹

無父母詒罹小雅斯干文釋文罹云本又作離說文無癘字爾雅釋詁癘病也義疏曰癘者鼠之假音也詩鼠思泣血箋鼠憂

無罹字罹卽新坍字

褒卽或寢或訛之寢

或寢或訛小雅無羊文說文宀部寢卧之少也从宀侵聲籀文作寢又瘳部寢病臥也今隸作寢卽寢之省依義當作寢

吪卽或寢或訛之訛

說文無訛字口部吪動也毛傳云訛動也然則訛卽吪之俗字韓詩作譌譌亦吪之假

衰卽何蓑何笠之蓑

何蓑何笠小雅無羊文說文無蓑字艸部蓑艸雨衣秦謂之蓑从衣象形又艸部蓑雨衣一曰衰衣然則蓑卽衰之俗字公羊定元年傳云不蓑城也唐石經作衰釋文本亦作衰云一或作蓑

摩卽麾之以肱之麾

麾之以肱小雅無羊文說文無麾字手部摩旌旗所以指麾也陳風宛丘箋云鼓舞者所持以指麾麾或卽摩之俗字

毗卽天子是毗之毗

天子是毗小雅節南山文說文囟部毗毗齒人齒也从囟囟取通气也从比聲臣鉉曰毗輔字本作比多俗此字廣韻六脂毗今作毗

鼠卽癙憂以痒之癙

癙憂以痒小雅正月文說文無癙字爾雅釋詁癙病也義疏曰癙者鼠思泣血箋鼠憂也

憂卽病也注山海經云狸頭愈鼠卽今之鼠創痛高誘注以爲鼠齧人創非矣然則瘟卽鼠之隸俗也

㾳卽憂心惸惸之惸

憂心惸惸小雅正月文說文無惸字爻部㝬驚辭也或从心作惸惸卽惸之隸俗又通作煢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文選寡婦賦注引韓詩作惸惸余在疚說文㣺部引作煢煢在宄爾雅釋訓惸惸憂也釋訓釋文正月釋文皆云惸本又作煢麈按一切經音義一孤煢注云古文惸榮二形同渠言反然則惸之正字當作惸

局卽不敢不蹐之蹐

不敢不蹐小雅正月文說文無蹐字經典文字辨證書曰朐正蹐俗昧無確證且朐字古音在㠯部蹐字古音在三部朐自訓天寒足朐恐非蹐之正字釋文本作局云本又作蹐其欲反曲也放證曰足利本作蹐後漢書仲長統傳注蔡邕傳注李固傳注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薛綜注皆引詩作蹐麈按釋文本是也校勘記本作局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

蜥卽胡爲虺蜴之蜴

胡爲虺蜴小雅正月文說文無蜴字虫部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蜴傳蜴蜥易也又蜴蜥易也又蜓下曰在艸曰蜥蜴在水曰蜓蜥易長一丈然則蜥蜴字本作易許書

昭卽亦孔之炤之炤

亦孔之炤小雅正月文說文無炤字經典文字辨證書禮記中庸引作昭又中庸斯昭昭之多釋文昭本亦作炤集韻四宵昭說文日明也或从火作炤文十八藥炤明也詩亦孔之炤通作昭又三十五笑照或从火作炤亦省作昭然則炤卽昭之隸變

倗卽朋朋彼有屋之朋

朋朋彼有屋小雅正月文說文人部倗小皃詩曰倗倗彼有屋釋文朋朋此小也說文作倗音徒

速卽蔌蔌方有穀之蔌

蔌蔌方有穀小雅正月文說文無蔌字經典文字辨

證書曰遬正蔑省說文艸部遬訓牡茅毛傳蔑蔑陋也與遬字義別麐按爾雅釋訓速速蹙蹙惟遂鞫也義疏曰速者玉藻注遬猶蹙蹙也詩正月傳蔑蔑陋也蔑蔑遬遬之或體遬遬猶蹙蹙也詩正月傳蔑蔑陋引毛詩作速速方穀云韓詩亦同然則速速與蹙蹙皆爲狹小之意故毛傳以蔑蔑爲陋

椒卽棷子內史之棷

棷子內史小雅十月之交文經典文字辨證書椒正棷通叅俗云漢書作叅子麐按叅卽鬻之俗字見方言王伯厚詩考引漢書作掫子

棷卽掫維師氏之掫

掫維師氏小雅十月之交文校勘記曰唐石經初刻掫後改棷案五經文字木部云棷氏也見詩小雅棷字是也麐按集韻類篇皆云棷木名掫姓引詩掫維師氏誤與唐石經初刻同玉篇廣韻皆無掫字也

偏卽毉妻煽方處之煽

毉妻煽方處小雅十月之交文說文無煽字人部偏也詩曰豔妻偏方處是說文之偏卽煽矣漢書作些些與詈音同義近

燬盛也詩曰毉妻偏方處

谷永傳閻妻騙扇注魯詩十月之交篇曰閻妻扇方處是魯詩作扇也煽乃新坿字

詈卽曾我暬御之暬

曾我暬御小雅雨無正文說文曰部暬曰押習相慢也从日埶聲唐石經作詈不誤各本誤作暬

合卽聽言則答之答

聽言則答小雅雨無正文說文無答字經典中段偕作訓小未之荅俗作答麐按爾雅釋詁台對也義疏曰台者荅也古答問之字直作合故左氏宣二年傳既合而來奔杜預注合猶荅也按說文云合亼口也亼口卽荅之義荅卽對也凡物相對謂之合四方上下謂之六合詩經小學曰新序漢書皆作聽言則對按對在十五部荅在七部古段荅爲對異部段偕也論語多作對孟子多作荅詩書以荅爲對皆屬漢後所改麐謂對與荅音近相段聽言則荅猶桑柔所云

聽言則對也俗又作畣畣卽畐之隸變廣雅對畣也

其正字亦當作合

詈卽溷溷訛訛之訛

溷溷訛訛小雅小旻文說文言部詈詈詈不思稱意也詩曰匪言勝詈詈訛卽詈之隸變荀子修身篇引詩作些些些與詈音同義近

鷕卽弁彼鷕斯之鷕

弁彼鷕斯小雅小弁文毛傳云鷕卑居說文鳥部鷕卑也鷕卽鷕之隸變

揭卽怓焉如擣之擣

怓焉如擣小雅小弁文說文手部揭手椎也一曰築

也从手壽聲集韻二十二結揭或作搣搣即揭之隸變潛研堂答問曰疥即恕焉加搣之搣說文疒部疥小腹病从疒肘省聲段六令注曰小當作心字之誤也玉篇云疥心腹疾也毛傳曰搣心疾也釋文搣本或作癘韓詩作疥義同按疥其正字癘其或體搣其譌字也麐按韓詩用正字作疥毛詩用段俗字作揭耳

袺即析薪袺矣之袺

析薪袺矣小雅小弁文說文無袺字唐石經作袺校文曰各本袺誤作袺按惠棟記曰按惠棟云玉篇在木部是也五經文字云袺又音襭見詩小雅即謂此也

啖即亂是用餤之餤

亂是用餤小雅巧言文說文無餤字類篇引說文有之麐按說文口部啖噍啖也从口炎聲一曰啾玉篇廣韻皆正作啾云啖同集韻四十九敢啖或作啾餤然則啖即餤字

寸即予忖度之之忖

予忖度之小雅巧言文說文無忖字潛研堂答問曰刂部刜切也从刀寸聲古文作𠂤隸變作寸刜即予忖度之忖也然毛詩即予忖度之之忖麐按說文刀部刜切也从刀寸聲刜與切二字雙聲互訓漢書元帝紀曰分刜節度益切物者必度其長短即俗所用忖度之忖也然毛通謂之繼義疏曰繼者當作繼說文云繼綬維也蓋綬繫維是繫之系繼綬維是綬之系系施於綬以貫詩本作寸釋文云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是也俗加

㾗即既微且遧之遧

既微且遧小雅巧言文說文疒部㾗腔气腫詩曰既微且㾗釋文遧本或作㾗說文从允从童釋文本作遧同並籀文㾗字也麐按籀文㾗爾雅釋訓釋文遧本或作遧隸變作遧爾雅釋文从允从童釋文本譌也

積即維風及頹之頹

維風及頹小雅谷風文唐石經作揣校文曰各本積作頹隸俗說文禿部積禿也蒲雅釋天旋蒲謂之頹釋文頹本或作積隤同

眷即睠言顧之之睠

睠言顧之小雅大東文說文目部眷顧也从目弄聲詩曰乃眷西顧睠即眷之隸變大東釋文睠云本又作眷

漿即不以其漿之漿

不以其漿小雅大東文說文水部漿酢漿也从水將省聲古文作𣴓隸作漿

所佩之玉也繼之言逆逆猶迎也言與佩綬相迎受故曰繼者古佩瑑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繼然則繼綬相連故志又云繼綬之間即本爾雅繼綬爲說也繼綬繁瑑故劉昭注引徐廣曰今名瑑爲繼也既以繼爲繼因而變繼爲繼郭本即作繼故此注依上文瑑瑞注而云因通謂之繼也葢繼瑑聲誤繼繼形誤矣宜據說文及與服志以訂正慶按今名瑑爲繼則繼即瑑也說文亦無繼字當从郝氏說作繼也

鶐卽匪鶐匪鶐匪鶐之鶐

匪鶐匪鶐匪鶐小雅四月文說文無鶐字鳥部鵹雖也段

大令曰夏小正十有二月鳴弋弋卽雖也弋之字變爲鶐鶐讀與專切鶐行而弋發矣鶐讀與專切者與鵹盤韻而又雙聲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鶐卽雖也然則倉頡有鶐从鳥弋聲許無者謂鵹爲正字鶐爲俗字也麋芗說文鳥部鵹雖也从鳥骏聲詩曰匪鵹匪鶐鶐又鶐鶐鳥也詩經小學曰按今詩鶐爲鵹之譌鶐爲鶐之譌說文無鶐字鶐卽鶐也集韻以鶐爲古鶐字譌爲鶐又譌入二仙共誤已久如曹子建名都篇已讀如今音又按玉篇鳥部復古編皆以鶐爲鶐字然則四月之詩當作鶐訓雖之鶐當从夏小正作弋也

祇卽祇自疷兮之疷

祇自疷兮小雅無將大車文唐石經作疷校文曰各本疷作疷不體劉敞七經小傳云博士讀疷爲鄙非也疷當作痞嚭讀如緡病也字誤耳九經誤字引劉舜云當作痞音民唐人避諱凡从民者皆省爲氏均校二劉不達古音妄改經字孔氏廣森詩聲類則又以疷字爲是以石經疷字爲誤殊爲僞到古音指質對轉而支歌聲轉亦得入真如伾倗彼有屋从凶聲今詩爲伾是支真亦聲之轉饒讀若雞雞从雞聲雞堇聲是歌真元亦聲之轉說文有疷無疷疷从氏聲氐聲是歌真元亦聲之轉說文有疷無疷疷从氏聲觭觚只是一字卽麈疷可以協韻譽按說文疒部疷

病也从疒氐聲爾雅釋詁疷病也玉篇廣韻皆从氏不从氐釋文疷都禮反又白華釋文疷徐都禮反皆非也攷證曰疷當本作疷與覿疷音同或从氐與从民音亦可相通其說更非

綏卽以妥以侑之妥

以妥以侑小雅楚茨文說文無妥字段大令於女部末增妥篆云安也从爪女妥與安同意鈕樹玉曰妥卽委之隸變不必增大徐及復古編經典文字辨證以爲妥卽婑字說文校議以爲妥卽婑字麋按爾雅釋詁妥止也又妥安坐也楚茨毛傳云妥安坐也儀禮士相見禮注古文妥爲綏禮記曲禮大夫則綏之

又國語綏視鄭注竝云綏讀爲安漢書燕剌王旦傳孟康注亦云安古綏字集韻十五灰三十四果皆云安或爲綏郝蘭皐爾雅義疏曰安古字作綏安訓安故綏亦訓安安訓止故安亦訓止是安綏同義亦當同聲知安當作綏也

均卽畇畇原隰之畇

畇畇原隰小雅信南山文說文無畇字爾雅釋訓畇畇田也釋文引字林云均均田也爾雅義疏曰畇者均之或體廣小正云農率均田釋詁云均易也孟子易其田疇是均以平治爲義釋文畇沈居賓反音義兩得矣詩信南山作畇畇均人注引作囷囷竝均均

之異文賈公彥疏以爲均田得之

易卽疆場翼翼之場

疆場翼翼小雅信南山文唐石經作場校文曰毛本場誤作場下疆場放此膚按說文無場字新坿有之通謂曰荀子富國篇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楊倞注易與場同漢書貨殖傳亦只作易宗涑謹案經義述聞大壯喪羊于易釋文易陸作場謂疆場之場也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吾易久遠晉灼曰易疆易也漢沛相楊統碑疆易不爭魏橫海將軍呂君碑慎守疆易是古疆易字多作易故說文無場字又案新坿考詩載芟傳畛場也釋文作易注云本又作場

音亦漢書食貨志注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據此知疆易之義當本周禮大司徒制地一易再易不易矣二家之說鉦尤精確

薇卽黍稷或彧或之彧

黍稷彧彧小雅信南山文說文巛部惑水流也从巛或聲或卽域之隸省詩經小學曰毛詩段或爲蜮有部蜮有文章也从有蒸聲

墀卽從以劈牡之劈

從以劈牡小雅信南山文說文無劈字新坿有之通詁曰卽墀周禮艸人劈剛用牛注故書劈爲墀杜子春讀墀爲劈嶽生謹案錢少詹事說墀墀竝均均

不相近當是墀字說文墀赤剛土也墀讀墀之讀爲劈猶輕褻之讀爲褻又案段氏玉裁說文土部墀赤剛土也注云草人凡糞種劈剛用牛故書劈爲墀杜子春墀讀爲劈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按馬部無劈字子春易字作解必塙然易爲墀字而許用其說入說文也然則相承作劈又讀作劈者乃大謬耳二家之說是也

麋按墀之與墀形聲絕遠當求其致誤之由今考墀从土解省聲墀解音同故又僭用解說文角部解低仰便也讀若詩曰解解角弓今詩作騂騂角卽解解之譌也角部又有觟字云一角仰也从角觟聲羣易曰其牛觟今易作掣蓋解與觟義類相近故

鮮字轉寫鄯鄯與挈俱从韧挈與製俱从手挈芻三字其音亦相近此其所以致譌也

耤即或耘或耔之耘

或耘或耔小雅甫田攴說文耒部耤除苗間穢也或作耘今隸作耘蓋从耤之或體而省經典中或段偺作芸甫田釋文作芸注云本又作耘除草也

耔即或耘或耔之耔

說文禾部耔雝禾本从禾子聲廣韻六止耔墐苗本也耔上同然則耔即耔之隸變漢書食貨志引作或芸或芓蓋段偺字也

草即既方既皁之皁

既方既皁小雅大田攴說文艸部草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从艸早聲麈按今以草爲艸木之艸以皁爲草斗之草俗又作皂皆於六書不可通者也毛傳云實未堅者曰皁蓋孚甲既生如皁物然皁物作棗之屬謂草斗也

觕即兕觥其觕之觕

兕觥其觕小雅桑扈文說文無觕字角部觕角兒詩曰有觕其角今良耜作捄捄即觕之段偺殺梁哀元年傳云展觕角而知傷桑扈釋文觕音虯本或作觓

觓即兕觥其觕之觓

兕觥其觓小雅桑扈文說文無觓字角部觓角兒詩曰有觓其角今良耜作捄捄即觓之段偺殺梁哀元年傳云展觓角而知傷桑扈釋文觓音虯本或作觕

六書正譌云觓从角从斗聲俗作觕非

旳即發彼有的之的

發彼有的小雅賓之初筵文說文無的字日部旳明也从日勺聲引申爲射旳賓之初筵釋文作勺注云音的質也本亦作的同

佖即威儀佖佖之佖

威儀佖佖小雅賓之初筵文說文無佖字人部佖威儀也詩曰威儀佖佖从人必聲釋文悕注云說文作佖除草也

佖平一反

駜即有莘其尾之莘

有莘其尾小雅魚藻文說文無莘字皇者華駜駜征夫傳云駜駜眾多之皃說文馬部駪下引詩曰莘莘征夫蓋先與辛音相近鑫斯說說今釋文引說文莘莘征夫與辛音近相通之證鑫文人部侁下作有侁氏此先與辛音近相通之證鑫斯傳云說說眾多皃然則駜駜同義說可作侁駜亦可作莘知莘即駜字也

畢即鷝沸檻泉之鷝

鷝沸檻泉小雅采菽文說文鳥部鷝羌人所獻角屠皆長尺餘象其頭形凡鷝之屬皆从鷝古文省字段大令曰鷝白鷝中國馬也从鳥鷝聲或鷝从隹从鳥麈按水部沸今詩作鴥沸蓋皆从部渾波今詩作鷝發水部畢沸出貌字麈按水部沸畢沸段鷝爲渾畢字也鷝即鷝之俗字段大令曰鷝白鷝中國馬也小學引司馬相如上林賦作渾沸史記作渾淖說文無渾字當從大徐本也

餘見幽風一之日觱發下

觲卽觶觶角弓之觶

觶觶角弓小雅角弓文說文無觶字角部觶用角低仰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觶觶角弓小徐本詩曰上有讀若二字麐按許引詩作觶不必言讀若也故鉉本刪之釋文云說文作弱火全反段大令曰弱自訓角弓不訓弓調利此陸氏之誤當云說文作觶也餘見信南山從以觶牡下

餲卽如食宜餲之餲

如食宜餲小雅角弓文說文無餲字潛研堂荅問曰餲卽如食宜餲之餲麐按餲義同而形不近今按

食部餲燕食也詩曰歡酒之餲段大令曰燕同宴安也安食者無事之食也無事則充腹而已故語曰飫釋言曰飫私也私卽安食之謂此非周語房烝立成之飫亦非毛傳脫屨升堂之飫其字下與飽餉饒餘相屬則其義略同也又酉部醧下段氏注曰角弓傳曰餲飽也餲卽飫此飫之本義也麐按常棣文毛詩段飫爲醧醧與飫同音相段餲亦與醧音同葢卽醧之隸變但義當如飫耳

夔卽毋教猱升木之猱

毋教猱升木小雅角弓文說文無猱字夂部夔貪獸也一曰母猴佢人从頁已止夂其手足又犬部獌夔

也毛傳云猱蝯屬廣雅猱狙獑猴也葢狨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爲蝯屬禮記樂記及獌侏儒獌雜子女釋文獌作夔云依字亦作猱麐按獌當作夔夔非此義集韻六豪夔或从柔作猱猱卽夔之隸別也

蕈卽卷髮如蕈小雅都人士文說文虫部蕈毒蟲也象形或作蠢隸變作蠢與訓蚰蠕之蠕混

淀卽澱池北流之澱

澱池北流小雅白華文說文水部淀水流皃从水彪省聲詩曰淀池北流隸不省作澱

鴥卽有鶖在梁之鶖

有鶖在梁小雅白華文說文鳥部鴥鳧也从鳥夬聲詩曰鴥彼小谷隸作鶖葢从鴥之或體而變

娓卽亹亹文王之亹

亹亹文王大雅文王文說文無亹字大徐謂當作娓爾雅釋詁曰亹勉也義疏曰釋文亹字或作亹並非也阮雲臺師曰亹讀若鼂鼂與亹沒孟勉俱一聲之轉亹訓勉者詩亹亹文王亹亹申伯傳箋並云亹亹勉也勉字亦作亟文與亹亹相配故詩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及韓詩外傳俱作亹亹我王禮器注亹亹勉勉也是易繫辭鄭注亹亹沒沒也不同者沒沒卽勉勉聲之轉也又轉爲旼旼大

戴禮五帝德篇云亹亹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旼旼穆穆又亹亹文王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是穆穆旼旼與亹亹勉勉俱聲相轉也亹與黽古音近周禮黽人鄭眾注費讀爲徽徽從微聲微古讀若眉故春秋莊十八年經云築郿公羊作築微釋文左氏作麋郿音同是微古讀眉之證故玉篇云亹亾匪切亹亹猶微微也一切經音義九引周易劉瓛注亹亹猶微微也是玉篇所本爾雅釋文亦云亹亾匪切徐鉉以亹作娓娓與嬤同韓詩以爲誰侮予美之美然則亹讀爲美與亹讀爲門又俱聲相轉矣麐按郝說是也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亦當作娓娓廣韻亹與

娓同入尾部爲亹韻字故崔靈恩集注以娓易亹也

吁卽常服黼哼之哼

常服黼哼大雅文王說文無哼字釋文哼殷冠名字林作絣又火于反五經文字曰字林作㪷經典相承隸省作哼段大令曰然則㪷字又出字林後許書安得有㪷白虎通作詡麐按說文皃部皃冕也周曰皃殷曰吁夏曰收小徐本吁作哼校文曰宋本及集韻三十三綫皆作吁毛本刓改吁字作哼依小徐也說文無哼字段本亦依五音韻譜作吁然則吁卽哼字也

辛卽縡女維莘之莘

縡女維莘大雅大明文說文無莘字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世本緜緜娶有辛氏之女殷本紀阿衡爲有莘氏腰臣則辛卽莘字也又通作侁說文人部侁行疾也引作侁氏

許卽犖西水滸之滸

犖西水滸大雅緜文說文水部汴水厓也毛傳云滸水厓也爾雅釋水滸水厓滸卽汴之隸變

鹵卽酒慰酒止之酒

酒慰酒止大雅緜文說文乃部鹵驚聲也以乃省卤聲簫文嚚校議說文不省或曰鹵往也讀若仍鹵古文鹵麐按卤卽簫文西字隸變作酒俗作酒與乃字音義俱別流俗多用乃爲酒一切經音義八汝酒注云奴改反爾雅云亦乃也亦乃字也說文乃往也聲類酒至也孫星衍曰說文鹵往也鹵卽酒正字但與乃徵異唐石經酒疆酒里按文曰鹵作酒隸變各本作

酒不體下文諸酒字放此

郭卽增其式廓之廓

增其式廓大雅皇矣文說文無廓字高部高郭訓城高邑部鄘訓爲齊之鄘氏引申之郭爲廓之正字皇矣釋文本作郭云苦霍反大也又如字本又作廓麐按又通作鞹雨部霍雨止雲罷皃臣鉉等曰今別作廓非是淮南子天文訓曰道生于虛霩虛霩生宇宙

髮卽攘之剔之之剔
攘之剔之大雅皇矣文說文無剔字新坿有之鈕樹
玉曰儀禮士喪禮四髮去爪鄭注髮解也今文髮爲
剔莊子馬蹄篇剔之釋文云剔引字林云剃也崔本
作髮通苞曰大雅抑詩曰用逿蠻方魯頌泮水云狄
彼東南箋云逿狄皆當作剔韓詩云髮彼東南蓋从
古文麿按皇矣釋文剔云字或作髮則髮卽剔字也
又通作撕說文髟部髡撕髮也髡撕髮也髡髡髮也
从髟从刀易聲（據段本）段大令注曰髮卽剔之正字與
髮之訓翦者訓異
毌卽串夷載路之串

串夷載路大雅皇矣文說文無串字串卽毌字也毛
傳曰串習也爾雅釋詁串習也義疏曰玉篇廣韻串
俱古患切則與貫同一切經音義九及十七八並引
舍人云串心之習也然則患乃本字串卽患字之省
串又與貫通荀子大略篇云國法禁抬遺惡民之串
以無分得也楊倞注串工患反是串卽貫字也說文
遺摜並訓習也則串貫遺摜四字並通鄭箋曰串夷
卽混夷西戎國名也九經古義曰說文無串字古患
字作悁卽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俾䢅通楊南仲訓
爲毌與貫同棟案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
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縣

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
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云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
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
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無疑矣麿
按皇矣釋文串夷注云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患卽
貫之叚借也至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則訓爲
憂患之患其義轉淺非毛鄭之意善乎叚大令之說
也說文心部患憂也从心上貫卽卬亦聲叚氏曰古
本當作从心毌聲四字毌貫古今字古形橫直無一
定如月字偏旁皆作冂患字上从毌或橫之作申而
又析爲二中之形益恐類於申也春秋繁露曰心止

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
者也董氏所說固非字之本形矣
貉卽貊其德音之貊
貊其德音大雅皇矣文說文無貊字毛傳云貊靜也
爾雅釋詁貉靜也皇矣釋文本作貉云本又作貊武
伯反靜也德正應和曰貉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
莫定也麿按貉卽莫之叚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莫
莫然楊倞注莫讀爲貊貊靜也不言之兒蓋莫貉貊
三字音同故經典多叚貊爲莫又通作嗼爾雅釋詁
嗼定也定亦靜也說文口部嗼歎也歎也又通作慕夕
部慕宋也廣雅云慕靜也文選西征賦注引辭君韓

詩章句云寘靜也寘即慕之隸變

轚即與爾臨衝之衝

與爾臨衝大雅皇矣文說文無衝字衝即衝之隸俗

說文行部衝通道也衝非此用毛傳云臨臨車也衝車也說文作轚轚陷陣車也釋文云衝車也釋文云主人狹衛注云衝戰車釋文云

按左氏定八年傳云主人狹衛注云衝戰車也

說文作轚陷陳車也

瑻即誕彌厥月之彌

誕彌厥月大雅生民文毛傳彌終也說文長部瑻久長也久長與終義近今用弓部之彌代瑻而又省王

塺即不坼不副之坼

不坼不副大雅生民文說文土部塺裂也詩曰不塺不

不臨唐石經作坼校文曰監本毛本坼作拆不體慶

按凡从斥字隸多省作斤如漉字字林作沂九經字

樣曰塺隸省作坼說文言部誧鉉本作詖歪部趨引

古文省作叟叟當作叟集韻十八尤叟叟浙米聲古

作叟或作溲通作溲又溲或作溞

奪即于豆于登之登

于豆于登大雅生民文說文豆部奪禮器也从收持

內在豆上讀若鐙同登即奪之隸變唐石經作登校

文曰岳本監本登作登不體說文奪从廾持肉在豆

上漢碑無奪字都俗升登字爲之後人合奪登兼仿

仿祭字造此登字玉篇廣韻皆不收不可用也

訖即以迄于今之迄

以迄于今大雅生民文說文無迄字新坿有之通誼

曰當作訖漢書循吏傳黃霸子忠嗣後訖王莽迺絕

地理志禹貢訖于四海師古曰訖盡也新坿攷曰集韻迄引爾雅至也或作愆訖按漢碑及說文欽中迄有迄字漢書楊雄傳降迄周孔蕭該音義云宋咸法言本迄作訖又引字林曰迄至也是古通作訖也釐按毛傳云迄至也爾雅釋詁訖止也止即至也詩抑及泮水毛傳竝云止至也然則訖迄二字音義皆同書聲教訖于四海漢書敘文志作迄亦其證也

監即醢醢以薦之醢

醢醢以薦大雅行葦文說文無醢字血部監血醢也從血肰聲禮有監醢呂牛乾脯粱籟鹽酒也段大令注曰禮經醢即監之變醢醢用牛乾脯粱籟鹽酒閉

之甒中令其汁汪郎然是曰肉汁滓是曰肰醢宜矣而許時禮經作監醢則段偺血醢之字也故許引禮經而釋監醢非監之本訓也又肉部肰肉汁滓也从肉尤聲段大令注曰醢人韭菹醢醢注云醢肉汁也公食大夫禮注曰醢醢醢有醢釋名曰醢多汁者曰醢醢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按合此三條可見禮經醢醢正字當作肰謂多肉汁之醢也釐按許所據禮經作監監即今之醢字也篇韻俱醢監同字復古

編監別作醢非

膔即高朗令終之朗

高朗令終大雅既醉文說文月部膔明也朗即膔之

隸變

酱即室家之壺之壺

室家之壺大雅既醉文說文口部酱宮中道以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酱釋文本作壺攷證曰壺篆文本作酱此似之而非注疏本作壺乃今字

胙即永錫祚允之祚

永錫祚允大雅既醉文說文無祚字新坿有之臣鉉等曰凡祭必受胙胙即福也此字後人所加釐按肉部胙祭福肉也段大令注曰後人肌造祚字以改經傳既醉釋文本作胙云本又作祚然則祚即胙之隸別也

鷺即鳧鷖在亹之亹

鳧鷖在亹大雅鳧鷖文說文無亹字潛研堂答問曰古鐘鼎文凡言薄字多作鷺或作亹楊南仲謂鷺即古同文倉頡爲門時鳧鷖在亹是也亹者鷺之省隸變爲亹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嘗見顏師古等慈孝寺碑有鷺鷺恆沙句鷺鷺即亹亹可證鷺亹非異文

獻即陟則在嶡之嶡

陟則在嶡大雅公劉文說文無嶡字釋文本作巘注云本又作嶡魚蹔反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釐按爾雅釋山重巘陳郭注謂山形如累兩巘巘甑山形狀似之因以名

云義疏曰巘疑巘之段借玉篇引作重巘陳文選晚出射堂詩注引亦作巘詩葛藟釋文引李巡云陳阪也正義引孫炎曰陳山基有重岸也以此推之巘亦崖岸高大之名故釋斎釋文引舍人一云巘者阪也顧云山嶺曰巘皆與陳訓崖岸義合詩公劉亦作巘是皆古本作巘之證孫郭本作巘因而望文生訓始有巘甗之說與陳義遠恐非也然則郝氏之說爾雅之巘亦巘之段借其實巘即巘之字譌也詩毛鄭異同辨曰按釋文巘本又作巘則經本有作巘亦有作巘者正義本作巘故引釋山以疏之但巘形如甗非小山別大山之狀與傳義不合竊疑此經本作獻即

鮮之通假後人涉傳義而加山作巘如吳都賦注引爾雅之鮮誤作解後人又加山作峼之比耳其作巘者亦從犬之譌犬篆作犭與瓦形近正義乃引重巘如為釋失之麐謂此說甚是爾雅之巘亦當作重巘如此釋經四通八達皇矣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公劉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其義一也陸元朗謂毛傳與爾雅異乃元朗自異也九經古義謂公劉傳或別有所據其實仍用爾雅也古音獻與鮮近禮記月令鮮羔開冰詩七月鄭箋作獻羔開冰古音鮮與斯近瓠葉鄭箋曰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言曰斯離也然則鮮即斯之段獻即

斬即鞞琫容刀之鞞

鞞琫容刀大雅公劉文說文革部鞞刀室也從革卑聲鞞蓋涉鞞字而譌

磩即取厲取鍛之鍛

取厲取鍛大雅公劉文鍛當作鍛說文金部鍛小冶也唐石經作鍛是也鍛即磩之段借字毛傳曰鍛石也說文云鍛厲石也釋文鍛本又作碬丁亂反鍛石也說文云鍛厲石字林大喚反麐按說文石部大徐本作碬從段聲小徐本雖作磩仍音痕加切皆非也當依段大令本云磩磩石也從石段段亦聲乃與釋文合考文古本作

取礪取磩蓋采釋文也

家即芮鞫之即之鞫

芮鞫之即大雅公劉文說文無鞫字鞫即篛之隸變毛傳云鞫究也則字當作家爾雅釋言鞫究窮也義疏曰鞫者家之段音也說文云家窮也從宀豭聲家與鞫同篛窮理學人也段大令曰毛詩鞫字皆家之段借也麐按周禮職方氏鄭注引作洒埢之即爾雅釋丘釋文鞫字林作埢云隈厓外也九六反是洒埢即芮鞫古字通俗也爾雅作阮玉篇作泯漢志右扶風汧下誤作芮阮顏師古曰阮讀與鞫同詩芮鞫韓詩作芮阮然則阮豭阮字形譌說文無埢阮字當從毛

傳作鞫也

愒卽民之攸墅之墅

民之攸墅大雅泂酌文說文無墅字土部埱卽涂也與墅字義異鄭箋云墅息也然則墅當作愒爾雅釋詁愒息也義疏曰愒者愒之或體也說文云愒息也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篇作厥一切經音義一停愒注云又作愒蒼頡篇作厥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篇作厥莊逝曰皆眉字之誤經傳厥亦通墅詩民之攸墅毛傳息也釐按說文尸部眉臥息也與愒字音近相通

皇卽鳳鳳于飛之鳳

鳳鳳于飛大雅卷阿文說文無鳳字鳥部鸙下曰中

央鳳皇羽部翔下引詩曰鳳皇于飛唐石經鳳皇于飛鳳皇鳴矣爾雅釋鳥鸙鳳其雌皇說文鳥部鸙鳥也其雌皇一曰鳳皇也詩經小學曰顏元孫干祿字書皇鳳皇正俗作鳳廣韻鳳本作皇校勘記明監本毛本作鳳下同案鳳俗字不當用於經典釐按說文王部皇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隸省作皇从白亦白字也

愧卽以謹愧之愧

以謹繾綣大雅民勞文說文無繾綣字新坿有之新坿玫曰左昭二十五年傳繾綣從公杜注繾綣不離也然則繾當卽綣疑後人散也据說文本有綣訓攘臂繩則綣當作愒爾雅釋詁愒息也義疏曰愒者愒之或體也說文云愒息也涉綣并改遣爲繾也遣有反覆義釐按說文辵部遣縱也送遣也俱與反覆之義相近釋文繾綣注云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繾綣反覆也然則綣字當據釋文或本作卷繾卽遣之隸別矣

卷卽以謹繾綣之綣

義見上

版卽上帝板板之板

上帝板板大雅板文說文無板字爾雅釋訓版版僻也義疏曰賈子道術篇云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版者詩板傳板板反也反卽僻故箋衣注板版僻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版版者失道之僻也然則板當作版版卽反之段借

癸卽天之方愒之愒

天之方愒大雅板文毛傳云愒怒也說文無愒字火部癸炊鼎實也段大令注曰鼎下加申時食也晚飯恐遲炊之疾速故字从火引申爲凡疾之用釐曰反信讒而癸怒王注云疾怒也然則愒卽癸之隸六書故十三愒通作癸

咿卽民之方嶽屎之屎
民之方殿屎大雅板文說文無屎字毛部有屎爲徙之古文屎或卽屎之省然不可考矣釋文屎注云說文作咿今從之其改正之本曰唸咿呻也从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唸咿咿唸咿也从口伊省聲然則殿亦唸之叚俗釋訓釋文或作欭欭又作慇屎皆俗字也

炮卽女鳥休于中國之鳥
女鳥休于中國大雅蕩文說文無鳥字據儀禮大射儀釋文炮薄交反或作炰缶同音缶集韻四十四有

焦鳥二形同俯九切廣韻集韻五爻炮鳥二形同蒲交切然則炮卽鳥字說文亦無休字據周頌訪落休矣皇考攷文引古本作休集韻十八尤休通作休然則休卽休字毛傳云鳥休猶彭亭也箋云鳥休自矜氣健之皃詩經小學曰鳥休之言狍鴞也山海經曰鉤吾之山有獸焉名曰狍鴞是食人郭注爲物貪惏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者也麐按一作咆咻左思魏都賦曰吞滅咆咻又作咆哮劉楨魯都賦曰俯仰咆哮又作咆虓熊虎聲皆字之相通者也經作炮休乃叚俗字

休卽女鳥休于中國之休
義見上

唐卽如蜩如螗之螗
如蜩如螗大雅蕩文說文無螗字毛傳云螗蝘也釋文螗蝘注云蟬屬也郭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唐蜩則螗亦作唐矣夏小正五月唐蜩鳴傳曰唐蜩鳴者

區也

羹卽內羹于中國之羹
內羹于中國大雅蕩文毛傳云羹怒也不醉而怒曰羹說文大部羹羹牆大也从三大三目爲羹三目爲羹益大也一曰迫也讀若易虙羲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羹然則羹卽羹之省亦俗又作鬻文選魏都賦

賦姦回內鬻劉淵林注引此詩證之羹作鬻

戒卽弓矢戎兵之戎
弓矢戎兵大雅抑文說文戈部戒兵也从戈甲令古文甲字隸變作戎猶日部早字篆亦作昌隸變作早之例也

刮卽白圭之玷之玷
白圭之玷大雅抑文說文無玷字刀部刮缺也从刀占聲詩曰白圭之刮然則刮作玷字又說文缶部有諂卽借曰未知之借

借曰未知大雅抑文說文無借字大徐新增十九文

有之新坿考曰借通作藉按墨子尙賢篇云此非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据此知古通作藉後人涉假借字一云大聲也然則據陸元朗并改从人旁也詩抑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借作籍疑藉之譌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宋祈曰借蕭該謂本作藉字並是作藉之證鏖按爾雅釋鳥行扈唶唶說唶卽說文借字說文言部唶爲譆之或體今从之

藾卽聽我藐藐之藐

聽我藐藐大雅抑文說文艸部藾芘艸也从艸頮聲段大令注曰古多借用爲眇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及也婚瘖瘖三字音義皆同當从許書作婚凡言藐藐者皆是然則藾卽藐字今隸作藐从貌貌遂卽大風有隧之隧

大風有隧大雅桑柔文說文無隧字閒部閒兩皃之間也从二皃潛研堂答問曰閒卽大風有隧之隧鏖按藾皆頮之叚借說文心部頮美也美亦大也不入者謂不相入亦自大之意也然則抑崧高瞻卬毛傳所云辭異而義同也新坿有遂字通說曰當作頮或藾玉篇辵部邃遠也天子之遂大夫國語周語請隧焉韋昭注隧六隧也按卽周禮六遂然則經典隧字皆當作遂

爐卽蘊隆蟲蟲之蘊

蘊隆蟲蟲大雅雲漢文說文無蘊字釋文本又作熅紓文反韓詩作鬱同鏖按說文火部熅鬱煙也熅卽蘊之正字

台矣據此則泯又可作怋

棐卽具禍以燼之燼

具禍以燼大雅桑柔文說文無燼字火部棐火餘也从火聿聲臣鉉等曰聿非聲疑从律省燼卽棐之譌俗釋文本作藎云災餘曰藎本亦作燼同鏖按方言藎餘也周鄭之間曰藎藎乃棐之叚借

殄卽多我靚瘨之瘨

多我靚瘨大雅桑柔文說文無瘨字歹部殄盡也重文作殲瘨病也桑柔箋云瘨病也與瘨病也婚瘨瘨三字音義皆同當从許書作婚

遂卽大風有隧之隧

耗卽耗斁下土之耗

耗斁下土大雅雲漢文說文禾部秏稻屬从禾毛聲段大令注曰燕人謂無爲毛故有用毛爲無者又有用秏者初讀莫報切既又讀呼到切改禾旁爲耒旁罕知其本音本義本形矣大雅秏斁下土秏者乏無之謂故韓詩云惡也靡按玉篇禾部秏減也敗也引此詩作秏廣韻三十七號秏減也俗作耗又禮記王制豐耗唐石經作秏校文曰各本秏作耗不體

崇卽崧高維嶽之崧

崧高維嶽大雅崧高文說文無崧字毛傳曰崧高見

山大而高曰崧爾雅釋山山大而高崧郭注今中嶽嵩高山葢依此名爾雅釋文崧又作嵩說文亦無嵩字爾雅義疏曰嵩與崇古字通故崇山卽嵩山見周語注然嵩崇並見釋詁或說古無嵩字非也靡按崧嵩皆崇之隸別新坿有嵩云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聲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通誼曰漢書武帝紀嵩高名曰崇高後漢書靈帝紀熹平五年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山段大令曰此語大可疑證以東觀紀堂谿典請兩因上言改之名爲嵩高山是則非

糧卽以峙其粻之粻

以峙其粻大雅崧高文說文無粻字新坿有之鈕樹玉曰論語在陳絕糧釋文糧鄭本作粻云糧也文選思元賦餐沆瀣以爲粻後漢書張衡傳粻作糧章懷太子云糧或作粻據此則粻糧古通疑實一字而異文靡按說文食部餱下引周書曰峙乃餱粻今柴誓

文作糗糧然則糧卽粻字又餱下云熬稻粻稈也據方言餱謂之餱餱楚辭招魂有餱餳些皆作餱許書亦無餱字段大令曰古字葢當作張皇

柔卽揉此萬邦之揉

揉此萬邦大雅崧高文說文無揉字木部柔曲直木也釋文揉本亦作柔汝又反順也靡按鄭箋訓揉爲順則字當作柔

將卽八鸞鏘鏘之鏘

八鸞鏘鏘大雅烝民文說文無鏘字釋文本作將將云本亦作鏘鏘同靡按鄭風有女同車秦風終南小雅庭燎皆作將將其正字當作瑲集韻十陽瑲或作

鏘復古編玷別作鏘非

韓卽韓侯受命之韓

韓侯受命大雅韓奕文說文韋部韓井橋也从韋取其市也軌聲韓卽韓之隸省

鍚卽鉤膺鏤鍚之鍚

鉤膺鏤鍚大雅韓奕文說文金部鍚馬頭飾也从金昜聲詩曰鉤膺鏤鍚卽鍚之隸省

鞹卽其蔌維何之蔌

其蔌維何大雅韓奕文無蔌字經典文字辨證書以蔌爲遫之隸省麋按艸部遫訓牡茅毛傳蔌訓菜殼二字義別郭景純山海經圖讚曰赫赫三事鑒

於覆蔌周易鼎覆公餗釋文引馬云餗健也鄭云菜也然則蔌當作餗之或體說文鬻部鬻實惟葬及蒲陳留謂健爲鬻从鬻速聲或作餗段大令注曰當云鼎實也詩曰其鬻維何維筍及蒲或曰筍作葦者三家詩也爾雅其萌薩今蘆筍可食者也然則維葦次蒲正引韓奕文知鞹卽蔌之正字也

貉卽其追其貊之貊

其追其貊大雅韓奕文說文無貊字豸部貉北方貉也韓奕釋文貊戎狄國名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

鹵卽秬鬯一卣之卣

秬鬯一卣大雅江漢文說文無卣字鹵部鹵艸木實垂鹵鹵然象形讀若調籀文作鹵段大令注曰鹵之隸變爲卣周書雒誥曰秬鬯二卣大雅江漢曰秬鬯一卣毛云卣器也鄭注周禮廟用修曰修讀曰卣卣中尊凡彝爲上尊卣爲中尊罍爲下尊中尊謂獻象之屬按如許說則木質堊者其本義段借爲中尊字也麋按白虎通作攸江漢釋文卣云本亦作攸盖酒字讀若攸酒字說文作鹵卽从鹵聲攸與攸通書禹貢陽鳥攸居豐水攸同九州攸同漢書地理志攸皆作逌此其證也鐘鼎款識攸敦有卣字卽說文之鹵也集韻四

十四有卣脩同則本後鄭說而又通作脩矣

蠢卽蝨賊蝨疾之蝨

蝨賊蝨疾大雅瞻卽文今古循曰蝨本作蟲从蟲不从蚰古文蟲作蝨从蚰从虫从牟釋文是也麋按陳氏謂蟲本作蝨从蟲从蚰从虫从牟象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或作螫古文作蝨然則蝨當作蟲蚰部自有蝨篆訓爲蟲蟲形義各異釋文本作蝨云本又作蟲蟲段蝨爲蟲也

巢卽爲梟爲鴟之梟

爲梟爲鴟大雅瞻卽文說文木部梟不孝鳥也故曰至捕梟磔之从鳥在木上梟卽梟之隸省

盥卽莫不震盥之盥

莫不震盥周頌時邁文說文晶部盥楊雄說呂爲古理官決臯三日得其宜召行之从晶宜亾新呂从三田麐按多部多下曰重夕爲多重日爲盥心部慲下曰讀若盥然則今隸所作盥字乃新莽所改說文不取也

莫卽維暮之春之暮

維暮之春周頌臣工文釋文本作莫云本亦作暮說文雗部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暮卽莫之隸俗

吁卽噫嘻成王之嘻

噫嘻成王周頌噫嘻文說文無嘻字鄭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當卽說文吁字口部吁驚也亏部吁驚辭也凡从于之字多訓大吁與嘻聲相近疑當作

吁也又詳易家人嘻嘻下

鯊卽鰷鱨鯉之鰷

鰷鱨鯉周頌潛文箋云鰷白鰷也爾雅釋魚鮂黑鯧郭注卽白鯊魚江東呼爲鮂義疏曰說文鯊魚鯊鰷赤馬黑髦尾也从馬留聲穆天子傳有華騮郭注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騮馬赤也騅卽玉篇鮂或作鰷釋文鯊本亦作鮂鮂形近疑相涉而誤也鯊字變爲鰷因音變爲條矣

倖卽莫予荓蜂之蜂

莫予荓蜂周頌小毖文蜂卽蠭之隸省說文蚰部蠭蟲飛蟲螫人者从蚰逢聲古文省作蠭毛傳云荓蜂摩

曳也爾雅釋訓曳傘掣曳也麐按荓蜂曳傘皆俜倖之段借說文彳部俜倖並云使也桑柔傳曰荓使也荓亦俜之段借小毖釋文蜂云本又作蠭潛夫論愼微篇引詩作莫與併蠭皆段借字

騅卽有騅有駓之騅

有騅有駓魯頌駉文說文無騅字新坿有之云馬赤色也从馬隹省聲毛傳云赤黃曰騅稽古編曰騅本作騅惟駉篇有騅當此義騅騅角弓當作雚雚鷹按陳氏謂黑騅剛皆當作犖又有莘其尾當作雚雚是也謂作騅作雚非也說文無騅雚字莘字辨已見前騅牡騅黑騅剛皆當作犖說文土部犖赤剛土也周禮草人凡糞種騅剛用牛騅卽說文之犖蓋以土之赤色施於馬之赤色無煩易字作騅者隸別也

騅卽有騅有雒之騅

有騅有雒魯頌駉文毛傳曰赤身黑鬣曰騅說文馬部騮赤馬黑髦尾也从馬留聲穆天子傳有華騮郭注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騮馬赤也騅卽玉篇之隸別

祛卽以車祛祛之祛

以車祛祛魯頌駉文釋文本作祛祛唐石經作祛祛按說文無祛字校勘記曰作祛字是也六經正誤云

作祛誤从示者祛逐也从衣者祛袂也考此但毛居正臆爲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惟从衣之字每見混於示之字今釋文正義祛字从示者皆傳寫之誤而毛居正以後人又誤認从示爲正耳麋按說文衣部祛袂也一曰祛褱也褱者衰也段大令注曰祛得訓衰故或曰藏去或曰弃或曰祛皆其義也藏物必去此而藏彼故其義亦爲攘却兒寬傳李奇注曰祛開也散也凡褱開曰祛若毛傳云祛祛彊健皃亦於从去得義古無从朩之祛

菶卽薄采其菶之菶

薄采其菶魯頌泮水文毛傳云菶嶵葵也釋文本亦作菶音卹韋昭萌藻反麋按徐仙民音栵是也說文艸部菶嶵葵也从艸卹聲栵字亦从卹卹卽古文酉字酉下曰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冰門萬物已入卯卯二字形近易譌故菶字俗作菶也九經古義引汗簡云古文尚書以菶爲縮左傳縮酒說文引作酯酯與菶可證菶之从卹不从卯矣毛晃謂音卯者从卯从米云昌也然則毛訓深自當作窔鄭易毛義訓旌旗之流也據集韻十九侯斿亦作旒則斿旗同字斿卽游之隸省說文訓冕旒字作斿訓旌旗字作旒游旒卽游之俗字也又通作流爾雅釋天練旒九釋文旒云經典亦作流

窔卽采入其阻之采

采入其阻商頌殷武文毛傳云采深也箋云采冒也采當作窔說文穴部窔深也从穴求省唐石經作采采卽窔之隸省校文曰監本毛本作采不誤鄭訓冒當作采說文冂部采入其阻麋按今本說文訓周行當爲淺入所改段大令改周行爲冂部亦非是韻會四支引作周也周字必冒字形誤淺人加行字於周字下耳當依殷武釋文所引說文作采从冂采也然則毛訓深自當作窔鄭易毛義訓冒當作采許君亦同鄭耳

羌卽自彼氐羌之羌

自彼氐羌商頌殷武文說文羊部羌西戎羊種也从羊儿羊亦聲隸俗作羌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毛詩終

周禮

巍卽乃縣治象之灋于象巍天官大宰文說文無巍字嵬乃縣治象之灋于象巍天官大宰文說文無巍字嵬部巍高也从嵬委聲段大令注曰高者必大故論語注曰巍巍高大之稱也左傳卜偃曰萬盈數也巍大名也雉門外闕高巍巍然謂之象巍按本無二字後人省山作巍分別其義與音不古之甚麼按孟子勿視其巍巍然音義本作巍巍丁云當作巍巍復古編巍今人省山以爲巍國之巍

中華書局聚 宋元明清古籍善本

徇卽徇以木鐸曰之徇

徇以木鐸曰天官小宰文說文無徇字唐石經作徇徇卽徇之隸變校文曰徇隸俗監本毛本作徇不體小司徒職放此依說文當作徇或作侚麼按人部侚疾也當从彳部訓行示之徇詳書僞孔傳伊訓殉于貨色下

鼱卽鼱宮中廟中之鼱

鼱宮中廟中天官宮正文說文無鼱字黍部鼱止行也一曰竈上祭名也从黍巂聲麼按大司寇使其屬鼱釋文本作鼱云本亦作鼱止行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出言鼱入言警漢書同蓋鼱卽鼱之隸變

臄卽夏行賜臄之鱄

夏行賜臄天官庖人文說文無臄字鬼部臄賜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賜臄則鱄卽臄之隸變今庖人邊人禮記肉則皆作鱄

膮卽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侯饋之膮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侯饋天官內饗文說文酉部醢酢也从肉酉酒以和醢从肉酉酒以和醢古文作膮籀文作醬

又醢下醬下醢下酏下皆作膮隸俗作醬

犒卽鳥瞭色而沙鳴之瞭

鳥瞭色而沙鳴天官內饗文說文無犒字牛部犒牛黃白色从牛鹿聲麼按黃牛發白色曰犒鳥之犒色亦如之隸變九眼睒注云又作睫云本又作瞭

睒卽豕眡而交睫之睫

豕眡而交睫天官內饗文說文無睫字目部睫目旁毛也从目夾聲一切經音義九眼睒注云又作睫釋名作耾然則睫閉睒之隸別

鮨卽賁之牲體魚腊之腊

賁之牲體魚腊天官外饗文天官之言夕也說文曰部鮨乾肉也从魚隹聲隼隸作腊蓋从鶡文而變之

魚卽掌以時獻之獻

掌呂時斂天官敛人文說文無斂字釋文斂人注云音魚本又作魚亦作斂同又音御段大令曰周禮斂人本作魚此與取鼈者曰鼈人取獸者曰獸人同也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潛捕魚者也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高注每云漁讀如論語之語讀如相語之語尋其文義皆由本文作魚故爲讀若以別諸水蟲周禮音義又音御御音即高氏之語音也麐按段說是也音義云又作斂斂即斂之譌說文竹部斂篇之或體斂字从又从手亦即取魚之意箱从御聲與語音相近故陸元朗又音御也然則斂即斂之隸變

蠃即共蠃蚳天官醢人文說文無蠃字虫部蠃蛙也脩爲蠃圓爲蠉从虫庫聲蠃即蠃之隸別

蚳即冬時有噦上氣疾天官疾醫文說文無噦字按一切經音義二噦口注云經文有作噦漢書通俗文皆所角反噦吮也噦非此用莊炘曰說文無噦字欠部有欶云吮也應以欶爲是麐按莊說是也周禮釋文噦注云本亦作欶

菱即菱芡棗脯之菱

菱芡棗脯天官邊人文唐石經作蔆校文曰監本毛本菱作蔆不體麐按說文艸部菱芰也从艸凌聲

落即絡莊之絡

絡莊天官醢人文釋文絡注云音路鄭司農云水中魚衣也當徒來反沈云北人本作魚此與取鼈者曰鼈人取獸者曰獸人同也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潛捕魚者也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高注每云漁讀如論語之語讀如相語之語尋其文義皆由本文作魚故爲讀若以別諸水蟲周禮音義又音御御音即高氏之語音也麐按段說是也音義云又作斂斂即斂之譌說文竹部斂篇之或體斂字从又从手亦即取魚之意箱从御聲與語音相近故陸元朗又音御也然則斂即斂之隸變

幎即掌共巾冪之冪

掌共巾冪天官幂人文說文無冪字巾部幎覆也从巾冥聲周禮有幎人然則幎即冪字隸變作冪釋文

作冪俗作幂又作羃

幄即掌帷幕幄帟綬之事之幄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天官幕人文說文無幄字木部楃木帳也从木屋聲段大令注曰周禮巾車職罷車有楃字从木釋文及各本从手非也釋文云掘劉音屋賈馬皆作幄考幕人注曰四合象宮室曰幄麐按巾車職唐石經及諸本皆作握握握皆楃之段借字也爾雅釋言握具也釋文引李本作幄云居位處之具也又通作屋詩秦風權輿夏屋渠渠箋云屋具也正義以爲釋言文然則幄字古通作握屋其正字作楃

奔卽掌帷幕幄帟綏之事之帟

說文亦無帟字新坿有之鈕樹玉曰逸周書王會解埠上張赤奔陰羽注孔晁云奔帳也是古通作奔顧千里曰博雅釋器亦作奔帳

暴卽則民不虩地官大司徒文說文無虩字新坿有之鈕則民不虩地官大司徒文說文無虩字新坿有之鈕樹玉攷曰隸釋載樊毅脩華嶽碑云誅强蹯則漢時已有此字周禮多作虩唯秋官禁暴氏尚作暴易轂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釋文暴鄭作虩李鼎祚集解亦作虩文選蕪城賦伏虓藏虎李注引字書曰虓古文暴字麋按說文曰虓虎鬬也从虎从虓虓亦聲周禮曰虓賁氏掌虓虎之士是虓卽虎之鬬者故从二虎會意虓卽暴也从日出収米隸變作暴

暴與暴虐字通用非出也虩之正字當作暴本部暴疾有所趣也从日出奉廾之今隸亦變作暴

美卽媺宮室之媺

媺宮室地官大司徒文說文無媺字潛研堂文集曰古文徵與尾通堯典敬致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畎當與娓通詩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說文女部有娓字則該乎媺矣鬠按說文女部順也从女尾聲讀若媚音義皆與媺近據韓詩美亦與娓通玉篇羊部媺爲美之或體今从之

周卽使之相胸之胷

使之相胸地官大司徒文注杜子春云胸當爲糾謂糾其惡元謂胸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周禮漢讀考曰此鄭不从杜說也漢時小篆蓋無胸字故杜易其字如易軒爲軒之比鄭君則取从月周爲說極心貴當所謂就其字之聲類攷訓詁捃祕逸也緗師胷萬民之黨阮鄭司農云胸讀爲周急之周說文無胷字許意蓋謂周是胸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叚俗周禮胷是正字孟子作周不从月鬠按胷當作周詩大雅雲漢靡人不周毛傳云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胷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胷給之然則周急之周惟後鄭作胷許君與毛公先鄭俱作周也一切經音義八周窮

翳卽執纛以與匠師御匱之纛

注古人胷同詩曰靡人不周蓋元應呂隸變之字爲執纛以與匠師御匱地官鄉師文說文無纛字禮記古文也

雜記曰匠人執羽葆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然則羽葆卽翿執翿以御柩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然則羽葆卽翿翿卽纛翿又翳之隸變詩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翿說文羽部翳下引作翳臣鍇曰詩又曰値其鷺翳今俗作翿爾雅釋言翳纛也釋文纛云字又作翳王風釋文纛俗作纛爾雅義疏曰纛者翳之別體也纛古本作翳今作纛俗作纛耳

阮即而瞩萬民之聶阮地官鄉師文說文無阮字皆部阮而瞩萬民之聶阮地官鄉師文說文無阮字皆部阮
塞也从自戾聲按今隸變作阮阮从訓科厄之厄厄从厂聲與訓隘之戾異而从戾之字多變作厄如扼之作扼軛之作軶皆其例也

緣即置其緣之緣
置其緣地官封人文說文無緣字鄭司農云緣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元謂緣字當以豕爲聲漢讀考曰緣字从糸豕聲音在古氏反漢時謂之雉古音豕在十六支佳部雉在十五脂微部部分最近又雙聲故司農曰名同也晉太子申生

雉經而死蓋謂以繩自縊也釋文曰緣本又作絕按少儀牛則執紖祭菜者執紖鄭君此注曰字當以豕爲聲正謂不當從禮記以引爲聲也鄭意蓋駁說文說文糸部有紖無緣馨按糸部紖牛系也从糸引聲讀若狄說不从部作緣也集韻十七準紖或作緣

鼓鼜即凡軍旅夜鼓鼜之鼜
凡軍旅夜鼓鼜地官鼓人文注云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明又春官眡瞭鼜禮職注云杜子春讀鼜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鄭按說文作鼜夜戒守鼓也从壺鼜聲禮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明讀若戚然則鼜即以待鼜旅之鼜

鼜即以待鼜旅地官遺人文說文网部罵馬落頭也从网馬絆也或作羈段大令注曰今字作羈俗作羈又作鞿唐石經作羈校文曰監本毛本羈作羈不體

耡即以與鋤利甿之鋤
以與鋤利甿地官遂人文說文金部鉏立薅研也从金且聲鋤即鉏之隸變釋文本作與耡說文耒部耡殺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吕與耡利甿然則鋤本作耡遂人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

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皆作耡里宰亦同耨即槈之俗字說時合耦于耡亦作鋤今本作鋤者誤

槈即趨其耕耨之耨
趨其耕耨地官鄭長文里宰亦同耨即槈之俗字說文木部槈耨器也从木辱聲或作鎒詩周頌臣工釋文鎒或作耨字詰云鎒古字也今作耨

糞即凡糞種之糞
凡糞種地官草人文釋文作鞶云本亦作糞說文華部糞除也从収推米糞采也宮溥說侶米而非米者矢字糞即糞之隸變釋文作鞶不體

鹹瀉用徂地官草人文說文無瀉字書禹貢海濱廣斥史記夏本紀作潟又作斥漢書地理志作潟史記河渠書潟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蓋澤斥舄三字通舄字谷加水耳許意廔即鹽字

廔用黃地官草人文說文無檻字釋文檻本又作廔呼覽反劉音檻鄭按集韻五十九鑑檻亦書作檻廔即輕廔用犬之廔

輕廔用犬地官草人文唐石經諸本作廔釋文作褸校勘記曰釋文是也鄭按火部褸火飛也从火卿聲

豬即以瀦畜水之瀦

以瀦畜水地官稻人文說文無瀦字新坿有之唐石經作豬校文曰監本毛本豬作瀦按鄭注偃豬者防也亦褸之引申之義也褸字从衣婁聲廿五年左傳規偃豬皆作豬天官宮人注圜豬裹井五年左傳規偃豬皆作豬加丁者非鄭按新坿通俗文曰豬閉曰豬皆注之段偕當作注

注有聚義周禮獸人令禽注于虞中虞注掌鳥獸之官也字从水主聲言水之亭注若燈中火主說文注灌也國語普師圃而灌之誼與豬其字尤近知注即瀦之正字

卵即禁麛卵者之卵

十六軫蔵祭餘肉脹上同

濯即辨廟祧之昭穆之祧

辨廟祧之昭穆春官小宗伯文說文無濯字新坿有之鄭按小宗伯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所藏曰祧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徐養原故書攷曰按顧命祧額鄭讀祧爲濯以爲澣衣見吳志虞翻傳注錢少詹曰周禮春官守祧古文祧爲濯詩佻佻公子韓詩作嬥蓋古文兆傍與翟傍字多相通嚴修能曰釋魚蜩小者珧釋文云珧眾家本皆作濯又淮南子原道云上游於冥冥之野高注云冥窈翟氏之翟周禮漢讀考曰翟聲兆聲古音同在第二蕭

宵肴豪部是以周禮以濯爲祧也

獲卽獨之日之獨

獨之日春官肆師文說文犬部獲秋田也从犬蒦聲左隱五年傳秋獨釋文引說文作玃麐按从蒦者豕文从蒦者豦文

箸卽其朝獻用兩箸尊之箸

其朝獻用兩箸尊春官司尊彝文說文無著字新附有之徐氏曰本作箸譽按酋部尊下引周禮六尊作箸尊

箸卽王搦大圭之搦

王搦大圭春官典瑞文說文無搦字新附有之史記

封禪書搦紳者不道漢書郊祀志作縉紳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雖言之注徐廣曰薦紳卽縉紳古字通新附通誼曰搢盛以爲薦縉竝段儐字易曰晉進也圖晉紳帶之上與卦象明出地上合晉正字也宗涑謹按考工記盧人以爲晉鼎注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鐏也吳氏凌雲曰司農訓晉爲鐏曲禮進戈者前其鐏注云銳底曰鐏銳底者插插地豎之故與瑞王晉大圭司農亦訓晉爲插晉从臸聲易曰晉進也晉自有插義據此晉卽搢之正字明矣麐按毛王之說是也周禮本作晉鄭司農讀爲搢紳注疏本作薦紳然則唐初本作晉釋文本作薦紳然則唐初本

尙無搢字也今俗本正文亦作搢尤誤

昦卽祀昊天上帝之昊

祀昊天上帝春官司服文說文夲部昦春爲昦天元气昦也从日夲夲亦聲麐按今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與許君異白虎通四時篇既言春曰蒼天夏曰昊天云云又引爾雅一說與此不同黍離正義引異義天號今尙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爾雅亦云書堯典正義引鄭讀爾雅云春爲昊天夏爲蒼天廣雅亦云東方昦天然則許鄭張輯所據爾雅作春昊夏蒼也昊卽昦之隸變

韶卽靈鼓靈鼗之鼓

靈鼓靈鼗春官大司樂文說文革部鞉鞀鼗遼也从革召聲或作鞉或作鞀籀文作鼛从鼓兆聲古隸變作鼗

召卽詔來瞽皋舞之詔

詔來瞽皋舞春官樂師文秦時已有詔字故說文序引倉頡篇幼子承詔大徐新增十九文補入正文新增考曰按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丞相綰等與博士議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詔字始見秦石天子自稱曰朕則詔字當始于此據管子牧民篇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漢書高帝紀召告父老知古通作召又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鄭訓詔爲呼則亦同召說文召評也然則詔字古作召也

榫即令奏鼓嘽之嘽
令奏鼓嘽春官大師文說文申部榫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東聲嘽即嘽之隸變九經字樣榫嘽下經典相承
諠即作讙諠之譁
作讙諠春官太師文說文言部諠从言兒聲校議曰篆文諠行之迹也从言兒聲五經文字卷中諠譁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諠爲笑聲廣韻六至譁引說文作令本改篆體作諠云行之迹也从言兒聲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說體當作譁說解當作兒聲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說文譁行之迹也從言兒聲大夫薳弘之衰元謂高則譁上藏衰然旋如裹周禮漢讀放曰按此杜從作硯之本而易爲鏗字也今本讀硯作讀硯誤音義硯鏗
譁六書故弟十一引唐本無譁但有諠行之迹也余

謂諠即譁之行艸校者以行艸爲篆體因改說解之益聲作兮皿闕近人皆知其誤矣議改復唐石經作諠校文曰諠法之譁篆隸皆不作譁故經典統作此譁字漢魯峻碑諠君忠惠父與說文合婁壽碑論悳處諠與字林合衡方碑諠吕脽德又从諠省他碑亦諠諠諠諠組用則漢世無譁字檢六朝唐宋元明碑碣及宋元明版刻書籍並無譁字玉篇收諠諠諠三字廣韻收諠諠兩字張士俊刻玉篇改作譁諠改作諠則譁爲諠从石堅省聲段大令注曰諠語鏗爾舍瑟亦當爲譁爾然則譁即鏗字經典文字辨證書曰譁正鏗硯硯隸別
鐳即簫筦遂管之筦

簫篪篴篹管春官笙師文校勘記曰余本閩監毛本同作篪唐石經嘉靖本作篪爲是又小師鄭注管如篪六孔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篪作篪爲是虞按釋文本亦誤作篪篪郎篪之俗字篪郎虢之或體說文龠部籥樂也从龠虩聲或作篪

笛郎簫篪篴管之篴

說文無篴字詩周頌有瞽釋文篴字又作笛說文竹部笛七孔筩也从竹由聲虞按由聲古音相近說文艸部苗蔣也詩小雅我行其野作篴亦其例也

鞮鞻氏春官文說文無鞻字丌部鞮鞮四夷之舞

各自有曲段大令注曰鞮婁今周禮作鞮鞻氏注云鞻讀爲屨鞮屨四夷舞者扉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扉按今說文革部鞮革履也無鞻字釋文引說文鞮屨也字林鞮革屨也屨者韈屨是則字林乃有鞻字許鄭周禮所無鄭注當本作婁讀爲屨革部之鞮是常用之屨走部之趧乃四夷舞者之屨曲當作屨聲之誤也四夷之舞各自有屨正與鄭注說同許意亦當婁讀爲屨

虡郎帥其屬而設筍簴之簴

帥其屬而設筍簴春官典庸器文唐石經作虡毛本誤作簴說文虍部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从異異亦聲象其下足或作鐻篆文作虡

垂郎棰氏之棰

棰氏春官文說文無棰字唐石經諸本作垂郎棰氏云本作垂氏云本又作棰虞按棰郎棰之段俗說文竹部棰所以擊馬也段大令曰段俗爲杖人之稱漢書令棰令是也周禮段垂爲棰垂氏掌共燋契是也又按集韻四紙棰或从艸作棰周禮棰或作垂

器郎二曰噩夢之噩

二曰噩夢春官占夢文注杜子春云噩當爲愕愕說文無噩愕字漢讀考曰說文祇作咢從口艸聲不可識而改爲咢許君從之是以說文無噩字噩段爾雅釋天在酉曰作噩釋文云噩本或作咢咢郎咢之隸變經義述聞曰噩郎咢字也（咢俗作萼）玉篇咢驚咢也噩驚也引周官二曰噩寤夢史記楚世家熊咢索隱咢作噩單行本列子周穆王篇噩夢噩即咢字此偏旁之咢玉篇又曰噩近也咢上同此皆咢爲驚咢之咢

噩同字之明證說文咢譁訟也从口艸聲又寥字注引周禮二曰咢寥隸省作咢凡字之从叩从品者皆同意（說文叩驚詞也从二口相連若讙譁品眾口也从四口讀若戰一日吸徐諸曰吸讙也）故从叩之字亦可从品說文驩或作讙玉篇有噩字云古

文袭是其例也噩字从品从吅声篆當作噩今作噩者其耳字曲畫隸變皆變作直畫而爲耳漢梁相費汎碑鄂孔廟置守廟孔龕碑丙子朔西嶽華山碑奄有河朔朔疸作玥幽州刺史朱龜碑門衛弛擿擿作拆此皆隸書變易之證又省耳作𠂤或作非俗書也故杜破噩爲俘而子碑作嶽蓋省耳之或作非俗書也故杜破噩爲俘而也然則噩即罕之鄭不改字

毆即遂令始難毆疫春官占夢文唐石經周禮射鳥氏以遂令始難毆疫之毆

弓矢毆烏鳶方相氏索室毆疫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冥氏以靈鼓毆之庶氏凡毆蠱則令之比之壺

涿氏以炮土之鼓毆之及占夢文皆作毆校文曰監本毛本本毛本作麼按殳部毆擊物也馬部毆爲驅之古文段大令曰毆在馬部爲古文驅在殳部爲俗毆字無庸牽合其說是也

褸即眡祲之祲

眡祲春官文說文示部禬精气感祥从示侵省聲春秋傳曰見赤黑之禬是隸省作祲

祓即以觀妖祥之妖

以觀妖祥春官眡祲文說文示部祓地反物爲祓也从示从发从𠂤會其財齊儀禮聘禮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並云齎或爲資此故書所㠯作資也說文無隮字據鄭司農云

三曰鑐春官眡祲文唐石經作鑐校文曰監本毛本作鑐隸俗麼按說文金部鑐賞也从金酋聲瓦部賞大盆也然則鑐形似大盆日旁气似之也後鄭讀如佩鑐之鑐則爲說文角部訓佩角鏑嵩之鑐而誤不體气刺日也鑐蓋涉訓破木鑐之鑐而誤不體

瞢即六曰瞢之瞢

六曰瞢春官眡祲文說文苜部瞢目不明也从苜从旬旬目數搖也鄭司農云瞢日月瞢瞢無光也此引申之義也瞢即瞢之隸俗

迷即七曰彌之彌

七曰彌春官眡祲文故書彌作迷徐養源曰彌迷同音相通大戴禮保傅篇云衛靈公之時迷子瑗不肖而任事此彌迷通用之證麼按說文無彌字據鄭司農云彌者白虹彌天也則其字當从說文訓久長之彌鄭蓋不从故書也

資即九曰隮之隮

九曰隮春官眡祲文故書隮作資蓋隮資同音相通詩小雅大田此有不斂穧三家詩拾遺引崔集注本穧作積周頌良耜積之栗栗說文禾部積下引作積之秩秩然則齊資二字相通也又天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儀禮聘禮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並云齎或爲資此故書所㠯作資也說文無隮字據鄭司農云

隋者升氣也則其字當从說文訓登之隋說見書微子予顚隋下

策卽六日筴祝之筴

六曰筴祝春官太祝文說文無筴字經典策字釋文本多作筴禮記曲禮書策釋文本作筴云本又作策說文竹部策馬箠也許書之例龜策馬策作策方策作册策告作嘗三字分隸多通假

名卽置銘之銘

置銘春官小祝文注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名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徐養原曰柩疑名之誤士喪禮曰爲名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纁末長終幅廣二寸書

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鬲用輦席取名置于重杜子春云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漢讀考曰司農從今書作名其引士喪禮爲名取名依釋文亦皆作名考士喪禮注云今文銘皆爲名是知仲師用今文子春所引檀弓亦當作名今檀弓作銘恐非漢人之舊說文金部不收銘字蓋於周禮取今文也故書攻曰銘旌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蓋偶遺之漢碑有周憬功勳銘又孔宙碑魯相謁

孔廟殘碑皆有銘字麐按徐說非也說文口部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禮記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卽名之本義也段大令曰其作器刻銘亦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皆祗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然則銘刻之銘亦作名也列子湯問篇伯益知而名殷敬順釋文名與銘同新坿乃有銘字

游卽十有二斿之斿

十有二斿春官巾車文說文無斿字於部游旌旗之流也从於汙聲古文作遊按游與斿音義皆同集韻十八大斿亦作旒段大令謂旒當爲游之或字隸省

作斿耳

幦卽蒲蔽犬禊之禊

蒲蔽犬禊春官巾車文說文無禊字巾部幦髮布也从巾辟聲周禮曰駹車犬幦段大令注曰按巾車云木車犬禊素車犬禊駹車然禊蓋許一時筆誤如或緩或自之比禊幦不同蓋故書今書之異車覆笭之字當是巇爲正字幦爲叚借字既夕禮玉藻少儀鄭注公羊傳昭廿五何注皆曰幦覆笭也車覆笭與車笭是二事車笭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第說文之簏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笭者禮經周禮禮記公羊傳之幦大雅曲禮之巇今周禮之禊蓋乎軾上者

也以禦旁之名名之也車覆笭古無用髮布者許以髮布釋髺髺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笭之字也漢讀考曰辟聲冥聲古音支清之合也鄭云覆笭言其用許云髮布言其質

髮卽髮飾之髮

髮飾春官巾車文注故書髮爲軟杜子春云軟讀爲綏綏車邊側有泰飾也髮泰垸之泰直謂髮泰也元謂駾車邊側有泰飾也髮泰訓其義但云讀爲泰則泰之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段大令漢讀考改髮爲泰曰古音次同泰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是也蘚字軟字蓋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易次爲泰於其聲類得之既易其字乃以髮泰訓其義但云讀爲泰則泰之

色不一故斥言髮髮鄭君乃釋髮曰赤多黑少此釋杜語如詩箋多釋毛語非經文作髮也故書攷曰髮泰連文各本互文作髮誤本流傳自唐以前然矣司几筵泰几說文作髮几此蓋禮家有易泰爲髮者巾車此條則杜易軟爲泰而鄭君從之又釋杜髮泰之恉非杜作泰鄭作髮也攷曰髮泰連文各本互異司几筵之泰許作髮巾車之髮杜作泰各爲一義鄭不從杜也杜云直謂髮泰者髮乃開文因泰字而言之猶上注華璗之華也使無作髮之本何煩讀如副倅之倅故書攷曰說文無倅字新坿有之鄭君訓釋乎經既有泰無髮則色理未明何由知其赤多黑少故知鄭本必作髮段君改字竊所未安

駭卽鼓皆駴之駴

鼓皆駴夏官大司馬文說文無駴字馬部駭驚也麾按戒聲亥聲相近釋文駴云本亦作駭則駭卽駴字也大僕戒鼓傳達於四方故書戒爲駭鐘師祴夏杜子春讀爲陔陔鼓之陔毛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陔皆戒亥通用之證也

卒卽乘王之倅車之倅

乘王之倅車夏官射人文說文無倅字新坿有之麾按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副倅之倅故書攷曰說文無倅字車僕掌戎路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是古者倅萃爲倅或省作卒此經倅字未必非萃之誤注當云故書萃爲卒司農

意在曉俗故讀爲倅後人因司農之讀遂併經文改
之耳麐謂車僕掌戎路之萃下文竝作萃鄭注萃猶
副也萃亦卒之段借非倅之段借也廣韻十一没倅
注云百人爲倅周禮作卒臧没切則卒即倅字也

璶郎塞玉三采之瑳

瑳玉三采夏官弁人文注故書瑳作璶說文無瑳字
釋文瑳注本又作珶麐按說文玉部珶石之美者許
意非謂弁師之瑳字許蓋從故書作璶也玉部璶三
采也鄭司農云璶惡玉名徐養原曰以其三采又非
與瑳故云惡玉名也江沅曰惡玉者亞次之玉也古
惡亞字通麐謂江說是也天子純玉公四玉一石侯

三玉二石謂之璶者次于天子與公也瑳璶古通用
鬠人凡山川四方用蜃故書蜃或爲謨此譚文等韻
與虞模等韻相通用之證也

庳郎痺矢之痺

痺矢夏官司弓矢文注鄭司農云痺矢讀爲人罷短
之罷元謂痺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次漢讀改曰
庳从广卑聲在古音十六部與罷在十七部聲類最
近司農易庳爲罷謂其矢短也鄭君意此矢不能短
於他矢故易爲痺字麐按說文無痺字故段大令作
庳作庳是也說文广部庳中伏舍一曰屋卑蓋引申
之爲凡卑之稱唐石經釋文本皆作庳矢不譌各本

作痺俗字也

廄郎六繫爲廄之廄

六繫爲廄夏官校人文說文广部廄馬舍也从广段
聲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廄廄有僕夫庶郎廄
之隸別唐石經作廄校文曰毛本作廄不體

接郎廋人之廋

廋人夏官文說文無廋字禮記郊特牲注涤牢所搜
除處也釋文搜云本又作廋玉篇广部廋亦作搜搜
郎接之隸別

桃郎敎駣之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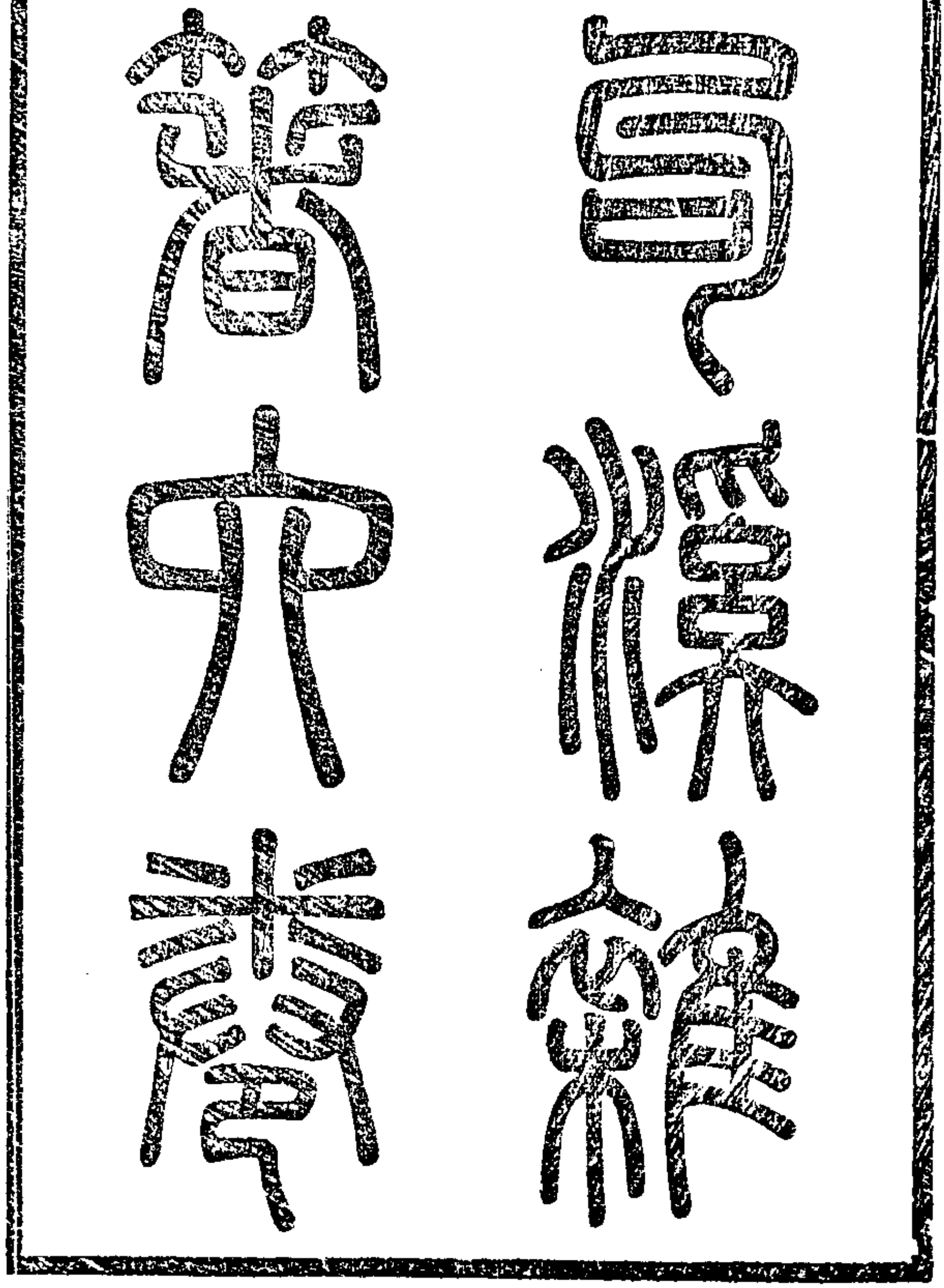
敎駣夏官廋人文說文無駣字馬部駒下云馬二歲

曰駒三歲曰駣段大令注曰駣字既見周禮何以連
類言之不錄此篆也曰疑周禮故書本作兆或偁羊
部挑爲之許解中駣字蓋非許君原文麐按廣雅釋
獸之駣騊玉篇馬部作桃騊御覽八百九十三引亦

滬卽其川虖池嘔夷之嘔
其川虖池嘔夷夏官職方氏文說文無嘔字廣川書
跋四烏池在周爲滬夷水然則嘔當作滬
蠪卽掌除蠪物之蠪
掌除蠪物秋官翦氏文說文蚰部蠪木中蟲从蚰蠪
聲或作蠧象蟲在木中形譚長說隸省作蠪故書蠪
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蠪釋文橐劉古毛反本或作
橐他各反經義述聞曰作橐者是也橐蠪古同聲故
蠪譌爲橐說文蠪作蠪从蚰橐聲地官掌染草注橐
蘆釋文橐音託又音妬妬與蠪同音是其證也

易書詩禮四經正字考周禮終

十三經正字攷殘本四卷鍾麐璘圖撰璘圖原名寶田
長與人咸豐十一年順天副貢生官內閣中書少好學
治故體文得桐城姚惜抱陽湖惲大雲之傳於聲音訓
詁之學研究最深始從同邑臧眉卿孝廉游得其指授
嗣出楊黼香太守門下太守爲粵東經學名家習聞師
說所業益進嘗以羣經之字多從隸變因據說文本字
以正其誤撰十三經正字攷取爾雅推釋文諸書以疏證
之今止存易書詩周禮四經餘都散佚惜哉說文者六
藝之鈐鍵經自漢儒而後家各異義音讀亦殊許君自
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禮周官春秋左氏皆古文也
蓋病俗儒曾夫詭更正文獨宗古文者以爲此固諸經
之正字也璘圖能心知其意援據說文一一爲之糾正
其用功可謂勤矣君之子伯荃大令以承幹有吳興叢
書之刊寄稿來滬卽編入叢書爲讀經者之一助云丙
辰重九日吳興劉承幹跋



123405
昭和5.3.23

嘉慶庚辰冬先君氏凌曉櫻先生自鄭中返里家居授徒卓人年甫舞勺受業於門天資穎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甲申申先君氏客授他氏卓人遠學於海君蘊生受詩文之法學日進乙酉春先君氏復家居開戶著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鄭氏禮卓人復從受經低閒緒論斐然有述之志洎先君氏臥病牖下嗣中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先君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服之學卓人亟得其傳遂乃博稽載籍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手自抄錄推闡其義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舉舊聞絕無鑿空虛造之說今歲季夏發行篋中說經之文若干篇先付諸梓而乞序於余余維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而其義益晦習鄭氏禮頗其所著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說先君氏悉然愛之慨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爲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所未逮其於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惜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催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餘篇卓人行將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見之書以續成先君氏未竟之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癸卯七月儀徵劉文淇譔

徐彥疏公羊空言無當賈孔禮疏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說詳義例而略典禮訓詁歙金氏程氏習鄭氏禮頗其所著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說先君氏悉然愛之慨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爲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所未逮其於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惜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催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餘篇卓人行將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見之書以續成先君氏未竟之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癸卯七月儀徵劉文淇譔

右雜著若干篇卷一卷二癸卯以前作梓於揚卷三卷四壬子冬所輯錄於京皆燬之賊既從事狄獻伏兒匿假庾申出守海南未克隨任躔躂燕晉泰蜀間日與輪蹄伍益不皇著書業暨養痾綿山行篋無書課讀之餘間有所得其從是正誤里復檢所弆數萬卷悉成灰燼倘坐斗室耳目枯寂因將前後所存爲五卷付之剞氏學殖久蕪於先民無所裨補惟羊叔餘生一靈不泯數十年孜孜所遺未忍懸棄知我者其有以諒我也甲子長至日陝立識於鄜伯埭寓

句溪雜箸目錄
卷一
說文諧聲孳生述略例
白虎通疏證自序
說禊
書十經文字通正書後
荅薛介伯論邱隘書
兄弟昭穆議
書張純傳後
路寢孔碩辨
卷二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
皇后降服議
爲人後者服其本親議
荅周西墅爲妻杖不杖議
春秋王魯說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述
卷三
上攝大夫唯宗子說
釋虫
爾雅舊注敍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敍
尚書九服十二服兩漢經師異同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解
劉績三禮圖駁
說貝
三年喪問
卷四
九獻疏
祁奚字黃羊說
鉤援臨衝辨
釋我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解
殤長中殤三年之義說
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者適人者述
爲殤後者述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說
禮經二嫡說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解
期服則婦老解
卷五
祭法七廟解
周南召南解
釋荀
釋奎
豐水東注說
堀閟解

唯子不報述
妾不體君述
稅服解
謂之王公辨
橘屋門說
卷六
釋宋
釋士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母服議
笑不至矧說
入自閨說
寘館於介辨
劉楚楨先生論語正義序
曹寶書刺史集序
陳氏宗譜自序
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書後
豬幅圖記
王君梅生哀詞
書汪孝孫事
書介休三烈婦事
先君子雜著五卷再刻於同治甲子冬乙丑移居江寧
丁卯游鄂戊辰游浙已巳由浙歸江寧於鎮江途次檢

善汝恭卜葬後譜檢未刻文字請寶應劉先生若渠定
徵劉君壽曾擇存十四首續梓之爲第六卷孤汝恭謹
識

句溪雜著目錄終

句溪雜著卷一

句容陳立撰

說文諧聲孳生述略例

古韻之學蔽塵久矣自鄭庠作古音辨實開古韻之先然止析六部未免於略崑山顧氏分爲十部掇引該洽而九經諸子騷漢以下書乃可讀江徵君又分爲十三部戴編修則爲十六部孔檢討刖爲十八部而分陰陽二聲王觀察更爲二十一部段大令定爲十七部劉禮部又爲二十六部休寧所謂古音之學以漸加詳者也然或有意求密而用意大過因思聲音之原起於文字說文諧聲則韻母也端安姚尚書有說文聲系一書第部次不分無所取擇且於會意諧聲不無岐誤乙未客京師假

館於廣陵汪氏因刺許書中諧聲之文部分而綴敘之以象形指事會意爲母以諧聲爲子其子所諧又卽各綴於子下名曰說文諧聲孳生述其部次以廣韻爲質諸家之或始歌終談或始之終歌或始元終緝皆不敢取竄也不立部首而以一二爲目其部分以顧氏爲主而參以江孔戴段諸家其一部曰東鍾江二部曰冬用孔義也三部曰支佳四部曰脂微齊皆灰五部曰之咍尤之半用段說也七部曰眞臻先八部曰諄文欣魂痕九部曰元寒桓刪山仙亦段義也十部曰蕭幽尤之半十一部曰宵豪用江義也十六曰侯之半用段義也其轉虞入侯則用江說十七曰侵覃凡十八曰談鹽添咸嚴銜用孔義也而去之祭泰夬廢入之月曷末鎋薛爲十九部則戴義也緝葉帖合益洽狎業乏獨爲一部爲二十部則用孔說其入之屋燭刖五部則用段說質術櫛物迄沒肴刖四部則用孔說而去其入之月曷以下者也餘如六部爲魚模虞之半麻之半十二部爲歌戈麻之半十三部爲陽庚十四曰耕青淸十五曰蒸登與入之藥鐸之半錫之半歸十一部陌昔鐸之半麥之半附六部則皆仍崑山之舊其說文原闕之音徐氏雖强爲翻切要亦多由臆造則別爲二十一部循不知闕如之旨也其有子母異部如充从育省聲而在一部委从禾聲氏从𠂤聲狄迹从亦聲而在三部喬从高聲而在四部兌从台聲吾从干聲而在六部諸如此例不可枚舉蓋或取雙聲或由轉韻亦分注於各部下以免混同餘如西兼沾誓兀亦讀負襄亦讀穰仍以本音爲主而以別音附之不以異說淆正也其聲字之誤衍俗字之妄增槩從決汰庶以存汶長眞面目耳

白虎通疏證自序

緬惟端門化鳥贏秦肆破衛之謠祕室談經漢氏開獻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暨詔於公孫坐安輪於申傅河間眞本競出民間東魯俠編間來壁下然而詩則魯韓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其緒樂原制氏常山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則師生異讀原其授受本別商參稽厥指歸殊淆黑白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即筆

白虎之觀臚凌言之同異裒師說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箸蔇略者三十八種泰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遺東觀雖一尊之定說未伸而六藝之微言斯在今欲疏其指受證厥源由暢隱扶微有四難焉蓋以石渠典佚天祿圖湮汝南存異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董曹兵燹劉石憑陵南國清談欽崇玄妙北郊戎馬滅絕典墳重以妄生難詮橫裂聖經高才者蔽肆雖黃耒學者蜿求青紫而欲溯微文於既沿尋佚論於久湮紹彼先民暢茲墜緒其難一也至若緯箸百篇讖傳百首鑿度運樞之說推災效耀之文敘郊立則易稽始際則隱符風雅頌則周文質而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彖爻指晰雜以占候渠底於酷微諸遺經間合乎契故皆以識斷禮以緯儷經廣韻始有之而東公已記漢武禪霸上之事徐廣所云三月三

非全璧祇錄羽琁而欲披精論於殘編揆微旨於墜簡其難四也立質賦顏愚學慚陋俗恥鄉壁之虛造守先儒之舊聞不揣檮昧爲之疏證凡十二卷祇取疏通無資辨難仿沖遠作疏之例依河間述義之條析其疑滯通其結轖集專家之成說廣如綫之師傳口傳耳剽固未究其枝葉管窺莛擊或有補於涓埃云爾

說禊

丙申四月三日葉筠潭黃樹齋兩鴻臚黃槐卿徐廉峰兩太史汪孟慈陳頌南兩農部招集同人於京師宣南之江亭行展禊禮孟慈先生刺禊義下詢因爲之說曰禊字不見於說文玉篇廣韻始有之而東公已記漢武禪霸上之事徐廣所云三月三

日臨水祓除謂之禊是也又蔡中郎注月令天子始乘舟亦謂陽氣和煖禊於名川則禊義之興已久考禊疑古祓作契契有絕缺之義漢毋將隆傳契國威器謂絕國威器也司馬相如封禪文契三神之歡謂缺三神之歡也禊祭取義於絕除穢惡則古或卽段契爲之後因加示爲禊耳然經典有祓無禊祓同韻則後世禊字其古祓之變體與周官女史掌歲時祓除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鬻浴謂以香藥草葉沐浴考古多有因祭而行祓除者如詩生民以弗無子箋云姜嫄禋祀上帝於郊祓以祓除其無子之疾焦喬苍王權所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祓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是也則此除惡之祭周初必於四月或周末祭而遂行祓除之禮故先儒說論玄文誰爲沛國是以魯魚亥豕交譌同酒語之俄空若冬官之闕略雖除姚校正略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綴逖然亦終

語或以風乎舞雩爲雩祭以冠者童子斥男巫女巫又鄭注周禮云如今三月時則古不用辰月可知後世禮移俗變多不得時之正或即行之三月故曾皙述此事即於莫春則已非周之舊矣春秋時惟鄭國盛行此禮韓詩序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是也後世行此禮者亦不盡用辰月西京雜記漢高與戚夫人於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則用寅月漢武八月祓霸上則用酉月劉公幹魯都賦素秋二七則用申月九歌春蘭秋菊婷女容與則又春秋竝用矣而歷代相沿多以辰月爲正張平子南都賦莫春之禊元巳之辰荊楚歲時記亦有三月三日士民出泛江淹爲流杯曲水之飲宋元嘉齊永明相沿爲故事故顏延之王元長皆有詩

句溪雜箸卷一

孟可以訓君不得徑叚作君也錢氏潭謂叚借形聲不分其誤三也許氏說文多經後人竄定久非汝南元本如引麗乎土之作麗豐其屋之作豐皆是錢氏承鴻沿謬嗤僞亂眞其誤四也今世所傳漢學惟三禮毛詩公羊春秋而已外如馬鄭之書京孟荀虞之易三家之詩賈服之左傳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爾雅全書雖已亡佚而孤文隻義見於他書所徵者其異文別讀皆足爲叚借之資錢氏棨從闕如未經引及其誤五也大抵假借之道不外二科同部叚借謂之疊韻異部叚借謂之雙聲非此皆誤字也但周秦部分嚴於漢魏如東鍾之通冬支之轉歌脂之轉眞微之轉文文之轉蒸魚元之轉歌汝南已多破其畛域然通轉之中亦自有一定之限非如後世之強生枝節妄爲

乙未過夏京師於同郡溫君民叔處假得錢氏坫十經文字通正書受而讀之其書取漢魏傳注及史漢引經異同以明古字通段源委採錄之功可謂勤矣然其紕謬處亦多漢人注經有讀若讀爲當爲諸例仍其本字別取他義讀若讀如是也破其字別其義而仍取諸同部之音即異部而通段仍相近則讀爲讀曰是也若當作當爲則是形聲之誤不可通段本段氏說錢氏概爲收羅不分畛域其誤一也兩漢經師或由口授或得壁中或獻民間如周禮之故書上禮之今文古文書分伏孔論語異齊魯皆是其異文鴻字亦不過如今之宋本毛本監本之不同耳其中可通者固多然傳寫之錯口語之訛絕不相涉者亦不少錢氏廣爲採錄無所棄取其誤二也漢人引經有以訓詁代本字史記之引尚書兩漢奏疏傳注之引諸經如克之作能以之作用之類不可枚舉然如初首可以訓始不得徑通作始也林

韓詩之蘭蘭古音同部蘭爲正字蕑爲叚借毛傳云蕑蘭也用本字詁借字也香草之名能辟不祥與今世蘭花之蘭同名異實李時珍所指生水旁下溼處紫莖柔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者是也其內則之蘭蓀楚辭之秋蘭風俗通引禮記之大夫贊蘭皆是物也薛夫子韓詩章句蘭連也蓮即蕑非夫渠之實也連聲間聲同部故澤陂有蒲與蓮同部亦同部師古曰菅蘭也作有蒲與蓮也漢書引作菅菅與蕑蘭同部師古曰菅蘭也是也薛氏以蕑詁蕑毛公以蘭詁蕑二名一物無差殊也

書十經文字通正書後

分合轇轕而不通如許敬宗劉平水諸人也昔人以段茂井舉韻證文斟詮一書已摘其疏略及讀此書其務通曲說不可謂不小學無補於音韻之學或有未究去合理之學遂使諸條其說誤者過二百事故疏數而於韻求云

答許介伯論邱韻書

介伯仁兄閣下昨接枚函論曲韻不諱嫌名注一條案彼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邑與宇邱與丞邱陸氏音邱區切去求反并內與仲壬沃丁與大庚小甲與雍己大戊等皆兄終弟及至陽甲歲庚小辛小乙皆兄弟四人迭爲君若兄弟則昭穆則武丁之祀上不及祖無是理也以服制之殷之廟制宜兄弟同昭穆自可聯伯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由切之說以服制推由宜兄弟同春秋家說云殷道親親先立弟周道尊尊先立子考殷之世次相爲後之說以定東晉廟制愚以爲殷周異制故論有互歧也爲兄弟同昭穆一以爲兄弟異昭穆不至東晉質循述傳聞於兄弟同昭穆之說先儒聚訟尚於兄弟爲後者尤多結軫其要則一以

表面與裘韻異部古人之韻此又古韻之不可解者也

兄弟昭穆議

昭穆之說先儒聚訟尚於兄弟爲後者尤多結軫其要則一以爲兄弟同昭穆一以爲兄弟異昭穆不至東晉質循述傳聞於兄弟同昭穆之說以定東晉廟制愚以爲殷周異制故論有互歧也春秋家說云殷道親親先立弟周道尊尊先立子考殷之世次并內與仲壬沃丁與大庚小甲與雍己大戊等皆兄終弟及至陽甲歲庚小辛小乙皆兄弟四人迭爲君若兄弟則昭穆則武丁之祀上不及祖無是理也以服制之殷之廟制宜兄弟同昭穆自可聯伯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由切

廷四周人四親廟以世及爲序一廟一主親盡則毀故文公所祀止桓莊閔僖而已說者以閔僖同昭穆隱桓同昭穆則文公之祀上及惠公若二主共廟則與廟無二主之制乖若主別爲廟則與諸侯五廟之制剌且生爲君臣沒爲昆弟亦無是理也是以春秋書桓宮僖宮災桓與隱同昭穆而桓獨有廟僖與閔同昭穆而僖獨有廟是兄弟異昭穆可知要之隱閔可弟兄桓僖不得兄弟隱閔猶春秋母弟稱弟出之於上則爲發乎情母弟不自弟行之於下則爲止乎禮義焉若大夫無子則不得取諸昆弟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但取諸小宗之子行爲嗣嬰齊以弟後兄歸父春秋譏而書之曰仲不與其公孫之號也後入繼情事微殊以禮斷之皆宜援服斬之例焉季長云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故師丹司馬光等持論甚正而論明季事者或猶援方獻夫之疏方獻夫謂仁宗當育英宗於宮中孝宗未當立陛下是孝宗未嘗立陛下爲後陛下亦未嘗後孝宗云以爲千古不易之論夫世宗雖未立爲子要皆孝武之臣也臣子一例皆三年故春秋以桓後隱以僖後閔公羊傳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注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又大傳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則天子諸侯與卿大夫士之殊焉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而於世及之制仍從周禮所謂損益百王而爲後世法也

書張純傳後

世祖初廟制未定以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大宗武帝爲世宗以春陵至南頓爲四親廟張純議以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君臣竝列以卑厠尊不合禮義於是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帝爲五帝四世代四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罷臣奉祠案純等此論可謂泥讀禮經矣禮斬衰章爲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子取支子入承石渠禮議載聖所云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是也喪服傳云嫡子不得後大宗說非　大夫士必取諸昆弟亦無是理也諸侯則雖以兄後弟以叔後姪皆可以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而封君之孫又盡臣諸父昆弟故也故歷代以大禮爭議者三漢哀帝宋英宗明世宗也哀帝世宗以藩王入繼英宗以藩王入繼英宗於成帝仁宗時立爲子世宗則於武宗崩子入繼而哀帝英宗於成帝仁宗時立爲子世宗則於武宗崩後入繼情事微殊以禮斷之皆宜援服斬之例焉季長云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故師丹司馬光等持論甚正而論明季事者

而宗有德別子於後世無功猶不必祖之況光武非受重平帝者也而忽近遺本生遠追宣元而下乎若如純等之議則光武亦哀平臣子也亦當上繼平帝不得遠嗣元帝爲父而成哀以下命有司祀之若以世次於成帝爲弟則所謂四親廟者高曾祖考也上繼元帝是有祖考而無高曾而成哀以下之親廟又當作何稱乎可謂進退失據矣又王制疏云異姓諸侯受封初封卽得立五廟則亦猶天子之追王也然則以禮經定東漢廟制宜以高帝爲受命祖不毀春陵以下爲四親廟明章和安之世春陵以下迭毀殤帝立未踰年不立廟鄭氏駁五經異議說故不數少帝又殤亦不數順帝世光武當毀以爲東漢始祖自宜如文武世室不毀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中宗宣帝或宜如殷三宗周成宣亦不毀其餘則合祭時祔陳於高廟可也然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例之或卽立景帝廟亦可而長沙定王又爲別子之始或亦如周魯之特廟可耳

路寢孔碩辨

詩閟宮卒章路寢孔碩注疏皆以路寢爲大君之正寢愚竊以爲未然寢有二有人君朝後之寢在路朝後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路寢一小寢五是也有廟後之寢隸僕掌五寢之埽除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是也此詩上下皆美新廟之事無緣此句獨言及居室況朝後之寢爲人君出入燕息之所故莊公薨於路寢春秋美其得正亦不必候僖公修復且居寢孔碩亦不足爲僖公美則此路寢當爲廟後之寢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又隸僕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路有大訓知路寢卽大寢也當爲伯禽廟寢詩文多互文見義詠閟宮則凡文王周公之特廟可知矣詠新廟則閟公以上親廟及大祖廟可知矣詠路寢則五廟之寢可知矣

既伯既禱解

詩吉日既伯既禱爾雅釋之爲馬祭毛傳宗之以伯爲馬祖郭景純取以說爾雅案伯爲馬祖不知所據而馬祖既稱伯因卽以伯爲祭馬祖之名亦似不辭疑伯卽禡字之借說文引作既禡既禱益三家詩如此禡字从馬音義相兼應仲遠漢書注云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蓋師行必先馬祭名之始或亦如周魯之特廟可耳

說文母猴說

說文犬部獌下曰獌也一名母猴爪部爲下曰母猴也犬部獌下曰大母猴也然則獌也爲也獌也一物也而皆可曰爲母猴由部禺下曰母猴屬犬部猶下曰獌屬

狙下亦曰獼屬蟲部蝯下曰禺屬蓋皆與猴種相類而微別故陸佃據柳子厚之言曰蝯靜而猴躁其性迥殊其實對文異散則通也毋猴一曰沐猴項羽傳楚人沐猴而冠是一曰獼猴樂記注獼獼猴也獲卽蝯之別體案沐獼皆毋之轉音毋非猴名毋其呼猴者之語詞也長言之曰毋猴短言之則曰猴猶越之名於越吳之名句吳也故蝯下曰毋猴猴下則曰蝯轉注爲訓物名已晰段氏猴下注謂蝯上當有毋猴二字毋亦誤衍毋猴爲猴之別名與蓋蝯下曰一名毋猴猶曰一名猴也殷下曰食毋猴猶曰食猴也且爾雅鳥獸多以父母字爲語詞如麋父麞足卽麞麞足也麌父善顧卽麌善顧也鴛鴦母卽鴛鴦也不獨此也隹其鵻鵻卽隹鵻鵻也舍人云隹一名鵻斯鵻鵻卽鵻鵻夫不見左疏

鶹也毛傳與舍人同郭注非是

威夷長脊也夷說文作𡰥廣雅似虎有角蓋方音緩急故呼謂殊異必求其義以釋之則鑿矣邵氏雅疏謂沐猴老者爲獼故許氏以獼爲母猴是直以母解作父母之母矣似非

魯讀崔爲高說

一切經音義引鄭氏論語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是則魯論作高古論作崔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弒君之賊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也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弒君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文子歷至諸邦蓋見其柄國者亦多屑屑舍伯子男可也明公與侯皆伯子男卑故可是

次四三爵爲一等此云鄭伯男也言鄭國伯僭猶之男也舉其
至卑者自承與爭貢之意似合二傳之說未無差異其周禮之
五等孟子之伯一位蓋古籍散亡不無所闕異詞耳

商務印書館印行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

儀禮喪服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注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或謂然則不接見者不當有服乎諸侯爲天子斬衰其臣不當從服期乎愚以爲此說非也從服有六而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不在其中即以爲從服是亦從重而輕者也諸侯之大夫於天子與大夫之臣於諸侯同大夫之臣無見諸侯之事故絕而無服諸侯之大夫時有接見之誼故但降以總衰則此服本在五服外第生於接見之恩耳故粗其升而細其縷可謂斟酌盡善矣若以諸侯服斬其臣應從服期則大夫於諸侯亦服斬其臣亦宜從服期矣則記文但云達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足矣又何云達諸侯之大夫不反服乎諸侯之臣既可以之大夫則王朝之臣亦可以仕諸侯故白虎通云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是天子之臣亦有違而仕諸侯者其亦不得服舊君明矣大夫與陪臣於天子諸侯有舊君之恩者且不得伸其私服況絕無君臣之誼者乎夫聖人非不知莫非王土王臣特以占王侯皆分土而治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特重其本君之服欲其專意於所成言曰王后則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今不其爲侯完在京師事且以杜其覬覦上越之私耳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爲國君夫之所別之以國君知其不得爲天子矣故注亦云天子所內人服

諸侯絕旁期所服者惟妻長子嫡婦在氏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一也謂王后與大子也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臣之則無服司服之錫衰疑衰皆非五服之正也天子所不服而與尊者一體之王后服之與天子自絕其期而王后顧服其私親之旁期與春秋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猶王者之不臣妻父母耳非必天子服以總王后服以期也故鄭氏伏后議云女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也今不其侯完在京師成言曰王后則當時之尊得加父母於父母嫁于天子此雖已女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謚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后父仍從臣禮則無服可知夫祭必夫婦親之妻經非所以接弁冕也

王后之父於天子則臣也以臣下私親之喪廢一時
祭祀之重不亦偏乎況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故大夫士之妻
不敢降其宗是以婦人有歸宗之義耳若王后則有廢無出無
宗可歸而射氏乃有宗子不降之說並謂王后爲昆弟之爲父
後者亦期直以大夫士之禮律天子矣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
得以其戚戚君則王后私親亦當援爲君之妻之服服王后不
得仍服其親服可明所以大一統而尊也至有謂外祖父
母母族之正統妻之父母妻族之正統母妻與己尊同母妻所
不降己亦不敢降者夫妻之不降爲其共事宗廟長子嫡婦之
不降爲其將所傳重若外祖父母皆總親耳外祖父母以名加至
小功所謂外親不過總麻也而壻與外舅又爲報服然則天子不
降后父總而后父亦爲天子總乎此必無之禮也則以禮斷之

天子諸侯於外親皆無服與大夫士服制懸殊婦人外成以所
天爲重亦不得顧其私親服本服如邦人也而雜記有妾爲女
君之黨服者或爲從無服而有服者之制鄭氏雖據以難公妾
大夫之妾爲其母傳似未可援爲定論也

附包愼伯先生說

春秋之義天子不臣后父諸侯經初期而女子適諸侯者仍
爲之服以其尊同也天子女適二王後者天子仍爲之服見
於何氏公羊注以此例之庾子於后父似不得無服則后之
於父可知鄭君駁傳之言未可厚非也　又案石林期章公
妾及士妾爲其父母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

母遂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
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言
案女君皆諸侯之子其父母尊與己等女君應同女子適人
者爲其父母之服此傳所言蓋據大夫女之爲夫人者言公
羊言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諸侯之尊境內皆其臣子而夫
人之父爲君所不臣內娶則嫌且妻黨持權以疏間親亂之
道也故禮諸侯不得娶大夫女春秋之季諸侯不循禮度內
娶者國國皆有而服制亦改於是有以女君而降其父母者
降其父母非以貶父母明純臣之義也天子尊無二上而諸
侯與天子不純臣非大夫之與諸侯比且天子非諸侯莫婚
非同諸侯之溺情而下與大夫比者可同日語爲天王后而
各有當鄭氏所言特引而不發耳

爲人後者服其本親議

禮經爲人後者爲其本親之服凡四見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
妹適人者殤小功章爲其昆弟之長殤記凡一見爲人後者爲
其兄弟降一等服案此喪服之省文若義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也而段氏玉裁則謂是四條者本親之服即盡於此說云由其
父母而上之雖祖父母伸祖父母不服也由其父母而旁之
及父母叔父母姑不服也由其昆弟而從父昆弟之雖從父

姊妹不服也說卑於此疏於此者乎況外親乎此謂絕族無施服也是也謂絕族無施服者乎然降服有四出降其一則爲人後者與女子子是也女子子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二傳皆曰不敢降其祖也夫女子子在室三年適人期欲其專意於所天之服昆弟丈夫之至親者也姊妹婦人之至親者也舉昆弟則上而世叔父母從祖祖父母下而昆弟之子孫而從父昆弟從祖祖昆弟敢此矣舉姊妹則上而姑姊而從父姊妹下而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敢之矣舉昆弟之長殤則凡有服之殤皆不得絕其服矣而猶慮有不備也故記文足之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降一等則緦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則內而諸祖父母從祖昆弟外而外祖父母從母皆括之矣則外親亦非無服也疏遠者如此則親近者可知於是知其說之難通也又改兄弟爲其昆弟三字毋乃改經從己乎段氏又引爲出母期不爲外祖父母服尤爲僻不於倫矣夫母與廟絕母子至親無絕道故爲之期若爲父後則絕所謂與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與爲後者之例迥別假又謂絕族無施服夫絕族之說止可施之異姓以支子後大宗不得爲絕族也善乎程氏瑤田曰後大宗以收族蓋收其繼別以大功章爲尊者所厭則亦不杖蓋與嫡子之不杖名同而實異故不杖章特著之曰大夫之嫡子也小記又云世子不降其之一族本親也在其中不可以絕族目之也統而論之所後者

喪服鄭註句讀卷二

齊衰不杖不杖議

齊周西漘爲妻杖不杖議

前在省垣承詢妻喪杖不杖之別時客中無書略述所識茲特爲足下詳之喪服記妻服有二一見齊衰期章曰妻傳曰何以期也妻至親也一見齊衰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嫡子爲妻傳云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鄭氏於齊衰期章注曰嫡子父在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引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太子嫡婦父在爲妻不杖唯注又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然則父在亦杖以庶婦卑故不爲之喪主子得以杖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而敖繼公創不分嫡庶之說注不可信小記經文亦不可信乎然父在庶子爲妻杖亦止士以下耳若大夫之庶子爲妻在大功章爲尊者所厭則亦不杖蓋與嫡子之不杖名同而實異故不杖章特著之曰大夫之嫡子也小記又云世子不降其之

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嫡子同注云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此即據服問君所主夫人太子嫡婦之文明重嫡之義自天子達也今律文不分嫡庶父在皆不杖者古者世碍世祿則有宗法故嚴嫡庶之別後代宗法既廢故嫡庶可以從同此古今禮之不同也其父沒母在亦宜用杖期服以母不可主嫡婦之喪故爲妻得杖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母在不稽顙明母在得杖矣又云宗子世在爲妻禫得禫即得杖矣今律文父沒母在亦不杖與古殊此亦禮文沿革之不同也

春秋王魯說

孟子之說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氏於前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撥亂也於後注曰其義史記之天子之事也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於後注曰其義史記之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明乎設之義竊取之義可無疑於今文春秋王魯之說矣隱元年何君注曰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又云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然則王魯者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也孔子當世衰道微之世懼王道之炮滅作春秋以撥亂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權不能無所寄魯者父母之國也有所聞有所傳聞較百二十國寶書爲信故據以爲本而以行事實司旌黜陟益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

可怪之論此也所謂知我罪我此也若徒以春秋爲魯史記之別名則一記載俶擾之徒了此矣何至筆則筆削則削而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哉善乎劉君申受之言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新炁之屬可宣火之明而無與火之德又包君孟子自謂窃取之以爲素王也明乎設之義窃取之義可無疑於今文春秋王魯之說矣隱元年何君注曰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又云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然則王魯者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也孔子當世衰道微之世懼王道之炮滅作春秋以撥亂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權不能無所寄魯者父母之國也有所聞有所傳聞較百二十國寶書爲信故據以爲本而以行事實司旌黜陟益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

喪服記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述

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報魏本于作爲注言報者嫌

其爲宗子不降故繼公云庶爲兄弟於本服降一等止謂同父
昔也禮爲宗子服自其父之親以至
之異耳此報云者昆弟與姊妹在室者但視其爲己之月數
而服亦齊衰惟姊妹適人者則報以小功也案敖氏之說非是
同父之親也可謂之昆弟不可爲兄弟喪服凡稱兄弟皆疏遠
之親故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也記中如其父公之昆弟大夫
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又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
兄弟皆加一等又君之所爲兄弟服兄弟
服皆言小功以下之服非謂爲兄弟也皆爲疏族之親爲得
與昆弟混昆弟在大功章所謂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皆何以大
功也爲人後者而其昆弟是也記者恐小功以下不降也故於
此足之敖氏親大功以至親盡爲宗子皆齊衰此若小功之下
則不得爲宗子以小功之服此由疏于報字之義此所云報名
報而實非報也何者支子出繼大宗於其本親之服皆降一等
如小功則降緦緦則無服若小功緦之親服出後之人則應如
小功緦服宗子之本服而遞降矣與宗子小功之親者服之齊
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有緦麻之親者與絕屬者同
注此本服也若降服則小功與緦皆降同齊衰三月矣蓋報者
報之以降期大功亦然非謂宗子降服緦麻伊亦報以緦麻與凡人之報不同也亦如律其
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也記又云於所爲
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諸儒疑小功以下爲兄弟不得更稱兄弟

導道者古文許君多本古文說故也說者以西與導爲雙聲故
古侵置等部與蕭幽等部閒有通讀之字如荀子禮論云道及
士大夫注史記作蹈又作慆按今史記禮書正作函函咯皆與
函韻者也詩白華念子懆懆釋文懆亦作慘又非山或慘慘劬
勞釋文云亦作懆漢書西域傳注劉氷作剿參與西亦韻函諸
若彙則又以蕭幽與侵覃韻近轉轉得通者也函之讀導其猶
此與然則不讀於西之下而讀於函之下者蓋古文字省函爲
舌兒本義也而亦借義爲竹上皮音如酣者本音也而亦借音
爲沾貶書後造函字專爲舌兒之詞者正他念切不必兼沾音

之讀與竹上皮之義矣亦如少下云古文以爲艸字疋下云古文以爲艸字疋下云古文以爲艸字疋

士攝大夫唯宗子說

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孔疏云士喪無主不敢攝大夫唯宗子爲主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兼攝爲主士卑故也宗子等以宗子指生者言遂謂大夫使大夫兼攝爲主士卑故也宗子爲主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語義甚明自陸佃吳澄等以宗子指生者言遂謂大夫之喪士不得攝主唯宗子爲士雖是位卑而宗子分尊可以上而攝之案此以後人文義讀先秦書者也此節但承上文言之上云大夫不主士之喪因大夫於士勿親皆降故不得更主其喪又慮人疑凡士喪大夫皆不攝也又著之曰士攝大夫唯宗子而已重宗故喪服經凡大夫於士之服皆以尊降唯齊衰三月資特著大夫爲宗子之文傳所以明之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若如陸吳之說士不攝大夫謂士之位卑不敢攝大夫故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主設有崛起而爲大夫者既無後又無宗族人則將任其無主乎又攷喪大記云爲後者不在則有僔者辭無僔者人爲之拜此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者則辭謝於賓云己無爵不敢拜賓也然則無僔者尚可爲有僔者攝主但辭而不拜有爵之賓耳士願不得攝大夫之主耶唯是大夫於士必降服故士雖無主不可爲之攝宗

子明宗子雖士則大夫可以攝其喪耳若大夫之不攝士喪見周道之尊尊若大夫之得攝士爲宗子者之喪又以見周道之重宗故喪服經凡大夫於士之服皆以尊降唯齊衰三月資特著大夫爲宗子之文傳所以明之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若如陸吳之說士不攝大夫謂士之位卑不敢攝大夫故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主設有崛起而爲大夫者既無後又無宗族人則將任其無主乎又攷喪大記云爲後者不在則有僔者辭無僔者人爲之拜此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者則辭謝於賓云己無爵不敢拜賓也然則無僔者尚可爲有僔者攝主但辭而不拜有爵之賓耳士願不得攝大夫之主耶唯是大夫於士必降服故士雖無主不可爲之攝宗

釋虫

說文虫部計一百五十三字以虫爲部首解云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又蟲下云蟲之總名也从三虫案下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案如說文所解本字象形二虫爲虵三虫爲蟲虵蟲蟲則蟲亦猶眾可取以統鱗介毛羽倮之全竊疑造字之時止一虫字即蟲之正是小蟲傳曰昆者衆也人三爲衆虫三爲蟲則蟲即昆蟲皆取衆義故夏小著大夫爲宗子之文傳所以明之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若如知後人以蟲爲虫轉以虫爲虵虵之虵如求本古文裘復人以裘爲裘服之字遂段求爲求取之字矣此蟲大篆已然然則今部首之虫字疑即蚰蟲之省體如省聲之類故說文以蟲諧聲之字多省作虫如融螾蚰蝕皆是今惟融下存籀文蟲字可見大篆必皆从蟲小篆乃皆从虫然則大篆从蟲从蚰小篆从虫从蚰小篆概省

蠉之或作蠶蠆之或作蠆亦必籀文也至蚰部之二十六字蟲部之六字則仍大象之舊改之未盡者然如蚰部之蠶或作蚕蠶或作蠒蠶或作蜜蠶或作蠭蠶或作蚍蠶或作蠆則又後人因小篆而變者也古人作字象形諧聲必徵諸實無嫌繁複後人作字意爲增減必欲勻稱可觀以至篆爲隸隸爲楷愈巧而愈失其眞矣

爾雅舊注

爾雅舊注有五家犍爲舍人樊光劉歆李巡孫炎劉注與李注同五代史志已不載其目唯郭注行於世唐人作五經正義恆引五家注以正義本六朝舊疏時猶及見原書故也立舞勺之年從先師凌君曉懷遊見疏中所引雅書舊注自一音一義以及典章名物皆徵文攷實信足與高誘許愼先後鄭諸家相發明凡郭注申稱言妙諦大率胎此因一一刺出并諸簡端日積月累久而編盈丈辰丁內艱苫由之餘遂取向所標題者薈萃成帙附以郭音義及顧沈施謝諸家切釋以其去漢魏未遠猶是經師傳授之舊也雖餖飣之譏不免大雅而吉光片羽實希世之珍也是爲敘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敘

鄭康成注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案如後鄭之說則遷葬與嫁殤爲一事矣史浩謂遷葬者求夫雖強分爲二事要其歸一也　同牢合巹所以合體夫婦之道始成子得婦之父母始得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然則必與之齊乃夫死不嫁其未齊者得嫁可知故今律未昏之女改嫁仍得封誥猶斯故

也則許嫁而壻死爲壻守志其父母爲之立後皆屬非禮禮之所非卽禮之所禁且古禮女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所以示未成婦夫死不可卽於墓而生可卽其室乎生不同室而死可以同穴乎生則爲女死則爲婦古無是禮也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世有過情之舉未昏夫死守志者則必有不及乎情不釋服而卽改適者故一準乎禮之中而以女之嫁壻之娶爲節非此者則禮所不許也如此則嫁殤之義似與遷葬相比然此止可論先秦之制後世風俗日漓夫婦道苦果得一二守志過情者振鐸救弊則又聖人之所許監厚毋薄未可膠執古經以論世也

尚書九服十二服兩漢經師異同攷

康成說天子冕服以尚書校周官定書爲十二服禮爲九服其說書以日月至繡祼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繪與繡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所謂龍爲袞宗彝爲毳又禮注云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希卽黹也此鄭氏之說後儒多宗之其實兩漢今古家俱無此義也書大傳今文說也其說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又曰山龍華蟲也華蟲黃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並見御覽所引此以五服五章配五采五色不言粉米黼黻絺繡蓋五服皆同也說文古文說也繪下云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黼卽粉字下云袞衣山龍華蟲黼黻絺似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服所繪而以山龍爲服之首也於繪云會五采繡於繢云一曰畫也是許氏以繪繡爲一事統爲設色之工凡衣服旂常皆先繪後繡故攷工論山龍鳥獸等皆統於畫之事焉蓋繪事必以粉爲畫介也故曰粉攷工所謂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今人猶然其文如聚米故曰米說文作絲絺其質也說文絺細葛也刺黼黻繡者統言五采之色說衣卽孟子之衮衣趙注之畫衣也黼黻繡者統言五采之色說

文云黼白與黑相次又黻黑與青相次又繡五采備也益本攷工爲說益山龍華蟲等雖分五色其五章所不及處亦必雜四時五色之位故攷工繫於畫繪之事下是統言五服之文也袞下云卷龍繡於下常則五章衣裳皆可孫氏星衍謂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亦以意爲說也說文止舉藻火山龍者士得服山龍大夫得加藻火五服之至卑者舉卑以見尊也華蟲唯天子得服之華蟲貴故大戴五帝德云帝嚳黃帝黼黻衣大帶黼黻裳也彼又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又可見黼黻皆衣裳並有也皆不言日月星辰許氏多用衛宏義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又曰山龍華蟲也華蟲黃也作繢畫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並見御覽所引此以五服五章配五采五色不言粉米黼黻絺繡蓋五服皆同也說文古文說也繪下云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黼卽粉字下云袞衣山龍華蟲黼黻絺似亦不以日月星辰爲衣服所繪而以山龍爲服之首也於繪云會五采繡於繢云一曰畫也是許氏以繪繡爲一事統爲設色之工凡衣服旂常皆先繪後繡故攷工論山龍鳥獸等皆統於畫之事焉蓋繪事必以粉爲畫介也故曰粉攷工所謂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今人猶然其文如聚米故曰米說文作絲絺其質也說文絺細葛也刺黼黻繡者統言五采之色說衣卽孟子之衮衣趙注之畫衣也黼黻繡者統言五采之色說

星辰莫知篇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山龍日月馬孚長云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粵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粵者在下古康成所本也但馬氏不及作會宗彝又以黼黻粵於粉米粉米粵於藻火則又與鄭殊矣若王肅謂舜時三辰即謂於庶旂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彼不過故與鄭異非實經師傳授也東觀記車服志東平王蒼議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彼所陳皆漢制然上云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則似以周亦用日月星辰矣史記於此處不明夏本紀但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爲文繡則史公似亦以三辰爲用於衣者歟史公雖從安國問故所用不盡古文與後世杜林衛宏所習之古文本多不合也賈逵

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與御覽所引之書傳微異案虞奏所引亦未爲不可攷說文彝从糸糸綦也綦爲綅之或體糸部綅帛艾色也亦作騏顧命騏弁鄭注青黑曰騏則是宗彝亦可黑色也藻說文作璪解云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云云則必象玉色之有藻飾者則色白矣又周人大夫服冕以巡守爲其畫水草之文故得如葵蘆初生必白又可見藻之爲白色也故釋名冕俛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衣如葵蘆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冕衣如瑞傳云瑞顓也是也則亦不必如鄭氏之必升火於宗彝而以宗彝爲冕衣之首矣故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儀衣裳華蟲鄭大夫藻火漢制猶然見古制之宜藻火相屬也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解

鄭注從爲之服者爲本是路人皆與父卉合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著服故生從爲之文也王肅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案王氏說禮每懲鄭立異惟此則較勝於

鄭益繼母於己本無母子之恩徒以與父合體爲之制服義生於父本爲義服若父死改適父未絕母母已自絕於己爲無恩義恩義兼絕何服之有則父卒繼母嫁禮宜無服徒以己無所依隨之而嫁終始相保義雖缺如恩則周至故由三年而降爲期傳曰貴終終其爲母子也通典皇甫谧云夫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醮之義禮許其嫁者謂無大功之親己雖子幼不能自存故聽其孩提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罰下令弱喘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即如繼父之服不杖則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婦

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然則服期之義生於同居先同居後異居卽降爲齊衰三月猶以其與己有撫育之恩不忍不爲之服若直未同居則路人耳繼父若死己母儘持三年重服己則絕不爲服耳爲其於己無義也繼母之嫁亦猶是耳然則親母嫁當何服曰經無正文以禮推之當期石渠禮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衞注亦云嫁母齊衰期蓋本服齊衰三年嫁則降而不杖期也韋元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主者不爲無義制服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元成議是也案如韋

相之議親母且不應制服繼母嫁而不從不服愈明然母雖絕於父子不可以絕母親母改適降而爲期恩義兩盡故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若子爲父後當與出母同爲無服蓋出與嫁皆與廟絕而嫁之過重於出出母爲父絕者也嫁母則自絕者也出母容有無罪而橫出者亦有出而不嫁者雖不爲父之妻猶未爲他人之婦若嫁則誠如漢帝所謂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者究以於己有母子之情猶得申其私恩故今律嫁出母背期從繼母嫁者亦期也若己爲父後而仍爲制服是因絕族之母廢宗祀之重恐先王無是禮也袁準劉智溍于睿等皆以爲父後者猶服嫁母乃知有母不知有父乎溍于氏更傅會檀弓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聖人之後卽是爲父後者不過稱子思之泛語如左傳稱弗父何爲聖人之後豈弗父何爲成湯之嫡嗣邪況檀弓明云子思之哭妻也爲位則子思有兄更非嫡子明矣唐代武韋之於母喪愈加愈厚未始非諸儒啟之漸也

劉績三禮圖說君之父祖雖曾爲君既老而傳嗣君在位猶臣致仕無二斬但從君而已先儒說皆非案喪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何以期也從服也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然則君之父祖固有故未立與今君之臣本無君

臣之義祇緣君持重服不能不從服期耳若父祖中有曾經爲君者雖老而傳與羣臣本屬君臣自應仍服臣爲君之服不得方從服之例故賈公彥云鄭必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取受國於祖者若受國於祖祖薨則羣臣爲之斬何得從服期故言受國於曾祖也夫舊君之服猶得齊衰三月彼謂去此國適彼國已無君臣之分猶持義服齊衰豈有尚爲臣子遂絕其三年之服劉氏以君既老猶臣致仕可謂僭不於倫矣徐氏反以劉說勝於注疏毋乃輕重失實乎夫堯禪舜後堯崩猶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異姓相代尚持重服豈祖父傳之子孫一經遂位遂同廢疾孟子特欲折成邱蒙之野語故以堯老舜攝證成民無二王之義然受終文祖類天覲后非卽位而何父老子代亦祇如

斯耳然則父在爲祖如何鄭志荅趙商以爲天子諸侯皆斬衰無期衰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則父未卒不爲祖斬可知謂受國於祖如衛輒之類今君卽爲傳重之君雖父在自可持斬王侯以國體爲重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受國於曾祖與父皆未爲君則己所傳重非傳之祖者祖先父卒自宜父持重服己仍服期不敢蔑父也所謂天子諸侯無期謂無旁期耳祖父卒之期自在也且無期亦止論禮之常耳若此則極變之者又不得執常以律之也若父卒在先祖雖未立今君自宜持重臣下則有期年從服故喪服設爲君之祖父母條也經不言爲君之祖父母父卒爲君之父母淚長子祖父母明君之父母妻長子而曰爲君之父母淚長子祖父母妻長子而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三項無不從服而祖父母容有不從服者故傳書於末而傳申之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也賈疏謂鄭彼志與此注相兼相備然鄭志雜出弟子所記往往有未可盡信者也

說員

金榜禮大史以饒宮詹音伍員之員爲運見詢案說文員从貝口聲古口聲應在脂部員聲在文部口員由雙聲得音非段氏所謂合韻也周秦以前平仄不分然以今人之音論漢以前書凡員字皆讀如平聲如詩正月員於爾輻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長發景員維何或讀圜或讀云卽如左氏之行人子員亦無讀爲運者故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韓詩作魂左氏文十二年傳注姑幕縣南有員亭釋文本作鄆又莊四年傳注東北入員之瀆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爲之制

三年喪問

問曰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三年問之說其不足據乎曰古人質實二十七月而曰三年似近後世喜誇者流而三年問之說又明著禮經未可概以爲非正處轇轕忽檢亭林文集有如運者故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韓詩作魂左氏文十二年傳注姑幕縣南有員亭釋文本作鄆又莊四年傳注東北入員之瀆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爲之制

服也斯言可謂解頤之論矣盡古人稱限以期爲斷君父至尊特爲加隆既葬則祔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此言祭有卽吉之漸也始喪衰絰纓練則以葛易麻大祥則素縞以除此言喪有卽遠之漸也祭不爲除喪而設而除喪必有祭故雜禫之節適踰再閏祓直以三年目之喪大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是也父在爲母尊者所厭服止期年然變除之節與三年無異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也妻以父服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故亦有練祥禫之節長子承重者也亦與妻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是也爲其備有練祥之節與父母服同故亦得目爲三年左傳王一哉而有三年之喪二也卽謂太子與王后也其必不有三十六月明矣不獨禮家然也春秋吉禘於莊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易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易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公羊專指祥祭而言緣祥而禫禫者淡然意謂前此皆哀聲戚容至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益先王制服準諸天時期年天道一周則必祭謂之練再期年又必祭謂之祥人子思慕之心與時漸殺而猶不忍卽吉也必中月始飲酒復寢禮始處曰哀薦於事而處事寧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儀節只循適得二十七月亦非預定以二十七月之限也若以今制相滿計之二十五月實止二十四月二十七月實止二十六月也君子有

三年之喪二也卽謂太子與王后也其必不有三十六月明矣不獨禮家然也春秋吉禘於莊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易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易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公羊專指祥祭而言緣祥而禫禫者淡然意謂前此皆哀聲戚容至此始淡而實非忘哀也益先王制服準諸天時期年天道一周則必祭謂之練再期年又必祭謂之祥人子思慕之心與時漸殺而猶不忍卽吉也必中月始飲酒復寢禮始處曰哀薦於事而處事寧哭曰成事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儀節只循適得二十七月亦非預定以二十七月之限也若以今制相滿計之二十五月實止二十四月二十七月實止二十六月也君子有終身之喪三十六月如與溘陛而又不可以死傷生故死與其往則設祭以致存親之禮生與其來則除喪以明順變之道祭禮日隆喪禮日殺所以制中焉爲之節所謂仁至義盡也然則孝文以日易月至三十六日何也三年之喪周末已亂故滕文公欲行三年父兄百官皆不欲又左傳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有短喪不及三年者必有過情如後世之哀紹夏方諸人者漢文以爲三十六月亦止臆度之詞杜預因附會謂泰亢上抑下率天下皆行重服經歲寒暑大泰皆當行三年之制者可不言而決矣然則子貢爲孔子服廬墓六年以二十七月計乎抑三十六月乎曰心喪之制禮經無文重爲六年本爲過情其用數又爲足準況異父昆弟游夏異見期已久矣宰我所言雖親事聖門而禮文殘缺恐亦各守所見未可據爲典要也

外宗內宗說

內外宗之見於經者五一周禮春官序官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注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一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者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一服問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注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四喪大記云

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注外宗姑姊妹之女並下云外宗房中南面爲五服問疏因謂外宗有三周禮外宗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是君姑姊妹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服問此又是外宗親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亦名外宗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宗是同姓之女一也雜記內宗是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案熊氏此疏即據鄭注斷言之其實鄭氏各注當以周禮注爲準蓋宗即宗族之宗外此者皆不得與宗之名故知內宗包有同姓外宗專指有服者言如姊妹之子爲甥姑之子爲外孫鄭氏未及與子同記者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明皆不得以本服服之也而內宗何知不專指五屬內者以夫夫士之制無服族人有

爲宗子齊衰三月之制諸侯以上尊宗明五屬內外皆不得服本服也既曰君夫人則皆指有爵者可知蓋無爵則入庶人爲國君章且周禮內外宗皆與王后祭事更非無爵者所能矣則服問之如外宗之爲君亦即雜記之外宗爲君夫人不得容有外親之婦外親緦麻自然無服記者無庸贅及焉若然同姓之女以及姑姊妹女子子之女得有在國中者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不降也尊同也經既設此條則必有嫁於大夫士而以尊降者矣其實嫁於大夫士則絕竝無所謂降其姑姊妹女子子之子出嫁於大夫士更可知矣何知外宗無從母及甥之女者古者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故宋殺大夫春秋譏其三世內娶逆婦姜于齊譏其略

九獻疏

九獻之節散見禮經鄭崔孔賈注疏內今依次分疏之

始祭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

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小宗伯大祭祀省

牲眡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此謂天子

宗廟之祭禘祫時祭皆同王服冕后服副褘司服享先王

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祭統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

東房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注褘玉后

之上服唯祭及二王後夫人服之疏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

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樂奏王夏大司樂王出入則

令奏王夏是也

尸入室

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樂

奏肆夏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服衮冕雜記尸服卒者

之上服故也乃作樂降神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大呂爲

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鼖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

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

而禮矣注先奏昆樂以致其神

乃祼行初獻再獻禮

乃殺
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卿大夫序從卽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刲取脠脅乃退注毛牛尙耳以耳毛爲上也脠脅血與腸開脂也禮器納牲詔于庭詩信南山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燔云毛以告純也膋脂也祭統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尸出尸行朝踐禮
祭統父北面而事之注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凡尸在堂上皆南面故有司徹筵于戶西南面注爲尸席也又云尸升筵自西方坐是也郊特牲詔祝于室坐尸于堂注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于東面取牲膋燔于爐炭洗肝于罍鬱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又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注制祭之後升首于北墉下尊首尙氣也禮器所謂君親制祭也祭統君執鸞刀羞嚌注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制之疏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燔于爐炭洗肝于罍鬱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又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注制祭之後升首于北墉下尊首尙氣也禮器所謂君親制祭也祭統君執鸞刀羞嚌注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制之疏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燔于爐炭出薦之主前羞君迎牲時視延尸而面下云尸卽席坐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席設几于筵上右之又云尸升筵祼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是也禮運執其殺注謂體解而爛之又云然後退而合亨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卽此孔詩疏以太宰納亨爲納牲非也腥其俎時爲豚解七體士喪禮所載兩髀兩肩兩胁兩肫并脊也此則分豚解爲

體解特牲所云肩臂臑肫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也少牢又加以脃脊代脅爲十一體特牲少牢以薦熟爲祭始有體解無豚解大夫士禮略不祼不薦血腥故也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禮器云設祭于堂注謂祭之饌于堂又云義理詔于堂疏謂煮肉既熟將欲迎尸主人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于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既乃迎尸室內郊特牲云舉爭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爭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以拜安之也又云相享之也注謂侑也謂侑尸欲使享此饌焉引特牲饋食曰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享疏云尸未入則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

陰厭後尸入舉奠是也但云舉爭角恐非周禮耳然鄭注明云天子奠爭諸侯奠角故崔氏以爲周制也郊特牲云薦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燔燖合羶薌注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爨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又云取膟膋升首報陽也注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益祭血腥之時已有膟膋至薦孰時又取以燔故祭統疏云嘗有二時二者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制割所嘗嘗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于俎上尸蔬嘗之故云羞嘗也后于是薦孰者王酳尸之後又酌亞獻疏王酳尸用朝踐之尊禮齊尸酢后還用盎齊后酳尸饋獻之尊盎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饋食之豆籩俎贏醢脾析蠯醢昌蚳醢豚拍魚醢注饋食薦孰也是也

行五獻六獻禮

司尊彝其饋獻用兩壺尊注饋獻謂薦孰時崔云王乃以王酳尸尸酳王王酳尸尸酳王謂之一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酳王謂之再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酳王謂之三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酳王謂之四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酳王謂之五獻也后又以王酳尸尸酳后后酳尸尸酳后謂之六獻也案后獻當酌緹齊此大祫禮若禘則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時祭當王與后同用盎齊也明堂位疏象尊也尸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兗尸入室饋食用以盛盎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彼事據時祭言之

尸飯訖

崔氏云於是尸十五飯案特牲禮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注禮一成也又云尸又三飯告飽注禮五成也又云尸又三飯告飽注禮三成也是士禮九飯大夫當十一飯

故少牢云尸入墮祭畢食舉三飯又云尸又食則四飯也又云佐食受加于脊橫之又食此五飯也又云上佐食受加于昕又食此六飯也又云佃尸又食此七飯也又云佃尸又三飯是十一飯也以差次之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矣

行七獻八獻禮謂之朝獻再獻

鬱人云卒爵而飲之注王酳尸以玉爵也司尊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又云其再獻用兩象尊注朝獻謂尸卒食三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又酌亞獻疏王酳尸用朝踐之尊禮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后還用盎齊尸酢后還用醴齊王酳尸尸酢王王酳尸尸酢王謂之一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酢王謂之再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酢王謂之三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酢王謂之四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酢王謂之五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酢王謂之六獻尸酳王王酳尸尸酢王謂之七獻也后又以王酳尸尸酢后后酳尸尸酢后謂之八獻也

爲說若天子祫祭則朝獻宜泛齊四朝踐之尊也再獻宜緹
齊因饋食之尊也禘祭則王宜酌醴齊后宜酌沈齊矣明堂
位加用璧散璧角疏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酌尸名
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益齊亞獻名再獻又名爲加與九
獻後之加爵殊亦統名爲加故孔氏又云時夫人用璧角則
內宰所謂瑤爵也其后所薦豆籩則謂之加籩加豆籩人云
加籩之實菱芡栗脯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
深蒲醢醢箔妲雁醢箈菹魚醢注謂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
籩是也
行九獻禮九獻之後爲加爵
崔氏云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尸

明堂位加用璧散疏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臣爲賓用之
以獻尸則璧散即諸臣所用不得酌瑤爵也司尊彝注諸臣
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拜食三獻也疏賓長臣卑雖得與后
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所謂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崔氏又云大祫之祭諸臣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
用所獻之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也若大祫
賓長酌尸亦用盎齊與后同則崔
祔奚之字古名字相配奚與黃羊取義不明張君后洲以祔
夫字說一帙兒示且屬爲之攷繹詁先路王基友何子貞陸小
蓮何願船諸家說勞推曲證幾無歧義久之無以應也因思嫂
本女壻之稱見之說文周禮借作奚易說卦兌爲羊鄭本

羊作陽謂養無家女行賈炊爨虞本羊作羔謂爲女使皆與奚之訓女隸者義近則奚與羊之義可附會而得然於羔字究無取子貞亦曾言之細剖諸說當仍以爾雅羭羊黃腹之說爲的請就而申言之案郭此注云腹下黃部正義云羊之腹下黃色皆名羭羊後世所謂黃羊之名羭與奚古韻可通古奚从系得聲繫部系之籀文系从丿聲作支部羭从番聲在元部皆與歌部之字互通如支部之芰杜林說作荸遬之或體爲蝦觾讀爲池兮與也通皆是而番韻之字如詩崧高之番番碩爲波鄱陽之讀爲婆陽僠播等字皆讀同歌韻而音皆从番外如譒讀如它而从半聲獸讀如涉皆與番韻同在元部者是支元歌三部之字展轉相通可以互段則奚其即羭之借字歟羭爲黃羊取羭物命名即狂狡倒戟出鄭人於井又欒樂乘桃本而翼或以戟句之斷肘

以刺爲其引而直前故謂之援猶則援者刺兵鉤者句兵也廬人云凡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蝥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矛有酋矛夷矛詩清人二矛重喬攻王酋矛長有四尺夷矛二尋是也又有夰矛小戎夰矛鋈錞傳夰矛三隅矛也蓋皆所謂援也冶氏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戈今句矛戟也又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記又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注戟今三鋒戟也戈一援戟二援中直援又名刺其枝出之援即胡戈可刺可鉤戟則專以鉤故戈與戟對又戈刺援而戟利鉤矣故左傳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搚其喉以戈殺之此即用戈之直援刺之也狠瞫取戈以斬則用胡之曲也又韓詩作隆車鑑論衡隆不足爲強即此九經古義漢避殤帝諱改隆爲臨故隆虛改爲臨虛也隆高也巢車之類案通典十三云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左傳成十六年登巢車以望晉師即此說文作轈云轈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春秋傳曰楚子乘轈車杜注巢車車上爲櫓是也通典又有拋車云以大木爲床下安四獨輪上建雙脞脞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兆其竿高下長短以城爲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又說文車部輣樓車也光武紀衝輣樓城上又

宣十五年左傳楚子登諸樓車服注樓車所以窺望敵望軍法所謂雲梯者其皆卽隆車之類與衛者淮南兵略注衛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衛于敵左傳定八年主人焚衛卽此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傳元大也韓詩傳元戎大戎也謂兵車也車有元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蓋卽此之衝車歟孔謂陷者在上臨下之名衛者從旁衝突之稱皆合混其詞

釋我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手古文垂也一曰古文殺字案我字蒙戈部下當取戈爲義手爲古文垂段云當作乘乘古訓作敕部與我同訓則當手爲聲我之古文爲戚楚良臣余義鐘銘先祖樂我正作戚勿爲下垂之象與示之古文帀爲天垂象之義正相似則我之左旁爲張明矣或曰古文殺字從殺字省殺字具有三體俱不與似故許氏但錄以備異說也我从戈得義本義宜與克伐義近引申之爲施身自我之義且與余台等字皆雙聲故亦得段借爲我身之我借義行而本義晦不可攷矣蓋聖人絕四則曰毋我有我近於殺害有我則急宜殲除如利本銛利之利引申爲利害之利與害因故利字从刀留聖人作字微旨所以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也故我部止一義字義之从我聲義相兼繁露仁義發云義之爲言我也又云義者我也義主斷制故曰我也又曰春秋之所以治人與我也

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又曰義之經在正我不在正人蓋義之義生於我故能正我則爲義此又理之相因而生者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解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注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此謂三年之喪遭練而遭期之喪既葬卒哭後應變葛期既葬之喪期之初服麻應絰三年之葛既葬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葛與三年練之葛絰細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絰已除則應暫期之絰服其功衰舊練後之衰升數大功同因謂之功衰此三年內遭期喪變除也又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明三年既練而遭大功之喪亦如其遭期之喪矣明大功初喪亦以麻易葛既葬後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也所以不絰大功之絰者以練之葛絰帶五分去一之差則顯與禮經背矣金氏又引服問不易喪之練冠如兔則絰其細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爲不嫌大小非差然大功之麻可以變齊斬之葛小功則不變故喪服小記但云斬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不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者明大功之上麻葛遞殺可以相差小功以下則不得與上相比故雖帶其初葛帶絰其總小功之絰不嫌非差也鄭氏又謂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

衰八升專以母喪說期者自以齊期之中以母服爲重故舉母喪以例其餘其實凡遭期之喪皆然也金氏又以鄭君以期旣葬爲母爲泥亦未達鄭君之旨矣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說

金氏榜又謂上經以有本爲稅言變三年之葛則殤長中爲期親降服大功不言可知案服問此文上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又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然則上文指緦小功之不變者言此文言緦小功之變者也總小功無本不得稅而大功長中殤之降在小功若雖無本亦

句溪雜著卷四

猶得變三年之葛長中殤更不待言然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則其長中殤之不絕本可知則當已具於小功章何必又重出此語也若然雜記則正服大功猶得變齊斬之葛期殤之降大功更不待言齊衰下殤猶得變三年之葛長中殤更不待言然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則其長中殤之不絕本可知則當已具於小功章何必又重出此語也若然雜記祝語意甚明又云下殤則否蓋爲其卑而降在緦麻者也如金說而無服喪服傳曰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是也今萬德係妾杜氏所出則非嫡母子也雷氏無出則非有子之妾也烏得服以庶母服歟胡氏又謂就使萬德承嗣二房雷氏爲二房所娶於萬德有養育之恩亦止爲加服小功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之服可耳案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則亦即緦麻章之庶母以慈己故加至小功故馬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也是也若雷氏六禮皆備儼同敵體父不敢以爲妾而子敢以爲庶不同一誣其父乎其生母杜氏本妾也而同之於嫡不更亂嫡妾之分乎總之蜀子兼祧古禮所無然既爲律所不禁若仍科以古禮勢不得不窮則當於失禮之中求其禮之近乎正者也攷公

成江無子成海生子簉生出嗣成江成江不忍成海無子合簉

跋胡農部河南余氏服議後

研六室雜著載贊豐余氏事曰余氏兄弟二人長成江次成海

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又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篤生以一身嗣兩房則雷氏者成海之嫡婦而萬德爲成海承嗣之孫安得不以雷氏爲嫡母其萬德之以嫡母丁憂固未爲失也蓋萬德與萬全所承各異父則一而祖則二也匹嫡固禮所不許而誣祖尤禮所不容權乎失禮輕重之閒益避重而就輕乎不然其祖以爲嫡婦其父以爲嫡諫父秉命於祖者也而子順返庶之乎就如所論則必不爲雷氏服而後可必如雷次宗庾純無子立孫之議去其一子兼祧之俗而後可耳然則篤生當何服曰禮無二斬服成江以爲人後者之服服成海以本生之服耳何也至親以期斷特去其加隆焉耳然則萬全將何服曰此又禮之變也其如世叔母服期乎其長房王氏張氏歿萬德殆亦猶是耳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曰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通與載陳銓說曰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案隊說非是喪服經於此外稱婦人者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妻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殤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鄭惟於爲宗子下注云婦人女子子在室者餘爲在室之女子子本無待言然則凡經之稱婦人者一律命名皆指同姓之女子子而言不應此章獨異且通經無稱子婦爲婦人者不獨喪服爲然也齊衰期章夫之昆弟之子注男女皆是則在室期故適人大功長殤中殤亦降一等殤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是也下殤降二等殤小功章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是也夫之昆弟之子與夫同服期則世叔父於昆弟之子女子子在室者亦期適人者亦大功其女子子之自服其世父母叔父母亦在室期適人大功矣然則夫之昆弟之子婦無服乎曰有亦報以大功耳於何見之於總麻章之夫之諸祖父母報推之凡婦於夫之黨皆從夫服降一等子爲父母三年婦爲舅姑期而爲嫡婦則小功孫爲祖父母期爲夫之祖父母大功而爲孫婦則緦麻此至親一服故有尊卑輕重之閒益避重而就輕乎不然其祖以

知世母叔母之於夫之昆弟之子婦亦宜報以大功矣然則昆弟之子若婦以期服已卽報以大功服已卽報以大功亦猶服諸祖父母小功則報以小功夫之諸祖父母緦麻卽報以緦麻此禮經之互文見義也而程氏瑤田謂經所不見卽服所不備又以嫡婦庶婦婦孫婦服之爲嫌而斷爲無服夫旁親之服不得以正統之服泥之且此昆弟之子婦與諸親皆路人緣與昆弟之子婦合故亦卽報以大功所謂義服也不在正服之限況夫之諸祖父母報則明報以緦麻同孫婦矣而世叔父母有何不可報之嫌乎特不得以此章之婦人爲昆弟之子婦耳

爲殤後者述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爲殤後者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既不以殤者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案記文明云爲殤後者則是爲殤者之後非謂爲殤者之父後可知若如注說則是兄弟而稱之爲後於文有礙卽注言據承之者亦屬迂回蓋此記與曾子問所記是大夫士之禮故曰宗子以諸族則奪宗也彼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言宗子若在殤而死不得以庶兄弟爲殤者之後當以其倫代之謂與殤者兄弟行者也立之以後殤者之父故殤者不得序昭穆也注義甚顯而徐氏乾學乃疑父有親子反舍之不立而別立他人之予此豈近於人情總緣誤解弗爲後之文自生轇轕耳

爲殤後乎徐乾學又謂世固有年在殤中而娶妻生子者豈不可以立後乎不知殤中生子非事理之恆烏得據偶然之事故定立後之常經誠如是說則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伯邑考在若援以爲例是長中殤皆可以立後矣記言殤無爲人父之道不成贅語乎然則曾子問云宗子殤死庶子弗爲後者何義曰曾子問所記是大夫士之禮故曰宗子以諸族則奪宗也彼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言宗子若在殤而死不得以庶兄弟爲殤者之後當以其倫代之謂與殤者兄弟行者也立之以後殤者之父故殤者不得序昭穆也注義甚顯而徐氏乾學乃疑父有親子反舍之不立而別立他人之予此豈近於人情總緣誤解弗爲後之文自生轇轕耳夫弗爲後謂弗爲殤者之後耳非弗爲殤者父之後也注言族人以其倫代之其倫之中卽容有宗子之庶兄弟在舉族人者容宗子孤而殤故必族人爲代立之者非謂卽立族人子代殤者也春秋仲嬰齊以弟後兄經貶之曰仲何休云弟無後兄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曰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後也是卽庶子弗爲後也之義也然則雖不爲殤猶不得立庶子爲後矧其爲殤而死也顧寧忽知小記之爲殤後爲取殤者之兄弟與兄弟之子以爲後而又摹混於大宗之子立說是又淆天子諸侯于大夫士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說

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

為其子得遂也或案此總可疑妾母得為其子服期亦子何以不得為母服期母子之恩母為子有服而子於母無服此非天聖人情也案此則古人以義斷恩之義也公之庶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者是也君在則無服記所云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者是也君卒則伸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為其母是也所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子君在則大功大功章云大夫之子為母傳所云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是也父卒則申三年其庶子承重則總總麻章所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報云其尊者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若王庶子承重則無服曾子問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云謂燕子在為其母無服者是也要之古人以國體為重所以尊祖敬宗而嚴嫡庶之別故禮此庶代服制之所以不振也

禮無二嫡說

白虎通嫁娶篇嫡夫人死更立嫡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妨鄭玄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妾明不月慱氏子居以前一說為妾之未進事女君者後一說為妾之已進事女君者案班氏兼載二說自論嫡死當更立嫡否耳不必有進事與不進事義也攻公羊隱二年伯姬歸于紀傳曰伯姬者何也其言歸何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歸七年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至是乃歸待年父母國也媵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然則子立母與君立

夫人雖不同然律以無二嫡之義則子既不可於嫡母外更立嫡母君亦不得於嫡妃外更立嫡室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然則子所不敢立必父所不得立也明矣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室故殯之不于正室雜記又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疏引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然則女君在時妾本從女君服其女君喪服期者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鄭注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是妾兼服女君黨之證也女君母之黨而妾不爲服亦猶三公近於天子特屈之北面以避嫌所以抑妾使終不得同於正室也聖人嚴嫡庶之分如此後世不察斯義宜漢有許翟之禍矣所以必攝女君者以凡祭必夫婦親之故也若大夫士則嫡死可復立嫡喪服齊衰三年章所云繼母如母是也以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奪嫡故先防於未然使雖嫡夫人死猶不得更立嫡也虞喜云禮雜記攝女君此攝謂相代攝是爲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自後女君則不爲朞女君之黨服以當服女君故也案虞氏之說既昧於無二嫡之

例又失乎繼室之義矣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此繼室謂繼少姜也然昭二年晉少姜卒時晉侯使士文伯辭公則曰非侯懼也梁丙又曰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敬于守嫡則繼室之不得同於正室也又其顯然者也繼室既不得同於正室而令攝妾服繼室之黨平又案何氏隱元年注論立子法適夫人無子先二媵子次嫡姪娣子次二媵姪娣子則立嫡之次例亦宜然今紀伯姬卒卽立其娣叔姬而經無譏文者或伯姬卒時二媵已先沒故其娣得升爲夫人故宣十六年鄫伯姬來歸注謂伯姬以媵升爲嫡明媵先於姪娣也而白虎通又謂白立其娣尊大國則班氏所據之公羊說白以娣姪先二媵經無文或皆附用與何氏又不同矣包氏世臣云紀伯姬之媵經無文或皆附用以一夫人一世婦又左右婦三姬二貳人何童之說各有師承然貳人諸侯起於後世三代未必同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解

大功章皆謂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案此之皆猶本經之報也女君死妾子不服君母之黨而妾未攝女君自仍如女君在時服其黨則是與女君自服其黨無異故又使小國其時周禮已不盡行故立叔姬以爲大國其班氏所自昉與其諸侯一娶九女何氏意以一夫人二媵六姪娣董子則以一夫人一世婦又左右婦三姬二貳人何童之說各有師承然貳人諸侯起於後世三代未必同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解

大功章皆謂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案此之皆猶本經之報也女君死妾子不服君母之黨而妾未攝女君自仍如女君在時服其黨則是與女君自服其黨無異故又使

服也不杖則章之夫夫之子爲昆弟之爲大夫者不敢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則亦不敢降所謂大夫不敢降其宗也鄭注又云嫡子爲之亦如之者鄭恐嫡子或以嫡降爲嫌故特明其不降若嫡庶同也

舅沒則姑老解

自內則有舅沒姑老之說而議禮者恆至轇轕其實舅沒姑老指傳家事而言當如左傳韓獻子將老曲禮之七十老而傳之故鄭注謂傳家事於長婦也是婦人夫沒則傳於子婦不必俟七十內則云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則所傳之事也惟賈氏喪服疏以爲宗子母在年未七十母自與祭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豈有子主祭而母贊獻之禮也然宗子雖年七十無無主婦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是雖年逾七十而有不得老者矣

宗子母在雖其妻與祭而其妻死宗人不得爲之服喪服傳云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緣有嫡婦者無嫡孫婦宗子母在猶爲嫡婦故宗子之妻猶未稱嫡也賈疏又以宗子母七十以上則宗子妻得與祭宗人乃爲宗子妻服則是其母在即爲其妻服則又顯與傳文相戾矣夫傳言宗子妻之有服與否止論其母在否耳不計其母之與祭否也緣既爲宗子其妻無不與祭則其母無不老而傳本無與祭事也故放繼公云此義與宗子不祔而死族人不以宗子服之者義實相類故氏說雖多惡臆見此固轉公彥爲牢允矣孔氏內則疏云若舅沒姑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故經云姑老若其不老則不得

知也是亦誤解老字爲老逾七十之老遂拘拘於年七十之限不知

祭法七廟解

句容陳立撰

祭法之說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禰考廟曰祖廟考廟爲祖皇考爲曾祖顯考爲高祖祖考爲始祖二祧爲文武廟然文武之廟百世不遷似不得去而祭之壇墠也王制之說七廟則以王制之七廟即祭法之七廟矣日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謂太祖爲后稷以太祖及文武之廟與四親廟爲七則以王制之七廟即祭法之七廟矣第七廟之制止是周家一代典禮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並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鄭注王制亦云此周制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虛祖說曾子問之七廟無虛主禮器王制之天子七廟皆云據周禮尹更始說穀梁之天子七廟亦云據周竝見禮疏所引之聖證論中禁禮經成於周代而記文亦多據周而言非必三代皆七廟也咸有一德所稱之七世之廟自是晚出之書未可爲據禁廟制本於服制服之所不及即廟之所不祀五服之差上及高祖所謂顯考也高祖以上無服則高祖以上無廟故親廟之遞五世而遷親盡而祧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則當大戶矣曾子問云孔子曰七廟無虛主若有高祖之父若祖則當言九廟無虛主矣必謂天子諸侯五廟同四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直以周代文武二廟在七廟親廟之外以定晉宋以下廟制矣不知禮器明云周旅酬六戶除后稷之戶發爵不旅其餘六戶則文武及四親廟也若親廟有六則當六戶矣曾子問云孔子曰七廟無虛主若有高祖之父若祖則當言九廟無虛主矣必謂天子諸侯五廟則遷親盡而祧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服天子當七服乎喪服小記明云有五世則遷之宗遷則遷廟即五世而遷親盡而祧也高祖以上無服則高祖以上無廟故親廟之四百世不易周人以后稷文武有功不毀始合而爲七殷則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祖故亦不毀合親廟四共六廟耳則惟禹與四親廟故止五廟而已故漢平章元成等奏曰祭義曰

高祖之祖但不得如禘孔所云以二祧爲文武盖廟祧壇墠分別親疏明祧遠於廟壇遠於壇墠遠於墠則其不在廟數故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之雖皆廟祧竝與而祧則守祧黝堊之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慨見先王制禮中焉而爲之制雖仁孝無已時不得不限於親盡之數又不忍其遽毀也故於遷廟而後別爲二祧行四時之祭所謂去廟爲祧也故南史臧燾傳曰尊去祧之義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益又兩世焉乃於禘焉祭之所謂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也又兩世焉而爲鬼猶於給焉祭之所謂去祧爲鬼也降於恩而殺於義即事有漸所謂仁至義盡也祭法差次七廟因統二祧在內則以經傳多以祧

代廟如聘禮之不廢先君之祧襄九年左傳之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之其敢愛曾氏之祧是也其實祧廟散文雖通對文則別不得混祧於廟也劉歆又曰禮去事有殺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曰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終王祖禰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案祖禰曰祭可補禮經之缺五經異義載左氏說遠祫於壇墠禘及郊宗后宰即包有去墠爲鬼者矣緣神主皆藏之后函而祫禘則全及后室之主故也劉歆習左氏異義所引必兩漢左氏先師舊說故義可相足也其文武之廟自謂之廟亦祖以下三世之廟隨時而遷不別立始祖之廟而又以其始受封之君別子爲大夫者祭法所云爲非別子而爲大夫後者鄭志又以祭爲周制王制或雜以夏殷以無明文故疑而未定案王制所云爲是周制祭法則又似是異代之禮何者周道尊尊重宗以收族始祖爲百世不遷之宗則無論別子與否似皆當爲之立廟殷則不然故但或立其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終王祖禰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道親疏庶姓別於上面戚單於下不繫姓不綴食但或立其曾

祖以下三世之廟隨時而遷不別立始祖之廟而又以其始受封之君別子爲大夫者祭法所云爲非別子而爲大夫後者鄭志又以祭爲周制王制或雜以夏殷以無明文故疑而未定案王制所云爲是周制祭法則又似是異代之禮何者周道尊尊重宗以收族始祖爲百世不遷之宗則無論別子與否似皆當爲之立廟殷則不然故但或立其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終王祖禰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道親疏庶姓別於上面戚單於下不繫姓不綴食但或立其曾祖以下三世之廟隨時而遷不別立始祖之廟而又以其始受封之君別子爲大夫者祭法所云爲非別子而爲大夫後者鄭志又以祭

法爲周制王制或雜以夏殷以無明文故疑而未定案王制所云爲是周制祭法則又似是異代之禮何者周道尊尊重宗以收族始祖爲百世不遷之宗則無論別子與否似皆當爲之立廟殷則不然故但或立其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終王祖禰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道親疏庶姓別於上面戚單於下不繫姓不綴食但或立其曾祖以下三世之廟隨時而遷不別立始祖之廟而又以其始受封之君別子爲大夫者祭法所云爲非別子而爲大夫後者鄭志又以祭

周南召南解

詩譜云紂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南郊迄說周之南召之南周公召公分陝而治陝在今之陝州故如周南所

詠之江漢汝皆在今河南湖廣地韓嬰詩序在南郡南陽之閒是專斥周南漢地志南陽南郡皆屬荊州也其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後以二南謂南音諸樂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也惟邇周書有云南國召南氏有二臣勢均力敵周分爲二南之國以南爲地名以二南爲國非也若夫詩小雅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則指四夷之樂特舉南以見其餘與二南之南無與也

釋苟

說文苟自急敕也从艸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也段改爲从勹口口猶慎言也从艸與義善美同意凡苟之屬皆从苟又敬謂也从支苟又備具也从用苟省此字不見於經惟爾雅釋詁亟速也釋文亟急敕之苟之反而字也王氏伯申以爲敬字從此也若卑部之苟說文訓急敕自敬仍作苟之本義解亦自了然也故淩氏仲子禮經釋例引戴氏東原說曰說文苟自急敕也是也然彼又謂與苟且字不同則誤蓋急敕之與苟且義不同而字則一苟且之字即苟之假借也蓋急敕之與苟且義不同而字則一苟且之字即苟之假借也蓋急敕之苟之反而字也王氏伯申以爲敬少既不可事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又謂苟敬者所以別於苟而不知居力反之苟凡苟字皆讀如垢所謂久假而不歸矣從艸之苟字世人徒見從艸之苟而急敕正與倣慢相反彼上文云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慌惕之言斉儉承上華色之服倨苟承上慌惕之言而爲假設凡經傳之作假如用者皆是也由誠而反言之則爲苟且如亂之詁治亂之類如曲禮之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論語之苟合苟完苟美皆是也至燕禮記之宜爲苟

查字不見於說文世專以爲攻察字案顯之文用之尤多查从木且聲與攻察義不相涉攻查即柤之變體說文木部柤木閘也繫傳閘閘也柤之言匝也又門部閘閘也廣雅釋器柤樘柱也距也距即亟說文亟棨也棨即樘也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是亟即拒樘棨閘閘與柤皆異名而同實閘閘則有檔查之義故今官署內行馬亦稱攔眾亦所以示查察也說文樘衺柱也正今行馬之形又云堂距也攻工記弓人維角堂之先鄭讀如掌距之掌是也義並與查察義近今人又用爲枲名則即如說文之樘所謂徂枲而酢者也庶韻又以爲水中浮木似又借爲楂其實查楂並非同

部此爲眡之所以並混入麻部也

豐水東注說

同年生蔣子瀟湘南爲某公修藍田縣志爲余言關中水皆西流入渭無東行者詩何以言豐水東注攻鄭氏箋云詩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義亦迂回因疑豐水東注或謂豐水自東而注耳嗣檢漢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案鄠屬西安府在其西南其故城在今北二里上林苑在長安縣西南水經渭水云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出南來注之俱出南面微西東則以爲東注亦無不可因又疑今時入渭恐非禹時故道禹

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今灃水誠大而灃水入渭源短流狹何至有汎濫之虞而必待禹治施功況雍州經特云灃水攸同明非渭渭之水可知矣蓋周秦漢唐惡都關中共開鑿引諸川或利轉輸或資灌溉以及苑囿津渠改鑿無常非復禹蹟之舊如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其中又唐貞觀中堰灃鎬入昆明池又於京城面北引灃水爲滿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此灃水之所以愈變愈微也胡朋經云竊疑灃西之灣灃東之鎬鎬滻灣爲時悉合灃入渭故灃水得減其大

也信哉

掘閱解

詩曹風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猶容閱也鄭以解閱申毛之容閱始生時也孔疏掘地而出形容鮮閱解閱也鄭以解閱疏鄭之解閱又引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孔以鮮解二字相類必有一誤然二義俱通故並傳之後世埤雅云掘地使開閱此用定本爲義者也本草綱目蜣螂蜉蝣服自天牛唐蜉蝣所化蜉蝣生糞土而蜉蝣掘地而出其蜕蜨所化蛻則但言掘義而無閱解閱字屬上讀案掘地而容閱鮮閱解閱皆屬迂回容閱鮮閱解閱連稱亦別無所見埤雅引管子曰掘閱得玉今管子雖無此語要隱氏必非臆得玉不得有容閱鮮閱等義也蓋掘閱猶掘穴也其掘數篇云其郭有掘閱而得玉者注掘穿地至泉爲閱又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鬼集以避者注掘穿地至泉爲閱又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鬼集以淵爲澤而墜穴其中王肅注云澤淵東會于灃又東過滻沮先儒皆云灃淵水

逆間壓者穿也言更於溝中穿土室穴也廣雅斬穿也吳語闔
爲深溝高注闔穿也闔闔音互溷也蜱蜮朝生
暮死羽翼狀其已成掘閻狀其始生謂其在土中穿穴而成也

唯子不報逆

喪服不杖麻屨章傳兩言妾不得體君一見於公妾大夫之妾
爲其子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一見於公妾
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
也鄭於爲其父母章傳下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
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
此傳似誤宂程氏瑤田駁之謂據注是欲以妾與女君例也此
論妾服安得以女君爲比例案婦妾相對爲文猶君臣父子上
下云爾喪服與春秋多言例例者比例之謂也多取其事之相

近人之相次者以相衡婦妾同事一夫而名分不同而取以相
比例下記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服如邦人
是也意謂庶子有體君之道爲後者體君即不得爲外祖父母
服與妾之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者異應取以相例夫記文
之庶子爲後係指大夫士之子言此則言公妾以及士妾爲其
父母不得專舉大夫士禮例之也其無主爲之期而出適之女
子子爲父母之期如故不得因其加至期而爲之三年也亦非
以父母爲己期而姑爲之期也其男子爲父母三年而父母爲
長子三年其服相當然子爲父母非因其爲己三年而報以期

父母則無服矣是雖不體君亦不得遂其外祖父母之服也程
又云妾不體君二條當只妾子比例不得以女君比例意以妾
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蓋妾子當體尊之時則爲其母有
不得遂之事總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是也惟妾子本不與尊
者一體得爲其母遂今二妾不體君亦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
則又不然夫妾子爲母大功君在則麻衣練冠緣此王侯庶子之制也
殺庶子爲母大功君在則麻衣練冠緣此王侯庶子之制也
若大夫之庶子則父在爲母大功大夫之庶子爲母是
也父卒則爲母三年士則雖父在亦如邦人其爲後者不論大
夫士皆總若大子諸侯之子承重則無服曾子問所云天子練
冠以燕居鄭注庶子王侯爲其母無服是也服問云君之母非大
夫人則妾爲女君無服唯近親之者若母則不可蓋表里之制　然
則妾子亦有雖不體君而亦不得爲其母遂者是皆不得舉以
相例也況妾爲子條是公妾大夫之妾其所比之條則庶子爲
後爲其母是大夫士之子所比亦未盡合也故鄭於妾爲其子
條下注云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女君與尊一體
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程又謂其舉合女君
一體以立言而不知妾無體君之事夫傳既言妾不得體君則
是對女君之體君者發義有何牽合能謂女君不與君一體耶
程又謂女君爲其餘諸子服大功乃尊降一等之例非與君一
體不得遂之例其爲長子三年者則齊衰三年章所謂父之所
不降母亦不敢降又不與體君例相妨者若牽合體君不將自

子之服亦太輕重失倫而稅之作總於他經別無所見服度云
喪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之輕者則解如
小功不稅之稅案禮經之稅謂過而追服者以聞喪之日爲成
服之始與本服之喪麻無異不得謂服之輕者若獻公與子鮮
爲昆弟宜服齊衰期然諸侯絕旁期於禮無服則無所謂稅服
何如之有案稅者變也服問大功之昜以有本爲稅注稅變易
也諸家說於曹郎釋文說本作稅謂壯妾壯近郊變易其衣
服也則此之稅服亦謂獻公因子鮮出亡而變之不可特爲變其
常服以示不忍耳亦宜解如面謂公與大夫會之喪如
痛其亡而亡之而變服終身也又二十八年傳
稅服而如內宮亦謂變其經服也杜氏亦知彼之不作作總服
不降母亦不敢降又不與體君例相妨者若牽合體君不將自

解也故解爲脫服何同一稅服而證之兩岐乎

謂之王公辨

攷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案王卽天子既稱國有六職則天子不宜同列六職之內則王公宜三公之誤虛植禮記月令三公五推注曰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王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正用攷工記文爲說又三圖志杜恕上疏亦曰古之三公坐而論道也卽僞古文尚書周官述三公之職亦云論道經邦卽本於此

櫺星門說

今天下學宮於大成門外有門額曰櫺星門自來均未悉其何所取義案櫺星疑卽靈星靈星之見於經者詩周頌序絲衣繹

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意以爲祀靈星而賓尸所歌見於史者則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農見而祭之是也然與學宮無涉惟獨斷有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月令章句曰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火有文明之象故學宮取以額其門蜀角亢氏房星尾箕又爲蒼龍體今卜驗家猶以蒼龍古文學其遺意歟

句溪雜著卷五終

句容陳立撰

釋宋

說文宀部宋居也從宀從木錢氏坫詮謂木社木也宀居也白虎通謂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字之義案錢說殊迂回附會微子於周爲客猶古文微子之命固不可信而周頌有客之詩其所以尊崇者甚至禮郊特牲曰尊賢不過二代春秋家說王肯存二王之後通三統使得備用其先代禮樂左氏僖二十四年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則既已封之上公何至特制一社屋下木之宋字以辱之豈武周大聖之所爲而微子大賢亦未必甘心忍受錢氏

又云宋宇自周武以前文字存者幾何而乃斷爲無此字與又引釋名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討殷後者云洋滅所在使隨流東入海也夫宋去海尚遠與魯衛陳鄭皆接壤正華夏之地何至爲洋滅所在可謂不經之甚矣安得謂其與許君相發明鄭君注樂記投壺之後於宋以投爲泉徙之詞亦謂武庚本封於殷都叛亂被誅故徙封微子於宋地又何至等之投諸四裔投畀有北鄙致亡部如宮字從礻省聲皆取其所從之偏旁爲聲則宋或即松之或體爲宋云省面爲宋今本說文脫省聲二字耳

釋子

說文有十有十音義自別數日之十橫直相交處居中故十部

者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則王侯庶子父歿爲其生母大夫庶子父在爲其生母皆也士之庶子父在爲生母期父卒爲生母齊衰三年大夫之庶子亦宜同若庶子爲父後者則自天子至士皆爲其生母總總麻三月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曾子問所謂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者孔疏以爲異代之法明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當時天子諸侯庶子未必有出爲人後之事若大夫士庶子容有出後大宗者效喪服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分本生父之在否緣其母已由三年降期不得累降則爲其本生生母蓋士之子本生父在否亦皆服期大夫庶子其本生父在亦大功本生父歿亦宜期矣

笑不至矧說

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齒部斷齒根也倉頡篇斷齒根也然則鄭君以矧爲齦之段借釋文一本作哂說文口部無哂字說文欠部別有欭字釋爲笑不壞顏從引省聲與此無涉若矧爲笑不壞顏則是笑不至於不至壞顏則不詞矣錢氏坫說文斠詮引曲禮笑不至欭益引鄭注不知所據何本蓋矧於說文作欭見矢部訓爲況也詞也從矢引省聲欭與欭相近故誤作欭耳錢氏於欠部之欭字改依玉篇廣雅作欭已聲以玉篇別出之欭字爲孫強所增則與矧韻隔絕矧從引得聲斷從斤得聲引斤同部得相通段已聲字應入之部也

入自閽說

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戚以樽從君薨其人如之何孔子曰入自閽升自西階鄭注閽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廟宮門西也正義謂柩入宮之時毀宛宮門西邊牆而入也必西階者以柩自外來如賓客然故就客位也鄭以閽爲毀宗者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閽也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注視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疏入自門不由門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注牆裏帷也案鄭氏曾子問注即本柩弓毀宗躐行爲說雜記注即本柩弓周人牆置翣及設棺牆置翣爲說古人制禮古凶相變先存死

之制而末大斂之先則父尸猶見又不忍遽同之死故仍其入門升阼階之舊所以既不敢之死而致死之又不敢之死而致生之之義也徐氏乾學以鄭說爲迂謂曾子問之閽即門閽之閽而非牆閽之閽雜記之牆即牆垣之牆而非車輞之牆夫曾子問記於上曰入自閽升自西階下曰入自門升自阼階則門與閽異顯而易見殺禮以廟門爲閽門並不單稱閽者或即視之別名爾雅釋宮所謂視謂之閽說文閽門視也是也棺柩必不入此若果即常行之門則亦直言如下文之入自門足矣何必變而爲入自閽乎徐氏又謂諸侯大夫之喪還於外有何不可入而必毀牆以進然則君死於外何不可升何閽門之不可入而必毀牆以進然則君死於外有何不可升

自阼階而必升自西階何故其譏也卽不毀宗有何不可而必毀宗躐行何故若執有何不可以論禮則先王制禮委曲繁重不如後世之直率可刪除其大半矣徐氏又謂以窶帷爲牆何不竟言窶帷亦可一物兩名科舉其一如此之類更僕難數也

寘觶于个辨

昭四年左傳寘觶于个而退注云東西箱不誤惠定宇云个食器也以个爲食器他無所見沈氏小宛云案內則大夫有閣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个是閣之轉聲呂覽孟春注个猶隔也案說文無个字个卽介也秦誓若有一介臣大學作若有一个臣襄八年左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注一介猶使一个也介有側義亦有副義介卽夾室在堂之兩旁者說文八部介畫也從人韓詩章句介界也夾室與堂有序以界而側在左右如堂之副故謂之介後人介个不分故又謂之个也月令說明堂四方皆有左右个亦是側在四隅者故徐鼎臣說云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是也周禮梓人說侯制之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亦謂其在兩旁者故鄉射禮右个左个之名鄉射記有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之說也鄭氏彼注讀个如幹木之幹文矛也說文矛兩旁也釋名矛牖也在兩旁脅所夾也夾室在堂之兩旁如人之脅然鴈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諸侯伯於房中五大夫于達三注達夾室

也昭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注云一个單使此之一个卽彼之一介也介有側義亦有副義介卽夾室在堂之兩旁者說文八部介畫也韓詩章句介界也夾室與堂有序以界而側在左右如堂之副故謂之介後人介个不分故又謂之个也月令說明堂四方皆有左右个亦是側在四隅者故徐鼎臣說云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是也周禮梓人說侯制之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亦謂其在兩旁者故鄉射禮右个左个之名鄉射記有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之說也鄭氏彼注讀个如幹木之幹文矛也說文矛兩旁也釋名矛牖也在兩旁脅所夾也夾室在堂之兩旁如人之脅然鴈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諸侯伯於房中五大夫于達三注達夾室

何溪雜箸卷六

世既從明經假讀竟乃敘而論之曰漢世論語有齊論魯論篇次小殊說亦略異考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尚書逸禮皆有文無說張禹兼通齊魯爲張侯論而齊魯師法淆鄭康成就魯論篇攷齊古爲之注而三家師說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爲集諸家之善其不安者頗爲改易而去取多乖義繹物略然師授淵源雖汨沒無攷其漢時經師罣詞隻義猶頼焉存惜皇那二疏未能發明未學膚淺於微言大義既無所窺於典章訓詁名物象數復多蓋闕厥用慨焉楚楨先生先德本東林碧彥躬行力踐世守勿失從事端臨公箸論語栝精深諦確雅爲通人所畢先生少從端臨公受畢生益篤之暨端臨又得通敬若明經旨爲之拾遺補闕繼承先業故其

疏論語也竟比句櫛疏通知遠萃秦漢以來迄國朝儒先舊說
衷以己意實事求是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用章
是發明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予之義告
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麗地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門弟子
之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楚遲從遊於
舞雩之下問崇德脩慝辨惑是魯行安祭樊遲桑下禱之辭以
問明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言善兄弟不可責善謂
伯魚爲周南召南是伯魚受室後示以門之戒四海困窮是
指洪水之災堯舜敷治之凡此皆先聖賢之言沈鎬一千餘
載一旦始發其緒至八份鄉黨二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以視

江孫郡鄉焦氏諸疏義益有過之無不及已立於公羊疏勿勿
四十年近由輯成稾本七十餘卷復稾窶遊楚越疏漏淺謬卒
未殺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追維先哲悔恧何已

曹鎮書刺史集序

上元曹恕軒少公手其先王父寶書先生詩文示讀先生爲吾
都名宿由甲科宰山右歸里後適與逆陷省垣先生以全家殉
憶與先生弟季皋明府應禮部試時耳先生名癸甲開遊晉陽
官民中猶嘖嘖道弗衰蓋先生氣節政績固足煜耀一時不必
藉詩文壽而孤文扈句流播人間未始非精爽所憑天殆於兵
火剝蝕餘留茲書鄉文獻並徵至文之高於三子官爵頗許益自府君前皆隱而未達與漢人以府君爲
太守之稱如衛尉衡方碑河南尹儀君碑類皆故吏門生所立
亦稱府君今人慴于孫稱其父祖及若爲府君後人稱家爲府
古詩之煇煌王薈之孝廉敘之詳矣無庸以鄙言贅惟季皋於

意謂府中之君且則又右今人不相襲也誌言銘誌始自縉紳
據莊子衛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得石椁有銘曰不憑其子宋
書何承天傳文帝開玄武湖遇甄帡墓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
邛之墓然則周秦前舊有銘誌第古者或但書姓氏其廬舉事
蹟始自繆襲耳末附地券詳記界域丈尺暨儀地者及親保名
氏據隸續載眞道碑以錢八千從有親眞熹字政古二弟升升
二從弟市家地廣廿二丈斯沿其例與陰餘襲攻謂古人合葬
題不書婦今曰壁配某甘空同不與之詞也然讀此額已題徐
府君劉夫人合祔銘如庶宋來舊有此例不必集矣於空同也
此石新出於揚州郡城之西烏台友田李華上舍書所獲有
茂才李某摹而售諸蘇賈余固攻次其文俾李華編人揚州金

石記云

箬帽園記

余所居東南隅有邱焉高不盈二丈廣僅畝土人呼曰箬帽山
山之西有池曰箬帽塘池之南有場曰箬帽場皆因山得名曰
箬帽者謂其狹小如箬帽爾山之北有隙地焉與余廳事平脩
廣可十尋繚以短垣搆屋三楹其中右楹蓄書萬卷左楹爲子
弟課讀許飛簷三尺圍之以檻藥爛茶鐺悉具屋之前種四時
花木三面皆短繚屋後樹文竹數百竿冬可曝日炎夏臥風
竹相擊春秋鳥語花香時與二三友人談嘯其下不知人世理
亂事樂何如焉每到彼輒經營而塵脭望彼都之緇撮服黼食德頫予
子孫孫善守之也

書汪孝孫事

孝孫汪氏名如松字某揚之廿泉縣人同年生穆堂明府家督也穆堂宦於粵以母吳太恭人就養季弟慕杜太史許屬孝孫入都奉太恭人養咸豐十年十一月太恭人病篤孝孫密割左胳肱和藥進太恭人服孝孫哀毀甚創口風潰竟不起家人環詢始得悉時年十有九噫余往來揚州梅花嶺畔謁謚毅庵孝子墓因讀邑乘所載孝子割肝糜親事未嘗不景行稽久之孝孫昔於都中時相晤見其肫摯出天性讀書精詣於學無不窺無世俗佼易囂張氣知所成必遠到不僅以科目顯乃於讓之所在果力竟志壯之則又非章句詞翰家所能勉已孝孫事與孝子事足後先燦然孝子猶及見其親之瘳身致面事濟而孝孫則僅以身殉所志卒未就徒抱恨以逝也則視孝子爲尤可哀也

書介休三烈婦事

癸亥甲子間立主講介休書院高子峯明府崇基以邑人曹君儼擬補列女志三則見示一爲鄔城店李嘉言妻郭氏與其子瑞書婦胡氏一爲下莊村張友妻馮氏也謹據牒書其事案郭氏年五十八歲馮氏年三十一歲王戊冬陝西督師勝保逮問宋景詩者東省巨捻也督師撫之隸部下督師既獲罪景詩不自安率所屬東渡東岸爲晉藁河境知縣陶汝霖莫之備遂由浦解汾太出圍選獲飛面東十里面遵如無人境其所屬皆亡命無賴徒所到劫掠淫虐無不至十二月十三日抵介休棄置穴垣將大郭氏家姑婦恐遭污相攜走翼日賊去如廁者見有浮屍出則郭與胡相抱不釋也先一日下莊張馮氏見賊入堡里人咸遵汚氏懼倉皇投涸歿邑令驗之面如生噫!人之有所爲而爲者雖貞廉忠孝所爲率不免於勉赴難猶不免怵於法鑑於名迫於清議者又何如也章某由制義有云蓄雄或盜死以成名貞士以篤繆而收節間三婦之事其亦知愧否焉

欽定四庫全書

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一卷

丙子孟冬月 增隱廬印行

漢儒解經篤守師說恪遵古訓不敢逾越即舊說與經文不能相通亦必迂迴其辭以求比附至宋儒則喜翻舊案每望文生義自立新說而不肯依傍前人漢學家乃以幾古自用病之夫宋儒解經空疎武斷誠所不免然舊說果與經文鑿枘自宜別求新義必株守一說而不許略有變更亦非所以闡明經旨也舟徒左氏經說十餘篇皆掃陳言而標新義論既辨駁筆復辟利自知其說為鑿空故名之曰噫語顧其闡發精當處正如老吏斷獄確乎不移固未可以空疎武斷概之也案邑志載左氏中道光辛卯乙榜知四川新寧縣事撰述除經說外尚有灰餘吟草今觀經說後附詩數首自跋云餘無他稿豈吟草為後來續作耶近代經師筆出多重訂刻而略義理此書雖兩刻傳本甚罕故重為校印以備經說之一體云時

丙子孟冬羅振常識

乙未家居課徒講說經義偶因問難所得輒以片紙疏之凡十四則存之尚覺未安棄之亦似可惜因謂之說經噫語留以待質經師云丹徒泰雲左賢森識

余質魯鈍讀書善忘又家少藏書故成楞腹所得經說十餘則即有前人所已言者亦無從知之思獲有道之正再三棄取因於庚子歲妄付剞劂以代書人欲以徧質經學淹通之士遷延未果迨壬寅歲潤城被夷禍余家燬於火遂與平生所作文藝古今體詩俱為灰燼幸曾以數本付焦山書藏因得抄藁攜至京師重為刊刻云癸卯冬日森記

說經囈語日錄
易有太極說
易有太極續說
行露說
摽有梅說
野有死麕說
將仲子揚之水山有樞綢繆說
葛生說
鳴鳩說
七月說
東山破斧伐柯說
菀柳說
生民說
王風說癸卯作於京邸日
孟子予有戒心說
孟子聖人之於天道說
附刻
趙貞婦曲
題畫詩

易有太極說

丹徒秦雲左賓森

余少時於諸儒解周子無極太極之說，恒多不解，及讀朱子答陸子靜書，而愈疑焉。竊以為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有理，有名，有物，解之者得其理，得其名，得其物矣，而未得其名與物之真也。故諸說多歧，其以愚觀之，太極之太，猶言太初之始耳。太極之極，亦非言究竟至極也。蓋理氣成於陰陽五行，而陰陽五行之在大地，有彼此殊異，無先後隔劃，立極於萬物之始，而理氣陰陽五行，又不能獨舉其一物之名以名括之，故以太極名之，即下文兩儀四象八卦所以生之總名耳。大抵形而上者謂之道，器有分，未形之先，道器無分，以究竟至極無加言，太極涉入既形既分之後，斯不得不立無極之名，以溯未形未分之先，而為太極之所從來，故解無極者，大率俱以未有天地之前為言也。試思未有天地之前，聖人豈不熟思思之既久，恍然曰吾之身後天地而生，則吾安能知天地之前哉，聖人之身在天地之中，如子在母腹中，父母精血無不資通，而未有父母之前不得而知也，且河圖洛書，

而名之者，即所以成此理氣之陰陽五行也，即天地也，兩儀四象八卦，指其所畫天地之象也，聖人若可五行而次第畫之以象天地者，故不曰天地而曰太極也，若以兩儀三者為有，太極為無，不將以所畫之象為實，而畫象所從生者為虛乎，謂無極之無非真無者，殆以無極既為太極所自來而又涉於虛將愈滋學者之惑，必追無極之何以為太極之理，為有無循環相通又通諸有極之有以全其說之

謂周子無極之無非真無，大傳有太極之有非真有，非若兩儀四象八卦之有位，天地萬物之有形，是說也，余尤疑之，夫太極固統兩儀四象八卦之，所以然者愈衆，噫聖人豈尚有未發者待後人發之耶，至於前聖人之作易，尚有待於天地，示之以象，無從求諸天地之前可知也，故但自其太初言之，而有太極之終極矣，果何如哉，吾不得而知也，後儒不深思聖人未有天地之前，求其無極，既有天地之後，亦當求其

之說。其理其說乃不窮耳。詳味大傳本文語意兩儀四象八卦。乃指所畫虛象之名。虛物也。太極固指虛象之所從生。而總括理氣陰陽五行而立其主名者也。實物也。以兩儀四象八卦畫象之虛物。為天地陰陽之實物。於是兩儀四象八卦所從生之太極。不容更指為實物。因以為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而有無俱

惟曰未物之始。生自其始有者言之也。其卒曰物不可窮也。故以未濟終焉。言天地陰陽之物不可窮其所終也。更取未濟卦象傳讀之。曰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言六十四卦至此終矣。非天地之終也。六十四卦以言天地也。卦終矣。而非天地之終。何不續其終以言之乎。曰天地之終不可知。即六十四卦之終不可續也。若曰狐善惑者也。天一所生之水。茫茫在前。不能知其所終。狐惑之矣。終不能濟而知也。此孔子之言也。周公亦言之矣。未濟卦之大象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以為言天地之卦終於此矣。後之君子惟於當前乾坤陰陽之物之方。慎以辨之。慎以居之耳。毋妄求也。初六之小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則明明言不可知天地之所終極矣。更觀既濟卦之大象言人事者。則以為可豫思豫防而豫知之。愈可見矣。然則大傳之太極。正孔子學易至未濟見周公濡

有陰陽五行。便有理氣。合理氣陰陽五行即為天地。無先後也。謂理在氣先非也。聖人之身一天地耳。猶天之純乎理氣也。然未有聖人之身。理安托乎。理非與聖人之身俱來者乎。總之天地陰陽之前。不容更有太極之物以生之。太極即天地陰陽實物之名。固為兩儀四象八卦摩畫天地之象之虛物所從生也。

第擬大傳本文。固已昭然若揭矣。

易有太極續說

未有天地之前。何自始。既有天地之後。何所終。雖四聖人不能知也。試取序卦傳讀之。開端惟曰有天地。惟曰有物之始。自其始有者言之也。其卒曰物不可窮也。故以未濟終焉。言天地陰陽之物不可窮其所終也。更取未濟卦象傳讀之。曰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言六十四卦至此終矣。非天地之終也。六十四卦以言天地也。卦終矣。而非天地之終。何不續其

其尾亦不知極之言而以為天地之後既不知其所終極則天地之前又安知果無極歟吾生天地之間亦惟自有天地之始言之耳故曰有太極也所以六十四卦中惟乾卦文言有與時偕極之言未濟卦小象有不知極之言乾之極以時言以天地之用言天地之用不知其終極也惟龍者天地之德與之偕極言而不言偕極也至於未濟之極則兼天地之體用言故直言不知矣不獨此也大傳第二章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夫六爻動於八卦既成之後錯綜而為六十四卦非推天地之道以達於人事故以三極為言八卦生於兩儀四象前著之初方備陰陽五行天地之象不容以三極為言故易三極為太極也且六爻亦以之歸於三極則所畫之象為虛物極為實物非其彰彰者歟夫朱子於卦之上爻往往以極言之而周公孔子惟於首尾二卦以極言餘卦俱不言極節卦失時極之極猶論語亟失時之亟亦非以極言也蓋乾之極未濟之極終極也太極之極始極也聖人不言始極之何以始亦不言終極之何以終蓋不敢知也由此以觀周子無極二字當時如易以渾然

二字曰渾然而太極必不致後人之紛紛也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諸儒解無極者亦未免求之甚矣獨不思夫天可望而知地可撫而就皆實物也而欲立其主名得其形似致於語言文字之間以定古筮吉凶之兆非畫象之虛物何以為用乎夫原始者必能要終要終者必能原始以無極為天地所自始是未有天地之前自無而之有既知之矣則既有天地之後自有而之無其何所終也當亦知之嘻後儒之論易不且為四聖人之所不能言者耶

行露說

鄭詩出其東門云雖則如雲匪我思存以鄭之淫亂男子猶有不為習俗所移守禮之正如此者謂召南之風強暴之男不得逾其侵陵於貞女而敢致之訟獄乎說教化之行先被於男子而後被於婦人文王之化行於江漢女子知以貞節自守矣男子獨不知以禮自防乎今觀二南集傳之女子無有不貞節者而男子則皆強暴可虞之人豈王化獨及於婦人而不及於男子歟且男率女女從男女子皆受教於男子者也貞節之女子其家之男子必皆知禮義者矣強暴之男子其家之女子孰與率從而受教乎恐女

子不貞節者。尚比比也。無則行露之詩。采何謂乎。此詩次甘棠篇後。殆召公決獄甘棠之下。明於聽斷。詩人為人所構。作此詩以刺其人者歟。首章言道路之間。不能無露也。夙夜於道途。即不能免露之沾濡也。卿里之民。不能無宵小也。同居於卿里。即不能免宵小之侵陵也。其次章言家給人足之世。人各有以為家矣。豈汝獨無以為家乎。何為致我於獄。汝室家之不足。固依然不足也。安能任汝取足於我乎。若以為男女室家之詞。則不足之說。轉多迂迴。古人家曰富家。室曰居室。蓋指財貨有無言之。謂貞女懼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首章求庶士於今時而出也。卒章求庶士之吉者。次章勉庶士以及今時而出也。卒章欲庶士相與告語。相為汲引也。稱庶士者。欲其衆多也。聲情愈轉愈切。愈若不容緩者。求賢之志殷也。若求賢之詩。見野無遺焉。召公豈不以文王周公之心為心哉。摽梅一篇。始召公循行南國求賢之所作也。首章吉日。次章求庶士於今日。不復更待吉期。卒章但相告語即定其約。則立談之間。不及備六禮矣。勿論女者。何不克自抑若此也。

野有死麕說

野有死麕一篇。集傳謂女子貞節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又曰賦也。言以茅包此麕鹿誘如玉之女也。末章率女子拒之之詞。謂其徐徐而來云耳。夫麕鹿在野。苟如玉之女往而覩

摽有梅說

余讀周書君奭之篇。見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留之。首稱文王修和有夏。賴有毓叔諸賢。後繼之曰明我後民。在讓後人於丕時。欲召公明揚賢才。布列百職

之、固過強暴、此治容之誨非今日之貞女、乃昔日之
游女矣、如謂貞女處深閨之中、而強暴者以麕鹿往
誘、則此彭亨菌蠢之物、非若采蘭贈芍、可以掌挺携
持者、必有人焉以幷之、彼強暴者、不且狂惑喪心而
病風歟、況以貞節之女而遇強暴之徒、將啼呼驚走
之不遑、乃任其得親如玉之教、近在中悅之旁、而又
他無人焉、惟龙在側、試思斯時即非強暴、尚何堪哉、
猶姑謂其來徐徐也、噫、彼貞女者、其亦不思之甚矣、
鄭詩將仲子篇、集傳謂為淫奔之詞、然觀踰里踰牆
踰園之詞、折杞折桑折檀之事、父母諸兄人言之畏、

拒之如此其峻也、遠之如此其早也、噫、彼貞女者胡
弗思也、今即其詩思之、蓋夫婦相愛之詞、關雎樂而
不淫之應也、詩書所稱吉士多矣、未有以目狂且者、
女子如玉、非專美其色、兼美其德也、蓋女子善懷、當
春之時、有所悲歎、吉士以田獵所獲者誘之耳、書曰、
化誘邪君、論語曰、循循善誘、皆言開其人之固結而
導以欣悅也、豈必動於淫邪乃為誘哉、夫如是則感
悅驚龙之拒、此女之慧黠、發乎情、止乎禮義、昭
昭然矣、左傳賈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
如皐射雉獲之始笑而言、夫人非有所懷而三年不
言笑乎、即吉士誘之之說也、鄭風女曰雞鳴篇、弋言
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
靜好、此其女子非有懷也、且弋雁飲酒如此、以鄭衛
之淫、而閨房猶以靜好相敬、況親被文王之化者乎、
隆於斯為已極矣、

將仲子揚之小山有楓綢繆之說

孟子曰、說詩者刁以文害辭、刁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為得之、夫詩之體與書異、書主記述、文多詳明、詩

主咏歌、文多微婉、山川草木鳥獸服飾器用飲食酒
醴以寄之、悲憂哀怨歡愉諷刺勸懲喝數以出之、君
臣父子朋友男女朝野上下盛衰得失因時因地因
人因事而曲肖之、而又篇不過數章、章不過數句、句
不過數字、而又聲以依之、韻以叶之、故說詩者較他
經為難、必有待於意之逆也、說之不得其旨、往往以
說之者害之、亦職此之故、雖然、千載以下之人、而欲
知千載以上之事、其人往矣、其志存焉、惟其文辭
在也、有辭顯而志顯者、有辭顯而志隱者、有辭隱而
志顯者而無詞隱而志亦隱者、然不善通之、遂使辭

興志俱隱矣。然則如之何逆之而始善哉。曰。以吾之意逆之。更以吾之文逆之而已矣。吾之意亦如此。吾之為文亦如此。是古人文中之意。即吾意中之文矣。古人之意如此。古人之文如此。吾之意亦如此。而吾之為文可不必如此。豈古人之文不如吾之文哉。抑吾之意尚非古人文中之意耳。意同者文無不同。而文異者。據吾之意不如據古人之文也。文固古人所遺留者也。故曰以文逆之也。如是而不得者亦鮮矣。將仲子。淫風流行。女子過強暴之徒。作詩以拒之也。以可懷甚其可畏。故為抑揚之辭所謂文也。非必有淫奔之志也。即謂女有越思而尚有所畏如此。亦足見禮教之尚可復。羞惡之良未盡泯。與大車篇同也。揚之水。兄弟相戒以無信讒言也。言父母惟生予與汝二人而已。兄弟本鮮。若信人言而兄弟轉不相信。則幾於獨行踽踽獨行叢叢矣。苟因禮有不得嗣為兄弟之文。遂以兄弟為淫者相謂之辭。試思禮文所載。乃將娶而有父母之喪。致命改氏。免喪之後。女之父母請。壻不娶而後嫁之。則斯時致命之辭。自不得以夫婦為言。況將命者之辭宜文不宜質也。淫者相謂豈必以此乎。且終鮮之謂何矣。山有樞。刺儉不中禮也。有車馬鐘鼓。其家蓋無所不有矣。當人而吝者也。故為激切之辭以消其鄙嗇之志。若謂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豈二人同時之作耶。抑一人自相賭答耶。且前篇明言好樂無荒矣。職思其憂之辭。所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即無荒之志也。何憂之待解耶。綢繆束薪。男子戲其所與私者也。言所遇之時。三章無異。謂為婚禮可也。言所遇之人。則遞異其稱焉。且避近豈婚禮相謂之辭歟。名不正言不順矣。其辭挑達。其意浮蕩。彼此揶揄狂態。昭然若揭。如謂國亂民貧男女得遂婚姻於失時之後。乃由允得安始憂終喜。其辭當婉而莊矣。凡此數詩。皆所謂以文逆者。惟

葛生說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此悼亡之詞也。前二章由郊野而至墓域。見夫葛蒙蘞蔓。宿草萋萋。慨然歎曰。予美亡此。誰與息乎。自傷未亡人不能相從於地下也。三章歸家適寢。見錦衾角枕。而言已之塊然獨處。欷歔不寐。以至於旦也。末二章則之死靡他。一任寒暑往來。憂思無已。惟俟異日之同穴耳。苟其夫未死。第久役不歸。不望其歸家聚首而遽為是不祥語也。夫豈人情或曰

墓祭非古也嘉禮不野合生不野合故死不墓祭然
周禮冢人有祭墓為尸之條禮記子路贈顏淵曰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孟子云
柬埔寨之祭則禮經固有明文矣

鴟鴞說

鴟鴞曹公子子臧出亡國人咎以為君望其歸也左
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
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
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宣公既葬子臧出亡國
人皆將從之乃反而致邑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

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雖不能
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觀子臧之出國人皆將從之
子臧之入諸侯皆將立之子臧之德可知矣民之戴
子臧者又可知矣故美其儀一心結也冀其正四國
也灾冀其正國人而祝以萬年也且鴟鴞俱言在桑
而其子則章各異處非喻子臧出亡手至於帶之絲
也弁之騏也亦公子之服也苟以為君子之用心均
取詩讀之首章次章啟口即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烈復曰無衣無褐次章則曰九月之授衣而追敘春
日之求桑三章則蠶事既成而獻其黃朱揚者為
公子裳四章則言於貉取狐以為公子裘而八月其

襲一語亦因邊序時物而及之非專言農事也五章則衣稻既具有以樂寒而塞向墐戶室處以俟改歲矣由無衣而治蠶由治蠶而載績由載績而成裳由有裳而有以卒歲其言蠶事之詳且盡如此若六章襲稻一語因為酒介壽言之七章築場數語為同稼後執公功言之皆非言農事之艱難也惟乘屋播穀其勤見矣然亦言其因時作事順時序之先後耳究未詳盡也末章則因朋酒羔羊之饗感君上樂利之休而躋堂稱兕萬壽無疆之頌以見吾儕小民一絲一粟皆從太平有道之長來也農桑為衣食之源王政之大務不可偏廢以被革衣改之地而襲絲戔編謂非王業之大成歟且一篇之中有自相慰勞之詞有親愛其上之詞有頌禱其君之詞而少艱難作苦兢兢敬戒之語在幽氏為此則為實錄在臣子為此近於鋪張矣必謂周公為之或因以見民情之厚念王德於不衰然何以著稼穡之艱難導君心於無逸哉況載芟良耜諸頌以告神明者其祖宗以稼穡開基歷數百年後子孫之告之者猶詳且盡如此彼成王居於深宮長於阿保冲年即位攝政之叔父其所以告之者當何如也昔宋李沆相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留意於聲色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豈周公之見轉不及此周書無逸一篇周公所作告成王以稼穡之艱難者其中諄諄於小人之依小人之詛祝怨詈至再至三試取而共此詩讀之一則苦口危言憂勤惕厲千載下如見作者疾首蹙頞之狀猶令人懼一則諧德詠仁啐諧慢易千載下如見作者志得意滿之狀徒令人喜

東山破斧伐柯說

武王之伐紂也戎衣一著而已周公東征乃三年之久其故何歟以今日揣之蓋周公當日兵臨武庚之境必不遽行肆伐必先為觀兵之舉歸以主威諭以禍福告三叔以父子兄弟之情締造艱難之故冀三叔悔泣請罪面縛輿櫬庶可明正其罪宥以不死既有以定國家之難亦可全手足之恩矣若但使刻期致討顓仲國法則衆志成城彼小醜之殷一鼓可克奚待三年哉觀蔡仲之命三叔之罪以次遞輕當必蔡霍二叔相繼悔悟憬然於周公勤勞王家之苦心歸命投誠故皆得從末減公於其時三叔既已順命

不敢助逆、於是益覺以歲時、示以整暇、故為曠日持久之計、以冀管叔萬一自悔革面革心、踵二叔之後而來、亦不過同為鄰隣之因耳、大義滅親之痛、庶幾可免、無如管叔終始執迷不悟、甘心為逆、挾武庚負嵎相抗、不得已而用兵、遂一戰而勝矣、設當日者周公甫臨東境、即奮兵交戰、則三年之中、當必一戰不克而再戰、再戰不克而屢戰、不一戰謂周公之師、能獨全耶、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豈能免哉、今讀東山之詩前三章、惟言士卒離家之久、旋歸之情、末章則專言軍士之未有室者、得遂其男女婚姻之願、已有室

者、得遂其夫婦聚首之歡、勞來慰勉、和暢歡欣、而無一話一言、哀憐軍士、於向者爭戰之苦、死傷之人、置若忘之、徒為此歡愉之詞、是欺軍士也、周公豈忍出此、況文王之伐密崇執訊俘馘、皇矣之詩、尚詳言之、周公豈必諱之哉、既而取破斧之詩、反覆思之、而益覺此說之不謬、試即其詞言之、其曰四國者、非四方之國、乃武庚及三監之國也、其曰哀我人者、不惟哀軍士之勞苦、哀四國之民、無辜被兵、哀武庚之自取滅亡、尤哀三叔不能保全骨肉之恩、而終以戮辱也、故以人之者概之、而即繼之曰、亦孔之將、言周公所

用心、後之人不大可識哉、向者亦嘗疑伐柯之詩不必果東人欲見周公之難、今得以並証其說、無論以娶妻喻周公、辭近於褻、且上句何必又以伐柯興娶妻乎、況周公居東二年、為時已久、哀衣繡裳之音容、東人當亦見之慣矣、蓋伐柯乃軍士自言得遂其婚姻也、首章言納采問名之禮、次章言舅姑饗婦之禮、舉首尾以見耳、合之東山末章、不益可參觀而得其說歟、

菀柳詩、

青蠅之詩曰、讒人罔極、構我二人、人曰、讒人間極、交

亂四國言讒人之心變幻莫測不知其終極也菀柳之篇集說以為王者暴虐諸侯不朝首章次章皆曰上帝甚蹈以上帝目王者詩人忠厚之詞亦尊君之詞其三章則曰彼人之心於何其臻諸儒亦俱以彼人為指王者夫彼者外之之人者微之也前恭而後傲豈詩人之旨耶且獨不思王既暴虐其左右焉有無讒人者上二章第言甚神詞猶微婉不敢質言其虐至於左右之讒人則纖介之以間極而已言鳥之飛吾知其極於天而止彼人之心吾不知其所至也則深惡痛疾直言無隱矣此顯與易曉者也何諸儒之不察歟況青蠅菀柳序俱以為刺幽王之詩正可參觀耳

生民說

余少時讀生民詩集傳云舊說姜嫄出祀郊媒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歌歌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止之處而震動有娠心竊疑之以為郊壇之地帝后式臨白日青天萬民瞻仰不惟妖物不敢湛即神道亦有奇而無褻妄有於肅將祀事之時即踐履之處而遽歌歌然為人道之感者哉然詩固明言履生而即棄則無人道而生子固莫得而破其說也後

曰得之矣不坼不副非言毋之身不坼副乃言子之胞不坼副也無災無害言易也其曰如達者言胞之形也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者言豈靈赫之帝不享我祀乎胡徒然使我生如是之子乎稷母因其胞之不坼副也不知何物遂棄之隘巷胞未坼也由隘巷而棄之平林胞未坼也由平林而棄之寒冰猶未坼也迨鳥去之後胞蓋劃然坼矣稷遂呱然泣矣其聲渢渢訏其貌岐嶷傳聞載路乃知所生者固子也遂從而收之矣此所以后稷呱矣三語詩為詳言於三棄後也不然使稷墮地之時已坼副而出聲既

大貌後奇卅號惡其無人道而棄之、隘巷之人、安忍棄之、且會伐平林者衆矣、豈無一人憐而收之、而聲焉忍而置之寒冰也、豈情也哉、況聲大貌奇、猱咷轉側、區區羽族、尤不敢近、然則鳥之去、當亦胞坼而泣、驚而去也、牛羊腓字、飛鳥覆翼、物以有生氣而相感人以未見形而不得不棄也、吏安知非神聖之生、天假物之呵護以示人使勿棄者歟、

王風說

王者何、天子也、即欲指其地以為言、宜稱西都豐鎬之地、不宜稱東都洛邑之地也、自平王東遷、秦襄公逐犬戎、西都之地盡入於秦、詩人過故都、是以有黍離之歎、其詩雖採自故都、而其地已不屬於王、其詩又實作於秦、有不容與東都之詩並列於雅者、是以謂之風也、然其詩非為秦而採、為周而採也、為周而採、則宜繫以周、曰不敢也、十四國之風諸侯也、故冠以本國之號、風而繫以周、是儕天子於邦君矣、且採詩者有微意焉、以為此非秦之地、王之地也、非獨平王之地、固周先王之地也、閟雎鵲巢、二南之風、王業所由成、即此地也、平王奈何棄之哉、王業之盛、盛於此地、故曰王也、苟列其詩於雅、非不可也、然而詩人之意隱矣、後之說詩者、知詩為世利之作、而訓王為東都之地、何許不思十四國之號、地名也、當以地訓之、王之稱爵號也、何為訓以地哉、然則詩人第冠之以王、而其義固昭昭矣、

孟子子有戒心說

戰國之士、詐以飾智、勇以倡亂、恃其陰謀之險賊、與其強力果敢、於爭名爭利之地、成相傾相軋之風、自蘇秦張儀而下、指不勝屈、其人皆足以犯上作亂者也、而卒未嘗犯上作亂者、不敢稱兵於下故耳、其所以不敢稱兵者、時勢使然也、七國之君、方以兵力相爭、養士相勝、不惜爵祿以驅策豪傑、為兼併天下之計、其時之士、大則志在樹立功業、小亦思取金玉銷觀於秦之逆客、則當時取士之嚴、蓋可知也、孟子大賢、生戰國之世、稱堯舜禮義桓文、說仁義辭功利、其見惡於從橫游說之士、而欲害之者、誠所不免、然而孔子經歌解陳蔡之阨、微服脫宋之圍、不敢以天下後世利賴之身、猝投於山暴、此其意不必學孔子者知之、即卿黨自好之士、亦皆能知之也、余讀孟子答陳

臻受金之問云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集註沿趙氏之說以為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而訝趙說之近誣曰何不思之甚哉是時孟子居於薛苟害孟子者先在薛孟子必不至薛或不知其人在薛而猝遇之與其人本在他國聞孟子在薛欲來薛相仇斯時為孟子者要惟有避之而已矣豈有計出於設兵者哉如謂必欲用衆以自救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相助一鬨已不可當矣而何兵之設歟即以設兵言之必其以從者數百之衆之力俱不足恃

論兵以千計為匹夫者不能立致即令可以立致孟子方寄廣人國將何地以容之乎且害孟子者若隻身來薛孟子必不設兵必其人先率兵以相加孟子乃設兵以應之也夫以不義之徒率千百之衆越國尋仇當時列國諸君其容之乎否如其容之則游說之士智勇皆十倍於列國之君將見擁兵而為劉據者當時必早已比比然所在皆是矣即都不然兩家設兵相持何時解釋倘害孟子者舊兵歸關彼此勢不可已則將伏尸流血矣此又設兵之時不待智者而求倍其數求得其人嗚呼勢將非千人不可矣勿小人耳若更依附於聖賢設兵之事不幾為亂臣賊子之淵藪哉此又不可以不辨

孟子聖人之於天道說

此章兩命字俱以氣數言不以義理言也兩性字則前以氣質言後以義理言所謂天道者則以吉凶禍福之天道言不以天理言也何則聖人之脗合天理為命乃生知安行豈可以之為命以聖人之脗合天理為命則惡人之違悖天理必將自誣為命矣集註引程子之說謂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夫既謂此五者賦之於命則程子此命字固指天所賦之正

理非孟子本文命字也既為天所賦之正理則無論聖凡俱有即所謂性之善也下又云然而性善可學而至故不謂之命也此命字又指氣質矣豈不自相抵牾歟白文之於二字言仁義禮智用之父子君臣實主賢者有合有不合其合者固命也其不合者亦命也而要有仁義禮智之性主之故君子不謂命也若以天道為天理必將謂聖人之合天道命也常人之不合天道亦命也而要有天道之性主之故君子不謂命也夫以天道為性其說非不可也以聖人合天道為命其說不堅礙乎惟以福善禍淫之天道更觀於南宮适羿奡禹稷之論其意蓋謂福善禍淫之天道何至於今日而不驗也故夫子不答也此正說論其常則惠迪從逆捉於影響而謨所謂滿損謙益時乃天道是也論其變則顏子之夭孔子之阨俱天道之不可知也詳玩孟子文意以仁義禮智聖人五者並列屬諸可知之性天道五者並列屬諸不可知之命且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兼聖人常人言之猶人事之有幸有不幸也至於以天道專屬之聖人者則以福善禍淫之故天於聖人當必不爽而有時不可知者不愈見為命歟舜之父子文之君臣孔子之於桓司馬晏嬰兼上四者言之更為賅備蓋聖賢之論理無不通所包者廣也向讀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集註謂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竊以為此天道亦指福善禍淫之天道言並不必深求第觀白文言性與天道加一與字明是二物其文法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與異彼處三事故連下兩與字此處兩事則下一與字可見矣且聖賢道理爛熟揩語無一字不極精當況此為子貢數十年中體驗詳密之語筆之於書豈有一天理也而連下兩與字更覺於南宮适羿奡禹稷之論其意蓋謂福善禍淫之天道何至於今日而不驗也故夫子不答也此正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也

附錄

平生所作詩不敢示人惟詠里中貞婦事偶留稿友人處因得尚存遂與京邸題畫詩併附錄於後

森再記

趙貞婦曲

貞婦貧家女誤適土娼趙氏舅姑強婦為之不從極捶楚炮烙之毒婦卒不言夫懦避去婦遂仰藥死至是父母檢其尸身始知之欲鳴諸官趙哭以金遂止同人作詩哀之

鵑鵑庭前鳴姑惡堂上叫貞婦一朝死貞魂千載笑
盈盈十五辭深閨入門夫壻吞聲啼誓言孽海波瀾
濶舉足莫被迷陽迸妾貌如桃李妾心如冰雪膚如
凝脂亦如鐵幸有婷婷嬝嬝軀儘堪年年寸寸枯鐵
雖三寸血流紫姑怒笏嗔妾自喜汗衫染作守宮紅
留侍棄尸桐棺裹歸對雙親摠笑顏背聲從未泼偷
彈兒身糜爛兒心安宜晁勉強承親歡夫壻揚州妾
莫保生愁遺恨死不早趙家白璧終無瑕多謝天生
鉤吻草揚州明月清如水照見妾身今夜死五年同
夢心摠酸此身今始屬夫子我思古來殺身全其仁

巍割豈醯須臾竣誰其歷盡秋復春血肉狼籍無吟
呻吁嗟乎諸公何事爭表揚貞婦不求名流芳靦然
雙親猶在堂不為潛德發幽光冬雷震震夏蕭霜吾
欲被髮叫巽排帝閽而問天皇

代友人題畫詩四首

有人對此興飛揚想踏寒山萬仞光如否袁安無卧
處忍教膝六太猖狂京峴踏雪
家山幾點向誰青一自辭鄉夢未醒幸有江南一輪
月夜深相伴到中庭獸煙步月
濤聲依舊趁清秋不盡飛鴻宿荻洲如此江湖千百

里那無羽族稱梁謀北固觀濤
年來到處鷓鴣啼遊子依然東復西我道醉鄉為樂
土勸君日日醉如泥春江送別

人索題四首

不飲酒不圍爐雪沒脛氷結鬚扶笻躑躅胡為乎一
片氷心在此圖京峴踏雪
胥富五車書手搓生花筆不戀江湖戀魏闕無計挽
留君贈君江南之明月夜夜清光為君發獸鼎步月
鬢絲如雪合江湖無那長安又卜居誰勞吳淞濤一

幅教人怎不憶鱸魚北固觀濤
春江渺渺波紋盛楊柳依依江上綠曬歌高唱酒滿
杯欲別不別心徘徊知君不忍別勸君莫流連莫流
連君是玉堂天上仙春江送別

李氏筆記

丁丑春三月燁隱廬重訂

偶述

一卷

筆徵偶述一卷李金樹手稿二十四前海寧黃景韓孝廉駐副見貽而跋識其後金蘭嘉慶辛酉優貢生現官處州學訓導與從兄富孫齋名所著除金石志詩文集外為有考有書駁古定釋文均有刊本此書隨筆所記十九為經說承未次第亟重付剞劂以傳黃君喜搜求古籍於鄉先輩遺著所得尤夥自君之歿遂少見異書展對此編不勝增我懷想也羅振常記

筆徵偶述補目

易用師九卦言冠文卦　居德則忌　坤六四　子夏書經亦有傳　詩序非衛宏作　詩靜女傳　小并　鄭箋　汪氏五服考異引宋史誤　律載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杖期　周學紀聞引儀禮喪服文　禮之用和為貴　傳春秋與他經不同　孝經三讓　管仲　孔門傳道之早　孟子正義　琴張　萬驁　孟子羊棗　孟子外篇　經義考失載孟子　朱氏孟子弟子考引孫疏說　六經奧論　周學紀聞引說文嗇字之說　嗇韻正　容齋隨筆引三國雜史之說　隋　五代史　十國春秋　楊升庵引周學紀聞牛耕之誤　文選注

讀書有得輒自記錄爰爰之兆大雅是咏管為筆徵見內則注竈即灶即廚述吾言李遇孫

易用師九卦言冠文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行師征伐之事著於爻象者凡九焉大抵皆指坤與離也師之容民畜眾謙之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豫之利建侯行師復之用行師凡四卦皆指坤離而言明人之大師相遇離之王用出征既濟之高宗伐鬼方未濟之震用伐鬼方凡四卦皆指離而言晉之維用伐邑則兼指坤離而言夫坤為眾而惟握決勝千里下有和順依律之師不懲於步戍止而後以此眾戰誰能禦之審如後世斬將搴旗不見成功者哉言冠者有文卦蒙可不利為寇禦寇也可非冠婚媾則中爻有坤體震而負且乘致寇至漸可利用禦寇則中爻有離體責與於之匪寇婚媾則上下爻有離體夫以區區之寇猶必離明坤順為主聖人之用師不深切戒嚴哉

居德則忌

爲共之大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弼嗣云夫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案知德云德者澤之善也居者施之反也言澤在於君當施其澤不可居其澤也案氏之說爲長王弼則曲而不通矣然此皆未得居德之義也子謂聖人之爲善以不自盈爲心故傳說之告高宗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夫祿及於下歙然不自足則所布無窮居然自以爲德則所施有盡方澤上於天必來下潤正施祿無盡之時君子體之以爲善惟日不足豈有居然自德者耶所以忌之深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此之謂歟

坤六四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夫涉世欲无咎抑知譽即咎之端也人之譽我曰至人之忌我曰深是以君子但寡尤悔而已令關廣譽非所願也海昌張元咕先生因學記云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然死咎難死譽尤難人苟能樹立豈無一時一事之譽卒之不容於世皆譽所致也四在重陰之中多懼之地才智足以招尤故言不慎則害必隨之矣潛龍以不見成德當

寧所以識卻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繫欽也元咕先生爲明之孝廉窮經著書不求聞達黃黎洲先生稱其孤燈欵對意通饗象別有寒氈相與綢繆可以觀其言而信其行

詩序非衛宏作

詩序或謂出於孔子及弟子知詩者作鄭譜謂子夏毛公合作至肅亦云子夏所叙毛公衛宏又加潤益衛宏之名始著於此諸說雖有小異然未有作子夏而顯與鄭氏爲難者至詩譜

增入沉重一段謂全爲敬仲所作其語不倫必非唐時故本疑宋人鄭樵肇增入以毒鄭氏學者也案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字敬仲光武中爲議郎有毛詩序行世康成箋詩蓋於桓譚之時相去止八十餘年豈有見宏之序而不識何人所撰猥以爲子夏作耶且何以尊之如拱璧不敢一議其辭而宗其說耶鄭氏學有授受知其必爲子夏作故不置一辭後之人剽居千百年後而欲與古人爭得失徒見其有意翻駁而不自量也然則宏之序何如乎曰別有所傳今已亡矣且漢魏以來著書者不少無一人引及宏名區區沈重一言何足據乎

要之作詩之旨子夏親受至聖序之簡端毛公特依其說而衍之耳至考亭泥前宗之言承鄭仲所作妄使辨駁於是盡削其說使國風之涉詩盛出而聖經為詖邪之書馬氏貴與所謂通篇苟且美刺一言而下或者出於子夏毛公之潤色乎此說雖有所見然亦意造吾以鄭氏為斷後之學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疏云生子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為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子月辰將生子及月辰居側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為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嘉祥不復御是也又云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遇榮大戴禮保傅篇古者胎教王后腹之文月而就蓐室盡辭注云蓐室即室也亦曰側室旬王后已下有子月辰女史皆以金環止御未知本毛公抑別有所引據之也

小幷

小幷趙注佝奇之詩也又云佝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幷之詩正義引史記幽王廢太子宜臼事以為佝奇即宜臼過榮此卻御之異說正義附會之尤為舛錯詩小序小幷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此指宜

句至伯奇是尹吉甫子亦遭後母讒被放見琴操又曹植令禽惡鳥論云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荼離之詩王柏謂以為未聞以伯奇為宣句也中山王劉勝亦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洪指吉甫子趙注別有所本柳或以二人事同而誤正義因其誤而合二人為一人不更可笑耶

魯頌

小序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黃東發辨之曰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於經者凡五十四事行父壽踰八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弱冠傳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逆事傳公而為之請命於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迨事傳公之作傳公別後事也案鄭譜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慮制未編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此頌之作在傳公薨後若在傳公之時不應追請王命頌己德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鄭氏既薨之後人尊之故請而作頌黃氏言傳公既薨之後魯人尊之故請而作頌黃氏何得以二人之未追事傳而議之哉

子夏書經亦有傳

洪容齋曰孔子弟子唯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傳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或云傳魯申公五傳到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於尚書所云不能贊一詞蓋亦寄從事於斯矣公羊高穀梁赤皆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朱竹垞亦同是說又謂書與魏文侯言樂並引夫子之言曰春秋屬商二公皆表揚而河傳經之功獨未指及尚書業孔叢子昔者子夏對曰書之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工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樂室編蓬戶弊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發憤感憾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夏桀與死也夫子造焉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是

則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子夏習有著述大戴傳經之功也

汪氏五服考異引宋史誤

汪氏五服考異婦為舅姑齊衰不杖期條下云宋初孝明后為昭憲太后服三年喪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等上言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衰樂不同云云今左僕射魏仁浦等議共請為舅姑之服三年斬衰一從其夫為定遂著宋史尹拙言婦為舅姑服期近代時俗多為重服望加裁定魏仁浦等奏宜可夫居苫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衰樂不同云云是則尹拙力主服期之說四語竹仁浦等言也汪先生所引誤矣

律載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杖期

律齊衰不杖期載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一條近見一刑家注云出嫁女為本宗兄弟正大功而此反重者以其又有翦女無親子故重服以報為父後者也殊誤據古人無論數子必立一子為後是以適子死立適孫此條女適人為兄弟之為父後者正指此汪氏五服考異此條業云近代不分別為父後者久矣此條獨有之然世俗不聞為此服何也又云自前明孝慈錄出而禮服之變始極矣惟此條及為高曾祖祖父母承重猶存古人重適及宗法遺意觀汪氏之論益明注者不達此義誤以為父後之後輩強注釋甚為可笑豈有重服以報父之繼子乎又案此條本儀禮儀禮期服條有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宗其為父後服重者不自絕於其族猶是也

國學紀聞引少儀疏文

王伯厚云少儀趙迋曰退迋不可貪也燕游曰歸樂不可極也應劭云即從司罷兵不可窮也

禮之用和為貴

黃氏式三云本章不過禮以和為貴和又當以禮節之再范氏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馬禮樂雖相關但恐於本文有添案以樂釋和注疏已明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為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為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愚謂如此釋經方合經旨於本文亦無所添

傳春秋與記經不同

夫子手定六經傳之弟子後之儒者得以洞源授受
我不乏人予獨謂春秋之傳與諸經不同蓋人但知
於春秋三傳手著一書為傳春秋之學不知有深於
史法而得春秋之旨者有頌法春秋而忠孝烈義不
悖聖人之徒者凡此皆傳春秋者也自左氏公穀而
外如漢之賈何馬鄭晉之范杜溫之陸趙孔陸宋之
劉敞葉夢得陳君舉諸人皆學春秋而著述超絕就
成各見績其書可知其學矣若夫深於史法而得春
秋之旨者則司馬遷司馬光也予嘗作史記旬比春
秋凡所著述後人不能出其範圍溫公作通鑑劉編
年之體合春秋左氏史記而一之二公之卓識鴻裁
安得不附以春秋傳經之後推斯意也蘭臺之點新
莽遷陵之進宋梁春秋之旨明而得失自見至頌法
春秋卓然不朽使求其人則更難竊謂惟關壯繆岳
忠武二人足以當之壯繆崛起草莽擇君而事始終
不渝史稱其好左氏觀其絕倫逸羣之槩真有得於
中者若忠武之精忠報國更不待言史亦稱其好左
氏春秋觀其告張所司勇不足恃用兵在先謀禦扶
曳柴以敗荊莫教采樵以致絞皆定謀也蓋深乎左
氏之兵法矣以壯繆忠武為傳春秋經之大儒使知

三讓

三讓之說紛紛不一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

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啟之也。故曰三讓，鄭康成曰：太王疾泰伯、仲雍不反，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亭林主羅氏之說而衍之曰：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奠鼎不銘其迹，此所謂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愚案王充論衡謂泰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適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知其不可而受之，其說頗詳，而諸儒未之引也。竊謂三讓，原深言讓之意，不必求事迹以實之，如前漢書文帝紀羣臣俱伏固請，代王南鄉讓者三，西鄉讓者再，猶是意也。鄭氏羅氏，俱屬聽說，而康成為甚，以季歷為喪主為一讓，赴不奔喪為二讓，已不可分，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為三讓，則惑矣。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隨其俗也，旦示無用也，若免喪之後，則王季立已久矣，泰伯何必斷髮傷髮，膚以絕之耶，旦居吳已數年，至是而始隨其俗，豈人情耶。

閻潤張（常業北上半旦不知為何題似引他人為仲之說而後又駁之）

覺柳揚太過，與聖人平日辭氣迥乎不同，孟子學孔子者也，而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尊而之所不為，豈有聖人許之而孟子顧貶之若是甚哉，有以知孔子之必無是語矣

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而論語推許大過，謂出自齊論語中，必非孔子之語，是則以孟子而轉疑孔子也，如之何可，柳知管仲之功，固未可以輕視之也，書讀黃氏震曰，對中論未仁之詩曰，管仲遠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子曰，管仲之可議者，聖賢宰不為，而仲則苟於為之耳，管仲之工，詳皆在其下，若管仲之工，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惟諸葛武侯義在管仲降，惟漢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殊萬世立制耳，自春秋而子曰之，蓋勸將君行王道為萬世立制耳，管仲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救衛為小惠，且罪其專封耶，此為至言，不獨知人論世，并孔孟寬貶之意亦明，真得聖賢救世之心，立言之苟者矣，

盛泰州曰：柚堂筆談云，子貢子路皆不滿於管仲，而夫子稱其仁，然則如杜預之與襄陽，以珍異賂晉人，劉晏之開汴河，洗遺元載書，凡此類者，皆不當深

責回乾歸國其部衆所過暴掠澤潞節度使李抱玉
欲遣官置撫人人辭憚馬燧自請行先賂其渠帥約
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於是回乾
皆拱手遵約束豈得以其行賂而少之乎但士君子
不可以古人藉口

孔門傳道之早

孔門傳道最早顏子三十一而卒為聖門第一高弟
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計其詔一貴之時不過二十
餘歲則朱子所謂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亦未可云久
也

葉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語史記同則孔子沒
時僅二十七歲耳且以世次考之知其不誤孟曾
子之父曾晳小於子路子路少孔子九歲則曾
晳當少孔子十餘歲約其二十左右而生曾參長
而受業句有四十數歲之相去也

閔子騫少孔子五十歲則許孝許言必有中皆二十
歲以前事耳又考孔子六十三歲遭陳蔡之厄閔子
此時纔十三歲何遽從游列為德行之科邪

孟子正義

孫奭孟子正義句朱文公謂卻武人士作不解名物

而士人別為趙注作疏朱子所見之本與今所傳之
本不同耶真贋之分考古者聆必有以辨之矣

予論宋子未讀孫奭真疏非妄言也趙岐序孟子孝
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諭雅皆置博
士後漢傳說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宋子謂其說為妄
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并無可考今觀疏中所
引漢書云高皇帝平定四海未遑文事至孝惠
高后之時纔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人功臣莫以為意至孝
文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於屋壁詩
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獨廣立於學官為置博

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博士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自是之後五經獨有博士則趙岐之說在漢書并未見孫奭之疏為是言也近世閻氏據漢書以駁朱子沒其由來自炫其博不又為宣公之所笑乎（疏中所引漢書即王洵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案趙氏題辭正義中港取漢唐以下孟子注家末云皇朝崇文總目孟子獨存趙岐注十四卷則崇文總目方為孫奭疏中所引蓋孫奭嗤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而崇文總目

撰於仁宗景祐初想其書先成故為孫疏所引而總目中未載孫疏耳晁氏以為疏於真宗大中祥符中上於朝恐未必然按宋史本傳孫奭仁宗時命判國子監令正義序明言判國子監時奉敕撰孟子音義并成正義則上仁宗之世明矣至近刻讀書志止存音義二卷然文獻通考載孟子音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孟子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之外有陸善經孫奭撰正義以合者如二女果趙注果侍也正義駁之曰許慎謂女侍曰倮今釋果為侍謂二女之侍辭是有惑於許慎

之說而遂誤歟。孟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之也。此未必非善經之說。而宣公取之。予以是知鼎說之必有據也。

琴張

王伯厚云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過棄。正義曰。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注引為顓孫師未審何據。疏亦疑之。

萬鍾

孟子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注。二十兩為鎰。正義引國語禮注正之謂二十四兩為鎰。後陳臻問章注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金是二十四兩也。則前注或相傳脫落一字耳。朱子註從前非從

孟子羊棗

句讀孟子書皆嗜羊棗。公孫丑忽舉膾炙相比。疑其不倫。因思此必內則八珍之炮牂也。所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公孫丑舉膾炙相比。亦即八珍之特珍也。讀也。其味為炮牂為美。讀皆未必不食。而書子亦食。且故問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然曾皆所嗜者轉在炮牂。則其所獨也。不然。八珍中安能一一不食哉。

拜經樓所刊照時子注孟子外書四篇。前性善辨。次文說。次孝經。次為正。馬廷鸞亭之謂是孟子四家注附本。照時子即劉貢父也。何以文獻通考但錄中興志所載四注。孟子云云。而不述外書之得附以傳。此經籍考之疎略也。細繹文義及注釋。元元本本。薄宋以來未顯之書。至是復出。無論其序或出於假托。而要為希世之寶。注田還中所引程氏著高誘劉熙蔡謨家實不可得。但其中殘闕頗多。子與氏言行。馬宛斯先生繹史搜采最富。並云今本所無。或是外書。顧亭林先生亦有是論。今按其所採諸條。外書中何未備者。則非全本可知矣。胡氏玉縉不說。亦云第四篇為正文。葉味竹翁經義考載馬氏廷鸞孟子會編一書已佚。此即會編之流遺歟。未可知也。

予讀孟子外書而覺放然者有二事。朱竹垞先生云。蘧顓即字下注云。孟子齊有曼即不擇。今無其文。未知是弟子非弟子。遇葉外書有曼即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注云。曼即姓。不擇名。齊人。則蘧顓本外書而非弟子也。顧亭林先生云。史記索隱引皇甫謐

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恐是舜生諸馮之誤
棄外書荀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滀南文
王生於岐鄷等語則皇甫謐亦本外書而非引誤也
夫以二先生蓄疑之事今更信而可徵豈非後生之
幸哉
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宋儆宗
政和五年對季孫豐城侯指以弟子故
也自朱子集注出而以不知何時人刻之且以疑為
名顧朱二先生據注疏雜之遞棄孟子外篇子叔
問曰文王四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注
於注疏之外又得一證乎趙朱子未見外篇不及更
正

經義考失載孟子

孟子疏云劉歆孔穌孟子凡十一篇炎漢之後盛傳
於世經義考失載首列楊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
孟子注案此書乃後人偽托三家而作焉廷鬻孟子
外篇序云熙時子即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
孟子為此以示之焉雖未足信而要非無據之言

竹筍宣鞫而列之宋注孟子中盡采以前史志從無
此書未可以子夏易傳比也文献通考雖不辨明趙注孟子後考
中當以九種孟子為首次王充之刺孟趙岐之孟子
注則無不合矣

朱氏孟子弟子考引孫疏誤

竹筍孟子弟子考益成括下案云孫宣公言括當欲
學於孟子亦疑辭也遞案此乃趙岐注非宣公言也
若宣公疏中則直言嘗學於孟子矣

六經奧論

六經奧論皆云鄭樵所著竹垞先生以其本傳中並
無此書而疑其非真今案其書似後人蒐萃成編者
中有故不可佳謂文非漁仲不能作詩解中有全用葉石林一
篇而襲為己說書疑篇言六經之書有亡失於秦火之後者如春秋之奚五郭公甲
之先有亡失於秦火之後者如春秋之奚五郭公甲
戌己丑詩之南陔以下亡其六篇皆亡失於夫子之
前則以亡詩為真亡其辭實反讀其亡詩六篇辨曰
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
間堂下樂也笙鏞乃間歌之聲有義而無其辭又云
六篇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二詩獨存極言束晳補亡六詩收司休補肆夏之誤

辨証明確抑何前後之旬相承嗇乎以是知奚論一書非出一手不特數稱朱文公之顯有可疑也

閻學紀聞引說文盈字之誤

書經條引說文韻畏於民盈多言也旬注云尼撫切丁表兄子復云案說文畏部旬字下盈與碧同作巖山部旬有盈字若尼撫切在品部內以品相連不从山也深寧誤引而謂旬詩全謝山諸君皆未勘正何耶

唐韻正

唐韻正憲古音蔥亦作聰遇案大戴禮誡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牖即窻也

亭林未引

唐韻正耶古音豁又音徐古人凡不定之辭皆曰與論語求之與抑與之與孟子佝焉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是也後變而曰耶易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是也與耶一義亦一音也陸德明釋文耶也嗟乏此是漢魏以下之音古無之耳遇案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禮器注如今方葉隋長陽隋地果反顧寧林云隨音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耶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乃

盡牝經云隨本國號後或省作隋二字往往互用如春秋之隨諸子書中間亦有作隋者有謂文帝因周齊之間不遑寧處改省走者斯言未足據也葉少蘊史記天官書迷濛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隋音他果又音唾果反禮記禮器注如今方葉隋長陽隋地果反顧寧林云隨音

句未又亦與隱通故隋文帝改隱為隋非無據而為之也是則隨隋本二字非省文也至文帝改隱為隋見於佩觿諸書亦非妄言盡氏嗤之過矣

五代史

晉出帝高祖兄敬儒之子高祖以為子立為天子而稱敬儒為皇伯周世宗后柴守禮之子太祖以為子立為天子而尊守禮為元穆二帝之事略同而歐陽氏於出帝則貶之於世宗則褒之曷歟乎爾眭其旨譴其所生絕滅天性任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故太書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曷褒乎爾褒字禮殺世宗之於守禮即位進諡為司空非臣其父而爵之手禮以元穆屏居洛陽非絕其所生以欺天下乎以永叔之例推之宜與出帝俱加貶斥況出帝追封於身後而世宗漢視於生前不能迎養宮禁而使犯法害民其失大矣不以此責世宗反以知權稱之其於晉紀則借敬儒以影濮園醜短憑憑私心自用梁昭中尚有真是非耶先子此論即起歐公而問之亦應俯首是不獨辯通無傳致詞秉筆褒貶秉筆之言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宛州始言糧盡乃還全忠脅諸秉遣行密恥憤病全忠亦如天子詢行密為重乃弒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固是前萬書中亦不書明得病發喪之事皆史史家大體也

楊升庵引用學紀闢牛耕之誤

楊升庵曰用學紀闢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牯牛是也但未有明證按山海經曰耕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歟過業用學紀聞云人稱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牯牛讀誦新書序載鄒穆公曰有姓乞牛而耕曰

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特教人耦耕，則王氏已詳考博引，并庵何不看全文，而即其所已引者駁之耶。

文選注

王伯厚云：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猶居也。石林以古文以擇為宅，過棄。今本文選注云：里宅，居也。焉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並不引下二句，豈所傳之本不同歟？果如今注，則未見以擇為宅，所云里宅，宅猶居，亦不過就文解之耳。

筆麓

藉田賦注引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誤以有若之言為孔子。

右筆麓偶述一卷，嘉興李金瀾廣文過孫所著，癸丑冬得諸梅里故紙堆中，蠹魚原稿，雜寥寥數葉，然於經史辨證各條，除根據確鑿，先生學問淹貫，所居即聚書亭，故里其學亦布衣竹垞，旁搜博採，惟北未見刊本，殆先生未竟之稿，因命祥兒錄副校讀一過，而誌數語，時甲寅正月，後學費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１３
作者＝
页数＝７５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